

001 抱朴子內篇

經名：抱朴子內篇。晉葛洪著。
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王明：
《抱朴子內篇校釋》。

目錄^①

序
卷一 暢玄
卷二 論仙
卷三 對俗
卷四 金丹
卷五 至理
卷六 微旨
卷七 塞難
卷八 釋滯
卷九 道意
卷十 明本

卷十一	仙藥
卷十二	辨問
卷十三	極言
卷十四	勤求
卷十五	雜應
卷十六	黃白
卷十七	登涉
卷十八	地真
卷十九	遐覽
卷二十	祛惑

① 目錄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以倥傯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閔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爲，蒼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

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灑而星流，或澗漾於淵澄，或秀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冲默，舒闡絜尉，一作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

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①，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盼爲殺生之神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綺^②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唱，鄭舞紛綵以倏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混熒，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斯^③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

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縵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曄曄也。負步杖筴，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灾。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閭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

之細瑣，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怛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

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瘡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韜藻稅，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御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鴟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①「豫」義本作「預」。今據王明校本改。

②義本作「椅」，王據敦煌本校改是。

③「斯」義本原作「欺」，敦煌本作「斯」是。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

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貴、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

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時，華轂易步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①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使^②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

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鞫磕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暉曄之鱗藻哉？

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况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菱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性^③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④。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⑤之覺，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

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蠃爲蛤，苻苓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鼃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爲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龜，枝離^{一作滑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雲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爲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

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

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眇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軀。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

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

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日⁶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一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今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舍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鷄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

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責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其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⁷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

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

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遠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⑧，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嚼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寧^⑨。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

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

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刑^⑩，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臚，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博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斃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噉然，戶口減半。祝^⑪其有益，詛^⑫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

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

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

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日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

尠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欒太所知，實自淺薄，饑渴榮貴，冒干貨賄，銜虛妄於苟且，忘患禍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

昔句踐軾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恒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絰，視金玉如土糞，睹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

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皆託卒死，家殯埋之，積數年，而長房來歸。又相識人見李意期將兩弟子」^①皆在郟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

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酗醬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欒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无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

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覲，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

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无之

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于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无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蠊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无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

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

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葛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¹⁴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

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俗人¹⁵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¹⁶，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甌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 ①「狄」原作「秋」，據王明校本改。
- ②「使」原作「當」，據王明校本改。
- ③「性」原作「主」，據王明校本改。
- ④「一」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⑤「壤」原作「性」，據王明校本改。
- ⑥「日」原作「白」，據王明校本改。
- ⑦「聖」原作「得」，據王明校本改。
- ⑧「責」原作「貴」，據王明校本改。
- ⑨「寧」原作「安」，據王明校本改。
- ⑩「刑」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⑪「祝」原作「視」，據王明校本改。
- ⑫「詛」原作「粗」，據王明校本改。
- ⑬方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⑭「采葑」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⑮「俗人」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⑯「物」原作「法」，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猶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

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

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

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雲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猩，猩壽千歲。蟾蜍壽二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

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④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睹一隅則可以悟之矣。

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鼉蠡，皆能竟冬不食，不食^⑤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

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

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天^⑥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連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于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羸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效，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

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齠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

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

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蝓敗，桑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

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效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漢書，欒大初見武

帝，試令鬪棋，棋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

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艷，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同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緣便絕。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

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

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

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可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

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

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 ①「守之」原作「守之守之」，據王明校本刪去衍文。
- ②「壽」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③「世」原作「此」，據王明校本改。
- ④「不食」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⑤「占天」原錯簡誤接下文「按《漢書》，樂大初見武帝」，據王明校本改正。
- ⑥「祭祀」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

事，及三皇內^②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妙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

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

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味，睹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

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

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如^③其嘍嘍，无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籃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深淺，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醖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大而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

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夷得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之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以弊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睹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无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

可得者，古^④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无得之者，是无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當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效，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无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无，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

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无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

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

以爲約，啞血爲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汙，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本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

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无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害矣。

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无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

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无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竈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門戶閭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自^⑤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舍此太清丹得仙。其人

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並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

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

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

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一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

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⁶病⁷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

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偶，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

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无患矣。

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

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在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⁸，名爲玉醴，服之皆長生。

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汗，一作汁。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檸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

豈非服此乎？

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鷩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

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驚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

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

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箔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一本作一年仙。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裏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

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

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師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

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

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

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

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

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

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煮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箆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

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

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

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

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

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

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饑，盡一斤，壽百歲。

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俱論。

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欲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

妻子，居官秩，在意所欲，无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更服一兩，便飛仙矣。

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金液經云^①，投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

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

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人仙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

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缺^②，故皆不及金液也。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

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人人得其經者。故謂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一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左^③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

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娥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與「亦可合藥」^①。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及徐州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

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禪翮雲漢，耀景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吊於鄉

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②服之，老^③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④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⑤形易容，變化^⑥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有光也。

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

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削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事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

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餐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⑦千二百歲。无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①「時」原作「時時」，據王明校本刪「時」字。

②「內」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③「如」原作「知」，據王明校本改。

④「古」字下原衍「之聖」二字，據王明校本刪。

- ⑤「自」原作「息」，據王明校本改。
 ⑥「百」字下原衍「日」字，據王明校本刪。
 ⑦「病」字下原衍「者」字，據王明校本刪。
 ⑧方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⑨「和」字下原衍「之」字，據王明校本刪。
 ⑩「金」字上原衍「受」字，據王明校本刪。
 ⑪「云」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⑫「缺」原作「供」，據王明校本改。
 ⑬「左」原作「老」，據王明校本改。
 ⑭方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⑮「長」字下原衍「肌」字，據王明校本刪。
 ⑯「老」字上原衍「不老」二字，據王明校本刪。
 ⑰「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⑱「改」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⑲「化」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⑳「壽」原作「金」，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胥，諒有文子^①，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疏，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

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懌，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吹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

於洞冥，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仙道也。

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幔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

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效，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攘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追^②一堅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剝腹以瀦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

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葙，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

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余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菴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苳、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疾

病，及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吕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吕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

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

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③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④，多烝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烝禁之，皆即絕，此是烝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烝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烝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

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烝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爛。又^⑤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掙彼山賊。賊^⑥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斃者，乃有萬計。夫烝出於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烝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

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 ④「驗」原作「獻」，據王明校本改。
⑤「又」原作「損」，據王明校本改。
⑥「賊」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孤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醑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

①「子」原作「字」，據王明校本改。

②「追」原作「殲」，據王明校本改。

③「氣」原作「無」，據王明校本改。

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①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

余答曰，夫寸銷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竭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

類之人，豈爲我爲學之所致哉？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

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

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②，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竊，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

精微矣。

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

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③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

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④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盡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穀辟兵，馱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

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

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

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亦^⑤有魂魄」，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⑥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綱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

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臘，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

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今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

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揚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菱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乎？

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

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

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

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

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岬嵬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

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

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燭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

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

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

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

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⑧其要法，御女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 ①「期」原作「明」，據王明校本改。
- ②「易以及難」原作「難以及易」，據王明校本改。
- ③「事」原作「生」，據王明校本改。
- ④「又不盡情」原作「又情不盡」，據王明校本改。
- ⑤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⑥「精」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⑦「奪紀」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⑧「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

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疏，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罌甕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

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

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

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①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魚鱉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蝨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蠛蠓之育於醃醋，芝朮之產於木石，蛭蠃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灾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

闕^②，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夭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厄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喞，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

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③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子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④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

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

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揖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恹恹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

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

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睹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嘿隨時，師則比屋而可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

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

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

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

累，不肯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敝哉？

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

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

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咎或作各。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

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 ①「有」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②「閱」原作「閱」，據王明校本改。
- ③「子」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④「禮樂」原作「澄藥」，據王明校本改。
- ⑤「忠」原作「志」，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

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才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①，古人多得

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何必修於山林^②，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

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藏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

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

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

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③，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眇有能爲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④不交，則生致壅闕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斃

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羸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

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鱗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

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⑤，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

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

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

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⑥；四老風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光武^⑦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網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膳，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損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

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

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養其浩^⑧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動久者有遲叙之歎，勳高者有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⑨，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鵠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⑩布釋甲冑而修魚釣，

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濘^⑪，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流，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升勺出不足以削其所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⑫。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

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⑬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⑭，且令子聞^⑮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問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

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①，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義和^②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攙、搶、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③，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④之徒，爲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由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鬣產之國，肝心不朽之

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泛^⑤，土船，沙壹^⑥觸木^⑦而生羣龍，女媧地出，杜^⑧宇天墮，甕飛犬言，甕一作璧。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一作丑。倚枯，貳^⑨負抱桎^⑩，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交^⑪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⑫，景興，鮮卑以乘^⑬，鯨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鷄

之翩翾，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貴獲效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⑭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 ①「史」原作「史」，據王明校本改。
- ②「山林」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③「躁」原作「慘」，據王明校本改。
- ④「陰陽」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⑤「筆」原作「華」，據王明校本改。
- ⑥「西河」原作「之王」，據王明校本改。
- ⑦「光武」原作「孝文」，據王明校本改。
- ⑧「浩」原作「法」，據王明校本改。
- ⑨「禁」原作「集」，據王明校本改。
- ⑩「信」原作「往」，據王明校本改。
- ⑪「混養」原作「勿食」，據王明校本改。
- ⑫「仰」原作「抑」，據王明校本改。

13「鞅掌乎」原作「也二葉」，據王明校本改。

14「怪」原作「性」，據王明校本改。

15「開」原作「闡」，據王明校本改。

16「聞」原作「開」，據王明校本改。

17「乘」原作「剩」，據王明校本改。

18「和」原作「我」，據王明校本改。

19「春」原作「秣」，據王明校本改。

20「甘石」原作「有召」，據王明校本改。

21「泛」原作「沉」，據王明校本改。

22「壹」原作「丘」，據王明校本改。

23「木」原作「目」，據王明校本改。

24「杜」原作「壯」，據王明校本改。

25「貳」原作「二」，據王明校本改。

26「桎」原作「柱」，據王明校本改。

27「交」原作「玄」，據王明校本改。

28「虎」原作「唐」，據王明校本改。

29「乘」原作「桑」，據王明校本改。

30「任」原作「住」，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稍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鬚，吳扎、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獬豸涉褚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折，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

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

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蕩，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①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怡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貴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

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須^②，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③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祚之殂^④。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⑤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

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

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忘^⑥，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道^⑦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崇，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筮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

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慕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

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喻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王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

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

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⁸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爲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

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虜⁹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虜¹⁰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稅，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

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

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狍。其目偶愈，便殺狍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

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鷄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

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

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勸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

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

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

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篋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菱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

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 ①『謳歌』原作『謳報』，據王明校本改。
- ②『須』原作『頌』，據王明校本改。
- ③『武』原作『文』，據王明校本改。
- ④『殂』原作『祖』，據王明校本改。
- ⑤『王』原作『往』，據王明校本改。
- ⑥『忘』原作『妄』，據王明校本改。
- ⑦『道』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⑧『阿』原作『問』，據王明校本改。
- ⑨『以』原作『已』，據王明校本改。
- ⑩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⑪『豚』原作『肋』，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

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徧循^①；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

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呼！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②爛，侶鮒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

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鮮；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寐其祆，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

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逾深而梯逾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

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

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

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睹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莫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合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忌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

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

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

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無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

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獠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檳，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

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邪？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

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命詈，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睹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駑質，以涉昀一日。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睹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

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 ①『徧循』原作『徧修』，據王明校本改。
- ②『焜』原作『煇』，據王明校本改。
- ③『史』原作『中』，據王明校本改。
- ④『世』原作『泄』，據王明校本改。
- ⑤『義』原作『命』，據王明校本改。
- ⑥『禮』原作『理』，據王明校本改。
- ⑦『跟』原作『根』，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①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

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蕤門冬，或名巔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術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並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②。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繞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

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術，術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

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

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嶮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草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

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碗，不過徑尺以還，有莖帶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③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

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④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

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

及夫木芝者，松柏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鷄而雜以他鷄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鷄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塗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

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藥檀桓芝者，千歲黃藥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

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鷄子十二枚，周繞大

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紫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

領下有丹書八字再^⑨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炙搗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

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

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神鬼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

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并具而多赤者

各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公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燒之即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晦晦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雷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度^⑩世，

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

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鷄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

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今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

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

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

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

浮石水蜂窠化，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

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

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

柠一作楮。木實芝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

服也。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少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

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沅令，云

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

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賚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

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竟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

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

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術，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術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服山精。

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

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子明服術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勿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

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駢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

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

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

午，

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

戌，

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

申，

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禹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

次舉右，右過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後有九跡。

小神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

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

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

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復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外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

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肪^⑮三斤，

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⑮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⑳，滄一斤金，壽^㉑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㉒下淳^㉓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本和蜜二升。凡三^㉔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二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無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①為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②佳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③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④石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⑤即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⑥塗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⑦曰原脫，據王明校本刪。

⑧紫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⑨再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⑩度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⑪井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⑫如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⑬中下原脫，據王明校本刪。

⑭聞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⑮令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⑯又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⑰同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⑱肪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⑲爾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⑳壽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㉑篩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㉒淳原脫，據王明校本改。

㉓三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得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道引，長齋久潔，入室煉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

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①，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②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③，故衛協、張墨于今有畫^④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⑤。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⑥、倕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

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

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⑦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

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鈴經^⑧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

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以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虱之所首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⑨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

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爲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知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不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即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泫然流涕。

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仙人，卜掇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恹恹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郟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宥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晷，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

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①，而指空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翻

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官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效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論

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逐^②篤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③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

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 ①「仙」原作「山」，據王明校本改。
- ②「時」原作「羅」，據王明校本改。
- ③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④「有畫」原作「爲書」，據王明校本改。
- ⑤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⑥「輸」原作「秋」，據王明校本改。
- ⑦「而」原作「在」，據王明校本改。
- ⑧「經」原作「云」，據王明校本改。
- ⑨「遠」原作「達」，據王明校本改。
- ⑩「文」原作「又」，據王明校本改。
- ⑪「浩」原作「倍」，據王明校本改。
- ⑫「述」原作「遠」，據王明校本改。
- ⑬「偶」原作「隅」，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睹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勁弩者，效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匱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

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澨；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

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錘石之費相尋，根柢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

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

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

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

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

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

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

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④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勛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

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⑤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

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譽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百餘，非爲死也。黃帝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

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入，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狠，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

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道引，不免死者，何也？

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誤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尅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於枯瘁者，以其根荄

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滿，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

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

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

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

條而宵駭，歎唾凝呀於脣吻，則其中將

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

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

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

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

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喝

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

而或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

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

崖，而折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

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

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

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

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

晚，不患於卑也。特年紀之少壯，體力

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

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

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

也。

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色慾之

間乎？

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

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

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若年尚

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七液

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一二。百

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

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

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

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

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

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

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

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

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

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

是以養生之方，睡不及遠，行不疾步，

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

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

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

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

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

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

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

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

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

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

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

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

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

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

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

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

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

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

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

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

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

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

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

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

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

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

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朦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 ①『猶』原作『由』，據王明校本改。
- ②『峻』原作『後』，據王明校本改。
- ③『祇』原作『移』，據王明校本改。
- ④『開』原作『閱』，據王明校本改。
- ⑤『若』原作『右』，據王明校本改。
- ⑥『止』原作『正』，據王明校本改。
- ⑦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⑧『根』原作『株』，據王明校本改。
- ⑨『疾』原作『矣』，據王明校本改。
- ⑩『候』原作『後』，據王明校本改。
- ⑪括號內的文句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⑫『一一』原誤作『三』，《雲笈七籤》卷三五，《御覽》六六八引均作『一一』是，鈔寫將一、二誤爲『三』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權、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凌暑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豪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

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論，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

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違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違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大

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幾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①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把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效節，一作郊垌。祈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②之餘言耳^③。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進，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

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

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誠之言，不肯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

隨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⑤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⑥，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⑦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疋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⑧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

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雖良馬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⑨強暗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效，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

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

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丞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遊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待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疏，終不漏也。但悟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鮮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兢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

其趣，勿令徒勞也。

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急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增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披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胸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神明^①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竊鍾棖物，鍾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

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疏，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羸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曜，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於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

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效，絕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諭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暫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暫憂耳。若誠知之，而刑

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

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灾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

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 ①「門生生徒」原作「天子全侄」，據王明校本改。
- ②「人」原作「令」，據王明校本改。
- ③「耳」原作「可」，據王明校本改。
- ④「之」原作「此」，據王明校本改。
- ⑤「旨」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⑥「謂」原作「爲」，據王明校本改。
- ⑦「得」原作「定」，據王明校本改。
- ⑧「買藥」下原衍「求明師秘術」，據王明校本改。
- ⑨「輒」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⑩「神明」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①，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

抱朴子答曰，斷穀^②，人正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術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③，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

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

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④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⑤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⑥，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三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⑦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

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效。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人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效。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

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鷄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蘖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過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

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糒棗栗鷄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而不蹙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

或問不寒之道。

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

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

或問不熱之道。

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簫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

或問辟五兵之道。

抱朴子曰，吾聞吳大帝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

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扎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效。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

或問隱淪之道。

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

粉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

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

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

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

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

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

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

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慢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右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爲人使，使媵理之微疾，成

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

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爲有道乎？

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綦，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訛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鏡。四規

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脩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一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暉暉，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銀爲堦，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

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

或問堅齒之道。

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散、丸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

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

或問明目之道。

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二，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

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鷄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自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

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

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①。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剽，能勝人也。師言鸞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②之而自進者，漸乘剽烝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

矣。此言出於仙人，而流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王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

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疲，萬人餘一，敢問避辟之道。

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輟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

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范符，皆有良效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 ①「穀」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②「穀」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③「丸」原作「九」，據王明校本改。
- ④「於」原作「之」，據王明校本改。
- ⑤「日」原作「月」，據王明校本改。
- ⑥「輦」原作「輩」，據王明校本改。
- ⑦「用」原作「明」，據王明校本改。
- ⑧「大」原作「文」，據王明校本改。
- ⑨「或」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⑩「招」原作「昭」，據王明校本改。
- ⑪「鏡」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⑫「法」原作「送」，據王明校本改。
- ⑬「搖」原作「捋」，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一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

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效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己之無賴，兼以道路梗^①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功其紹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

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②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者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睹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授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

燒筓，筓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由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過答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

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③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黃白之變化乎^④，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臠猶不成，況^⑤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玉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

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而傾山澆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吝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⑥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沙，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鷄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

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⑦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

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

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效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瞻虎掌、鷄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

盆、釜、鑿、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鈎。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⁸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

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

劉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效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鷄冠，而

光明無夾右者，多少任⁹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似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

石膽末薦釜¹⁰中，令厚二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

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¹¹日三

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箛，箛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

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箛，又以盛丹砂

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並汞¹²，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箛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箛口，以

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

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

通厚一分，累置¹³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

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

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¹⁴，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¹⁵，合

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鑿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箛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

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白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箛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箛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箛成，中六寸，瑩磨之。

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醴和，塗之小箛

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

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

務成子法

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螻蟻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裏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復以蚓螻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火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

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丸，杼一作樗。以拭目眚，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鷄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投杜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

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並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瓜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 ①「梗」原作「硬」，據王明校本改。
- ②「爲」原作「異」，據王明校本改。
- ③「論」原作「詮」，據王明校本改。
- ④「乎」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⑤「況」原作「沉」，據王明校本改。
- ⑥「餌」原作「明」，據王明校本改。
- ⑦「水」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⑧「近」原作「延」，據王明校本改。
- ⑨「任」原作「在」，據王明校本改。
- ⑩「釜」原作「金」，據王明校本改。
- ⑪「三」原作「正」，據王明校本改。
- ⑫「汞」原作「綠」，據王明校本改。
- ⑬「置」原作「累」，據王明校本改。
- ⑭「一斤」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⑮「一斤」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⑯「供」原作「俟」，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

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

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故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盍。躡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

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

鄰一作郅。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

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

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偃偃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岡極之峻崇乎？

抱朴子曰，入山之太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

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

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戌。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

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巳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

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

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

也。

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

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甲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

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

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鷄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

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

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鷄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

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

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蠓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曇是，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

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

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

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蛾，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③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瓜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芎，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鷄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

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菖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

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網罽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

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

或問涉江渡海辟蛟龍之道。

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鷄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弓逢弓違。河^④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爲雄劍，取牡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

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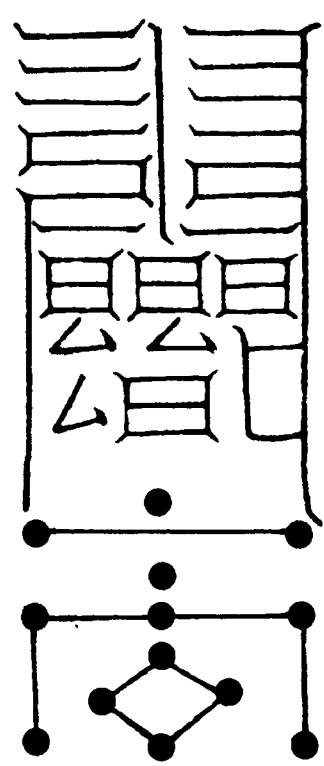
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

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鷄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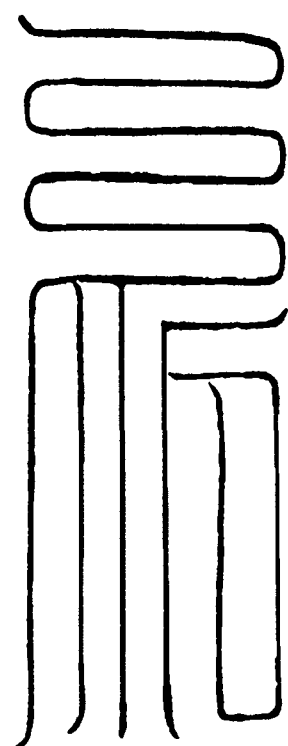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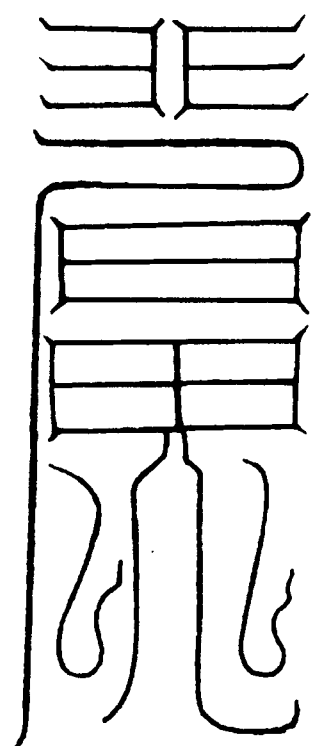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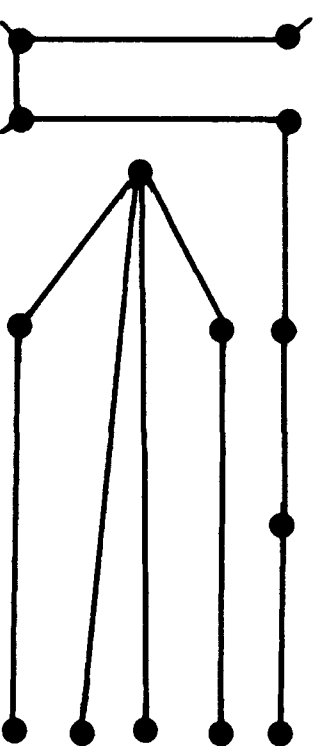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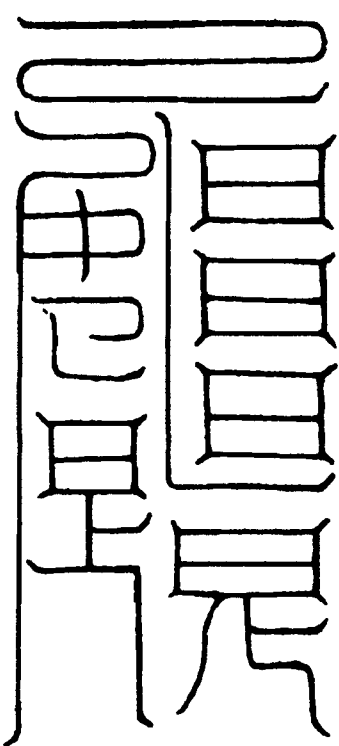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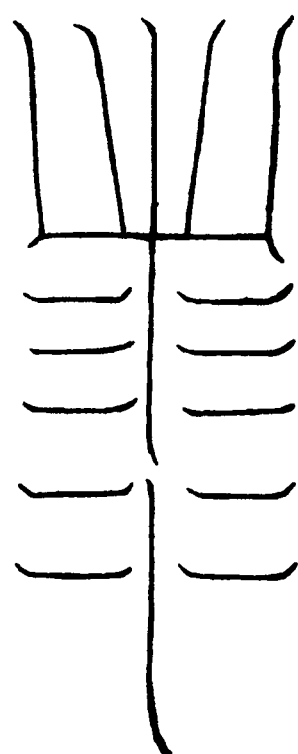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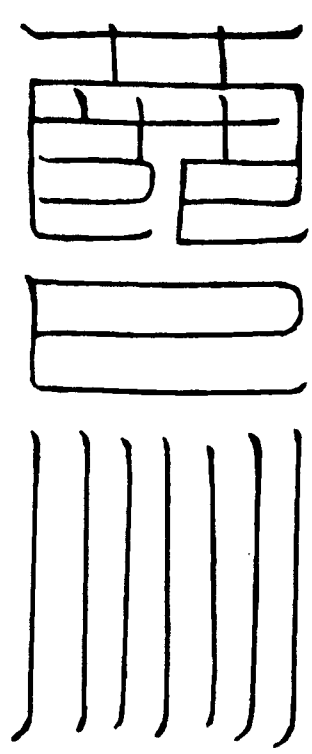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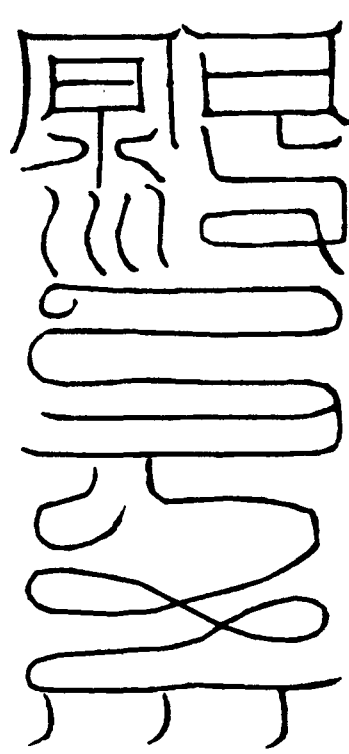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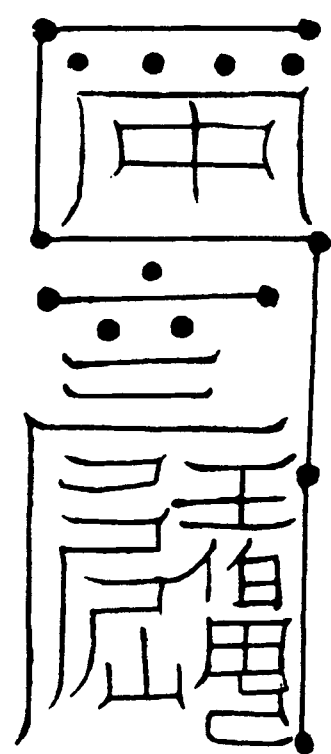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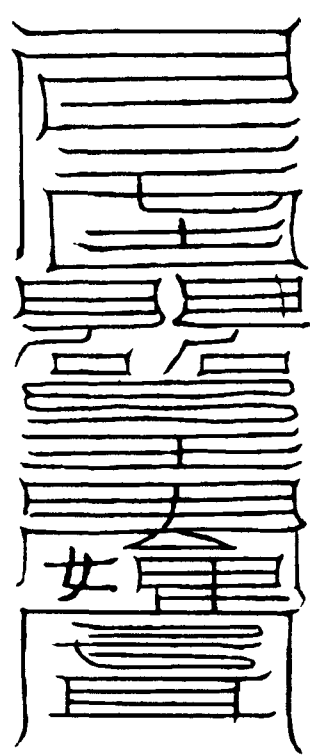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

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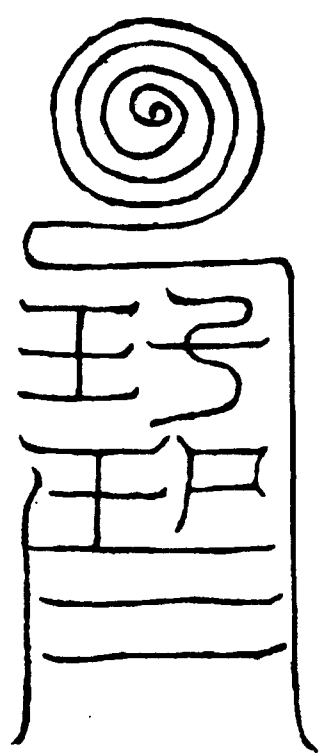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蘘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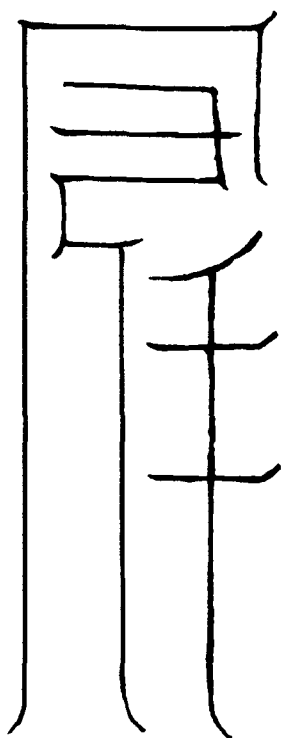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老君所戴符，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效。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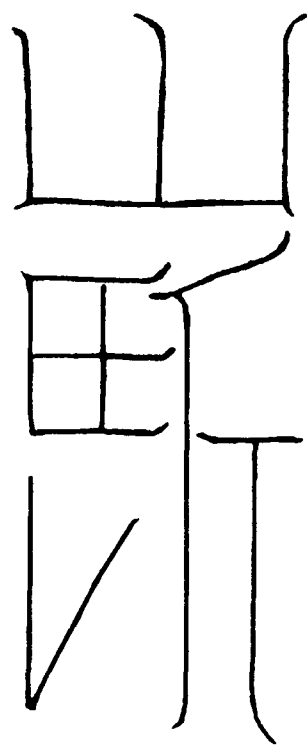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

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烝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綫，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鷄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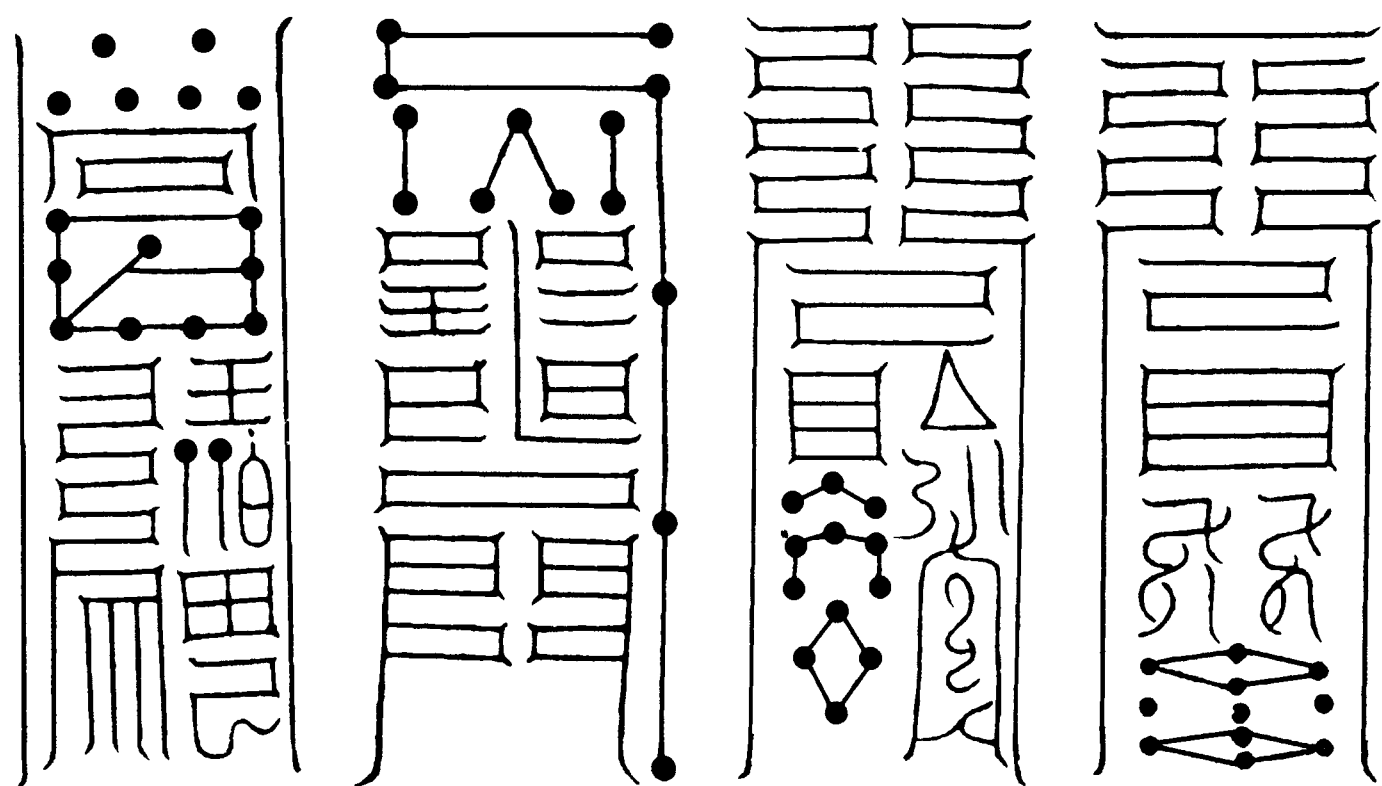
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涌起，則了無復毒^⑤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蟲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叉^⑥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

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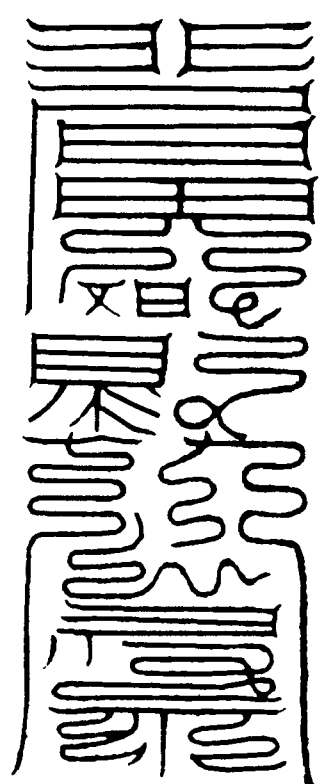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名此潭為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炳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

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 ①「立」原作「五」，據王明校本改。
- ②「麝」下原衍「香」字，據王明校本刪。
- ③「新」原作「親」，據王明校本改。
- ④「河」原作「何」，據王明校本改。
- ⑤「毒」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⑥「又」原作「文」，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一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

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水，觀百靈^①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②，從廣成子受自然^③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④，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扎，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

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失，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

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虺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爭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與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此^⑤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並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

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脩明鏡，其鏡道成^⑥，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⑦，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

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

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 ①「靈」原作「令」，據王明校本改。
- ②「崆峒」原作「洞庭」，據王明校本改。
- ③「然」原作「成」，據王明校本改。
- ④「惡」原作「遠」，據王明校本改。
- ⑤「此」原作「目」，據王明校本改。
- ⑥「成」原脫，據王明校本補。
- ⑦「勤」原作「弱」，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面墻，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

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

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一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待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弦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

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效，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

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準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敏，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

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

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一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卧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內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

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灾經、壓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閣記、協龍子記闕一作闕。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

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金^①華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山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郟公道要、甬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璧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

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

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義符、禹躡符、消灾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②、玄精符、玉曆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大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

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

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效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

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

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真形圖也。古

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立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並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

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

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諳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

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

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織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①「金」原作「今」，據王明校本改。

②「符」原作「自」，據王明校本改。

③「者」原作「人」，據王明校本改。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撻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

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緇褐，必無大牢之膳，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

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

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

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

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

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④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作。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了了^①。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鬚，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榮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

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眉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槌一作搥。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

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⑤強轉悟耆，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

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

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石^⑥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偃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竟共問之，崑崙何似^⑦？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

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遠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

又河東蒲坂有項鼻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鼻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布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⑧矣。

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鼻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⑩，倉卒安能辨哉？

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

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

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 ①「捨」原作「息」，據王明校本改。
- ②「希」原作「若」，據王明校本改。
- ③「競稱」原作「竟守」，據王明校本改。
- ④「了了」原作「萬萬」，據王明校本改。
- ⑤「又」原作「人」，據王明校本改。
- ⑥「石」原作「而」，據王明校本改。
- ⑦「似」原作「以」，據王明校本改。
- ⑧「復」原作「後」，據王明校本改。
- ⑨「厠」原作「厨」，據王明校本改。
- ⑩「者」原作「君」，據王明校本改。

(陳靜點校)

002 抱朴子外篇

經名：抱朴子外篇。晉葛洪著。
 五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本：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

目錄^①

卷一 嘉遁
 卷二 逸民
 卷三 勗學
 卷四 崇教
 卷五 君道
 卷六 臣節
 卷七 良規
 卷八 時難
 卷九 官理
 卷十 務正
 卷十一 貴賢

卷十二 任能
 卷十三 欽士
 卷十四 用刑
 卷十五 審舉
 卷十六 交際
 卷十七 備闕
 卷十八 擢才
 卷十九 任命
 卷二十 名實
 卷二十一 清鑒
 卷二十二 行品
 卷二十三 弭訟
 卷二十四 酒誠
 卷二十五 疾謬
 卷二十六 譏惑
 卷二十七 刺驕
 卷二十八 百里
 卷二十九 接疏
 卷三十 鈞世
 卷三十一 省煩
 卷三十二 尚博
 卷三十三 漢過
 卷三十四 吳失

卷三十五 守堵
 卷三十六 安貧
 卷三十七 仁明
 卷三十八 博喻
 卷三十九 廣譬
 卷四十 辭義
 卷四十一 循本
 卷四十二 應嘲
 卷四十三 喻蔽
 卷四十四 百家
 卷四十五 文行
 卷四十六 正郭
 卷四十七 彈禰
 卷四十八 詰鮑
 卷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五十 自叙

① 目錄《道義》本原缺，今據正文標題補。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睹。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峨，籍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頂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

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惟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頻顛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竦卑則淵池嵯峨。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著弘勛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

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勛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瓜，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駮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暗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馨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

效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踣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携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翻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

之暫見，飄乎以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結網，麟不墮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殖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然而闔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疢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毋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睹金雖克木，而雖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慾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

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任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醪醕，攝縷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把槿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峰爲臺榭，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

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陟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方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

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數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耀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瓠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

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返。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①『括』原作『拈』，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隨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溼，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魚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

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澆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①人，皆不^②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

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後，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顛覲，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

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關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

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埋。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鞞鸞也。則鍾鼎鏤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

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閩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③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

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鸚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

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夫不辱者，知羈繫之爲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

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

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氣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刃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

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蝸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叢爲斲鑿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狃不掩豆，菜肴糲飧，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襁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

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脩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鑱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

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餐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

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⑤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 ①「二」原作「一」，據校本改。
- ②「不」原缺，據校本改。
- ③「代」原作「伐」，據校本改。
- ④「世」原缺，據校本補。
- ⑤「太」原作「爲」，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礪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能後善。况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

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犢，雩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

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訪烏帑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蟲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馱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

良田^②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鴛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

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該，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④聞。故感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在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①「達」原作「逸」，據校本改。

②「田」原作「由」，據校本改。

③「千」原作「十」，據校本改。

④「是」原作「星」，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苴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墻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①，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②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乃之鑛，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

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緼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棧，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醪醖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睹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③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

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頹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④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寶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墻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⑤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

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棋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疏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效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堦爲朴駸。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窗。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

治。或浮文艘於滉漾，而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罝罟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鷲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鷗以鷲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①「口」原缺，據校本補。

②「末」原作「來」，據校本改。

③「殺」原作「救」，據校本改。

④「忘」原作「忠」，據校本改。

⑤「桓」原作「柄」，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乎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效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

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携。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敕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總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疏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①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睹翳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閭風之凌

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一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時以接疏。路^②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

之羸裘，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灾，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彤之杜^①伯，惟人立之呼豕。廢適，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鸞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羸以節無饜。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避螳螂以厲武。聆虐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翻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菀渚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

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翹、孟明有修來之效，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臯化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虓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

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脩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魃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如，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負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

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鈎銘居額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闕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

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效。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灾，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騫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振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並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疏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

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以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以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而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造船於長洲矣。

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没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 ①「過」原作「過」，據校本改。
- ②「路」原作「各」，據校本改。
- ③「杜」原作「杠」，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

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安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擘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奇，追周全之盡規，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成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處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鷙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鑄勳，卓

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僨，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

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鮮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不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賈，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

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壘，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王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棄，免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

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疏，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①、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

離。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二，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及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①「牟」原作「年」，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乏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

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尚之儔，巖間傅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騶騶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驪騶，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鶩，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福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蚋蜚，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勛，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務正

貴賢

①「由」原作「田」，據校本改。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

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聽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

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

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稷

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並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或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鮮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

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箸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殭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輓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

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扑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鮮；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

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①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⑤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霄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⑥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灾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驚。當其弊也，吏^⑦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禁覬覦。重日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晝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捐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⑧，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

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枰瓦截，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培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足剗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

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于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絕網紊，

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睹亂萌則若雉他計切田之芟蕪蕨。於吠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搯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不止

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二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 ①『或』原作『咸』，據校本改。
- ②『病』原作『痛』，據校本改。
- ③『惰』原作『情』，據校本改。
- ④『戒』原作『或』，據校本改。
- ⑤『往』原作『性』，據校本改。
- ⑥『乏』原作『之』，據校本改。
- ⑦『吏』原作『更』，據校本改。
- ⑧『憤憤』原作『憤憤』，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綱

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低眉膝以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鴛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

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闖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擣杵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契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闔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

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傲，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爲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斫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

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脩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策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賅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

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壅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闔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

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

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

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熏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

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①「千」原作「于」，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雄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躅，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子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

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顏婢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縵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

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時，失弃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

光之質，垂天之太，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鮮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

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滄稟訥駘^①，加以天挺篤癩，諸戲弄之事彈棋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鮮。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

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闔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②水者何必廢舟揖，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恭，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③極天，蓋由衆石之

積。南溟浩漭，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鑿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譚、青^④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綢歎，或睚^⑤懈切皆音責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善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

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柱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

之源，何必裸袒以跪彼己，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 ①「駭」原作「駭」，據校本改。
- ②「畏」原作「長」，據校本改。
- ③「圃」原作「問」，據校本改。
- ④「青」原作「肯」，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騷衷於皎切駿馬也能奮

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鸞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未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枯。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下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適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桃耳，則棟梁不

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眵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天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痍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

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况乃潛於臯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

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剽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關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如震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勛蔭當己，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柷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之翅未之及也。况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

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鸞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泠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

緬，混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無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壹，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魴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闔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烟煴而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過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

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婆娑而陶鈞，尚①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苦怪如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助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之售，多失馯干

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①「尚」原脫，據校本補。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饜饜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

伐之梓椽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勃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鴦矯首於瑯多么切輦，駮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

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勛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剗之猶未愴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

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力尚切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惑，時不能用而不悶。雖並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

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徒刀切鞞奴移切恣喋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弃而不羞，醜酪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濘，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駟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

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①「辨」原作「辦」，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闡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

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睹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駉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駮子有吞牛之容，鸚鵡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

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信效。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螳虱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

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睹，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

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各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

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疏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睹利地而亡義，弃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

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灾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幸，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己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

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闇人也。睹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

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踏拘檢，犯而不校，握抓垂翅，名爲弱願。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

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效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

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砒砒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烟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弃，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媵。其三絕者，再倍裨媵。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

以拯流通。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①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僦子而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鮮忍而不忿然矣，沉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

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媵，猶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五懈魚計二切眦在鄒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媵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①「財」原作「則」，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

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菑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

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鮮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灾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音沔。其初筵也，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蹙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踴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阮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螳封。或登

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營爲命切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②，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己。傾匡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

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爲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荒且切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

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太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

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

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圉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①「者」原作「音」，據校本改。

②「六畜」原缺，據校本補。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駸五駸切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馘錄耳由切馘扶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

爲之^①也，猶善於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根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②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居竭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諛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

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飈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蝨所以仆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

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壘，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睹其面者，若

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友，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

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則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

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携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泰，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

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簞，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

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醜醬，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卧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

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歡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爲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

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怵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①②「之」原作「人」，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螳遠泉流，蒼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則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

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

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

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凡人不解

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

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讓，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囂，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

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浪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蟪蛄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建，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

度，而不量其林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醜女闖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

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造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彼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

而便當伐本瓦合，舖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傲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

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救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

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无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无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獨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鮮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无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

効彈紕，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澆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豐咎發聞，實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

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騏驎，冒昧苟得；閹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鷂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小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鱣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堙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咳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故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

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

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剟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勛。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

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

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

品藻，故不得騁驂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

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

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關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亂，訖于振素，

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力恢切敬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建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闖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

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鷺，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峨瑰桀。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頌，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蹙馬弄稍山角切，一夫之

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巖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烟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杭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闈，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

雲觀變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

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絃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睹枳首之爭莓，而忘同身之禍；笑蠛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鷓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

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鑿，豐屋則群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棁。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寶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廩。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

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非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效，構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曠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

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①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麟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易所。殷雷輻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无欲於物，藏器淵淬，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瑤委乎溝洫。

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①「守」原作「字」，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堵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堵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粃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淩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

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睹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贖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鷗鵬戾赤霄以高翔，鵲鳩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魴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不

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堦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多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

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蕨，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鷄之甘呼鴛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芻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

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圜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糲陟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龔滔天，猾夏放命。鴛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贄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坳。黨援多者，偕驚颺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鼈以沈泳。

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心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

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

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岬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灾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

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嚼也。然赴阮筭而無猜，入尉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

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睹齧鯀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鑿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筭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

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明。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

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勛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閭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己，

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效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效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駮騏與鴛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菑惠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箸入秦之勛。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瑇瑁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高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

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餘腥鷓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斃，雖寄命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之遺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椀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謀，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

猶剽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睹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睹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纏綿紉，此之自出；千食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芸，則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閎實繁；講肆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刃虛己，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扣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眇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鷲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睹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

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颯迅非徒驂騮、驪駿、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鑄焉。故善言之往，無遠

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跬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峰，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鑿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

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鸞駁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厲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棋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勛，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螻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颿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

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螳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蝨，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木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晉舉冒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灾。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損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礪以摘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②，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臺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腊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臧。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獫狁與獾貉

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悞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洿，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眀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響，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

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漾，不以舍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①「曰」原作「四」，據校本改。

②「申」原作「中」，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挖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同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泐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絀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隽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

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①之原，無皎登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睹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覲虎豹之彘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虺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斃於此，則柯條瘁於彼。

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芟而去繁柯。敗源失本，眇不枯汔。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綿布可

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颯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晋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損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泣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閭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

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也，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虵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鴛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

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鄴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鮪鯁褻絳虬於淵洿，鴛蹩驥駃駉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

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瞻。故睹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與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焰，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

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可慶雲之招。撩禽雖瑯瑤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峰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莪。羆虎馱闕，不能威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

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志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領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墜，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

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爲銜鼠之啖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颿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剿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緝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眇怨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

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龍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③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

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飆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閭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勛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觶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舍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灾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讒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

而爲三臺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況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疏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

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睹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

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灾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①「渾沌」原作「軍屯」，據校本改。

②「非」原脫，據校本補。

③「足」原作「之」，據校本改。

④「又」原作「人」，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苴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火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瀆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闡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鴛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瞻，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苴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迴弱也。繁華暉暉，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泣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餘於胸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

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書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剥；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立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艷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商流遁之閭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

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一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蒿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

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林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

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救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記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

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躐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①精思，而不識

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②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①「辭」原作「亂」，據校本改。
②「惑」原作「或」，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鈇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

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鬻亂，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慕於亂世，而爲遇聽不覈實者所摧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

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可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傲，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其雖有缺陷，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闔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

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刑筴弊，匪違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闔於在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蹊鼬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

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徼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熒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疆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

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

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寶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學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蹙悽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

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

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卽爲暗書之。末有一字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雖^①言行輕人，密顧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學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憎蔽之效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①「雖」原作「難」，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樂，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必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荒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

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福院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絨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撩。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瞻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

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啟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

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稷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

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鱗衛申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闔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未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

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並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

而欲不濡，無轡竿而御奔馬，棄施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敢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願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黷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

華山，載戢干戈，載囊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

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榘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高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

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灾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

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疏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

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舍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嚙嗜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睹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其爲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

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覺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糴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刀，墮城池以止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刀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雖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蚺蛇之不鈞。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刖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庀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

此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 ①「異」原作「畢」，據校本改。
- ②「邦」原作「邪」，據校本改。
- ③「止」原作「正」，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驚，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疇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薑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

術；睹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躋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①榮，將速身禍。救誅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贈繳紛紜則鴛雛徊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

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爲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乎。夫莢奔而中止者，鈔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棋之際，議治裘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醢。由乎迹之有昧，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

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蟲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爲齏。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于紀，不慮讎讐，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醪醑不撤。仰登綺閣，

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滂灑，采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玲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獻，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

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瑛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閤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宵。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蹕，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

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鮮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胸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己，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怕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

玉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矢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①「期」原作「斯」，據校本改。

②「乏」原作「之」，據校本改。

③「紫」原作「案」，據校本改。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徂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①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

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

大夫。歷位大中貶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鮮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

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棋、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昔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

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供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守靜葦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毫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泐，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疔，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

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待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于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

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齎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悅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

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閹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比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己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

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

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③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①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

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乎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

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棋、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鷲，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日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

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以可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

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逼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

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⑤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 ①「矢」原作「天」，據校本改。
- ②「義」原作「家」，據校本改。
- ③「人」原作「又」，據校本改。
- ④「表」原作「衣」，據校本改。
- ⑤「翼」原作「異」，據校本改。

（顧士敏點校）

003 劉子

經名：劉子。北齊劉書撰，明袁孝政注。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參校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文淵本）。

目錄

卷一

- 清神第一
- 防慾第二
- 去情第三
- 韜光第四
- 崇學第五
- 專學第六

卷二

- 辯樂第七
- 履信第八

卷三

- 思順第九
- 慎獨第十

貴農第十一

愛民第十二

從化第十三

法術第十四

賞罰第十五

審名第十六

卷四

鄙名第十七

知人第十八

薦賢第十九

因顯第二十

卷五

託附第二十一

心隱第二十二

通塞第二十三

遇不遇第二十四

命相第二十五

卷六

妄瑕第二十六

適才第二十七

卷七

- 文武第二十八
- 均任第二十九
- 慎言第三十

貴言第三十一

傷讒第三十二

慎隙第三十三

誠盈第三十四

明謙第三十五

大質第三十六

卷八

辯施第三十七

和性第三十八

殊好第三十九

兵術第四十

閱武第四十一

明權第四十二

卷九

貴速第四十三

觀量第四十四

隨時第四十五

風俗第四十六

利害第四十七

禍福第四十八

貪愛第四十九

類感第五十

卷十

正賞第五十一

激通第五十二

惜時第五十三

言苑第五十四

九流第五十五

劉子卷之一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間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言清矣。

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

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闕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

也，止也。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

韓娥善歌，欲之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為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

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塞正性，况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鵠是奸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

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驚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

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

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

慾者，貪愛之原，奢淫之本也。故夏癸商辛以慾亡國，慶封智伯以慾亡家，皆由不防微慮遠，積小成大故。

太公《六韜》曰：兩葉不去，將尋斧柯；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此為小之不除，禍之大也。

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

肥肉美酒，腐腸之藥。

鼻悅芳馨，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蹙之機。

疏受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

機危。於是掛冠東都門外，辭老歸家，群公送者千人。庾信曰：群公別二疏。二疏者，疏受兩兄弟也。故曰：兩疏見機，解組誰逼。《書》曰：居寵思危，罔弗惟畏。

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剝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負，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虻嚙膚則通宵失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虻。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

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陵雲，煽燹章華。

燹者火焰飛也，煽者火然也。楚有章華之臺，甚高大。楚王好勇，放火燒此臺，令士卒救之，有功者一准陳頭賞勞。於是士卒乃以泥塗其身，爭入火救之。故曰：煽燹章華之臺者也。

雖窮力運斤，竭池灌水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褻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兌於未形，兌者，眼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悛，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

情者，利害之根，是非之主。非情，則物無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

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

媒揚，為媒之人，不知何代人也。

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

鵜，鷓鴣鳥，亦名胡污，澤鳥是也。

復讎者不怨鑊

鑊，劍名也。聞魚腸、屬鏃、子將、芙蓉、流彩、蓮花、明月、七星，皆劍名也。

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情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

令人分財物者，財動足也。

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

驪珠，黃帝時明目人也，百步之外視於秋毫。秋毫者，兔毫端末也。

心如權衡，

權衡者，秤是也。

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情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虚心，觸己雖有伎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為名尸，尸，主也。雖然若以愚，然不為此名中，亦不為此圖謀之府，故無際也。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

韜，藏也。太公作書名曰《六韜》者：龍韜、虎韜、豹韜、人韜、驂騑、鳳韜。張頭曰：人當韜韜以徒價，非自銜也。

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

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

銜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

凡世上萬物好佩華美，銜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

是故翠以羽自殘，

孔雀毛至青黃葱翠，堪為器用，多被

世人取之。

龜以智自害，

神龜負圖而出，人取鑽灼之，則知吉凶之兆也。

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

翠斂翻於明丘之林，

南方去中國九萬里火山，鳳出處也。

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

暘谷，在日出處也。《書》：日出暘谷而天下明。無所不照者也。

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

春山，是荆山之別名，多出玉硃砂者也。

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岳，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粹樸，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礫碗，騏驎戲其下，鸞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得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斷尾，獲免於犧牲；周文王欲以殺雄雞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斲其尾。於是尾斷，不

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者也。

山狙見巧，終必招害。

山狙，靈獸，善能拍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能善射。對曰：惟有養由基善射。王

令由基射之。由基至，則調弦捻箭。

山狙乃即抱樹而啼，知由基神射，無避箭，必見死也。

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練以為絲，織為縑紉，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為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練，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

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西解谷之曲，採竹為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無異。故言鳳音不彰者也。

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

戎在西，夷在東，其人言語各異。一同初生之時，孩子啼之聲無有別異。及其長大，言語各別。乃是教習使之學，數然異者也。

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斨質勁，非箬羽而不美；

吳者，東吳。會稽出竹，質正堅緊，

堪為箭斨。雖復端直，須要括羽鏃之也。

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讓惠，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閭而睹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

初如小豆粒，長大徑寸，光明一室。人能讀學，及成明，神智自明如斯也。

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鏡舌如指，以銅為之，以木為舌。

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室，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遭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

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

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有子惡卧，自碎其掌；

有子，是有若也。讀書惡睡，自刺碎其掌也。

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傭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為身之主。

心稟五常，嗜好不一，或謀經史，或愛琴書。時慕遊俗，乍希恬靜，莫不由心。故出心也。

耳目候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葉掩目，目主明，耳主聽。兩葉掩目，則無所睹也。

則冥默無睹；雙珠填耳，耳主聞，若雙珠塞之，則寂寞無聞也。

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隔內聽。

心在於內，物在於外。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既無視聽，心隔於內。故云視聽內隔。

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

離婁，是黃帝時人，目明，百步視見秋毫。秋毫者，兔毫端末毛也。

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

季子，是吳之公子，善能別音聽樂識存亡。清角，聲角，是木聲，雍和養育之聲。樂中有此聲，其國寧也。若無此聲者，其國亡也。季子入外國聽樂求此聲，專用心於耳，不用其目，則不見嵩山岱山之形也。

視不關耳而耳不見，

目主見而耳不能見。專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故也。

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

耳主聞而目不能聞。專心於耳，必忘其目，則視不見，由心不能兩用也。

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

離婁用心則棄耳，用耳則棄心。心溺者，沒溺於視聽者也。

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剡劂之手

剡，方刀也，今之剡像矩。劂，圓刀也，今之刻鏤刀曲也，像規。規者圓，矩者方。雖執方圓之手，運而不能成也。一云剡掇是黃帝時律疾能走人也，俗云剡掇律疾也。

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弈秋，通國之善弈也。

弈秋，是古之善棋人名也。因善博弈，乃得姓弈。

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弈道暴深，情有躡閭，笙猾之也。猾，亂狡之。隸首，天下之善筭也。

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

心在笙鴻而弈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

專於聽也；鰲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以瞽鰲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

掇，急也。仲尼適楚，見偃僂者捕蟬，黏如掇。孔子曰：巧哉！巧哉。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

后妃歎曰：若得君子將共治國。不知祭祀之時以過，專與不專，則斯見也。

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劉子卷之一

劉子卷之二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

樂有五聲之節，緩急相及，須使得中和之聲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

樂則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詞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與樂器同而詞述不一，樂隨詞變曲奏而更歌。故謂之歌詞，今亦謂之歌雅也。

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

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也。

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

師曠驟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

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察音律，五降既止，不使手煩，淫聲亂起而亂正聲。先王惡其亂，則制雅樂以道之。其曲彈了，手煩不止，為之淫聲。正聲為雅樂。煩手亂聲，為之淫樂。淫是亡國亂世之音聲也。

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

詭，詐也。先王之為樂也，所以有限節。故樂者有五音之節，為聲有遲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則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不容更復彈作，以為淫聲。故曰：五降不息，則非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雜聲者，則是鄭衛之聲。此聲是亡國亂世之聲音。故云使其聲和，音倫而不詭也。

使其曲繁，省而廉均。

先儒所說繁，多也；省，減也；廉，少也。樂，有淫樂，有雅樂。作之者須辯別識之，使其音倫而不詭，使其樂聲而有倫貫，比次不使有詭詐也。

其音繁多，乃須減省。遺廉直均平，感人心善惡，辯貴賤，定尊卑，易人情，移風俗，每一舞各有於數。故以舞為文，即不言為舞也。

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先王舞雲門以祀天，舞咸池以祭地，舞簫韶以祭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謂五帝。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夏、殷、周，是後三王也。

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謂其聖德如雲自門而出，故曰雲門也。

顓頊曰五莖，

言其德被萬物，盡有根莖。

帝嚳曰六英，

言其德被萬物，自有英華。

堯曰咸池，

咸，皆也；池，布也。言其聖德皆遍

布天下也。

舜曰簫韶，

簫，肅也。言其道德，肅肅敬慎。韶

之言紹也，言舜能繼堯之大功德。

《尚書》曰：簫韶九奏，鳳凰來儀。

已上是五帝也。

禹曰大夏，

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言其

德廣如天，勤苦為民而不能為，因似

大厦之屋能蓋覆於民。

湯曰大濩，

言其道德廣大，救於黎民，除其邪

虐；亦能防護，徧布天下，養育黎

民。故以稱大濩也。

武曰大武，

言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號其樂名

大武。此後三王合前八代，天道各

異，沿革不同，立樂象於興時，制國

不相倣襲。

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

播八音，

播，言被也，是其以舞為主而被以音

聲。魯作歌在堂而舞在庭，樂必先

歌後舞。先歌諸詩，而後諸樂。其舞在堂上謂歌，其舞曲然也。

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

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

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

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

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

之作。有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

其分，守各有次序。

通九歌之分，

樂有九奏，金奏擊金。金謂之鐘鈔

也。晉人作樂，先歌肆夏為初，先奏

金，次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

也。九夏是曲名：王夏、昭夏、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騶夏、陔夏、肆

夏。王出，奏王夏。而軍相見，奏肆

夏。牲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

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

騶夏。賓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

奏，亦云九歌，亦云九成。故曰：簫

韶九成。

奏之圓丘，

祭天於圓丘。圓丘者，築土為之，其形圓，故曰圓丘。今在國南郊也。

則神明降；用之方澤，

祭，地處也，築土為壇，故曰方澤。

在國北郊。

則幽祇昇。

明者天神，幽祇地神。

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

九成者，九奏也。

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

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

樂也。

周、魯、商，皆有盛德。此皆是周、

魯、商之盛德也。

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

明王，周公也。至魯哀公時，禮樂殘

廢，樂人散走，所往不同。古者天子

諸侯食皆奏樂，各有樂人。太師，名

摯，是第一食奏樂人，走往於齊。亞

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奔於楚。

繚，是第三食奏樂人，走於蔡。缺，

是第四食奏樂人，走於秦。方叔能

擊鼓，走入河內之地。播鞞武，其人

善搖鞀鼓，因名鞀武，走入漢水內居。少師，名陽，其人善擊磬，名襄，並俱走入東海。其代禮廢樂崩，樂人皆去也。

而溺音競興。

溺，淫也。男為陽，女為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謂人受用，氣有過度者，陰過則冷陽，過則熱以女陽物。故曰熱則成六種疾也。言此疾如蠱，心志或亂，昏狂失性。名為蠱疾，令人溺於女色，失其常性，猶如沒水謂之溺。沒緒於慾，亦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也。

故夏甲作破斧之歌，

夏甲時，天子作破斧之歌。歌者，嗚呼，皆喪命矣夫。

始為東音；

東音者，東方木主角音也。其角音是雍和，治性育養之音也。

殷辛作靡靡之樂，

殷辛者，紂王也。靡靡者，是長夜之曲名也。此是桀紂王時，淫樂之名也。

始為北聲。

北聲，是紂王淫樂之聲。

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

溱洧者，是鄭衛兩國二水之間。桑中，是君王淫荒之地，君王淫荒化被人間，遂使二國男女奔淫野合契會之處。《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

楚王好勇，放火燒焚甘泉宮，令士卒救火如戰陣，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身，爭救火，被燒殺三千餘人也。

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

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不愁也。

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

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

則燹殺暉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

紂王無道，樂師抱琴投濮水而死。

衛國樂人名師涓，從濮水過，聞濮水上有樂聲，乃聽而取之，至晉乃作此樂。晉國樂師名師曠，啓王曰：此是濮水上樂，是亡國之樂。後乃廢

不用也。

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

靡曼者，有妖冶之色。延年者，李延年也，姿顏色艷。漢武嬖之，任為協律都尉。帝令造新聲，延年於是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武帝寵之，問左右曰：天下更有美人乎。對曰：延年有一妹，極端正，姿容絕代。帝即詔之，美貌無匹，遂納為夫人。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也。

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潛願未寒之服。

雍門樂人者，齊人也。為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聲極慘悽。奏曲之時，王寒思着續服也。

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

荆軻，衛人也，往秦與太子燕丹報仇，欲殺秦王。去至易水上，太子送之，與其執別。宋如意為擊筑，荆軻拔劍起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感得白虹為之

貫日。殺秦王不得，荆軻身死於秦官，遂再不得還也。

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趙武，靈王之子，犯事貶於房陵之地，心常思憶故鄉也。

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

坐唱曰謠，行唱曰謳。其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

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

漢桓帝也。楚琴者是楚琴，曲曲有楚姬怨曲辭。桓帝聽之，聞其哀怨慘悽。帝遂乃悲酸也。

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歎歔，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怨思之聲施於管弦，聽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

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聲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爲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爲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

人無信不立，故曰：去食存信。《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是適郢者而首冥山，郢土在南，冥山在北。

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

豚魚者，是《周易·中孚》卦名，主信。卦卜得此兆，所期必會，畋獵必得。故主信也。

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

晉文侯將兵士伐原氏，令士卒人齎三日糧，糧盡即還。至彼圍原氏城三日，而原氏不降，文侯欲還。原氏城中有人來降，說云：城中糧盡，明日將降，君可留待降。文侯曰：我與士卒契約，三日糧盡即還。今若不還，是無信也。得城失信，吾不爲也。遂收軍還。原氏聞之，請命自降。諸侯自此歸附，由如伐原之信也。

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吳起者，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著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起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

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有一人來移，即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剋。此則不虧移轅之賞者也。

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遂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不急於禽獸，吾與虞人期，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

柳季是魯國有信之人也。

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

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願一飲醢以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柱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僞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爲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屠滅，爲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爲貴，必忱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爲

行，其德大矣。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

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

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于順也。夫人爲失，失在于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蹇利東南，

《蹇》者，易卦。坎上艮下，謂之蹇。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不安也，故謂蹇。地，勢也。地形東南下西北高，水性趨下就地勢，順也。若人卜得此卦，宜向東南行。故取順則不以逆者也。

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爲易下之流，激波陵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趣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

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

孟說，是紂時勇士多力人。

尾斷臄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縻以尋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蒯瞶天下之攻擊，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芻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泥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手，其可得乎^①。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②，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憊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爲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僂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迴操。是以戒慎目所不睹，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

昏行，夜闇也。此明百王執禮不移。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衛君曰：必是蘧瑗也。

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

越王與范蠡，吳王囚之石室，乃行君臣之禮，不改易也。

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

冀缺是晉國農人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冀缺

在垆野耕田，其妻餉食，冀缺見妻，乃行賓主之禮不虧也。

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

西北隅，謂之屋漏。

無日不顯，莫予云覲。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脩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鍾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

東平王，名倉。有人問曰：君以何爲樂。答曰：倉以善爲樂也。

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劉子卷之二

①「欲無傷手，其可得乎」文淵閣本作「能無傷乎」。

②「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文淵閣本作「鑿九川不能迴水西流」。

劉子卷之三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旦正，辰集媿訾，

農者，耕種之稱。旦，正月，祥，吉也。農吉之月，謂是正月旦也。

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

用上亥日。

后妃躬桑於北郊。

用上巳日。

國非無良農也，而主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

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以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績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爲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霜雪巖巖，苦蓋不可以代表；

苦，茹也。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茹

蒙。蒙者，女人之衣曰蒙。今江東亦呼苦茆為蓋也。

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

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蝥，食葉曰賊。此四蟲皆為人之災也。

一時為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

愛民第十二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陰陽為大；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

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堉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小絃絕大絃間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脩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罽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在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為之死矣。昔太王居邠，

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土，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

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夙沙，國名也。仁愛不足者而人傳之，來歸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審將何為先也。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地，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驚東則東靡，風驚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

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羔裘，群臣皆衣狝羊。

狝羊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

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駿鷁，國人咸冠駿冠。紫非正色，狝非美毳，儒非俗服。駿非冠飭，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饑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鬪蛙，

越王勾踐好勇，將兵欲滅吳，招集天下壯士。乘車於路，乃見一蛙在車轍中，努身似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皆悉效之，遂滅吳。此明勇士力之甚也。

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

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人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詞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

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

其丘方千里，火徧中生。

夏之德陽，而有霜霰。

霰，雨雪雜下也。

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况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人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

華陽，是南地名，屬梁，則出溫泉也。

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機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爲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僞既動，則立法以檢之。檢，猶正也。設令教導，以示人正法也。

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

苗民不服舜。舜執干戚，舞於兩階間，苗民自服。《尚書》云：七旬有苗格。

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

如車難行，猶無覆墜也。

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法之人不足

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痼疾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

宋人乘船，失劍於水，刻舟記之，待船至彼，方始求之。

守株而待兔。

有狩驚兔集株而死。有人過而得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更待兔來而誅死者也。

故制法者為禮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者。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忘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

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度各有其數，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國以法教為治。晷運於天，則時成於

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事寡而功衆也。其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餌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

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獾，

大猿五百歲，則自善能媚美女。獲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

緇，

淺黃色也。

緇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

青色也。

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

八目；

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

侯至於四方，因為四面。時人傳之，

言黃軒有四箇面，故言非有八目也。

夔之一足，必有獨脛；

《呂氏春秋》曰：昔哀公謂孔子曰：

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

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時人謂

言：夔身只有一足。《莊子》云：夔

之一足，其行躑躅者也。

周人玉璞，其實死鼠；

周人，是周國人。其周國貴玉璞，其

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

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

之，於寶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

璞。卞和聞之，故從其家借而觀之，

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

鼠，非玉璞，其人懷慚，並寶匣棄之

也。

楚之鳳凰，乃是山雞；

楚人得山雞，見五色花文，謂是鳳

凰。以將獻其君，行至路半，見野田

中極多，乃問之。人曰：此是山雞。

楚人懷慚而退，走歸。

愚谷智叟，而像頑稱；

昔有賢人隱在愚谷，自號愚公。時

人聞之，謂之實是愚人，後知是賢智

之人也。

黃公美女，乃得醜名；

黃公有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

正。有人問其女，黃公謙曰：女醜

不嫁出。人謂之實醜，後納為妃，時

人始知其美麗也。

魯人縫掖，實非儒行；

縫，大也。大掖之衣，單衣大袂也。

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哀公見孔

子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之

為儒服。然故問之。

東郭吹竽，而不知音。

竽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

吹之，門下吹竽者三千人。其時如

解吹竽者得俸祿，東郭處士謬解在其中，虛執一竽於唇上，貪求俸祿。宣王死，成王立，乃遣一一閱之，東郭吹竽謬，遂走，終身不出也。

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

野丈人，是藥名，世人從虛謂之是田父也。

河上姤女謂之婦人，

姤女，是藥名，今之甌帶是也。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婦人。

堯漿禹糧謂之飲食，

此亦是藥名。堯漿，是木樹中水也。禹糧，是赤土中極赤之土也，昔禹治水饑乏糧，乃取此土食之，故言禹糧。世人不審其名，謂言是今之飲食也。

龍肝牛膝謂之爲肉，

皆是藥草之名也。世人不審，為是

龍牛之肉也。

掘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

宋國有人家掘井，乃云：吾家掘井，利得一人。時人不曉，謂言是人從土出，悉皆傳之。國君聞之，召而問之。宋人對曰：臣家掘井得人者，住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掘已來，每日餘一人之工。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

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

魯人讀《史記》不知字錯，云三豕渡河。有人問曰：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往看，乃謂之曰：晉君己亥日渡河，寫史記者錯己字成三，亥字作豕。魯人不信，遂往晉問之。晉君乃是己亥日渡河，始知其字實謬錯也。

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

狐是野狗，狸是野貓。

合而爲一；蛩蛩巨虛，其寔一獸，

蛩蛩前足長，巨虛後足長。其獸出鴈門山，見人，即巨虛負蛩而走也。

因其詞煩，分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真。此謂正名也。

劉子卷之三

劉子卷之四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伎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

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子名。萬言大也。魏者亦言大邑，後必有魏邑。萬後果為卿。至於周末，乘魏國文侯即位，此後果王也。

晉仇以怨偶逢禍。

晉君太子名仇怨偶，後生一子名成師。成師長大，殺怨偶也。

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螭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

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軻；

軻，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

亭名栢人，漢后夜遁。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正，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

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螭雀之徵，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耨，鋤草曰耨。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身受

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

驥，龍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馬。

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諲之相馬也，

孔方諲，秦人也。伯樂舉之為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諲曰：得馬矣。馬在沙丘。穆公曰：何如。諲曰：牝而黃。及其馬至，牡而驪。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諲相馬得之精，不在其麤。後乘之，其馬果日行千里也。

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

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

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為吳王相劍，知是寶器也。

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寶，文種聞而拜之；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寶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像，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同時也。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

堯當舉舜於雷澤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桑陰不移。堯即知舜是賢人，堪為天子，故以讓位與也。

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文王出遊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狩，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是呂望，王與同車而還。

眉睫之微，

昔人姓陳名雍，善能察賊，得眉睫之間，即知是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目大明察，見泉下魚必凶。未經年，隙雍果被賊殺也。

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

陳平，陽武郡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在村作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極平。陳曰：使平得宰相治天下，如此肉平。後值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漢相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

軍，遂破楚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今故言棄楚歸漢也。

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

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誅至信，信仰視刀人滕公，謂公曰：欲定天下而殺壯士乎。滕公聞之，遂不斬。將見蕭何，何薦於高祖，高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棄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遂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拜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信之力也。

豈特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非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鶉鴉上莫項切下鴟同，見其首者名曰鶉鴉上於乎切下音澤，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弋瞻呼吳二切發，

翩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

櫛者，風刷人之體，如梳櫛髮也。

沐驟雨，面目黧黔，手足胼胝，冠絰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隸，見知於無忌；

侯生，魏人也，名羸。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關。賤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見侯生，恐天下士至，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自乘車往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載至市

中。侯生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官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語，請公子且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於市。侯生偷視公子都無嗔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衆客各驚訝，始知侯生是賢人也。

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知於智伯，

豫子，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殺，讓欲與智伯報讎殺襄子，詐爲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我是智伯臣也。欲爲智伯報讎，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士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毀形易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無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

祿，懷惡於人，吾不爲也。乃侯襄子出，伏劍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搜之，乃是讓。襄子怒讓罪曰：子前於廁中，吾以捨焉。今復更爲，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爲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衆人禮待我，我以衆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死無恨。臣願大王與身上衣，以劍擊之，方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被擊衣之時，心中不喜；從擊衣之後，漸患，未經旬日，乃至死也。

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

虛左之顧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豫讓以國士之禮也。

世之烈士，願爲賞者授命，猶瞽者之思

視，蹙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楫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楫則無以濟，國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

造父是穆王時善御之人也。

附越客之於舟，

越客是越人，居于海上，善能乘舟。

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

山名蓬萊，在海中，仙人所居處也。

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摩青天，臆衝絳煙，終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①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

晉趙鞅好兵，欲伐衛，知仲尼在衛，乃即折其謀策，不能伐衛也。

干木處魏，秦人罷兵；

段干木是魏賢人也。魏文侯常往其處，問國政。秦欲伐魏，左右諫曰：魏有賢人段干木，文侯日往其家，論決政事，未可伐也。秦王止兵，不能伐魏。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

宮奇是虞之公子。晉獻公欲伐虢，以騎馬垂棘之璧將獻於虞假道。宮奇諫曰：虢是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用也。但多許寶貝，必尅。晉君差人多許寶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遂亡，晉君滅虢，因迴軍并討虞國而歸。

子玉猶存，文公側坐。

晉文公與子玉戰，大破子玉。文公自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已。

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荆山；

連城璧是趙國玉璧也。秦王欲連十

城就趙買也。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才於幽岫，腐智於柴藁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糝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

文王用太公，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噲，樊噲殺犬賣。無忌用朱亥，朱亥作屠兒。灌嬰販繒綵，高祖用之。此皆屠販見用也。

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

祁奚內舉其子，外舉讎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讎也。

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排賢為不肖。

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

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

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

北郭搔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賢，每分粟與之。後晏子爲齊君所逐，北郭搔遂自刎其頭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

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之竊位；

展禽名柳下，嘗三爲士師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知其清潔，乃以兄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

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

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相。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爲妬賢士者也。

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

虞丘者，楚相。楚莊王朝諸臣，因與虞丘語久之，日晏乃還。樊姬下殿而迎之，謂王曰：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

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妾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爲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專君之寵，竊君之權。知孫叔敖而不進，是爲不肖，何爲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爲相。楚國大理，叔敖之力也。

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

東閭不達髦士，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相齊侯。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

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相，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熱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爲火之光，瑩爲鏡之華。

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比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

樗里，是樗子也，是秦惠王弟，名莊，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士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善攻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終軍山東之英妙也。

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

季布，漢時人也。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

未離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馱音决馱音提也。由人莫

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

根鉤枝，癭節蠹皮，輪困擁腫，則衆眼

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

畫為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

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之

為容也。荆璆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

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滕。若閭

以投人，則莫相盼以愕，接劍而怒。

蛇含夜光之珠，欲報隋侯。若閭以

投之，隋侯悒愕，乃按劍而怒，欲斬

之，所以為無因而至故也。

何者？為無因而至故也。若物有所

因，則良馬勞於馭闐上音愴。

馭者是古之合市人，闐者是馬行至

空地也。

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

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樟木光於

紫殿，珠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

才智，幽鬱窮閨，而無所因耶。未有為

之聲譽，光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

之顯，猶捫虛縛風，

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摸也。摸

虛而欲縛風也。

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劉子卷之四

①「聘」文淵閣本作「搜」。

②「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文淵閣本作「由昔莫之賞，後有為之顧盼者也」。

劉子卷之五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蹙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

西方有此獸也，其名為之鼠。鼠前而蚤後，趨即頓，走則負蚤蚤。鼠後而兔前，高不能取食，故須之食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有蜚虫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為之蹙鼠也。

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藥。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閭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日初出貌也。

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

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

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越奔女光，故言也。

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二十里為一舍驢之馬者也。

非其脛遲，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綬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幙，軍還而為之，凱旋剔幙間除去也。

則巢破子裂，是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紕之以絲髮，珠圓羅縵，雖女工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虻風欬至，

虻風是未風也。

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

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為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

廿九年為程限也。

三綱之動，可以表裏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裏，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懷火還切而事緩。假飭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於內所無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

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飭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

同其時代生在魯也。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為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

諛，佞也，善問辯論而詞諛，亦佞也。

一本作論注，誤也。

行僻而聖，詞利急如焠烽，強也。剛如急，利也。

言偽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

博言澤語。

有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直相像，若薺苳奴禮切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

蘼蕪者，是今之芎藭。

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未能虛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闕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己耶。是以真偽綺錯，賢愚雜揉，自非明哲，莫能辨也。

知少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謀，孔子為魯司寇，語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膚敏。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壅；遇及於伸，才壅即通。通之未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豈非智所迴。勢苟

就壅，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日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嘎，日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古之多力人也。

目非離婁，古之明目人也。

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

徐令之子，高祖封為定遠侯也。

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沮，言爲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馱，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

朱買臣少時貧賤採樵，後乃入漢，得為本郡太守，佩錦還鄉也。王章少

時貧賤卧牛衣而泣，後於漢得為京兆尹，常為廊廟之臣者也。

或合縱於六國之內，蘇秦，字季子，洛陽秦州人也。少與張儀同事鬼谷先生，二人才名一等。蘇秦初時歷說六國，三年而歸，黃金用盡，名位無聞，乃歸。人問神情沮沮，嫂不為炊飯，妻不為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語。秦遂家中讀太公陰符之書，數月又東事趙，得為丞相。于時六國微弱，常懼秦侵，總朝於秦。秦又主縱六國以拒秦，秦人欲吞六國自以為橫。蘇秦謂趙王曰：今者天下以為橫，六國為縱。今又莫共事秦，如秦興兵，六國共擊之，六國自安，秦國無為。趙王遂許之，秦乃即說六國，與曹魏燕齊趙楚合縱，不事於秦，經二十年。其後蘇秦死，張儀相秦，又來說六國云：蘇秦為人言語反覆，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又與六國合縱不事於秦，非久長之計也。以春秋論之，小不事大，非安國之基。於是破縱入橫，後被秦總併

吞，遂至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學士，瀆被神明。始皇後死，葬於驪山，三世至子嬰降漢高祖於軹道者也。

或懸旌於崑崙之外。

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傭顧寫書。遇漢伐匈奴，超投筆入幕，伐於西域，遂得勳效，封為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

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峰而長矚色萍切。

視貌也。

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爲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縹縹與縹同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齒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難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鷓墮腐鼠非虞氏之慢，

虞氏將姊妹登樓而宴，時有遊俠之客從樓下過。正值老鷓在天半遺一鼠，適值虞氏興樂之際，齊聲大笑。俠客謂是樓上人故墮此腐鼠，從上下之，故將欺俠客以為笑樂，俠客乃誅滅虞氏也。

瓶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

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

邾君是邾國之君，與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就射姑乞酒錢，射姑不與。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故。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故即呼杖殺射姑，曰：落火坑墮火而死矣。射姑免死者也。

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

魏文侯往干木之間而見之。文侯曰：此非干木間。吾聞干木不肯事寡人，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德，寡人廣於地；干木優於義，寡人富於財。地財不如德義，寡人以師禮事之，何況敬乎。遂致厚祿。後聞秦反，秦司馬唐沮諫曰：魏有干木其人，豐於德義，文侯敬之，必得人心，未可侵也。遂乃止兵不侵也。

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

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董仲舒是廣川人也，言書通於群籍，問無不知，仕於漢，取位至太中大夫也。

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

胡關三老姓田名千秋，年八十。漢武帝年老心多，憚為群臣厭禱，遣江充專求巫蠱之氣。江充與太子不善，恐武帝崩太子立，遂放狂云：太子請銅人埋在御床下，乃使師巫詐言宮中有蠱氣奏帝。帝遣江充就宮，掘床下得金人，云是太子厭帝。太子博士得罪，乃謂太子曰：今者江充與師巫反得銅人，不知實有耶。無以自明，可執江充等推問取其實。於是遂發兵襲殺江充，以火炙，師巫皆歎承江充詔梏太子。帝其時在甘泉宮中，劉屈釐走報曰：太子反殺江充。帝是速出令，將兵來圍太子。太子以兵拒之，戰於長安。太子奔走。一月三日田千秋上表救太子云：江充不仁，奸為巫枉。太子無反意。子弄父兵，以將救命。太子

無罪，可命追之。帝年老思憶太子，自遣人追訪太子。太子已死，帝感千秋，拜為丞相。所為一言取相。劉屈釐領三輔之兵，左馮翊右扶風及京兆與太子戰。太子敗績，奔向城自縊而死。後知太子無逆心，遂起思子臺也。

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癭瘤適齊，醜而蒙幸。

齊國有癭瘤之女，在田採桑，遇齊王出遊，諸人悉來看王，唯癭瘤女不看。王使人問曰：人皆看王，女獨不看，何也。女答曰：奉父母命只於採桑，不令看王，所以不敢看王也。於是王曰：此女是賢女。欲以車載還國。女曰：王欲載去，不敢有辭。今若隨王去，是奔走之女，是以不去。王後乃將財帛往聘之。將入國，諸女及後宮人皆聞王內妃採桑，看之，見是一醜癭瘤之女，盡乃笑之。後王最寵幸之者也。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

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行三光，或感龍跡氣夢降生。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

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

風胡是秦時別劍人也。

孫陽之相馬，

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者也。

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鬐，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齟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皋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句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

穀子，魯君之子也。穀，姓也。初生兌上豐下，叔興善相，占之，曰：此

人有相。後果王於魯。兌與豐，《周易》卦也。

衛青方額，黥徒明其富貴；

衛青父與公主家婢私通，生青。後長成，公主家自官大奴之見，欺於衛青，令共黑奴牧馬。黥謂青曰：汝額方，應貴。青曰：今為奴僕，有何貴乎。後善騎射。漢家欲滅匈奴，青乃應募，征討匈奴有功，漢封為大將軍，建幕府。

亞夫縱理，許負見於餓死；

亞夫，姓周名亞夫，是周勃第三子也，為細柳將軍。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後主餓死。亞夫後坐事在獄，七日不食而死，如許負之言也。

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

羊鮒者為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欲往看聲，小兒啼作豺聲，姬曰：此子豺聲，必當滅族。遂迴不看。至長果大亂晉，夏五月被晉殺之，盡滅其族也。

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

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祥，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斬其左足，遂為大閹，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

文帝夢見落井而得鄧通救之。後蒙加於寵用。

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棄之，

妘本是祝融之後，不知姓也。子文即是鬬伯比之子也。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說。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耻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將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為之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多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劉子卷之五

①「有」原作「其」，據文淵閣本改。

②「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文淵閣本作「日在天之內而光在人之外」。

③「外」文淵閣本作「納」。

④「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文淵閣本作「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

劉子卷之六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妄瑕第二十六

天^①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②，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訾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五星有孛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悛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海中龍王領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重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過，值龍道開，得入龍宮中。又值龍

睡，偷於領下，取得明月珠。將出天下無價，由有微類，海人恐兒更入九重淵，被龍毒之，方呼，兒對面以明月珠撲碎之也。

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今忌人之細短，妄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厨；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駟。

干木，晉國人，僮賣交買之人也，隱才不仕。文侯知其賢，往聘干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倦，乃聘干木爲國相。後秦簡公欲伐魏，干木大賢在文侯爲相，秦公怕不能用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

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

吳起，衛人，向楚求仕。鬻母臂爲誓九年，未遂，其母遂亡。楚朝卿相言

王曰：吳起親亡不歸于葬，此不孝也。豈得為相乎。其吳起歸家持孝三年，畢乃往魏求仕。文侯用為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為文侯復五城。於是伐秦復魏五城，乃更北征燕趙，並歸於魏。此者吳起之功也。

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讒之曰：平雖丈夫，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疏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闕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

范增是楚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設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計，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士，忘其忠武，受他財寶，豈

為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平又刻木作人，羅綺衣之為女於城上，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闕氏聞之心妬忌，恐寵愛美女，遂開陣救漢軍出。此皆陳平之謀計也。

高祖棄陳平之小譽音愆，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而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睹縵錦一寸點，乃全疋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

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躅之霍不生魴鱖，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才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略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略非也，雖有衡門，橫木為門，言巷頭之門也。

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灌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

蕭何、曹參小時皆作庸吏，窶貧不可計也。

英布刑墨之隸，

人僕也。王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寺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也。非國君離宮，即名官門之衛，以為離衛。離衛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離而行，一戈在前一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姓英名布，少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黥，後必王。黥者，墨刑之罪。英布後果坐

法被黥，作守門之賤衛。布乃笑曰：相者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爭天下，封英布為九江王者矣。

周勃俳優之任

俳優是戲技之名。晉時有優旃，《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戲著名。《急就篇》云：唱是優，俳是笑。俳優一物二名，令散樂戲為可笑之語也。周勃，少時是俳優伎兒，解吹簫及諸管絃，每與人送喪以俳優，卑賤之士。後為漢高祖右丞相，才越朝廷，莫能過也。

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

鄒是齊人，為大梁赤眉賊，後為景公大臣。梁父，地名也。

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略得也。袁精目、

袁精目，楚人也。饑餓在道而卧，有人與其食而哺之，乃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盜父，我

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吐出其食而死也。

鮑焦

即鮑升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檐挈畚而拾木實為食。子貢過之於道，謂之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聞不已知而道不已求，是悻行也。上不用而求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悻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愧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况復飡蔬菜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遂棄其身立於梁下，投洛水之上而死。魯仲連曰：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為人也。

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不為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

楊朱為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子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

朱曰：天下之事非一毛可濟。若墨子為人，以身為仁，從頭磨至足以利天下，則能為之。此二子行殊而立名一也。

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鷹菅、蒼蒯編以篋笠，葉微疏象，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篋雖異，被服寔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篋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篋。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

引索貌也，又云正舟索者也。則歌噓嘖，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刀，不如噓嘖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趨躡，温色怡

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噴才割切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

隋侯是隋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侯取蛇，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也。瘡得瘥，遂放令去。經三日，乃銜明月之珠來報隋侯。隋侯謂言蛇欲害己，乃拔劍欲斬之，及細視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來報恩也。

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鴉，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鈎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

孔子遊於木山，馬佚犯食野人禾，野人捉馬不還。夫子乃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藻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語。後令馬圉往取，乃用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禾並是君

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之乃還馬。馬圉是掌馬人也。

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然，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

甯戚初仕於齊，佯為商人，見桓公乃扣角而歌。歌曰：浩浩之泉，游游之魚，懷德不仕，乃容將軍者也。

雞鳴之客，

馮驩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得菜。驩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不識。驩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

嘗。孟嘗遣人咨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

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以獻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中，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歡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關未開，馮驩作雞鳴，關所聞雞鳴犬吠，乃開關。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王來追之不及。

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

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同謀合計，不能却齊軍。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士。楚有市偷來語子反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發兵攻楚。楚王茫然是懼，以為無計。市偷乃陰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乃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王。明夜又直入齊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怕，迴軍便還也。

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

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為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推勘無罪，欲放之。季孫媿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妄執我之時，對諸侯云我有罪。今就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

我始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吾皆意不樂。季孫曰：何為不樂。叔魚曰：吾聞晉侯於別處修一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魯。故叔魚大佞而能返歸季孫也。

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

失意怯怖懾伏之也。

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檉栢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讎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裯，秋露灑葉而剔筭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惛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並為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瓶，容一斗孟。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

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來攻宋，遣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托公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以絕代之巧，終為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救危不息，脚有重趼而生者也。干木在魏，身不下堂。

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脚胝婢脂切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脚胝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

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

大袖之衣也，今之黼衿衣服也。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

魯諸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慙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嗤，笑也，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器^⑤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鷓鴣一軒，

鷓鴣一云大鷓，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凰，北方鳥曰幽昌。鷓鴣鳥本處滄溟之角，其名曰鷓。鷓化鷓，鷓一飛九萬里，翼勵青天，足蹠浮雲。

橫厲寥廓，

寥空也，廓大也。

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

跳躍，神馬名也。

騶裏一驚，騰光萬里，

騶裏馬，是龍之子神馬也。腰裏之

子，曰驥也。

絕塵掣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

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覲追

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

不能化藿蠋

食豆葉之蟲也。

而能化螟蛉，

食桑葉之蟲也。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⑥雞能伏之。藿^⑦

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

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蠋大

越雞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

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

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

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

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

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

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

子皮使尹何爲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放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

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遏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其所傷者不慎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

人有緘口之銘，

周公廟中鑄金人，為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我是古之慎言人也。

所以警恍言，恍音桃，輕言。防口誅也。誅，過也。

口舌者，患禍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磁力甘切，儲音諸所磨；樞機既發，豈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挺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知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

知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灌朝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侯、魏侯登高看水，知伯失言曰：洛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肘射武子肘，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使出。宣子謂武子

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君明日卯時出兵，與知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兩頭，即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之，用為穢器。此為不慎言之失也。

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匕筋。

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方無主，英偉並起，袁紹起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劉備，字玄德，皆大志。來過曹操，操與同食而謂言：天下英雄，唯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本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筋，背操走，入徐州，復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王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國者也。

是以頭為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土割，岷蜀亡敗，長鬣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溪公謀而終夜獨寢，韓昭，謚，侯，爵名；棠溪，地名，爵

號公。韓昭與棠溪公語，棠溪公謂韓侯曰：為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玉卮置酒。韓侯於是終夜獨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妾也。

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孔光，為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温室庭前有何樹木。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温室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劉子卷之六

- ①「天」文淵閣本作「大」。
- ②「求」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 ③「美」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 ④「返」文淵閣本作「反」。

- ⑤「器」原作為，據文淵閣本改。
- ⑥文淵閣本「魯」字前有「而」字。
- ⑦文淵閣本「藿」字前有「夫」字。

劉子卷之七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託槌砧，以成純鉤；楚柘質勁，必資榜檠上步萌反，下音競。榜檠，造子之器物，

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

以成彀弓彀，丁么丁昆二切。

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

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脩束；心闇於自炤，則假言以樂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假櫛之功也；行之所以榮，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

倒乎。爲衣冠者已手不能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於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

陳國徵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徵舒，將其陳國欲以爲郡，使其莊王子守之。其臣申叔諫曰：王今爲陳伐得徵舒，餘地欲以爲郡，使子守之。四方諸侯聞之，不言王爲陳伐惡，道王貪其地而伐徵舒。王何不令使於外方訪陳後裔，立爲主安政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得後裔，立爲主也。

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

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欒友後欲出遊，惡欒友之子報讎，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友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雖欒友之子其若何。君若出入無度，不修國之政令，今我舟中之人與欒友子無異，君何問焉。獻遂以田萬畝賜舟

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

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箴。

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妬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儉能，無汎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

由此觀之，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

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桓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爲已驗。扁鵲出。明日又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桓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劇，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則來見，桓公謂曰：我前日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桓公於是卒也。

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

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蔽，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圓，遣惡如去讎，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帝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誠慎之鼗，

鼗，小鼓也，貫而搖之。又作鞀也。

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邪。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奚況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情美以成物為恒，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誼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墨子者，墨翟也。悲蠶絲元素白，被他色染而隨色變，乃為青黃。好人被讒，成惡也。

楊朱所以泣岐路，楊朱，宋人也。與人同行，忽見岐路即慟之。謂此路岐，曾有幾人合則也。

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於青蠅，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

青蠅點白成黑者也。

譬利口於刃劍者，以其點素成緇，

緇，墨色也。

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鉅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處紙尺寫一切屑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替音居，居，妄也。

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辭作。故揚娥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

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讒說之逐嫂。其人既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盜逐之也。

第五倫三娶婚也孤女而世人譖其搥婦翁，

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人讒說五倫前時曾搥婦翁也。

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

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郟費雙滅。

無極，姓費，楚人，為晉大夫。子常，姓郟，亦為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見必當歡喜。子常信之，遂貯兵於門內，以待晉君來。晉君果至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來啓曰：子常門內具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郟費雙滅者也。

讒諂之流斃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慎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性，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乎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早埵蟻封高壤，埵土高寸曰封。

而好顛蹙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除能安，輕易其足，雖夷平也路亦躓。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慄慄焉敬懼也，若朽索之馭陸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繒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隕，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猶于鑿。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鑿，及其爲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天，亦不

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猜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卷水擊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鄭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

貫高爲趙王相，欲殺高祖於栢人亭。高祖行至栢人亭欲宿，心動，問左右名何亭。左右曰：此是栢人亭。高祖曰：栢人亭者，逼迫於人。遂疾夜遁，得免貫高之害。後人告高祖曰：貫高於栢人亭欲殺高祖。貫高之徒黨齊告二十人皆自死，貫高曰：今並自取死，無人明趙王無罪。於是二人告高祖。高祖將貫高付獄，獄吏打一千餘鞭，終不歎承言趙王不反，高祖乃自問，取其實狀。貫高乃報高祖，趙王不反，乃放貫高，亦釋貫高。貫高曰：欲殺大王，有何面目食人之祿，爲人之臣。遂坑

而死者也。

魏后泄張繡之讎，魏后，是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繡是袁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捉得曹操愛子，遂斬之。後袁紹破，兵馬離散，繡來投於曹操。許褚謂之曰：與君當投於吳。繡曰：不可。褚曰：君何不可。殺人愛子，如何欲投之。繡曰：曹君爲人大志，必能併天下之位。我殺其子，私讎也。其後必能吞吳，大丈夫可再辱乎。遂投操。操捉得繡來，乃指其面曰：使我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爲將，泄其先罪。泄，漏也，隱漏其先罪也。

韓信削少年之辱，

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不營一食，好帶長劍於淮陰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可從我跨下過。韓信聞之，久視於少年，計殺之無益，屈身從跨下過。後高祖任爲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語之

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乎。少年乞命，信免之罪，與之一效官也。

安國釋田甲之慢

安國，是韓安國也，為梁太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然否。田甲曰：寒灰儻然，我即尿其上。自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必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笑謂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愧前罪，驚惶無已。遂與田甲廷尉之官，今日司馬是也。

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

六國之時，楚霸，諸侯總來朝楚。趙亦朝楚，皆上牛酒。趙王酒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索酒，趙王不與，此酒未上楚王，曰：楚王未得，故不與。吏乃於趙王上酒訖，吏乃以魯侯薄酒換趙王美酒，進王曰：趙王薄酒。楚王飲之大怒曰：到來在後輕我也，酒來又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

遂乃與兵圍邯鄲。邯鄲即趙王城也。

羊羹偏而宋師敗

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為羹，以會將士。有御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前日之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囚。宋人以金銀珍寶贖華元。彼語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為是馬佚而子不禁。所以言者，恐宋軍誅羊斟也。

邱孫以鬪雞亡身

邱昭伯與季平子鬪雞。平子為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灑其雞翼，使芥子粉飛着平子雞眼，雞便退走。自後乃知，責邱孫曰：君何以芥子粉粉雞翼，令着我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着金距。各相忿怒，遂與兵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也。

齊侯以笑嬪破國

晉遣大夫卻尅使齊。尅足跛，齊侯欲諛之，遂於廊下設幕，使嬪妾晝於

幕中。初卻尅跛而上殿，嬪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尅被笑忿怒，還晉乃將兵伐齊，遂破齊國。此皆輕小事，破國亡身者也。

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死也。代之闇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誠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矯尅亡，器滿必覆。故以誠盈名篇之美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

周公廟中有祭器，常傾欹不正，號之欹器，太滿則傾，不滿亦欹，惟平則

正矣。孔子於周公廟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欹器。孔子曰：我聞欹器太滿則傾，不滿亦欹，惟平則正。孔子於是發嘆，改其心虛，曰：古人制之，以約後代，人慎傾滿，使各得其分也。

鑿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睹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亡危，必履泰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損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恃，每居德而謙沖，雖聰明叡智而志愈下，富貴廣大而心愈降，勳蓋天下而情愈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沖聖人之謙也。

《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從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沖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謙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

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卜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誇競垂世則也。

大質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烜赫焦金爍石而炎氣不為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者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

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協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間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間，謂子間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間，而子間亦不同。故云不趨而逃害也。

晏嬰之盟也，鈎以曲戟而其志不迴，

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鈎鈎晏嬰項，欲與立盟，共為要誓。晏子終竟不同崔杼作亂也。

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為作，乃無異於衆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

鍾山在會稽也。

寒嶺之松，比之瑤珉梓柳無殊也。

瑤珉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是楊柳也。

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於積水，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故袒褐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梗露焉，手提萬鈎

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

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鳥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曰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鳥，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

勁銳之質，卓然易見，猶因人獲顯，况乃志行難睹，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劉子卷之七

①「知」原作「之」，據文淵閣本改。

②「五」原作「云」，據文淵閣本改。

③「苟兢其步，雖履除能安」文淵閣本作「苟慎其步，雖履嶮能安。」

劉子卷之八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疏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悛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疏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儉嗇，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萑求火，草似龍鬚，可為席，人用煇音普火也。

而人不恡，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恡，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鄰，人之善義，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於饑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寡乏則仁惠廢也。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蹻藥，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

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名。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

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懷促。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懷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

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

齊商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

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

晉大夫，姓陽名處父，為性大剛。後被晉君所殺也。

鄭子陽以嚴猛致斃，

鄭國之君性大嚴猛，為臣之所殺也。

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

楚令尹性寬，楚王所殺也。

邾莊公懷而自禍，此性褊急之灾也。

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

姓西門名豹，六國時為邾縣令。性

急取韋皮而佩之。韋皮太寬，故佩之，以豹稟其性也。

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

晉陽太守，為性緩也。

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故陰陽調天地和也，剛柔均人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懦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迕物而有悔吝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宸，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糾結，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諷六經，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汹涌，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語甘煙，

飛語，鼠也，好食火炮為美也。

走貆美鐵，

獸好食鐵為美也。

鴟雞嗜蛇，

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鴉雞，食蛇為美也。

人好芻豢，

食草曰芻，食米曰豢。

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日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羸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猜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顏玉理，眇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魑貌，

魑，醜貌也。

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臠呼各切蠪戈規切臠熊，

蠪是龜；臠是蹠，即熊掌也。炙熟以蜜淹之，可食也。

衆口之所賺；

以其味美故也。

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熊肝之味。陽春白雪，噉楚採菱，

皆是曲名。

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愴，恬靜薰香。

春蘭秋蕙，

盡是香草。

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鼻之夫，不愛芳馨之氣。

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鼻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鼻。海人聞之，競逐死人鼻，竟日聞氣不足也。

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蕖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鬥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顛項爭於不周，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顛項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絕。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脚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

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援鼓杖也。則忘其身，用能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

居山陵之戰，不逆高；水草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虛險。

明人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製勝也。是以萬弩上穀，孫臏之奇；

魏遣龐涓爲將來伐趙，趙投於齊。齊遣孫臏往救。孫臏至彼，與涓交戰，兵尚少不敵龐涓，遂退自弱。涓曰：我知齊人怯，未戰而退。於是龐涓趁齊軍。孫臏遂於馬陵險阻之上，伏弩萬張，皆急上弦，發箭齊射。其日龐涓大敗，被殺也。

千牛俱奔，田單之策；

齊將善守城，燕來攻齊，齊有七十城並輸燕軍。田單在即墨城中，被燕軍圍城，守之不降。燕將語田單曰：汝可急降，不然吾當破城盡誅。田單曰：待我明日來降。燕將遂寬一夜。田單乃於城內掘地道，內水牛千頭，槩刃劍戟縛置牛角上，畫牛身作龍文衣五綵，夜穿地道將燭以油灌之，縛於牛尾。臨欲相攻一時，放火燒牛尾，燭遣牛從地道中出，牛被火燒尾，搪揆燕軍，並皆破散，走死無路。田單發兵逐後，押背趁殺，燕軍大敗。

囊土擁水，韓信之權；

漢將引兵伐趙，楚來救趙。韓信令軍各負土兩袋，以壅濰水斷河。遂渡水與楚戰，佯敗退軍，楚兵逐之。渡水一半，信遣人於灘頭決破土袋，楚軍兵將不得迴，被信決破，楚軍大敗。

拽柴揚塵，欒枝之譎；

欒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木動塵起，衆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

兵馬，以動塵也。舒車豕突，尹子之術；

將軍載猪以向軍營也。

雲梯煙浮，魯生之巧。

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也。

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而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

尤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

胥，相也；靡，無也。

臨危而不懼，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槍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

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樽酒。踐曰：餉吾此酒，衆不徧。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

溫辭一灑，師人挾纊。

楚莊王出兵，遇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溫辭慰勞，士卒聞其言，皆如挾纊綿在身中溫暖。

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

司馬穰苴法也。

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即民彫，不習則民怠。

怠，懈怠也。

彫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疏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

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

吳人教官人妃女，皆令習戰，盡中規矩之節也。

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鑊鄣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

五湖是越水。胡越人好水戰也。

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

逢蒙就羿學射，盡羿之術，故言善射。

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

造父是趙簡子七代祖，周穆王時人，爲王御馬而上崑崙山。

般倅

神農時巧人也。

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

能戰不習之卒。魏狄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逸是懼，奚據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

繕即戰治。

爲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宜制變，量有輕重，平則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於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論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

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拯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傲，周公之誅管叔，石碯之殺子厚，

石碯是衛大夫，而子厚作亂，石碯殺之也。

季友之酖叔牙，

季友是魯莊公同母弟，叔牙是異母弟。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同母兄，莊公欲立季友不立異母弟。季友乃於黔牙兄家置酒而與叔牙共飲，乃酖酒與叔牙。黔牙曰：飲則死矣。叔牙飲之而死。季友立叔牙子以繼父位也。

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

弦高是鄭國商徒，將財璧欲向外國興販，路逢秦軍欲來伐鄭。弦高於路遇之，乃謂秦軍曰：鄭君知秦師

來，而遣我將珍璧物來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軍兵將來，遂取其財，便迴軍，止伐鄭，鄭乃得存。此弦高之計，權却秦士也。

以絕祀之罪重，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介冑之衛體也。介冑禦冠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矣。

劉子卷之八

①「而」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②「隙」原作「隙」，據文淵閣本改。

劉子卷之九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貴速第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爲上；決謀成同，遲緩爲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爲貴，智能決謀以疾爲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燃燹室，則飛馳灌火；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

游是水名也。

若穿井而救火，則燹颺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

吳起相楚，用法嚴厚，盡削楚公子貴族官爵，貴族以此惡之。楚王卒，太子未至，貴族欲殺吳起，吳起走入王

宮，伏王屍後，貴族射之不中。吳起聞太子至，拔箭以插王屍，方始開門見太子，曰：貴族射王屍。太子聞之，盡誅貴族。此是報讎，吳起之功速也。

起欲討讎，而插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

陽虎是季氏家臣，桓子是季氏之孫。虎囚桓子，魯人以其族亂誅之，桓子得出，使囚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我，我自福汝。於是放虎。虎得出，自曳戈傷所圍放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又曰：陽虎出，以戈傷臣，臣捉不獲，是遲也。

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讎得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

張祿，即范雎也。雎在魏被讒，鞭之三百致死，送於廁中，後乃活，而讎須賈也。

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墻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

是漢王內使府從南出，向省不便。而內使府在墻垣之內，晁錯遂穿墻垣，墻在東門出向省。申屠嘉是丞相，因奏晁錯欲殺之，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王，訖王並知錯穿墻垣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後始奏錯穿垣合死。王曰：此乃墻垣墻，非過也，晁錯不致於事。申屠懊恨，遂乃自憤而死也。

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嗚曰：力貴疾，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蟲，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蟲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

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睹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脛，

焦堯，國名，其國人長三尺也。防風，國名，其國內人長四丈也。

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睹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栢，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

庚桑子也。

秤薪而爨，

楊朱為性褊而有細碎。

非苟為艱難，由性褊倭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

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劍，擊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

韓信不營一餐，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晉文學外國種米。種雖不生，言其志大也。

曾子植羊，

魯國曾參學外國人剝羊皮，用土種之。雖不生，其志大也。

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七葉切

又云是晉王相也。身為庖厨，為王炙肉，亡失一篋，而王則知是其志小，不務其大，後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也。

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

子陽園亡一桃

邯鄲王園中失一顆桃，王即知之，及至被臣謀殺而不能知，言志在於小而不能謀大也。

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鈎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鈎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爭多；

詹何是古時善釣之人，以繭絲為綸，屈針為鈎，串米為餌，垂之於萬仞之潭，乃獲盈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鈎不曲，而竿不屈者也。

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

苴之巧，

楚國善射弋之人也。

不能與尉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蒔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蕪之，蕪，多條也。

而體大者節目疏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澁澆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閩越，南海有二國，名閩、越也。

銜赤舄者

舄，履也，草履也。

不入跣狹，

是獠之名，頭不加巾，足不躡履也。

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

橡，木子也。菽，大豆也。

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

短綆是短繩也。

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昔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弊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大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其能去也，非畢代之所宜行者。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饑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

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

以孟軻之仁義論太王之去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爲美，由于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飭首而禿嫗以之挂杙，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

庖丁，晉文時庖厨人。

朱泮屠龍，無所用功，

朱泮用千金於秦龍氏學屠龍，雖用千金學得，於俗無所用也。

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狹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

樂是無益，若男為之廢農耕，若婦為之廢機織，故言非樂也。

往見荆王，衣錦吹笙，

隨俗所宜。

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

哀公好儒行，被晉所滅也。

代君修墨而殘，

墨者，儒也。代國君好行仁義，以國為讓。讓者受之，遂放代君於人間，乃至於老死也。

徐偃公行仁而亡，

偃公好行仁義，被楚王所滅也。

燕噲為義而滅。

燕噲好行仁義，被妻弟趙襄子於會稽所滅之。

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姪，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

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好巫祝，

太姬是周穆王長女，名胡姬，為陳侯夫人，為無子，好事鬼神祈福，欲求有子。國人見之，敬事鬼神也。

其俗事鬼神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

燕丹太子欲使荆軻入秦殺秦王，與荆軻結為賓客，禮納於後宮，使妃妾待之。後燕國習之，若有賓客者皆遣妻妾待之為重禮，却非禮也。

其俗待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戚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為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人親戚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也。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隔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

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失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瘞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小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菖蒲去蚤虱而來蚰蜒，

菖蒲是香草，蚰蜒是百足之蟲。

磐石止齒齧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弭必生後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胸而不敢鉞，蠱尾螫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鉞斫之患疾其螫也。酖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鑪，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

三日虎，亦母虎。

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

蹠是柳下惠弟。

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姪如景陽，

是楚國大姪人，仕至大夫也。

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

雀兒初生，皆口黃。孔子見羅人問之，即見黃口小雀，不獲大雀，何也。

答曰：小雀貪餌易獲，大雀奸猾不貪食餌，故難獲也。

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

莊周雕陵之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

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

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勝，兵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姓困苦於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初起臺爲福，而後變爲大禍也。

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軍，大敗也。

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樽下之執；戎王倚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

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

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又聘與女爲妻，是爲福也。

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

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兒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兒復失左眼。後楚攻宋，宋人盡投作兵，戰死並盡，唯有其人父子目盲並得存於命也。

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

塞北人家有一疋牡馬。其馬奔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撲，脚折。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焉。胡戰無一得，反並被胡殺，惟有此人父老子脚折，免胡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

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爲祥；見祥而不爲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於朝，

共，聚也。桑、穀並是惡木，木聚生於朝而爲妖怪矣。

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

《詩》云：鳶飛戾天，鵬鳥之屬。《玉篇》云：鵬鵠是貪惡鳥也。

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爲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爲戚逾，修德以爲務。故招慶於神祇，灾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殫言，小吝，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吝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爲

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吝，

是楚國白縣主，白公，名勝，作逆起兵，來據荆國，殺楚令尹子西。

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

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吝而大禍生焉。寒土有獸，其名曰豹，

此五句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角當心，聲如嬰兒，大貪婪世，人謂之饕餮。獸好磨其角，令利其用，而反憤其心，氣內結而死也。

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

吐梟是陰鳥，在穴中而居養子，子長先食其母而始飛。今之鵠鵠也。《詩》云：鵠鵠鵠鵠，往歌來哭。云先吉後凶。此吐梟鳥是也。

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豹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睹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于晉；

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鍾磬盡鳴應之也。

溜澗共川，色味異質，感動必類，自然之數也。

晉時張華別味，晉王取溜澗二水合

以為羹將與張華，華喫即云：此羹有溜澗二水味也。

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

夏至之日鹿角解，冬至日麋角解也。月虧而蚌蛤消，

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朔變成蛤，古之常也。《山海經》：日月虧而蚌蛤消。消言生。

騏驎鬪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絲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雨上九天，玄雲降威彌天下也。

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

太陽是日，陽燧火鏡也。火鏡映日，火即墜落應之也。

方珠運握而少陰水，

少陰是月，方珠水清，珠將作水鏡映，月即水出應也。

類感之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

而鳴日鳴；

鳴日，鳥也，狀似雞，好食蛇也。

其旦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爲兑金，

兑爲金，主雞也。

金爲兵精，馬者離畜，

離爲火，主馬也。

火爲武神，干戈旦興。

逆勃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爲之孚首者也。

介駟將動，

介甲而禽獸應之。

龍鳴于野，鼈應于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目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劉子卷之九

劉子卷之十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寔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俱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雖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

張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

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飭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糅，真僞難分，摸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僞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臠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靈是屈原，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

知文也。故以蛇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澤也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

是秦人，善別美玉者也。

不謬其真，

易牙善能別味，鍾子期善能別樂音，皆位至大夫也。

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各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

幌是屏風之別名也。

碧流光霞，曜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鄙愚而

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而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人送黍飯來餉孔子。孔子不喫諸食，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

子游裼裘而諺博言也，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其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于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浚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僞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

所聚。是以梗枏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痂以銜明月之珠。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

秦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穆公用射，不穿一札，欲殺弓士。士有一女來見穆公，謂公曰：妾父造弓竟年辛苦。此柘生在朝陽之山，妾一日三迴而看其作者，粘以春膠，被以糜筋，箭之束韝，作弓三年而始得成。王今用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凡射之法，左手如格虎，右手如扶枝，左手發，右手不知。王自不解射，何欲殺妾父。穆公聞語，乃取弓當虎圈而射之，矢踰於山，過於彭城之東，勁過石梁，箭又沒其羽，猶未盡弓力也。

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

秦曰：我有負郭田五十畝，我至終不佩六國之印也。^①

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窺五鼎之食；蔑，輕也。主父，名偃，楚人也，好學，家貧，為親知朋友所凌侮。後漢得為卿相，遂得五鼎，奏鍾而食，食邑三百戶也。^②

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

甯越家貧，為人傭作。年可三十篤學，十五年人息不息，人寢不寢，學而得達，威王聘為師也。

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涉之逕也，從高越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鷲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缸是臺燈柱也，先焰非後焰，

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驥裹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貽遺為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趺而不休，

老君弟子，問道於老聃也。

仲尼恹恹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梟腐榮華，剗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梁黍，似蝗蟲而能食黍也。

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

蟬近秋而悲，怨呻之也。

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峰，道

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為珪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其行直而禮悖也。

蒼梧讓兄，

倉梧，國名，其國人娶得端正妻而讓與兄，納之為嫂，雖讓而非禮也。

信讓悖也。弦高矯命，

弦高，商人也。矯詐為君命，猶為順也。

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圉以桀紂，艷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

女無夫曰孀婦也。

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藥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冰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則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剥之，人合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曝，孰知不智爲智，不神爲神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

斧斲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斲也。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中而形于聲。故強懽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不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饑，賣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蹠之徒，賢於盜蹠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木，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

棗酸，一子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

也。

名者，宋鉞^⑥、秦公子^⑦，《春秋》云：秦士也、尹文、惠施、公孫龍^⑧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析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侔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鬪。然而薄者其道大毅，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闕子^⑨、名子^⑩，是齊人，善用兵也，龐煖、蘇泰、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⑪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畜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

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僑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樂為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

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劉子卷之十

① 本注，文淵閣本作：「秦見昆弟前倨後恭，喟然歎曰：一人之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② 本注，文淵閣本作：「偃家貧，游齊為親友排擯。後為齊相，遂列九鼎，奏鍾而食。」

③ 「俱」文淵閣本作「齊」。

④ 文淵閣本先儒後道。

⑤ 文淵閣本「老聃」之前尚有「鬻熊」。

⑥ 「鉞」原作「駢」，據文淵閣本改。

⑦ 「龍」原作「捷」，據文淵閣本改。

⑧ 「本」文淵閣本作「通」。

（鄭鵬程點校）

004 素履子

經名：素履子。唐張弧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參校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文淵閣本）。

目錄

序

卷上

卷中

卷下

履禮

履樂

履富貴

履貧賤

履平

履危

履道

履德

履忠

履孝

履仁

履義

履智

履信

素履子序

夫素履子者，取《周易》履卦：初九，素履往，無咎。以純素為本履，以履行為先，雖衣布素須履先王之政教。故取天地之始，乾坤之初，聖人設教之規，賢哲行道之跡。夫禍福之端生于所履，是以聖人以德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士庶履能辯上下，定民志。輒修一十四篇，號曰《素履子》，以為箴誠而已。

素履子卷上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張弧撰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爲道。初自龍漢，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朴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朴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伏牛乘馬履之而去疆暴，用之而除民害，顓頊履之於忠順，帝嚳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悌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朴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艷以歸真，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責山節藻稅之字，尚卑宮菲食之君。

《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鷗夷子在俗教民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嚴真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玄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淮南高公置延和閣求道，非也。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

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爲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爲鷓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爲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木曰木德，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爲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爲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

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却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敷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①整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子，捨金之寶，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纓之過，成漆身之忠，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觀歷世之書，唯忠實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亡之忠者不滅亡也。^②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襁褓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剪爲性，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跡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爲賢哲之範。太

公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夾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洪溝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迴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卧屍折檻之士，碎首投鏹之臣，今古所推，實謂忠節。若指鹿爲馬，以玄爲黃，脅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舂喉齧肉，沒爲後世責嫌，汗辱二儀之中，濫筮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爲今世間傑，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爲先。立德之本，孝之爲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始^③也。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

傷，至于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義利。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匣，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筭，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

素履子卷上

①「能」原作「熊」，據文淵閣本改。

②「則亡之忠者不滅亡也」文淵閣本作「則夫不忠者必滅亡也」。

③「始」原作謂，據文淵閣本改。

素履子卷中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張弧撰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爲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凱，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飾微子之墟，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銜書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己泣辜，吞蝗嚙蛭，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丘，不及二代，子嬰爲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爲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

生惡殺爲仁，愛人利物爲仁，克己復禮爲仁，慈惠惻隱爲仁。賞善罰惡，拯溺救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身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翳桑，板築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封於傷蛇，探喉於鯁虎；博施無倦，惠愛有方。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卹寡，冬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唯至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周太王之太子曰太伯，大王有疾，太伯義讓其位，乃爲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太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妲己，失義而害忠賢；周幽

王寵褒姒，乖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義於世子。鄭莊姜寵過致叔段不悌。龐涓疾賢，死爲不義之友。羅敷沈河，魯胡永爲乖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淮王爲不義之主。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刎頸燻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物以義履之，有何爭哉。故君子義以爲質，履而行之，固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水以潤下爲德，智以謀慮爲能。智不能慮無以爲能，水不能潤無以爲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用無滯。水混則濁，智撓則亂；濁則不能鑒，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用不端則惑亂以招禍。夫

賢者用智能周萬類，若夫鏡之鑒物，妍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當空，泉沼皆臨其內。觀照遐邇，明辨是非，知衆之苦辛，減己之逸樂，齊飽暖於一體，慮寒餒於四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訛而輟。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明能慮，則禍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爲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謂人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患犬戎，北患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

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火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妃后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爲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曹翮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爲霸主，諸侯皆從之。所以不乖竹馬之期，不爽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恩，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爲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炁，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辨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爲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乖失，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賢者昏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中

素履子卷下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張弧撰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經，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皆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磴，磴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磴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鼙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季夏之宮，以其最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

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用之祭山川，則鬼神嚮；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失其節，則鄭衛之音作，桑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清爲君，濁爲臣；清爲陽，濁爲陰。清濁不亂，君臣和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

治。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之與和，萬代不易。是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得富貴也，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復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饅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瀚衣彈冠以朝，君子以爲隘。則君子當其位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於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貶酒闕色，避嫌遠疑，濟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謙慎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云：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易》曰：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患貧而患不安。昔釣魚之叟、蓬巖之士貧而遂通。故賢子夏之鶉衣，原憲之桑樞，顏子一簞食，一瓢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曾子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栽五柳，庭植三荆，扣角而歌，採樵而詠，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土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三惑，早慎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寶，棄賚重言，不謙蝸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尚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

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不恥緼弊之袍，華門圭寶者矣。

履平

素履子曰：秤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秤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轅轂，則轍跡難通。欲秤之平則慎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轅轂，毫釐不失，轅轂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闔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愠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治長囚縲紲，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彫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鷓鴣》之篇、《鵬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素履子卷下

（鄭鵬程點校）

005 無能子

經名：無能子。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參校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文淵閣本）。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扎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

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目錄

卷上

聖過第一 明本第二

析惑第三 無憂第四

質妄第五二篇 第六闕

真修第七四篇 第八闕

第九闕 第十闕

卷中

文王說第一 首陽子說第二

老君說第三 孔子說第四二篇

第五闕 范蠡說第六

宋玉說第七 商隱說第八

嚴陵說第九 孫登說第十

卷下

答通問第一 答華陽子問第二

答愚中子問第三 魚說第四

鳩說第五 答魯問第六二篇

第七闕 紀見第八三篇

第九闕 第十闕

固本第十一四篇 第十二闕

第十三闕 第十四闕

無能子卷上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號

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耶。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耶。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①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罟罾網羅以取鱗毛羽

甲^②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由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③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建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恥非之心生焉。

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焉。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④萬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疆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疆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真，疆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⑤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⑥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希夷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遁，專其根而

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放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墳簞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炎^⑦，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睹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疏。是欲^⑧沈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

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汨^⑨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

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疏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無所得，誰謂所親耶。誰謂天下之人耶。取於名字彊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

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耶。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真修第七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①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彊，淪顛罔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而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視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靈通也，難矣。

無能子卷上

①「甲」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②「甲」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③「得」原作「德」，據文意改。

④「鋌」原作「鋌」，據文淵閣本改。

- ⑤「而」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⑥「藏」原作「忘」，據文淵閣本補。
 ⑦「炎」文淵閣本作「焚」。
 ⑧「欲」原作「故」，據文淵閣本改。
 ⑨「汨」原作「洞」，據文淵閣本改。
 ⑩「民」原作「式」，據文淵閣本改。

無能子卷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耶。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閔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隆矣。呂望

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耶。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迨乎軒堯，而卑無爲之德乎。太顛閔天曰：如王之說，望固無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耶。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歿，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吾與汝嘗言之

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無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嘗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掇焰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同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夭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縛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己

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孔子說第四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飢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懸乎分，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之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無形於冲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騎聯駟訪憲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

病，無財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況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

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耶。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③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諫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

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然挈忠信而叫諫於羣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豈爵祿是思，國壞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

弱之，羸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躑^{音脚}躑，非罪也。存^④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

己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遂，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撓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吕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遁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吕后如良計，遣吕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己而已矣。吕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

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吕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吕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吕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立于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隱^⑤商山。吕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雘宮室，雜

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鍾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

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峨冠鳴玉，驅前殿後，坐大廈，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椒蘭，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也。況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枯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

恥，反以我漁爲恥耶。光武慙，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堦墀，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無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己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

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⁶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己疵物之說，啁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無能子卷中

- ①「率」文淵閣本作「卒」。
- ②「德」原作「得」，據文淵閣本改。
- ③「惠」文淵閣本作「直」。
- ④「存」原作「孝」，據文淵閣本改。
- ⑤「隱」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 ⑥「則」原作「不」，據文淵閣本改。

無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飢有年矣，夕則多夢錄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讎，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耶。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耶，寤而爲之者夢耶。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冥兮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廝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縵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

常之情，縈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則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

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窆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己，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鬥雞走狗於屠肆之中，舉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無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無能子。無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無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壩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

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沈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妬，泝瀑而怒，意撓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壩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第五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

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第六二篇

無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無能子。無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無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嘗^①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縗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縟，文縟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

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無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曰：心可睹乎。曰：不可睹。無能子曰：不可睹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睹，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耶。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蘖，豈釀器乎。

紀見第八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無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愛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槁也，既忘枯槁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無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

況上德乎。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錄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叢翳間，就而歎曰：壯男子也，貌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

徐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節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固醇耐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今亦沿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捨；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第十一 四篇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

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鯢鮪，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繭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

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嫉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垤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無能子卷下

①「嘗」原作「當」，據文淵閣本改。

②「也」原無，據文淵閣本增補。

（鄭鵬程點校）

006 太平兩同書

經名：太平兩同書。原不題撰人，一說吳筠撰，一說羅隱撰。二卷。底本出處：《道藏》太平部。

目錄

卷上

- 貴賤第一
- 損益第三
- 厚薄第五

卷下

- 理亂第六
- 真偽第八
- 愛憎第十

太平兩同書卷上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

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

成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强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邪，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邪。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

長萬，壯士也，宋華醜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强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强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脩，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

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誠，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己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今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

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脩儉德，土階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掙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己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己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也。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

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糲，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游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

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賁束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軾干木之間，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群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

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齏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鷲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柏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

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皇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樹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

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歟。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頤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太平兩同書卷上

太平兩同書卷下

理亂第六

夫家同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

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

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

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駟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鷲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真偽

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偽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縮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

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蹶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

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屑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鷄無識，猶復以真爲僞，以僞爲真，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寔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

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

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己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僞自辨，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八徵，驗皋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

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群，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遊，鴛自鼠爲而鴛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跖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内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

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疏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碯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碯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疏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睹；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像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畜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邪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疏。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己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己也。殊

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諫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己者己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己者己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

缺文

太平兩同書卷下

（鄭鵬程點校）

007 意林

經名：意林。唐馬總撰。五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己部。
參校版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文淵閣本）。

意林序

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潁川

庾仲容略其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讒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

子書起於鬻熊六韜，盛於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載之功，橫^①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爲天下式，故絕於稱言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垂後世^②，名亞孔聖至矣。管晏文荀議論閎肆，淮南鴻烈詞章華瞻，皆纚纚數萬言^③，可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汰其沙石，簸其粃糠，而猶蘭蓀雜於蕭艾，璠璣隱於璞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存爲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

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撻掇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扶風爲余語其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懿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叟河東柳伯存重述。

①「橫」原作「擴」，據文淵閣本改。

②「垂後世」原文脫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③自「荀議論閎肆」以下，至「萬言」原文脫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目錄

卷一

鬻子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二卷

晏子八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道德經二卷 荀卿子十二卷

魯連子五卷 文子十二卷

鄧析子一卷 范子十二卷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韓子二十卷

卷二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王孫子一卷 申子三卷

慎子十二卷 燕丹子三卷

鬼谷子五卷 尹文子二卷

公孫文子一卷 陸賈新書二卷

晁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三

鹽鐵論十卷 說苑二十卷

法言十五卷 太玄經十卷

新論十七卷 論衡二十七卷

正論五卷 潛夫論十卷

卷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商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正部十卷

士緯十卷 通語八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五

周生烈子五卷 荀悅申鑒五卷

仲長昌言十卷 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篤論四卷

體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唐子一十卷 秦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意林卷之一

扶風馬總元會編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發政施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昔文王見鬻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武王平殷還，

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履。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鋒。刀利皚皚，無為汝開書刀。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井。

太公六韜六卷

有求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不容易。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案賢察名，選才考能，名實得之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熒熒不救，炎炎奈

何。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恕。○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人能行之。○冠雖弊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衆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

怒，聞鼓音而喜，可乎。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幔，寒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用兵之害，猶與最大，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至^②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會於墻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乎如入鮑魚之室，久亦不聞而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天

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歛民作鐘，民必哀。歛哀以謀，樂不祥。○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而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黻黻。○景公時，雨雪三日，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辱，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晏子治阿三年，毀聲於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舉儉罰偷，墮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是二邪毀於內，二讒去於外。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鬥而不勝，使召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鬥，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於

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封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終年爲車，無一人之輪，則不可馳。○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君本也，

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云：齊人譏管晏，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掘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民之歸仁，猶水就下。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不如以時修橋梁。良人出饜酒肉，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

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良人即夫也。○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非其道，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冬日飲湯，夏日飲水，欲問寒暑者中心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鷄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孜孜爲利者，跖之徒也。○九仞無泉，猶棄井也。○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爲暴。今之關出入征稅。○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

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管子十八卷

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野無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觀其交游，則賢不肖可察。○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民之仇讎；法令，民之父母。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不聞。○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寡人汗行，二不幸；好色，姑姊有未嫁者，三不幸。管仲

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唯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溺而清，其民輕果好賦；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妬；秦水汨而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簡易。○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政不二門，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短長也。○桓公問廐吏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圉人，唯賦馬棧最難。先搏曲木，則直無所施；先搏直木，則曲無所施。○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爲本矣。楚王好小，美人省食；吳王好劍，國士輕死。故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彩，則工女靡。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蛟龍得水

而神立，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聖。烏合之衆，初雖有權，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也。○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王但鑄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非其卿，民衆而不親非其民。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慎也。公但謹聲耳。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元炁生萬物不有，道所施不求其報。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慎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紛，結恨也。當念道無上解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如暗昧不曜亂人也。同其塵。

當與衆同垢塵，不自別殊。多言數窮，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先人後己，天下之先，以官長也。外其身而身存。薄己而厚人，人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如赤子，故身而長存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慾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反驕恣，必被禍患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私邪。曲則全，曲則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少則得，天道祐謙，自受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善行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謫。擇言而出之，故無瑕謫。知足者富，知足則長保祿位，故富也。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於天下，故能長壽也。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欲令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欲使遇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使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道明，微其效明

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當以道伏之，蓋三皇之前，無棄民，德化厚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不善人也。報怨以德。修德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易。圖難事，先於其時求成也。失道而後德，道衰德生。失德而後仁，德衰而仁愛見。失義而後禮。義衰即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消薄。而亂之首。禮賤質貴文，故正日以消，邪亂日以生。貴必以賤爲本，言欲尊貴，當以賤薄爲本。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是也。高必以下爲基。言欲高立，先以下爲基。如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高必傾危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爲下士笑。不足名曰道。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昧無所見也。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上德若谷，若深谷不耻垢辱也。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成器之人，如瑚璉不可卒成。大音希聲，如雷電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道之人，質朴

無形容也。物或損之而益，取之不得，推讓必遠。益之而損。大增者崩，貪祿致患也。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貨利，則病於行。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患害，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故言必大費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愛，死有掘塚探柩之患。大成若缺，缺者滅名藏譽，如不備。大巧若拙，不見其然。大辯若訥。無知疑，口無辯。不出戶以知天下，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其視雖遠而所見至少也。爲學日益，謂教禮樂之學，爲情欲文飾日以多。爲道日損。謂自然之道，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善，則教道使就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亦以教道。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合遠避。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殺。塞其兑，兑，目也，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不妄言。終身不勤。

終身不勤，苦也。開其兌，視情欲。濟其事，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善建者不拔。善以道建身建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知者不言。貴其行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也。其政悶悶，音門，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不明。其民淳淳，淳淳，親厚。其政察察，政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身。其民缺缺。政教急民不聊生，政教缺日以疏薄也。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光而不耀。雖有獨見之明，如暗昧不炫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作根，以精作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干犯其精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干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於陽，全其性命，鬼得治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以智慧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背道德，妄作威福，乃是國之賊。不以智

慧治國，國之福。民守正直，不作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善為士者不武，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胸，絕隔於禾萌，無所怨怒。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云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益謙，常以中和是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道守一，則不必博。多見聞，失要真，故不知也。

荀卿子十二卷 二十二篇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防邪僻也。○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災禍作矣。○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窮無窮，極無極也。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

賢，是也。○天不言，人推其意；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焉。○與人善言，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枉而不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埴井之蛙，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鳥獸失亡其匹，越月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躑躅踟躕，然後而去，何況人乎。○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不然。○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再請作蘭陵令，因家焉。為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魯連子五卷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

難乎。○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不知宜與不宜，將以錦純薦。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齒堅於舌而齒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幹。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而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水濁則魚斃，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皋陶暗而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則心之府，智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

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有必爭。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樹於木。水積魚聚，木茂鳥集。○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眚。○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乳犬

噬虎，伏鷄搏狸。○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爲天下除害耳。○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漬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生塵垢。

鄧析子一卷 二篇

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宣令，臣之職也。○君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疏親。臣有四責，受重賞而無功臣，居大位而不治，爲理

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北。○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之畋，唱和不差者，其利同也。故體病者口不能不唾，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而履冰。○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忠怠於宦成，孝衰於妻子。

范子十二卷 並是陰陽曆數也

計然者，蔡丘僕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

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啄，不可同利也。○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

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搏能羆，此徒獵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却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君子自難而易，衆人自易而難。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陣，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人固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子辛，紂染崇侯也。○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則可以任重致遠。○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能兼愛。○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下政之。○斷指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利。○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銜，人莫之娶。○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

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令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邪。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邪，強自力矣。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墻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鷄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自全。○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堯瘦舜黑，皆爲民也。○陳繩，則木之

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不審者有罪。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炁；鴻鵠之鷂，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盛德也。○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斃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韓子二十卷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臣所以難言者，滑澤洋洋，見者以謂華而不實；敦厚祗恭，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謂訥而不辯；激忽近親，探知人意，見者以謂憚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為難言而患重也。○二柄，刑罰也。虎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大斛斛施百姓，北齊簡公失德而田常得之。○韓昭侯醉甚而卧，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香美病形，皓齒損精。去甚去泰，身乃無害。使鷄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

上失膚寸，下失尋常，君不可不慎。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彌子瑕有寵於衛君，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瑕母病而矯駕，孝子也。與君遊果園，食桃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及其色衰，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吾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價。非有仁賊，利在其中。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誹。誹譽交爭，則生惑矣。○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業，雖危不亡。若捨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為也；害國而利身，君不為也。○譬之如水，渴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馬，從而得

歸。○桓公伐孤竹，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置猿於檻，則與狇同勢，不能呈能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耳。○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舜為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不敵人之美，不言人之惡。○韓昭侯掘瓜而佯亡，求之甚急，左右而取備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吏乃捨。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客金。以明察之。○僖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

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礫，僖侯曰：有人欲代湯者。文公宰上食肉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吾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鬻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洪炮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齊景公惡仲尼爲魯政，梨沮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遺魯哀公怠於政，仲尼諫不納而之齊。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一人云：吾與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爲勝。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爲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無形像也。○冠雖穿決，必戴於上；履雖五彩，必踐之地。○齊宣王問匡倩^③曰：儒者鼓琴乎。對曰：不也。琴者小弦大聲，大弦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爲。○以骨去蟻，蟻愈多。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人。人有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

官。宋人有酤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醞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閭長倩，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齧有道之士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君其詐之。又問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與楚戰大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耻，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古諺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饑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離爲三也。○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

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矣。○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

意林卷之一

①「恕」文淵閣本作「怒」。

②「至」原作「云」，據文淵閣本改。

③「匡倩」原缺「匡」，「倩」作「情」，據文淵閣本增改。

意林卷之二

扶風馬總元會編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飲則有携，食則鳴侶。○宋人養猿，號曰狙，欲與狙芋，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炳；飽夢與，飢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體合於神，心合於無。○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及。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荆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菌芝生於朝，死於晦。螻蛄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越東有輒休國生長子則食之，謂之宜弟。○輒休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鬼餘。○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爲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爲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丘，誰謂汝多智乎。○楊朱曰：人得

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梏也。勤能使逸，寒能使溫。○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孔子曰：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門。○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志益小；吾祿益

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乎。○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取其寂寞無形耳。○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與彼各有一非於體中也。○可乎可，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就利不違害。○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晷獵。此寤寐之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則無以異於寤也。覺而後知其夢。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莊周與。○吾生也有崖，而智也無崖。以有崖隨無崖，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智，安得不困哉。○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所受，哀樂無所措其間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其道集於懷也。○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和而不同。○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清，出者自顯伐也。○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

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與化爲體。其心志，所居而安，曰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殺物非爲義也，生物非爲仁也。○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捨己效人，殉彼傷義。○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忘善惡，遺死生，與化一者，安知堯桀所在耶。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爲父母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拒晝夜之節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不皆能。至人常足，故常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日新也。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傷。物來則鑒。鑒不以

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心。○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業不同，殉身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則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爲淫僻。○純朴不殘，孰爲犧罇；白玉不毀，孰取珪璋；道德不廢，安爲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朴以成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後能成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不爲盜，資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嘉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慎汝內，全真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智爲敗。智無崖，故敗也。○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子貢教漢陰爲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

人之道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也。○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嚼膚，則通夕不寐。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已各足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無交物之情。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惠子曰：子非魚安和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舍也。○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以盛，卒徒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而莫肯畏之，斯愚民也。○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山舍故人家，故人命斃子殺鴈，斃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烏莫知於鷓鴣，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所以稱智也。

王孫子一卷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然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退，有愧色。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比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搖唇鼓舌，擅生是非，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慎子十二卷

名到學本黃老滕輔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愛赤子不慢其保，絕

險者不慢其御。○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鬣髮識矣。○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一兔走，百人追。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育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藏甲之國，必有兵遁。有意者必先作具。○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丈夫耻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田光云：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高行厲天，美聲

盈耳，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揚太子，高行厲天，笑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無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故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軻爲將軍痛之。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搵丁鳩切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陽爲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軻起爲壽歌，高漸離擊筑，宋臆和之，爲壯聲之，髮怒衝冠，作哀歌，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荆軻至咸陽，秦王大喜，陞戟見荆軻。軻捧樊於期首柙并地圖以次進，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

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搵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

樂氏注名臺

總按其書云：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此蘇秦作書記之也。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後。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或遙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可御。○世無常責，事無常師。○抱薪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智者

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墻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

劉歆注尹文子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倕不貴獨工，貴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田駢曰：天下之士莫

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尹文子見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爲王使。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盜，盜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而歐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楫，

求安不可得也。○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陸賈新書二卷

太中大夫陸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文公種米，曾子牧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丘阜生氣，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犬不夜吠，鷄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玉斗酌酒，金碗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

晁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

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善爲政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爲政也。○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使臂，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若經制不定，猶渡江無維楫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使無可備，天下一通也。○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

以正朝廷之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言。○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恚。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櫻桃之爲鳥所含，故曰含桃。○勇凶德，兵凶器。○今有利劍，刺則不及，與惡劍無異也。水出於山而歸於海。○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人謂兔絲無根，其

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皆相引，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如吾子也。是至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乎海，海上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憂所以昌，喜所以亡。○管仲爲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謳歌而引車。管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乃爲歌唱勸令走也。○有道之士貴以

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嘗一臠之肉知一鑊之味。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耶。楚國之政，有似如此。○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周旦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于知己。○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樂羊伐中山歸，有責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止，何須兩篋。○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猶人主爭官，事與驥俱走，無異也。○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春生秋死，不知冬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弭耳，何以得哉。四極之國名。○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楚王問詹

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本在身也。詹何，隱者。○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縗經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洧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又必無不贖。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言於相離，則不祥也。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材難得也。○引其紀，萬日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肖，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今晏命有所懸矣。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相應。故鼓宮商應，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蠹，水鬱則汗，國鬱則萬災聚矣。天為高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水泉、草木、毛羽未嘗息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者也，是己亥。○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用絮，非不愛絮也，清有餘。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骨節早成，身心不長。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曝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十二紀之禮，此不抄。

淮南子二十二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天。捶提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任數者勞而無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開而強如聾者，校歌出於口，越而散矣。○冰迎春則釋為水，水向冬則凝為冰。○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仁義為餌，投之江，浮之海，萬物皆得。○歷陽之都，一夕成湖。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歷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去無顧。此後門吏告汚血於門限，母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母遂化作石也。○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烏號弓溪子弩不能無弦而射。○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

者智慧而天，人是也。○晝生者類父，莫生者似母。○勇士一人，爲三軍雄。○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士，安知喜憎利害耶。天地雖大可以短長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柙梏而欲狎犬。柙，挾杖也。○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游而絕江海。譬智不任己才力，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何也。智有不周。○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爲之者不難。○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可棄，況復人乎。溪毒，附子也。

○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榱能制門闔，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爲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衢，六通，罇，酒罇。○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情也。○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其用力，賴其功，如失火舟中矣。同心救火也。○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榱則不可閉。故君子所須要也。○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絀，小絃絕。○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虎豹以文彩射，猿狖以捷來刺。故子路以勇死，長幼以智困。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廣廈宏屋，連闈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藂薄，人入而畏，鳥入之則安。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猿狖所樂，人則慄也。○翻基丸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強哭者雖戚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芻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稟道通物，名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甘劑萬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爲棺槨，或爲梁柱，亦一木也。○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客有見子賤，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交淺而言深，是患也；語不稱名，是反也。客一體耳，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此視之異也。待驀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駑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姦。○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改其處。○趣舍禮裕，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魚者，有餘也。○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叔向云墨者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

之。物固有近而之遠，遠之而近。故大丈夫行不可掩。○未得獸者唯恐創少，已得唯恐創多。○古人婚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瞽叟而娶，非禮。文王立伯邑可，非制。禮三十而家，文王十六而生，非法。○治國有常，利民爲政，本教有經，令行爲上。苟利其心，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務於治。○盲者行於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向而視不睹北方，唯無向者無所不通。○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至賞不費，至刑不濫。○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死，惑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慾者亦復如此。○溜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醉者赴淮，以爲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酒濁其神也。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

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葬之以大車。○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強。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電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廣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爲其賞信罰明也。暑不張蓋，寒不披裘，古之善將也。軍通井而後飲，軍食而後食，所以同飢渴也。矢石所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天下莫相愛於冰炭，冰炭相思。冰得炭則解，故得歸其本也。○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爲莫乘而不浮。人有嫁其女而教之曰：慎無爲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爲，況不善乎。○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狐白之裘，天子披之。在狐計者，不如走澤。○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顧人而交，不因人而親。披羊裘而賃顧，其

事過也；衣貉裘而負籠，甚可怪也。○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非禮而禮，譬騾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間寫法律，蹲踞誦論詩書。○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畫孟賁之目大而不可不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不悅。○同污無異泥。○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郢人買屋棟，與人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孕婦見兔，則子缺脣。○文公棄衽席，咎犯辭歸。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多活人，人望欲同，刑罰異也。○侏儒問天高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於我也。問事當問近者。○自賣其母而請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飴之。此大不義而欲爲小義。狂人傷人莫之怨，嬰疾無心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皆訓於口。○一棋不足以見智，一弦不足以見悲。遺腹不思父，無愛心也。○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釣

者靜之，網者動之，罽者抑之，罾者舉之，爲道異，得魚一。○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中夏用筭至冬不去，舉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也。○靨黼在頰則好，在顏則醜。繡爲被則宜，爲冠則穢。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抽兔絲死。○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鶴千歲亦極其樂，朝生暮死亦盡其樂。○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户之明。○披簑救火，鑿瀆止水，乃益多也。○鴻鵠在卯也，一指蔑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負青天，膺磨赤霄，哺且子不能得也。○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以蓋卮。○堯八眉。眉理八字也。人有烹狙召鄰，鄰者以爲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據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者。李奇，趙之善音者。○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爲其殘葉。離稻

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稻米落地而生，曰離稻。○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廬。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意林卷之二

① 本句文淵閣本作「孔子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② 「天」文淵閣本作「狗」。

③ 「毋」文淵閣本作「毋」。下同。

④ 「此」原作「比」，據文淵閣本改。

⑤ 「毋」原作「毋」，據文淵閣本改。

意林卷之三

扶風馬總元會編

鹽鐵論十卷

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善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溢欲。○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行遠者假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鑪大鍾，而不能自作壺鼎盤盂。○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玉屑滿篋，不成其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飢；觀賢而不能用，無益於利。○歌

者不期於利聲而貴於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隨聖化之治。○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代以致業。○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吏道雜而不選。○富貴以財買官，垂青綬，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乘肩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之勞。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肌膚寒於外，腹心疾於內，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人守之，則莫能入也。秦法繁於秋荼，罔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並生。廐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牛者刑，苛也。

說苑二十卷 劉向

東風則靡而西，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

君王何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為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故痛之。○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任，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於寡人。對曰：嬰非厨養之臣，社稷之臣。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於暗乎。公曰：善哉。○曾子衣弊而耕，魯君使人致其邑，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知君能不驕我，我能不畏乎。遂不受。○夫仕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居無垣墻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或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

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臨財莫如廉，臨富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云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玉，王亦好玉。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驕驩騏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嬙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

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周公誠伯禽，示無以魯驕人。○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二曰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一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歲飢民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善夜居者不能早起，盛

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右。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晏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

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募操畚，入曰：聞王欲爲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揚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

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姪。○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揚雄撰虞翻注

鷹萃于林，獺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衆禽。○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

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伯。○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篋夜光，未足喻也。伊宮良平，何世無之，但知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賢有五品：謹勅於家事，順梯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疏殊於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

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殷之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罍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城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罍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罍中死，罍中生也。○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比非。徒不知瑟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

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於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畫水鏤冰，與時消釋。○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聞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哨。此猶時人，

雖不別聖，亦復欣慕。○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优劣。○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大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卧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左氏云：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劉子政、子政駿，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以賢伐賢謂之煩，以不肖謂之亂。○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

行處非禹所穿。○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嗙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昔神農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己也。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命不勉也。智者歸之於天，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而遇湛，薪未多而逢火。樂貧勝禍，勉己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目勁、頭目、蹄足自相副。○魯城門朽頽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蟲墮一器，酒

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平原。沛公初起相攻，人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於國，物命繫於人。齊人舒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躉敢，四國之民更相出入。○張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今有觸犯者，命吉凶之人也。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而餓死，鄧通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后稷作兒以種樹而戲，孔子能行以俎豆而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蚊蟲不如牛馬之力，馬困於蚊蟲，有勢也。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鈎，無便也。○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虞舜

苗裔。聖人自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三十一年燕丹執于秦，天雨粟，馬生角，杞梁妻哭城崩，湯早剪髮作牲致雨，南陽卓公作緱氏令蝗蟲不入境，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已上並云虛也。龍若遁逃在樹中，爲天所敗，則非神也。若必有神，則不應有龍肝豹胎。故立知水火相薄作雷，龍聞雷聲即起。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晨舉脂燭，血流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天下兵，未有不血刃也。○紂糟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作一月。按紂或是覆酒滂沲於地，因名作池；釀酒積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行酒，以肉懸林，因謂騎行炙。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走，侍者惡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町町若荆軻之間，言秦王誅軻九族，夷其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幸梁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

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傍，荆軻之里必不盡誅之。○魯班刻大鵝，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之發去不還，此恐不實。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於衛，伐樹於宋，不過十國。○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禽息碎首，薦百里奚於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首。○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不懼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卽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血流漂杵也。○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者恐子貢凌顏淵，故此問以抑之。○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之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舊館不賻，未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伯夷

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按共工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天本以山作柱，鼇足何能柱之。鼇必長大，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所殺，何能補天。天門在北，地戶在東方。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時二上最被水害。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地合氣而萬物生焉。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形若倚蓋。蓋倚地，則不能運，懸之樹，然後能運。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則不見，非滅也。日亦如此。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則作雨，寒則作雪。○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迸竄。驅馳日以巧，迸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

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具知曲折，愈於賓客，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胸中無學而欲求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見驥足不異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有人於此，其智如源，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人莫之舉。竄於閭巷，無由達矣。器空無食，飢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蘭臺之吏，班固、賈逵、揚雄、傅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也。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已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子，以太史公作已。子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龜三百歲大如錢，著

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生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檀欒後榮，強勁可作車軸。○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能知天。○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蝨在衣裳之內，若螻蟻於巢穴之中。○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早，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兵。○秦將滅，都門崩，霍光亦敗，茅墻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按子生而父母氣衰。○亂龍者，亂有終也。劉子政、董仲舒說龍不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真，並來會聚。土龍之事何得不

能致雨。少政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孔子聖也。○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令皋陶陳知人之術。○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曆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瑯琊兄子明，兄曾爲饑人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饑人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孤，遇歲凶饑，殺己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升亦餓，殺己子全兄之孤。○人貴鵠賤鷄者，謂鵠遠而鷄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畫秦漢之士者，重古也。揚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揚子雲生周，金匱矣。○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人諱其事。○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馭英麗哉。○人生

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若言死者無知，聖人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其實無知也。○諱舉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嬰。礪刃井上，恐墜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人意也。○無偃寢，象尸也。○無以著，相受不固也。○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愛憎白黑，不由沐耳。使媼母子日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白髮乎。○子路見孔子猪肩牛膊可以得兆，何必著龜。孔子曰：著者，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著龜者，未可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上筮大凶，太公推著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擇也。○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秦皇，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致沙丘而亡。後秦皇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

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中也，周至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安者在草野，知纏誤者在諸子。○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偽，非苟論文飾奇麗，所以弘世俗也。○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俗通。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人有難充書繁重如此，充答云：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引，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可貴。充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歷年寢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儔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虞快，乃作《養性》書六十篇。

正論五卷

崔元始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夫君政陵遲如乘弊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

楔之，可復新矣。○世主莫不願得尼

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夫貞

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

恥鄉原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

曰：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命世

之士常抑於當時，無不見思於後日。

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圖王不成，弊

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農桑勤

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

彫鏤，女工投杼而刺繡。○上行下效，

然謂之教。陳兵策於安平之世，譬令

未病者服藥。○昔人有慕讓財之名，

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就弟

強貸，此不當也。○舉彌天之網以羅

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頻蹶

而脅從，黨成於下，君孤於上。馬不素

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

也。○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

也。○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

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也。○術家

曰：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

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洗濯民

心，湔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

王符字節信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

所惡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

疾，此固已矣。○嬰兒有常病，貴臣有

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

病飽，貴臣傷寵，父母失於媚子，人君

過於驕臣。○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

室之邑必有俊士。攻玉以石，冶金以

鹽，濯錦以魚，濯布以灰。夫物固有

醜，治好也。君之明者兼聽，所暗者

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

之近塗，莫若於考功。○諺曰：曲木

惡直繩，重罰惡明政。○欲知人將病

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病非

無嘉饌，病不能食，至於死。國非無賢

人，君不能用，故速亡。理世不得真

賢，猶治病不得真藥。治病當得真人

參，反得蘿菔，服之增劇，非藥無效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

隅，咸云當赦，是謂天赦，遂乃施行。

○孝明帝嘗問曰：今日何故無上書

者。左右曰：爲反支日也。帝曰：民

庶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支。此明王，謂民愛日也。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同之。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無益於事，徒自弊耳。猶不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由宅矣。師曠曰：赤色不壽，姓大者易滅。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官也。東門、西都、南宮、北郭，因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因地也。○季勝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王御者，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因以得氏。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人情也。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

之損。○夫官人有跖之惡，結駟過，士以謂榮，況實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以謂辱，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為容，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飢餓，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傲，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謂無意，奉贄以謂欲貸，恭謙以謂不肖，抗陽以謂不德。此處子貧賤之苦酷也。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君上治世，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則姦慝不生。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意林卷之三

- ①「滅」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 ②「曰」原作「國」，據文淵閣本改。
- ③「子」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 ④「瑯琊兄子明」文淵閣本作「瑯琊子明」。

意林卷之四

扶風馬總元會編

風俗通三十一卷 應劭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

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輜軒使者，採異代芳言，藏之祕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者，有梗槩與揚雄注云：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余雖不才，敢比隆於斯人。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考也。堯，高也。舜，推也，修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謚云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白

也，長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霸者，把也，言其把持天下之政。○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劣，婢者卑陋。○里語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況在今時耶。應劭，三國時人。此當時語。○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炳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烟滅矣。○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日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諫楚，千金贈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不養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民

生二子與之餘，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生。○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人婦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方之內，莫不師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三十七，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篋玉牒探壽之事。○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於越，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彭城相表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於服中生子，自謂年長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以服作字。按元服名賀，母汝南人，祖名京，作侍中，安帝時生元服，百官來賀，垂老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字元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勅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爲煩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

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縑縷，持刃割肉。別有人帶青綬，仿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卧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廕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丞相薛宣決曰：縑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續察之，縑主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色，宣知其情，考而伏之。○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功定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帝嚳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也。宮者，中也；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隱惻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養而好聞。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儒者區也，別古今

賢愚。章家時以賈逵曰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師老，故三稱祭酒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列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故曰：丈夫。○《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夫人當龍變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方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溫疾，過友人謝著，著拒不受。至汲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汲令不相識，告之何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令即汝南應融，聞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漸損。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謝著不謂公府所取。○上古之時，草居霜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

余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記於西北。○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稱師。丑之神作雨師，故己丑日記之。○桓帝元嘉中，京婦女作愁眉、啼粧、墜馬髻、折腰步、鬪齒笑。愁眉者細而折；啼粧者薄拭，眼下似啼痕；墜馬髻，側在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鬪齒笑，若齒痛。此事並出梁冀。《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皆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牀、胡箜篌、胡笛、胡舞。按董卓時兵填塞是也。○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駝，躬自操轡。公卿倣效，價與馬齊。○桓帝世謠言：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梁冀欲樹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中，曝屍路邊。如鈎梁冀，如絃李固。千里草何青青，十月卜

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暴盛之貌。秦漢以來，尊者號作宮室，已前貴賤無別。○按世本鮌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苑苑，蘊也。薪蒸之所蘊積。○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郡者，羣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以郡監縣，縣平也。○傳舍。按使者傳言，乃得舍於傳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易傳》：上古有恙由，善與人作患。故人平居曰無恙。○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也。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獄。夏曰下臺，周曰囹圄。令人思悔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囚。罪人置諸圓土，故囚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秦皇謂皐字似皇，故改作罪。○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嚴科絕之。○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

立，叔堅曰：此狗喻人，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冠纓挂其耳矣。犬復與人竈前畜火，鄰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須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螟蟥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人耕，百人食，有甚於螟蟥矣。○農者少而遊食衆，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支。○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使見戰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強梁之人。立

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縗。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啓志，行以處身，進於道則成君子，非於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皎皎練練，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堯則黃，得涅則黑。○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漢家窮天涯，究地沂，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貢。○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羶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潛藏。○天以仙人日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夭。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加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姚信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比比也。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

成而綺縠生。○孟軻驅世事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氏，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於桂宮。

通語八卷

輪者，車之跡；楫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如其智也。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

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漢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

所以鬱邑，薛灼所以永歎，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冢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湯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唐堯見蓂莢而知月。○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翠芝。○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城得袞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也。○元君，老君師也。○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石先生丹法：取烏

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飴之，長毛，羽赤色，煞陰乾，服之，壽五百歲。○素顏紅膚或^⑤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龍淵以靡豁常新，斧斤以日用速弊。○寸蝨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漏脯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荆山是和璧所生。○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千歲燕窠，門向北。○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

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得聖人是黃老，世聖是周孔二人。○善圍碁者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人之名。○彭祖自譽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于流沙。○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樓玉堂。○雞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白石似玉，姦佞似賢。鸞不掛網，麟不墮穿。○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

丘之熱。穿舟以息漏，猛爨以止沸，不可得也。○若使素土行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則游夏不足多矣。○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高嚴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割割牛馬，錐鑽不可割割牛馬而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鑽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糜，及其乘衝颺燎巨野，奮六翻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委轡筴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聘千里之跡。○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蠅。諺曰：古人欲達勤讀書經，今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

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揚雄所譏明鏡，舉則傾冠見，羲和照則曲影覺。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自非懸鑑，誰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讎。○文王之接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貌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尪狎者不必愚。○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威儀如龍虎，盤族成規矩。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偃，整肅者鹿勇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譖聲，不競者皆裨膽而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也。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咎矣。民有穴地而釀酒，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慕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

者如輕埃之應颺風。○有斧無柯，無如之何。○以傾倚屈申者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田舍，豈不惑也。○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碑碎之徒也。○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逢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駿之價。○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動。○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雨露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兵地生蟹者宜速移。○余

嘗聞嵇生曰：左太冲、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問班，班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耶。闔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蜂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蜉蜂。○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炙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磨刀殺馬立可驗也。○蜉蜂窠作蠟水，沫作浮石。○落星埭，謂吳時星落。○《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夫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食鵠胎，令人能夜書。○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鵝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

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獼猴鬼。余友人膠永叔嘗養一大獼猴，以鐵鎖鎖之於牀間，犬齧殺經，百日許鬼，見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流血。○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一談話，又一葛公迎來送去。○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潢汙也。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寶。羈鞍仁義，纓鎖禮樂。○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上世之人。○冰結而不寒，資糧

絕而不飢。○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初之牙，必非膚寸之口。禰衡常云：孔融、荀彧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弊，或廣衣大帶，或促身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稽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於南地也。○洪不圍碁樗蒲，見人博弈，了不觀之。○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意林卷之四

- ③「衆」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④「乃」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⑤「或」文淵閣本作「惑」。

意林卷之五

扶風馬總元會編

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筭誘麟。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疏。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也。執公節，事修理者，士也。臨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鳩傅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 ①「千」原爲「十」，據文淵閣本改。
②「言」原爲「而」，據文淵閣本改。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荀悅申鑒五卷

序云：夫道本仁義，五經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今又申之。故曰：《申鑒》。○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名，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割下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三曰致武事，四曰禁數赦。○秦之滅學也，書朽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學聖不至聖可以盡生，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商山，乃知穢妄者足恥

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騁於婦人而不反，出則馳於田戈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有也。○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待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

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智足以立難成之事，能足以圖難致之功。附者不黨，疏者不遺。○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土，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殼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

發其光，幽暗則巧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反。○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英辭雨集，妙句雲來。愛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翻於臂，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日多，溫而飽則引日少。湯契後，秦益後，益即皋陶子也。

典論五卷 魏文帝

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禹崩，益避禹子於基山之陰，事見《史記》。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剋。○應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

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已不可得也。○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千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污，此其行不齊也。○主與民有三求：求其謂己勞，求其謂己死，求其謂己生。○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詩》刺豔妻，《書》誡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容。○上洛都尉王琰以功

受封，其妻泣於內，恐琰富貴更取妻妾。○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於杖端，有醉者輒以劔刺之，驗其醒醉。然人形性同於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余喜彈碁，略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世安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踖踖，上疏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昇而無殃。○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鑪常用而世

輕之。○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於數也。薄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於本不可也。○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苦躬，富貴之梯階。○仲尼無契券於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劉邵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羣者雄。

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 名奔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喜能歌舞，怒能戰鬥。○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能，唯聖人能節之。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篤論四卷 杜恕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

而性弱。○考實性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恕在河東坐卧，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書》有傳。

體論四卷 杜恕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夫行者榮辱之皂白。○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恕性疏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

歷，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傅子一百二十卷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買鄰人價貴宅，宅可買，鄰不可得也。○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珮珠玉也，亦灼然矣。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黃金累千不如一賢。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酸鹹。○郭林宗謂仇智季曰：子嘗有過否。智季曰：暮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

也。○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舖用舖。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根柱。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太元經十四卷

梁國楊泉字德淵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鸞鷓鳳子，養性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內清外濁，弊衣裹玉。○十里九坎，牛馬低昂。○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濁者不信淵生之清而甘濯之濁矣。○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寡門不入宿，臨甌不取

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毓字仲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者，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華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徐偉長作任氏注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道之於人甚簡，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人之涉世，譬如弈棋，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唐子一十卷

名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

舟循川則流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人性苟有一

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雖多，醜面可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易容。○夫自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謗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禍福相轉，利害相

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將勿離鼓旗，師之耳目。○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佐門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顏彥先難云：有味如醪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寧匱於辭，不匱於理。○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鍼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能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傅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

乎。按其書晉人也。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麀鹿而張兔罟，不可得也。○忿鸚焚衣，其損多矣。忿爨之熟，推甑而棄之，損益多。○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剥富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及如試之效也。言於明帝。明帝詔使作之，車乃成。○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

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肉刑名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曹義曰：繫馴駒以縲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死也。○但知管子借耳於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還母，尸三男子於市。○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禮》云：繼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兄父甚於兩絕天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曄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飽多飢少，固非孝乎。穀馬十

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五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傅子曰：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

起風而怒也。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何隔憚哉。○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起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云徐人也。○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玄字休奔，子哉字長虞，《晉書》有傳。○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漢書》因父得成。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割地利己，天下讎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知喪，是忘憂也。○漢太宗除

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漢世賤輶車，而今貴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謂之繡。○始皇塚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燭。○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

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瓦。○相者曰：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鸞鶴。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②。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

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綜，五十綜，六十綜，六十綜，先生乃易二籌，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駟齊行，越人

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構大厦者先擇匠而後揀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天子之害，莫害於女飾，盈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鑄石作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撞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遠。○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

定也。○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亂。○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淄川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臃，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

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且易不同，採金攻玉，涉艱難也。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療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善釣者不易淵而釣，君子不鄰席而追道。○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利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議直曲，期於不窮，激放必勝。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聖人蹈機掘杼，織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旌色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況富貴施政令乎。○良農不患壇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爲名。

取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閨闈，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者則謂不肖。○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理。

意林卷之五

①『難致之功』原缺，據文淵閣本增補。

②『若』原缺，上原有『之』，不通，據文淵閣本增改。

(鄭鵬程點校)

008 伊川擊壤集

經名：伊川擊壤集。宋邵雍撰。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參校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文淵閣本）。

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

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人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

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

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伊川邵雍堯夫

觀棋大吟

人有精游藝，予嘗觀弈棋。筭餘知造化，著外見幾微。好勝心無已，爭先意不低。當人盡賓主，對面如蠻夷。財利激于衷，喜怒見于頰。生殺在于手，與奪指于頤。戾不殊冰炭，和不侔墳箴。義不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龍蛇走肝脾。金湯起罇俎，劍戟交幟幟。白晝役鬼神，平地蟠蛟螭。空江響雷雹，陸海誅鯨鯢。寒暑同舒慘，昏明共蔽虧。山河璨輿地，星斗會璇璣。因睹輪贏勢，翻驚寵辱蹊。高卑易裁制，反覆難拘羈。心跡既一判，利害不兩提。卷舒當要會，取捨在須斯。智者傷于詐，信者失于椎。真僞之相雜，名實之都隳。得者失之本，福爲禍之梯。乾坤支作訟，離坎變成睽。弧矢相凌犯，言辭共詆欺。何嘗無勝負，未始絕興衰。前日之所是，今

日之或非。今日之所強，明日之或羸。以古觀後世，終天露端倪。以今觀往昔，何止乎庖犧。堯舜行揖讓，四凶猶起趨。湯武授干戈，二老誠有譏。雖臯陶陳謨，而伊周獻規。曾未免矣夫，療骨而傷肌。仁爲名所敗，義爲利所擠。治亂不自己，因革徒從宜。與賢不與子，賢愚生瑕疵。與子不與賢，子孫生瘡痍。或苗民逆命，或有扈阻威，或羿浞起釁，或管蔡造疑，或商人征葛，或周人乘黎，或鳴條振旅，或牧野舉旗。灼見夏臺日，曾照升自陲。安知羨里月，不照逾孟師。厲王奔于彘，幽王死于驪。平王遷于洛，赧王敗于伊。或盟于召陵，或會于黃池。或戰于長岸，或弑于乾谿。或入于鄢郢，或棲于會稽。或屠其大梁，或入于臨淄。五霸共吞噬，七雄相鞭笞。暴秦滅六國，楚漢決雄雌。天盡于有日，地極于無涯。遐邇都包括，縱橫悉指揮。井田方弈弈，兵甲正纍纍。易之以阡陌，畫之以郊畿。銷之以鋒鏑，焚之以書詩。罷侯以置守，強榦而弱枝。重兵

樓上郡，長城墜邊陲。自謂磐石固，萬世無已而。迴天于指掌，割地于階墀，視人若螻蟻，用財如沙泥。阿房宮未畢，祖龍車至戲。驪山卒未放，陳涉兵自斬。灞上心非淺，鴻門氣正滋。咸陽起煙焰，南鄭奮熊羆。人鬼同交錯，風雲共慘淒。項強劉未勝，得鹿莫知誰。約法三章在，收兵五國隨。廟堂成筭重，帷幄坐籌奇。廣武貔貅怒，鴻溝虎豹饑。滎陽留紀信，垓下別虞姬。三傑才方展，千年運正熙。山川舊形勝，日月光輝。正朔承三統，車書混四維。方隅無割據，窮僻有羈縻。后族爭行日，軍分南北司。當時無佐命，何以救顛隳。百載方全日，長兵震天垂。豈知巫蠱事，禍起劉屈釐。冢宰司衡日，重明正涉瀾。見危能致命，無忝寄孤遺。劇賊欺孤日，行同狐與狸。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龍戰知何所，冰堅正在茲。潰隄雖患水，禦水敢忘隄。東漢重晞日，昆陽屋瓦飛。幽憂新室鬼，狼籍漸臺屍。鄙邑追隆準，新安掃赤眉。再逢火德王，復睹漢官

儀。寶鄧緣中饋，閭梁挾牝鷄。經何功殆盡，至董業都糜。河洛少煙火，京都多蒿藜。長天有鳥度，白骨無人悲。城有隍須復，羊無血可刲。大厦之將顛，非一木可支。孟德提先手，仲謀藉世資。玄德志不遂，竟終于涕洟。西晉尚清談，大計懸品題。婦人執國命，骨肉生厲疵。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歎歎。廣陌羌塵合，中州胡馬嘶。龍光射牛斗，日影化虹蜺。關草來洛汭，墾田趨江湄。二百有四年，方駕而並馳。東晉分南尾，時或產靈芝。凡經五改命，至陳卒昌隋。國破西風暮，城荒春草萋。長江空滿目，行客浪一作淚沾衣。後魏開北首，孝文幾緝綏。河陰旋有變，國分爲東西。爾朱奮高氏，宇文滅北齊。及隋始併陳，四海爲藩籬。泛汴公私匱，征遼士卒疲。有身皆厭苦，無口不嗟咨。處處稱年號，人人思亂離。中原未有主，誰識非鹿麋。千一難知日，天人相與期。龍騰則雲靄，虎步則風淒。母后專朝日，相仍紊宮闈。可嗟

桓彥範，不殺武三思。繡嶺喧歌舞，漁陽動鼓鞮。太平其可傲，徒罪一楊妃。劍閣離天日，潼關漏虎貔。兩京皆覆沒，九廟咸傾欹。樂極則悲至，恩交則害携。事無可奈何，舉目誰與比。自此藩方盛，都無臣子祗。恃功而不朝，討賊以爲詞。各擁部兵盛，誰憐王室卑。邀朝廷姑息，觀社稷安危。攻取非君命，誅求本自肥。乘輿時播越，扈從或參差。尾大知難運，鞭長豈易麾。長姦憂必至，養虎害終貽。國步何顛沛，君心空忸怩。時來花爛漫，勢去葉離披。十姓分中夏，五家遞通達。徒明星有爛，但東方未晞。纔返長蘆鎮，旋驅胡柳陂。絳霄兵自取，玄武火何癡。中渡降堪罪，欒城死可嗤。太原朝見入，劉子夕聞啼。事體重重別，人情旋旋移。棄灰猶隱火，朽骨尚稱龜。謫許多陰中，艱憂常自罹。撓防膚革易，患救腹心遲。語禍不旋踵，言傷浪噬臍。欲升還隕落，將墜却扶持。瞑眩人皆惡，康寧世共晞。須能蠲重疾，始可謂良醫。久廢田礲確，難行路險

巖。不逢真主出，何以見施爲。家國
遭迴極，君臣際會稀。上天生假手，我
宋遂開基。睿筭隨方設，羣豪引領歸。
迄今百餘載，兵革民不知。成敗須歸
命，興亡自繫時。天機不常設，國手無
常施。往事都陳跡，前書略可依。比
觀之博弈，不差乎毫釐。消長天旋運，
陰陽道範圍。吉凶人變化，動靜事樞
機。疾走者先顛，穉茂者後萎。與其
交受害，不若兩忘之。求魚必以筌，獲
兔必以罟。得之不能忘，羊質而虎皮。
道大聞老子，才難語仲尼。造形能自
悟，當局豈憂迷。黑白焉能挽，死生奚
足倚。應機如破的，迎刃不容絲。勿
訝傍人笑，休防冷眼窺。既能通妙用，
何必患多岐。同道道亦得，先天天弗
違。窮理以盡性，放言而遣辭。視外
方知簡，聽餘始識希。大羹無以和，玄
酒莫能漓。上兵不可伐，巧曆不可推。
善言不可道，逸駕不可追。兄弟專乎
愛，父子主于慈。天下亦可授，此著不
可私。

過温寄鞏縣宰吳祕丞

皇祐元年

風軟玉溪騰醉騎，花繁石窟漾歌舟。
相望咫尺僊凡隔，不得同陪三月遊。

新居成呈劉君玉殿院

履道坊南竹徑脩，綠楊陰裏水分流。
衆賢買得澄心景，獨我居爲養志秋。
若比陳門誠已僭，敬陪顏巷亦堪憂。
無端風雨雖狂暴，不信能凌同沈隱侯。

寄謝三城太守韓子華舍人

洛陽自爲都，二千有餘年。舉步
圖籍中，開目今古間。西北岌宮殿，東
南傾山川。照人伊洛清，迎門嵩少寒。
水竹最佳處，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
室，一徑通柴關。蓬蒿隱其居，藜藿品
其殮。上親下妻子，厚薄隨其緣。人
雖不堪憂，己亦不改安。閱史悟興亡，
探經得根源。有客謂予曰，子獨不通
權。清朝能用才，聖主正求賢。道德
與仁義，不徒爲空言。功業貴及時，何
不求美官。上食天子祿，下拯蒼生殘。
通衢張大第，負郭廣良田。朱門爛金
紫，青樓繁管絃。外厩列肥駿，後庭羅
纖妍。入則坐虛堂，出則乘華軒。冠

劍何燁燁，氣體自舒閑。高談天下事，
廣坐生晴煙。人莫敢仰視，屏息候其
顏。此所謂男子，志可得而觀。又何
必自苦，形容若枯鱸。道古人行事，拾
前世遺編。而臨水一溝，而愛竹數竿。
此所謂匹夫，節何足而攀。予敢對客
曰，事有難其詮。身非好敝緼，口非惡
珍羶。豈不知繫匏，而固辭執鞭。蓋
懼觀朵頤，敢忘賁丘園。深極有層波，
峻極有層巔。履之若平地，此非人所
艱。貧賤人所苦，富貴人所遷。處之
若無事，此誠人所難。進行己之道，退
養己之全。既未知易地，胡爲乎不堅。
敢謂客之說，曾無所取焉。猗嗟乎玉
兮，產之于荆山。和氏雖云知，楚國未
爲然。污隆道屈伸，進退時後先。苟
不循此理，玉毀誰之愆。道之未行兮，
其命也在天。近日遊三城，薄言尚盤
桓。當世之名卿，加等爲之延。或清
夜論道，或後池漾船。數夕文酒會，有
無涯之歡。十月初寒外，萬葉清霜前。
歸來到環堵，竹窗晴醉眠。仰謝君子
知，代書成此篇。

依韻和張元伯職方歲除 嘉祐元年

及正四十六，老去耻無才。殘臘方迴祥，新春又起灰。非唯忘利祿，況復外形骸。白髮已過半，光陰任自催。

謝鄭守王密學惠酒

堂堂大府來新酒，密密小園開好花。何日飲之紅樹下，還驚不稱野人家。

小園逢春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見借陽和力，不減公侯富貴家。

和張二少卿文白菊

清淡曉凝霜，宜乎殿顯商。自知能潔白，誰念獨芬芳。豈爲瓊無艷，還驚雪有香。素英浮玉液，一色混瑤觴。

生男吟 嘉祐二年

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閑吟四首

平生如仕宦，隨分在風波。所損無紀極，所得能幾何。既乖經世慮，尚可全天和。罇中有酒時，且飲復且歌。

予年四十五，已甫知命路。豈意天不絕，生男始爲父。且免散琴書，敢望大門戶。萬事盡如此，何用過憂懼。

居洛八九載，役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談。人事已默定，世情曾久諳。酒行勿相逼，徐得奉醺酣。

欲有一瓢樂，曾無二頃田。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年來疏懶甚，時憶舊林泉。

和張少卿文再到河陽

當年曾任青春客，今日重來白雪翁。今日當年已一世，幾多興替在其中。

高竹八首

高竹百餘挺，固知爲予生。忽忽有所得，時時閑遶行。自信或未至，自知或未明。竊比于古人，不能無愧情。

高竹臨清溝，軒小亦且幽。光陰雖屬夏，風露已驚秋。月色林間出，泉聲砌下流。誰知此夜情，邈矣不能收。

高竹已可愛，況在垂楊下。幽人無軒冕，得此自可詫。枉尺既不能，括囊又何謝。賈生若知此，慟哭亦自罷。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

微風來，萬葉同一聲。道污得夷理，物虛含遠情。堦前閑步人，意思何清平。

高竹如碧幢，翠柳若低蓋。幽人有軒榻，日夜與之對。宇靜覺神開，景閑喜真會。與其喪吾真，孰若從吾愛。

高竹雜高梧，還驚秋節初。晚涼尤可喜，舊帙亦宜舒。池閣輕風裏，園林晚景餘。人生有此樂，何必較錙銖。

高竹數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門晝不開，青碧日相向。非止身休逸，是亦心夷曠。能知閑之樂，自可敵卿相。

高竹逾冬青，四月方易葉。抽萌如止戈，解籜若脫甲。脩靜信可愛，遶行不知匝。嗟哉凡草木，徒自費鋤鍤。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

伊川邵雍堯夫

秋日飲鄭州宋園示管城簿周正叔

二都相去四百里，中有名園屬宋家。
古木參天羅劍戟，長藤垂地走龍蛇。
我來遊日逢秋杪，君為開筵對晚花。
飲散竹軒微雨後，凌晨歸路起棲鴉。

重陽日再到共城百源故居

故國逢佳節，登臨但可悲。山川
一夢外，風月十年期。白髮飄新鬢，黃
花遶舊籬。鄉人應笑我，畫錦是男兒。

過陝 嘉祐三年

吾祖道何光，二南分一方。開周
為太保，封陝輔成王。歲月裝遼邈，山
川造渺茫。世孫雖不肖，猶解憶甘棠。

題黃河

誰言為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
西至崑崙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

過潼關

禁密因離亂，機閑為太平。山河
雖設險，道德豈容爭。不究千一義，空

傳百二名。遐方久無外，何復用鷄鳴。

題華山

域中有五嶽，國家謹時祀。華嶽
居其一，作鎮雄西裔。唐號金天王，今
封順聖帝。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

宿華清宮

天寶初六載，作宮于溫泉。明皇
與妃子，自此歲幸焉。紫閣清風裏，崇
巒皓月前。奈何雙石甕，香溜尚涓涓。

登朝元閣

繡嶺岌層巒，岩嶢十九盤。微微
經雨後，杳杳出雲端。往事金輿遠，遺
蹤玉像殘。至今臨渭水，依舊見長安。

長安道中作

長安道上何沾巾，古時道行今時人。
不知寒暑與朝暮，車輪馬跡常麟麟。
自是此土亦辛苦，雨作泥兮風為塵。
泥塵返復不知數，大雨大風無出門。

題留侯廟

滅項興劉如覆手，絕秦昌漢若更棋。
卷舒天下坐籌日，鍛鍊心源辟穀時。
黃石公傳皆是用，赤松子伴更何為。
如君才業求其比，今古相望不記誰。

題淮陰侯廟十首

一身作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
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殆非尊。
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王爵似專愚。
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受誅。
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
誰謂禍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
一時韓信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
彼此並干名教罪，罪猶不逮謂斯人。
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
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
五湖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
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
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難。
漢家基定議功勳，異性封王有五人。
不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
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
若履暴榮須暴辱，既經多喜必多憂。

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長爲列土侯。

鳳州郡樓上書所見

楊柳垂青帶，風動如飛蓋。危樓思不窮，盡日閑相對。鳥去林自空，雲移山不礙。情隨雙燕還，意與孤鴻會。晚角時斷續，層崖遞明晦。殘陽掛疏紅，遠水生微瀨。塞日煙岑密，都城若天外。如何久客心，東望憑欄殺。

自鳳州還至秦川驛寄守倅薛姚二君

歡聚九十日，迴首都如夢。明月與清江，東軒又難共。

謝西臺張元伯雪中送詩

洛城雪片大如手，爐中無火罇無酒。凌晨有人來打門，言送西臺詩一首。

送猗氏張主簿

人間仕宦幾千里，堂上親闈別兩重。須念鵬飛從此始，方今路險善求容。

新正吟

嘉祐五年

蘧瑗知非日，宣尼讀易年。人情止于是，天意豈徒然。立事情尤倦，思山興益堅。誰能同此志，相伴老伊川。

春遊五首

五嶺梅花迎臘開，三川正月賞寒梅。

相去萬里先一月，始知春色從南來。何人妙曲傳羌笛，盡日清香落酒盃。料得天涯未歸客，也應臨此重徘徊。

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嘉。風力緩搖千樹柳，水光輕蕩半川花。煙晴翡翠飛平岸，日暖鴛鴦下淺沙。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鬢空華。

二月方當爛漫時，翠華未幸春無依。綠楊陰裏尋芳遍，紅杏香中帶醉歸。數片落花蝴蝶趁，一竿斜日流鶯啼。清罇有酒慈親樂，猶得堦前戲綵衣。

人間佳節唯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暖橫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強。

三月牡丹方盛開，鼓聲多處是亭臺。車中遊女自笑語，樓下看人閑往來。積翠波光搖帳幄，上陽花氣撲罇罍。西都風氣所宜者，草木空妖誰復哀。

竹庭睡起

竹庭睡起閑隱几，悠悠夏日光景長。鶯方引雛教嫩舌，杏正垂實裝輕黃。

雨滴幽夢時斷續，風翻遠思還飛揚。小渠弄水綠陰密，迴首又且數日強。

秋遊六首

七月芙蓉正爛開，東南園近日徘徊。有時風向池心過，無限香從水面來。罨畫溪深方誤入，洞庭湖晚未成迴。坐來一霎蕭蕭雨，又送新涼到酒盃。

先秋顯氣已潛生，洛邑方知節候平。庭院乍涼人共喜，園林經雨氣尤清。迴舟伊水風微溜，緩轡天津月正明。自有臯夔分聖念，好將詩酒樂升平。

八月光陰未甚淒，松亭竹樹尤爲宜。況當晝夜初停處，正是炎涼得所時。明月入懷如有意，好風迎面似相知。閑人歌詠自怡悅，不管朝廷不採詩。

家住城南水竹涯，乘秋行樂未嘗虧。輕寒氣候我自愛，半醉光陰人莫知。信馬天街微雨後，凭欄僧閣晚晴時。十年美景追尋遍，好向風前請白髭。

九月風光雖已暮，中州景物未全衰。眼觀秋色千萬里，手把黃花三兩枝。美酒易消閑歲月，青銅休照老容儀。

若言必使他人信，瀝盡丹誠誰肯知。
霜天寥落思無窮，不奈樓高逼望中。
四面遠山徒滿目，九秋宮殿自危空。
雲橫遠嶠千尋直，霞亂斜陽數縷紅。
無限傷情言不到，共誰開口向西風。

秋日即事

鳥聲亂晝林，爲誰苦驅逼。蟲聲
亂夜庭，爲誰苦勞役。嗟哉彼何短，一
槩無休息。借問此何長，兩能忘語默。

商山道中作

十舍到商顏，雖遙不甚艱。東西
遡洛水，表裏看秦山。自在煙霞外，心
存人子間。庭闈況非遠，自可指期還。

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

只應王母專輕巧，剪碎天邊亂白雲。
無限清香與清艷，罇前飫享盡輸君。
梅覆春溪水遶山，梅花爛漫水潺湲。
南秦地暖開仍早，比至春初已數番。
羣芳萬品遞相催，若說高標獨有梅。
會得東君無別意，爲憐清淡使先開。
霜扶清格高高起，風駕寒香遠遠留。
太守多情客多感，金罇倒盡是良籌。

商山旅中作

殘火昏燈夜正沉，默思前事擁寒衾。
霜天皎月雖千里，不抵傷時一寸心。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

山南地似嶺南溫，臘月梅開已浹辰。
耻與百花爭俗態，獨殊羣艷占先春。
角中飄去淒於骨，笛裏吹來妙入神。
秀額粧殘黏素粉，畫梁歌暖起輕塵。
宰君惜艷獻州牧，太守分香及野人。
手把數枚重疊嗅，忍教芳酒不濡脣。

和人放懷

爲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爲。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游情思莫如詩。
況當水竹雲山地，忍負風花雪月期。
男子雄圖存用捨，不開眉笑待何時。

和商守登樓看雪

西樓賞雪眼偏明，次第身疑在水晶。
千片萬片巧粧地，半舞半飛斜犯楹。
形如玉屑依還碎，體似楊花又更輕。
誰謂天涯有羈客，一般對酒兩般情。

和商守西樓雪霽

大雪初晴日半曛，高樓何惜上仍頻。
數峰峭峯劍鋌立，一水縈紆冰縷新。

崑嶺移歸都是玉，天河落後盡成銀。
幽人自恨無佳句，景物從來不負人。

和商守雪殘登樓

殘雪已消冰已開，風光漸覺擁樓臺。
旅人未遂日邊去，春色又從天上來。
況是罇中常有酒，豈堪嶺上却無梅。
若非太守金蘭契，誰肯傾心重不才。

和商守雪霽對月

雪滿羣山霜滿庭，光寒月碾一輪輕。
羈懷殊少晷時樂，皓彩空多此夜明。
竹近簾櫳饒碎影，風涵臺榭有餘清。
恨無好句酬佳景，徒自淒涼夢不成。

和商守雪霽登樓

百尺危樓小雪晴，晚來閑望逼人清。
山橫暮靄高還下，水隔疏林淡復明。
天際落霞千萬縷，風餘殘角兩三聲。
此時此景真堪畫，只恐丹青筆未精。

旅中歲除

此到明年無數刻，且令芳酒更斟迴。
星杓建丑晦將盡，歲箭射人春又來。
不用物情閑作梗，大都心緒已成灰。
浮名更在浮雲外，瞬息光陰況便催。

和商守新歲 嘉祐六年

衰軀在旅逢新歲，因感平生鬢易凋。
飲罷襟懷還寂寞，歡餘情緒却無聊。
望仙風月晴偏好，抹綠簾櫳夜正遙。
對此塊然唯土木，降茲未始不魂銷。

追和王常侍登郡樓望山

四賢當日此盤桓，千百年人尚厚顏。
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
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
若蘊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閑。

題四皓廟四首

強秦失御血橫流，天下求君君不有。
正是英雄較一作角逐時，未知鹿入何人手。

灞上真人既已翔，四人相顧都無語。
徐云天命自有歸，不若追蹤巢與許。

漢皇傲物終難屈，太子卑辭方肯出。
雖老猶能成大功，至今高義如星日。

田橫入海猶能得，商至長安百里強。
能使四人成美節，始知高祖是真王。

謝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戶帖仍

依元韻

商於飛到一符新，遂已平生分外親。

尤喜紫芝先入手，西南天柱與天鄰。

初心本欲踐臣鄰，帝里司迴斗柄春。

今日得居天柱下，不憂先有夜行人。

不將生殺奏嚴宸，却抱煙嵐學隱淪。

多謝史君虛右席，重延天柱一山人。

一簇煙嵐鑱亂雲，孤高天柱好棲真。

從今便作西歸計，免向人間更問津。

無成麋鹿久同羣，占籍恩深荷史君。

萬古千今名與姓，得隨天柱數峰存。

寄商守宋郎中

初返洛城無限事，閑人體分似相違。

如今一向覺優逸，却類商顏嘯傲時。

小圃睡起

門外似深山，天真信可還。軒裳

奔走外，日月往來間。有水園亭活，無

風草木閑。春禽破幽夢，枝上語綿蠻。

遊山三首

城邑又作闔閭久居心自倦，闔閭纔出眼先明。

龍門看盡伊川景，女兒聽殘洛水聲。

太室觀餘紅日旭，天壇望罷白雲生。

此身已許陪真侶，不爲錙銖起重輕。

春盡登臨正得宜，人情天氣兩融怡。

泛舟伊水風迴夜，垂釣溪門月上時。

逸興劇憑詩放肆，病軀唯仰酒扶持。

浮生日月無多子，忍向其間更斂眉。

樂則行之憂則違，大都知命是男兒。

至微功業人難必，儘好雲山我自怡。

休憚煙嵐雖遠處，且乘筋力未衰時。

平生足外更何樂，富貴榮華過則悲。

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

疑是藥珠雙姊妹，一時俱肯嫁春風。

登山臨水吟

山有喬峰水有濤，未能容履豈容舳。

非無仁智斯爲樂，少有登臨不憚勞。

言味止知甘膾炙，語真誰是識瓊瑤。

自慙不盡人才處，長恨令人論太高。

謝富丞相招出仕二首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

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爲。

將命者云如不欲仕齊可來致一閑名目願同巢許

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

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
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
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
鵝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

答人語名教

開闢而來世教敷，其間雄者號真儒。
修身有道名先覺，何代無人達奧區。
煥若丹青經史義，明如日月聖人途。
鯁生涵泳雖云久，天下英才敢厚誣。

送王伯初學士赴北京機宜

丈夫志氣蓋棺定，自有雄圖繫重輕。
去路不能無感舊，到官爭忍便忘情。
閑時語話貴精密，先事經營在太平。
誰謂禦戎無上策，伐人謀處不須兵。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伊川邵雍堯夫

賀人致政

人情大率喜爲官，達士何嘗有所牽。
解印本非嫌祿薄，掛冠殊不爲高年。
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捨權。
宜放襟懷在清景，吾鄉況有好林泉。

初秋

夏去暑猶在，雨餘涼始來。堦前
已流水，天外尚驚雷。曲几靜中隱，衡
門閑處開。壯心都已矣，何事更裝懷。

偶書

堪笑又堪嗟，人生果若何。宜將
萬端事，都入一聲歌。世態逾翻掌，年
光劇逝波。靜中真氣味，所得不勝多。

傷足

灾由無妄得，爲患固非深。乖已
攝生理，貽親憂慮心。乍然艱步履，偶
爾阻登臨。逾月方能出，難忘樂正箴。

閑行

園圃正蕭然，行吟遶澤邊。風驚

初社後，葉墜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
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晨起

山高水復深，無計奈如今。地盡
一時事，天開萬古心。輕煙籠曉閣，微
雨散青林。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月夜

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牀
就堦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
賓可同歡。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

盆池

三五小圓荷，盆容水不多。雖非
大藪澤，亦有小風波。粗起江湖趣，殊
無鴛鴦過。幽人興難遏，時遶醉吟哦。

遊山二首

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遊既
各有時，雖頻無倦目。貪清非傷廉，瀆
幽不爲辱。麋鹿不害人，心無害麋鹿。

二室多好峰，三川多好雲。看之
不知倦，和氣潛生神。一慮若動蕩，萬
事從紛紜。人言無事貴，身爲無事人。

龍門道中作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

卷舒在我有成筭，用捨隨時無定名。
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
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名利吟

名利到頭非樂事，風波終久少安流。
稍鄰美譽無多取，纔近清歡與賸求。
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賸且無憂。
滔滔天下曾知否，覆轍相尋卒未休。

三十年吟

三十年間更一世，其間堪笑復堪愁。
天生天殺何嘗盡，人非人非殊未休。
善偶鴛鴦頭早白，能啼杜宇血先流。
須知却被才爲害，及至無才又却憂。

答人放言

經時不見意何如，重出新詩笑語初。
物理悟來添性淡，天心到後覺情疏。
已全孟樂君無限，未識蘧非我有餘。
大率空名如所論，此身甘老在樵漁。

遊洛川初出厚載門

初出都門外，西南指洛陬。山川
開遠意，天地掛雙眸。村落桑榆晚，田
家禾黍秋。民間有此樂，何必待封侯。

宿延秋莊

驅車入洛川，下馬弄飛泉。乍有
雲山樂，殊無朝市喧。非唯快心志，自
可忘形言。借問塵中友，誰爲得手先。

宿壽安西寺

好景信移情，直連毛骨清。爲憐
多勝槩，尤喜近都城。竹色交山色，松
聲亂水聲。豈辭終日愛，解榻傍虛楹。

過永濟橋二首

山背錦幘開，河臨永濟迴。土田
平似掌，桑柘大如槐。斜日射虹去，低
雲將雨來。無涯負清景，長是愧非才。

一水一溪門，溪門雲復屯。珍禽
轉喬木，幽鹿走荒榛。雨脚拖平地，稻
畦扶遠村。高城半頽缺，興廢事休論。

至福昌縣作

清景幾人愛，愛之當遠尋。及臨
韓嶽近，始見洛川深。縣在雲山腹，民
居水竹心。無機類閑物，愈覺少知音。

燕堂即事

川上數峰青，林間一水明。閑雲
無定體，幽鳥不知名。遊侶既非約，歸
期莫計程。錙銖人世事，休強作威寧。

上寺看南山

疊疊是峰巒，西連梁雍寬。與其
行裏看，不若坐中觀。包括經唐漢，並
吞歷晉韓。消沉事難問，唯爾尚巒岏。

縣尉廨宇蓮池

縣尉小齋前，水清池有蓮。豈唯
觀菡萏，兼可聽潺湲。宛類江湖上，殊
非塵土邊。古人用心處，料得不徒然。

女几祠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
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祠，門
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故連昌宮

洛水來西南，昌水來西北。二水
合流處，宮牆有遺壁。行人徒想像，往
事皆陳跡。空餘女几山，正對三鄉驛。

川上懷舊

去秋遊洛源，今秋遊洛川。川水
雖無情，人心剛悄然。目亂千萬山，一
山一重煙。山盡煙不盡，煙與天相連。

田夫忙治禾，水禽閑求魚。一者
皆苦食，動靜何相殊。事過見休感，時
來知卷舒。回顧此二物，易地還何如。

爲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爲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紅塵中，隨風浪着鞭。地迴川原闊，村孤煙水閑。雷輕龍過一作換浦，雲亂雨移山。田者荷鋤去，漁人背網還。伊予獨霑濕，猶在道途間。

燕堂暑飲

燕堂通高明，簷依斷崖欹。涼風來松梢，清泉飛竹陰。佳果間紅綠，旨酒隨淺深。却思闌闌間，鬱蒸不可任。

燕堂閑坐

天網疏難漏，世網密莫通。我心久不動，一脫二網中。高竹漱清泉，長松迎清風。又云，瀟灑松間月，清冷竹外風。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立秋日川上作

富貴固難愛，貧寒易得愁。休將少時態，移作老年羞。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次憂。誰能保終始，長作國公侯。

辯熊耳

昔禹別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兩，未審孰爲是。東者近成周，西

者隔丹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

登女几

予看山多矣，未嘗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險石若張旗。雲意閑舒卷，巖形屢改移。丹青難狀處，四面盡如斯。

川上南望伊川

山留禹鑿門，川閣堯水痕。古人不復見，古跡尚或存。歲月易凋謝，善惡難湮淪。無作近名事，強邀世俗尊。

牧童

隨行笠與蓑，未始散天和。暖戲荒城側，寒偎古塚阿。數聲牛背笛，一曲隴頭歌。應是無心問，朝廷事若何。

夢中吟

三鄉道中作

夢中說夢猶能憶，夢覺夢中還又隔。今日恩光空喜歡，當年意愛難尋覓。水成流處豈無聲，花到謝時安有色。過此相逢陌路人，都如元未曾相識。

秋懷三十六首

秋月夜初長，星斗爭煌煌。庭除經小雨，枕簟生微涼。照物無遁形，虛鑑自有光。照事無遁情，虛心自有常。

晴窗日初曛，幽庭雨乍洗。紅蘭

靜自披，綠竹閑相倚。榮利若浮雲，情懷淡如水。身非天外人，意從天外起。

明月生海心，涼風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懷驟披豁。悟盡周孔權，解開仁義結。禮法本防姦，豈爲吾曹設。

疏雨滴高梧，微風撻弱柳。此景歲歲同，世人自白首。俗慮易縈仍，塵襟難抖擻。浮生已夢中，其間強爲有。

清湍文鴛鴦，寒潭繡鸕鶿。長天淨如水，不廢秋江碧。男子一寸心，壯士萬夫敵。菡萏香風中，扁舟會相憶。

昨日思沃漿，今日思去扇。豈止人戈矛，炎涼自交戰。利害生乎情，好尚存乎見。欲人爲善人，必須自爲善。

甘瓜青如藍，紅桃鮮若血。不忍以手拈，而況用齒齧。其色已可愛，其味又更絕。食此無珍言，哀哉口與舌。

國命在乎民，民命在乎食。聖人雖復生，斯言固不易。虛惠豈足尚，教人以姑息。虛名豈足高，教人以緣飾。

周詩云娶妻，周易云歸妹。七夕世俗情，乞巧兒女態。日暮雲雨過，人謂牛女會。雲雨自無蹤，牛女豈相配。

清風無人兼，自可入吾手。明月無人并，自可入吾牖。中心既已平，外物何嘗誘。餘事豈足論，但恐罇無酒。

青蕉葉披敷，碧蘆枝偃亞。風雨蕭蕭天，更漏沉沉夜。彼物固無嫌，此情又何訝。但念征路人，天涯尚留掛。

淡煙暮疏林，輕風裊寒雨。日暮人已歸，羣鷄猶啄黍。此心固不動，此事極難處。一言以蔽之，尚恐費言語。

八月炎涼均，氣味亦自好。臨虛喬木低，遠望行人小。有跡事皆妄，無心物都了。何須更問辛，願君自食蓼。

黃黍秋正熟，黃鷄秋正肥。此物劇易致，古人多重之。可以迓賓友，可以奉親闈。有褐能卒歲，此外何足爲。

稻稔天所生，麴孽人所製。釀之命爲酒，飲之可成醉。剛者使之柔，懦者使之毅。善移造物權，其功亦不細。

秋色日漸深，老心日益懶。倦即下階行，閑來弄書卷。廣陌多風塵，見說難閑眼。侯門已是深，帝闈又復遠。

塞鴻猶未來，梁燕已辭去。雲山千萬重，相逢在何處。岌嶮都城門，繚

遶長亭路。風土敗人衣，纔新又成故。

斷續蟬聲外，稀疏鷹下前。年光空去也，人事益蕭然。洗竹留新筍，翻書得舊編。誰知養心者，肯與世爭權。

中秋光景好，中州煙水奇。天重初寒候，人便半醉時。榻緣明月掃，襟待好風吹。一點胸中事，人間都不知。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光流。何人將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盡萬古頭。

寒露綴衰草，淒風搖晚林。鳥聲上復下，天氣晴還陰。節改一時事，人懷千古心。誰云子期死，舉世無知音。

風柳散如梳，霜雲淡如掃。高樓破危空，低煙裊寒早。此際興不盡，何以戰秋老。止可將酒瓶，同向西風倒。

池荷日取敗，籬菊日就榮。其于品彙間，自與節氣爭。盛衰不同時，賢愚難並行。安得松桂心，四時長青青。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脫，慧禽空好音。筋骸非曩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時尚可尋。

九月氣乍肅，衰柳猶有蟬。霜外

疏鐘斷，風餘清籟傳。千山亂遠目，一鷗摩高天。自非出世者，而敢危行言。

飽霜梨多紅，久雨榴自罇。此果世稱珍，厥味是可詫。地有百物備，天無一言掛。我患尚有言，不得同造化。

惟南有美橘，惟北有美栗。厥包或頗同，厥味信不一。天地豈無情，草木皆有實。物本不負人，人自負于物。

蛺蝶遶寒菊，蟋蟀鳴空階。門前有犬卧，盡日無客來。清波靜中流，白雲閑處堆。何以發天和，時飲酒一盃。

紅葉戰西風，黃花笑寒日。天道有消長，人事無固必。靜勝得遺味，夢去知餘失。利害不相沿，是非然後出。

九日登高會，尋幽講雅歡。俗風追故事，天氣薦輕寒。白酒連醅飲，黃花帶露觀。消沉浮世事，何足重洑瀾。

山橫暮靄中，鳥逝孤煙外。殘菊憂霜摧，幽蘭懼風敗。患難人不喜，富貴人所愛。我心自不有，愛憎豈能賣。

水寒潭見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無涯，萬里不隔物。脫衣掛扶桑，引手探月窟。不負仁義心，區區五十一。

草綠露霑衣，草衰風切肌。物情非作異，人意強生疑。岐動楊朱泣，絲添墨子悲。知之何太晚，徒自淚淋漓。

萬里晴天外，一片霜上月。長松挺青葱，羣卉入消歇。有齒日益衰，有髮日益脫。獲罪固已多，此心難屑屑。

草枯山川貧，木落天地瘦。土口風大行，雲罅日微漏。既往不復追，未來尚可救。餘事不忍言，言之必成咎。

飲酒不甚多，數盃醺心顏。未醺不可止，既醺勸亦難。誰雲萬物廣，豈出天地關。誰云萬事廣，豈出人情間。

和陝令張師柔石柱村詩

君爲陝縣令，我實康公孫。始祖有遺烈，託君訪其存。夫君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於古無所根。就勒分陝銘，惟唐人之言。既歷年所多，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正，將焉求其源。我患讀書寡，知識無過人。經書史傳外，不能破羣昏。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成周而云。二者兼取之，於義自或尊。分政東西郊，可以陝洛論。此說如近之，庶

幾緩紛紜。甘棠之蔽芾，石柱之青新。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親。二南之正化，二公之清芬。千載之美談，予可得而聞。棄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作詩以明之，馳此庸報君。

放言

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伊川郡雍堯夫

天津新居成謝府尹王君貺尚書

嘉祐七年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僦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漚澗，臺迴璨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萊歡不已，靜節興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賀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是恩隆。

新春吟

多病筋骸五十二，新春猶得共銜盃。踐形有說常希孟，樂內無功可比回。燕去燕來徒自苦，花開花謝漫相催。此心不爲人休感，二十年來已若灰。

有客吟

伊嵩有客欲無言，進退由來盡俟天。好靜未能忘水石，樂閑非爲學神仙。休嗟紫陌難爲客，且喜清風不用錢。

枉尺直尋何必較，此心都大不求全。

小圃逢春

隨分亭欄亦弄妍，不妨閑傍酒壚邊。
夜簷靜透花間月，晝戶寒生竹外煙。
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閑去豈徒然。
壺中日月長多少，爛占風光十二年。

暮春吟

春來小圃弄羣芳，誰居貧居富貴鄉。
門外柳陰浮翠潤，堦前花影溜紅光。
梁間新燕未調舌，天末歸鴻已著行。
自問心源何所有，答云疏懶味偏長。

惜芳菲

細筭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顏。
芳菲大率一春內，爛漫都無十日間。
亦恐憂愁爲齟齬，更防風雨作艱難。
莫教此後成遺恨，把火罇前尚可攀。

答人見寄

鬢毛不患漸成霜，有託琴書子一雙。
既乏長才康盛世，無如高枕卧南窗。
明知筋力難爲強，猶說雲山未樹降。
多謝故人相愛甚，轍魚幸免困西江。

弄筆

行年五十二，老去復何憂。事貴

照至底，話難言到頭。上有明天子，下有賢諸侯。飽食高眠外，自餘無所求。

問人丐酒

百病筋骸一老身，白頭今日愧因循。
雖無紫詔還朝速，却有青山入夢頻。
風月滿天誰是主，林泉遍地豈無人。
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

答客

人間相識幾無數，相識雖多未必知。
望我實多全爲道，知予淺處却因詩。
升沉休問百年事，今古都歸一局棋。
乘馬須求似騏驥，奈何騏驥未來時。

悟人一言

百慮謀猶拙，一言迷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才。唯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忌心都去盡，何復病塵埃。

謝人惠筆

愛重寄文房，慇懃謝遠將。兔毫剛且健，筠管直而長。靜錄新詩藁，閑抄舊藥方。自餘無所用，足以養鋒鋟。

書事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無遁形。飽食高眠外，率是皆虛名。雖乏伊呂才，不

失堯舜氓。何須身作相，然後爲太平。

雙頭蓮

漢室嬋娟雙姊妹，天台嫋妙兩神仙。
當時盡有風流過，謫向人間作瑞蓮。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答人書言

無位立事難，逢時建功易。求全自有毀，舉大須略細。去惡慮傷恩，存惡憂害義。徒有仁者心，殊無仁者意。

答人書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匱。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與人話舊

耳目所聞見，且言三十春。纔更十次閨，已換一番人。圯族綺紈故，朱門車馬新。從來皆偶爾，何者謂功勳。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

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閑坐吟

當年計過之，今日事難隨。天命不我祐，雲山聊自怡。無何緣淡薄，遂得造希夷。却欲嗤真宰，勞勞應不知。

天津閑步

天子舊神州，葱葱氣象浮。園林閑近水，殿閣遠橫秋。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人間無事日，此地好淹留。

天津幽居

子家洛城裏，況復在天津。日近先知曉，天低易得春。時光優化國，景物厚幽人。自可辭軒冕，閑中老此身。

天津水聲

洛水近吾廬，潺湲到枕虛。湍驚九秋後，波急五更初。細爲輕風背，豪因驟雨餘。幽人有茲樂，何必待笙竽。

不寢

閑坐更已深，就寢夜尚永。展轉不成寐，却把前事省。奠枕時昏昏，擁衾還耿耿。西窗明月中，數葉芭蕉影。

天宮小閣

夏日到天宮，凭欄望莫窮。古人

用心遠，天子建都雄。樓觀深雲裏，山川暮靄中。行人漫來往，此意有誰同。

聽琴

琴宜入夜聽，別起一般情。纔覺哀猿絕，還聞離鳳鳴。青山無限好，白髮不須驚。會取坐忘意，方知太古心。

天津感事二十六首

雲輕日淡天津暮，風急林疏洛水秋。獨步獨吟人莫會，時時鷗鷺下汀洲。寵辱事多今不見，興亡時去止堪哀。請觀今日長安道，抵暮行人猶往來。鳳樓深處鎖雲煙，一鎖雲煙又百年。痛惜汾陰西祀後，翠華辜負上陽天。誰引長河貫洛城，鑾輿東去此爲輕。洪濤不服天津束，日夜奔騰作怒聲。陽鳥西去水東流，今古推移歲度秋。四面遠山長斂黛，不知終日爲誰愁。忙忙負乘兩何殊，往復由來出此途。爭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遠衣裾。人言垂釣辯浮沉，辯著浮沉用意深。吾耻不爲知害性，等閑輕動望魚心。

自古別都多隙地，參天喬木亂昏鴉。荒垣壞堵人耕處，半是前朝卿相家。鳳凰樓觀冷橫秋，橋下長波入海流。千百年來舊朝市，幾番人向此經由。輪蹄交錯未嘗停，去若相追來若爭。料得中心無別事，苟非干利即干名。煙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數行旅鴈斜飛去，一簇樓臺峭倚空。淶水悠悠際碧天，平蕪更與遠山連。白頭老叟心無事，閑凭欄干看洛川。去年橋上凭欄人，今歲橋邊騎馬身。橋上橋邊不知數，於今但記十三春。堤邊草色長芊芊，陌上行人自往還。淶水欲淨不得淨，春風未放柳條閑。水流任急境一作景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溪邊閑坐眼慵開，波射長堤勢欲摧。多少水禽文彩好，幾番飛去又飛來。名利從來本任才，行人不用苦相猜。壺中日月長多少，閑步天津看往來。

地勢東南一槩傾，水流何日得安平。
天津更在急流處，無限高深併此聲。
三千里外名荒服，一百年來號太平。
爭似洛川無事客，何須列土始爲榮。
遶堤楊柳輕風裏，隔水樓臺細雨中。
酒放半醺重九後，此時情味更無窮。
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閑中鍊物情。
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隋唐而下貴公卿，近世風波走利名。
借問天津橋下水，當時湍激作何聲。
前朝無限貴公卿，後世徒能記姓名。
唯此天津橋下水，古今都作一般聲。
雲無一縷干明月，橋有千尋卧渌波。
料得人間無此景，中秋對月興如何。
郊廓城中同德友，鳳凰樓下會中秋。
芳罇倒盡人歸去，月色波光戰未休。
了生始可言常事，知性方能議大猷。
只此長川無晝夜，爲誰驅逼向東流。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

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繩水吟

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
如將繩水合爲一，世上何憂事不明。

辛酸吟

辛酸既不爲中味，商徵如何是正音。
舉世未能分曲直，使誰爲主主心平。

言默吟

當默用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爲塵。
當言當默都無任，塵垢何由得到身。

閑居述事

一點天真都不耗，千鍾人祿是難來。
太平自慶無他事，有酒時時三五盃。

竹雨侵人氣自涼，南窗睡起望瀟湘。
茅簷滴瀝無休歇，却憶當初宿夜航。

初晴月向松間出，盛暑風從水面來。
己比他人多數倍，況能時復舉罇壘。

堂上慈親八十餘，堦前兒女笑相呼。
旨甘取足隨豐儉，此樂人間更有無。

清歡少有虛三日，劇飲未嘗過五分。
相見心中無別事，不評興廢只論文。

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千卷號生涯。
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

天宮小閣納涼

小閣凭虛看洛城，滿川雲物拱神京。
風從萬歲山頭至，多少煙嵐併此清。

小閣於吾有大功，清涼冠絕洛城中。
自慙虛薄誠多幸，襟袖長涵萬里風。

小閣清風豈易當，一般情味若羲皇。
洛陽有客不知姓，二十年來享此涼。

天宮幽居即事

人苦天津遠，來須特特來，閑餘知
道泰，靜久覺神開，悟易觀棋局，談詩
捻酒盃，世情千萬狀，都不與裝懷。

遊龍門

江天無少異，幽鳥下晴沙。路去
山形斷，川迴渡口斜。龕巖千萬空，店
舍兩三家。清景四時好，都城況不賒。

重遊洛川

買石尚饒雲，買山當從水。雲可
致無心，水能爲鑑止。性以無心明，情
由鑑止己。二者不可失，出彼而入此。

川上觀魚

天氣冷涵秋，川長魚正遊。雖知能避網，猶恐悞吞鈎。已絕登門望，曾無點額憂。因思濠上樂，曠達是莊周。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伊川邵雍堯夫

後園即事三首

嘉祐八年

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遊。幾樹綠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云殊不異封侯。天養疏慵自有方，洛城分得水雲鄉。不聞世上風波險，但見壺中日月長。一局閑棋留野客，數盃醇酒面脩篁。物情悟了都無事，未覺顏淵已坐忘。年來得疾號詩狂，每度詩狂必命觴。樂道襟懷忘檢束，任真言語省思量。賓朋欵密過從久，雲水優閑興味長。始信淵明深意在，此窗當日比羲皇。

觀棋長吟

院靜春深晝掩扉，竹間閑看客爭棋。搜羅神鬼聚胸臆，措置山河入範圍。局合龍蛇成陣鬥，劫殘鴻鴈破行飛。殺多項羽坑秦卒，敗劇符堅畏晉師。

座上戈鋌嘗擊搏，面前冰炭旋更移。死生共抵兩家事，勝負都由一著時。當路斷無相假借，對人須且強推辭。腹心受害誠堪懼，脣齒生憂尚可醫。善用中傷為得策，陰行狡獪謂知機。請觀今日長安道，易地何嘗不有之。

秋日登崇德閣二首

無限英賢抑壯圖，登臨不用起長吁。山川千古戰爭後，冠劍百年零落餘。浪把功名為己任，那知富貴豈人謨。丹青曲盡世間妙，寫得凭欄意思無。一百年來號太平，當初仍患不丁寧。京都尚有漢唐氣，宮闕猶虛霸王形。煙外亂峰纔隱約，霜餘紅樹半凋零。罇中有酒難成醉，旋被西風吹又醒。

秋日飲後晚歸

水竹園林秋更好，忍把芳罇容易倒。重陽已過菊方開，情多不學年光老。陰雲不動楊柳低，風遞輕寒生暮早。無涯逸興不可收，馬蹄慢踏天街草。

寄陝守祖擇之舍人

記得相逢否，當時在海東。別離千里外，倏忽十年中。跡異名尤異，心

同齒更同。終期再清會，文酒樂無窮。

哭張元伯職方

近年老輩頻凋落，使我中心又惻然。
洛社掛冠高卧者，唯君清澈如神仙。
昔者與君論少長，今日與君爭後先。
把酒酌君君必知，爲君洒淚西風前。

哭張師柔長官

生平志在立功名，誰謂才難與命爭。
絕筆有詩形雅意，蓋棺無地盡交情。
胸中時事何由展，天下人才不復評。
魂若有知宜自慰，子孫大可振家聲。

和登封裴寺丞翰見寄

治平三年

陋巷簞瓢世所傳，予何人則耻蕭然。
既知富貴須由命，難把升沉更問天。
靜默有功成野性，騫驥無路學時賢。
紛華出入金門者，應笑溪翁治石田。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
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
釣水誤持生殺柄，著棋閑動戰爭心。
一盃酒美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代書寄友人

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

豈謂此身甘老朽，尚無閑地可盤桓。
棋逢敵手纔堪著，琴少知音不願彈。
非止不才能退默，古賢長恨得時難。

訪姚輔周郎中月陂西園

相憶不可遏，西街來訪時。交橫
過溝水，隙曲遶蔬畦。樹偃低頭避，筇
高換手持。朋遊相得甚，何樂更如之。

依韻謝登封劉李裴三君見約遊山

諸公見約往嵩前，重走新詩各一篇。
擺落塵埃非敢後，訪尋雲水奈輸先。
三陽宮近叢幽石，萬歲峰高冪紫煙。
多少勝遊俱未到，願陪仙躅共攀緣。

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棋枰，萬歲嵩高看太平。
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
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爲堯舜氓。
五十三年蕪沒事，如今方喜看春耕。

登封縣宇觀少室

天地始融結，此山已高極。羣峰
擁旌幢，巨石羅劍戟。日出崖先紅，雨
餘嵐更碧。安知無神仙，其間久遁跡。

山中寄登封令

初離縣日謀經宿，既到山中未忍迴。

公宇若無民事決，願携茶器上山來。
歸洛寄鄭州祖擇之龍圖

和祖龍圖見寄

恩深骨髓謂慈親，義重丘山是故人。
歸過嵩陽舊遊地，白雲收得薜蘿身。

緣飾吟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
遊興亦難拘日限，夢魂都不到人間。
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常有暫閑。
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躋攀。

自況三首

緣飾了時稱好手，作爲成處似真家。
須防冷眼人觀覷，傀儡都無帳幕遮。

偶書

名利場中難著脚，林泉路上早迴頭。
不然半百殘軀體，正被風波汨未休。
滿天風月爲官守，遍地雲山是事權。
唯我敢開無意口，對人高道不妨言。

偶書

每恨性昏聞道晚，長慙智短適時難。
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來身却閑。

偶書

紛紛議論出多門，安得真儒號縉紳。
名教一宗長有主，中原萬里豈無人。

皇王帝伯時雖異，禮樂時書道自新。
觀古事多今可見，不知何者謂經綸。

代書寄商洛令陳成伯

此去替期猶半歲，商山窮僻少醫名。
感傷多後氣防滯成伯悼亡，暑濕偏時疾易生。
聖智不能無蹇剝，賢才方善處哀榮。
斯言至淺理非淺，少補英豪一二明。

治平丁未仲秋，遊伊洛二川。六

日晚，出洛城西門，宿奉親僧舍，聽張道人彈琴

向晚驅車出上陽，初程便宿水雲鄉。
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七日遡洛夜宿延秋莊上

八月延秋禾熟天，農家富貴在豐年。
一簞雞黍一瓢酒，誰羨王公食萬錢。

八日渡洛登南山，觀噴玉泉會，壽

安縣張趙尹三君同遊

渡洛南觀噴玉泉，千峰萬峰遙相連。
中間一道長如雪，飛入寒潭不記年。

九日登壽安縣錦嶺山下宿邑中

煙嵐一簇特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
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倚白雲開。

並轡西遊疊石溪，斷崖環合與雲齊。
飛泉亦有留人意，肯負他年向此棲。
疊石溪在縣南五六里。

十日西過永濟橋

唐橋名

十日西行過永濟，時時細雨濕衫衣。
多情會得山神意，猶恐行人欠翠微。

過宜陽城二首

六國區區共事秦，疲於奔命尚難親。

如何殺盡半天下，豈是關東沒一人。
當日宜陽號別都，奈何韓國特區區。
子房不得宣遺恨，博浪沙中中副車。

十一日福昌縣會雨

雲勢移峰緩，泉聲出竹遲。此時無限意，唯有翠禽知。

依韻和壽安尹尉有寄

不向紅塵浪著鞭，殊無才業合時賢。
本酬壯志都無效，欲住青山却有緣。
翠竹陰中開縹帙，白雲堆裏揖飛泉。
錦嶺正與南溪對，他日從遊子子傳。

十二日同福昌令王贊善遊龍潭

潭在南山去縣十五里

二潭冷浸崖根黑，數峰高入雲衢碧。
遊人屏氣不敢言，長恐雷霆奮於側。

水邊靜坐天將暮，猶自盤桓未成去。
馬上迴頭更一觀，雲煙已隔無重數。

十三日遊上寺

在縣北及黃澗 在縣西

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處覓藏花。
堪嗟五伯爭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
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

十四日留題福昌縣宇之東軒

洛川秋入景尤佳，微雨初過徑路斜。
水竹洞中藏縣宇，煙嵐塢裏住人家。
霜餘紅間千重葉，天外晴排數縷霞。
溪淺溪深清激灑，峰高峰下碧查牙。
鳥因擇木飛還遠，雲爲無心去更賒。
蓋世功名多齟齬，出羣才業足咨嗟。
浮生日月仍須惜，半老筋骸莫強誇。
就此巖邊宜築室，樂吾真樂樂無涯。

十五日別福昌因有所感

連昌宮廢昌河在，事去時移語浪傳。
下有荒祠難問處，古槐枝秃竹參天。

是夕宿至錦嶺山下

尋常看月亦嬋娟，不似今宵特地圓。
疑是素娥紆宿憾，相逢爲在錦嶺前。

十六日依韻酬福昌令有寄

道義相歡豈易親，古稱難處是知人。
文章不結市朝士，榮辱非關雲水身。
話入精詳皆物理，言無形跡盡天真。
他時洛社過從輩，圖牒中添又一鄰。

十七日錦嶺山下謝城中張孫二君

惠茶

山似掇藍波似染，遊心一句難拘檢。
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煙嵐深處點。

壽安縣晚望

休歎浮生榮與辱，且聽終日水潺潺。
遙穿暝靄孤鴻去，橫截野煙雙鷺還。
佳樹又作老木排青巖下圃，好峰環翠縣前山。
報言名利差輕者，少輟光陰到此間。

十八日逾牽羊坂南達伊川墳上

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
此情至死不能盡，日暮徘徊又且還。

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

年年時節近中秋，佳水佳山爛熳遊。
此際歸期爲君促，伊川不得久遲留。

氣候如當日，山川似舊時。獨來還獨往，此意有誰知。

十九日歸洛城路遊龍門

伊川往復過龍山，每過龍山意且閑。
莫道移人不由境，可堪深著利名間。
無煩物象弄精神，世態何常不喜新。
唯有前墀好風月，清光依舊屬閑人。

留題龍門

融結成來不記秋，斷崖蒼壁鎖煙愁，中
分洪造夏王力，橫截大山伊水流。八
節灘聲長在耳，一川風景盡歸樓。
行人莫動凭欄興，無限英雄浪白頭。

誰將長劍斬長蛟，斬斷長蛟劍復韜。
爪尾蜿蜒凝華嶽，角牙獍惡結嵩高。
骨傷兩處斬蒼壁，血出東流洶巨濤。
此物猶難保身首，爲言讒口莫嗷嗷。

龍門石樓看伊川

數朝從款走煙霞，縱意凭欄看物華。
百尺樓臺通鳥道，一川煙水屬僧家。
直須心逸方爲樂，始信官榮未足誇。
此景得遊無事日，也宜知幸福無涯。

二十日到城中見交舊

年年此際走煙嵐，人亦何嘗謂我貪。
歸見交親話清勝，且無防患在三緘。

二十二日晚步天津次日有詩

溪翁昨晚步天津，步到天津佇立頻。
洛水只聞煎去棹，西風唯解促行人。
山川慘淡籠寒雨，樓觀參差鎖暮雲。
此景分明誰會得，欲霜時候鴈來賓。

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吳傳正寺丞

見贈

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
良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
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黃芽日日娛。
莫道天津便無事，也須閑處著工夫。

來詩云：從此天津南畔景，不教都屬邵堯夫。故有是句。

二十九日依韻和洛陽陸剛叔主簿

見贈

一霎蕭蕭晚雨餘，鳳凰樓下偶驅車。
郟詵片玉知能挹，樂廣青天幸未疏。
相闊夏秋聞甚事，可親燈火讀何書。
恨無束帛嘉程子，徒自悁悁返弊廬。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伊川邵雍堯夫

代書寄劍州普安令周士彥屯田

作官休用歎奚爲，未有升高不自卑。君子屈伸方爲道，吾儒進退貴從宜。即今彭澤歸何地，他日東門去未遲。痛恨伊嵩景無限，一名佳處重求資。

二蜀至三吳，中間萬里餘。去年方北望，今歲復西驅。劍閣離天日，秦川限帝都。臨風相憶處，能飲一盃無。

又一絕

正當老輩過從日，況值高秋搖落天。一把黃花一罇酒，故人西去又經年。

和趙充德秘丞見贈

人言人事危冠冕，吾愛吾生遠市朝。野面不堪趨魏闕，閑身唯稱訪楊寥。殊無紀律詩千首，富有雲山酒一瓢。預惜軒車又東去，自茲風月恐難招。

和王不疑郎中見贈

二十年來住洛都，眼前人事任紛如。

形同草木何勝野，心類鐘彝不啻虛。已沐仁風深骨髓，更驚詩思劇瓊瑀。莊周休道虧名實，自是無才悅衆狙。

和魏教授見贈

清世文章日月懸，無才唯幸樂豐年。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古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顏子易爲賢。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

和吳冲卿省副見贈

非有非無是祖鄉，都來相去一毫芒。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妨誰與妨。失即肝脾爲楚越，得之藜藿是膏粱。一言千古難知處，妙用仍須看呂梁。

和孫傳師秘教見贈

天津南畔是吾廬，時荷夫君枉乘車。始爲退來忘檢束，却因閑久長空疏。與其功業逋青史，孰若雲山負素書。一片丹誠最難狀，庶幾長得類丹虛。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長壽雪會

瓊苑羣花一夜新，瑤臺十二玉爲塵。城中竹葉湧增價，坐上楊花盛學春。時會梁園皆墨客，誰思姑射有神人。餘糧豈止千倉望，盈尺仍宜莫厭頻。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史館園會上作

竹遶長松松遶亭，令人到此骨毛清。梅梢帶雪微微坼，水脉連冰澹澹鳴。殘臘歲華無奈感，半醺襟韻不勝情。誰憐相國名空在，吾道如何必可行。

和夔峽張憲白帝城懷古

不憤曹公跨許昌，苟非梁益莫爭王。三分區宇風雷惡，橫截西南氣勢強。行客往來閑指點，史官褒貶浪文章。後人未識興亡意，請看江心舊戰場。

閑適吟 熙寧元年

爲士幸而居盛世，住家況復在中都。虛名浮利非我有，淥水青山何處無。選勝直宜尋美景，命儔須是擇吾徒。樂閑本屬閑人事，又與偷閑事更殊。六尺眼前安樂身，四時爭忍負佳辰。溫涼氣候二八月，道義賓朋三五人。量力盃盤隨草具，開懷語笑任天真。勸君似此清閑事，雖老何須更厭頻。莫將真氣助憂傷，憤死英豪世更長。陌上雖多馬跳躍，天邊亦有鳳翱翔。三千賓客磨圭角，百二山河擁劍鉞。等是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更悲涼。

南窗睡起望春山，山中霏微煙靄間。
千里難逃兩眼淨，百年未見一人閑。
情如落絮無高下，心似遊絲自往還。
又恐幽禽知此意，故來枝上語綿蠻。
誰將造化屬東風，一屬東風事莫窮。
殘臘也宜先作策，新正其那便要功。
柳梢借暖渾搖軟，梅萼偷春半露紅。
安得歸時情意在，輕衫撩亂少年中。

桃李吟

桃李因風花滿枝，因風桃李却離披。
慘舒相繼不離手，憂喜兩般都在眉。
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却成隨。
今人休愛古人好，只爲今人生較遲。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
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傷二舍弟無疾而化

手足情深不可忘，割心猶未比其傷。
急難疇昔爾相濟，終鮮如今我遂當。
鞞鞞棗開無並萼，邕邕鴈去破初行。
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看斷腸。

二弟殯東籬下，後得渠重九詩云：衣如當月白，花似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東籬事渺茫。語類識。

腸斷東籬何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
差肩行處皆成往，吊影傷時無似今。
清淚已乾情莫極，黃泉未到恨非深。
不知何日能消盡，三十二年雍睦心。

又一首

兄既名雍弟名睦，弟兄雍睦情何足。
居常出入留一人，奉親教子如其欲。
慈父享年七十九，四人稚子常相逐。
其間同戲彩衣時，堂上愉愉歡可掬。
慈父前年忽傾逝，爾弟今年命還促。
獨子奉母引四子，日對几筵相向哭。
不知腸有幾千尺，不知淚有幾千斛。
斷盡滴盡無奈何，曷日恩光焉可贖。

又一絕

手足恩情重，墳塋歡樂長。要知能忘處，墳草兩荒涼。

聽杜鵑思亡弟

嘗憶去年初夏時，與爾同聽杜鵑啼。
杜鵑今年又復至，還是去年初夏時。
禽鳥亦知人意切，一聲未絕一聲悲。
腸隨此聲既已斷，魂逐此禽何處飛。

書亡弟殯所

後乎吾來，先乎吾往。當往之初，

殊不相讓。

南園南晚步思亡弟

南園之南草如茵，迎風晚步清無塵。
不得與爾同歡欣，又疑天上有飛雲。
一片世間來作人，飄來飄去殊無因。

自憫

天無私覆古今同，手足情多驟一空。
五七年來併家難，六十歲許更頭風。
常情不免順世俗，私計固難專僕童。
安得仙人舊查在，伊川雲水樂無窮。

戊申自貽

雖老仍思鼓缶歌，庶幾都未喪天和。
明夷用晦止于是，無妄生災終奈何。
似箭光陰頭上去，如麻人事眼前過。
中間若不自爲計，所損其來又更多。

代書寄北海幕趙充道太博

熙寧二年

自從終鮮罷吟哦，聊爲臨風一浩歌。
別易會難情不已，登高望遠興如何。
百年可惜時無再，千里相思事更多。
今日罇罍真北海，况君雅重幾人過。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不把憂愁累物華，光陰過眼疾如車。
以平爲樂忝知分，待足求安恐未涯。

食罷有時尋蕙圃，睡餘無事訪僧家。
天津風月勝他處，長是思君共煮茶。

仁者吟

仁者難尋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

爲愛消梅勝早梅，數枝先發日徘徊。
若教嶺表臘前盡，安有洛陽正後開。
香逐暖風初出谷，艷隨芳酒正浮醅。
佳賓會取東君意，莫負乘春此際來。
春色融融滿洛城，莫辭行樂慰平生。
深思賢友開眉笑，重惜梅花照眼明。
況是山翁差好事，可憐芳酒最多情。
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時醉太平。

清風長吟

宇宙中和氣，清冷無比方。與時
蠲疾病，爲歲造豐穰。起自青蘋末，來
從翠樹傍。得逢明月夜，便入故人鄉。
密葉搖重幄，殷花舞靚粧。兩三聲迴
笛，千萬縷垂楊。細度絲桐韻，深傳蘭
蕙香。樓臺臨遠水，軒檻近脩篁。盛

夏驅煩暑，初晴送晚涼。輕披綠荷芰，
緩透薄衣裳。浪走翩翩袂，波生澹澹
觴。閑愁難著莫，幽思易飛揚。快若
乘天馬，醒如沃蔗漿。面前遊閬苑，坐
上泛瀟湘。不可將錢買，焉能用斗量。
依憑全藉德，收貯豈須倉。無患兼并
取，寧憂寇盜攘。以茲爲樂事，未始有
憂傷。

垂柳長吟

垂柳有兩種，有長有短垂。唯茲
長一種，偏與靜相宜。院宇深春後，亭
臺晚景時。不勝煙幕幕，無奈日遲遲。
霖霖雨初過，清冷風乍吹。章臺街左
右，華表柱東西。起眼出牆樹，拂頭當
路枝。翩翩綠羅帶，縹緲縷金衣。蕩
颺飄晴絮，繽紛舞暖絲。絲牽寸腸斷，
絮入萬家飛。婀娜王恭韻，婆娑趙后
姿。脩妍張緒少，柔軟沈侯羸。濯濯
青拖地，毵毵翠遶池。般添花灼灼，引
惹草萋萋。鬱鬱籠山館，疏疏映酒旗。
贈人人自泣，駐馬馬還嘶。影裏啞啞
去，陰中轆轤歸。淒涼裝暝靄，淡薄掛
斜暉。懊惱輕攀折，憂愁重別離。早

衰緣傍道，先茂爲臨溪。樓外蟬纔噪，
橋邊鶯又啼。生憎遮望眼，死恨學粧
眉。遠客莫知數，長條曾繫誰。經霜
儘憔悴，來歲却依依。

落花長吟

以酒戰花穠，花穠酒更濃。花能
十日盡，酒未百壺空。尚喜裝衣袂，猶
憐墜酒鐘。多情唯粉蝶，薄倖是遊蜂。
減却牆頭艷，添爲徑畔紅。飄零深院
宇，點綴靜簾櫳。又恐隨流水，仍憂嫁
遠風。水流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
籍殘春後，離披晚照中。亭臺雖有主，
軒騎斷無蹤。劍去擁妃子，兵來圍石
崇。馬嵬方戀戀，金谷正怱怱。曹植
辭休切，襄王夢已終。謬稱尋洛浦，浪
說數巫峰。燕訴冤還在，鶯傳信莫通。
苔錢如可買，柳線自能縫。悵望尤真
宰，淒涼殫化工。放教成爛熳，不使略
從容。命掃心爭忍，言收計遂窮。異
香銷骨髓，絕色死英雄。任詫回天力，
饒矜蓋世功。奈何時既往，到了事難
重。開謝形相戾，興衰理一同。天機
之淺者，未始免忡忡。

芳草長吟

芳草更休生，芳罇更不傾。草如生不已，罇豈便能停。雨後閑池閣，春深小院庭。是時簾半卷，此際酒初醒。密密嫩方布，茸茸綠已成。送迴殘照淡，引起曉寒輕。靜觀花村薄，閑裝竹塢清。溪邊微水浸，原上未春耕。莫遣香車輾，休教細馬行。藉餘無限意，望久不勝情。臺迴眉初斂，樓危眼乍明。低低暮雲碧，隱隱遠山青。翠接鴛鴦浦，萋連楊柳汀。江潭夜帆落，海渚晚舟橫。戍壘角一弄，牧童笛數聲。沙頭雙鷺下，渡口亂鴻驚。翁鬱出征地，芊綿奉使程。遠披來往路，遍遶短長亭。苒苒秦皇墓，離離漢帝城。荒涼故銅雀，破碎舊金陵。霧鎖前朝事，煙昏後世名。枯猶藏狡兔，腐亦化流螢。縱刻奚由盡，纔燒又却榮。徒能蔽京觀，仍願且升平。

春水長吟

春在水自淥，春歸淥遂休。清非不逮淥，春奈勝于秋。淥向陽中得。清於冷上求。加於清一等，用是淥爲

優。薄薄冰初泮，微微雨乍收。渺瀰新島嶼，澗澗舊汀洲。荷芰低猶卷，菰蒲嫩已抽。蘋蘩雖漸出，藻荇未全稠。日暖鴛鴦浴，煙晴翡翠游。波平躍雙鯉，風靜戲羣鷗。西蜀邀爭舉，東甌襍競修。武陵花再識，漢曲珮還投。臺下溶溶過，堤邊漫漫流。檻前纔泚泚，天外更悠悠。泛濫情懷惡，潺湲意思幽。遠山遮不斷一作住，別浦去難留。二月溪橋畔，三吳野渡頭。依前橫兩槳，特地送孤舟。畫手方停筆，騷人正倚樓。長江飛絮外，只是動離愁。

花月長吟

少年貪讀兩行書，人世樂事都如愚。而今却欲釋前憾，奈何意氣難如初。每逢花開與月圓，一般情態還何如。當此之際無詩酒，情亦願死不願甦。花逢皓月精神好，月見奇花光彩舒。人與花月合爲一，但覺此身遊藥珠。又恐月爲雲阻隔，又恐花爲風破除。若無詩酒重收管，過此又却成輕辜。可收幸有長詩篇，可管幸有清酒壺。詩篇酒壺時一講，長如花月相招呼。

有花無月愁花老，有月無花恨月孤。月恨只憑詩告訴，花愁全仰酒支梧。月恨花愁無一點，始知詩酒有功夫。些兒林下閑疏散，做得風流罪過無。

同府尹李給事遊上清宮

洛城二月春搖蕩，桃李盛開如步障。高花下花紅相連，垂楊更出高花上。閑陪大尹出都門，邛阜真宮共尋訪。不見翠華西幸時，臨風盡日獨惆悵。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

思山吟

看即青山與白雲，尋思沒量大功勳。未知樂處緣何事，豈止飢時會茹葷。千首拙詩難著怨，一罇芳醕別涵春。壺中日月長多少，能老紅塵幾輩人。祇恐身閑心未閑，心閑何必住雲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著機關。不圖爲樂至于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恨月吟

我儂非是惜黃金，自是常娥愛負心。
初未上時猶露滴，恰纔圓處便天陰。
欄干倚了還重倚，芳酒斟迴又再斟。
安得深閨與收管，奈何前後誤人深。

愁花吟

三千宮女衣宮袍，望幸心同各自嬌。
初似綻時猶淡薄，半來開處特妖饒。
檀心未吐香先發，露粉既垂魂已銷。
對此芳罇多少意，看看風雨騁羸豪。

和張子望洛城觀花

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天真。
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便得春。

落花短吟

滿園桃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
長是憂愁初謝處，却須思念未開時。
奈何紅艷易消歇，不似青陰少改移。
九十日春都去盡，罇前安忍更顰眉。

芳草短吟

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
占了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
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
不那路傍多此物，農家長是費耕耘。

垂柳短吟

臨溪拂水正依依，更被狂風來往吹。
薄暮不勝煙冪冪，深春無奈日遲遲。
誰家縹緲青羅帔，何處踟躕金縷衣。
猶恐離人腸未斷，滿天仍著亂花飛。

春水短吟

雪消冰泮渌盈溝，翡翠鴛鴦得志秋。
長恨遠山遮不斷，又疑別浦去難留。
遶堤楊柳輕輕拂，近岸新蒲細細抽。
滿眼煙波杳無際，三吳特地送孤舟。

清風短吟

清風興況未全衰，豈謂天心便棄遺。
長具齋莊緣讀易，每慙疏散爲吟詩。
人間好景皆輸眼，世上閑愁不到眉。
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平時。

暮春寄李審言龍圖

年年長是怕春深，每到春深病不任。
傷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歲華易革向來事，節物難迴老去心。
唯有前軒堪靜坐，臨風想望舊知音。

初夏閑吟

綠楊深處轉流鶯，鶯語猶能喜太平。
人享永年非不幸，天生珍物豈無情。

牡丹謝後紫櫻熟，芍藥開時班笋生。
林下一般閑富貴，何當更肯讓公卿。

代書答開封府推官姚輔周郎中

世態其如與願違，必須言進是無知。
遍將底事閑思處，不若西街極論時。
設有奇才能動世，奈何雙鬢已如絲。
天邊新月從來細，不爲人間愛畫眉。
來書云：願先生自愛，恐不容久居林下矣。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伊川擊壤集卷之七

伊川邵雍堯夫

代書寄濠倅張都官

多慙吾亦未知音，天樂雖聞不許尋。
惠子相時情自好，莊生遊處意能深。
閑來略記一春事，老去難忘千里心。
洛社交朋每相見，爲吾因掉白頭吟。

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
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和王安之少卿韻

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
貧時與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爲。
自有林泉安素志，况無才業動丹墀。
苟楊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

依韻和劉職方見贈

造物工夫意自深，從吾所樂是山林。
少因多病不干祿，老爲無才難動心。
花月靜時行水際，蕙風香處卧松陰。

閑窗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

代書謝王勝之學士寄萊石茶酒器

東山有石若瓊玖，匠者追琢可盛酒。
君子得之惜不用，慙慙遠寄林下叟。
林叟從來用瓦盞，驚惶不敢擎上手。
重誠兒童無損傷，緘藏復以待賢友。
未知賢友何時歸，男子功名未成就。
朝廷先從憂者言，方今莫如二虜醜。

漢之六郡限遼西，唐之八州隔山後。

自餘甘沙甘與涼，中原久而不能有。
奈何更餌以金帛，重困吾民猶掣肘。
若非堂上出奇兵，安得闔外拉餘朽。

直可逐去此腥羶，西出玉門北逾口。

城下狐狸既不存，路上豺狼自無走。

太陽烜赫耀天衢，氛妖接變匿塵垢。

功成不肯受上賞，印解黃金大于斗。

乞洛辭君出國門，歸鞍暖拂天街柳。

千官如壁遮道留，仰面弄鞭不回首。

鄉人夾路迎大尹，醉擁旌幢錦光溜。

下車拜墓還政餘，不訪公門訪親舊。

始知此器用有時，吾當爲君獻眉壽。

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

浩浩長空走日輪，何煩苦苦辨根塵。

鵬程萬里非由駕，鶴筭三千別有春。

鉛錫點金終屬假，丹青畫馬妄求真。

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天宮小閣倚欄

六尺殘軀病復羸，况堪日日更添衰。
滿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
沙裏有金然索揀，石中韞玉奈何疑。
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

代書寄華山雲臺觀道士

太華中峰五千仞，下有大道人往還。
當時馬上一回首，十載夢魂猶過關。
生平愛山山未足，由此看盡天下山。
求如華山是難得，使人消得一生閑。

代書寄長安幕張文通

無學又無謀，胸中一向虛。枯腸

忻飲酒，病眼怕看書。洛浦經風裏，天

津小雨餘。故人千里隔，相望意何如。

和人聞韓魏公出鎮永興過洛

佐命三朝爲太宰，名垂千古號元功。
栽培桃李滿天下，出入風濤半海中。
虎帳夜寒心益壯，鳳池波暖位猶空。
君王鼎盛子儀在，萬里河湟不足攻。

代書寄白波張景真輦運

秋入山河氣象雄，不堪閑望老年中。
金蘭契重思無限，手足情多感未終。
半局殘棋消白晝，一簪華髮亂西風。
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

代書寄鄞江知縣張太博

長憶當年掃弊廬，弟兄同受策名初。
一生不記尋常事，千里猶通咫尺書。
風月遙知四明好，江山況是九秋餘。
片帆未得閑飛去，徒見嚴君問起居。

先幾吟

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哈。
把似衆中呈醜拙，爭如靜裏且談諧。
奇花萬狀皆輸眼，明月一輪長入懷。
似此光陰豈虛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秋暮西軒

遶欄種菊一齊芳，戶牖軒窗總是香。
得意不能無興詠，樂時况復遇豐穰。
深秋景物隨宜好，向老筋骸粗且康。
飲罷何妨更登眺，爛霞堆裏有斜陽。

天津閑步

洛陽城裏任西東，二十年來放盡慵。
故舊人多時款曲，京都國大體雍容。

池平有類江湖上，林靜或如山谷中。
不必奇功蓋天下，閑居之樂自無窮。

寄和長安張強二機宜

二公詩美過連城，欲報才非禰正平。
本謂柏舟終不遇，却驚華袞重爲榮。
岷峨雨後方知峭，風月霜餘始見清。
前有古人稱寡和，陽春白雪豈虛名。

代書答淮南憲張司封

緣木求魚固不能，緣魚求炙恐能行。
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醉時辭大觥。
芝草無根休用種，蟠桃有實豈難生。
荷君見愛情非淺，一芥還同一芥榮。

偶得吟

集大成人不肯模，却行何異棄金車。
便言天下無難事，豈信人間有丈夫。
天意順時爲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
天人之際只些子，過此還同隔五湖。

代書寄友人

一別光陰二紀餘，歲華如箭止堪吁。
東西契闊久經難，前後慙懃兩得書。
故國山川皆夢寐，舊家人物半丘墟。
何時重講當時事，笑對西風坼酒壺。

風吹木葉吟 熙寧三年

風吹木葉不吹根，慎勿將根苦自陳。
天子舊都閑好住，聖人餘事冗休論。
長年國裏神仙侶，安樂窩中富貴人。
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

閑行吟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
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
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
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
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
顏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
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
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
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
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

對花飲

人言物外有煙霞，物外煙霞豈足誇。
若用較量爲樂事，但無憂撓是仙家。
百年光景留難住，十日芳菲去莫遮。

對酒有花非負酒，對花無酒是虧花。

春盡後園閑步

綠樹成陰日，黃鶯對語時。小渠初澗灑，新竹正參差。倚杖閑吟久，携童引步遲。好風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代書寄吳傳正寺丞

敦篤情懷世所稀，昔年今日事難追。雪霜未始寒無甚，松桂何嘗色暫移。洛邑士人雖我信，天津風月只君知。夢魂不悟東都遠，依舊過從似舊時。

洛下園池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遊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身。

夢過城東謁洛陽尉楊應之

夜來清夢過城東，溪水分流徑路通。全似乘查上天漢，但無嚴子驗行蹤。

代書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祕校

洛城官滿振衣裾，塵土何由浼遠途。道在幸逢清日月，眼明應見舊江湖。知行知止唯賢者，能屈能伸是丈夫。歸去何妨趁殘水，三吳還似嚮時無。

答人乞碧蘆

草有可嘉者，莫將蕭艾儔。扶疏全類竹，蒼翠特宜秋。風雨聲初入，江湖思莫收。無功濟天下，藉此一淹留。

逍遙吟

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厚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雖未足，亦也却無憂。天和將酒養，真樂用詩勾。不信年光會，催人早白頭。

夜入安樂窩，晨興飲太和。窮神

知道泰，養素得天多。日月任推盪，山川徒琢磨。欲求爲此者，到了是誰何。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兩儀長在手，萬化不關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屢得金。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沉吟。

偶得吟

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雖能忘寢食，未肯去機關。不是責人備，奈何開口難。天心况非遠，既遠遂無還。

每度過東鄰

每度過東鄰，東鄰愈覺勤。既來

長自愧，相見只如親。飲食皆隨好，兒童亦自忻。吾鄉有是樂，何必更求仁。

每度過東街

每度過東街，東街怨暮來。只知閑說話，那覺太開懷。我有千般樂，人無一點猜。半醺歡喜酒，未晚未成迴。

君子與人交

君子與人交，未始無驚惕。小人與人交，未始無差忒。祇此真喜歡，也宜重愛惜。他年雲水疏，亦恐難尋覓。

唯天有二氣

唯天有二氣，一陰而一陽。陰差產蛇蝎，陽和生鸞鳳。安得蛇蝎死，不爲人之殃。安得鳳凰生，長爲國之祥。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有人資盜糧。日中屢見斗，六月時降霜。有書不暇讀，有食不暇嘗。食况不盈缶，書空堆滿牀。

惡死而好生，古今之常情。人心

可生事，天下自無兵。草木尚咸若，山川豈不寧。胡爲無擊壤，飲酒樂昇平。

放小魚

纖鮮不足留，此失一生休。放爾

江湖去，寬渠鼎鑊遊。更宜深避網，慎勿悞吞鈎。天下多庖者，無令落庶羞。

依韻和田大卿見贈

日日步家園，清風不著錢。城中得野景，竹下弄飛泉。自顧無嗟若，何妨養浩然。却慙天下士，語道未忘筌。

乞笛竹

洛人好種花，唯我好種竹。所好雖不同，其心亦自足。花止十日紅，竹能經歲綠。俱霑雨露恩，獨無霜雪辱。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招飲

經難憶浮丘，吾鄉足勝遊。風前驚白髮，雨後喜新秋。仕宦情雖薄，登臨興未休。人間浪憂事，都不到心頭。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涼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鴈來賓日，鷹鷂得志秋。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船未到頭。

依韻和三王少卿同過弊廬

安之不疑中美。

洛中詩有社，馬上句如神。白首交情重，黃花節物新。見過心可荷，知愧道非淳。寂寞西風裏，身閑半古人。

代書寄南陽太守呂獻可諫議

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宜繫公。萬乘几前常蹇諤，百花洲上略從容。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

寄吳傳正寺丞

天津風月一何孤，似我經秋相憶無。每仗晴波寄聲去，不知曾得到東都。

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祕校

洛陽官滿歸吳會，男子雄圖志未伸。若到江山最佳處，舉盃無惜望天津。

依韻和淮南憲張司封

庭梧葉半黃，籬菊初受霜。向晚意不快，把酒西南望。望君不見君，但見鴻南翔。正欲思寄書，自成書數行。

重陽前一日作

近來多病不堪言，長欲醺醺帶醉眠。新酒乍逢重九日，好花初接小春天。自知命薄臨頭上，不願事多來眼前。唯有天津橫落照，水聲仍是舊潺湲。

重九日登石閣三首

人情見了多，世態諳來久。事過

憂噬臍，物傷防掣肘。水濁更澄濾，衣塵須抖擻。必欲論主衡，何人爲好手。

事出一時間，時過事莫還。當時深可愛，過後不堪看。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患自難干。

今歲重陽日，凭欄氣候遲。雲煙雖已淡，林木未全衰。天地開懷處，山川快眼時。欄干空倚遍，此意有誰知。

依韻答友人

百萬貔貅動塞塵，朝廷委寄不輕人。胡兒生事雖然淺，國士盡忠須是純。隴上悲歌應憤惋，林間酣飲但酸辛。欲陳一句好言語，只恐相知未甚真。

偶見吟

富貴多傲人，人情有時移。道德不傲人，人情久益歸。道德有常理，富貴無定期。蒿萊霜至萎，松柏雪更滋。

世人多附炎，炎歇人自去。君子善處約，約久情自固。炎歇勢不迴，情固人不去。路人或如親，親人却如路。

心跡貴相親，相親善惡分。世間須有物，天下豈無人。既見薰蕕臭，當思玉石焚。如何得時態，長似洛陽春。

無題吟

昔日不鍊物，嘗爲物所誤。今日不鍊人，又爲人所怒。物誤亦可辯，人怒難往訴。我對人稱過，人亦爲我恕。

無酒吟

自從新法行，嘗苦罇無酒。每有賓朋至，盡日閑相守。必欲丐于人，交親自無有。必欲典衣買，焉能得長久。

讀陶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任我真，事雖成往意能新。何嘗不遇如斯世，其那難逢似此人。近暮特嗟時翳翳，向榮還喜木欣欣。可憐六百餘年外，復有閑人繼後塵。

伊川擊壤集卷之七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伊川邵雍堯夫

訪南園張氏昆仲因而留宿

中秋天氣隨宜好，來訪南園會隱家。張氏園名。貪飲不知歸去晚，水精宮裏宿煙霞。

和王安之少卿同遊龍門

生平有癖好尋幽，一歲龍山四五遊。或往或還都不計，蓋無榮利可稽留。數朝從款看伊流，夜卜香山宿石樓。會有涼風開遠意，更和煙雨弄高秋。

歸城中再用前韻

乘興龍山訪盡幽，恰如人在畫圖遊。恨無美酒酬佳景，正欲留時不得留。

又一首

初秋微雨造輕寒，倚遍東岑閣上欄。不謂是時煙靄裏，松齋人作畫圖看。松齋，安之弟所居，在水西。

和人留題張相公庵

做了三公更引年，人間福德合居先。結茅未盡忘君處，正在嵩高萬歲前。

代書寄程正叔

嚴親出守劍門西，色養歡深世表儀。唐相規模今歷歷，蜀民遨樂舊熙熙。海棠洲畔停橈處，金鴈橋邊立馬時。料得預憂天下計，不忘君者更爲誰。

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橫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強圖皆屑屑，道非真得盡悠悠。靜中照物精難隱，老後看書味轉優。談塵從容對賓客，薦章重疊誤公侯。已蒙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鄭真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爲謀。鼎間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一枕晴窗睡初覺，數聲幽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閑愁。

歡喜吟

熙寧四年

行年六十一，筋骸未甚老。已爲兩世人，便化豈爲夭。況且粗康強，又復無憂撓。如何不喜歡，佳辰自不少。

寄李景真太博

花前靜榻閑眠處，竹下明窗獨坐時。著甚語言名宇泰，林間自有翠禽知。

感事吟

蛇頭蝎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
風月四時無限好，莫將閑事撓胸中。

寄亳州秦伯鎮兵部

三川地正得中陽，氣入奇葩亦自王。
善識好花人不遠，好花無恹十分芳。
人事紛紛積有年，何煩顰蹙向花前。
萬般計較頭須白，饒了胸中不坦然。
無限有情風月間，好將醇酒發醅顏。
奈何人自生疑阻，利害嫌輕更設關。
雖貧無害日高眠，人不堪憂我自便。
煅鍊物情時得意，新詩還有百來篇。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
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
酒涵花影滿卮紅，瀉入天和胸臆中。
最愛一般情味好，半醺時與太初同。

別寄一首

許大秦皇定九州，九州纔定却歸劉。
他人莫謾誇精彩，徒自區區撰白頭。

思故人

芳酒一樽雖甚滿，故人千里奈思何。

柳拖池閣條偏細，花近簷楹香更多。

謝王平甫教授賞花處惠茶仍和

元韻

太學先生善識花，得花精處却因茶。
萬紅香裏烹餘後，分送天津第一家。

南園賞花

三月初三花正開，閑同親舊上春臺。
尋常不醉此時醉，更醉猶能舉大盃。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
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

獨賞牡丹

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
雨露功中觀造化，神仙品裏定容顏。
尋常止可言時尚，奇絕方名出世間。
賦分也須知不淺，筭來消得一生閑。

問春

三月春歸留不住，春歸春意難分付。
凡言歸者必歸家，爲問春家在何處。
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冤都未訴。
欲託流鶯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
春來愁去只因花，春去愁來翻滯酒。
長恨愁多酒力微，爲春成病花知否。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
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灾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華雨後紅。
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
不飲酒，歡意遂闌珊。酒向花前飲，花
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

書皇極經世後

樸散人道立，法始乎犧皇。歲月
易遷革，書傳難考詳。二帝啓禪讓，三
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國爭強良。
兩漢驤龍鳳，三分走虎狼。西晉擅風
流，羣凶來北荒。東晉事清芬，傳馨宋
齊梁。逮陳不足筭，江表成悲傷。後
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遷洛未甚久，
旋聞東西將。北齊舉燭火，後周馳星
光。隋能一統之，駕福于巨唐。五代
如傳舍，天下徒擾攘。不有真主出，何
由奠中央。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
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或混同六
合，或控制一方。或創業先後，或垂祚

短長。或奮于將墜，或奪于已昌。或灾興無妄，或福會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難起蕭牆。或病由脣齒，或疾亟膏肓。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慾之一發，利害之相戕。劇力恣吞噬，無涯罹禍殃。山川纔表裏，丘壠又荒涼。荆棘除難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粹崑崗。善設稱周孔，能齊是老莊。奈何言己病，安得意都忘。

履道會飲

衆人之所樂，所樂唯囂塵。吾友之所樂，所樂唯清芬。清芬無鼓吹，直與太古鄰。太古者靡他，和氣常網紘。里閭舊情好，有才復有文。過從一日樂，十月生陽春。洛陽古神州，周公嘗縷陳。四時寒暑正，四方道里均。代不乏英俊，號爲多縉紳。至于花與木，天下莫敢倫。而逢此之景，而當此之辰。而能開口笑，而世有幾人。清衷貫金石，劇談驚鬼神。天地爲一指，富貴如浮雲。明時緩康濟，白晝閑經綸。莫如陪歡伯，又復對此君。商於六百里，黃金四萬斤。不能買茲樂，自餘惡

足論。接籬倒戴時，蟾蜍生海垠。小車倒戴時，山翁歸天津。

思鄭州陳知默因感其化去不得一

識面

美物須絕代，異人須不世。造化生得成，諒亦非容易。曠世耳可聞，同時目能視。陳子同時人，奈何聞諸耳。

謝城南張氏四兄弟冒雪載饒酒

見過

久旱幾逾冬，川守祈未得。鴈行聯鑣來，佳雪遽盈尺。酒面生紅光，客心喜何極。半夜離天津，天津陡岑寂。

大寒吟

舊雪未及消，新雪又擁戶。堦前凍銀牀，簷頭冰去聲鍾乳。清日無光輝，烈風正號怒。人口各有舌，言語不能吐。

和李審言龍圖大雪

萬樹瓊花一夜開，都和天地色皚皚。素娥腰細舞將徹，白玉堂深曲又催。甕牖書生方挾策，沙場甲士正銜枚。幽人骨瘦欲清損，賴有時時酒一盃。

小車行

喜醉豈無千日酒，惜春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中都似家。

依韻和浙憲任度支

宦路尋知己得真，可堪輕負洛城春。江湖相望三千里，休使鄉朋想望頻。

和宋都官乞梅

熙寧五年

小園雖有四般梅，不似江南迎臘開。長恨東君少風韻，先時未肯放春來。

東軒黃紅二梅正開坐上書呈友人

一年一度見雙梅，能見雙梅幾度開。人壽百年今六十，休論閑事且銜盃。

和任比部憶梅

痛惜梅開易得殘，既殘憔悴不堪看。年年長被清香誤，爭似閑栽竹數竿。

垂柳

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自是少年時。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

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生平與人交

生平與人交，未始有甘壞。已亦無負人，人亦無我害。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偶書吟

風林無靜柯，風池無靜波。林池既不靜，禽魚當如何。

思患吟

僕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平，無由能絕得。

寄三城王宣徽二首

林下居雖陋，花前飲却頻。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閑人。

路上塵方笠，壺中花正開。何須頭盡白，然後賦歸來。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和邢和叔學士見別

世路如何若大東，相逢不待語言通。

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講道汗隆無巨細，語時興替有初終。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擊壤吟

人言別有洞中仙，洞裏神仙恐妄傳。若俟靈丹須九轉，必求朱頂更千年。長年國裏花千樹，安樂窩中樂滿懸。有樂有花仍有酒，却疑身是洞中仙。

春去吟

好物足艱難，都來數日間。既爲風攪撓，又被雨摧殘。富貴醉初醒，神仙夢乍還。遊人不知止，依舊倚朱欄。

南園花竹

花行竹逕緊相挨，每日須行四五迴。因把花行侵竹種，且圖竹逕對花開。花香遠遠隨衣袂，竹影重重上酒盃。誰道山翁少溫潤，這般紅翠却長偎。

再答王宣徽

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循。以禪爲樂事，又起一重塵。

又

大達誠無礙，人人自有家。假花猶入念，何者謂真花。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又作叫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林下五吟

真工造化豈容私，拙者爲謀亦甚微。安樂窩深初起後，太和湯醞半醺時。長年國裏籃舁往，永熟鄉中杖策歸。身似升平無一事，數莖髭白任風吹。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裯。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有物輕醇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多。靈丹換骨還如否，白日升天得似磨。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相招相勸飲流霞，鬢亂秋霜髮亂華。

所記莫非前甲子，凡經多是老官家。
共誇今日重孫過，更說當時舊事呀。
言語丁寧有情味，後生無笑太周遮。
生來未始事田疇，無歲無時長有秋。
隨分盃盤俱是樂，等閑池館便成遊。
風花雪月千金子，水竹雲山萬戶侯。
欲俟河清人壽幾，兩眉能著幾多愁。

安樂窩中自訟吟

不向紅塵浪著鞭，唯求寡過尚無緣。
虛更遽瑗知非日，謬歷宣尼讀易年。
髮到白時難受彩，心歸通後更何言。
至陽之氣方爲玉，猶恐鑽磨未甚堅。

和君實端明花庵二首

不用丹楹刻桶爲，重重自有翠陰垂。
後人繼取天真意，種蒔增華非所宜。
庵後庵前盡植花，花開番次四時好。
主人人事簡常燕休，不信歲華能撰老。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伊川邵雍堯夫

六十二吟

行年六十二康強，况復身居永熟鄉。
美景良辰非易得，淺斟低唱又何妨。
無涯歲月難拘管，有限筋骸莫毀傷。
多少英豪弄才智，大曾經過惡思量。

林下局事吟

閑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
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
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
從事于茲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依韻和吳傳正寺丞見寄

五十年來讀舊書，世間應笑我迂疏。
因思偶女忘今古，遂悟輪人致疾徐。
道業未醇誠可病，生涯雖薄敢言虛。
時和受賜已多矣，安有胸中不晏如。

延福坊李太博乞園池詩

宣威十九次高牙，弈葉功臣舊將家。
清世辭榮歸里第，白頭行樂過年華。
盃盈香醕浮春水，曲度新聲出靚花。

如此園池如此壽，兒孫滿眼慶無涯。

金玉吟

良金美玉信難偕，好物其來最受埋。
盜跖免兵非積善，仲尼無土反成猜。
中孚既若須爲信，一云能成信，無妄因何却有灾。
莫若致之爲外事，心源可樂是昭回。

夏日南園

夏木無重數，森陰翠樾低。相呼
百禽語，大半是黃鸝。

謝甯寺丞惠希夷罇

仙掌峰巒峭不收，希夷陳圖南也去後遂無儔。
能斟時事高擡手，善酌人情略撥頭。
畫虎不成心尚在，悲麟無應淚橫流。
悟來不必多言語，贏得清閑第一籌。

和君實端明花庵獨坐

靜坐養天和，其來所得多。耽耽
同又作殊厦宇，密密引藤蘿。忘去貴臣
度，能容野客過。繫時休戚重，終不道
如何。

依韻和宋都官惠梭拂子

洛邑從來號別都，能容無狀久安居。
衆蚊多少成雷處，一拂何由議掃除。

同王勝之學士轉運賞西園芍藥

此物揚州素所聞，今于洛汭特稱珍。
雅知國色善移物，更著天香暗結人。
欲殿羣芳仍占夏，得專奇品不須春。
日斜立馬將歸去，再倚朱欄看一巡。

戲謝富相公惠班荀三首

名園不放過鴉飛，相國如今遂請時。
鼎食從來稱富貴，更和花筍一兼之。
承將大笋來相詫，小圃其如都不生。
雖向性情曾著力，奈何今日未能平。
應物功夫出世間，豈容人可強躋攀。
我儂自是不知量，培塿須求比泰山。

答李希淳屯田

逢時雖出欲胡為，其那天資智識微。
弊性止堪同蠖屈，薄才安敢望鵬飛。
長因訪舊歡無極，每為尋幽暮不歸。
花愛半開承露看，奈何花上露沾衣。

苔錢

一雨一番新，非關鼓鑄頻。縱多
難贈客，便失不猜人。遍地未為富，滿
堦那濟貧。買愁須有為，酌酒斷無因。
散處如籌計，重時似索陳。不能賙己

急，何暇更賙親。

種穀吟

農家種穀時，種禾不種莠。奈何
禾未榮，而見莠先茂。莠若不誅鋤，禾
亦未成就。又况兩霑時，露及恩一溜。

和君實端明見贈

曾不見饒饒，城中類遠郊。雖無
千里馬，却有一枝巢。月出雲山背，風
來松竹梢。頑然何所得，豈復避人嘲。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碧蘚
墜丹果，清香生白蓮。體涼猶衣葛，耳
靜已無蟬。坐久羣動息，秋空唯寂然。

平日遊園常策筇杖秋來發篋復出

貂褥二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
然成詩

筇杖携已久，貂褥展猶新。漸染
岷山雪，拂除京國塵。危扶醉歸路，穩
稱病來身。賴此齋中物，時如見故人。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映日
成丹鳳，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絕迹，隱
顯兩忘機。天理誰能測，終然何所歸。

閑來

閑來觀萬物，在處可逍遙。魚為
貪釣得，蛾因赴火焦。碧梧饑鸞鷲，白
粒飽鷓鴣。帶索誰家子，行歌復采樵。
花庵多牽牛，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花
雖甚美而不能留賞

望遠雲凝岫，粧餘黛散鈿。縹囊

承曉露，翠蓋拂秋煙。嚮慕非葵比，雕
零在槿先。才供少頃玩，空廢日高眠。

和秋夜

久畏夏暑日，喜逢秋夜天。急雨
遇脩竹，涼風搖晚蓮。豈謂敗莎蛩，能
繼衰柳蟬。安得九臯禽，清唳一灑然。

和貂褥筇杖二物皆範景仁所惠

君子亦保物，保故不保新。筇生
蜀部石，貂走陰山塵。善扶巖嶮路，能
暖瘦羸身。行坐不可捨，常如睹斯人。

和雲

萬里幙四垂，一片雲自飛。祇知
根抱石，不為天為衣。既來曾無心，却
去寧有機。未能作霖雨，安用帝鄉歸。

和閑來

以身觀萬物，萬物理非遙。馬為

乘多瘦，龜因灼苦焦。能言謝鸚鵡，易飽過鷓鴣。伊洛好煙水，愿同漁與樵。

和花庵上牽牛花

葉鬧深如幄，花繁翠似鈿。瀼瀼冷曉露，冪冪蔽晴煙。謝既成番次，開仍有後先。主人凝佇苦，長是廢朝眠。

寄三城舊友衛比部二絕

雖老未龍鍾，籬邊菊滿叢。乍涼天氣好，里閤正過從。

景好身還健，天晴路又乾。小車芳草軟，又作穩，處處是清歡。

秋日登石閣

初晴僧閣一凭欄，風物淒涼八月間。欲盡上層嘗脚力，更於高處看人寰。秋深天氣隨宜好，老後心懷只愛閑。爲報遠山休斂黛，這般情意久闌珊。

和李審言龍圖行次龍門見寄

萬里秋光入坐明，交情預喜笑相迎。菊花未服重陽過，如待君來泛巨觥。

風月吟

涼風無限清，良月無限明。清明不我捨，長能成歡情。終朝三褫辱，晝日三接榮。榮辱不我預，何復能有驚。

贈富公

天下繫休戚，世間誰擬倫。三朝爲宰相，四水作閑人。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不知緣底事，見我却慙慙。

弄筆吟

人生所貴有精神，既有精神却不淳。弄假象真終是假，將勤補拙總輸勤。因飢得飽飽猶病，爲病求安安未真。人誤聖人人不少，聖人無誤世間人。

招司馬君實遊夏圃

雨霽景自好，秋深天未寒。可能乘興否，夏圃一盤桓。

秋日雨霽閑望

水冷雲疏霜意早，歲華雖晚黃花好。饒教四面遠山圍，奈何一片秋光老。上天生物固無私，聖人餘事人難曉。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

四小吟簡陳季常

八月小春天，小花開且殷。晚來經小雨，遂使小車閑。

樂樂吟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美行，樂

己能樂事。此數樂之外，更樂微微醉。

誠子吟

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爲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珪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聞少華崩

變化無蹤倏忽間，力迴天地不爲難。若教舒展巨靈手，豈止軒騰少華山。六社居民皆履沒，九泉磐石盡飛翻。芻蕘一句能收采，堯舜之時自可攀。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代書寄祖龍圖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著閑愁。

寒夜吟

天加一上寒，我添一重被。不出既往言，不爲己甚事。責己重以周，與人不求備。唯是大聖人，能立無過地。

知幸吟

雞職在司晨，犬職在守禦。二者皆有功，一歸于報主。我飢亦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無纖毫，功德補于時。

趨嚮

捨我靈龜，觀我朵頤。背義從利，人無遠思。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既能圖大，小在其間。

不可知吟

犁牛生駢角，老蚌產明珠。人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事固不可知，物亦難其拘。一歸于臆度，義失乎精麤。

事急吟

早極望雨意，病危思藥心。人人當此際，不待勸而深。

知人吟

事到急時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平時可，慎勿便言容易知。

言語吟

一語便喜處，千言益怒時。既因言語合，却爲語言離。

思患吟

緣飾近虛襟，虛襟後患深。療飢

當用食，救旱必須霖。

人生一世吟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一百年，做得幾何事。又况人之壽，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強自生憔悴。

謝人惠石筍

誰將天柱峰，快刀割一半。泉漱痕微漬，雲抱色猶見。權門不能移，富室不能轉。則予何人哉，當閭君之獻。

奉和十月二十四日初見雪呈相國

元老

壬子初逢雪，未多仍却晴。人間都變白，林下不勝清。寒士痛遭恐，窮民惡著驚。盃觴限新法，何故便能傾。

和相國元老

崇臺未經慶，瑞雪下雲端。雖地盡成白，而天不甚寒。有年豐可待，盈尺潤難乾。畎畝無忘處，追蹤擊壤歡。

天津看雪代簡謝蔣秀才還詩卷

清洛接天去，寒雲貼地飛。人於橋上立，詩向雪中歸。

安樂窩中看雪

同雲漠漠雪霏霏，安樂窩中卧看時。

初訝後園羅玉樹，却驚平地璨瑶池。未逢寒食梨花謝，不待春風柳絮飛。酒放半醺簾半卷，此情無使外人知。

滿日是瑶琨，貧家遂富如。許觀

非許賣，宜慘不宜舒。醇釀裝醱後，重衾造暖餘。肯於人世上，造一作還險較錙銖。

答富韓公見示正旦四絕熙寧六年

正旦四篇詩，緣忻七十期。請觀唐故事，未放晉公歸。

和君實端明

養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無官責咎，幸免世猜嫌。蓬戶能安分，藜羹固不饜。一般偏好處，曝背向前簷。

安樂窩中四長吟

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驚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罇酒美湛天真。太平自慶何多也，唯願君王壽萬春。

安樂窩中詩一編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詠自怡然。陶鎔水石閑勳業，銓擇風花靜事權。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

快時更改三兩字，醉後吟哦五七篇。
直恐心通雪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
銀河洶湧翻晴浪，玉樹查牙生紫煙。
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不能蠲。
命題濫被神相助，得句謬爲人所傳。
肯讓貴家常奏樂，寧慙富室賸收錢。
若條此過知何限，因甚臺官獨未言。

安樂窩中一部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
春秋禮樂能遺則，父子君臣可廢乎。
浩浩羲軒開闢後，巍巍堯舜協和初。
炎炎湯武干戈外，恟恟桓文弓劍餘。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伯音霸大鋪舒。
幾千百主出規制，數億萬年成楷模。
治久便憂強跋扈，患深仍念惡驅除。
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時無世無。
既往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支梧。
不知造化誰爲主，生得許多奇丈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
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
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裛衣裳。
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灾未易禳。

虛室清冷都是白，靈臺瑩靜別生光。
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一作境顏淵坐正忘。
赤水有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
生爲男子仍身健，時遇昌辰更歲穰。
日月照臨功自大，君臣庇廕效何長。
非又作不徒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安樂窩中酒一罇

安樂窩中酒一罇，非唯養氣又順真。
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
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大地乍網緼。
醞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工夫莫指陳。
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
鳳凰樓下逍遙客，郊廓城中自在人。
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
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
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
這般事業權衡別，振古英雄一本作豪恐未聞。

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半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
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醇酒發天真。
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
更出新詩二十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疏。

到性始知真氣味，入神方見妙工夫。
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
辭比離騷更溫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安樂窩中好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挨排。
重寒盛暑多閉戶，輕暖初涼時出街。
風月煎催親筆硯，鶯花引惹傍樽壘。
問君何故能如此，祇被才能養不才。

和君實端明登石閣

平地雖然遠，那知物物新。
危樓一百尺，別有萬般春。

和君實端明副酒之什

洛陽花木滿城開，更送東都雙榼來。
遂使閑人轉狂亂，奈何紅日又西頽。

對花吟

春在花爭好，春歸花遂殘。
好花留不住，好客會亦難。
酒既對花飲，花宜把酒看。
如何更斟滿，迺盡此時歡。

依韻寄成都李希淳屯田

思君君未還，君戀蜀中官。
白首雖知倦，清衷宜自寬。
花時難得會，蠶市易成歡。
莫歎歸休晚，生涯苦未完。

代書寄廣信李遵度承制

薊北更千里，漢唐爲極邊。奈何
今境土，不復舊山川。虎帳兵家重，雕
弓嗣子傳。他年勒功處，無使後燕然。

自和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自知元沒出人才。
老年多病不服藥，少日壯心都已灰。
庭草剷除終未盡，檻花擡舉尚難開。
輕風吹動半醺酒，此樂直從天外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伊川邵雍堯夫

年老逢春十三首

年老逢春春莫猜，老年方自少年迴。
人情少悅酒不解，天氣却寒花未開。
堤外有風斜送柳，墻陰經雨半生苔。
去年波水東流去，舊渌奈何新又來。
年老逢春春正妍，春妍況在禁煙前。
纔寒却暖養花日，行去聲雨便晴消酒天。
進退罇罍宜有主，栽培桃李豈無權。
清談已是歡情極，更把狂詩當管絃。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况復近清明。
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
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
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
年老逢春莫厭春，住家况復在天津。
既將水竹爲生計，須與風花作主人。
故宅廢功除瓦礫，新畦加意種蘭薰。
未知去此閑田地，何地更能容此身。
年老逢春始識春，春妍都恐屬閑身。

能知青帝工夫大，肯逐後生撩亂頻。
酒趁嫩醅嘗格韻，花承曉露看精神。
大凡尤物難分付，造化從來不負人。
年老逢春春意多，波光誰染柳誰搓。
池亭正好愛不徹，草木向榮情奈何。
便把罇罍通意思，須防風雨害清和。
千紅萬翠中間裏，似我閑人更有麼。
年老逢春春莫厭，春工慎勿致猜嫌。
紅芳若得眼前過，白髮任從頭上添。
雨後艷花零淚顆，風餘新月露眉尖。
輕醇酒面斟來凸，舉盞長憂不易拈。
年老逢春春莫慳，春慳不當世艱難。
四時只有三春好，一歲都無十日閑。
酒盞不煩人訴免，花枝須念雨摧殘。
却愁千片飄零後，多少金能買此歡。
年老逢春莫厭頻，更頻能見幾回春。
須將酒盞強留客，却恐花枝解笑人。
世態不堪新間舊，物情難免假疑真。
誰云梁鷲多言語，此箇深冤都未伸。
年老逢春興未收，願春慈造少遲留。
既稱好事愁花老，須與多情秉燭遊。

酒裏功勞閑汗馬，詩中罪過靜風流。
東君不奈人嘲戲，倜傥花枝惡未休。

年老逢春莫惜狂，惜狂無那興難當。
園林恰到惡明媚，風雨便多閑中傷。
花等半開宜速賞，酒聞纔熟便先嘗。
大都美物天長惜，非是吾儕曲主張。

年老逢春春不任，不任緣被老來侵。
一身老去惡足惜，滿眼春歸何處尋。
紅日墜時風更急，落花流處水仍深。
流鶯不悟芳菲歇，猶向枝頭送好音。

年老逢春認破春，破春不用苦傷神。
身心自有安存地，草木焉能媚惑人。
此日榮爲他日瘁，今年陳是去年新。
世間憂喜常相逐，多少酒能平得君。

和司馬君實崇德久待不至

君家梁上年時鷲，過社今年尚未回。
請罰誤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回。
神仙一句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

別兩絕

樓外花深礙小車，難忘有德見思多。
欲憑桃李爲之謝，桃李無言爭奈何。

賞花高閣上，負約罪難回。若許
將詩贖，何時不可陪。

春日登石閣

滿洛城中將相家，廣栽桃李作生涯。
年年二月凭高處，不見人家只見花。

六十三吟

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
耻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
愁聞刮骨聲音切，悶見吹毛智數卑。
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

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言。

感事吟

古人不見面，止可觀其心。其心
固無他，而多顧義深。今人不見心，止
可觀其面。其面顧無他，而多顧利淺。
顧義則利人，顧利則害民。利人與害
民，而卒反其身。其身幸而免，亦須殃
子孫。

偶書

天生萬物，各遂其一，唯人最靈，
萬物能并。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
之人，鮮有不臧。狼毒野葛，梟鳩蛇
蝎，此類之人，鮮有不孽。藏唯思安，

孽唯思殘。日夜無息，相代于前。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
大。

偶得吟

蛙蝥泥中走，鳳凰雲外飛。雲泥
相去遠，自是難相知。

太和湯吟

二味相和就甕頭，一般收口效偏優。
同斟祇却因無事，獨酌何嘗爲有愁。
纔沃便從真宰辟，半醺仍約伏犧遊。
人間盡愛醉時好，未到醉時誰肯休。

洗竹

歲寒松柏共經秋，叢剝無端蔽翳稠。
遍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
應龍吟後聲能效，儀鳳來時功可收。
未說其他爲用處，此般風格最難儔。

天意吟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
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
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
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

代書戲祖龍圖

祖兄同甲中，二十七日長。無怨

可低眉，有歡能抵掌。交情日更深，道義久相尚。但欠書丹人，黃金八百兩。擇之葬其親也，書誌用予名姓。

把酒

把酒囑兒男，吾今六十三。處身雖未至，講道固無慙。世上榮都謝，林間樂尚貪。語其貪一也，且免世猜嫌。

對花

熙寧七年

花枝照酒卮，把酒囑花枝。酒盡錢能買，花殘藥不醫。人無先酩酊，花莫便離披。慢慢對花飲，况春能幾時。

四道吟

天道有消長，地道有險夷，人道有興廢，物道有盛衰。興廢不同世，盛衰不同時，奈何人當之，許多喜與悲。

林下吟

林下一般奇，俗人那得知。乍圓明月夜，纔放好花枝。美酒未斟滿，佳賓莫放歸。世間優我輩，幸有這些兒。

春陰

日日是春陰，春陰又復沈。養花雖有力，愛月豈無心。月滿方能看，花開始可吟。奈何花與月，殊不諒人深。

花好難久觀，月好難久看。花能五七日，月止十二圓。圓時仍齟齬，開處足摧殘。風雨尋常事，人心何不安。

囑花吟

把酒囑花枝，花枝亦要知。花無十日盛，人有百年期。據此銷魂處，寧思中酒時。若非詩斷割，難解一生迷。

懶起吟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忺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感事吟

君子小人正相反，上智下愚誠不移。野葛根非連靈芝，奈何生與天地齊。

三惑

老而不歇是一惑，安而不樂是二惑，閑而不清是三惑，三者之惑自戕賊。

四喜

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國，三喜清閑爲福德，四喜安康爲福力。

何如吟

立身須作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意何如。

問春吟

自古言花須說鶯，鶯花本合一時行。因何花謝鶯纔至，浪得鶯花相與名。輒欲問春春不應，私於蜂蝶有何情。流鶯不伏春辜負，啼了千聲又萬聲。

樓上寄友人

有客常輕平地春，夫春不得不云云。能安陋巷無如我，既上高樓還憶君。滿眼雲林都是綠，萬花煙瓦半來新。凭欄須是心無事，誰是凭欄無事人。

所失吟

所失彌多所得微，中間贏得一歎歎。人榮人悴乃常理，花謝花開何足追。偶爾相逢却相別，乍然同喜又同悲。只消照破都無事，何必區區更辯爲。

插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况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争忍花前不醉歸。

閑居吟

閑居須是洛中居，天下閑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賢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

絕奇花畔持芳醕，最軟草間移小車。
只有堯夫負親舊，交親殊不負堯夫。

依韻和張子堅太博

八載相逢恨未平，如何別酒又還傾。
雖慙坦率珠多類，却識清和玉有聲。
處世當為天下士，賞花須是洛陽城。
也知今古真男子，造化工夫不易生。

還鞠十二著作見示共城詩卷

寫象丹青未易偕，丹青雖寫象情懷。
覽君十首詩三遍，勝我再遊鄉一回。
故國不知新想望，家山如見舊崔嵬。
功名時事人休問，只有兩行清淚揩。

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
皇王帝伯音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別，士農工商品自成。
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喜春吟

春至已將詩探伺，春歸更用酒追尋。
酒因春至春歸飲，詩為花開花謝吟。
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
情多不是疆年少，和氣衝心何可任。

暮春吟

多情潘佑羨楊花，出入千家復萬家。
少日壯心都失去，老年新事不知他。
詩中罪過人多恕，酒裏功勞我自誇。
猶有一般牢落處，交親太半在天涯。

和王中美大卿致政二首

等候人間七十年，便如平子賦歸田。
知時所得誠多矣，養志其誰曰不然。
況有林泉情悅樂，却無官守事拘牽。
小車近日曾馳謁，正值夫君春晝眠。

自古有才思奮飛，夫君何故獨知時。
平生懷抱未少屈，盛世掛冠良得宜。
入格柳授風細細，壓春花笑日遲遲。
傳呼震地門前過，更不令人問是誰。

和北京王郎中見訪留詩

車從賞春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
此時殞霜奈何重，今歲花開徒有聲。
既辱佳章仍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
天之才美應自惜，料得不為時虛生。

喜樂吟

生身有五樂，居洛有五喜。人多
輕習常，殊不以爲事。吾才無所長，吾
識無所紀。其心之泰然，奈何能了此。

一樂生中國，二樂爲男子，三樂爲士人，四樂見太
平，五樂聞道義。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
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

歡喜吟

歡喜又歡喜，喜歡更喜歡。吉士
爲我友，好景爲我觀。美酒爲我飲，美
食爲我餐。此身生長老，盡在太平間。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
言語處，更看作爲時。隱几功夫大，揮
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

一室吟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有春。何嘗

無美酒，未始絕佳賓。洞裏賞花者君實
也宅中有洞，天邊泛月人君職也宅中有樓。
相逢應有語，笑我太因循。

依韻和君實端明洛濱獨步

冠蓋紛紛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
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
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又却飛。

雨後天津獨步

洛陽宮殿鎖晴煙，唐漢以來書可傳。

多少升沉都不見，空餘四面舊山川。

春色

去歲春歸留不住，今年春色來何處。
洛陽處處是桃源，小車漸轉東街去。

太平吟

天下太平日，人生安樂時。更逢
花爛漫，爭忍不開眉。

禁煙留題錦幙山下四首

滿川桃李弄芳妍，不忍重爲風所殘。
忍使一年春遂去，儘凭高處與盤桓。
寒食風煙錦幙下，凭高把酒興何如。
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爲風破除。
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
不念化工曾著力，狂風何故苦相凌。
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惡摧殘。
可憐桃李性溫厚，吹盡都無一句言。

兩歲錦幙之游不克見鄭令因以寄之

歲歲羣芳正爛開，錦幙山下賞春來。
兩年不得陪仙躡，洞裏仙人出未回。

東軒前添色牡丹一株開二十四枝

成二絕呈諸公

牡丹一株開絕倫，二十四枝嬌娥顰。

天下唯洛十分春，邵家獨得七八分。
牡丹一株開絕奇，二十四枝嬌娥圍。
滿洛城人都不知，邵家獨占春風時。

花時阻雨不出

三月洛城春半時，鞦韆未拆楊花飛。
小車不出閑春泥，亂紅翻處流鶯啼。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職分脩，分脩之外更何求。
滿天下土情能接，遍洛陽園身可遊。
行已當行誠盡處，看人莫看力生頭。
因思平地春言語，使我嘗登百尺樓。
司馬君實有詩云：始知平地上，看不盡青春。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犧書。
倦時就枕不必睡，忤後携筇任所趨。
準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
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紀又重聯。
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
有主山河難占籍，無爭風月任收權。
閑吟閑咏人休問，此箇工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休。
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懷年老頭。

曉露重時花滿檻，暖醅浮處酒盈甌。
聖人喫緊些兒事，又省工夫又省憂。
安樂窩中春夢回，略無塵事可裝懷。
輕風一霎座中過，遠樂數聲天外來。
日影轉時從杖履，花陰交處傍罇壘。
人間未若吾鄉好，又況吾鄉多美才。
安樂窩中春不虧，山翁出入小車兒。
水邊平轉綠楊岸，花外就移芳草堤。
明快眼看三月景，康強身歷四朝時。
鳳凰樓下天津畔，仰面迎風倒載歸。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纔會惜芳菲。
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讓萬金無子遺。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
安樂窩中春暮時，閉門慵坐客來稀。
蕭蕭微雨竹間霽，嘒嘒翠禽花上飛。
好景盡將詩記錄，歡情須用酒維持。
自餘身外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
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春。
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

唯人與日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語真。
安樂窩中設不安，略行湯劑自能痊。
居常無病不服藥，就使有灾宜俟天。
理到昧時須索講，情於盡處更何言。
自餘虛費閑思慮，都可易之爲晝眠。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
雖然春老難牽復，却有夏初能就移。
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
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雨眉。
又云：安樂窩中三月期，老年才會惜芳菲。酒防酩酊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離披酩酊惡滋味，不作欣只作悲。

生爲男子偶昌辰，安樂窩中富貴身。
大宇寫詩誇壯健，小盃飲酒惜輕醇。
山川澄淨初經雨，草木暄妍正遇春。
造化工夫精妙處，都宜分付與閑人。
安樂窩中雖不拘，不拘終不失吾儒。
輕醇酒用小盞飲，豪壯詩將大字書。
花木暄妍春雨後，山川澄淨九秋餘。
閑中意思長多少，無忝人間一丈夫。

食梨

願君莫愛金花梨，願君須愛紅消梨。

金花紅消兩般味，一般顏色如烟脂。
紅消食之甘如飴，金花食之先顰眉。
似此誤人事不少，未食之前宜辯之。

依韻答王安之少卿

疊巘如幘四面開，可堪虛使亂雲堆。
已曾同賞花無限，須約共遊山幾迴。
未老秋光詩擁筆，乍涼天氣酒盈盃。
輕風早是得人喜，更向芰荷深處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伊川邵雍堯夫

上巳觀花思友人

上巳觀花花意穠，今年正與昔年同。
當時同賞知何處，把酒猶能對遠風。

戲吳王郎中

近年好花人輕之，東君惡怒人不知。
直與增價一百倍，滿洛城春都買歸。
一株二十有四枝，枝枝皆有傾城姿。
又恐冷地狂風吹，盛時都與籍入詩。
予家有牡丹一株，名曰添色紅，開二十有四枝。

流鶯吟

遷喬固有之，出谷未多時。正嫩
簧爲舌，初新金作衣。替花言灼灼，代
柳說依依。柳外晚猶轉，花前曉又啼。
啼多因雨過，轉少爲春歸。莫遣行人
聽，行人路正迷。

善賞花吟

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貌。人或
善賞花，只愛花之妙。花貌在顏色，顏
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善飲酒吟

人不善飲酒，唯喜飲之多。人或善飲酒，唯喜飲之和。飲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痾。飲和成醺酣，醺酣顏遂酡。

省事吟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一春吟

一春九十日，風雨占幾半。花好不成觀，心狂未能按。

舉世吟

舉世自紛紛，誰為無事人。吾生獨何幸，卧看洛陽春。

春水吟

春水淥成波，成波無奈何。難將染他物，止可染輕羅。

春雨吟

春雨細如絲，如絲霰霖時。如何一霧霈，萬物盡熙熙。

可惜吟

可惜熙熙一片春，未多時節覓無因。眼前園苑知何限，只見鶯啼不見人。

簪花吟

簪花猶且強年少，訴酒固非佯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奈何明日病還深。

春去吟

春去休驚晚，夏來還喜初。殘芳雖有在，得似綠陰無。

和大尹李君錫龍圖留別詩

多情大尹辭春去，正是羣芳爛漫時。自古英豪重恩意，羣芳慎勿便離披。

答李希淳屯田三首

去歲嘗蒙遠寄詩，當時已歎友朋希。如今存者殆非半，不縱歡遊待幾時。

竹間水際情懷好，月下風前意思多。洛社過從無事日，非吾數輩更誰何。

胸中日月時舒慘，筆下風雲旋合離。老去無成尚如此，不知成後更何為。

箋年老逢春詩

年老逢春春莫疑，
箋云：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

且無形不見，只有意能知。

老年纔會惜芳菲。

箋云：一歲正榮處，三春特盛時。

是花堪愛惜，况見好花枝。

自知一賞有分付。

箋云：羣卉爭妍處，奇花獨異時。

東君深意思，亦恐要人知。

誰讓千金無子遺。

箋云：白日偏催處，黃金欲盡時。

侈心都用了，始得一開眉。

美酒飲教微醉後，

箋云：瓮頭噴液處，盞面起花時。

有客來相訪，通名曰伏犧。

好花放到半開時。

箋云：風輕如笑處，露重似啼時。

只向笑啼處，濃香惹滿衣。

這般意思難名狀，

箋云：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

言語既難到，丹青何處施。

只恐人間都未知。

箋云：酒到醺酣處，花當爛漫時。

醺酣歸酩酊，爛漫入離披。

謝彥國相公和詩用醉和風雨夜

深歸

道堂閑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靜，醉和風雨夜深歸。

謝君實端明用只將花卉記冬春

有時自問自家身，莫是犧皇已上人。
日往月來都不記，只將花卉記冬春。

謝君貺宣徽用少微今已應星文

一字詩中義未分，少微今已應星文。
閑人早是無憑據，更與閑人開後門。

謝安之少卿用始知安是道梯階

窩名安樂直堪哈，臂痛頭風接續來。
恰見安之便安樂，始知安是道梯階。

謝開叔司封用無事無求得最多

客問人間事若何，堯夫對曰不知他。
居林之下行林下，無事無求得最多。

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

經綸事業須才者，燮理工夫有巨臣。
安樂窩中閑偃仰，焉知不是打乖人。

自謝用此樂直從天外來

得自苦時終入苦，來從哀處卒歸哀。
既非哀樂中間得，此樂直從天外來。

別謝彥國相公三首

和詩韓國老，見比以宣尼。引彼
返魯事，指予來西畿又作遷洛時。日星功
共大，麋鹿分同微。華袞承褒借，將何
答所知。

仲尼天縱自誠明，造化工夫發得成。

見比當初歸魯事，堯夫才業若為情。
嘗走狂詩到座前，座前仍是洞中仙。
無涯風月供才思，清潤何人敢比肩。

別謝君實端明

曹王八斗才，今日為余催。錦繡
佳章裏，芝蘭秀句開。煩痾燿軀體，溽
暑燦樓臺。宜把君詩諷，清風當自來。

大字吟

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
儘得意時仍放手，到凝情處略濡毫。
魯陽却日功猶淺，宗慤乘風志未高。
寫出太平難狀意，任他天下頌功勞。

教子吟

為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
雖用知如未知說，在乎行與不行分。
該通始謂才中秀，傑出方名席上珍。
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

臂痛吟

先苦頭風已病軀，新添臂痛又何如。
無妨把盞只妨拜，雖廢梳頭未廢書。
不向醫方求效驗，唯將談笑且消除。
大凡物老須生病，人老何由不病乎。

世上吟

世上偷閑始得閑，我生長在不忙間。
光陰有限同歸老，風月無涯可慰顏。
坐卧遶身唯水竹，登臨滿目但雲山。
醉眠只就花陰下，轉破花陰夢始還。

逸書吟

丹山誰道鳳為巢，筆下吾能見九苞。
逸句得時如虎變，大篇成處若神交。
千端蜀錦新番樣，萬樹春華暖弄梢。
天馬無蹤周八極，但臨風月鏡相敲。

旋風吟二首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爭。
棋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
少日掛心唯帝典，老年留意只犧經。
自知別得收功處，松桂隆冬始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蒿萊盛夏亦能榮。
光陰去後繩難繫，利害在前人必爭。
萬事莫於疑處動，一身常向吉中行。
人心相去無多遠，安有太平人不平。

又二首

近日衰軀有病侵，如何醫藥不求尋。
軒前密葉自成幄，砌下黃花空散金。
閑看蜜蜂收蜜意，靜觀巢鷺累巢心。

非關天下知音少，自是堯夫不善琴。
自是堯夫不善琴，非關天下少知音。
老年難做少年事，年少不知年老心。
將養精神便靜坐，調停意思喜清吟。
如何醫藥不尋訪，近日衰軀有病侵。

頭風吟

近日頭風不奈何，未妨談笑與高歌。
人才相去不甚遠，事體所爭能許多。
閉目面前都是暗，開懷天外更無他。
若由智數經營得，大有英雄善揣摩。

答客吟

說者從來太過乎，道須能卷又能舒。
人間好事不常有，天下奇才何處無。
年近縱心唯策杖，詩逢得意便操觚。
快心亦恐詩拘束，更把狂詩大字書。

老去吟

老去無成不入時，中年養病只吟詩。
因乘意思要舒放，肯把語言生事治。
世上閑愁都一致，人間何務更能爲。
携筇晚步天津畔，爲報沙鷗慎勿飛。
行年六十有三歲，二十五年居洛陽。
林靜城中得山景，池平坐上見江鄉。

賞花長被盃盤苦，愛月屢爲風露傷。
看了太平無限好，此身老去又何妨。

依韻和王安之判監少卿

人行一善已爲優，何況夫君百行修。
曩日慈闈貪眷戀，多年宦路不追求。
官纔少列孤清德，職異上庠尊白頭。
洛社逾時阻相見，許多歡意却還休。

曉事吟

曉物情人爲曉事，知時態者號知人。
知人失後却成害，曉事過時還不淳。

鮮歡吟

生不爭名與爭利，夫君何故鮮歡意。
以道自重固有之，非理相干是無謂。
白日升天恐虛傳，金貂換酒何曾醉。
誰云憂撓大于山，亦是人間常式事。

病起吟

病作因循一月前，豈期爲苦稍淹延。
朝昏飲食是難進，軀體虛羸不可言。
既勸嘉賓持酒盞，更將大筆寫詩篇。
始知心者氣之帥，心快沉痾自釋然。

半醉吟

半醉上車兒，車兒穩碾歸。
輕風迎面處，翠柳拂頭時。
意若兼三事，情

如擁九麾。這般閑富貴，料得没人知。

半醉小車行，世間無此榮。
涼風迎面細，垂柳拂頭輕。
意若兼三事，情如擁萬兵。
這般閑富貴，料得没人爭。

覽照吟

凌晨覽照見皤然，自喜皤然一叟仙。
慷慨敢開天下口，分明高道世間言。
雖然天下本無事，不奈世間長有賢。
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

人壽吟

人壽百年間，其間多少難。
予今六十三，何止于一半。
骨瘦固非清，髮白豈謂筭。
便化不爲夭，況且粗康健。

年老吟

身老太平間，身閑心更閑。
非貴亦非賤，不飢兼不寒。
有賓須置酒，無日不開顏。
第一條平路，何人伴往還。

古琴吟

長隨書與棋，貧亦久藏之。
碧玉琢爲軫，黃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彈少爲求知。
近日僮奴惡，須防煮鶴時。

求信吟

始則求人信，有知有不知。
既而

求自信，人或多知之。今我不求信，何人更起疑。無可無不可，安往不熙熙。

蝎蛇吟

蝎毒遠于生，蝎毒近于死。蛇蝎雖不同，其毒固無異。蛇以首中人，蝎以尾用事。奈何天地間，畏首又畏尾。

自在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論詩吟

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鍊其辭，抑亦鍊其意。鍊辭得奇句，鍊意得餘味。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即事吟

事到患來頻，何由得任真。就新須果敢，從善莫因循。盜亦自有道，人而或不仁。義緣無定體，安處是行身。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靜坐吟

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豈謂人最靈，不如物正性。或聞陰有鬼，善能致人死。致死設有由，死外何所求。又况人之命，繫天不繫他。陰鬼設有靈，獨且奈天何。

靜樂吟

和氣四時均，何時不是春。都將無事樂，變作有形身。靜把詩評物，閑將理告人。雖然無鼓吹，此樂世難倫。

男子吟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豈在塵埃裏。

望雨

盛夏久不雨，滿天下愁苦。安得一片雲，救取人間否。久旱偶成雨，方喜慰愁苦。雖能歛塵土，不能救禾黍。

思義吟

小人固無知，唯以利為視。君子固不欺，見得還思義。思義不顧死，見利或忘生。二者之所起，平之與不平。

金帛吟

金帛一種物，所用固不常。聘則謂之弊，贖則謂之將，貿則謂之貨，積則謂之藏，賂則謂之賄，竊則謂之賊。

盜伯吟

盜伯窺財物，其心不慮他。取時唯恐少，敗後只嫌多。盜伯窺財物，其心只慮添。安得取時貪，却似敗時嫌。

待物吟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閑緣飾，到了是虛名。

唐虞吟

天下目爲目，謂之明四目。天下耳爲耳，謂之達四聰。前旒與黈纊，所貴無近情。無爲無不爲，知此非虛生。

曝書吟

蟲蠹書害少，人蠹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

兩犯吟

這般事業人難繼，此箇工夫世莫傳。窺牖知天乃常事，不窺牖見是知天。

憫旱

正要雨時須不雨，已成災處更成災。如何百穀欲焦爛，遍地止存蒿與萊。

無事吟

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祇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閨人招友人

清風正藹如，小閣枕通衢。不欲久獨擅，能來同享無。

億夢吟

心足而家貧，體疏而情親。開襟知骨瘦，發語見天真。

大筆吟

詩成大字書，意快有誰如。巨浪銀山立，風檣百尺餘。酒喜小盃飲，詩欣大字書。不知人世上，此樂更誰如。

自慶吟

俗阜知君德，時和見帝功。況吾生長老，俱在太平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伊川邵雍堯夫

夢中

夢裏常言夢，誰知覺後思。不知今亦夢，更說夢中時。

日中

日中爲噬嗑，交易是尋常。彼各不相識，何復更思量。

月到梧桐上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步月吟

林罅天尤碧，風餘月更明。人間無事日，得向此中行。

偶得吟

人間事有難區處，人間事有難安堵。有一丈夫不知名，靜中只見閑揮塵。

答人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爲。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

寄曹州李審言龍圖

曩日所云是，如今却是非。安知
今日是，不起後來疑。
曩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
今日我，又是後來誰。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
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思聖吟

不逢聖人時，不見聖人面。聖人
言可聞，聖人心可見。

君子吟

君子存大體，小人無常心。於人
不求備，受恩唯恐深。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
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感事吟

四海三江與五湖，只通舟楫不通車。
往來無限平安者，豈是都由香一爐。

登石閣吟

一般情意惡難羈，長怕登高望遠時。
今日凭欄異常日，幾迴將下又遲遲。

憶昔吟

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
苟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可必吟

可必人間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衷。
莫嫌效遠因而止，更勉其來更有功。

恍惚吟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
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

謝君實端明詩

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
世傳人說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

好勇吟

好勇能過我，當仁豈讓師。勇須
仁以濟，仁必勇為資。

莫如吟

親莫如父子，遠莫如蠻夷。蠻夷
和亦至，父子失須離。

仁莫如父子，義莫如君臣。二者

尚有失，自餘惡足論。
君臣守以義，父子守以仁。義失
為敵國，仁失為路人。

里閨吟

里閨閑過從，太平之盛事。吾鄉
多吉人，況與他鄉異。

思友吟

太平之盛事，天下之美才。人間
無事日，都向洛中來。

忠信吟

欲見心無已，久違情奈何。雲煙
雖咫尺，不得屢相過。

代簡答張淳秘校

忠信于人最有情，平居非是鬼神輕。
何須只在江湖上，患難切身然後行。

代簡謝尹處初先生

老年前事怕追思，更見曾悲先德詩。
却有斷章聊自慰，如今冢嗣弱於誰。

代簡謝王茂直惠酒及川箋

樂國久容人避乖，非窩何以狀清懷。
則予豈敢窺高躅，天險能升不用階。

寄壽安令簿尉諸君

白羊玉屑誠佳物，臂痛頭風正苦時。
酒放半醺詩思動，窩中何用更呼醫。

錦嶺山下好安棲，花月風煙未改移。

聞說近來長袖過，林前立馬儘多時。

人情吟

古事參今事，今人乃古人。只應情未淡，情淡自相親。

因何吟

梅因何而酸，鹽因何而鹹，茶因何而苦，齋因何而甘。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白頭吟

五福雖難備，三殤却不逢。太平無事日，得作白頭翁。

天意吟

人能言語自能窺，天意無言人莫欺。莫道無言便無事，殆非流俗所能知。

謝壽安縣惠神林山牒

西南有山高崔嵬，亂峰圍遶如蓬萊。中間有地可容止，泉甘木茂無塵埃。諸君之意一何厚，協謀判給如風雷。天津八月水波定，便可乘查觀一迴。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見戲安之非是棄堯夫吟
安之殊不棄堯夫，亦恐傍人有厚誣。

開叔當初言得罪，希淳在後說無辜。諂然情意都如舊，剗地盃盤又見呼。始信歲寒心未替，安之殊不棄堯夫。

小車吟

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為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俱是樂，任他人道似神仙。

晚步吟

晚步上陽堤，手携筇竹枝。靜隨芳草去，閑逐野雲歸。月出松梢處，風來蘋末時。林間此光景，能有幾人知。

接花吟

物為萬民生，人為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興。男女天所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與外，率是皆虛名。

答任開叔郎中昆仲相訪

竹影戰棋罷，閑思安樂窩。曠時稱不見，聯轡幸相過。寵莫兼金比，哀逾華袞多。從來有詩癖，使我遂成魔。

小春天

八月小春天，如人強少年。偷生誠有謂，却老固無緣。既有神仙術，能

迴草木妍。安知太平日，平得似堯天。

深秋吟

終歲都無事，四時長有花。小車乘興去，所到便如家。

中秋吟

中秋光景好，況復月團團。大抵衆所愛，奈何兼獨難。天晴仍客好，酒美更身安。四者若闕一，不能成此歡。

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閑步吟

草軟沙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撻。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景好只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太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

秋望吟

草色連雲色，山光接水光。危樓一百尺，旅鴈兩三行。

閑適吟

春看洛城花，秋翫天津月；夏披嵩岑風，冬賞龍山雪。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跡

未見希夷真，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真。始知

今與古，天下長有人。

希夷真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答君實端明遊壽安神林

占得幽棲一片山，都離塵土利名間。四時分定所遊處，不爲移文便往還。

杏香花

客說何州事，經營杳未涯。訝予獨無語，貪嗅杏香花。

天津晚步

芝蓋久稀疏，暮雲空垞北。千年舊都城，一片閑宮闕。禁籞尚連延，觚稜猶截辟。橋勢橫雌霓，堤形偃初月。漣澗岸已深，漢唐時既歇。危亭獨坐人，浪把興亡閱。

歡喜吟

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予何人哉，歡喜不已。

自作真贊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閑往閑來。九謂太極。

奢侈吟

侈不可極，奢不可窮。極則有禍，窮則有凶。

多多吟

天下居常，害多于利，亂多于治，憂多于喜。奈何人生，不能免此。奈何予生，皆爲外事。

畏愛吟

人有正性，事事皆齊。人無正性，事事皆隳。失于用恩，以非爲是。失于用威，以是爲非。恩威既失，畏愛何知。不知畏愛，何用恩威。喜怒不節，鮮不至斯。婦人男子，宜用戒之。

秋閣

秋閣一凭欄，人心何悄然。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淡泊霜前日，蕭疏雨後天。丹青空妙手，此意有誰傳。

浮生吟

浮生曉露邊，且喜又添年。動悔須有悔，求全未必全。處人心中事，道物性中言。寰宇雖然廣，其誰曰不然。

力外吟

以少爲多，以無爲有。力外周旋，

不能長久。

謝傅欽之學士見訪

長莫長于天，大莫大于地。天地尚有極，自餘安足計。世態非一朝，人情止于是。以至立殊功，無非借巨勢。適會在其間，慎勿強生事。雖嚴似雪霜，無改如松桂。方惜久離闊，却喜由道義。相別二十年，猶能記憔悴。

賞雪吟

一片兩片雪紛紛，三盃五盃酒醺醺。此時情狀不可論，直疑天地纔網緼。

答傅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欲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月陂閑步

因隨芳草行來遠，爲愛清波歸去遲。獨步獨吟仍獨坐，初涼天氣未寒時。

仲尼吟

仲尼生魯在吾先，去聖千餘五百年。

今日誰能知此道，當時人自比于天。
皇王帝伯中原主，父子君臣萬世權。
河不出圖吾已矣，修經意思豈徒然。

謝圓益上人惠詩一卷

覽公詩十首，起我意何多。似藥
驅疑疾，如茶滌睡魔。月當松皎潔，山
隔水嵯峨。明日如無事，天津可再過。

自述二首

傳者堪名席上珍，都緣當日得師真。
是知佚我無如老，惟喜放懷長似春。
得志當爲天下事，退居聊作水雲身。
胸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高天不負人。
陸海卧龍收爪甲，遼天老鶴戢毛衣。
難攀騏驥日千里，易足鷓鴣巢一枝。
最好朋儕同放適，儘高臺榭與登躋。
雲山勝處追尋遍，似我清閑更有誰。

答會計杜孝錫寺丞見贈

四方多善人，予善未毫分。有意
空求志，無功漫愛君。閑行觀止水，靜
坐看歸雲。老向太平裏，朝廷正右文。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伊川邵雍堯夫

天津弊居蒙諸公共為成買作詩以謝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
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
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
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
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
接籬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
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草芊綿。
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
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
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
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

同諸友城南張園賞梅十首

二首和長水李令子真韻

東風一夜拆梅枝，舞蝶遊蜂都不知。
插了滿頭仍瀆酒，任他人道拙於時。
折來嗅了依前嗅，重惜清香難久留。
多謝主人情意切，未殘仍許客重遊。

清香冷艷偏多處，猛雨狂風未有前。
賞意正濃紅日墜，如何既去遂經年。
紅日墜時情更切，玉山頽處興還深。
攀條時揀繁枝折，不插滿頭孤此心。
梅臺賞罷意何如，歸插梅花登小車。
陌上行人應見笑，風情不薄是堯夫。
酒中漬後香尤烈，笛裏吹來韻更清。
此韻此香來處好，此時消得一凝情。
春早梅花正爛開，生平不飲亦銜盃。
城南盡日高臺上，恰似江南去一迴。
梅花四種或黃紅，顏色不同香頗同。
更遠也須重一到，看看隨水又隨風。
五嶺雖多何足觀，三川縱少須重去。
臺邊況有數千株，仍在名園最深處。
人間好物尤宜惜，天下奇才非易得。
他日相逢他處時，始知此會重難覓。

答人

誰道閑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
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來入近編。
初春洛城梅開時，賞梅更吟梅花詩。

梅花雖開難遠寄，唯寄梅詩伸所思。

依韻和君實端明惠酒

春風吹雪亂飄颻，林下如何更寂寥。
霜憲威稜正難犯，小人當貺是難消。

謝壽安簿寄錦嶠山下所失剪刀

江夏尚能悲墜履，少原唯解泣遺簪。
一刀所失安足繫，不那久經人用心。

謝君實端明惠山蔬八品

八品山蔬盡藥萌，何山採得各標名。
山翁驚受霜臺貺，即命山妻親自烹。

謝君實端明惠牡丹

霜臺何處得奇葩，分送天津小隱家。
初訝山妻忽驚走，尋常只慣插葵花。

謝判府王宣徽惠酒

自得花枝向遠鄰，只憂輕負一番春。
無何寵貺酒雙榼，少室山人遂不貧。

和君實端明洛陽看花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看。
飲水也須無限樂，兄能時復舉盃盤。

洛陽花木誇天下，吾輩遊勝庶士遊。
重念東君分付意，忍於佳處不遲留。

洛陽交友皆奇傑，遞賞名園只似家。

却笑孟郊窮不慣，一日看盡長安花。

南園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圖花早開。
多謝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閑來。

和君實端明送酒

大凡人意易為驕，雙榼何如水一瓢。
亦恐孟光心漸侈，自茲微厭紫芝苗。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依韻和鎮戎倅龔章屯田

十五年前初見君，見君情意便如親。
雖然林下無他事，不那心間思故人。

萬物比之論至底，丹誠到了總輸真。
過從洛社勝諸處，何日能來共卜鄰。

安樂窩銘

安莫安于王政平，樂莫樂于年穀登。
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

愁恨吟

城裏住煙霞，天津小隱家。經書
為事業，水竹是生涯。恨為雲遮月，愁

因風損花。恨愁花月外，何暇更知他。

悲喜吟

吳起初辭魏，張儀乍入秦。西河

蒙惠久，南楚受欺頻。

善惡吟

君子學道則務本，小人見利則忘生。
務本則非理不動，見利則非賄不行。

所學吟

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
無學何異。

君子行

何者為君子，君子固可修。是知
君子途，使人從之遊。與義不與利，記

恩不記讎。揚善不揚惡，主喜不主憂。

思省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
敢忘修整。

梁鷲吟

物情誰道爾無知，秋去春來不失期。
今歲新雛又成就，去時寧不重依依。

鄒田二忌

鄒田二忌不相能，買卜之言惡足明。
利害傷真至于此，姓田人去恨難平。

孫龐二將

孫臏伏兵稱有法，龐涓鑽火一何愚。
兵家詭詐盡如此，利害今人自不殊。

一言感人

為女不嫁，為士不官，齊人一言，田子辭焉。

四公子吟

時去三王，事歸五霸。七雄既爭，四子仍詫。孟常居先，信陵居亞，平原居中，春申居下。

淳于髡酒諫

賜酒于君，飲不知味。執法在前，恐懼無既。當此之時，一斗而醉。宗族滿堂，既孝且悌。尊卑以親，少長以齒。當此之時，二斗而醉。賓之初筵，踴躍濟濟，獻酬百拜，升降有禮。當此之時，三斗而醉。里閭過從，如兄如弟，時和歲豐，情懷歡喜。當此之時，五斗而醉。朋友往還，講道求義，樂事賞心，登山臨水。當此之時，八斗而醉。男女雜坐，盃觴不記。燈燭明滅，衣冠傾圮。當此之時，一石而醉。

東海有大魚

東海有大魚，罔罟無能近。碭然一失水，螻蟻得而困。

土木偶人

土木偶人，慎無相笑。天將大雨，止可相弔。

辯謗吟

田單功蓋國，貂勃語迴君。謗者古來有，猶能殺九人。

三皇吟

三皇之世正熙熙，烏鵲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切，初春天氣早晨時。

五帝

五帝之時似日中，聲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無如此，過此其來便不同。

三王

三王之世正如秋，權重權輕事有由。深谷為陵岸為谷，陵遷谷變不知休。

五伯

五伯之時正似冬，雖然三代莫同風。當初管晏權輕重，父子君臣尚且宗。

七國

七國縱橫事可明，蘇張得路信非平。當初天下如何爾，市井之人為正卿。

掃地吟

管晏治時猶有體，蘇張用處更無名。

三皇五帝從何出，掃地中原俟太平。

天人吟

犧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利害吟

兔犬俱斃，蚌鷸相持。田漁老父，坐而利之。

時吟

騏驥壯時，千里莫追。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時與事會，談笑指揮。時移事去，雖死奚為。

二說吟

治不變俗，教不易民。甘龍之說，亦或可循。常人習俗，學者溺聞。商鞅之說，異乎所云。

言行吟

言不失仁，行不失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言與仁背，行與義乖，天且不祐，人能行哉。有商君者，賊義殘仁，為法自弊，車分其身。始知行義脩仁者，便是延年益壽人。

治亂吟

財利為先，筆舌用事，饑饉相仍，

盜賊蜂起。孝悌爲先，日月長久，時和歲豐，延年益壽。

太平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商君吟

商鞅得君持法處，趙良終日正言時。當其命令炎如火，車裂如何都不知。

能懷天下心

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豈止求于今，求古亦未易。

始皇吟

并吞天下九千日，一統寰中十五年。坑血未乾高祖至，驪山丘壠已蕭然。

有妄吟

作僞少陰德，飾非多隱情。人心雖曖昧，天道自分明。手足既皆露，語言安足憑。

乾坤吟

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應龍吟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庶物，同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處是仙鄉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謝宋推官惠白牛

毛如霜雪眼如朱，耳角方齊三尺餘。狀異□將耕曠土，性馴宜用駕安車。水邊牧處龍能擾，月下牽時兔可驅。從此洛陽圖幘上，丹青人更著工夫。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詩仍見率

成七

六老皤然鬢似霜，縱心年至又非狂。

園池共選何妨勝，樽俎相歡未始忙。杖履爛遊千載運，衣巾濃惹萬花香。過從見率添成七，況復秋來亦漸涼。六老相陪卿與郎，閑曹饒却不清狂。過從無事易成樂，職局向人難道忙。煙柳嫩垂低更綠，露桃紅裛暖仍香。乘春醉卧花陰下，恰在花陰別是涼。六翁誰讓少年場，老不羞人任意狂。同向靜中觀物動，共於閑處看人忙。天心月滿蟾蜍動，水面風微菡萏香。肯信人間有憂事，新醅正熟景初涼。六人相聚會時康，著甚來由不放狂。遍地園林同已有，滿天風月助詩忙。文章高摘漢唐艷，騷雅濃薰李杜香。水際竹邊閑適處，更無塵事只清涼。六客同遊一醉鄉，又非流俗所言狂。追遊共喜清平久，唱和爭尋警策忙。薦酒月陂林果熟，發茶金谷井泉香。千年松下塵談麈，襟袖無風亦自涼。見率野人成七老，野人唯解野疏狂。編排每日清吟苦，趁辦遞年閑適忙。

夏末喜嘗新酒味，春初愛嗅早梅香。
問君何故須如此，不奈心頭一點涼。
林下狂歌不帖腔，帖腔安得謂之狂。
小車行處鶯花鬧，大筆落時神鬼忙。
門掩柴荆闌闌遠，墻開瓮牖薜蘿香。
一般天下難尋物，洛浦清風拂面涼。

依韻和張靜之少卿惠文房三物

文房三物品皆精，報謝愁無秀句成。
欲狀升平在歌頌，奈何才不逮升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謝富相公詩

寵辱見多惡足驚，出塵還喜自誠明。
閑中氣象乾坤大，靜處光陰宇宙清。
素業經綸無少愧，全功天地不虛生。
野人何幸逢昌運，一百餘年天下平。

安樂窩前蒲柳吟

安樂窩前小江曲，新蒲細柳年年綠。
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

瓮牖吟

瓮破已甘棄，言收用有方。用時
須藉口，照處便安牀。不假軒窗力，能
迴日月光。清平卧其下，自可比羲皇。

人生長有兩般愁

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

或向利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
多思唯恐晚得手，未老已聞先白頭。
我有何功居彼上，其間攘臂獨無憂。

自詠

天下更無雙，無知無所長。年顏
李文爽，風度賀知章。靜坐多茶飲，閑
行或道裝。傍人休用笑，安樂是吾鄉。

中秋月

一年一度中秋夜，十度中秋九度陰。
求滿直須當夜半，要明仍候到天心。
無雲照處情非淺，不睡觀時意更深。
徒愛古人詩句好，何堪千里共如今。

小車吟

春暖秋涼兼景好，年豐身健更時和。
如茵草上輕輕輾，似錦花間慢慢拖。

晝夢

夢裏到鄉關，鄉關二十年。依稀
新國土，隱約舊山川。身已煙霞外，人
家道路邊。覺來猶在目，一餉但蕭然。

晚步洛河灘

晚步洛河灘，河灘石萬般。青黃
有長短，大小或方圓。考彼多無數，求
其用實難。琅玕在何處，止可使人歎。

和李文思早秋五首

一雨洗觚稜，三川氣象清。林風
傳顛氣，木葉送商聲。忽忽蓮生的，看
看菊吐英。太平時裏老，何以報虛生。

徑小新經雨，庭幽遍有苔。風前
閑意思，階下靜徘徊。不分筋骸老，難
甘歲月催。時時藉芳草，賴有酒同盃。

王金秋已至，爍石景方闌。直養
能希孟，閑居肯讓潘。竹間風葉葉，松
罅月團團。洛社多賢友，人人可共歡。

池畔拖垂柳，欄邊笑晚花。敗荷
傾弊蓋，老檜露枯槎。歲暮驚時態，年
高惜物華。東陵風未替，解憶故園瓜。

日脚雲微淡，林梢葉漸黃。可堪
須變色，徹了爲侵霜。酒到難成醉，風
來易得涼。老年何所欲，唯願且平康。

堯夫何所有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
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放適，風
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
初下膝，既老遂華顛。在昔四五歲，于

今六十年。却有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答友人

何者名為善處身，非為能武又能文。可行可止存諸己，或是或非繫在人。遍數古來賢所得，歷觀天下事須真。吉凶悔吝生乎動，剛毅木訥近於仁。易地皆然休計較，不言而信省開陳。雖居蠻貊亦行矣，無患鄉閭情未親。

獨坐吟

天告自丁寧，人多不肯聽。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爭。

又

天意自分明，人多不肯行。鶯花春乍暖，風月雨初晴。靜坐澄思慮，閑吟樂性情。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爭。

意未萌于心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自適吟

郊廓城中，鳳凰樓下；風月庭除，鶯花臺榭。時和歲豐，閑行靜坐；朋

好身安，清吟雅話。

老翁吟

皤然一老翁，凡百事皆慵。舊物不盡記，故人難得逢。幽花渾在霧，殘夢半隨風。只且願天下，時和與歲豐。

鐵如意吟

此物鐵為之，何嘗肯妄持。長隨大斃子，永伴小車兒。擊碎珊瑚處，敲殘牙齒時。誰能學此輩，纔始入鞭笞。

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安車塵尾道衣裝，里閭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工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為道，堯夫何者敢披襟。

四者吟

目時然後視，耳時然後聽，口時然後言，身時然後行。前不見厚祿，後不見重兵，惟其義所在，安知利與名。

偶得吟

壯歲苦奔馳，隨分受官職。所得唯錙銖，所喪無紀極。今日度一朝，明日過一夕。不免如路人，區區被勞役。

四事吟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公會、生會、廣會、醪會，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閭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伊川邵雍堯夫

偶書

美食無使饜，饜則不能受。善人無使倦，倦則不能久。

官小拜人喜，官高拜人耻。官職自外來，中心何若此。

才高命寡，耻居人下。若不固窮，非知道者。賢德之人，所居之處，如芝如蘭，使人愛慕。凶惡之人，所居之處，如虎如狼，使人怕怖。妻强夫殃，奴强主殃，臣强君殃。尾大于身，冰堅于霜，辯之不早，國破家亡。

王勝之諫議見惠文房四寶內有巨

硯尤佳因以謝之

銅雀或常聞，未嘗聞金雀。始愧林下人，識物不甚博。金雀出何所，必出自靈岳。剪斷白雲根，分破蒼岑角。既爲之巨硯，遂登于綸閣。水貯見温潤，墨發知滌濯。窗下喜鑑開，案前驚月落。見贈何慙慙，欲報須和璞。胡

爲不且留，洪化用斟酌。胡爲不且留，賢人用選擇。胡爲不且留，姦人用誅削。胡爲不宜留，生靈用安泊。則予何人哉，拜賦徒驚矍。須是筆如椽，方能無厚作。

再用晴窗氣暖墨花春謝王勝之諫

議惠金雀硯

硯名金雀世難倫，用報慙無天下珍。國士有詩偏雅處，晴窗氣暖墨花春。

題范忠獻公真

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爲逸人，忠獻爲顯官。邵在范之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

觀物吟

時有代謝，物有枯榮。人有衰盛，事有廢興。

對花吟

美酒豈無留客飲，好花猶解向人開。多情不忍阻花意，未醉何須辭滿盃。

義利吟

意不若義，義不若利。利之使人，能忘生死。利不若義，義不若意。意之使人，能動天地。

代簡謝朱殿直贈長韻詩

慙慙見贈用長篇，里閤過從積有年。歲事報成還報始，春華相次又暄妍。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於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洛城裏，看盡人間手脚忙。

試硯

富貴傲人人未信，還知富貴去如何。常觀靜處光陰好，亦恐閑時思慮多。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無波。世間大有平田地，因甚須由捷徑過。

問調鼎

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工夫敢預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桂助爲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讀古詩

閑讀古人詩，因看古人意。古今時雖殊，其意固無異。喜怒與哀樂，貧賤與富貴。惜哉情何物，使人能如是。

蠹書魚

形狀類于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爲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當盛夏，噉了却如初。

歲儉吟

歲儉心非儉，家貧道不貧。誰知天地內，別有好乾坤。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學佛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霜露吟

天地有潤澤，其降也瀼瀼。暖則

爲湛露，寒則爲繁霜。爲露萬物悅，爲霜萬物傷。二物本一氣，恩威何昭彰。

天命吟

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

性情

踐形治性，踐跡治情。賢人踐跡，聖人踐形。

心跡吟

聖人了心，賢人了跡。了心無窮，了跡無極。

觀物吟

物不兩盛，事難獨行。榮瘁迭起，賢愚並行。

思慮吟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代書答朝中舊友

少日治文章，亦曾觀國光。山林雖不返，畎畝未嘗忘。廩鹿寧無志，鴻鴻自有行。還知今日事，大故索思量。

冬不出吟

冬非不欲出，欲出苦日短。年老

恐話長，天寒怕歸晚。山翁頭有風，鄉友情非淺。必欲相招延，春光況不遠。

觀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家國吟

邪正異心，家國同體。邪能敗亡，正能興起。

邪正吟

賢人好正，姦人好邪。好邪則競，好正則和。

義利吟

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尚利則亂，尚義則治。

天時吟

人作者事，天命者時。時來易失，事去難追。

思義吟

恩深者親，義重者君。恩義兩得，始謂之人。

閑步吟

何者謂知音，知音難漫尋。既無師曠耳，安有伯牙琴。雖逼桑榆景，寧忘松桂心。獨行月堤上，一步一高吟。

坐右吟

萬化備于身，直須資養深。因何爲寶鑑，只被用精金。酒少如茶飲，詩多似史吟。顏淵方內樂，天下事難任。

感雪吟

旨酒嘉肴與管絃，通宵鼎沸樂豐年。侯門深處還知否，百萬流民在露天。

六十五歲新正自貽

熙寧八年

予家洛城裏，況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當宋之盛旦。南園臨通衢，北圃仰雙觀。雖然在京國，却如處山澗。清泉篆溝渠，茂木繡霄漢。涼風竹下來，皓月松間見。面前有芝蘭，目下無冰炭。坐上有餘歡，胸中無交戰。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銜。惡聞人之惡，樂道人之善。不行何越趨，勿藥何暝眩。誰謂金石堅，其心亦能斷。誰謂鬼神靈，其誠亦能貫。

小車六言吟

昔人乘車是常，今見乘車倉皇。既有前車戒慎，豈無覆轍兢莊。將出必用茶飲，欲登先須道裝。軫邊更掛詩帙，轅畔仍懸酒缸。輪緩爲移芳草，蓋低因礙垂楊。水際尤宜穩審，花間更要安詳。朝出頻經履道，晚歸屢過平康。春重縱觀明媚，秋深飫看豐穰。五鳳樓前月色，天津橋上風涼。金谷園中流水，魏王堤外脩篁。靜處光陰最好，閑中氣味偏長。所經莫不意得，所見無非情忘。或見農人擁耒，或見蠶女求桑。或見靡蕪遍野，或見蒺藜滿墻。或見荆棘茂密，或見芝蘭芬芳。或見鷄豚狗彘，或見鵬鸚鸞凰。惡者既不見害，善者固無相傷。華嶽三峰岌嶮，黃陂萬頃汪洋。不爲虛作男子，無負閑居洛陽。天地精英多得，堯夫老去何妨。

安樂吟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浹。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

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寤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瓮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六十五歲。

甕牖吟

有客無知，唯知自守。自守無他，唯求寡咎。有屋數間，有田數畝。用盆爲池，以甕爲牖。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筆落人間，暉映瓊玖。人能知止，以退爲茂；我自不出，何退之有。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犧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

壽。

盆池吟

有客無知，唯知不爲。不爲無他。唯求不欺。我有人是，人無我非。因開甕牖，遂鑿盆池。都邑地貴，江湖景奇。能遊澤國，不下堂基。簾外青草，軒前黃陂。壺中月落，鑑裏雲飛。既有荷芰，豈無菖茨。既有蝌蚪，豈無蛟螭。亦或清淺，亦或渺瀰。亦或淥淨，亦或漣漪。風起蘋藻，涼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歸。密雪霏霏，輕冰披披。垂柳依依，細雨微微。可以觀止，可以忘機。可以照物，可以看時。不樂乎我，更樂乎誰。吾于是日，再見伏羲。

小車吟

有客無知，唯知有家。有家能歸，其歸非遐。靈臺瑩靜，天壤披葩。書用大筆，出乘小車。身爲男子，生于中華。又居洛陽，爲幸何多。天地中央，帝王真宅。漢唐遺烈，氣象自佳。聖賢區宇，士人淵藪。仁義場圃，聞見無涯。里巷相切，親朋相過。人疑日馭，

我謂星查。或遊金谷，或泛月波。或經履道，或過銅駝。進退雲水，舒卷煙霞。揄揚風月，擡貼鶯花。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

大筆吟

有客無知，爲性太質。不伎不求，無固無必。足躡天根，手探月窟。所得之懷，盡賦于筆。意遠情融，氣和神逸。酒放微醺，綃鋪半匹。如風之卒，如雲之勃。如電之欸，如雨之密。或住或還，或沒或出。滌蕩氛埃，廓開天日。鸞鳳翱翔，龍蛇盤屈。春葩暄妍，秋山崢嶸。三千簪裾，俯循儒術。百萬貔貅，仰聽軍律。松桂成林，芝蘭滿室。蜀錦初翻，朝霞乍拂。白璧一雙，黃金百鎰。義之來求，牧之來乞。物外神交，人間事畢。觀者析醒，收之愈疾。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伊川邵雍堯夫

觀易吟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又云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又云事，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書吟

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工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不潸然。

觀詩吟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

觀春秋

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尋盟報役未嘗寧。

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資基冷似冰。
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
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
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
若教世上論勳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著何言語狀雍容。
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脩時意思恭。
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
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日中。

觀三王吟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宜居。
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
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應不成需。
善能云觀仁義爲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

觀五伯吟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
生靈劍戟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
雖則餼羊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
東周五伯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

觀七國吟

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
肯謂破齊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
清晨見鬼未爲怪，白日殺人奚足驚。
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觀嬴秦吟

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磨未便休。
比至一雄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
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河又變秋。
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觀兩漢吟

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
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
剝喪既而遭莽卓，經營殊不念高光。
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在隍。

觀三國吟

桓桓鼎峙震雷音，絕唱高蹤沒處尋。
簫鼓一方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
論兵很石寧無意，飲馬黃河徒有心。
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觀西晉吟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
題品人材憑雅誥，雌黃時事用風流。

有刀難剖公間腹，無木可梟元海頭。
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觀十六國吟

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
衣到弊時多蟣蝨，瓜當爛後足蟲蛆。
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薦亂胡。
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觀南北朝吟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
偏霸尚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
洛陽雅望稱崔浩，江表奇才服謝安。
二百四年能並轡，謾將夷虜互爲言。

觀隋朝吟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
螻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
征遼意思縻荒服，泛汴情懷厭未央。
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觀有唐吟

天生神武奠中央，不爾羣凶未易攘。
貞觀若無風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
凭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
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

觀五代吟

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
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
深冬寒木固不脫，未旦小星猶有光。
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除掃待真王。

觀盛化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
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
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

吾曹養拙賴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
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
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
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
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嘗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業；五事：百年無腹心患。

喜老吟

幾何能得鬢如絲，安用區區鑷白髭。
在上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
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
多少寬平好田地，山翁方始會開眉。

瞻禮孔子吟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
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
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工夫。
大哉贊易脩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還圓益上人詩卷

餅錫相從更一巾，一巾曾拂十州塵。
心通佛性久無礙，口道儒言殊不陳。
吳越江山前日事，伊嵩風月此時身。
閑行閑坐松陰下，應恃眼明長笑人。

天人吟

知盡人情天豈異，未知何啻隔天地。
少時氣銳未更諳，不信人間有難事。
知盡人情與天意，合而言之安有二。
能推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

錦幘春吟

錦幘山下有家園，每歲家園遇禁煙。
早是三春天氣好，那堪百里主人賢。
同於一派水邊飲，醉向萬株花底眠。
明日歸鞍遂東指，上陽風景更暄妍。

樂春吟

四時唯愛春，春更愛春分。有暖
溫存物，無寒著莫人。好花方蓓蕾，美

酒正輕醇。安樂窩中客，如何不半醺。

觀物吟四首

日月無異明，晝夜月異體。人鬼
無異情，生死有異理。既未能知生，又
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

鶯蟬體既分，安用苦云云。氣盛

有餘力，聲銷無異聞。時來由自己，勢
去屬他人。莫作傷心事，傷心不益身。
古今情一也，能處又何難。識事
事非易，知人人所艱。多疑虧任用，輕
信失防閑。堯舜其猶病，何嘗無大姦。

人之耳所聞，不若目親照。耳聞

有異同，日照無多少。併棄耳目官，專
用口舌較。不成天下功，止成天下笑。

人貴有精神吟

人貴有精神，精神反不醇。有精
神而醇，爲第一等人。不醇無義理，是
非隨怒喜。怒以是爲非，喜以非爲是。
怒是善人疏，喜非小人比。敗國與亡
家，鮮有不由此。娶妻娶柔和，嫁夫嫁
才美。安得正婦人，作配真男子。

義利吟

貴於丘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

利在其間。捨爾靈龜，觀我朵頤。義既失之，利何能爲。尚義必讓，君子道長。尚利必爭，小人道行。

小車初出吟

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止能移一宮。

府尹王宣徽席上作

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卮紅。紛紛又過一年春，牢落情懷酒浸醇。滿眼暄妍都去盡，罇前唯憶舊交親。

春暮答人吟

相違經歲意何如，漫說爲鄰德不孤。咫尺洛陽春已盡，過從能憶舊時無。

天津聞樂吟

名園相倚洛陽春，巷陌無塵羅綺新。何處青樓隔桃李，樂聲時復到天津。

春暮吟

有意楊花空學雪，無情榆莢漫堆錢。窮愁不服春辜負，酒病依還似去年。

自問二首

因甚年來可作詩，奈何人老又春歸。流鶯不忍花離披，啼到黃昏猶自啼。

年來因甚可吟詩，桃李無言鶯有辭。啼到黃昏猶自啼，奈何人老又春歸。

和成都俞公達運使見寄

前年車從過天津，花底當時把酒頻。此日錦城花爛漫，何嘗更憶洛陽春。

吳越吟二首

乙未闔廬凌楚歲，戊辰勾踐破吳時。屈如當日乘虛事，三十四年人不知。夫差丁未曾囚越，勾踐戊辰還滅吳。二十二年時返復，一如當日却乘虛。

屬事吟

鷓鴣分寄一枝巢，不信甘言便易驕。當力尚難超北海，去威何足動鴻毛。願將情意分明謝，肯把恩光取次燒。天寵居多爲幸久，春花無奈正夭饒。

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

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小有才，何復語命世。

文武吟

既爲文士，必有武備。文武之道，皆吾家事。

善惡吟

瞽鯀有子，堯舜無嗣。餘慶餘殃，何故如是。堯舜無子，瞽鯀有嗣。福善禍淫，何故如此。

責己吟

不爲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爲十分人，須責十分是。

無疾吟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爲之足。

四者吟

財色名勢，爲世所親。四者不動，然後見人。

恩怨吟

人之常情，無重于死。恩感人心，死猶有喜。怨結人心，死猶未已。恩怨之深，使人如此。

秦川吟二首

當時馬上過秦川，倏忽于今二十年。因見夫君話家住，依稀記得舊風煙。秦川兩漢帝王區，今日關東作帝都。多少聖賢存舊史，夕陽唯只見荒蕪。

和絳守王仲賢郎中

為郎得絳分銅虎，見寄詩中非浪誇。
地土尚傳唐草木，山川猶起晉雲霞。
園池富有吟供筆，風俗淳無訟到衙。
太守下車民受賜，一心殊不負官家。

日月吟

月明星自稀，日出月亦微。既有
少正卯，豈無孔仲尼。

水旱吟

堯水九年，湯旱七載。調燮之功，
此時安在。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
與湯，民死過半。

老去吟

使吾却十歲，亦可少集事。奈何
天地間，日無再中理。

吾今六十六，衰老何可擬。志逮
力不逮，人共知之矣。

人事吟

索鍊無如事，難知莫若人。人情
隨手別，事體到頭均。

不同吟

求者不得，辭者不能。二者相去，
其遠幾程。

貪義吟

貪人之惡，其過莫大。貪人之善，
是亦為罪。

月新吟

月新與月殘，形狀兩相似。奈何
人之情，初見自歡喜。

和內鄉李師甫長官見寄

雖未似神仙，能逃暑與寒。何嘗
無水竹，未始離林巒。道不同新學，才
難動要官。時和歲豐後，亦自有餘歡。

歲豐時又康，為邑在南陽。不廢
吏民事，得遊雲水鄉。春輸桃李艷，風
薦蕙蘭香。太守兼賢傑，且無奔走忙。

內鄉天春亭

內鄉有園名天春，春時桃李如綵雲。
邑民携觴連帘幕，或歌或舞何歡欣。
縣尹中間意自若，直謂前世無古人。
牡丹百品紅與紫，華而不實徒紛紜。

內鄉兼隱亭

兼隱詔來書，於時特起予。民淳
無訟聽，縣僻類山居。簿領盃盤外，官
聯談笑餘。不知當此際，傍邑更誰如。

李少卿見招代往吟

洛城春去會仙才，春去還驚夏却來。
微雨過牡丹初謝，輕風動芍藥纔開。
綠楊陰裏擁樽疊，身健時康好放懷。

病酒吟

年年當此際，酒病掩柴扉。早是
人多感，那堪春又歸。花殘蝴蝶亂，晝
永子規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微。

爭讓吟

有讓豈無爭，無訟安有革。爭讓
起于心，訟革生于跡。義軒讓以道，堯
舜讓以德。湯武爭以功，桓文爭以力。

謝王諫議見思吟

西齋前後半松筠，萬慮澄餘始見
真。不謂天光明淨處，又能時憶舊交
親。

依韻和任司封見寄吟

王侯貴盛不勝言，圖畫中山得一觀。
不似夫君行坐看，貪嵩又更愛天壇。
高樓百尺破危空，天淡雲閑看帝功。
更上一層情未快，思君不見見喬嵩。
辭麾來此住雲霄，聞健登臨肯憚勞。

紫陌事多都不見，家山圍遶是嵩高。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伊川邵雍堯夫

答人吟

筋骸得似當年否，氣血能如舊日無。
却喜一般增長處，罇前談笑有工夫。

歲寒吟

松柏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
風裏聽，色更雪中觀。

依韻謝任司封寄逍遙枕吟

夫君惠我逍遙枕，恐我逍遙蹟未超。
形體逍遙終未至，更和魂夢與逍遙。

齊鄭吟

子產何嘗辭鄭小，晏嬰殊不願齊衰。
二賢生若得其地，才業當爲王者師。

代書寄呂庫部

周王八駿走天涯，爭似君家四寶奇。
鄭洛風煙雖咫尺，恨無由往一觀之。

和王安之少卿雨後

焦勞九夏餘，一雨物皆蘇。蛙鼓
不足聽，蚊雷未易驅。非唯仰歲給，抑
亦了官輸。林下閑遊客，何妨儘自愉。

和和承制見贈

自度無能處世間，經冬經夏掩柴關。
青雲路穩無功上，翠竹叢疏有分閑。
猶許艷花酬素志，更將佳酒發酡顏。
年來老態非常甚，長懼英才未易攀。

清和吟

清而不和，隘而多鄙。和而不清，
慢而鮮禮。既和且清，義無定體。時
行則行，時止則止。

異同吟

俊快傷滅裂，厚重傷滯泥。趨造
隨所尚，不免有同異。異己必爲非，同
己必爲是。是非戰異同，終身不知義。

即事吟

生求媚于人，死求媚于鬼。媚人
幸富貴，媚鬼免罪戾。生死雖殊途，人
鬼豈異理。哀哉過用心，妄意何時已。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爲貧。
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淳厚之人少秀慧，秀慧之人少審諦。
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人間事。

對酒吟

有酒時時泛一甌，年將七十待何求。
齒衰婚嫁尚未了，歲旱田園纔薄收。
客去有時閑拱手，日高無事靜梳頭。
霜毛不止裝詩景，更可因而入畫休。

秋懷吟

一番春了未多時，雲外征鴻又報歸。
節物眼前來若此，歲華頭上去如斯。
當年志意雖然在，今日筋骸寧不衰。
賴有寸心常自喜，聖人難處却能知。

和王安之少卿秋遊

春夏而來可作詩，雖然可作待何爲。
屢空濫得同顏子，歷物固難如惠施。
風月情懷無奈處，雲山意思不勝時。
一歌一詠聊酬唱，敢詎安之與靜之。

張少卿湍，字靜之。

和王安之同赴府尹王宣徽洛社秋會

後房深出會親賓，樂按新聲妙入神。
紅燭盛時翻翠袖，畫橈停處占青蘋。
早年金殿舊遊客，此日鳳池將去人。
宅冠名都號蝸隱，邵堯夫敢作西鄰。

負河陽河清濟源三處之約以詩愧

謝之韓持國傳歛之杜天經

秋霖積久泥正滑，念念何日天開晴。
親朋延望固已甚，衰軀怯寒難遠行。
一程相去雖不遠，兩次講行終未成。
二事交戰乎胸中，隱几愁坐無由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秋約吟

升沉惡足論，事體到頭均。一片
蓬蒿地，千年雲水身。收成時正好，寒
暖氣初勻。自此過從樂，諸公莫厭頻。

長子伯溫失解以詩示之

儒家所尚者，行義與文章。用捨
何嘗定，枯榮未易量。干求須黽勉，得
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

歲暮自貽吟

天道無長春，地道無常珍。須稟
中和氣，方生粹美人。良田多黍稌，薄
地足荆榛。樛櫟蓬蒿類，正能充惡薪。

既爲萬物靈，須有萬物粹。既無萬物
靈，徒分萬物類。欲出至珍言，須有至
珍意。欲彰至美名，須作至美事。濟
時爲美事，悟主爲珍意。奈何此一者，
我獨無一與。

君子飲酒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
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閭過從。君
子飲酒，其樂無窮。

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又能終。
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
用捨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
古人已死不復見，痛惜今人少此風。

觀物吟二首

熙寧九年

柳性至柔軟，一年長丈餘。雖然
易得榮，奈何易得枯。

百穀仰膏雨，極枯變極榮。安得
此甘澤，聊且振羣生。

治亂吟五首

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
惡多于美。一陰一陽，奈何如此。

中原一片閑田地，曾生三皇與五
帝。三皇五帝子孫多，或賤或貧或富
貴。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
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
仁。

火能勝水，火不勝水，其火遂滅。水能從火，水不從火，其水不熱。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妻遂絕。妻能從夫，妻不從夫，其妻必孽。

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猶無全功，水火何由有全能。得用二者交相養，反爲二者交相凌。

三十年吟

比三十年前，今日爲艱難。比三十年後，今日爲安閑。治久人思亂，亂久人思安。安得千年鶴，乘去遊仙山。

有病吟

身之有病，當求藥醫；藥之非良，其身必虧。國之有病，當求人醫；人之非良，其國必危。事之未急，當速改爲；事之既急，雖悔難追。

對花吟

今年花似昔年開，今日人開昔日懷。煩惱全無半搯子，喜歡常有百來車。光陰已過意未過，齒髮雖頽志未頽。人問堯夫曾出否，答云方自洞天來。

自述

春暖秋涼人半醉，安車塵尾閑從事。雖無大德及生靈，且與太平裝景致。

去事吟

君子去事，民有餘祥。小人去事，民有餘殃。

策杖吟

策杖南園或北園，春來尤足慰衰年。初晴天氣上元後，乍暖風光寒食前。池岸微微粧嫩草，林梢薄薄單輕煙。東君此際情何厚，非象之中正造妍。

不願吟

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省徭役，庶幾天下少安息。

量力吟

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須求騏驥方乘馬，亦恐終身無馬騎。

戲答友人吟

邵堯夫者是何人，歲歲春秋來謁君。車小半年行一轉，余春秋一出，非如駿馬走香塵。

偶得吟

卓陶遇舜，伊尹逢湯，武丁得傅，

文王獲姜，齊知管仲，漢識張良，諸葛開蜀，玄齡啓唐。

觀事吟

一歲之事勤在春，一日之事勤在晨。一生之事勤在少，一端之事勤在新。

觀物吟

利輕則義重，利重則義輕。利不能勝義，自然多至誠。義不能勝利，自然多忿爭。

金玉吟

聖在人中出，心從行上修。金於沙裏得，玉向石中求。

風霜吟

見風而靡者草也，見霜而殞者亦草也。見風而鳴者松也，見霜而凌者亦松也。見風而靡，見霜而傷，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上下吟

自下觀上，無限富貴。自上觀下，無限賤貧。自心觀物，何物能一。自物觀心，何心不均。

吾廬吟

吾廬雖小粗容身，且免輕爲僦舍人。

大有世人無屋住，向人簷下索温存。

灤河上觀杏花回

灤河東看杏花開，花外天津暮却回。
更把杏花頭上插，圖人知道看花來。

娶妻吟

人之娶妻，容德威儀，儻或生子，
不卑則夔。

好事吟

好事固難將力取，賢人須是著心求。
浮生日月無多子，時過千休復萬休。

不再吟

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
時無再來。

毛頭吟

誰剪毛頭謝陸沉，生靈肌骨不勝侵。
人間自有回天力，林下空多憂國心。
日過中時憂未艾，月幾望處患仍深。
軍中儒服吾家事，諸葛武侯何處尋。
憂國心深爲愛君，愛君須更重於身。
口中講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始真。
妄意動時難照物，俗情私處莫知人。
厚誣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塵。

六得吟

眼能識得，耳能聽得，口能道得，
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六者
盡與，天地同德。飲食起居，出處語
默。不止省心，又更省力。

盛衰吟

勢盛舉頭方偃蹇，氣衰旋踵却嗟吁。
厚誣天下稱賢者，天下何嘗可厚誣。

富貴吟

大舜與人同好惡，以人從欲得安乎。
能知富貴尋常事，富貴能驕非丈夫。

無妄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
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
何人哉，敢不希慕。

善惡吟

人善不趨，己惡不除，謂之知道，
不亦難乎。

春日園中吟

春暖遊園迺是常，域中殊不異仙鄉。
竹間日日同真侶，水畔時時泛羽觴。
雨後鳥聲移樹轉，風前花氣觸人香。
林間富貴一般樂，更縱其來更不妨。

解字吟

人言爲信，日月爲明。止戈爲武，
羔美爲羹。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
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窮達吟

窮不能卷，達不能舒，謂之知道，
不亦難乎。

宇宙吟

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綿綿
而若存，用之豈有勤。

久旱吟

久旱望雨，久雨思晴。天之常道，
人之常情。

成性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患乎，
不到古人。

路徑吟

面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
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大率多荆棘。

大人吟

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情，合天

理。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
胸中美物肯自銜，天下英才致厚誣。
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
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感事吟

為善大宜量力分，知機都在近人情。
人情盡後疑難入，力分量時事自平。
理順面前皆道路，義乖門外是榛荆。
何人肯認此言語，此語分明人不聽。

浩歌吟

何者謂知機，惟神能造微。行藏
全在我，用捨繫於時。每恨知人晚，常
憂見事遲。與天為一體，然後識宣尼。

利名吟

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自沖。
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凭高吟

誰將酷烈千般毒，變作恩光一派深。
惆悵先民不復見，更凭高處儘沈吟。

意盡吟

意盡於物，言盡于誠。矯情鎮物，

非我所能。

又浩歌吟二首

憂愁與喜歡，相去一毛間。治亂
不同體，山川無兩般。笛聲方遠聽，草
木正遙看，何處危樓上，斜陽人凭欄。

嘉善既難投，先生宜罷休。履霜
猶可救，滅木更何求。獸困重來日，鴻
飛遠去秋。民飢須是食，食外盡悠悠。

温良吟

君子温良當責備，小人情偽又須知。
因驚世上機關惡，遂覺壺中日月遲。

君子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
與利日廢。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
德樹恩，尚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
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
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君
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
喜。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
思壞召怪。君了好與，小人好求；好
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
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絕。

先天吟

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
無時虧，奉時有時疲。

爽口吟

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慮，爽
意之言少語，爽身之事少做。

至誠吟

不多求故得，不離學故明。欲得
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書事吟

它山有石能攻玉，玉未全成老已催。
有限光陰隨事去，無涯衰朽逐人來。
陶鎔情性詩千首，變理筋骸酒一盃。
六十六年無事日，心源方始似昭回。

答甯秀才求詩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
三百首，足以備吟哦。

詩酒吟

聖人難處口能宣，何止千年與萬年。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會看青天。
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工夫用酒傳。
傳寫不干詩酒事，若無詩酒又難言。

白頭吟

何人頭不白，我白不因愁。只被人多欲，其如我不憂。不憂緣不動，多欲爲多求。年老人常事，如何不白頭。

知音吟

仲尼始可言無意，孟子方能不動心。莫向山中尋白玉，但於身上覓黃金。山中白玉有時得，身上黃金無處尋。我輩何人敢稱會，安知世上無知音。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伊川邵雍堯夫

人物吟

人破須至護，物破須至補。補護既已多，卒歸于敗露。人有人之情，物有物之理。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

偶得吟

林間無事可裝懷，晝睡功勞酒一盃。殘夢不能全省記，半隨風雨過東街。

觀物吟

一氣纔分，兩儀已備。圓者爲天，方者爲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戰國吟

七國之時尚戰爭，威強知詐一齊行。廉頗白起善用兵，蘇秦張儀善縱橫。朝爲布衣暮公卿，昨日鼎食今鼎烹。范雎謝相何心情，蔡澤入秦何依憑。始皇奮袂天下寧，二世乞爲氓不能。三千賓客憤未平，百二山河漢已興。所存舊物唯空名，殘陽衰草山川形。

都似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語威寧。

感事吟

切玉如泥劍不虛，誰知世上有昆吾。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名大丈夫。士老林泉誠所願，民填溝壑諒何辜。然非我事我心惻，珍重羲皇一卷書。

又五首

萬物有精英，人爲萬物靈。必先詳事體，然後論人情。氣靜形安樂，心閑身太平。伊耆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用藥似交兵，兵交豈有寧。求安安未得，去病病還生。湯劑未全補，甘肥又却爭。何由能壽考，瑞應老人星。

萬物道爲樞，其來類自殊。性雖無厚薄，理亦有精麤。未若人爲盛，還知物有餘。我生于此日，幸免作庸夫。

曾聞不若見，曾見不如經。既用心經過，何煩口說行。改詩知化筆，醒酒識和羹。料得人間事，無由出此情。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有壽人，未過百來歲。出口無善言，行身無善事。徒有人之身，殊無人之貴。

履道吟

何代無人振德輝，衆賢今日會西畿。
太平文物風流事，更勝元和全盛時。

見義吟

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
力盡而止。

觀物吟

如鸞如鳳，意思安詳，所生之人，
匪忠則良。如鼠如雀，意思驚躩；所
生之人，不凶則惡。

王公吟

王公大人，天下具瞻；輕流傳習，
重損威嚴。此尚未了，彼安能兼。非
爲失道，又復起貪。頂戴儒冠，心存象
教。本圖心寧，復使心鬧。譬如生子，
當求克肖，不教義方，教之竊盜。

自詠吟

老去無成齒髮衰，年將七十待何爲。
居常無病不服藥，間或有懷猶作詩。
引水更憐魚並至，折花仍喜蝶相隨。
平生積學無他效，只得胸中惡坦夷。

觀物吟

畫工狀物，經月經年。軒鑑照物，

立寫于前。鑑之爲明，猶或未精。工
出人手，平與不平。天下之平，莫若于
水。止能照表，不能照裏。表裏洞照，
其唯聖人。察言觀行，罔或不真。盡
物之性，去己之情。有德之人，而必有
言。能言之人，未必能行。

能寐吟

大驚不寐，大憂不寐，大傷不寐，
大病不寐，大喜不寐，大安能寐。何故
不寐，湛於有累。何故能寐，行於無
事。

鷓鴣吟二首

人間重者是黃金，誰道黃金無處尋。
不著閑辭文雅意，更將何事悅良心。
遠山四面供清潤，幽鳥千般送好音。
無限春光都去盡，請君聽唱鷓鴣吟。
翠竹叢深啼鷓鴣，鷓鴣聲更勝提壺。
江南江北常相逐，春後春前多自呼。
遷客銷魂驚夢寐，征人零淚濕衣裾。
愁中聞處腸先斷，似此傷懷禁得無。
先天吟
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工
夫。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

乎一作無。

自樂吟

麟鳳何嘗不在郊，太平消得苦譏謔。
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
一瓦清泉來竹下，兩竿紅日上松梢。
窩中睡起窩前坐，安得閑辭解客嘲。

民情吟

民情既樂，和氣爲祥。民情既憂，
戾氣爲殃。祥爲雨露，天下豐穰。殃
爲水旱，天下凶荒。

牡丹吟

牡丹花品冠羣芳，況是其間更有王。
四色變而成百色，百般顏色百般香。

代書吟

金須百鍊始知精，水鑑何如人鑑明。
不棄既能存故舊，久要焉敢忘平生。
經綸事體當言用，道義襟懷只論誠。
草木面前何止萬，歲寒松桂獨青青。

病淺吟

病淺之時人不疑，病深之後藥難醫。
勞謙所以有終吉，迷復何嘗無大虧。
物我中間難著髮，天人相吉豈容絲。
能知古樂猶今樂，省了譏謔多少辭。

借出詩

詩狂書更逸，近歲不勝多。大半落天下，未還安樂窩。

無苦吟

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淫。

萬物吟

萬物備于身，乾坤不負人。時光嗟荏苒，事體落因循。既感青春老，還驚白髮新。胸中若無有，未免作埃塵。云走埃塵。

月窟吟

月窟與天根，中間來往頻。所居皆綽綽，何往不申申。投足自有定，滿懷都是春。若無詩與酒，又似太虧人。

大象吟

大象自中虛，中虛真不渝。施爲心事業，應對口工夫。伎量千般有，憂愁一點無。人能知此理，勝讀五車書。

百病吟

百病起於情，情輕病亦輕。可能無系累，却是有依憑。秋月千山靜，春

華萬木榮。若論真事業，人力莫經營。

小車吟

春暖未苦熱，秋涼未甚寒。小車隨意出，所到即成歡。

擊壤吟

擊壤三千首，行窩十二家。樂天爲事業，養志是生涯。出入將如意，過從用小車。人能知此樂，何必待紛華。

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買宅從來重見山，見山今直幾何錢。奇峰環列遠隔水，喬木俯臨微帶煙。行路客疑經洞府，凭欄人恐是神仙。長憂暗入丹青手，寫向鮫綃天下傳。洛下誰家不買居，買居還得似君無。風光一片非塵世，景物四時真畫圖。後圃花奇真閬苑，前軒峰好類蓬壺。人生能向此中老，亦是世間豪丈夫。

秋盡吟

數日之間秋遂盡，百思無以慰蹉跎。園林正好愛不徹，草木已黃情奈何。雖老筋骸行尚健，儘高臺榭望仍多。終朝把酒未成醉，又欲臨風一浩歌。

不肖吟

不肖之人，志在遊蕩，身在屋下，心在屋上。不肖之子，志在浮誇，身尚不保，焉能保家。

君子吟

君子之去，亦如其來。小人之來，亦如其去。既有恩情，且無怨怒。既有憎嫌，且無思慕。

小人吟

小人無節，棄本逐末，喜思其與，怒思其奪。

把手吟

富貴把手，貧賤掣肘。貧賤把手，富貴掣肘。金石之交，死且不朽。市井之交，自難長久。

大易吟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罷吟吟

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易，成

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後世無宣尼。

黃金吟

身上有黃金，人無走陸沈。求時未必見，得處不因尋。辯捷非通物，涵容是了心。會彈無絃琴，然後能知音。

鷓鴣吟

事體一番新，纔新又却陳。新陳非利物，義理不由人。歲月休驚晚，鶯花續報春。餘罇幸無恙，宜唱鷓鴣頻。

閑中吟

閑中氣味長，長處是仙鄉。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喧。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香。莫作傷心事，傷心易斷腸。

閑中氣味真，真處是天民。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塵。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春。莫作傷心事，傷心愁殺人。

閑中氣味全，全處是天仙。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宣。爛觀千聖奧，醉擁萬花妍。莫作傷心事，傷心事好旋。

蒼蒼吟

人人共戴天，我戴豈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酒盞，器業入詩篇。料得閑中樂，無如我得全。

團團吟

如鑑又如鈎，回旋莫記秋。難窮天上理，易白世間頭。團處人人喜，虧時物物愁。有生無不喘，何必待吳牛。

代書吟

見別一年餘，歲殘相憶初。重煩君款密，遠寄我空疏。衰朽百端有，憂愁一點無。閑吟四十字，聊用答來書。

失詩吟

胸中風雨吼，筆下龍蛇走。前後落人間，三千有餘首。

不去吟

行年六十六，不去兩般事。用詩贈真宰，以酒勸象帝。面未發酡顏，心先動和氣。俯仰天地間，自知無所愧。

經世吟

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焚。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

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

私。出于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于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

言行吟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艱。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

光陰吟

三百六旬有六日，光陰過眼如奔輪。周而復始未嘗息，安得四時長似春。

舉酒吟

閑與賓朋飲酒盃，盃中長似有花開。清談纔向口中出，和氣已從心上來。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不自天回。施之天下能如此，天下何憂不放懷。

酒少吟

此物近來貧，時時得數斤。如茶辜老朽，似藥負交親。未飲先憂盡，雖斟不敢頻。何由同九日，長有白衣人。

觀棋絕句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没人尋。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情。一條

平穩路，痛惜没人行。

老去吟

老去無成鬢已斑，縱心年幾合清閑。
如何得意雲山外，更欲遊心詩酒間。
大字寫詩酬素志，小盃斟酒發酡顏。
春雷驚起千年蟄，筆下蒼龍自往還。

亂石吟

天津多亂石，石裏閑尋覓。全玉
固難求，似玉亦難得。徒有碌碌青，亦
有磷磷白。奈無清越聲，亦無溫潤色。

未有吟

未有一分功，先立十分敵。所得
無分毫，所喪無紀極。

未有一分讓，先有十分爭。所喪
者實事，所得者虛名。

誠子吟

至寶明珠非有類，全珍良玉自無
瑕。為珠為玉尚如此，何況為人多過
差。

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
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周孔不足法，軻雄不足師。還同
棄常饈，除是適蠻夷。

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

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胡越吟

胡越同心日，夫妻反目時。人間
無大小，得失在須斯。

善處吟

善處憂難作，能持事自修。腹心
無外物，蠻貊亦懷柔。

百年吟

百年嗟荏苒，千里痛蕭條。忍逐
東流水，無期任所飄。

歲杪吟

一日去一日，一年添一年。饒教
成大器，其那已華顛。志意雖依舊，聰
明不及前。若非心有得，亦恐學神仙。

觀棋小吟

誰言博奕尚優游，利害相磨未始休。
初得手時宜顧望，合行權處莫遲留。
二年乃正三監罪，七日能尸兩觀四。
天下太平無一事，南陽高卧更何求。

又借出詩

安樂窩中樂，媧皇笙萬攢。自從
閑借出，客到遂無歡。

和王規甫司勳見贈

何止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桂獨依然。
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
已約月陂尋白石，更期金谷弄清泉。
誰云影論紛紜甚，一任山巔復起巔。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願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
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
規模焉敢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
少日何由能強此，况今年老雪堆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伊川邵雍堯夫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不辭。人能知此意，保事不能知。

盃盤吟

林下盃盤大寂寥，寂寥長願似今朝。君看擊鼓撞鐘者，勢去賓朋不易招。

歡喜吟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讎。人人自歡喜，何患少交遊。

善人吟

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

議論吟

事苟非，自有異。事苟是，安有二。

推誠吟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人不知。

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堯夫吟

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

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簫韶，聲不絕。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溫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

意外吟

事出意外，人難智求。自非妄動，惡用多愁。既有誤中，寧無暗投。能知此說，天下何憂。

當斷吟

斷以決疑，疑不可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憂夢吟

至人無夢，聖人無憂。夢為多想，憂為多求。憂既不作，夢來何由。能知此說，此外何修。

人情吟

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

人事吟

人無取次，事莫因循。因循失事，取次壞人。人無率爾，事貴丁寧。率爾近薄，丁寧近誠。

師資吟

未知道義，尋人為師。既知道義，人來為資。尋師未易，為資實難。指南嚮道，非去非還。師人則耻，人師則喜。喜耻皆非，我獨無是。好為人師，與耻何異。

天人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樂，身何由安。

樂毅吟

樂毅事燕時，其心有深旨。破齊七十城，迎刃不遺矢。豈留即墨莒，却與燕有二。欲使燕遂王，天下自齊始。豈意志未申，昭王一旦死。惠王固不知，使人代其位。強燕自此衰，何復能振起。自古君與臣，際會非容易。重惜千萬年，英雄為流涕。

十分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為文。非為眉目秀，非謂衣裳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先了身。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事師盡其義。人壽百來年，其過豈容易。雖然瞬息間，其間多少事。號為能了事，必先能了身。身苟未能了，何暇能了人。

生日吟

禪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于此際，生而為人。

誠子吟

鷄能警旦，馬能代行，犬能守禦，牛能力耕。人稟天地，萬物之靈，妬賢嫉能，不如不生。

有常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四時有常序，鬼神有常靈。聖人有常德，小人無常情。

歲暮吟

世上紛華都不見，眼前唯見讀書尊。百千難過尚驚惕，三十歲前尤苦辛。少日只知難險事，老年方識太平身。家風幸有兒孫繼，足以無心伴白雲。

春天吟

一片春天在眼前，眼前須識好春天。春秋冬夏能無累，雪月風花都一連。能用真腴為事業，豈防他物害暄妍。我生其幸何多也，安有閑愁到耳邊。

庶幾吟

以聖責人，固未完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責人無難，受責非易。其殆庶幾，猶望顏子。

人物吟

人盛必有衰，物生須有死。既見身前人，乃知身後事。身前人能興，身後事豈廢。興廢先言人，然後語天地。

詫嗟吟

昨日炙手，今日張羅。人間常事，何詫何嗟。

左衽吟

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間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

教勸吟

若聖與仁吾豈敢，空言猶足慰虛生。明開教勸用常道，永使子孫持善名。此日貽謨情未顯，他時受賜事非輕。庶幾此意流天下，天下何由不太平。

不善吟

悲哉不善人，稟此凶戾德。非為敗人家，又能敗人國。

多事吟

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處身吟

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

觀性吟

千萬年之人，千萬年之事，千萬年之情，千萬年之理。唯學之所能，坐而爛觀爾。

觀物吟

居暗觀明，居靜觀動，居簡觀繁，

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匪居匪觀，衆寡何用。

答和吳傳正贊善二首

并寄高陽王十三機宜

洛陽城裏一愚夫，十許年來不讀書。老去情懷難狀處，淡煙寒月映松疏。

樂靜豈無病，好閑終有心。爭如自得者，與世善浮沈。

是非吟

是短非長，好丹非素。一生區區，未免愛惡。愛惡不去，何由是非。愛惡既去，是非何爲。

洗心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

見物吟

見物即謾吟，何常曾用意。閑將篋笥詩，靜看人間事。

力穡吟

春時耕種，夏時耘耨，秋時收治，冬時用受。雨露不愆，既苗既秀，水旱

爲災，尚罹其咎。

六十六歲吟

六十有六歲，暢然持酒盃。少無他得志，老有此開懷。往往英心動，時時秀句來。尚收三百首，自謂敵瓊瓌。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小道吟

藝雖小道，事亦繫人。苟不造微，焉能入神。

得失吟

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

薰蕕吟

善惡之間，薰蕕可究。近薰必香，近蕕必臭。

好惡吟

惡死好生，去害就利，天下之人，其情無異。

歲暮吟

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暮。雖則歎遲暮，奈何難分付。

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久。雖則歎遲久，奈何人不愛。

安分吟

輕得易失，多謀少成。德無盡利，善無近名。

由聽吟

由聽而失，以聽爲賓。而今而後，何復信人。

詩畫吟

畫筆善狀物，長于運丹青。丹青入巧思，萬物無遁形。詩書善狀物，長于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于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于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欹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蠹姦邪，進不世賢能。摘陰陽粹美，索天地精英。籍江山清潤，揭日月光榮。收之爲民極，著之爲國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

神之胥悅，此所謂和羹。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升平。

詩史吟

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增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伯時，其人長如存。百千萬億年，其事長如新。可以辯庶政，可以齊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勳。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疏親。可以正夫婦，可以明君臣。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規人何切切，誨人何諄諄。送人何戀戀，贈人何懃懃。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罇中有美祿，坐上無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餘首，布為天下春。

演繹吟

萬事入沈吟，其來味更深。雖然曾過眼，須是更經心。過眼未盡見，經心肯儘尋。儘尋能得見，方始是真金。

何者是真金，真金入骨沈。飽曾經煅鍊，足得不沈吟。到手何須眼，行身敢放心。放心然後樂，天下有知音。

何者謂知音，知音只在心。肝脾無效驗，鐘鼓漫搜尋。既若能開物，何須更鼓琴。來儀非為鳳，只是感人深。

何者謂來儀，來儀意不低。有身皆衍衍，無物不熙熙。一國若一物，四方猶四肢。巍巍乎堯舜，何得而名之。

史畫吟

史筆善記事，畫筆善狀物。狀物與記事，二者各得一。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形容出造化，想像成天地。體用自此分，鬼神無敢異。詩者豈于此，史畫而已矣。

好勝吟

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辱並至，道德弗遊。不

止人患，身亦是仇。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吾廬吟

吾亦愛吾廬，吾廬似野居。性隨天共淡，身與世俱疏。遍地長芳草，滿床堆亂書。自從無事後，更不著工夫。

人靈吟

天地生萬物，其間人最靈。既為人之靈，須有人之情。若無人之情，徒有人之形。

過眼吟

紛紛過眼不須驚，利害相磨卒未平。伎倆雖多無實效，聰明到了是虛名。溫涼寒熱四時事，甘苦辛酸萬物情。除却此心皆外物，此心猶恐未全醒一作未惺惺。

災來吟

災自外來，猶可消除。災自內來，何由支梧。天人之間，內外察諸。

內外吟

目耳鼻口，人之戶牖。心膽脾腎，

人之中雷。內若能守，外自不受。內若無守，外何能久。

名利吟

重之以名，見人之情。厚之以利，見人之意。情意內也，內重則外輕。名利外也，內賤則外貴。

名實吟

內無是實，外有是名，小人故矜。外無是名，內有是實，君子何失。

性情吟

君子任性，小人任情。任性則近，任情則遠。

丁寧吟

人無忽略，事貴丁寧。忽略近薄，丁寧近誠。

疑信吟

人無輕信，事無多疑。輕信招覺，多疑招離。

治亂吟

君子小人，亦常相半。時止時行，或治或亂。

有時吟

龍不冬躍，螢能夜飛。小人君子，

而皆有時。

忠厚吟

小人斯須，君子長久。斯須傾邪，長久忠厚。

窮冬吟

十二月將終，還驚歲律窮。藏冰方北陸，解凍未東風。草昧徒尋綠，花梢強覓紅。探春春不見，元只在胸中。

知非吟

今日已前事，知非心可憑。虛言安足道。實行又何矜。無藥醫衰老，有詩歌聖明。縱然時飲酒，未肯學劉伶。

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頭白吟

頭白已多時，況能垂白髭。不如猶甚幸，竊此未全衰。潤屋雖無鏹，承家却有兒。敢言貧淨潔，似我亦應稀。

談詩吟

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人和

心盡見，天與意相連。論物生新句，評文起雅言。興來如宿構，未始用雕鏤。

繩水吟

水能平而不能直，繩能直而不能平。安得繩水爲人情，而使天下都無爭。

刑名吟

君子多近名，小人多近刑。善惡有異同，一歸於任情。

陰陽吟

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六四；四主形，六主氣。

人事吟

人有去就，事無低昂；跡有疏密，人無較量。能此四者，自然久長。

內外吟

衣冠嚴整，謂之外修。行義純潔，謂之內修。內外俱修，何人不求。

盛衰吟

衣冠不整，謂之外惰。外義不修，謂之內惰。內外俱惰，何人不唾。

克肖子孫

振起家門。不肖子孫，破敗家門。猗嗟子孫，盛衰之根。

死生吟

學仙欲不死，學佛欲再生。再生與不死，二者人果能。設使人果能，方始入于情。賞哉林下人，不爲人所惜。哀哉公與卿，重爲人所惑。

生日吟

三萬五千日，伊子享此身。當時纔作物，此際始爲人。久負陰陽力，終虧父母恩。一盃爲壽酒，牀下列兒孫。

時事吟

時之來兮，其勢可乘。時之去兮，其事遂生。前日之事兮，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兮，後來必更。時久則患生，事久則弊生。弊患相仍，人何以寧。

不知吟

不知陰陽，不知天地，不知人情，不知物理。強爲人師，寧不自愧。

水火吟

水火得其御，交而成既濟。水火失其御，焚溺可立至。不止水與火，萬事盡如此。只知用水火，不知水火義。

中原吟

中原之師，仁義爲主。仁義既無，

四夷來侮。

喜飲吟

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真。不喜成酩酊，只喜成微醺。微醺景何似，襟懷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纔網緼。不知身是人，不知人是身。只知身與人，與天都未分。

所感吟

人生無定準，事體有多端。客宦危疑處，家書子細看。既曾憂險阻，方信喜平安。男子平生事，須于痛定觀。

行止吟

時止則須止，時行則可行。時行與時止，人力莫經營。

太平吟

太平時世園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閑閑。

探春吟

草色依稀綠，花稍隱約紅。一般難道說，如醉在心中。

不出吟

冬夏遠難出，止行南北園。如逢好風景，亦可至三天。西行至天街二百步，

北行至天津三百步，東行至天宮四百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伊川邵雍堯夫

不善吟

不良之人，稟氣非正，蛇蝎其情，豺狼其性。至良之人，稟氣清明，金玉其性，芝蘭其情。

不同吟

君子之人，與己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己非惡，聞善則憎，見賢則怒。

得失吟

時難得而易失，心雖悔而何追。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志與願違。

痛矣吟

痛矣時難得，悲哉道未傳。今年年已盡，明日是明年。

歲除

半百已華顛，如今更皓然。自知為士子，人訝學神仙。風月難忘酒，雲山不著錢。行年六十六，明日又添年。

筆興吟 熙寧十年

窗晴氣和暖，酒美手柔軟。興逸情撩亂，筆落春花爛。

影論吟

性在體內，影在形外。性往體隨，形行影會。體性不存，形影安在。影外之言，曾何足怪。

憂喜吟

大喜與大憂，二者莫能寐。二者若能寐，何憂事不治。

窺開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函谷塞，只用一丸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正如携寶劍，切玉過如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渴多逢美酒，病後遇良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一箇字，善解百年迷。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堪嗤。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初。不堪將勸誠，止可與嗟吁。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前。止堪今執筆，不可使持權。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休。止堪初看望，不可久延留。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欲知花爛漫，須是葉離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有權能處置，更狡待何為。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間。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難。

喜飲吟
平生喜飲酒，飲酒喜輕醇。不喜大段醉，只便微帶醺。融怡如再少，和煦似初春。亦恐難名狀，兩儀仍未分。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堪嗤。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初。不堪將勸誠，止可與嗟吁。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前。止堪今執筆，不可使持權。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休。止堪初看望，不可久延留。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欲知花爛漫，須是葉離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有權能處置，更狡待何為。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間。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難。

喜飲吟
平生喜飲酒，飲酒喜輕醇。不喜大段醉，只便微帶醺。融怡如再少，和煦似初春。亦恐難名狀，兩儀仍未分。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為萬乘，亦莫之矜。賤為匹夫，亦莫之凌。

措處吟

在未定之時，當難處之地。方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

費力吟

事無巨細，人有得失。得之小心，失之費力。

不老吟

人無不老理，日有再中時。不老必無也，再中應有之。

代書寄陣章屯田

執別而來二十春，忽飛書意一何勤。四方豈是少賢士，千里猶能思故人。世態見多知可否，物情諳久識疏親。我今老去甘衰朽，無補明時卧洛濱。

長短吟

君子喜淳誠，小人喜欺罔。淳誠歲時長，欺罔日月短。

迷悟吟

君子改過，小人飾非。改過終悟，飾非終迷。終悟福至，終迷禍歸。

正性吟

未生之前，不知其然。既生之後，

迺知有天。有天而來，正物之性。君子踐形，小人輕命。

幽明吟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物顯，幽由人陳。人物不作，幽明何分。

無覩吟

事曾經見，物曾持鍊。天地之間，俯仰無覩。

事體吟

語言須中節，義理貴從宜。可革仍三就，當行必再思。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四可吟

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

四不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

賃屋吟

屋新人喜居，屋弊人思去。主若

善修完，何時不能住。

小人

小人無耻，重利輕死，不畏人誅，豈顧物議。

覽照

其骨爽，其神清，其祿薄，其福輕。有病

有病

一身如一國，有病當求醫。病愈藥便正，節宣良得宜。

二月吟

林下故無知，唯知二月期。酒嘗新熟後，花賞半開時。只有醺酣趣，殊無爛漫悲。誰能將此景，長貯在心脾。

三月吟

滿城盡日行春去，言會行春還有數。真宰何嘗不發生，遊人其那無憑據。

一等吟

梨花著雨漫成啼，柳絮因風爭肯住。一片清明好意多，奈何意好難分付。

欲出第一人

欲出第一人，須有第一等意。欲為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萬物吟

成敗須歸命，興衰各有時。小人

縱多欲，真宰豈容私。只此浪喜歡，便成空慘悽。請觀春去後，遊者更爲誰。

洛陽春吟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洛陽人慣見奇葩，桃李花開未當花。須是牡丹花盛發，滿城方始樂無涯。桃李花開人不窺，花時須是牡丹時。牡丹花發酒增價，夜半遊人猶未歸。光陰不肯略從容，九十日春還又空。多少落花無著莫，半隨流水半隨風。春歸花謝日初長，鶯語鶯啼各自忙。何故遊人斷來往，綠陰殊不減紅芳。十日好花都去盡，可憐青帝用功深。遊人莫便無憑據，未必紅芳勝綠陰。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冤都未訴。欲託流鶯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用盡四時周一歲，唯春能見好花開。十千買酒未爲貴，既去紅芳豈再來。

自貽吟

六十有七歲，生爲世上人。四方

中正地，萬物備全身。天外更無樂，胸中別有春。

落花吟

萬紫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猛雨日將暮，舞榭歌臺人乍稀。水上漂浮安有定，徑邊狼籍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

春暮吟

花開春正好，花謝春還暮。不意子規禽，猶能道歸去。

春來蝴蝶亂，春去子規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時。

禽不通人情，唯知春已暮。亦或叫提壺，亦或叫歸去。

泉布吟

名爲泉布者，無足走人間。善發難言口，能開不笑顏。償逋小續命，賙急大還丹。唯有商山老，非干買得閑。

牡丹吟

一般顏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異常。真宰工夫精妙處，非容人意可思量。

和鳳翔橫渠張子厚學士亡後篇

秦句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來賢傑知多少，何代無人振素風。

自處吟

堯夫自處道如何，滿洛陽城都似家。不德於人焉敢異，至誠從物更無他。眼前只見羅天爵，頭上誰知換歲華。何止春歸與春在，胸中長有四時花。

為人吟

爲人須是與人羣，不與人羣不盡人。大舜與人焉有異，帝堯親族亦推倫。人心齟齬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又復遠于身。

先天吟

先天事業有誰爲，爲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工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己身殊不異庖犧。

中和吟

性亦故無他，須是識中和。心上語言少，人間事體多。如霖回久旱，似藥起沉痾。一物尚不了，其如萬物何。

四賢吟

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又作條暢。四

賢洛陽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年老吟

歲華頭上不能驚，唯有交親眼更明。皓皓月常因坐看，深深酒不為愁傾。苟於心上無先覺，却似人間小後生。欲約何人為伴侶，江湖泛去一舟輕。

天地吟

天人之際豈容鍼，至理何煩遠去尋。凶焰熾時焚更烈，恩波流處浸還深。長征戍卒思歸意，久旱蒼生望雨心。禍福轉來如反掌，可能中夜不沉吟。

至論吟

民于萬物已稱珍，聖向民中更出羣。介石不疑何盡日，知幾何患未如神。若無剛果難成善，既有精明又貴純。禍福兆時皆有漸，不由天地只由人。

人玉吟

玉不自珍人與珍，人珍何謝玉之純。然如粹美始終一，更看清光表裏真。韜韞有名初在石，琢磨成器却須人。古人已死不復見，被褐之言不謬云。

詐者吟

詐者固疑人，天下盡行詐。不信天下人，其間無真話。

飲酒吟

時時醇酒飲些些，頤養天和以代茶。無雨將成大凶歲，負城非有好生涯。身居畎畝須憂國，事委兒男尚恤家。人間老來何長進，鑑中添得鬢邊華。

樂物吟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身，反觀莫不全備。

和王安之小園五題

小園新葺不離家，高就崗頭低就窠。洛邑地疑偏得勝，天津人至又非賒。宜將閬苑同時語，莫共桃源一道誇。聞說一軒多種藥，只應猶欠紫河車。

野軒

一軒名野非塵境，嵩少煙岑送好風。日月歲時都屬已，更於何處覓壺中。

汗亭

許由為計未為深，洗耳何如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

藥軒

山裏藥多人不識，夫君移植更標名。果能醫得人間病，紅紫何妨好近楹。

晚暉亭

高亭新建礙煙霞，暮景能留是可嘉。最近賞春來往路，遊人應問是誰家。

觀物吟

水雨霖，火雨露，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雲，火雷靄，土雷連，石雷霹。

晝睡

晝睡工夫未易偕，羲皇以上合安排。心間無事飽食後，圍裏有時閑步回。未午庭柯鶯屢囀，已殘花徑客稀來。請觀世上多愁者，枕簟雖涼無此懷。

進退吟

進退兩途皆日賓，何煩坐上苦云云。低眉坐處當周物，掉臂行時莫顧人。齒髮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長春。行於無事人知否，寵辱何由得到身。

為客吟

忽憶南秦為客日，洛陽東望隔秦川。

雲山去此二千里，歲月于今十九年。
柳色得非新婀娜，江聲應是舊潺湲。
衰軀設使能重往，疇昔情懷奈杳然。
忽憶東胸爲客日，壯心初見水雲鄉。
島夷居處鄰荒服，潮水來時雜海商。
卧看蒼溟圍大塊，坐觀紅日出扶桑。
虛生虛死人何限，男子之稱不易當。
忽憶東吳爲客日，當年意氣樂從遊。
登山未始等閑輟，餘酒何嘗容易休。
萬柄荷香經楚甸，一帆風軟過揚州。
追思何異邯鄲夢，瞬息光陰三十秋。
忽憶太原爲客日，經秋縱酒未成歸。
遠山近水都成恨，高閣斜陽盡是悲。
年少不禁花到眼，情多唯只淚沾衣。
如今老向洛城裏，更沒這般愁到眉。

攝生吟

握固如嬰兒，作氣如壯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爲身之主，志者氣之帥。沉珠于深淵，養自己天地。

病中吟

堯夫三月病，憂損洛陽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親。薦醫心懇切，求

藥意慇懃。安得如前日，登門謝此恩。

重病吟

安樂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幾百日。砭灸與藥餌，百療效無一。以命聽于天，於心何所失。

天人吟

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盡今天數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却成二。

疾革吟

有命更危亦不死，無命極醫亦無效。唯將以命聽於天，此外誰能閑計較。

聽天吟

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

得一吟

天自得一天無既，我一自天而後至。唯天與一無兩般，我亦何嘗與天異。

答客問病

世上重黃金，伊予獨喜吟。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尋。湯劑功非淺，膏肓疾已深。然而猶灼艾，用慰友朋心。

病亟吟

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

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伊川邵雍堯夫

首尾吟 一百三十五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聖賢興有時。
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
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
豈謂古人無闕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坐看時。
一氣旋回無少息，兩儀覆燾未嘗私。
四時更革互爲主，百物新陳爭效奇。
享了許多家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得意時。
志快不須求事顯，書成當自有人知。
林泉且作酬心物，風月聊充籍手資。
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半醉時。
因月因花因興詠，代書代簡代行移。
池中既有雙魚躍，天際寧無一鴈飛。
無限交親在南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

寶鑑造形難著髮，鸞刀迎刃豈容絲。
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得上衣。
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興衰各有時。
天地全功須發露，朝廷盛美在施爲。
便都默默奈何見，若不云云那得知。
事在目前人不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寐時。
咀茹蘭薰宜有主，恢張風雅更爲誰。
三千來首收清月，二十餘年撚白髭。
了却許多閑職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到忘言是盡時。
雖則借言通要妙，又須從物見幾微。
羹因不和方知淡，樂爲無聲始識希。
多少風花待除改，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
水竹清閑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竚立時。
有意水聲千古在，無情山色四邊圍。

孤鴻遠入晴煙去，雙鷺斜穿禁柳飛。
景物不妨閑自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再住時。
積翠鶯花供秀潤，上陽風月助新奇。
鳳凰樓觀雲中看，道德園林枕上窺。
不負太平吟笑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漸老時。
每用風騷觀物體，却因言語漏天機。
林間車馬自稀到，塵外盃觴不浪飛。
六十一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忠恕時。
無限物情閑處見，諸般藥性病來知。
暗於成事事必敗，失在知人人必欺。
家國與身同一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
初有意時如父子，到無情處類蠻夷。
眼前成敗尚不見，天下安危那得知。
始信知人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知幸時。
日未出前朝象帝，天纔春處謁庖犧。
三盃五盃自勸酒，一局兩局無爭棋。

韶濩不知何似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勵時。
適道全由就師學，出塵須是稟天資。
好賢只恐知人晚，樂善唯憂見事遲。
多謝友朋常見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
正得意時嘗起舞，到麾毫處輒能飛。
南溟萬里鵬初舉，遼海千年鶴乍歸。
豈止一詩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
固有命焉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
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
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筆逸時。
蒼海有神搜鯨鯢，陸沉無水藏蛟螭。
岌嶮五千仞華嶽，汪洋十萬頃黃陂。
都與收來入近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
春初暖兮日遲遲，秋初涼兮雲微微。
輕風動垂柳依依，細雨過芳草萋萋。
林下小車遊未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硯時。
玉未琢前猶索辯，金經煅後更何疑。
當時掉臂人皆笑，今日搖頭誰不知。
天外鳳凰飛處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筆時。
以至死生都處了，自餘榮辱可知之。
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
不止省心兼省力，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墨時。
十室邑中須有信，三人行處豈無師。
謀謨不講還疏略，思慮傷多又忸怩。
機會失時尋不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道時。
天聽雖高只些子，人情相去沒多兒。
無聲無臭儘休也，不伎不求還得之。
雖有丹青亦難狀，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物時。
物盛物衰隨氣候，人榮人瘁逐推移。
天邊新月有時待，水上落花何處追。
皆是世間常事耳，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

天若可升非待勸，神如無驗不須祈。
人當堂上易施設，事過面前難改移。
勢盛勢衰非一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登閣時。
往事千年徒渺漭，斜陽一片漫光輝。
伊川洛川水似線，太室少室鋒如錐。
爭者從來是閑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隱几時。
尺寸光陰須愛惜，分毫頭角莫矜馳。
酒因勸客小盞飲，句到驚人大字麾。
無入河嘗不自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詠史時。
曠古第成千覺夢，中原都入一枰棋。
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
觀古事多今可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對酒時。
處世雖無一分善，行身誤有四方知。
大凡觀物須生意，既若成章必見辭。
詩者志之所之也，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半老時。
肥遁雖無潤屋物，勞謙却有克家兒。

筋骸幸且粗康健，談笑不妨閑滑稽。
六十二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笑時。

閑散何嘗遠人事，語言時復洩天機。

至微勳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

成敗一歸思慮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讓僕時。

止會搖頭道又錯，奈何轉脚復爲非。

比圖爲家效功力，更劫與物生瑕疵。

失在知人不無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

大器晚成當自重，小人難養又何疑。

既無一日九遷則，安有終朝三褫之。

若向槿花求遠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

慷慨丈夫無後悔，分明男子有前知。

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

善事沒身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

名在士人當盛世，生於中國作男兒。

良辰美景忍虛廢，驟雨飄風無定期。

過此焉能事追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

好話說時常愈疾，善人逢處每忘機。

此心是物難爲動，其志唯天然後知。

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仲尼。

大事既去止可歎，皇綱已墜如何追。

由茲春秋無義戰，所以定哀多微辭。

絕筆獲麟之一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在時。

何處不行芳草地，誰家不望小車兒。

花枝好處安詳折，酒盞滿時攔就持。

閑氣虛名都忘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負時。

暖日纔從桃李過，涼風又向芰荷吹。

月華正似金波溜，雪片還如柳絮飛。

此樂太平然後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

風露清時收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

揄揚物性多存體，拂掠人情薄用辭。

遺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坐時。

天意教閑須有謂，人心剛動似無知。

煙輕柳葉眉閑皺，露重花枝淚靜垂。

應恨堯夫無一語，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望時。

恰見花開便花謝，纔聞春至又春歸。

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花已飛。

春至花開春去謝，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出時。

一點兩點小雨過，三聲五聲流鶯啼。

盃深似錦花間醉，車穩如茵草上歸。

更在太平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入夏時。

醪酒竹間留客飲，清風水畔向人吹。

嬋娟月色滿軒檻，菡萏花香盈袖衣。

樂莫樂于無事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秋出時。

樓上清風猶足喜，水邊芳草未全衰。

纔涼便可停新酒，薄暮初能著夾衣。

都沒人間浪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

不用虛名矜智數，且無閑氣撓心脾。
酒佳驀地泛一盞，花好有時簪兩枝。
更縱無人訝狂怪，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確論時。
若以後時爲失計，必將先手作知幾。
三千賓客成何夢，百二山河付阿誰。
弄巧既多翻作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會計時。
進退雲山爲主判，陶鎔水竹是兼司。
鶯花舊管三千首，風月初收二百題。
歲暮又須行考課，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覺老時。
不動已求如孟子，無言又欲學宣尼。
能知同道道亦得，始信先天天弗違。
六十三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
火在內而刑寡妻，風行外而令庶黎。
老成人爲福之基，駉孺子爲禍之梯。
此理昭然多不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記所思。
少日過從都似夢，老年光景只如飛。

快心事固難強覓，到手物如何不爲。
欲俟河清人壽幾，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
萬里焦勞無所訴，九重深邃莫能知。
二年斯得誠爲晚，七日言誅未是遲。
本固邦寧王道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髣髴時。
寫字吟詩爲潤色，通經達道是鎡基。
經綸亦可爲餘事，性命方能盡所爲。
可謂一生男子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拍手時。
此路清閑都屬我，這般歡喜更饒誰。
將何勢力爲憑藉，著甚言辭與指揮。
遷怒飾非何更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手時。
善死自明非不死，有知誰道勝無知。
楊朱眼淚誰能泣，宋玉心胸只解悲。
爲報西風漫相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憶昔時。
天下只知才可處，人間不信事難爲。
眼觀秋水斜陽遠，淚洒西風黃葉飛。

此意如今都去盡，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相度時。
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開眉處且開眉。
狂情多見好人喜，弊性少爲他物移。
只恨一般言不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物時。
天地精英都已得，鬼神情狀又能知。
陶真義向辭中見，借論言從意外移。
始信詩能通造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樂時。
明月恰圓還却缺，好花纔盛又成衰。
返魂丹向何人用，續命湯於甚處施。
天聽雖高只些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盡時。
有意落花猶去住，無情流水任東西。
鶯傳信處音聲切，燕訴冤時言語低。
似此誤人事多少，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秋盡時。
見慣不驚新物盛，話長難說故人稀。
雲疏煙淡山仍遠，露冷天高草已衰。
賴有餘罇自斟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代記時。
官職固難稱太史，文章却欲學宣尼。
能歸豈謝陶元亮，善聽何慙鍾子期。
德若不孤吾道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曠望時。
一片園林擁京國，幾層樓觀犯雲霓。
朝昏天氣屢變易，今古人情旋合離。
欲問遠山唯斂黛，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閑觀蔬圃時。
暖地春初纔鬱鬱，宿根秋末却披披。
菲蔥蒜薤青遮壠，蘋芋薑蕪綠滿畦。
時到皆能弄精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窮理時。
語愛何嘗過父子，講和曾未若夫妻。
恩多意思翻成恨，歡極情懷却似悲。
何事人間不如此，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
西晉浮誇時可歎，南梁崇尚事堪悲。
仲尼豈欲輕辭魯，孟子何嘗便去齊。
儀鳳不來人老去，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足時。

開口笑多無若我，同心言少更爲誰。
田園管勾憑諸子，罇俎安排仰老妻。
不信人間有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獨酌時。
一盞兩盞至三盞，五題七題或十題。
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非伏羲。
爲幸居多宜自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切慮時。
千世萬世所遭遇，聖人賢人曾施爲。
當初何故盡有說，在後可能都沒辭。
事既不同時又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強少時。
筇杖藜杖到手拄，南園北園隨意之。
酒醺不怕暖生面，花好儘教香惹衣。
六十四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顧時。
若有意時非語話，都無情處是肝脾。
方將憂已到未到，何暇責人知不知。
因喜聖賢用心遠，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
已把樂爲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

未來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須指揮。
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鑑誠時。
意淺不知多則惑，心靈須識動之微。
行凶既有人誅戮，心善豈無天保持。
讀易不唯明禍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
八卦小成皆有主，三才大備略無遺。
陰陽消長既未已，動靜吉凶那不知。
爲見至神功效遠，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
大道備人皆有謂，上天生物固無私。
雖知同道道亦得，未若先天天弗違。
過此聖人猶不語，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十月時。
寒日無光天色遠，陰雲不動柳絲垂。
園林葉盡鳥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
滿目時光口難道，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
已著意時仍著意，未加辭處與加辭。
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

代了天工無限說，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著棋。
大智大謀難妄設，小機小數肯輕爲。
泥沙用處寧無惜，螻蟻驅時忍便窺。
天下也宜留一路，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歡喜時。
歡喜焉能便休得，語言須且略形之。
胸中所有事既說，天下固無人致疑。
更不防閑尋罅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先見時。
直在胸中貧亦樂，屈於人下貴奚爲。
誰何藥可醫無病，多少金能買不疑。
遲老更逢春未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忍時。
戾氣中人爲疾病，和風養物號清微。
世情非利莫能動，士節待窮然後知。
尚口乃窮非我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恨月時。
見說天長在甚處，照教人老待奚爲。
嬋娟東面才如鑑，屈曲西邊却似眉。
由此遂多悲與喜，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月時。
松上見時偏皎潔，懷中照處特光輝。
何如亭午更休轉，不奈纔圓又却虧。
青女素娥應有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中夜時。
擁被不眠還展轉，披衣却坐忽尋思。
死生有命尚能處，道德由人那不知。
須是安之以無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
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
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
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信脚時。
高祖宅前花似錦，魏王堤畔柳如絲。
因閑看水行來遠，就便遊園歸去遲。
每遇好風還眷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
先見固能無後悔，至誠方始有前知。
己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可欺。
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麾塵時。

每見賓朋須款曲，更和言語不思惟。
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天地與人同一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恣縱時。
在上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
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
道在眼前人不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服老時。
簡尺每稱林下士，過從或著道家衣。
須將賢傑同星漢，直把身心比鹿麋。
六十五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睡覺時。
夢後舊歡初髣髴，酒醒前事略依稀。
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
因向此中觀至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注思時。
事少全由心易足，病多休道藥難醫。
情當少日須思老，志在安時莫忘危。
天道分明人自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行已時。
政在我時心必盡，事關人處力難爲。

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
就責莫如躬自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省時。
義若不爲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
面前地惡猶能掃，心上田荒何所欺。
從諫如流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盡性時。
若聖與仁雖不敢，樂天知命又何疑。
恢恢志意方閑暇，綽綽情懷正坦夷。
心逸日休難狀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用畜時。
史籍始終明治亂，經書表裏見安危。
庖犧可作三才主，孔子當爲萬世師。
不止前言與往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
草軟沙平月陂下，雲輕日淡上陽西。
花深柳暗銅駝陌，風暖鶯嬌金谷堤。
盡是堯夫行樂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春秋後語時。
七國縱橫如破的，九州吞吐若枰棋。
君臣自作逋逃主，將相無非市井兒。

篆入草書猶不誤，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步時。
信意遂過高祖宅，因行更上魏王堤。
設如終久全無託，何似當初都不知。
料得鬼神知此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困時。
事體極時觀道妙，人情盡處看天機。
孝慈親和未必見，松柏歲寒然後知。
匪石未聞心可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否時。
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
受疑始見周公旦，經阨方明孔仲尼。
大聖大神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無奈時。
眼下見榮還見辱，心中疑是又疑非。
上陽宮殿空遺堵，金谷園林但落暉。
天若有言人可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擲筆時。
事體順時爲物理，人情安處是天機。
堅如金石猶能動，靈若鬼神何可欺。
此外更無言語道，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詫時。
許大天時猶可測，些兒人事豈難知。
崑岡美玉人誰識，滄海明珠世莫窺。
由是堯夫聊自詫，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獨時。
人壽百年無以過，心遊萬仞待何爲。
爲謀須求心無愧，作事莫幸人不知。
誠盡鬼神猶且懼，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與時。
初作事時分可否，始親人處定安危。
殊鄉忠信同思善，異世姦邪共喜私。
豈待較量然後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
天道虧盈如橐籥，聖人言語似蓍龜。
光陰去後繩難繫，筋力衰時藥不醫。
莫把閑愁伴殘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
爭向僞時須便信，奈何真處却生疑。
既稱有客告曾子，豈爲無人毀仲尼。
父子君臣獨未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掩卷時。

時遇猶能用歸妹，物傷長懼入明夷。
夏商盛日何由見，唐漢衰年爭忍思。
畎畝不忘天下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物時。
曉事情懷須灑落，出塵言語必新奇。
山川秀拔寧無孕，天地精英自有歸。
粹氣始能生粹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
日月既來還却往，園林纔盛又成衰。
登山高下雖然見，臨水淺深那不知。
世上高深事無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試時。
事體待諳然得信，人情非久莫能知。
同霑雨露蒿萊質，獨出雪霜松柏姿。
見慣不如身歷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
只被人間多用詐，遂令天下盡生疑。
樽前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坐上一云湯武
交爭一局棋。小大不同而已矣，堯夫
非是愛吟詩。

亂法奈何非獨古，措刑安得見於茲。
當時既有少正卯，今日寧無孔仲尼。
時世不同人一也，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信時。
必欲全然無後悔，直須曉了有前知。
言忠能盡己所有，事善任他人致疑。
外物從來自難必，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母必時。
或讓或爭時既往，相因相革事難齊。
羲軒堯舜前規矩，湯武桓文舊範圍。
一筆寫成還抹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客問堯夫何所爲。
睡思動時親甕牖，幽情發處旁盆池。
尋芳更用小車去，得句仍將大筆麾。
餘事不妨閑潤色，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詫老時。
金玉過從舊朋友，糟糠歡喜老夫妻。
瓦燒酒盞連醅飲，紙畫棋盤就地圍。
六十六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靜時。
藥裏君臣慵點對，琴中文武倦更移。

鼎間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指揮。
亦恐因而害天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談笑時。
國士待人能盡意，山翁道我會開眉。
盞隨酒量徐徐飲，榻逐花陰旋旋移。
此樂再尋非易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驚駭時。
暮雨朝雲纔半日，春華秋葉未多時。
即今世態已堪歎，過此人情更可知。
一暑一寒何太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詫時。
事少事多都在己，人憂人喜更由誰。
壺中日月明長在，洞裏乾坤春不歸。
誰道光陰如過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疏散時。
早起小詩無檢束，那堪大字更狂迷。
既貪李杜精神好，又愛歐王格韻奇。
餘事不妨閑戲弄，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
舉動苟能循義理，辯明安用致言辭。
艱難圖處費心力，容易來時省指揮。

欲蓋而彰事多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
物向物中觀要妙，人於人上看幾微。
物中要妙眼前見，人上幾微心裏知。
且是有金無處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
事到强爲須涉跡，人能知止是先機。
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
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
這意著何言語道，此情唯用喜歡追。
仙家氣象閑中見，真宰工夫靜處知。
不必深山更深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
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
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
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難老時。
齒暮乍逢新歲月，眼明初見舊親知。
歡情此去來伏減，飲量近來差覺低。
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動時。
枉道干名名亦失，佛民從欲欲還隳。
號爲賢者能從善，名曰小人須飾非。
大佞似忠非易辯，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激時。
留在胸中防作恨，發于詞上恐成疵。
芝蘭見處須收採，金玉逢時莫棄遺。
到此堯夫常自賀，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愧時。
空受半來天下拜，却無些子自家爲。
心能盡處我自慰，力不周時人亦知。
只恨一般言未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詫劍時。
當煅煉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
長蛇封豕休撩亂，狡兔妖狐莫陸離。
此器養來年歲久，堯夫非是愛吟詩。

光和堯夫首尾吟^①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無所爲。
古道白頭無處用，今時青眼幾人知。
嵩山洛水長相見，秋月春風不失期。
筋力雖衰才思壯，遞年比較未嘗虧。

顥和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預，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對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弼觀罷走筆書後卷

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
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

集外詩

過比干墓

精誠皎於日，發出爲忠辭。方寸
已盡破，獨夫猶不知。高墳臨大道，老
木無柔枝。千古存遺像，翻爲諂子嗤。

自遣

讀書忘歲月，人競笑蹉跎。但得
甘旨足，寧辭辛苦多。龍泉去銛刃，蝸
角亦風波。知我爲親老，不知將謂何。

共城十吟小序

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
類，在衛之西郊。自始營十餘載矣，未
嘗熟觀花之開，屬以男子之常事也。

去年冬會病，歸自京師。至今年春，始
偶花之繁茂，復悼身之窮處。故有春
郊詩一什。雖不合於雅焉，抑亦導於
情耳。慶歷丁亥歲。

其一曰春郊閒居

居處雖近郭，不欲登城市。盡日
客不來，至夜門猶閉。院靜春正濃，窗
閒晝復寐。誰知藜藿中，自有詩書味。

其二曰春郊閒步

病起復驚春，携筇看野新。水邊
逢釣者，壠上見耕人。訪彼形容苦，酬
予家業貧。自慙功濟力，未得遂生民。

其三曰春郊芳草

春風必有刀，離腸被君斷。春風
既無刀，芳草何人剪。腸斷不復接，草
剪益還生。誰人有芳酒，爲我高歌傾。

其四曰春郊花開

桃李正芬敷，花繁覆敝廬。亂香
尋密牖，碎影下前除。靜遶晝眠後，輕
攀春醉餘。縱然觀盡日，誰敢罪狂疏。

其五曰春郊寒食

郭外花亦繁，不謂繁華失。幸非
在郭中，不見繁華物。不寒不暖天，半

陰半晴日。花外鞦韆鳴，月隔鞦韆出。

其六曰春郊晚望

風暖轉鳴禽，天低薄薄陰。煙容
凝壠曲，雨意弄河心。柳隔高城遠，花
藏舊縣深。獨憐身卧病，猶許後春尋。

其七曰春郊雨中

九野散漫漫，連昏鳥道間。坐中
迷遠樹，門外失前山。襪襍耕夫喜，幘
幘居者閒。騷人正凝黯，天際意初還。

其八曰春郊雨後

雨歇蕩餘春，天光露太真。茵鋪
芳草軟，錦濯爛花新。風觸鶯簧健，烟
舒柳帶勻。如何當此景，閒卧度昌辰。

其九曰春郊舊酒

花開風雨後，忍病欲消磨。未是
疏狂極，其如困頓何。梁間新燕亂，天
外去鴻多。摠是灰心事，冥焉晝午過。

其十曰春郊花落

春暮多風雨，離披滿後園。曉餘
殘片擁，晴外亂紅翻。香徑難留裏，嬌
心絕弄繁。成蹊是桃李，狼籍尚無言。

寄楊軒

淇水清且泚，泉源發吾地。流到

君家時，盡是思君意。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①『光和堯夫首尾吟』及後十六篇詩文，原《道藏》本無，今據文淵閣本增補。

009 勿齋先生文集

經名：勿齋先生文集。南宋楊至質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勿齋先生文集卷上

勅賜高士右銜鑒義主管
教門公事閭皂山楊至質撰

太一宮清心齋謝陳提舉

茅洞煙深，繆執住山之斧，竹宮天近，忽頒赴隴之書，姓名誤徹於冕旒，行輩輒先於冠褐。竊惟祠嚴太一，是謂貴神，星應少微，故名高士。當建紹乾淳之際，多巢由園綺之臣，召對禁中，每談經而論道，放還物外，且錫號以賜書。比年以來，此事俱廢。何者蹊趨而徑入，甚於車載而斗量，一洗而凡馬空，咸服明公之能斷，數行而彩鳳

詔，庶有異人之肯來。如某者平凡無奇，孤潔自守，結習偶隨於筆硯，蹤跡遂遍於江湖，名山大川，所到領攬，諸老先輩，于時從遊，間結屋以聚書，將息陰而休影，濫修煙霞之長，悅驚歲月之侵，二十年不入修門，果能此道，五千言束之高閣，未喪斯文。俄有命，以自天俾，陳力而就列，即清夜藜燈之地，掃積年鋪席之塵，毋若宋人然，借曰薰蕕之殊器，猶吾崔子也。或疑虎鼠之同宮，修文輔教。苟效寸長，歸美報上，庶伸素志，終愧荒唐之學，難酬希闕之恩。茲蓋恭遇某性稟高明，躬持溫恪，聖經賢傳，匯玉海於胸中，秀句英詞，粲錦囊於筆底，書畫詣鍾王之妙，談鋒透老釋之微。公餘蕭散於園池，客至從容於詩酒，如其穎拔，樂以甄收。某感佩隆私，激昂晚節，仰祝聖人之壽，常瞻太尉之尊。十事囊封，切慕愛君之种放，三書袖入，仍希望闕之嵩高，稍別庸流，式訓異遇。

代失儀降官謝丞相

搢屏弗恭，愆儀九陛，糾彈曰可貶

秩一階，戴皇慈寬大之恩，繇廟論優容之賜，合誅而貸，識感于慙。某塵翳性天，津迷學海，半世徒勞於韋布，一官竊蔭於簪紳，愛子教之以忠，僅守過庭之訓，事君犯而無隱，永懷戀闕之誠。自祇役於簡書，每飾躬於冰蘖，尊湖學製開邊，粗給於軍需，蘭渚負丞攝郡，嘗被於荒政，洊叨列剡，重累洪鈞，分符服領以南，矯首泰階之下，問民疾苦，安得中和，以作詩歌。藉國威靈，所幸豐登而少公事。璧苟全於細滿，玉愛食於長安，負宸當陽，方披奏牘，墜笏于地，遽失朝儀。初非天之違顏，若有物以掣肘。碎牙俯拾，敢希前輩之高風，拄頰遊觀，空羨西山之爽氣，槐綠之羞莫掩，薪粲之刑曷逃，負芒以還，席藁而待。議從忠厚，第削籍於宜敖，施及顛隲，尚寓形於塊土，頭顱自省，骨肉知歸。茲蓋恭遇，某咸一德以享天，兼三王而施事。聲色不動，作成擊泚之精忠，名德相望，保用問暮之故物。因侍邃嚴之譙，曲陳末減之條，全此微蹤，真之薄罰。某敢不銘藏厚

德，轍戒前非，加恐懼以修身，期周旋之中禮。抽手版付，丞相休閒，敢負於明時；奉介圭覲，我玉入對，或存於他日。其爲摧謝，罔既敷刊。

代賀丞相除太傅

恭審敷制大廷，報功真宰，帝怡愉而奉太后，載加冊玉之稱，公變理以備周官，爰正面槐之席。事光典禮，慶浹臣工。茲蓋恭遇，某柱石壯材，著龜先見。五百歲孕靈於海岳，二十年宅揆於廟堂。擁昭立宣，不動色而安天下；平淮縛蔡，當戮力而復中原。精裨既肇於南郊，介福聿臻於王母，集摺紳而歸美，寫琬琰以成章。法駕東朝，肅領皇儀之盛；玉音中出，誕躋公傅之榮。轅田併衍於膏腴，鼎路益隆於體貌。坐而論道，對不呼名。作宋一經，見聖君而賢相；封齊四履，竚異姓以真王。某託命大鈞，勞心小邑，捧黃麻而欲舞，望赤舄以無階。峙芻芟，峙糗糧，方備潢池之盜；作鹽梅，作麩蕪，永同巖石之瞻。

兼領旌德觀都監謝京尹趙節齋與憲歸尋杞菊，擬乞閑身，領檻湖山，

迺兼祕宇。雖大府體召搏之意，恐先賢懷拜信之疑。竊惟觀以道，名境隨人重。知章有學，始專鑑曲之煙波；清老能詩，故奉金陵之香火。倘酒甕飯囊之輩，徒齋鐘粥鼓之羞。伏念某略帶書癡，未除劍氣，一壑足安於晚節，十齋再入於舊巢。乏嵩高平賊之書，漫云詣闕無簑衣通神之術，敢望築宮。片文隻字屢送上方，敗屋頽墻如在傳舍。公即清心而憐客，吏言旌德之缺人，疏檄寵頒緡斛俱至，以高士爲主簿。或議喬木之下鶯，從天子作門生，焉用小兒之棄馬。維弘景居山，三營別館。而堯夫在洛，十置行窩，使學徒有所指歸，與耆舊相爲款密。至若現白鶴者按行於林屋，袖青蛇者飛過於洞庭，何得拘攣等是遊戲。爲節齋一出，不惡，向長隄獨步亦佳。茲蓋某堂堂乎漢宗英，綽綽然京兆尹。大而筆橐補袞職之闕，細而薪米得都人之歡，間小隊以行春，正新亭之出日，問坡仙之

何在，周旋靖白於一堂，喚彌明於此來，管領侯劉之二子，山判不移於請囑，玉音特許其往還。某敢不强賦梅花，賸栽楊柳，環數十里皆水，洗清坐客之俗塵。後三百年，有人增入黃圖之新志。

謝運使江古心萬里請住玉隆

兩街應制，竊依藜杖之光；十國出符，俾轄錦帷之衆。溢榮褒於疏請，借壯觀於齋居。試言道家之大山，莫若旌陽之故宅。冠袍所聚之地，領袖必得其人。過者垂涎，多買遊談之頰舌，從而染指，誰惜常住之眼珠。此曹自輕，吾道幾墜。伏念某江湖漂泊，木石冥頑，未能茹商皓之芝，固嘗護許君之柏。因元戎枉駕，以戾止爲同列，爭席而翩然，識面目於山中，屢作天寶翠巖之夢，送頭皮於官裏，誤陪甘泉泰時之祠。因內醮以進詩，辱上恩而潤筆，俯加訓諭，未許言歸。望閭公都督之襟，政慚素昧，設徐孺高士之榻，忽傳好音。熊魚雖欲而莫兼，猿鶴殆驚而且怨。茲蓋伏遇某名高日月，威振風

霜。訪六一翁瀧岡之居，登進郡最，創二十士鷺洲之學，作成人才。洊移青絲玉節之華，併領畫棟朱簾之勝。爰披圖而問俗，信拔宅以飛仙。頗聞騰勝之區，久缺焚修之長。群鴉爭鼠已在吾目，獨鶴昂鷄孰當人心。左浮丘，右洪崖，百聞不如一見；近皇甫，遠居易，三占則從二言。某何德以堪，不求而得。價非高於少室，身難出於長安，舍己事以勤館人。申誦他日從公之語，趁霜天而收柿栗，空吟昨宵夢母之詩，未先桑榆，尚可桃李。

謝何漕卿請住玉隆不赴

懷歸得告，暫離藥殿之班，領衆修真，洊辱星臺之命。屬愆期而臥疾，方露奏以祈閑。玉音未俞，鼎語奚答。睠遊帷之福地，虛轄席者許時，豈都仙之靈在天，故悠悠而弄印。蓋大府之明如日，不草草以卑人，破信然投骨之爭。俟角者爲麟之出，果孚輿論，必費冥搜。如某者厭江湖而知休，甘草木以俱腐。三年去國，誤叨命召之榮，十載住山，自笑身謀之掘。繇剛腸而嫉惡，

第洗手以奉公。囊錢雖慳，戶屨粗滿。前使者從而過聽，今明公何所取材。置驛傳書，示軍將打門之喜，送州津路，移太守勸駕之勤。維名稱尚隸於帝旁，恐職業難共於戲下。兩徵不起，初非少室之山人，一榻縱懸，定有南州之高士。允副權衡之選，庶新鐘鼓之聲。茲蓋仇遇某爲儒者宗，真宰相器，當乘輅而問俗，亟植蠹以臨民。令下棘園，無纖譁於戰螳，手摩鐵柱，有大造於屠蛟。遙瞻井柏之陰森，慨惜香花之牢落。孰爲主宰，謀及國人，忘虎符龍節之尊，加鶴氅鹿冠之禮。某居憐薄命，仰負盛心。黑笠垂雲，阻訪洪崖之舊，朱簾捲雨，尚從滕閣之遊。公如遽歸，僕則退聽。

謝郡守潘戶部減糶

烏條謁郡，敢晞貨藥之僊，白粲送倉，特損敷苗之糶。即福地洞天而區別，俾齋鐘粥鼓以交鳴。一飯知恩，雙壇齊壽。嘗考閭皂授田之籍，失於紹興經界之時。南曰陽，北曰陰，沃壤咸歸於富室；高不早，下不水，豐年粗給

於常堂。會祠牒之日廉，致食單之雲集。朝廷初行儲蓄之令，官吏爭持操切之權。違累聖勅，旨而弗蠲，與三邑編氓而均配，攫財猶肉，揀粒如珠，忍令田里之怨嗟，皇恤山林之飢餓。某濫居官轄，合轉食輪，因衆口之嗷嗷，動我心之戚戚。既乏鬼兵之運粟，真愁縣令之破家。期兒童迎細侯除道，幸先於紫馬定舍館。見長者入城，爰跨於青驪，冒陳千一之愚，樂殺什三之數，文移庾氏，宛同魯肅之指困，惠及山人，不費真卿之作帖，所持者狹，其說無疆。茲蓋恭遇某秀出坤維，望高乾緯，一命落瞿唐之棹，十年參文石之靴。有宅占水精宮中，自適其適，無書至光範門下，時行則行。迺剖漢符，遠臨蕭渚。謂吾年五十，姑守茲土，然歲糶十萬，幾倍他州，推赤子內溝中，莫救前人之失，祭名山在境內，務令廣衆之安於招徠補發之間，示委曲代輸之意。某敢不謹持杓柄，仍卜燈花，飯顆瘦生，戴笠已憐於杜甫，酒材春乏，卧樓更念於洪崖。忘其在陳，輒爾望蜀。

謝句容王宰斷刺盜柏賊

山木千章，素嚴樵禁，宮墻數仞，輒入偷兒。斧痕幾類於乾陵，公事遂干於偃室。極懲不貸，厚德何窮。竊惟王母桃紅，兒三嘗而啖帝，董君杏熟，虎四出以啄人。神仙幻化，固未易竊，寇竊侵漁，且不能免，而況槎居海上，駕乘或犯於斗牛；桂在月中，斬伐猶驚於蟾兔。吏徙武昌門西之柳，童抱杜陵屋上之茅。誰無六根，天亦五賊。伏念某液滿曷用，盤錯非長，許柏葛杉，俱曾灑掃，交梨火棗，久自栽培。來從句曲之三茅，擬種玄都之千樹。月明有鶴，方吟峰頂之松，澗響無人，俄失庭前之柏。雖異乎四十圍之溜雨，本望其八千歲以爲秋。不堪鼠輩之欺，爰出羽流之嫉。慢藏誨盜，非無鎖於洞門，悉上送官，蒙亟囚之獄戶。一辭毋隱，五聽兼詳，幸未爛於樵柯，僅半存於隍鹿。見豕遇雨吉，慶寬鄰里之呼，荷校滅耳凶，俾按市朝之撻。山賊寒心於路側，樹精快意於城南。匪賢令尹哀丁丁之聲，則群不逞將旦

且而伐。茲蓋恭遇某名香仙籍，家近旃林，苗裔三槐，待擎天而作柱，襟期五柳，試滿縣以栽花。愛人材於拱把之微，恐山林有童顛之醜。磔此穿墉之鼠，妙於食豆之雞，未論檜頂之昇僊，足使桐鄉之愛我。某守株知繆，採藿懷慚，期盡剖於藩籬，怕愈加於刀鋸。召賊曹呼五百，已嚼赤縣之恩，效隱者答羌夷，尚奮嵩高之勇。莫如自治，不在多言。

謝縣宰免伐墓樟

墓木拱矣，諸孫均霜露之懷。匠石過之，令尹赦斧斤之厄。闔宗感涕，行路齎嗟。蓋聞宰有民人一縣，常誇於桃李。誰無父祖九原，謹護於松楸。故法垂穿心禁步之條，而禮著爲室斬丘之戒。睠言冷族，居旁先塋，墻間之祭，序以衣冠，相承累世。江邊之樹，狀如車蓋，其大十圍，陰陽家謂蔭益之宜，子姪輩起科名之望。適駭弟呼盧而罔利，致貪夫駟僮以獻官。人亡書存，操二十七年之白契。神出鬼沒，輸一萬千數之青銅。叵堪刻木之舞文，

直爲老樟而買命。松因丹活，縱挈呂仙之墨籃。荔以嫗完，儘帶黃巢之劍跡。茲蓋恭遇某英標聳壑，定力擎天，明堂梁棟有待於相材，巖邑絲桐聊尋於寶氣。市生柴，炊塵甑，初不與百姓交。聽大風，敗重門，何以令衆庶見。爰求鉅價，載立崇閎，庸新萬目之觀，豈吝千金之費。某亭之猪可祭也，固莫逃黃霸之神。吾子於虎又死焉，決不墮泰山之猛。桃且栽而未去，桂雖斫而無痕。苟非當家，孰錫爾類。某藤蘿息夢，葛藟知元，思召伯於甘棠之陰，遺愛敢忘於勿翦。畫道士於枯木之下，深根庶保於長生。

謝郡守王監簿

傳食侯門，歸休已晚，充負主席，董率何堪。捧郡檄以知漸，筮公墀而言謝。嘗聞山川以人而輕重，鐘鼓隨時而盛衰。維張、葛雙壇，記寰宇之福地，有陳、黃二士，列政和之道官，後先領袖以俱賢，內外規模而畢備。夫何近世頓異前修，頑嚚之惡滔天，清靜之風掃地。況秋田之絕穗，致午甑之生

塵。巾鉢如雲，政張頤而待哺。犁鋤得雨，須乞糴以贍耕。倉苗未了於半輸，縣稅早行於預借。負逋山積，宿蠹根深，必表裏練達之人，辦上下煎熬之事。如某者稟資苦薄，識字無奇，因浪走於四方，偶從遊於諸老，拄杖探桂林之洞，推蓬讀活水之碑。八月觀潮，屢倚樓於江下。三更謀虜，嘗草檄於淮南。謁海陵神翁之居，酌采石謫仙之墓。騎驢而訪趙叟，招鶴而謁西山，沂清漲而登鬱孤，攀赤城而眺桐栢。舟泛鑑湖之月，觴流曲水之波。卧念平生，轍幾環於天下。來歸故隱，屋方就於雲邊。編排滿架之官書，布置繞牆之仙藥。自甘終老，無復他求。誠知桂館竹宮，峒嶢京闕，亦有石壇花院，錯落袞鄉。由來天上無愚懵仙，焉用世間不啣溜漢。彼以爵而吾義，人皆醉而我醒。忽紙卷之探名，上之官府，辱筆頭之加點，付以家山。固貪青眼之榮，奈破白身之戒。甫涓辰而隸役，時拊已以捫裏。學問未充，曷扶持於風教，林猷不敏，定敗缺於公私。非惟

作杞菊之羞，又將爲桃李之玷。茲蓋恭遇某名高黃甲，班在紫宸，別駕鐔津，威鎮千村之狐兔，專城瀟渚，化行三邑之豚魚。人妖首破於黠胥，女魅適罹於旱歲。愛民如子，移粟於河。振貸而活青州，親見富公之陰德。吐握而延白屋，尤推姬旦之盛心。故雖山林下人，亦或俎豆間物，玄裳者鶴，誤墨而蠅。某敢不並緣詩書，湔拔泉石，庶幾我靜而民正，萬一老安而少懷，富壽多男，從華封而祝帝，中和樂職，效益部以歌襄。恐趣歸列宿之行，使遽失二天之託。其於依戴，罔既鋪陳。

回臨江趙倅

一鶴玄裳，甫覘泥軾，雙魚尺素，忽到巖扉。粲盈幅以成文，墜多儀而爲賦。誦藏無斃，感耀俱深。嘗謂高尚者不事王侯，神仙者間遊塵市。隱圖南於華頂，貴客自來，現洞竇於岳陽，時人不識。若夫住山應世，出郭呈身，平生所喪已多，一見安得如故。比承某題輿榮，上迓騎續前。臣非黃冠師，敢廢郊迎之禮，公下白屋士，獲瞻

山立之標。小詩蚓竅而蠅聲，歸夢鹿眠而鵬掛。詎期專介，寵俾芳函，刻贊心經刻箴夜氣，信共西山之臭味，授筆授墨，焉解子雲之覃思。織蕉輕過於五銖，釀桂香醲於一榼。監州有饋，行路皆驚。某倦客江湖，濫尸泉石，幸依劉於此地，知說項者何人。文士中朝，誰興懷於羽褐，樵夫前路，果乘暇於青鞋。祇候按行，庶幾傾倒。文士、樵鞋皆來割中語。

迓郡守章吏部

銀菟宅牧，重境內之名山，竹馬迎新，喚雲間之孤鶴。除道審買臣之至，候關移尹喜之恭。睹以爭先，禮云賀上。敬惟某名垂宇宙，學貫天人，祖笏父衣，雁塔聯題於數世，卿珪從橐，龍門獨擅於一時。帝曰象賢，官爲博士。晉編摩於宥府，參綜覈於銓曹。因樸被以退朝，迺剖符而更治。畫錦略榮於沈井，曉帆恰漲於蕭灘。五馬不受二毛，方當壯歲，兩劉以及三孔，親挹遺風。坐令安靜之化行，竚見中和之詩作。然念斯民之困，僅書去載之豐，

敷上產以隨苗，幾竭稻梁於南畝。指清江而索楮類，尋杜若於芳洲。舊新之券俱輕，公私之蓄咸匱。不有鞭霆之手，曷施活國之方。珥筆一雙，首轉移於風俗，去天尺五，亟選表於公卿。伏念某逃儒自初，進道不敏，未辦九還之鼎，浪升諸老之堂，油幕從軍檄，嘗供於盾墨，金門應制杖，仍照於藜燈。幸得請而號最閑，合掩關而作高卧。誤狗家山之衆，游登主席之虛。由外侮以鬩墻，忍旁觀而縮手。吾何愛此憤，使君實重於挽留，人或彎其弓，兒輩輒從而傾軋。望旗旄之戾止，信衡鑑之瞭然。入岳陽，謁子京，非敢眩瓢中之藥。如全椒，遇應物，庶容拾澗底之薪。贊倚兼厪，鋪刊罔既。

上提刑蕭大著

聞公子之名有日矣，方圖上謁於霜臺，謂處士之廬無人焉，頗覺包羞於雲壑。亟裁短贊，仰瀆嚴威。蓋聞君子小人有同牛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雖物情什伯之不齊，豈書策二三之無取。賢如滅明，必不至於偃之室，學如

子路，亦奚爲於丘之門。皇華茲賁於林塘，王氣倍添於草木。神仙弗遠，但消金鎖之掣開，車馬曾看，未必蘆花之深入。畏襪襪向人之熱，笑敲推衝尹之狂。刺字縱漫，吾舌儘在。忽睹析

屋五花之判，幾令教門一葉之輕。彼雀角鼠牙，聽訟固煩於召伯，若龍頭豕腹，聯詩寧乏於彌明。不勝懵然與語之慚，殆有招之使來之意。恭惟某儒宗學博，王佐才高，紹唐室之相家，瑀將及邁，比漢朝之人傑，吾不如何。既躋蓬山清切之聯，宜掌薇省雄嚴之制。出節肯臨於廣部，發倉全活於饑氓。就著繡衣，閑登席帽，翔而後集，授代之舉甚高，死者復生，平反之德滋洽。詔暑囚而親錄，言夙駕以周諷。二使星明身俯趨於寶墀，五原雨足手倒挽於銀河。毋庸沂皇恐之灘，當徑侍通明之殿。某謀身素拙，於道無聞，傳食四方，不作蠅營而狗苟，歸休一壑，可堪鶴怨以猿驚。正抖擻於塵編，且摩挲於丹竈。堅柴扃而麾俗客，抱瓦缶以雜畦丁。薄聞攬轡以按行，莫敢曳

裾而造請。春秋之貶，猥及其類，左右之容，孰爲之先。異三子者，言點也，倘蒙於殊顧。扣兩端而竭鄙夫，恐坐於同科。爲客解嘲，豈予好辯。

辭岳漕

使臣轡有光，將大轉木牛之粟，先生飯不足，緣新移玉女之厨。嘗聞先之齊家，果於此乎觀政，其嗟可去，惡得無辭。某維其欠負郭二頃田，不自樂陋巷一簞食，故起單於千里，遂傳食於諸侯。門外東方，何曾飽死，山頭杜甫，元自瘦生。備嘗殘杯冷炙之悲辛，已決早韭晚菘之歸計。公由中而補外，客驅去而復還。椎鼓擊鮮或詫逢辰之有幸，張頤待哺焉知過午而未餐。以塗民之耳目，爲令太苛，倘累人以口腹，於禮孰重。借令束十圍蔑，亦能插幾張匙。忍聽無天殷殷之雷，笑玩行地亭亭之日。不起筆吏，誰哀王孫。既豆羹得則生，雖草具易爲食。果念及門東之索，禮貌有虧，第誥諸竈下之炊，司存自謹。豈期鞭扑，反逮輿臺。縱投鼠何忌之云，然打鴨之驚莫甚。

酒不及而公榮無恙，猶別親疏。醴忘設則穆生竟行，當明去就。若尚懷戀豆之念，是愈負伐檀之譏。恭惟某稟天英靈，有祖風烈，爲肥甘自足於口，每苦樂快同乎人。犒油幢百萬之兵，曾趨漣水，養珠履三千之客，未遜春申。偶然忘由己之飢，非不推食我之食。曲行懲戒，猶示等差，與其婁瑣細故以撓人，何患無磊磊奇士以赴我。請從此逝，幸聽其歸，因黃梁而悟夢魂，休說邯鄲之富貴，有青精以好顏色，別爲梁宋之遨遊。懷刺在庭，結裝問路。

回太一吳都監

太一燈明，濫陪諸老，蘇公堤近，因就三賢。得之聊當於行窩，議者或譏於幽谷。伏承某法參晉猛，詩續唐均，降滕六於中宵，恩榮象笏，挈鬱儀於左手，光溢烏輪，不惟精禱祠之書，抑且造修煉之妙。方賡酬而相樂，念離合之有時。華以大篇，介之多醜，旁出固慚於兔窟，暮歸尚借於燕巢。喚真人蓮葉之舟，可能訪我，續處士梅花之句，定合輸君。感在心藏，謝容面

盡。

右街鑒義謝提舉

身返齋居，僅循故步，禮成宮謝，迺俾初街。信名器不可假人，顧富貴何有於我。弗容還勅，殊覺厚顏。伏念某苦無伎能，頗有氣性，清心獨處，難求師友之親，白首重來，不廢君臣之義。好賜疊頒於箱篚，文詞每達於冕旒。未報主恩，幸逢宗祀，萬花簇駕，獲觀天仗之儀，一札降廷，忽預道官之選。論知事則米鹽任責，較法師則符水通靈。誰謂柴愚，儼同噲伍。茲蓋某事上畏謹，如道慈悲，憐千里之遠來，頭銜未改，忍一夫之獨泣，脚迹同昇。昔聞經略之大師，今見焚修之高士。某臂枯欲脫，囊澀休看，非錢不行，免上貼麻之請，有書可讀，但顧乞骸而歸。

太一宮宮主謝提舉

心清事簡，謹守齋規，恩重望輕，躡參宮務，雖奏言之神速，奈材具之荒疏。竊惟貴神所宅，甲於御前，道家者流，仰之天上。夫何近歲頗異前聞，非惠非莊，莫識濠梁之趣。若臧若穀，俱

爲博塞之遊。讀《黃庭》者誤字固多，點《周易》者研朱能幾。習達挑於市井，孤涵養於朝廷，欲挽頽波，必資定力。如某者，知身有患，於世無營，既襍被以還鄉，復招旌而赴闕，舍近取遠，爭看御筆之新除，辭尊居卑，但保青氈之舊物，效簞瓢於陋巷，憶筭蕪於春山，倍費彌綸，使填領袖，與人而問所欲，掉頭即控於牢詞。知我者謂何求，覲面訖承於寵渥。曷出諸君之右，輒居方丈之西，因閑就冗，已失本心，欲去翻留，真成繆計。茲蓋某典刑前輩，骨相驪仙。丹暖三田，不服少年之藥，香凝一室，閑看平旦之經。佩彤弓狐矢以事君，禱桂館竹宮而保國。凡依棲之羽服，均披拂之春風。某敢不洗手奉公，直躬率下，少課焚修之報，益權進退之宜。信今日之受非，難逆大君之命，期來年然後已，幸容處士之歸。

謝徐叔寬見訪

解陳蕃之榻，夙慕當家，訪子雲之亭，忽臨吾地。惜定交之不蚤，辱委贄以甚勤。伏惟某雙劍產靈，五車飽讀，

體物瀏亮，每叉手而賦成，搏風扶搖，歎摘髭之第晚。鼓篋熟齏鹽之味，擔簞攬山川之奇。窮當益堅，威不能屈。曰恭寬信敏惠兄弟以此五字爲字，聊相對於紫荆。從賢能俊秀升，即齊攀於丹桂。某巖棲且老，戶閔誰來，捧駢儷之大篇，識清修之僑客。楊氏爲我，諒無拔毛利天下之譏，徐卿生兒，申誦回頭驚賓客之句。永歌不足，小住爲佳。

回鄒元叔謝給飯牌

勸糶及山，方隨苗於上產，給符自庫，迺繼飯於先生。非惟見憐客之心，蓋亦示隆師之意。行供已久，言謝何遲。恭惟某富有紙田，親傳書種，怕入長安而炊桂，肯從閤皂以飯蔬。諸弟子事茲有年，或笑從徒而安坐，大丈夫不能自食，雅應進食以療飢。雖殊孟子之養鍾，庸免顏回之執爨。將軍未老，從者皆興。此日一簞匙漫抄於雲子，他年五鼎梓定進於賓郎。某夙負素困，偶開舊店，嗟吾山之豆落，羨君谷之黍生。母嗜錙焦歸，遂承顏之樂，兄因釜頡母，貽紵臂之嫌。去榻即懸，新

條猶在。

回茅山白雲觀林管轄

懸榻重來，羞見堂前之青草，緘書遠至，曾分嶺上之白雲。當暑讀之，有風清甚。恭惟某蚤脫逢掖，勇求還丹，發言爲詩類，不食煙火語，得時行道間，亦結粥飯緣。偶然值大兵而凶年，聊爾依阿姊於明月。伫膺一札，入踐兩街。某年華向凋，世味俱薄，斷送未甘於官裏，遊戲只在乎人間。我自倒行，徒識子雲之字，君如哂笑，同尋和靖之梅。

回周子魯催詩

比承風馭，肯顧雲扃，接塵尾之談，信無虛士，示牛腰之軸，云是鉅公。洵貽偶儷之緘，猥索平凡之句。方乞爲寒水玉，何以報綠綺琴。詩三百雖多奚爲，徒累洪厓、葛稚之僕。母七十相依爲命，緬懷嵩高、柿栗之居。深慚短章，莫究盛事。擊唾壺而略讀，覆醬甌以無疑。

回雷應雷

歸閑一壑爲去國之外臣，投贄兩

章有扣門之熱客。問其甲子，生以庚辰，正老泉讀書之年，亦康節望兒之歲。高吟不讓，遠到何疑。謂童子出視之，試驗雷琴之清濁，與先生並行也，少須霞佩之頡頏。

回王秀才謝會

袖詩過我，方嗟識面之遲，樽酒延賓，乃告墮肱之厄。維名山非容易可到，幸佳客肯聯翩而來。本期衡嶽之雲開，不料石頭之路滑。蓋文章類脫腕之敏，而官職有折臂之祥。偏袒而露右肩，想費良醫之塗抹，持螯而用左手，還容老子之周旋。

回曾道士求掛搭

三書詣闕，焉用詩囊，六驗歸堂，合呈飯鈔。縱使無心而出岫，豈應空手以入山。舊識雖多，清規難紊。學行脚去，恐遭同舍之鷗，取告身來，便駐橫江之鶴。願文爲惠，佩意良勤。

回趙簽判送管轄帖

息爭優老，擬變前規，求退得遷，甚非本志。畫幙重千金之享，打門驚雙璧之投。古杉欲搖，頑石亦駭。念

鳥飛之久倦，况齧技以俱窮。三叉路口已悔迷塗，百尺竿頭焉能進步。無阿堵物從而回買，非軍資庫可以寄留。拆洛陽耆舊之書，幸察堯夫之非傲，謝鄉里小兒之米，容教靖節之早歸。略具稟酬，切祈矜體。

回聶秀才

緇褐還鄉，竊衣夜行之錦，珠璣擲地，誰書晝卧之裙。偶飛夢以遊仙，遂愆儀於肅客。伏惟某名居天北，譽振湖南。秀才三耳，憶昔過從，觀音千手，失今留挽，莫遂樽酒論文之款，徒深屋梁落月之懷。冠履袈裟，俟他時之和會，靴袍手版，勉即日之榮登。

回張副官賀封額

鬼蜮混并，繆作雙壇之長，仙龍幸會，併疏九陛之恩，未論吾教之有人，聊補此山之缺典。伏承某應酬局熟，佐使功深，詣闕休上書，期挽河而洗甲，坐石時得句，甘捧鉢以抄雲，鋪張大篇，光耀老眼。某無他私意，利我公家。紫誥黃麻，偶成勳於一旦，素書青策，猶借譽於諸方。

回陳管轄

某松篁歲晚，膠漆年多。擊竹而和踏歌，高尋仙侶，眠雲而謝丹詔，遠振祖風。雜旗鑼迎導之聲，惠金石鏗鏘之句。某髮俱雪矣，筆匪椽如。老馬爲駒，殊悔六州之錯，後人收果，儘多九府之園。

回黃講師

某良心止水，講舌生風，讀易而至得妻，竊鄙屠蛟之壻，入山而遇頑石，親見牧羊之兄。吟詩七言，夸我二美。某名隨謗得，事以志成。帝命維新，辱權衡於楊子，祖風可振，勉衣鉢於譚君。

回王監宮

某棲心造道，餘事談兵。續孤鶩落霞之文，身慣遊於南浦，授七星斬邪之劍，派親接於癩堂。喜曠典之秩神，賦新篇而遺我。某偶然集事，久矣妨賢。張後二王，曷發才難之歎，軍中一范，尚觀戰勝之功。

再領官事回陳溪山

太一天貴神，揖別竹宮之香火，青

氈吾舊物，喚醒葛岫之煙霞。群譏驅去而復還，誰識放行而把住。過勤膠漆之友，寵惠珠璣之篇。路摧車峽覆舟，固人心之難料。水斷蛟陸剗革，惟吾力之猶能。毋袖手以旁觀，庶開誠而忠告。

代上趙憲催春削

繡衣立霄漢之春，發生有日，寶塔合浮圖之穎，望賜如天。游馳不腆之辭，拱聽惟新之令。竊考選曹之立法，最嚴憲節之舉賢。幾州幾吏率係於部封，一獄一訟審觀其職業。縱圓衆剡，必出我門。舐淮南鴻寶之丹，孰無炙色，得季布黃金之諾，諒不食言。重念某學淺過庭，材非人幙，惟簡書之是畏，幸齒髮之方強。能勿勞乎，未了癡兒之事，與其進也，甚知丈人之真。當迎候於輕輶，即褒存於敝帚。察九仞之泉於棄井，約斗升之水於西江。辰來何遲，祇俟孟春之徇鐸，仕如此急，或虞半夜之負舟。忘喋喋之數窮，申拳拳之三請。恭惟某間平聞望，伊洛淵源，用謀王斷國之規，任明刑折獄之

寄，周原從而歷按，顛石爲之安留。倚長劍於崆峒之顛，鼠子帖服，懸明鏡於方皋之目，馬群遂空。繇其許可之不輕，是以搜羅而殆徧。某辱居屬籍，願列師門。譬傳神政在阿堵之中，如插羽則便扶搖而上。先宗盟而後異姓，維大造之有成。待國士而報衆人，非小生之所敢。歸依至切，敷控奚殫。

代干制帥史尚書薦舉

擁帥幢，開制闔，大江均戴於使天，攀相袞，叙年家，小草輒投於恩地。顧下寮之塵土，仰熒座之星辰。忘其等威，控此悃悞。竊考累朝龍虎之榜，號多士則有之，若求兩家鴻雁之行，俱三人者鮮矣。鼎立臨江之孔，台聯番水之洪，從夸競秀之榮，誰篤同登之契。維先君而二父，託端殿之一門。半刺史携客而上鬱孤，最崇交於繡幙。今丞相省親而道溢浦，特枉顧於緹屏。書云情猶兄弟而姓不同，意者施及子孫而恩罔替。然骨骼龍猪之別，故飛翱鵬鷖之殊。可言而言，謂進則進。伏念某斗筲何筭，寸線無長，鎖應廁名

僅取踏槐之效，棘園還試尚希賜笏之傳。偶遺霈之霑濡，即微官而束縛。讀荆國臨川之集，訪蕭洲文選之樓。貴人欲出我門，猥蒙推挽，癡兒待了公事，靡憚勤勞。拳拳食蘖以飲冰，望望

獲丹而塗墜。在脫選莫難於職剡，而乞靈嘗扣於采庭。躬洒報亟，慨垂重諾。捧崇垣之疾置，增陋廨之榮光。與其挾劉公之書薰蕕同器，孰若致伯魚之問桃李成蹊。庶因萬石之澣裙，樂以千金而享帚。恭惟某稟於天者渾厚，輔以學而高明。身在沙隄，習見鳳池之衣鉢，量闊溟海，平吞蜃氣之樓臺。十年不出於長安，八座峻躋於冢宰。屬邊頭之多燧，宜江面之無波。用鋪敦淮瀆之規模，移彈壓輦轂之手段。旨麾羽扇，布置樓船，軍聲大振於柳營，虜衆悉潛於草地。寬九重之憂顧，贊百揆之疇庸。父愛之子亦愛之，奇士夙延於東閣。主賢者客必賢者，愚人或取於西家。某託門墻僭瀝其鼠肝，類彈者冒求於鴉炙。願損有餘之惠，曲矜不肖之孤。卑簣土以成山，免

仞泉而棄井。生匠石之園，長伯樂之厩。奚俯仰於他人，侍公休之履拜。溫國之堂誓，依歸於此世。稍圖植立，庸答鈞陶。

回王監宮賀宣召

處士歸山，仍居宰席。使人赴隴，促返齋廬。昇轄猶骰子之選官，詣闕類胡孫之入袋。偶然洗幽谷之恥，或者興捷徑之嘲。寵詒詩篇，極佩友誼。方移庭而勒俗駕，敢犯座而應客星。較八斗一石之才，言語浪夸於子建，觀九尺四寸之榦，功名宜屬於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于上。

勿齋先生文集卷上

勿齋先生文集卷下

勅賜高士右銜鑒義主管

教門公事閭皂山楊至質撰

代貼職官觀謝宰執

久閑田舍，敢睇堂察之招，再命著庭，訖遂祠官之請。職有華於寓直，祿且仰以資貧。感激上恩，控陳私謝。伏念某生居村僻，性稟平常，方隆師親友之圖，何致君澤民之有。粗償邑債，仍負州丞。因多病以丐歸，坐糜閑廩，當引年而未謝，真戀明時。聖皇躬攬以改元，善類同升而資治。訪諸生之在否，冠八士以呼延。遜櫝弗俞，除書頻下。鵷鴻並集，許接武於道山，犬馬既衰，難觀光於天闕。歷寫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仁。寵之東壁之圖書，俾以中茅之香火。身不離於鄉曲，名輒掛於班行。於公朝何所重輕，倍煩造化在老境。不翅滿足，可謂遭逢。若集注之語言，竭平生之精力。金籟教子居家聊用於講摩，竹簡送官詔郡誤

蒙於宣取。預慚膚淺，無補光明。茲蓋恭遇某名震華夷，功存社稷，親擁虞淵之日，靜排黃道之雲，湯於伊尹學而臣，信格天之德懋，舜舉皋陶選於衆，見稽古之謨申。勤勞百廢之鼎新，指顧庶僚之晉用。猥容衰朽，均忝榮光。某敢不思見太平，力延殘景，擬聖主賢臣之頌，共黃童白叟之嬉。炙背雖暄，徒抱獻君之志，掛冠已晚，嗣騰謝事之章。

代賀趙大資沿海制置

某恭審宸廷作命，制閩澄威。公衣錦以居鄉，四輩趣朝於魏闕，士持戟而失伍，一言靖患於蕭牆。海水無波，天顏有喜。恭惟某高明而傑特，沉厚而疏通，睨天下之英才孰出其右，運胸中之武庫所向無前。江淮十年，旗鼓百戰，指畫斷匈奴之臂，談笑取郅支之頭。大勳赫奕於旂常，靜樂婆娑於泉石。時方多事，吾豈久閑。蜀國何茫然，起一琴於清獻，鄉鄰有鬥者，驚三箭於將軍。方按轡以拊循，亟投戈而羅拜。匪洛社公台有賴，疑潢池兵弄未休。

吏皆趨庭，帝且前席。灑堆如象焉，用從東吳之船，渭水非熊亟，入運西樞之柄。息烽煙於邊鄙，壯磐石於邦家。某江國晚生，天街未至，登龍門而未遂，運驪駕以何堪。連讀綠綈，聳占紫氣。晉公之貌孰似，庶諧道左之迎，大農之穀幾何，庸上關中之計。其於慶倚，莫既編刊。

代賀浙東安撫趙大資

某恭審青冥授鉞，紫殿移珂，席之前賈誼所陳。緩朝九陛，陝以東周公是主，坐鎮千巖，誕敷幕府之條，密送京師之福。恭惟某海山間氣，宗社重臣，材氣無雙，不數眼中之餘子，威名有赫，平吞塞北之匈奴。屏江蔽淮，井井其規模，足國強兵，斑斑乎勳業。偶作平泉之興，閑尋洛社之圖。王曰遄歸，撫猿猱於劍閣，士而失伍，戢螳蜋於柳營。與其五月以渡瀘，未若莫春而楔會。爰改綸於宸掖，迺植纛於帝鄉。宮殿天基，申景命萬年之福，樓臺雲影，聚蓬萊三島之仙。風流文物全屬遨頭，期會簿書不煩老手。稍奏保

釐之績，亟躋宥密之聯。某繆聽朝雞，遂共流馬，愧咨諏之何有，唯曠敗之是虞。欣聆歷吉以啓藩，甚幸依鄰而席芘。旗旄可望，藥石攸資。陪元戎出野亭，徒想鏡湖之集，觀奇士留東閣，尚隨輦路之塵。贊僉俱深，敷陳罔究。

代賀淮東總領兼鎮江吳侍郎

某恭審抗旛領饗，持橐專城，印何纍纍，王人跨諸侯之序，鄂不韡韡，兄弟繼馮君之歌。臺府鼎新，衣冠甚盛。恭惟某紫垣魁宿，薄海隳人，有天地，有君臣，造《大學》《中庸》之道，言文章，言政事，登承明侍從之班。妙年歷歷於清華，敏手恢恢於繁劇。天當平治，帝曰疇咨。二千石朱兩轡，豈薄江東之道院，三十鍾致一斛，適多塞上之軍屯。心燈相續於大蘇，烽火不驚於細柳。以無雙之材氣，壓第一之江山。兵食足，民信之，刀劍盡還於牛犢。戎狄和，國福也，干戈仁裹以虎皮。遄歸紫橐之聯，徑陟黃扉之拜。某蜚芻無補，蠹粟滋慚，溫遊北固之樓臺，自笑東華之塵土。聳聞異數，敢叙同寅。

天下稱吳，竊踰蹤於循吏，軍中有范，仍拭目於膚公。贊抃居深，敷刊罔究。

代賀浙西提刑魏少監

某恭審遴簡筭班，分持繡節。日甸服五百里，臣惟命之東西，謂國用三十年，楮與時而高下。臨遣授變通之策，稱提增舉刺之權。星駕有行，泉流無壅。恭惟某襟期掀豁，風範溫凝，邇事父，遠事君，深雅頌四詩之教。上治內，下治外，洞軍戎萬里之情。影纓歷筵於鵷鸞，除器且專於蘭錡。高折廣寒之桂，載賡聞喜之詩。白玉爲堂，演綸有待，黃金如土，救幣莫前。小煩漢使之咨諏，立見周家之殷富。直天子圖書之府，未隔清光，空庶人刑獄之牢，式符明指。亟被膝前之召，益崇肺附之親。某疇昨侍朝，於今聯治。歷歷遊從之款，依依離索之懷。簸揚之糝糠在前，敢憶憩棠之舊。臭味也草木於我，毋忘誨藥之忠。贊係欲言，剪裁莫究。

代賀史侍郎知平江兼提舉

某恭審疏榮魏闕，移鎮吳門。蕩節

風生，繼衮衣之先躅，雌堂晝永，賡畫戟之清吟。臺府併新，吏民交慶。恭惟某神姿凝粹，德寓恢洪。八葉名家，親寶相門之笏，一經教子，密傳道學之燈。方當文度居膝上之時，盡得陳平宰天下之說。論思益峻，培養加深。水斷蛟，陸剗犀，出神鋒於寶匣，前鞭鸞，後笙鳳，騁逸駕於華涂。頻分半竹之符，久報嘉禾之政。充仁心於父母，凜清操於冰霜。童子中和之歌轉聞而上，公卿選表之用盍歸乎來。帝念姑蘇之民，地大扶風之郡。迎送疲於數易，撫摩庶其少蘇。雙旌啓藩，萬物吐氣。摘山煮海不妨拜使者之廳，聽履持衡即入侍玉皇之案。某登畿最晚，諷隲何堪，夢欲斷於朝雞，技且窮於鼯鼠。幸光華之密邇，均蔭賴之扶疏。同官爲寮，敢附甘泉之法從，國士待我，定憐東閣之舊人。贊倚有懷，敷騰罔既。

代喜雪賀宰執

某伏以四時成歲，冬且至以生陽，一德享天，雲亟同而雨雪。乾坤益瑞，

海宇均歡。恭惟某密運大鈞，力凝和氣，攷金穰之占野，閔鐵甲之屯邊。謂宿麥連雲，欲仍驅於厲鬼，則飛花剪水，必嚴飾於玄冥。湊繡紋一線之添，慶瑶陛六雲之集。某繆共漕轉，與睹休祥。嘉穎歸周端叶豐年之夢，潛枚縛蔡嗣聽捷晝之音。

代冬至節賀秀王

某伏以漢得天統曆方衍於萬年，冬亞歲朝陽果來於七日。偉磐宗之元老，庸川至之嘉祥。恭惟某德瑩冰壺，望高璿柄。王曰叔父大開茅土之封，天與善人端介椿松之壽。對繡紋之添線，奉絲絡之送珍。某問俗在原，庇寒知夏。木牛流馬，曷被軍纘之温，玉帶垂魚，祇仰御床之近。

代冬至賀平江史侍郎

某伏以鳳闕書雲，協緹葭而應候，虎丘擎雪，映麾節以生光。順臨剛長之辰，續集大來之福。恭惟某清風肅吏，愛日宜民。東閣吟梅猶記調羹之味，紫宸鳴玉巍通候對之班。行矣賜環，從而問笏。某咨諏何補，芘覆居多。

巷陌張燈，憶舊遊於大府，殿庭稱慶，迎新渥於脩門。

代回慶元守賀冬

伏謂魯觀書雲動葭灰而應候，鄞樓擎雪照茸纛以生光。順臨剛長之辰，續集大來之福。恭惟某清風肅吏，愛日宜民，東閣梅開續衝寒於山意，西湖冰合懷倚月於欄干。伫頌黃霸之金。歸佩紫宸之玉。某咨諏何補，芘覆居多。朝路隨君，空憶瓊瑶之跡，新堂領客，猶聞絲竹之音。贊仰有忱，敷刊罔究。

代回嘉興守賀冬

伏以鳳闕書雲驗微陽於玉瑄，鴛湖飛雪照瑞彩於牙旗。順臨剛長之辰，續集大來之福。恭惟某半符易牧，今袴興歌。近尺五之天，境因人而增重，占丈三之景，政與節以俱新。稍陳履韞之儀，歸遂塤箎之樂。巍登文石，密侍甘泉。某諷度無堪，芘依有素，華廳聒樂喜聞叶氣之回，異畝產禾更上豐年之奏。其於頌贊，罔究敷膺。

代臨安倅章謝宰執

伏以巖邑字民，僅逃官謗，神臯列倅，遽忝恩除。惟地近而格高，愧人微而資淺。鴻鈞所播，泥軾奚堪。竊謂天府之貳副，車號稱小尹，錢塘之一都，會密拱大廷。置員或過於三廳，通決實關於庶務。蓋彈壓輦轂，以佐而長，非平分風月，以夸諸人。遠若熙寧，坡老居於是席，近而嘉定，諫臣出於此涂。顧事任之不輕。必材能而後稱。伏念某清苕晚進，小草微蹤。插架書多，敢墮綺紈之習，堆床笏少，居懷弓冶之羞。一同遠試於甌閩，三載偶沉於桴鼓。初無政最，何有言揚。全璧東歸，爰索長安之米，掃門上謁，冒陳光範之書。縱治中六百石，猶階而可升，如城南尺五天，則夢所不到。賴提挈之力大，蒙造化之功深。日往月來，毋多侍戎，朝發夕至，真是便家。非惟撫鵲鴿之原，得誨孤而治葬，抑少憩雞豚之社，容息蹇以磨鉛。當此僥踰，若爲報塞。茲蓋恭遇某八荒開域，一柱擎天，蕭也規，曹也隨，歷歷奮庸

而熙載。房之謀，杜之斷，惓惓修政以攘夷。器名每謹於繁纓，人物率歸於夾袋。有如塊礪，均沐埏鎔。某敢不佩服隆私，持循先訓，庶題輿而佐岳，稍結綬以登畿。展驥何爲，聽槐街之鞭策，登龍甚幸，廁材館之簪裾。誓畢微生，仰訓厚德。

代回沿海制置趙都承

某恭審歛謨宥密，進撰凝嚴，謀帥誰先，漢臣無出誼之右，在師中吉，周公其主陝之東。辭玉陛而有行，合天朝而交慶。恭惟某胸蟠萬卷，筆倒三江，自其少年，蚤負臺閣之望，安於平進，歷更麾節之勞。當朝廷救楮之時，應君子拔茅之象。密勿百寮之上，周旋二柄之間。過政事堂，丞相每改容而聽，用春秋法，史臣仍載筆而書。方將登法從簪橐之班，相與定匈奴金縢之議。若時古鄆，有事春蒐。校六步七步之愆，士輒譁而失伍，膺再命三命之寵，公甚壯而臨藩。前茅戒嚴，細柳改色，親授青冥之鉞，閑圍別墅之棋。昌黎入廷，湊之軍信兒郎之帖服，光弼

代子儀之將見旗幟之精明。亟聽褒嘉，歸陪論獻。某侍朝甚幸，將漕無堪。政依樞柄之餘輝，擬預月樓之清集。況朱幡之出鎮，欣紫綬之增華。羈懷竊感於別離，盛禮敢當於駢儷。著鞭先我，自憐骨相之屯，折柳送君，賸祝功名之會。襟期所共，心畫奚殫。

代回嚴州衛守

恭審作命典藩，簡辰植纛。書登金鑱，密聯東壁之輝，車擁朱幡，高壓客星之次。叔度之來何暮，文正之蹤有光。恭惟某學富鄴籤，姿凝崑玉。儼若思，毋不敬，威儀素習於三千。進乎道，恢有餘，肯綮蚤經於十二。振伯仲墳簞之譽，擅春秋蘭菊之芳。宜在朝廷，乃更州縣。遡牙檣於清瀨，森棨戟於上游。田廬間苦於白催，帑廩頗從而赤立。規模自我，必易局以置棋。手段過人，儘無麵而作餅。稍修數月之令，亟騰五袴之歌。入爲公卿，淨洗兵甲。某使華曷稱，王事徒勞，鏡中之髮既星，江頭之潮如屋。政擬擘牋而賀上，遽蒙惠翰之來前。憶千騎之過

都，僅一觴而臨水。觀風畿左，長哦結輩參錯之詩。假道棠陰，行遂淵明歸來之興。報襄弗恪，詹鄉加厯。

代回安吉州趙監丞

恭審選賢班綴，分牧京畿。得結輩十數人，榮佩銀菟之印，封姬姓八百國，清占水精之宮。下車有初，比屋相慶。恭惟某行高天揖，量大淵淳。博洽多聞，映太一青藜之杖，風流自命，披謫仙紫綺之裘。人知直上以干霄，我則徐行而按轡。既飛鳧而展驥，載騎馬以聽雞。禁嚮東床，飽觀奇士。判花西掖，盍列從臣。肯槃薄於一麾，試招徠於六客。吏事綽然餘地，歌謠藹其近天。燕寢凝香，仁報龔黃之政，都堂並席，定追富晏之蹤。某漕轉無堪，知憐有素，憶從容而扣閣，欣振厲以開藩，不因過客而飾厨，豈復追胥之打戶。設施強人意，信知於此不凡。駢儷遺我書，似亦未能免俗。占訓甚率，馳仰徒勤。

代回常州衛寺丞

恭審改符作牧，縮戍之官。衡嶽

雲開，勿膏車而秣馬，荆溪月滿，真泛宅以浮家。條教一孚，謠謠四達。恭惟某金籙學富，玉海文深，不踏丹梯一第，特恩子耳爭麾。翠轂萬鍾，何有我哉。典章淹貫於胸中，政事笑談於筆底。翩翩敷歷，藹藹聲稱。就零陵山水之鄉，周爰咨度，作平泉花木之夢，蚤賦歸來。上篤念於世家，公出臨於鄰郡。山無貢錫，坐凝燕寢之香，驛有賜環，入試糜丸之墨。某星軺曷稱，霜鬢堪驚。政懷曠敗之虞，乃侈寅恭之幸。浴乎沂，與曾子賡思石浦之琴書。瞻彼淇，美衛公勉繼沙堤之衣鉢。貽牋首及，報染奚殫。

代回新嘉興守余監丞

恭審用傳出關，分符作守。在春秋爲構李，雅推地望之雄。輔京兆曰扶風，未覺天先之遠。先聲易達，生意頓回。恭惟某標致蓬萊兮，閩風器質，黃鍾而大呂。胸中書傳，皆尊主芘民之方。堂上精神，得富國強兵之要。謂升高而自下，既歷外以居中。余不負丞，君子式嚴於戎器。仲難爲弟，少

公盍列於政涂。肯槃薄而佩綬，迺怡愉而戲綵。帝念阜陵潛龍之所，民罹泰山猛虎之苛。出命維新，改轅自近。駕湖棹穩，何異探蘇隄之梅。鳳沼詩來，還勝夢謝池之草。稍報撫摩之最，遄歸選表之班。某漕轉罔功，芘依知幸。銜袖忽貽於駢製，襲巾惟謹於珍藏。見爾送人，殆取揶揄之笑。轉而聞上，仁傳宣布之歌。贊篋實厪，稟訓莫罄。

代回江陰王守

伏審分符作守，宅甸服以惟良。便道之官，過帝關而不入。特厪書素，隄想車音。恭惟某源流雄奇，被服溫潔，是父是子早競茁於蘭芽，其人其天今獨存於華萼。維志澹而不躁，雖步徐而自高。既卧黃紬，洵憑緹軾。柯山棋散，訪一斧之仙蹤。申水波澄，應三刀之佳夢。曷云不敵於壯縣，足堪愛養於細民。小試蕃宣，急看選表。某驅馳已勸，蜚輓何堪。律宜黜而乃升，身欲歸而復駐。鮮于非駿，敢稱一漕之福星。益部有襄，及聽三章之童子。

占訓良率，馳仰徒勤。

代回温州趙少監

恭審塗芝作誥，列戟專城。二千石起家，分左符於漢殿。八百國同姓，輔東屏於周藩。來暮有歌，和衷甚幸。恭惟某行高天揖，量大淵淳。博洽多聞，太一下青藜之杖。風流自命，謫仙披紫綺之裘。恢恢政事之科，歷歷功名之會，既飛鳧而展驥，即騎馬以聽雞。學宰相居都司，結綬歷更於二府。以君子除戎器，褰裳薄近於千巖。蘭亭之樂未央，宣室之思深切。相攸翠蕩，駕彼朱幡。無嘆愁聲，小借慈祥之父母。有治理效，遄歸選表之公卿。某莫稱班行，猥共漕轉。厭簿書之塵土，夢松菊之田園。一鶴隨公喜，流傳於新政。雙魚遺我愧，先辱於華牋。未以罪行，庶其忠告。

代回知台州李監簿

恭審城專左輔，星直中台。竹馬填郊，除道歡迎於新守。木牛供粟，同寮解后於故人。想見部封，便安條教。恭惟某根蟠僊李，響振天鈞。論議長

江，衮衮流而不盡。剗裁游刃，恢恢地而有餘，維溫良恭遜熟以持身，故安靜和平見諸行事。薄味監州之蟹，亟聽待漏之雞。章滿公車，類朝奏而暮下。軍多戎器，爰內修而外攘。聚精會神，甫爾在廷。更治考功，於焉請郡。駕言皂蓋，陟彼丹丘。未庸庭戶之令修，頓覺閭閻之疾愈。天非難穀熟，城不沒而江平。五百茗花聊具石橋之供，三千牘草遄歸金馬之班。某將指何堪，思歸未遂，每憶侍朝之款，殊恨定交之遲。俶茲寅恭，幸甚蒙賴。課民二母歲，知贖布於中和。遺我雙鯉魚，愧難勝於駢儷。爲報草草，有懷卷卷。

代回婺州陳郎中

恭審寓直宸奎，承流寶婺。青氈吾物弄印，訖以昇堯紫馬。君來騎竹，續其迎伋。鼎傳初令，幸獲爲寮。恭惟某學博而文宏，道醇而德備。一麟獨出，士知韓愈之可師。三鳳齊飛，人惜劉蕡之不第。歷江淮之兩郡，安丘壑者累年。何自爲郎，庶幾謀國。菊猶存於茗雪，舟輒引於蓬萊。維明月之

雙溪，冠扶風之三輔。桐鄉愛我，嘗鳴支邑之琴。渤海勸農，聊聽譙樓之角。尋麗澤詩書之化，訪叱石神仙之蹤。伋擁鋒車，徑登荷橐。某繆共漕輓，何取咨諏。粉省分曹，尚憶侍朝之喜。黃堂報政，側聞樂職之歌。方上日之戒期，乃後時而言賀。珍函俯逮，華施難酬。

代回建昌張通判

恭審疏恩漢殿，通守江城。爲氓而遠一塵，阻郊迎於別駕。呼童而獲尺素，辱郵置於都門。諭占布置之新，可卜康功之效。恭惟某詩書正脉，名節故家。爲帝王師，笑夜取老人之履。得江山助，宜時稱大手之詞。凡所居官，綽然餘裕。高則建封之授鉞，小猶萬福之麾舟。當國事之孔殷，盍人材之傑出。何其計左，聊爾治中。作麻源三谷之遊，麒麟擗脯。踵文昌八座之美，鴈鷺催班。某不移其愚，奚適於用。馳隰未離於魏闕，捍隄良苦於胥濤。爰念毋以丐麾，迺賤天而闕允。維桑梓恭敬，止徒懷忼愜之心。存松

菊歸來兮，終樂寬閑之野。偶稽慶幅，尚請誨言。

代回林提管

伏以漢使乘輅，猥將隆指。郟賓入幕，首屈英游。糟丘之職，徒以勞人。蘋洲之雋，迺肯從我。瞻言一葦，辱此雙魚。恭惟某天材素高，吏業滋敏。疊奏種桃之最，擬爲携李之遊。謂太微二十五星，盍舉華於郎省。如長安十千一斗，姑振領於兵厨。稍展修能，亟躋要列。某莫稱觀風之寄，粗有慶賢之心。故人斯來，何事弗集。庶同出袖間之手，豈徒流地上之錢。繼西湖賦梅花，儘有餘暇。比南豐持香瓣，則似過情。占報不臻，晤言以罄。

代回臨安劉通判

伏以我來君去，莫留畫幕之賢。德舉言揚，少見戀袍之意。高文有賦，私謝何爲。伏惟某丹穴產奇，紫荊爭秀。雙鳧遊戲，蚤收墨綬之勳。孤鷺登臨，曾續珠簾之句。簡拔既居於小尹，班聯行趁於大昕。某老矣，臨戎幸

而集事，憶家山之荔子。已趣歸裝，寄江驛之梅花。毋忘宿契，暑宜護重，日聽褒遷。

代回興國羅知軍

自天子所用，更治以專城。與父老言知，阻飢於墊水。寔條俶布，生意俱回。伏惟某綽有父風，歷收吏最。從軍油幕，慣聯慷慨之詩。借地玉階，屢吐崢嶸之論。睠富川之爲郡，匯衆澤以橫流。未蘇魚鼈之民，沉宿貔貅之戍。上心所屬，敏手攸資。人活青州，親樵山而輦粟。圖開赤縣，同備械以修車。某雪去霜還，心疲形瘁。得結輩參錯，部內何幸。蒙成容少游，款段里中，已堅歸計。

代回蘇參議

帝簡儒纓，出自黃間之派。官居議幕，來看畫棟之雲。有惠書函，足占僚契。伏惟某溫良有守，恬暇無營。迺奏最於弦歌，肯賦閑於香火。郊垌可出，屈工部於劍南。境土未還，致匈奴於闕下。有謀則就，不約而同。某偶幸旅旋，已堅祠請。視小醜以鼠子，何謂

功多。遇少公之桐孫，庶窺文獻。解嚴甫定，襄報殊疏。

代謝趙提刑舉狀

五位合乎天數，冒干使斧之威。

一字華於袞褒，亟露公車之奏。取之自遠，聞者皆驚。極感琢於肺肝，略敷刊於筆墨。竊謂宦路每拘於選調，舉員尤重於職司。并四者難尚，鶚炙求而弗獲。制一以詩，猶龍睛點則便飛。此下寮切於歸投，而崇臺樂於成就。伏念某蕞然小子，縛以微官，清江碧嶂素號富罔，綠水紅蓮今爲苦海。早蝗相踵，田間多菜色之民。糴餉孔艱，庭下少雁行之吏，方孜孜於職守，皇汲汲於身謀。箭一失則廢前功，姑穿楊而進步。丹九還而換骨，因舐鼎以垂涎。春光纔動於鬱孤，寶相遂圓於罕堵。頑冥坐井，何有粹明。□□面墻若爲閻敏，責粗逃於官謗。能曷取□□□獎假過優揣摩增愧。茲蓋恭遇某材堪柱石，身在江湖。以道相傳，續千載聖人之脉。得情勿喜，盡一成君子之心。居禮樂而有光，知賢才而必舉。顧如

孱瑣，莫稱搜揚。某敢不厲志公廉，訓恩特達。氣象彷彿杏零之樂，聲華薰桂籍之香。庶幾報坐主於門闌，抑以見先君於地下。豈他人不如同姓，毛原幸得以宗周。毋爾音而有遐，心籍湜敢從而叛愈。丹旂所嚮，曠日斯臨。

代謝皮右丞相

慈恩託契，上台記夾袋之名。光

範移書，下幙被繡衣之薦。開雲霄於萬里，收桃李於一門。恩重命輕，感深涕集。竊謂選人唯班改是務，舉主最職司爲嚴。並四者難儘，連貫虎侯之札。缺一以待，必勇奪龍舟之標。非金剛杵有以攝持，則玉女盆何緣拄到。不先不後，如取如携。伏念某樸櫟微荄，駑駘蹇步。泛蓮依水，初微畫諾之能。食蘖飲冰，第謹律身之戒。望七階而勃宰，繞三樹以彷徨。同年豈無情，特荷老端明之垂睠。他日又獨立，仍蒙大丞相之興憐。方紅旗踏報於捷書，正綵服親浮於壽筭。念郗氏一枝之桂，下郇公五朵之雲。何德以堪，其應猶響。茲蓋恭遇某上醫扶國，鉅棟擎

天。魏公自督視而歸，君臣相說。汾陽居令公之位，父母俱存。精神會于一堂，威稜憺乎四裔。堅黃河如帶之約，續豐水有芑之詩。材無細大，悉以作成，官若中外，從而器使。故令合穎樂以轉鈞。某敢不恪秉素心，仰誦大造。觀遠臣以所主，不離父子兄弟之間。報國事以衆人，即受天地鬼神之譴。指縱惟命，赴蹈奚辭。

回趙僉判賀宣召

應制非才，久斷藜燈之夢。趣歸有旨，仍霑樺燭之香。顧董轄之方新，欲循墻而不可。靖惟忝竊，實出吹颺。未控謝筭篋車，先辱贈錦繡段。因儷篇之從臾，重行計之越趨。非關人去而山輕，寧免林慚而澗愧。雖夜對莫分於蓮炬，然春光久泄於柳條。朕不棄卿，敢誦北闕隱廬之句。公如送客，請續南浦綠波之詩。更借言於開陳，庶以禮而津遣。舉莫廢也，愛則助之。略此稟酌，嗣圖侍罄。

與趙丞辭漕臺月俸

案畔掌書，浪夸仙秩，幙中草檄，

偶繼芳塵。槩鉛徒弊於精魂，印綬亟還於肺腑。類無耕而用馬，敢不獵以懸鶉。遣貺甚勤，控免難已。蓋始因疾諗，待來年然後損之。若仍以俸言，則今日之受非也。寧甘却長者之賜，是粗守頑夫之廉。善爲我辭，無出公右。奢華歲節既沾沽酒之十千，特達衷言終覓買山之百萬。容聽響卜，別拜隆頒。

回王象先惠詩

高士不爲猥釐官務，德公寡出謹執師喪。及茲三退而強留，迺辱兩章而言賀。自量衰繆，莫稱褒期。維其因用藥而識君臣，故不廢伐木以全朋友。吾二人在耳，想無下石之言。臣百口保之，儘有任山之日。少安勿躁，薄責尤宜。

回赤城觀熊書記

效茅仙戲赤城，夙窺英躅。從子雲間奇字，忽枉高軒。袖銜偶儷之文，屐折空虛之喜。某厭隨舉子，親續宜僚。薰胸中書傳之香，領物外煙霞之趣。文章一伎，漫遊藝於筆端。道德

二經，素嚙真於舌本。得時則駕，而月斯征。某勦矣賦歸，譽之過實。金玉有定價，慚非識寶之人。風雲入壯懷，宜擇立身之地。矧當年少，政要書多。

謝聶秀才贄見

虛簷曬日，政搔老子之二毛。滿座生風，喜見秀才之三耳。辱贈我錦繡段，知同飲玻璃江。久客邊淮，干戈未定，乍歸鄉井，松菊猶存。何遽至啼飢而號寒，要不害安貧而守約。吾無隱爾，難持嶺上之白雲。君其圖之，自有書中之金屋。居慚地主，聊酌鄉人。

回王監官賀宣召

處士歸山，仍居宰席。使人赴隴，促返素廬。升轄猶骰子之選官，詣闕類胡孫之入袋。偶然洗幽谷之耻，或者興捷徑之嘲。寵詒詩篇，極佩友誼。方移庭而勒俗駕，敢犯座而應客星。較八斗一石之才，言語浪夸於子建。觀九尺四寸之榦，功名宜屬於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于上。

勿齋先生文集卷下

(鄭鵬程點校)

010 弘道錄

經名：弘道錄。明邵經邦撰。
五十六卷。底本出處：《續道藏》。

目錄

卷一 仁
君臣之仁

卷二 仁
君臣之仁

卷三 仁
君臣之仁

卷四 仁
父子之仁

卷五 仁
父子之仁

智
昆弟之智

卷六 仁
父子之仁

卷七 仁
夫婦之仁

卷八 仁
昆弟之仁

卷九 仁
朋友之仁

卷十 仁
朋友之仁

卷十一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二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三 義
君臣之義

卷十四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五 義
君臣之義

卷十六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七 義
君臣之義

君臣之義

卷十八 義
父子之義

卷十九 義
父子之義

卷二十 義
父子之義

卷二十一 義
夫婦之義

卷二十二 義
夫婦之義

卷二十三 義
昆弟之義

卷二十四 義
昆弟之義

卷二十五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八 禮
君臣之禮

卷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卷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卷三十一 禮

父子之禮

卷三十二 禮

父子之禮

卷三十三 禮

夫婦之禮

卷三十四 禮

昆弟之禮

卷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卷三十六 禮

朋友之禮

卷三十七 智

君臣之智

卷三十八 智

君臣之智

卷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君臣之智

卷四十一 智

父子之智

卷四十二 智

父子之智

卷四十三 智

夫婦之智

卷四十四 智

昆弟之智

卷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卷四十六 智

朋友之智

卷四十七 智

朋友之智

卷四十八 信

君臣之信

卷四十九 信

君臣之信

卷五十 信

君臣之信

卷五十一 信

卷五十二 信

父子之信

卷五十三 信

夫婦之信

卷五十四 信

昆弟之信

卷五十五 信

朋友之信

卷五十六 信

朋友之信

弘道錄卷之一

仁

君臣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錄曰：堯之爲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述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也，亦至變而不可窮之旨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體，而聖人以天爲體。夫苟以天爲體，迺人人而悅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語形容也。或可以言語形容，則必有所止息，必有所窒礙，非所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堯惟大，則德合無疆，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得以窺其

限量。蓋曰：堯之所以爲堯也。夫子峻發其言，以見君人者，必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有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媿於堯，且無忝於夫子之論矣。故錄，首發明之。

《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錄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夫天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一物罔于真，大空而已，天烏用哉。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烏用哉。錄恐忽於實務，徒事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錄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

贊堯曰峻德，皆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于上，甚高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此之謂也。觀者詳之。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迺游於康衢，聞童兒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錄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知，老人耄矣，安知所謂帝則耶。蓋上古盛時，雖愚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漸於肌膚，淪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乎。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詞，著為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弦，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槩以黔首為愚，於是杆格以至於今也。可恨哉。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

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錄曰：孔子以大哉贊堯，以無爲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已，以其全體無疆而言，謂之大；以其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爲晝，月而爲夜，寒而爲冬，燠而爲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安能窺其形乎。舒而爲恩，慘而爲威，賞而爲予，刑而爲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安能見其跡乎。堯與舜，名雖有二，實則一也。夫苟紛紛然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爲而不可，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而不見其泰，烏能恭己南面耶。而不知舜之時，未能外堯以爲治。未能外堯以爲治，亦未能外堯以爲心矣。心豈可一物加之哉。惟不能以一物加之于心，故不見其一毫措之于外。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之盛，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再言夫何爲哉，所以深致其贊美也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錄曰：舜之爲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寬爲本，待人以厚爲本，臨民以恩爲本，矜死以哀爲本。苟無其本，則以何者而恭己南面乎。後世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庶幾近之。然而功效未臻于唐虞者，無皋陶之邁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脩思永，庶明勵翼哉。此又不可不知。《家語》：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布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錄曰：夫子之贊舜至矣，又曰：無他也，好生故也。其意何居。蓋王者廣昊昊之德，篤生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以翕聚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

除惡務嚴，禁暴務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常誅四凶矣，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油然而如不得已也。皋陶執之，士師讞之，雖未嘗不出於舜，而實非其本心也。故曰：天下殺之也，非舜得而殺之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設使舜之心，或主於一，皋陶曰可殺，吾廼生之，生之似仁已，如民害何，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廼殺之，殺之似威已，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錄曰：堯之時，浩蕩渾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橐籥無不周徧。故亦知有愠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播於《韶樂》，夫安得而不盡善

盡美耶。

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

錄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蓋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吾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錄曰：禹何以敏給克齊哉。夫洪水滔天，下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廼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損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叙哉。所謂六府三事，即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錄曰：此所謂極，即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為心，其陰陽二氣，乾道

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為心，其亘之秬秠，亘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至極，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而興起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錄曰：夫魚鼈不可以為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興治，胥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飢，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固自若也。苟無教，則人心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窒。舉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瓜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

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理以為之制，人欲以為之防，則其反覆狙詐，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後知玄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曰小補云爾，其祀殷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錄曰：夫臯陶之德，何以謂之邁種耶。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關焉，小則廉耻係焉。其加于民至切，而入人至深，民之畏之甚於水火也。夫苟雖知其重，而或攝嫌避疑，逡巡畏縮，則不可謂之邁。亦有雖得其情，不能哀矜勿喜，期于無刑，則不可謂之種。一毫無所壅之，謂邁；一毫無所拔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為粵若稽古不嫌同辭也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

錄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日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至仁之澤，垂之萬世，尚有餘馥焉。今之君子，不可不知。

《商書》曰：克寬克仁。

錄曰：寬者以言乎其量也。寬可以加于仁乎。邵子曰：三王之世如秋。如秋，淒如也，不免于肅殺之威矣。故以二字贊湯，所謂代虐者歟。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廼人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錄曰：此可見其克寬也。夫湯伐夏，救民者也。今觀其言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嗚呼。於物且然，矧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為之乎。後世亦有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服人耶。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衆。倘為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效甚者，役心于慈悲，殉志於清淨，專以不殺為德，好道為仁，則亦徒然而已。此錄之意也。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

錄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仁至難言，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至微而不可見也。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徧而不可窮也。智周乎萬物，而不出於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于一腔之內，此為人君者止于仁也。抑《詩》以穆穆，稱文王也。章又表而出之曰：天子穆穆。其與諸侯皇皇，何不侔也。天子者，如天運于上，天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神其鼓舞，有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之妙。設使一鼓而雷，一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將不貴之矣。一指而怒，一激而喜，皆能識之，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人之深意，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錄曰：此止于仁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其視民如傷之心乎哉。曰：文王之時，未有瘡痍者也，亦未有呻吟者也。矧惠鮮懷保，不啻其至，何至如傷乎。而不知大聖人，未嘗自以為然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不特此耳，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則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髓，非可以一朝一夕求之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

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滢獨。

錄曰：此止于仁之事也。所以謂文王以百里，非必為天子也。方百里之岐，而八百年之施為氣象，舉在其中，此非為政於天下乎。乾稱父，坤稱母，民則吾同胞也。雖有滢獨鰥寡之殊，而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痒癩焉，己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而後之。人惟不能肖天地之德，帥天地之性，是以賊虐無辜，播棄黎老，以自絕于天而不自知也，豈不哀哉。

《周南》：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錄曰：此止于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為天子。天子作民父母，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向背之情乃如此。苟求其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心也。然則文王豈能招而

來之，推而去之哉。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命，則見天命而已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錄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至，非或者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為天下逋逃主，所任用非，剖剋聚斂，則疆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必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烈也。及夫婦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稷之耕稼，教商之遺民。是故殷之安，周之福也。此錄外意也。

《通鑑》：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

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郊廟。

錄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不知當時何以致此乎。《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丹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神，功化之極。故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于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而交，萬物於此而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

在疆，嘉禾生，岐麥至，退而在郊，鳳凰鳴，麒麟出，則遠而八荒，寧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於浸衰稽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莽加之，以褒頌，祇為篡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

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錄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和風焉，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雨焉，沛於長養之日，而人不以大旱之枯槁忘之也。今去召公之時，不知其幾何，而誦其書，讀其詩，宛然遺恩之在目。不知生於其世者，又將何如。此君子所以油然而於不忍人之政歟。

南國諸侯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美之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錄曰：以愚觀於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騶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公侯也，胡其和氣之充塞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人主和德於上，百僚和集於下，則萬物之和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君暴虐，則臣梟獍矣。君枳棘，則臣鷹鷂矣。而國有蠻髦，野有兕虎，安在其草木

之茂，禽獸之多乎。明永樂二年，周王獻騶虞，儒臣作頌亦如此。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錄曰：從古以來，言仁者多矣。吾夫子始密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則天地何由而位，萬物何由而育。故德不可以徒而視也。必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蓋絜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一言以蔽之，只在公私之間而已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哀公曰：夫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功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

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錄曰：為政在人，而不由於學問，可乎。此其所以首出百王卓冠群倫者。抑吾夫子之論政，達道達德，九經也。後世之論政，約法律令，條章也。以為《論語》四字，終身未盡。亦有《貞觀》一編，千古冠越者，於此可以鑒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夫所謂之忍者，以刃加於心而曰忍。心非可刃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鏑難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

器，繫人旄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可忍哉。蓋孟子之時，去古又遠，天下紛紛大亂，其於怵惕惻隱之心蕩然鮮矣。雖爭以千言萬語，皆為是心所奪。若非吃緊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赤子入井之論，發前聖所未發，不可以不錄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

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予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公^③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泰^④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錄曰：孟子告文公以仁一之法，猶有子告哀公以盍徹也。而文公遂能使畢戰問井地，則其天資之美，較之哀公，可謂天淵矣。自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憮然嘆惜者。嗟乎。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三代之於後世，何以異哉。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方術也。不欲為方圓，則亦已矣。如具欲為方圓也，而曰：我般輸其可哉。不欲為鍼砭，則亦已矣。如其欲為鍼砭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哉。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日語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恐覆巢，毋殺孩

蟲，胎夭飛鳥，毋麝母卵，毋聚大眾，毋置藏槨，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頹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弘道錄卷之一

- ①「人」據文義疑作「入」。
- ②「反」原作「女」，據文義改。
- ③「公」據文義疑作「出」。
- ④「泰」據文義疑作「養」。

弘道錄卷之二

仁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希闊寥落，譬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讀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益可以見生生之恩，必無泯滅，窮盡其淵哉，爲世慮乎。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

斤。

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長吏閱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拏。朕甚不取，其除收拏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孥。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

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天下今年

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誼通達國體者也，豈不知背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兼並，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末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無立錫之地，則何所措乎足耶。有國者可不務變通乎。誼嘗勸立漢制，更秦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豈非千古之美談歟。然不知自識者觀之，祇以爲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爲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

薄寡恩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入粟，頻歲履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為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為己也。彼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為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脩玄默，而將相少文多質，是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己，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踰多，算收太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取贏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間酷於亡秦。

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而祇以資富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為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而未明乎。夫相，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以責其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

則給，以計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哉。徒知反躬，而不知所以過；徒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而不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讀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咎者。

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稅一。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善之心也。景之於文，不自慊矣。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可謂孝乎。東漢光武六年詔，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制者，元年之制也。文景之澤，其長矣乎。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僞之吏，貨賂漁奪，無以異於爲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獨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乎。蓋自蕭曹畫一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問道傍死人，以爲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謝罷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之；而陶青、劉舍、衛綰皆碌碌庸人，何以責其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稱。爲君者恣己之所施，如摘植冥行，亦安敢望其縣丞長吏之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夫弛于民者有限，而費于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用其二，雖有弛之名，其弊正如景帝之所戒者，故必有坐贓爲盜之令，而後有帶牛佩犢之風。爲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漢書·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犢牝者擯而不可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①也^②，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喜功之世宗，而少年才美之賈生，安能勝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共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西漢·循吏傳》：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倪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

翁爲之始。後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廼篤生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學官，以至於今。不但爲王者師，亦可爲後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命邊備，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智，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僭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思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之悛而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

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恩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命之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博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誨，啓心天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伐。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繩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爲名。宣帝垂意，恩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爲太

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厘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以其治行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真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憐憐雞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間古今。政本蒲盧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能徧于天下，矧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此治非三代，效非聖賢，所由分也。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爲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使宜從事。上許焉。

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欽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榷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蘆，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必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百虛，何以言中興侔德商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鉤鉏刀劍，彘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雞家彘，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劍，揮戈露刃，遂使良民胥爲寇仇，獨何心歟，獨何

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能，建武中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皋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錄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時，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當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分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乘拆轅之車，布波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產瑞麥。如堪之所歌，已有之

矣，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行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勸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竊聞賢朋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初訪求茂，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

德侯。

錄曰：曄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間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冀黃早魯之名，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

哀，而實超今邁古也。唐宋以後，難乎選矣。

弘道錄卷之二

①後文有缺。查《漢書·食貨志》載後文爲「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②前文有缺。

弘道錄卷之三

仁

君臣之仁

《唐書·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

錄曰：唐之太宗，未可班於古之帝王也。而錄之以賢者，不能無遺憾也。董仲舒常建議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苦。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時貴近未便，亦不行也。乃俾

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普武平吳之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五胡之亂，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憶大漢四百餘年之間，大賢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毅然行之，愚安能已於躍然之喜耶。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下六爲中，一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

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法也。蓋自五胡雲擾之後，民之耕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樹者也。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分。意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為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限為口分。不然，若世業既官為，樹以桑棗所宜之木，何以仍得買賣口分。既隨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衆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為收授之。然則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並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鬻。《王制》曰：井里不鬻。孟子曰：死徒無出鄉。今令庶

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又得並賣其口分田，惟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誤耶，抑為政之誤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之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始，固足以見其難矣。而其制不能無可疑。至永徽以後，始禁民不得買賣，買者還地而罰之。抑後矣。無惑乎，魚并之如故也。

凡授田者，丁歲輸絹一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錄曰：此唐徵科之數也。所以謂租庸調者，以人丁為本。而調之云者，猶其曰：調停之調。蓋以土產各有所宜，如絹綾絕，隨宜賦其一丈，非

謂各二丈為六丈也，布麻亦然。今志歲輸絹二疋，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桑鄉則輸銀十四兩，疑此反重於常筭矣。觀者要當以《通典》，及《會要》所載為正。《會要》：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綾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以為調。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博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稅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陬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歛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亡者諸

役皆免。

錄曰：此唐蠲復之政也。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皆有品節限量，使其子孫能世守之，何以不能久致太平乎。奈何，不旋踵而失之也。故愚嘗謂，漢子孫能守三十稅一之法，而其祖宗不能創什一中正之規，唐祖宗能設科條禁令之目，而其子孫不能存節用愛民之心。均之無能及於三代也。

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道者，以減戶論配。

錄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使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課以鰥寡少者進，失勸導者退，是重之於終也。究其着實舉行，莫者諸州刺史。奈何自貞觀以來，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帝雖銳意於治，其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吏所以不若漢世之多也。租以斂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用，調輸

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錄曰：此唐轉輸之政也。至兩稅，而後夏輸六月，秋輸十一月。此政廢矣。是時太宗方銳意於民，絕嗜禁慾，黜所玩好，且未舉封禪征伐之事，故州府歲市所貢，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何等氣象也。貞觀以後，漸不如矣。

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徒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貨爲種子，則至秋而

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錄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選，刺史縣令皆得其人。故以社倉則足以賑，以義倉則足以給，以常平倉則足以儲。無守令之賢，欲自王公以下計墾田而斂之，則增一禁厲矣。此又爲上者所當知也。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歲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賫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上之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不以爲然，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斗米不過三四錢，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于道路焉。帝謂君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錄曰：《易》之《大過》曰：棟撓，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夫太宗真有大過人之資，而鮮天德王道以為之本。棟之撓也。楊之枯也。幸而貞觀之治，又得房杜王魏諸賢以為之輔，老夫得其女妻也。故雖有棟撓枯楊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

《宋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於色。初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子。

錄曰：自史冊以來數千百年，未有直謚為仁者，帝可謂僅見矣。故以徽號存其大略，將以為君人者致意焉。夫蒙以養正聖功也。方是時，帝之至性渾然，正人皆可以為堯舜

之時，開資善堂以講學養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聖之功用，而宋朝家法過漢唐者也。

以參知政事李迪為太子賓客。

遵堯錄曰：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錄曰：迪之風烈頗聞，而辭太傅不已過乎。夫公孤以輔佐天子，師保以儲養東宮，亘古以來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時，立而有，不立而無也。自宋專任宰相，天子無公孤以詔左右，則太子無師保以相前後矣。此其立法不如成周者也。

四年詔太傅監國，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面立，輔臣叅決諸司事，聽其議論，謂之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錄曰：帝之於己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務盡公道。此何等粹白也。《蒙》之九五曰：童蒙，吉。其斯帝之謂乎。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遺詔太子即皇帝

位。

錄曰：是時帝年十三，如龍之方蛻未就雲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踐履也。故《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豈非以其施之未達，性之未固哉。苟有如伊尹周公以輔之於外，太姒邑姜以成之於內，則太甲成王尚有慙德不足媿矣。惜乎。劉后專制于內，丁謂之徒交結于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倚以為重，烏能成九二志應之功哉。觀聖人作《易》之意，則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

明道元年詔曰：朕猥以眇躬，纂於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敢。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緬思降倣，逸怠省循。其今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朕意焉。

錄曰：帝時春秋鼎盛，未有失德，而所稱絕遊畋之好，乏臺榭之營，又非空言，則天災何由致乎。夫掖庭房闈之地，八殿老陰之數，章獻之稱制

將謝矣。此其除舊布新之先見者歟。

一年三月，帝始親政，罷脩創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錄曰：仁之親政，與哲之親政，大不倖也。仁之親政，罷脩寺觀；哲之親政，創脩新法。仁之親政，裁抑僥倖；哲之親政，召用凶邪。故一則中外大悅，一則忠良喪氣，得失之分較然見矣。

先是皇太后劉氏稱制，晚年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

錄曰：以母后臨朝，而宦官竊勢，此何等時也。范祖禹所謂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帝之盛德可少訾哉。嗚呼。一點羅崇勳，而中外拭目，咸瞻盛德；一召劉瑗等，而人情汹汹，已蹈覆亡。萬世之下，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察也。

帝見章聖東封西祀，及脩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責，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罷脩建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釋之者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於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先儒恐其失旨，而以有過之舉，既往之愆為咎，故剖折而言。夫東封西祀，土木興作，不過廢天下之財。若乃青苗免役，剗剗斂怨，將以失天下之心。諉於安石，猶可言也，篤於君親，不可言也。其知者以為繼還，不知者以為擅改。然不知祇皆彰親之過，而與克蓋前愆者大不侔矣。嗚呼。此宣仁祀飯之頃，異於章獻撤簾之日也歟。

初太平日久，仕進者皆依托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七人食兼，繫時之

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抑僥倖也。夫僥倖之人，行險者也。其始也，依阿取容，讒諂面諛，無所不為，其終也，吮癰舐痔，逢君之惡，同所不至。故人君必深惡而痛絕之。然非至公以存心，至明以燭物，未有不以小廉信其大節，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進之心。故曰：清心知人。又曰：知人則哲。闕一不可。

景祐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十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常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徐應之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

錄曰：自此以後，可以見當時君臣之氣象矣。夫曾褒然稱許為大臣者

也，則其於士不猶造化之於物乎，其心必欲人人而盡其才。然亦有或不能盡者，惟反之。至公至誠，在我無愧而已。若孜孜以效用為恩，舍置為怨，則大臣者日益不足哉。故曰：斷斷兮，無他技。若呂許公未免有慊於此。此其收恩避怨與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也。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為肝食。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大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錄曰：蒙正亟稱夷簡有宰相之材，其此之謂乎。夫仁者必有勇，此西事之當競也。然而君子不之競者，豈徒廣人自新之路哉。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其諸引咎示信之微意歟。

時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脩、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夏竦既罷，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門闥，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初聞皇帝蹙然言曰：子祖予父，付予大業，子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予京兆，聖予纔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契丹忘義，敢侮大國，弼將予命，不畏不怯，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一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不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其人渾樸，可屬大事，敦厚如鼓，以

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礪礪，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疋。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錄曰：當時有傳《慶曆盛德詩》於蜀中者，其人欲識之。雖然豈惟當時，今人誰不欲識之哉。執政諫官，國之元氣，朝之命脉也。帝有包荒之德，而諸賢又能奮其剛斷之勇。此正泰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宜乎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矣。然所謂朋亡者，何也。夫君子之同道美矣。小人豈能忘情。既已交章論罷，而又形之詩，章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頌，而必有女奴之書；有如茅之作，而必有似葉之嘆。此介禍之所由始，亦黨論之所由興也。聖人之垂戒深哉。

五月戊子，兩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

錄曰：夫祈禱，古人之所不廢，至有以身代犧牲者，以蝗吞口中者，何以槩乎未之錄也。曰：此崇飾虛文之謂也。古者一德格天，而後有六事自責，苟無其實，而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則亦徒然而已。此帝所以不若精心密禱之爲佳也。

范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爲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禮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

錄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爲

主，先憂後樂爲事。此其人品之高，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仁宗之銳意，以得賢安民爲寶，禎祥朕兆爲末。此其治化之盛，如日升月恒，不可量也。夫漢文一問，天下錢穀決獄幾何，平勃不能答而遂已，而況開天章閣以延之入，給筆劄以誘之言乎。如此而不惶恐者鮮矣。然而不如古者。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帝之延問有餘，而言蹈不足，是以謨雖訐而命未定，意雖銳而功未成，比後世之恒患，而堯舜終不可及也。

時二府合班奏事，韓琦爲樞密副使，雖事屬中書，亦必盡言。或指其過失，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又陳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洛都，

密定討伐之計。

錄曰：傳稱惟仁者能受盡言，琦不遇帝，安能獨識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嘗盡言矣，神宗漫然不應。熙寧之初，亦嘗盡言矣，非惟終以爲疑，至條折其不然，刊石訟之天下。嗚呼，同是一琦也，前無侵官賣直之名，後有彰播流傳之責，豈其陳力之不同哉，受與不受之間而已矣。故觀神宗之過，可以知仁宗之仁也。

皇祐二年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保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錄曰：漢文帝、宋仁宗未可以優劣也，何以進坦平，免孝標之不同也。孔子謂：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皆未能入聖人之室者。是故漢文帝却之，却之留於他岐，然而不爲也，非不能也。宋仁宗思之，思之殆于不勉，然而不能也，非不爲也。此君之所以分也。

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詔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逆於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錄曰：仁宗之世所以事必可稱者，以德意存乎其間也。故一聞人之議，始而驚，中而悟，終乃立罷而後已焉。視彼說而不繹，從不改者，相去何天淵乎。此其德足以感動人心，而報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人民，財非所惜也。拱辰曰：財非出

於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何。仁宗憫然色動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

錄曰：愚觀王拱辰之言，即欽若孤注之說也。非惟漫濶之不行，且雖屈己而無憾。帝至是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以爲堯舜之主，誠哉是言矣。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與彥博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而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及

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錄曰：本朝置相，豈盡殉於宦官宮妾哉。然而仁宗之世，紛紛皆君子，而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彥博、富弼、韓琦尤所著聞。推原其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豈惟賢於夢卜，實可傳於後世。故錄漢文之仁者存其言，錄宋帝之仁者存其相。嗚呼，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嘔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每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餼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千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

又益利路飢，韓琦爲體量安撫使，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能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復知楊州，徒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粼道視以爲準。

錄曰：以帝之憂民，而弼與琦盡心荒政，譬則萬華之國而值製錦者，體裁之工也，良玉之肆而遇善冶者，追琢之美也。天非不欲常煦也，流行之度，難保其無寒，恃吾有以禦之，則恒溫矣。民非不欲常飽也，適逢

之數，未必其無飢，賴吾有以處之，則無患矣。雖然弼所活五千餘萬人，而琦所活亦數百萬，苟非真心實意，視民之溺猶己溺之，視民之飢猶己飢之，至誠感動於上下公私之間焉，能人人盡如己哉。嗚呼。法可傳，而心不可傳，能盡心於無我，則能盡心於二公之政矣。

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錄曰：《中庸》曰：故大德，必德其位，必德其祿，必得其名，必德其壽。帝真難得者矣。蓋位人可得也，必若幼冲踐祚，昇盛當乾，以至於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必也。祿人可得也，必若泮泮渙爾游，優爾游休，以至於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必也。名人可得也，必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至於康定慶曆之際，此不可必也。壽人可得也，必若深山窮谷，如喪考妣，以至於奔走悲號之極，此不可必也。斯帝之所以爲仁宗也。

史臣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惟帑衾裯，多用繪繩，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嘗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馳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新安胡氏曰：當仁宗時，或有獻蛤蜊一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筋費千錢，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竦欲加兵，帝曰：此只王

子罪，今加兵且屠戮百姓。卒復兵。京師疫，出通天犀療治，或請留供服御，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值斯道，尤為盛矣。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

錄曰：或問曰：帝誠無愧於為君矣。然於古之帝王，可以匹休乎。曰：未也。獨不觀孔子之告哀公乎，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帝之天資粹矣，而郭后之慙德，實聖學之不純。雖以諸賢在朝，無能改於其德，則以仁柔有餘，剛斷不足，未免趙宋之主而已。故曰：惟精惟一。又曰：惟幾惟康。此從古辟王之要法。

《五倫書》：仁宗昭皇帝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天性。在儲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精圖治，推誠任人。每曰：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詢民隱，急

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

錄曰：自宋至今，又五百餘年之間，直謚仁宗者一再見焉。鴻名懿號，由百世之後孝子、神孫視之豈不美哉。

《皇明名臣言行錄》：孝宗敬皇帝登大寶一十八載，每存心於天下，嘗召問尚書劉大夏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都御史戴珊懇辭老病，今諭旨曰：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

錄曰：《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鳴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斯言若為我孝皇頌也。明興百五十餘年，天之成命，列聖既受之矣。孝皇繼之，實能不敢康寧，至於基命宥密，緝熙單心，尤為親切。蓋孝皇之

德，深沉而不露，淵靜而有本，夙夜積累，以承籍天命而身望太平，是真能繼續光明二祖四宗之鴻業，而盡其心。故至今天下安靖，而保億萬年之休也。使天假之以年，何古之帝王不可及哉。

時戶部郎中李夢陽嘗建言，以指斥政事之非，孝皇怒下之獄。比具詞以讞，有旨令復職。他日，劉大夏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李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復頓首曰：陛下此行此事，堯舜之仁也。

嘗因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寇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斃于獄，孝皇大怒，親鞠于廷，欲置

一貫重辟。時刑部尚書閔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既忤旨，猶力諍，曰：法如是足也。遂問劉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惟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上頷之。明日旨下一貫罪，止免官。又一日，召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誠如聖諭。後大夏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錄曰：凡比皆我孝皇誠心密意，迥出近代帝王萬萬者。恨微臣踟躕海隅，無由博觀國史，盡天高地厚之仁，而區區見于諸臣言行錄者如此，故並錄以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

①原缺字，《新唐書·食貨志》作「餘」。該句作「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

弘道錄卷之四

仁

父子之仁

《堯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第一義也。夫孝爲萬善之原，仁之本務也。以堯舜之大聖，行禪授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錄曰：豈惟舜哉。今我皇上之孝，真有如大舜者。觀其屢所諭輔臣，不以身爲天子，當有四海爲樂，至咨嗟涕泣。若有不能一日安於其上者，其詞具見明倫大典，亦可謂終身慕者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錄曰：此家天下之始，萬世共由而莫之變易者也。蓋盡心知性而後可以言天，窮理盡性而後可以言命。斯二者苟一毫之未盡，未有不為子之趙普者。彼子之趙普，曷常不言天與命哉。其所建，非天下之至公，則無以易天性之至愛；所授，非祖宗之至意，則無以見統承之至恩。是故朱與均，堯舜曷嘗不愛之哉。為天下得人難，故不為強避也。至於益，又曷常不薦之於天，暴之於人哉。不之益而之啓，故不為強奪也。此豈人之所能與哉。孟子發明為相久遠之故，其了賢不肖之殊於天命，益為詳盡，錄者不可不察。

《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錄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斯言何為而發哉。豈非以中人之性不見所可憂而憂心不生，不見所可懼而懼心不生，於是乎浸淫於風愆而不自知也，拂戾於訓誨而不自覺也。

寧不思所以警動之者。平夫桐宮，窳窳之所在也，衣冠之所藏也。雖以常人視之，亦莫不望松楸而興慨，至是而太甲之心油油如矣，勃勃如矣。其密邇先王之訓，賢於師保之訓遠矣。是故不邇聲色常接乎目也，不吝改過每警乎心也。此其所以顛覆之迹，變而為克終之德，豈非惻隱使之然哉。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錄曰：商之尚質，猶夫太古之風也。太子，天下之本，不以卑踰尊也，而乃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共事乎。可以見小乙之愛其子，非若後世姑息之態，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廷，萬幾之本，不以恩掩義也，而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乎，可以見高宗之愛其父，非若後世虛禮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愛。此三代人主高致盛節，非但以崇高富貴言也。

《大雅》云：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

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兀，未有家室。

錄曰：夫《詩》稱綿綿瓜瓞，何也。蓋太王肇基王迹。迹者，軌之轍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豈非王者之軌轍歟。厥後武王纘太王之緒，即綿綿之緒耳。不然以陶復陶兀之風，而圖王剪商之志，何由起耶。善觀者必能辯之。又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妊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愚觀成周之際，父祖子孫若是其盛，而堯時反不能及，何也。意者，天地初闢，氣未全純，至周真元會合，匪但家之積慶，而天下積誠，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然以洽陽渭涘，與釐降鳩汭，何以不相若乎。

《列女傳》曰：太妊之性，端一誠莊。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妊教之以一而識百，率為周宗君子。謂太妊為能胎教。

錄曰：愚觀胎教之言，未嘗不嘆其至理之所寓也。夫天命之性，無形

者也；男女之感，有氣者也。無形者，不可以善惡言，性善故也；有感者，則其邪正善惡自此分矣。匪但是也，而貴賤壽夭，無不茲焉。是判所謂氣質之稟，與生俱生，一定而不可易者。其卒為周宗，不亦宜乎。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者不憂。釋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以王季為父，苟若私慾勝，則必逞其欲速之心，而陷父於不義有之矣。以武王為子，若苟私慾勝，則必預為不拔之業，而陷子於不臣有之矣。以是為訓，後世尚有欲為周文王者。嗚呼，是何文王之多乎。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蟄蟄兮。

錄曰：何以謂有是德而宜有是福

也。蓋前乎此者多及王世不可宗，矧可繼乎；後乎此者多陰禍燎不可遏，矧可長乎。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以觀孝矣；言不離於其衆妾、內子之口，可以觀德矣。和，非婦子嘻嘻也，貫魚以官人寵，無不利其周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梯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文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言福則福大。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皆化於善。故詩人美之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若錄曰：愚觀王者之端，未有若是之真實而無偽；而頌美之詞，亦未有若此之親切而有味也。是故麟有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矧四靈之物，無形而群；公之子有象，固不若振振者之克肖也。此聖人之徒深有得於觀感興起，非但誦說向慕而已也。抑商有外丙何壬之夭，漢有隱王少帝之辜死，有建成光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更孰有如周之文

武成康繼體者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矣。

矧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齒為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錄曰：武何有以是夢也。愛親之心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心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弗違，而人何疑議之哉。文之與武體，雖有二，而誠之所通，初無間然也。其一飯、再飯以至旬有二日之間，純乎為親之意。舉天下物物，何以加之乎。木石豚魚尚云可格，矧神明之至理耶。其曰：九十七、九十三者，乃實理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以文王之三齡，安知武王之有縮乎。要之人生

以百歲為期，初不屑屑拘之。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錄曰：所以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天地之大化曰仁，聖人之至德曰孝。凡所以媚茲一人而應侯順德者，莫非以是為之張本也。是故太甲之徂桐居憂，高宗之宅憂亮陰，成王之瑩瑩在疚，三王所以底於嗣守之賢者，同一道也。皇王之孝，非有他求也，其端出於天，乃良心之真切也；其思闕於祖，乃憂劬之通微也，其質要於鬼神，乃百順之游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也。厥後大漢之興，其審尚不異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無怪乎經生之切切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愧，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錄曰：此成王之所以正其終，與康王之所以正其始，可以為萬世之法也。夫托孤寄命，夫有若周之得人者也，以王室之懿親，當太保之重任。雖曰有君臣之分，而其休戚之所關，若同舟而颺於中流，並轡而馳於康莊，亦安得而不業業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苟非周公何以能保明其身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命，苟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子乎。此艱難之意，成王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若安劉必勃之徒取僥倖也。

又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予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錄曰：成王至是無以異於古之聖賢矣。蓋幾者虞廷之要訣也，非至明疇能察之，非至健疇能決之。此其所得於緝熙仔肩之所致，而非泛泛然之臆說也。夫動而泛應，則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可須臾忽忘乎；靜而慎獨，則一日二日萬幾，可瞬息不善乎。然而嗣君尤切焉者，以其心之未純，守之未固。一旦出居人表，易致驕泰之失，入邇近習冒進不善之幾，則所以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皆失其具矣。此瞑眩之深慮，死生之永訣，盈成之至計，保傅之全功。彼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為親，而不詳於理道者，非同日語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家法。夫子所謂魯一變至於道是也。厥後魯公之為治，先內而後外，先仁而後義，所得於訓戒者至切也。故曰：魯之澤及十世。魯有王者之跡者，仁厚也，齊

之所以不如魯也。然愚嘗過曲阜而觀周公之廟，廼無一人配饗之者。愚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配食，且以魯公之賢，無忝周公之教，以之配饗，夫豈不宜。他日或能舉錯，執此以往可也。

《檀兮》：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矣，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錄曰：立庶以是不以愛，愛既斃矣。

重耳之長，無能易也。彼惠公者，上不顧兄，下不顧弟，外賂內求，僥倖苟得。重耳方且煢煢在疚，稽顙哭泣，其氣象判然不侔。故《春秋》惠公不書入，里克不書罪，而《大學》亦引舅犯之言，皆與人爲善之心也。孰謂穆公之主納不定於子顯之致命乎。使文公者每事如此，又何以久假而不歸哉。惜乎，心之不純，巧於用詭，雖皆不學之過，而子犯之致君無術，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左傳》：酆舒問於賈季子犯之子曰：趙衰之與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錄曰：冬日之日，可愛者也。夏日之日，可畏者也。衰以壺漿從經，餒而弗食，其愛至矣。至盾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畏而愛矣。此季所以亟稱也。

《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

生丁公申，申生潛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爲宋鄉，勝生正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其子爲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子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孔子矣。而顧遺其先系何耶。微子統承先王，孔子實紹商^③後，三代更起迭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明人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以有天下，其立本發源，實肇於此。以至於微子，又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微子固當命世爲天子矣。及其抱祭器奔周，天心棄紂，而實未厭商也。周亦不敢臣之，而使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數世而後，周德亦衰，天乃篤生元聖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雖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爲治。觀夫子嘗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可遺而弗論

乎。《通志》救馬遷之失，亦略而不書，非其至矣。此錄之不可無也。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錄曰：商自契以來而至於湯，又自湯以降而封於宋，歷千有餘年，而後孔氏興。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孔子出。孔子復娶于宋之開官氏，而生伯魚，伯魚復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其宗。天為萬世之計，將以繼往開來，非但光前裕後。其所關係非小補也，乃可略而不書乎。錄之以補《史記》、《古史》、《通志》諸書之缺。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心也。心何以至而要也。此對天下與民與上下言，故為至而要也。何以天下與民與上下之，非至而要也。天下至廣也，聖人以為病焉，博施是也。兆民至煩也，聖人以為病焉，濟衆是也。上下至不齊也，聖人以為病焉，絜矩是也。豈其遂已哉。天下雖廣，親則一也；兆民雖煩，愛則一也；上下雖舛，順則一也。親也，愛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為美也，綽綽乎以為裕也。視之弗可見而能加于百姓，聽之弗可聞而能刑于四海。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通一經之本，始明五孝之發端，非止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而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猶根也。物之有根，便有許多柯幹枝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而不在彼也。設有人焉，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人焉，惟孝友于兄弟，迺加人以橫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此，乃日用常行之道，無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乎。正以本立而道生，則將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矣。豈非仁之本乎。門人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並記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本者豈非時習之第一義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錄曰：夫所謂遺親者，即如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則徇于人欲之私，而有此等事。仁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乎父母。故嘗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豈有情其四肢乎。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豈有博奕好

飲酒乎。父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財私妻子乎。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豈有從耳目之欲乎。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豈有好勇鬥狠乎。凡此皆人倫莫大之幸，家道無窮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可以不察也。

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錄曰：此實字，非對華而言，亦非如菓核之實，乃是本然歸宿處。故謂之實也。蓋仁之所以為仁，非泛然之謂也，乃天生父子，其性之至愛，本然歸宿之處，在於事親。故謂之仁也。下面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則仁之全體逞露大用，顯行極至，則手舞足蹈，然皆出於五者。本然歸宿之處，非有所外求，非有所假借，乃直示人以吃緊活潑之道。大抵聖賢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之有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朵，內發出來的便是仁之實也。讀者其致思乎。

《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鉞之罄矣，維壘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御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錄曰：治世之言宣，以達其詞平；季世之言矯，以激其詞切。故將母來謠者，非不知劬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伐之言，則必無私憾恨矣。陟岵陟屺者，亦非不知瓶聲壘耻也，而能尚慎旃哉，猶可以盡其情矣。今既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情，又無所勞憫，以見君父之義，無所歸咎，而歸之于己，曰：匪莪伊蒿也，曰：旻天罔極也。其呼天怨慕之情，豈得已哉。至於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則所謂不盡。繼之以血，極其哀怨，而不自知者。孟子曰：舜其大孝

矣。五十而慕。若此詩者，其曲盡愛慕者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之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錄曰：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之曰：色難。其義何居。舜號泣于旻天，曰：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則色之與力自當有辨也。蓋父子主恩者也，親非親也，所以為我者也；我非我也，所以為親者也。色發，氣之所動也。不可以矯揉而為，勉強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發氣滿容，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子夏非直義者也，但以謹守之故，恐其以竭力為足以盡仁，故夫子啓而發之。不然以商之長於文學，記禮者多出其門，豈不知嚴威儼恪之非所以事親哉。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復處，以其飲

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己之心為忠，則與能竭其力異矣。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然豈特此哉。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而非盡吾之心哉。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人以藜藿桓楹，則貧者無善葬。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多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

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筮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勛增爾虔，以介丕祉。

錄曰：以補詩終焉者，周道衰，仁孝薄，於是有不父其父者矣，有證父攘羊者矣。甚者母喪而歌，以薄為道，曾不知報本之義，反哺之恩焉。哀哉乎。夫物之不若歟。此詩雖無詞，而著于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遙義，得義以綴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

弘道錄卷之四

- ①「賦」原作「猷」，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②「悅」原作「脱」，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③「商」原作「商」，據文意改。下同。

弘道錄卷之五

仁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可不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

之不秦無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亦以見父子之分，既絕而復續；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爰盜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錄曰：人之脩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孝弟之道，天性也。自天子至於布衣，其分雖有異，其性無以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背其性，則易者難耳。參乎，帝乎，其誰以是為輕重乎。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

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少女之說。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之可比也。而紛紛以為病，何哉。盍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既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間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錄曰：傳有云：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哉。史稱戾太子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又曰：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

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上春秋既耄，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禍紛然而起，擾亂之害卒然而動，蓋人衆勝天，是以若彼岌岌也。至於帝心既悟，天下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上林之樹不召而起，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雖不有天下，而其後亦必為之。於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滅乏絕，特人與天悖，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後也。豈不哀哉。

《東漢書》：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徒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中、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秀姨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後即位，是為世

祖光武皇帝。

《三國志》：蜀先主玄德，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即位于蜀，曰：昭烈皇帝。

錄曰：愚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而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立，大封同姓，德藹然至矣。不旋踵間，誅夷殆盡，非惟不足以藩屏之衛，且并其血肉之軀而亡之。此其故何耶。上古開國以來，惟漢起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姪乘奮起之運，無有毫髮功德於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其斷蛇之劍尚腥，飛揚之勢猶在，烏在其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之間，海內殷富，

興於禮義，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漢之元氣已固，命脉已全。然後庶孽之萌頓然毆除，忠厚之澤脩然遠引。於是發封於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於中山，而後有昭烈光啓於式微之際，承運於既絕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文景之澤，漢之天下未可必然。故知父子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斬亦異，君子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東漢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之女。幼時相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當踰於所生。及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以后無子，命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心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史曹官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天怒，以藥飲官棄其兒。許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處。及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萬古之恨。愚嘗反覆嘆曰：是誠何心哉。夫親生愛，愛生恩。帝雖至暗極愚，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悖戾耶。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日必無以子殺父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焉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孝章皇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苟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寵曾祖咸，咸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爲廷尉，左監家世法律。寵明習家業，性復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寵子忠能承父風，益務寬詳，損益有程，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焉。

錄曰：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章順之君，下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仁。天地生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帝寡嗣，孫祐繼立，孝冲夭亡，玄曾疊運，皆出章帝之裔，寵亦數世相承不絕，豈非長道。

智

昆弟之智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

王室，戒約諸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時符堅強盛，邊境數侵，朝廷震動，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破之。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先遣符融、慕容暉等至潁口，詔以玄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距之。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令莫得上。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逼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銳八千渡肥水決戰。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風聲鶴淚，皆爲王師，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既而安奏宜乘其釁，略定舊都。

玄復率衆次于彭城，三魏皆降。以充、青、豫、徐、冀、幽、并都督十州軍事，封康樂縣公。

錄曰：或問曰：謝安淝水之戰，與周瑜赤壁之師，何以能必勝耶。先儒有言曰：巧於取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之時也。夫以吳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久矣。故在當時，一則以迎敵爲言，一則以根本爲憂。苟非計定於中，能保其必勝乎。是故曹操百萬之師，符堅斷河之舉，秦計之拙也。周郎一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情，齊計之巧也。善乎。爲敵謀者，以爲與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順，而天風鳥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斯然而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逃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遇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驚駭，謂晦曰：汝

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靖退不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即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時乞降，默以保衰門。及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及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

錄曰：愚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貪得之惑，震可謂無負關西夫子之稱者矣。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亦豈尋常好名者比乎，信乎。清德相踵，慶善遠流，比之袁世，尤為過之，後世鮮能及也。史稱中常侍袁敞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相家推崇，以之外援。故袁氏貴寵數世，富奢甚於他公族，亦不同。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

汪、爽、肅、專，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渤海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比上古。爽字慈明，幼好學，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爲人師，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太丘長陳寔有子六人，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諶字季方，齊德同行，故時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或時詣荀淑，雅無僕役，乃陳紀御車，陳諶從後，陳群尚少載車中。既至荀，乃淑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着膝前，諸子相與討論。于時德星聚現，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會也。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現而興，終也，德星現而衰。然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者一時之表，賢者衆人之心也。天不以霧霧混茫而減

德星之曜，猶時不以慧孛往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吾已矣。夫之言，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漢之末世而已然也。

《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啓武帝，以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僕射裴頌亦器之。時侍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焉。謐求友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詔以不阿，封戈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於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爲都督。六軍皆曰：願嵇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

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若使王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真之首，而錄於父子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厲終吉。中散者，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侔郤缺。今之褒顯，將必曰：世篤忠貞。矧乃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出於天性乎。放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君臣父子同一道也。卞壺勤於吏事，幹實當官，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明帝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其恒無閑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

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蘇峻，壺固爭，謂亮曰：峻擁疆兵，多藏無賴，且逼京邑，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峻果稱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戰於陵西，力疾厲衆苦戰，遂死。二子眕、盱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弘訥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儉難，存亡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澮，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上準許穆，下同嵇紹。於是改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脰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亦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卞壺之

父子，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夫峻之亂，亮召之，亮死之，可也。壺的然知其不可，而猶死之，何耶。蓋務名之與任真二者去相懸絕。王謝之踵，尚名也，望之之自負，具也。務名者，矜其威儀，脩其談論，言合則蜉蝣焉，事至則莫須焉，以清虛爲高致，人亦不異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讎，臨難而苟免若將浼已，以必蹈爲素志，人以是推之，而彼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已也。然能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得仁，忠孝全名，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其明。其視風流人物，何啻千百。嗚呼。可謂仁矣。

陶潛《與儼等疏》曰：告儼、俟、份、俟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

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逐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

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錄曰：夫人之道，三綱爲首，靖節一身，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幾於同道者矣。或疑此老規遣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不然。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斯一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千古之下可以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之遠，苦樂之甘而已。視彼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哭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泣涕，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嘗之馘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苦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夫所以酌貪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非謂一己之身也。苟非

自少介立，哀慕其親，安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也。而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且同里，開古人卜鄰之美，有如是哉。錄之以貽後世之尚德也。

《魏書》：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處雖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乎。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新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將軍、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召縣見召公廟廢毀不立，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闡脩葺之。於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書舍人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記德焉。顯祖平青齊，徒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中多姻媾，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饗百年矣。卒時果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母子卒獲壽考。知命者奚必營營然哉。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中書之地乎。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君子所以不之拒也。

《唐書》：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勝數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達者之見也。夫萬壽無疆，雖古今頌禱之詞，然行之臣子自盡之情，可也。若以己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且之情之悲乎。此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之以聖賢之學，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狄仁傑從容言于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

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爲皇太子。

錄曰：梁公之倫，肫肫乎天理人倫之極。至又非，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已。夫子之於父，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絕也。虎狼獍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未極也。人惟縱慾之性，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性乘之。雖然后亦若人爾，敦無利害之心哉。此祔姑于廟之說，真有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斯公之謂乎。

初梁公爲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爲之感動。

錄曰：公之賢範，人知之也，而其賢孝，人不知之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是知人臣不患諫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不患事之難成，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乃以厥

父搃殺之軀，徒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遘亡已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雄烈有才，每戰必衣錦裘繡帽，前行指導，以示異。朱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爲反噬。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何如。三軍泣曰：唯公所使。及引軍抵通化門，圖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賊設伏格鬥，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皆在苑中，若自苑繫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分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于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前，號令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

吊民之義。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士庶無不感悅，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露布至。上曰：古之樹勳，力復都邑，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天生李晟爲社稷兆人，不爲朕也。及子愬復爲帥，嘗乘雪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吏告城陷矣，元濟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承子城拒捍，元濟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其執事帳不厨厩之間者，皆復其職。屯兵鞠場，以待裴度。與晟曩日同聲並美，父子大勳，無以比論。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唐，以罅漏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易肆者，逆而難也。使晟而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未必能成廓清之功。愬復信軍吏之言，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之績。

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父子之間，其利溥哉。

史臣贊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世變，拔任兵柄，策敵制勝，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秀實爲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曰：建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爭鬥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擢右拾遺翰林學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則羈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於此。何況貴如王公，尊如中國，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作史有功，

世教不可以無錄也。

弘道錄卷之五

①「家」原作「宋」，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六

仁

父子之仁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宮李氏所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合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下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爲仁宗。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實係於此。夫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詞，後世未必與也。三業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漬肌淪骨，祖宗之大業愈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樂之私已溢

然矣。又曰：宸妃，杭州人，實生仁宗。今我壽安皇太后，亦杭州人，實生興獻皇帝。其龍飛鳳舞，山川效靈，誠非無證。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益可驗矣。

仁宗景祐二年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壽方二十六也，而皇后曹氏之立，亦僅逾年耳。遽取他人之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百代之下，帝所以稱仁，而後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今人苟有千金之產，尚勉強覬覦，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胞之子，況乎天下之大祖宗之重，神器之托，曆數之歸。苟非帝之胸中純然，有見於大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耶。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為法則，雖不出於己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祚胤永綿而不絕。苟有一毫私

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為公，而以繼嗣統緒為諱，萬一倉卒之際，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又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其後，何也。曰：易盥而不薦，有乎顛若。夫能齋心滌慮，以臨天下，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萬世固以信其德之尊矣。如此則何害於薦與不薦耶。是故君子可勉於為善之可繼，而不能必於後嗣之能繼，可力於脩德之相傳，而不能定於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能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此之謂也。

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先是元祐后皇親降手書，播告中外。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壯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遂決意趨

應天府，命築壇于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立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廼憫遺一老，較之二帝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三綱盡覆，兩儀將塞，不惟一祖八宗之大業淪喪。而從古以來，中華之正統胥亡，不可一日後焉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偁，是爲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牖之官舍。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密爲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上虞丞婁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饗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紹興二年五月育于禁中。三

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乙亥即皇帝位，是爲孝宗。至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瓚追封榮王，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帝于紹興虹橋里第。寧宗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竝並育禁中。帝性凝重寡言，潔靜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見者欽容。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屬意於帝。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冊爲皇太子，丁酉嗣皇帝位，是爲理宗。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仇人，孰不恨之，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有所在，若爲太祖毆除之耳。夫以徽宗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設使二帝或自漠北^①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耶。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北^②宋媲美，天道之好還於此驗矣。或者不務觀理，詭以

粘沒，喝太祖後身。嗚呼。遽可信哉，遽可信哉。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醉以百玩之具，羅於席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爲大將，伐江南，每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唐主遂率臣僚請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不戮一人，江南賴以保全。子七人，璨瑋大將顯名，珣娶秦王女具平郡主，至昭宣使，珖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芸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諸孫並通顯，莫有艾焉。

錄曰：《牧誓》之六代七代，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聖

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苟可濟，而又毒民以逞，非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不可鑒乎。遠者秦項之徒，近乃瀚與全斌之輩。人非鬼，責及於目前，殞子絕孫，不遺後代，安在父祖子孫滿門全盛乎。抑江南無罪，祇以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則亦異乎正正之師矣。苟非以不殺為心，是尚踵其魔，襲其夢。彬之立心悠乎遠矣，非區區計其後效而後為之者也。

王文正公，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入宋，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柱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且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且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帝素賢且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錄曰：愚觀司馬公冥冥之訓，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昭者也。人惟著之于心，累之于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冥也。然豈一朝一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寬心之量也，不寬則急迫狹隘，吾寧斯須否乎。故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忌刻薄，吾寧須臾離乎。故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偏私邪枉，吾寧一息背乎。故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則也，不恕則吹毛洗垢，吾寧一念存乎。故恕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氏之杳冥寂滅也。

范文正公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即解去，從父之鄧。純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嘗曰：吾平生所

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立朝事石，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如父哉。

錄曰：語稱仁者有後人，豈可自棄乎哉。文正榮榮孤子，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為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大有異乎，人其能然哉。去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矧輔相乎。忠恕切己之要也。盡己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然，矧學者乎。此所以或得其忠，或得其靜，或得其略。嗚呼。觀其所得，則知其所至不偶然矣。

韓忠獻公八子綱、綜、絳、繹、維、績、緯、緬。絳、維、績位公府，而行各有

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眷。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幾滅性，與男雲跣足扶葬。既葬廬于墓所，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五子雲、雷、霖、震、霆。雲年十二從戰，數立奇功，軍中呼曰：贏官人。死時才二十三。一女未及笄，痛父兄之冤，抱銀瓶墜井而亡。孝宗立，追復元官，父子女褒贈有差。

錄曰：飛之一門而可少哉。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飛於此言，誠非講習討論之也，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豈真故說哉。雖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為養子，非有嚴師賢父之益，女亦弱而無識，焉知殺身成仁之美語。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愚於岳氏父兄子女見之乎。

咸淳末，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弟

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醉卧，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生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君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益王立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脩撰。後同舍生劉汶鈞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而士夙玷瘁。過之者傷於急迫，若陳東、歐陽徹，囂然而靡寧；不及者淪於汗賤，若三太學生，靡然而可耻，何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耶。夫殺身成仁，君子之美節也。以鑣之素養，琦與崧之素聞，尚曰休戚未關，而肉食之可諉也。其女元娘何為者哉。以其質則

弱，非有慷慨之量也；以其犀則幼，非有歲寒之操也。而國破君亡，甘心共斃，可以見秉葬之良，不以幼弱而可忽也。不知當時賣國降虜之徒，問之能不自唾為大彘乎。抑鑣之死告於岳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發興起乎哉。岳女之風，將不徒然。嗚呼，可謂仁矣。

《元史》：史天澤八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皆顯官。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平居未嘗自矜，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論出人意料。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郎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參謀。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武惠云。

錄曰：愚觀元運始以蹶興復之中國，若天澤兄弟父子以身拜將相，視

富貴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浼焉。及觀臨終，預以殺掠為形，卒致江南歸服，伯顏不足專其美矣。錄之。

《五倫書》：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及仁宗崩，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歎一粥。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行之。

錄曰：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繼之以英宗仁孝敦篤。元季以來，所僅見者二君而已。

《皇明名臣錄》：章溢性至孝，弱冠從鄉先生，聞金華文獻之邦，間遊以咨叩其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孝心所感。喪未舉而兵發里閭，室廬被焚。溢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及

喪母悲戚過度，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溢曰：吾已知之。與二兄別居久，創第龍淵，請兄同居，怡怡之情藹如也。時天下亂，乃避地入閩中。太祖皇帝遣使召溢興劉基、葉深、宋濂同至建業入見，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錄曰：魏無知以尾生孝己之行，無益勝敗之數，其然乎。溢以可顯可晦之身，正心脩身之學。觀其感親驚悸，喪母悲戚，若將終身。及其光輔烈祖乃著，取建入閩之功，營田調兵之策，無不克效，可謂體用俱全，顯晦無間。夫豈頑鈍不逞者哉，明與漢之用人亦略可見矣。

陳獻章早喪父，母材氏事之甚謹，以難遠離膝下。嘗一試禮部，即不赴。後屢膺聘召並辭。至是敦促來京，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以臣病軀加憂母

老，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憲宗皇帝親閱再三，明日特受翰林院檢討，准令還鄉養親云。

錄曰：憲章此疏，光于陳情表乎。夫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聖朝之孝治，非若令伯之時可化也。而卒以家居充養日深，天下傾慕，何如出為溫令，僧疾從事者乎。而特旨勅授，不赴部試，又非若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者矣。錄之。

陳茂烈為御史時，以劾尚書侶、侍郎崔，乃厥母年老，告乞終養。吏部以其家貧，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具疏辭免。略曰：陛下降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過人之廉，律己之孝也。古人行庸負米，臣今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且寡，艱

苦百倍。臣雖竭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私情，固欲自盡資養。月俸，心竊不安。制以朝廷孝治天下。陳茂烈清苦可嘉，不准辭。母卒，號哭復地，竟以不起。至今表其里曰：孝廉。

錄曰：《宋史》稱節孝徐先生，人謂茂烈之行非耶，以省克脩於家，以靜思著于友，以直道聞於朝，而領悟充養，隱衷粹行，奈何乎無後耶。愚嘗過式其門，而為列之如此。

耿清惠公九疇，子文恪公裕，父子歷事宣、英、憲、孝四朝。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廉德重望，播在天下，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文恪復任吏部尚書，號青厓，中為史官，祭酒禮部，世守清白，儒流冠元。御史汪宣奏其胸中坦夷，洞然無物，以比王忠肅，王端毅焉。周莊懿公瑄，子文瑞公經。父子皆為名臣。莊懿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德性寬宏，氣度詳雅，平生事上以恭謹為尤，出入兩京法司幾四十年，無傷人害物之吉，至於領賑貸，督京庾活民利圖

之功尤大，禮登八座，壽幾八袞。子孫官清要。文端是公科甲，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孝皇在青宮，公為講官，猶多啓沃之功，常講《文華》大訓。孝皇每起立拱聽，其執禮如此。及為禮部侍郎，每議政，必傳經義。若朝廷盛德事，力贊成之。改吏部，請早朝勤政；拜戶部尚書，以身任事，不顧利害，簡任屬吏，親為裁決，剴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外戚及權勢所撓，有古大臣之風焉。

許襄毅公進，八子詔，誥、讚、記、詩、詞、論、誌，天性孝謹。嘗被庭訓，撻指出血，後每舉示人，輒感不已。虜犯西陲，命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仇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雪夜入城中破之。有從亂者八百，或欲盡屠之，公不可。論者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有後也，宜哉。後子誥復為戶部尚書，讚吏、戶、刑三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論都御史巡撫順天，至今猶未艾云。

林文安公瀚，九子庭桂、庭棉、庭楷、庭杓、庭樟、庭榆、庭枌、庭枝、庭機。公居國子嚴而有恩疏，請開科貢，以廣人材，無淹滯之患。正德間，上疏論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復因災異，陳十二事，大略謂：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改乎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儲常若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之不忘乎生靈。士論避之布政，姚鏞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郵公洛社之望焉。後庭棉復任工部尚書，太子太保，庭杓知府，庭機翰林院檢討，梟子炫、機子熾皆能世其家云。

錄曰：愚觀慮氏太原靈寶，皆一代名卿，而泉山原德，亦未可少。觀其父子之間，不啻如此。然則君子可勉於為善矣。錄之。

《明倫大典》：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上辭興獻王復墓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瞻顧，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者莫不感泣。癸未車駕發安陸，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慎無輕言。上對曰：謹受教。

錄曰：首以大舜之克孝者，明禪授之統，署萬善之原也。終以今上之哀慕者，成王者之孚，為下土之式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弘道錄卷之六

①②『北』原作『非』，今據文意改。
③此處一字不清。

弘道錄卷之七

仁

夫婦之仁

孟子曰：舜之為天子也，被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錄曰：愚觀大舜雍雍在官，其氣象有如此。當時好事者創為二嫂，使治朕棲之言，何其悖哉。故不必辯其不然，而直以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又曰：《詩》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不但天子為然，雖區夫匹婦，閨門之內，亦莫不然。至漢亦有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其後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而李夫人之輩相去天淵，何怪其不古若耶。

又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

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天之好色不當如是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聖人未嘗斷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未嘗禍人也。此乃所謂性，而非所謂疾。人惟昧此，往往艷色冶容，驕妬淫逸，徒見其禍，未見其德，遂使天然之性，反為人欲之叢，以至傾國傾城，其禍慘矣。非先王好色之意也。

《詩·大明》：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言之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錄曰：《傳》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夫災見於天，變生於地。雖有妖，未為孽也。惟夫人之妖，乃不可道。是時殷之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亡之形，乃一妲己生乎。其間罰不得不重，刑不得不淫，而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邑姜，聚於一門，天之所興，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則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又豈敢必哉。亦惟

曰：明明在下而已。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爲之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作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錄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面立也。與吾天子於關雎之詩，何憐憐若是耶。誠以聖賢之道篤於近，帝

王之治本諸身，其盡善全美，內外咸備，未有若文王、太姒者也。是故堯二女聖矣，不告而娶，則雖有輾轉反側之情，無由而見。禹塗山賢矣。辛壬癸甲，至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雖有琴瑟鼓鍾之樂，何自而伸，以至測成。帝納趙飛燕，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謂之禍水，曰滅火必矣，則雖有憂思之沫，迫切之意，將無所用其情焉。匡衡之說，有自來矣。而吾夫子大聖之阻，亦有出妾之憾焉。寧不重感於伯魚也夫，重感於伯魚也夫。

后妃能逮不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析願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綦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錄曰：愚觀葛藟之詠，而有得於作者之不費話也。夫葛之覃兮，后九之事也。以后妃之所事，而為衆妾之所稱，豈待思而後得耶。瓜木栗薪。周公之所不廢，則樛木葛藟，官

人安得而忘之哉。於此可見古人之學，非待如求。雖婦人女子與大聖大賢同一軌也。豈非自得者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錄曰：孟子之稱太王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人之詠之王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豈非以王者之道造端乎夫婦耶。夫及時而美盛者，莫如桃夭，其新而孔嘉者，莫如男女。于此可以見對時之懋焉，可以見牧育之情焉，可以見萬民之恩焉，可以見和氣之充焉。欲盡詩之善矣者，於此可以觀矣。

化行俗羨，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如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

采芣苢，薄言櫛之。

錄曰：婦人安所而無事乎。遵彼汝墳，勤王事也；魴魚頰尾，事亂邦也；厭浥行露，防侵陵也；雀角鼠牙，懼強暴也。頃匡陞之時，不可失也，使龍也。吠戶不可警言。然川化行俗羨，家謹和平，不於采采芣苢見之乎。

《大雅》：韓侯之妻，蹶父之子也。《詩》云：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錄曰：韓侯之事，無可考。然觀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可以為燕矣。而中筭之言，不可以為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可以為慶矣。而終夙且暴，未足以為令。此慶既令居，韓姑燕譽，君子以是歸德焉。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錄曰：《咸》《恒》之象曰：咸者，感也。恒者，久也。夫婦之道，惟感而後有恒。此即和順鏘鏘，五世其昌者乎。若乃婆娑鼓舞，無春無夏，以至於株林夏南極矣。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陳國之所以亡，而故仲之所由具與。蓋不恃懿氏之占，而後可知也。

趙成子居晉時，娶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通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錄曰：趙姬賢於人數等矣。有容人之度，有下人之德，有知人之明。妬則不容，驕則不下，愛則不明，婦人之常情也。況以公女之貴，狄妻之賤，嫡子之衆，庶孽之微乎。其曰：得寵忘舊，何以使人。真能知糟糠

之誼，不但葑菲之求而已也。又以盾為才，固請為嫡，真能割肌膚之愛，不但涇渭之辯而已也。卒之繼成秉政，裨美公族，孰謂婦人而能不避親乎，噫嘻，可謂仁矣。

《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我甚慙，願出居外，以陸栢見，甚便之。傅妾泣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妻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並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天人聞之懼，許留終養

欲。君子曰：二女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錄曰：夫人無子，而傅妾有子，固無害於其嫡也。而何有於分別，又何有於內外乎。若是則子固不可無，而嫡或可損乎。秦俗尊華陽，廢芊后，若敝草管，豈其時固然耶。抑孝成廢許后，立飛燕，班姬求外，共養長信宮，向故為此諷言耶。不然祇恣，後世奪嫡立愛之厲階，雖不傳可也。錄以存疑義云。

《西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爲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乎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當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負，迺假貨幣帛爲聘，予酒肉之資，使以內婦。仍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敬。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平既取張氏女，而後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錄曰：以澆俗偷薄之餘，而有富人張負之見，可以驗易代之萌矣。夫以一鉏耰而尚吝，何況有女如玉平。一箕箒而尚誇，何況有幣如泉乎。大漢隆興，既有呂公之女童美於前，必有張負之孫揚聲於後。且能不以富盛驕人，卒之婦道益脩，夫德益進，所謂中饋貞吉者矣。不可以爲仁乎。

宣帝初爲皇曾孫，遭巫蠱事，養于掖庭。許廣漢書曰：皇嗇天因，與同寺居。時掖處命張賀本衛太子，奏皇右舊息甚厚。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當大貴，賀請適曾皇孫，一歲生元帝。後即皇帝位，立許氏爲婕妤。當立后，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在廷公卿議者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敢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

錄曰：霍氏之禍，其諸萌於此歟。夫機之所動甚微，而所關甚大，矧人皆心擬，而霍氏不竊擬歟。光不之知，而帝或友知之歟。帝之指有定

然矣。及乎少夫之進，帝將思之已熟，其不言指，非不言也。向之指可露，今之指難明也。光弗署，衍帝可怒光乎。史氏不察，以爲萌於驂乘縱然，薄乎爾矣。

《東漢書》：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爲后。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靈霧爲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濫，乘間言之，意甚惻然。帝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降宥。及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如終日。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勵，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以不負先帝。

錄曰：后之謚爲明德也，不亦宜哉。

夫女，陰之體也，柔之質也。故多尚侈務得，好樂喜施，厭肥飽梁，安居宴逸，此其常也。而况貴為母后，富有四海，乃益務勤儉，如衣大練，親蠶織，却遊娛，諫楚獄，絕外恩，拒禱祀，皆非虛名貌飾，而真德實意流布於二十三年之間，不可覃述。推緣其故，后蓋不以陰體自居，柔質自累，而所慕在於竹帛，所志在於聖賢。斯言也，其張本歟，謂之德貫後官。信乎。兩漢之間無能及矣。

宋弘為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錄曰：此郭后將廢之漸也。夫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帝之初志，所謂貴易交，富易妻也。弘父尚以不附董賢抵罪，其聞於家庭

有素矣。况能止繁聲，却好色，著於朝廷者，帝獨不聞乎。何為其發之謬也。雖然帝不足論為湖陽者，竟忍聞於鄰國乎，竟忍聞於鄰國乎。

《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帝從容商量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限。嘗采自古婦事得失，為《女則》三十卷，上覽之，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今崩，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及葬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錄曰：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陰，教之益，誠非細也。惜唐之太宗，非武王之比，豈其巢刺。王妃未立，曹王子明未封，惟恐規諫之言不聞，故昭陵之望恒切乎。至才人武氏入宮之

後，將不如是之悻悻矣。

太宗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誠不學，聞古人不以富貴而易其妻。此臣願也。上善之，乃止。

錄曰：敬德，慄悍之將也，豈其於風人之旨有所聞乎。縞衣綦巾，似非奪稍之快，而幅笄六珈，益表委質之親，矧若杜荷、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紛紛尚主，安所不可而反卻之。卻之何意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非但思患預防而已。此加於房、杜數等，卒以晚節益循，優游自得，獨全思禮。君臣之間，善始令終，無一毫之猜忌，豈不美哉。嗚呼。閨門之際，可謂仁矣。

《臨安誌》：吳越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性婉淑慈惠，奉文穆王元瓘而性儉，居常節儉，惟衣布練。每聞決重刑，常顰蹙以仁恕為言。諸吳有遷授者，皆峻阻之入見，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終夫人之世，無

驕恣者。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亦錢塘人，性端重聰慧。每延接姻親，泊諸宗屬，皆盡思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義尚儉約，非受參謁，宴會未嘗盛飭。俶之征毗陵也，孫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焉。

錄曰：史稱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而其子孫繁衍迄今，綿綿不絕，較之五代之君，何止霄壤。必有闔門伉儷之賢，為之張本也。錄之。

《宋史》：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熙寧元年尊為太皇太后。性慈愛天至，每神宗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宸候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伏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辨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

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獄，人以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錄曰：后之謚為光獻也，不亦宜哉。其明達國體，真帝王之度；而燕薊之諭，尤可以為萬世法。厥後，王韶熙河之役，种諤夏國之議，紛紛兵革，塗毒生靈。王安石、李憲之罪上通于天，而慈聖長老仙逝于地，卒不免如所慮。此可見大有關於天下國家治亂安危者。至於憐才一事，猶不能不為之於邑浩嘆。軾也，何其幸哉。他日哭之，不覺告聲，亦為晚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父遵甫，母曹氏，光獻太后姊也，故少往來內禁。英宗時育宮中，與后年同。仁宗謂光獻

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治平二年冊為皇后，神宗尊為皇太后，哲宗立，尊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首先驛召司馬光、呂公著，尚未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十舊式改青苗，以嘉佑差役參募侵除市易之法，追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戒其邊吏勿復生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改矣。及廷試舉人，有司請指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后曰：毋。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內降，並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其世不取。朝野尊祿，以為女中堯舜。

錄曰：堯舜，聖人之至，可以加之女后乎。蓋堯舜之道，中而已矣。以當時之君，太過者刻於精勵，不及者

靡於紹述，孰不以堯舜自期然而未敢許也。以一母后實能惠養元元，仁而不失之柔，力行故事，斷而不過乎剛。至於新法之罷，閭閻小民若去塗炭，而就衽席，群小之黜，朝廷舊臣若披雲霧而露青天。設使繼體之君，世世由之，則堯舜之澤垂於無窮，宋之元氣為不衰矣。惜乎，社飯未終，國事全改，群凶得志，而堯舜亦無如之向矣。豈非世不常有者耶。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治平三年歸于穎邸，穎王即皇帝位，立為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族黨有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撓公，一不與。及哲宗倉卒晏駕，獨決大策，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聽政，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凡紹聖元符以還，愷所斥逐賢士大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

之類，皆不用。至聞寶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錄曰：宋之一代而有四后媲美，增光簡冊。觀其懿德之最，莫不以賓召故老，褒錄賢士為首務，而抑奪私恩，損己愛民為常法。迄今鮮有其儷。嗚呼，可謂仁矣。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宣仁大后選入宮，位以為后。後宣仁崩，章惇誣謗宣仁與后，又陰附劉賢妃，請更立為后，遂與郝隨構獄，歷崇寧、靖康。金人陷京城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尊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垂簾聽政。及聞康王在濟，后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都指揮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王至南京，復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而車賚圭寶乘輿服御，奉康王即皇帝位，遵受為元祐太后，迎歸行在，終老而崩。初后受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厚耳。異日國有事變，必

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欽聖之為后也，若春風和氣，優游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昭慈孟后，有如秋霜露，日濯而復光，晦而復明，然皆不失坤慈之則，陰教之禮，固可以見祖宗積德之慶。然亦豈非群后率德之宜也乎。

孫明復隱居泰山之陽，年已四十，獨室而居。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獨居無偶，誰事左右。不幸風雨侵尋，旦暮飲食，疾病不時，奈何。吾弟之女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遂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曲盡。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錄曰：愚觀孫明復之事，而嘆李文定之不可及也。夫相之事業，雖不可知，至於觀化一方亢，當以士行為最，習俗為先。其妻復也，不但以貴下賤，成一人之美，而實懲人無後，崇大化之源。且以正薄俗之澆漓，

全處士之高蹈。厥後明復出而用世，不負所舉，李氏安貧富禮，無忝所天，皆可為後世法也。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及登進士，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妻死，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時蘇軾為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善其言。

錄曰：夫妻者，齊也。孔子曰：戒之在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聖人之意，正恐緣色生愛，流於淫僻，將以防禍亂，節逸慾也。《詩》不云乎：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若庭式者，可謂能好德而不為物欲所移矣。進於孔門，乃所深許，又豈但軾之深善而已哉。

周行己，字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

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非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錄曰：伊川之嘆美恭叔，有反己自克之意，與人為善之以。若眉山者，永免狗乎情矣。此洛蜀之所由分。又豈但哭則不歌，歌則不哭而已哉。呂蕢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蕢曰：君不為欺，又何辭焉。遂娶之。生六子，其五登科，一人即丞相大防也。蕢官至此部郎中。

錄曰：愚觀七出之條，無所謂盲者，則固無害故可妻也。至論惡疾無子，亦有所不忍焉。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勝于義。其人故無疾，一宣有之，雖聖莫能保矣。其情為伉儷，孤而棄之，雖愚莫能間矣。先王之權制，豈誠不思哉。竊意如今之牝牡不成，諺所謂實女者，其為惡疾無子，斷然必去，無疑矣。

《皇明頒行列傳》：太祖高皇帝文德馬

皇后自少貞靜端一，聰明出人意表。既嬪，慎戚大歡，嘗忍肌懷糗餌脯脩供帝，未嘗乏絕。帝嘗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倉卒，忍飢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又難於長孫后者。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能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君群百姓於艱難。且妾定敢比長孫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及疾亟，帝問之。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業。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

錄曰：三代之後有漢，唐宋之後有明，其應運也相類。而漢高皇后，與孝慈昭憲皇后，其輔運也亦略相同。及其未也，乃若冰炭之相反。漢之高后，何敢望明之高后之萬一哉。及我太祖以義斷息，終身不復立后，又與戚姬之事相天淵矣。此其統天大孝，及承天順聖，皆可為萬世法也。

弘道錄卷之七

弘道錄卷之八

仁

昆弟之仁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

錄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也。謂此二朝，有此十六人。又謂之十六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或者不知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之

八子，豈皆堯之庶弟。與觀者詳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錄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且誓母于城穎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詛無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於傲弟，必不能格于頑嚚之心矣。《詩·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錄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釋之者曰：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今觀詩人之詞曰：王季

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乎。如此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無俟隱微之一言而自明也。

《小雅》：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合德壽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錄曰：二詩措詞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於淮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招亡納叛，所謀紛紜疊出，祇以速其亂亡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猜忌之間而已哉。《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

錄曰：或問曰：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及乎。愚應之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後必以人間之，以心圖之，萬有不齊也。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以收後世之效。後人之於兄弟，假義以興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異，而召亂亦在乎其中矣。

《周書》：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廖。武王既喪，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爲詩以貽王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錄曰：王與叔雖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之，則皆同也。王死，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暝眩之與悖亂，雖有親疏遠近之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子豫，則民罔不祇，鬻子逋，則民罔不侮。然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斨，聖人寧有異心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則皆然也。

又曰：貽者流傳，致達之稱，流言之起，茫昧無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苟且而言，懿親忽然無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仁者，不如是也。今觀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設使五尺之童聽之，豈不知鴟鴞之惡不可道，而拮据之苦為可信哉。此其感人切，奚翅忠誠懇。至其於屬詞比事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豈無由而致之乎。

《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鄉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宣子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感於姬之請嫡乎。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亡。然則旄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貴於有子。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起與田

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背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大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

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為知人，公羊以為首禍，將何所折衷乎。夫堯薦舜，舜薦禹，既聽命於天矣，而朝覲、訟獄、謳歌未嘗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與啓則又不然，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蓋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萬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於好樂之情，爾我之私耳；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趙普之再悞；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

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紊矣，所以卒致篡弑之禍。目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何必飾讓以爲義。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死子繼者，萬世之常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盡室奔莒以從己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爲文伯。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嫡立庶，而乃有穀與難之讓。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廐埋之難者。《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之殺般及閔，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然則雖欲不死，烏得而不死。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爲好，寫

與之，留其真加以金帛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

錄曰：自西漢溺冠罵儒之俗興，世傳諸侯王或數百，率多驕淫失道，悖亂凶慝，無所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為以標準後世者，具載于書。此其身端行，治溫仁恭儉。視彼安於鳩毒，利於危亡者，何其懸絕哉。史

稱大雅卓爾不群，河間近之。嗚呼，可謂仁矣。

《後漢書》：東海恭王疆，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疆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疆崇執謙退，父子之情重違久之，其以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

袁宏論曰：東海稱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錄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每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睹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于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明帝甚親愛之。永平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

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錄曰：東平之樂善，千古之美談也。夫諸侯皇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實之謂也。彼以招致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非善信充實之謂也。矧作金龜玉鶴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爲善最樂者，蓋無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則亦何用而不得哉。

姜肱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復，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甚衆，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侍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盡工圖其形貌以聞。肱匿於幽閭處，

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錄曰：肱之篤行而若是哉。《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善令人者，廢之乎辭也；祥撻覽代者，徵之乎色也。隰哀原急者，豐之乎招也；瓶罄疊耻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異室，兄弟同復，不廢辭矣。母慈弟愛，因心著聞，不徵色矣。徵聘無聞，黨禍無與，不豐招矣。色養而終，全體浩然，不痛往矣。質諸孔門，豈非所稱貧而樂者哉。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凱風之誼，兄弟同復，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齋，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而不與，朱遽奪反

之。自後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先是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其人，刀或爲害虔。謂祥有公輔之量，特以與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璋，國子祭酒。裁子導爲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逃，覽之事兄有可委。父之失愛有所爲，母之殘虐無所因。卒能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禎祥和氣興於後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晉數葉之祚也。特以呂虔之事，未能盡信。然亦豈非牛金之祥乎。元雖膺命，導實啓之，其兆已先見矣，豈非順德之所感哉。

《舊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範，薛王業，弟也。幽王守

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古無比。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宋王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故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文帝有詩云：西山一向高，高處常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思有起代之才，堪經綸之務，文帝乃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耶。虞舜至聖，舍象傲之愆。此爲帝王之軌則，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嘆者也。頃因餘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

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虛中順應，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相孚，心氣相應，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之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問可知矣。夫既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之政並美於貞觀也。夫何間然之有哉。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比齊，隋唐以來皆旌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行，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可易之姓，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日也。何不

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強制爲義，而無測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刃心之刃乎，張公之意，殆不如是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人質厚，少緣飾。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及兄子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遣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蔦。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尤善文辭。房琯每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十年，不識女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深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錄曰：愚觀魯山之為人，攸然若太虛，無一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自乳其兄之子，尤曠古罕所聞見。要不可繼，故亦不錄。然《晉史》稱弟子綏服攸喪三年，而《唐史》不著魯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義，乃特述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義也。以慈養兼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質任自然。弟晉王光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爲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錄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謂實始剪商也。然則龍行虎步已著于日光相盪之日。而灼艾分痛，又驗其太平福德之語。至於斧

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悞李壽，李壽傳疑，以悞胡陳。二子故丘瓊山，特據正史以明其誣。愚以爲後世所以證成太宗之惡者，祇以後日處弟之薄。故先疑其待兄之心，斃姪之情，故傳致其弑君之罪。其實太祖仁孝自然，縱有不肖，何忍遽至此乎。此錄據理爲正，故因爲之辯。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盡以餘俸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云。

錄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

之所施。自書契以來，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嘗推其所以然者，其說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蓋自其爲秀才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此度量；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仁等爲之子，其繼志述事，有不能以公之心爲心者乎；此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不惟忌毀日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勢豪，混以債負，限以徭役，擾以逋負，何所不有，豈能安枕高卧而饗高義乎，此其風俗之厚三也。况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退，未嘗依阿取容。若非遭遇至聖之主，安能始終自保以瞻族人乎，此其君德之隆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甲是乙非，或逢時縮首浩嘆，或遭變甘陸沉，區區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公私之所攸分，子孫賢愚之所攸別，風俗美惡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係，不但周急之

一端而已也。

司馬旦弟光友愛篤至。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六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言，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錄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其旦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為天下之快睹，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世之下可以觀矣。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

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

錄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篤實，光輝宣著。故以伯淳之至德不為徒說，以正叔之至文不為溢美。譬如慶日祥雲，瞻之則見其光被四方；和風甘雨，沐之亦可以澤潤四方。立德立言，無以踰此。

《四明誌》：國朝楊文懿公兄弟由六，父棲芸，生三子自懲、自念、自恣。自懲，號梅讀，子即守陳，官至吏部侍郎，守陞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自念，號見素，子守隨官至工部尚書。自恣，號韋庵，子守隅官至廣西右布政，孫茂元刑

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棲芸通《易》書《詩》一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晚年進德彌篤，更號思誠。文懿號鏡川，弟號碧川，天性孝，友待諸弟，怡怡相師友。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四明自楊慈湖師象山黃東發師，考亭皆卓然，知體立用，行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而栖。芸實嗣其傳，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則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己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少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況臣迂疏，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數年朝廷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來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號實錄，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反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

史館，皆名言也。

錄曰：宋潛溪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肯任吏部，皆吾浙道學之儒。庶幾克己自盡者，于今罕見其儔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八

弘道錄卷之九

仁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錄曰：此萬世賓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果有說乎。夫《易》更三聖圖，始濂溪發先天後天之蘊奧者，孔子也。發孔子太極之蘊奧者，周子也。是故太極之未判也，混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孔子何以為太極乎。方其未發

也，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乎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橐籥也。就其光輝發越而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矣；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于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材而篤，物各付物，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之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雖殊而理合轍，三子者一而已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故也。夫天下歸仁，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克己復禮者，聖賢之全功也。無一念不合于天，無一事不中乎禮，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也。此仁道之極致，心學之淵微，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何有待於外哉。夫子之告顏淵，無復有餘蘊矣。苟使好高者遑遑於四靈九有，卑近者規規於未純未盡。哲哉，顏氏之子乎，而能請問其目焉。夫允恭者，堯；允塞者，舜。克其類，自視聽言動始也。故先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夫子之答，有自來矣。不徒問仁而必請其目，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顏氏之子其以上聖為己任乎。不然何以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錄曰：愚觀孔門勸勵之實，萬世敦篤之誨。今去聖人千八百年，猶可以自最也。夫三月不違者，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而不由也；日月至焉者，亦非今日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蓋以顏子之深潛純粹，終日不違，既竭吾才，卓爾所立，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之全，如之何，其可及也。其餘或穎悟幾于顏子，而擇善未精，德行同於一科，而美大未至；或一日之間，清明純粹，天聖昭融；或一月之間，不遠而復，無所祇悔。雖未能中心安仁，決非君子而不仁者矣。此聖人之深意，非有所貶損於其間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錄曰：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夫簞食非旦夕之移，陋巷匪一時之事。

人維不堪其憂，故不能久而安焉。回也，天理昭融，私欲靜盡，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見大心泰而無不足。故曰：不改其樂也。此與未若貧而樂之樂字同意，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錄曰：此孔顏之分別，未達一間者也。夫所謂不改其樂，有時或未然矣。樂亦在其中，則混然天理不可為窮盡，不可為方體，其實無太相懸也。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錄曰：所謂日益親者，非相觀而善，相率景從之謂也。蓋語之不惰，則罄咳不為費辭；無所不悅，則切慙不為虛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安得不為之。暢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安得不為之豫悅。所謂不亦樂乎者，如此。此循循善誘，不得不為之曲盡，而視予猶父，亦有所不能目

己者矣。豈不日益親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錄曰：顏淵死，天不愛道也。魯西狩獲麟，地不愛寶也。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錄曰：聖人之身，斯道之所係也。道在不言身，身在不言道。今道無傳，是已無予也。然則，聖人亦豈遽然自謂萬世必尊從之哉。天喪予者，愛道之至也。萬世尊崇者，慕道之真也。道在於萬世，聖人猶不死也。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師友關仁之切，以爲五倫之末蓋不究乎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錄曰：此可見曾子之確也。夫請事斯語，優爲之者也。仁以爲己任，固執之者也，上智之資。故曰：明睿學智之資。故曰：弘毅其致一而已。

矣。

仲兮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兮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夫子常稱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出門使民，皆南面之事也。今因此言以想仲兮之形容，尚可見其爲人之楷範，况親炙其寬洪簡重之度者乎。聖門若回，若雍，皆居德行之科者，以此言始聞而心解，力可到而踐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錄曰：夫仁者，佞之反。佞者，仁之病。以雍之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內外，以無怨矣。故或人之言如此，蓋當時之人亦知仁是好事。若兼有口才，便不可及，非是惜之也。又世俗以佞爲才，而不知其不可。若如有德者必有言，則非佞矣。故夫子再言焉用佞，以深曉或人，其曰不知其

仁。即如孟武伯問由求所對之語，

亦非不許其仁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認。其言也認，斯謂之仁矣乎。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認乎。

錄曰：牛之再問，非無爲也。彼方見顏冉所告，皆切己敦篤之論。而己之所告，乃言語辭氣之間，然不知非禮勿言，克復之條目爲仁之切要乎。非但爲多言而躁，故發此也。苟能謹於言而不放，以達於耳目，周身之間念念不已，克己復禮端在是矣。惜乎，不聞請事之言，不達爲難之旨，徒以多憂多懼，未知爲仁由已。此顏冉之學所以爲難也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錄曰：此於學者最爲切近。蓋未能如見大賓，必先自處以恭；未能如承大祭，必先執事以敬；未能不欲勿施，必先與人以忠。而夷狄者，深言之也。以遲之粗鄙於門牆，或可勉，於夷狄不可勉也。此夫子深箴

其病，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異矣。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錄曰：愚觀孔門問仁之屢者，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何也。蓋聖門之學，無所為而為之也。聞謀道，不謀食矣；未聞請學稼也，聞耕也，餒在其中矣。未聞請學為圃也，以親游聖門，猶尚如此。而漢儒董子廼能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然則可以尋常視之歟。學者詳之。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錄曰：愚觀子夏之言，非但發夫子所未發，千古之下真不能違也。夫有天下者，所以必於舉直錯枉，何

哉。蓋是非邪正，每每相反。邪者進，則正者變而為邪；正者進，則邪者化而為正，其幾不容髮也。唐有天下，舉魏徵，而隋俗盡革；宋有天下，舉司馬光，而熙豐頓改。及其後也，用一林甫而立仗斥遠，用一章惇而狎小充廷。夫子之言，其傷魯之無錯乎。不然，何惓惓復以告哀公也。但其旨意宏深而不露，含蓄而不盡。而門牆之英交相論難，卒以發明。厥後，商也日益，遲也無聞。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決，進與不進之幾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錄曰：子貢之質，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從事高遠也。曾子之資，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繞者，能近取譬也。當時問者多矣。舉其事，設其詞，似於中有所得也，而不知文

可博，施不可博；愛可汎，仁不可汎。子貢之學，蓋有得於博而無及於約，宜乎泛而不切也。夫欲立者，卓爾之謂也；欲達者，躍如之謂也。二者，皆所以約之於禮也。以是為防，後世猶有博愛言仁者。然則非原道之失也，因文見道之失也。因文見道，謂之不能約禮也。亦宜。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錄曰：賜於是時，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故又問為仁。若所謂請事語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非率爾之謂也。有大夫之賢，誘掖獎勸之於其上；有士之仁，薰陶漸染之於其下；則不覺卓然而立，豁然而達矣。不然獨立無助焉。能率人孤陋寡聞，何以表物。此，余小子今日之深懼，求其事與友而不得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錄曰：武伯，懿子之子，魯大夫之從政者也。其所謂仁，必已有所見，如博施苟難之類。當時子路、冉有、公西赤，赤仕於其家，觀其氣相，皆足與有爲。故以仁爲問，亦知夫子之門以仁爲首稱也。夫子據實而言，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儻相，而不可謂仁。蓋仁者，本心之全德，聖門不易言也。才者三家之所需，諸子不易得也。既不損三子之真，亦不輕爲仁之體。聖人之問對，端可爲萬世法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錄曰：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車馬輕裘，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彼之不耻者，廼克己之志。此之無憾者。爲弘物之仁。人必先存不耻之

志，而後能措無憾之心。故夫揚揚過閭里，有識者之所共鄙；而楚楚若蜉蝣，有志者之所不爲，曾足爲由也多乎。此，其所以敝之而無憾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錄曰：此仁字，是渾然全體，乃天道之本然也。與平日門人問答，一言一事者不同。夫子不敢當，亦非不自滿之意。非但因人之稱，亦非特謙己之詞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駸駸乎純，亦不已之天矣。若遽以爲己聖與仁，不惟滋學者之惑。其實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惟全體不息者能之，豈門人弟子之所可學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錄曰：張之請問，非淵之請目也。

故以所不足而言。夫恭與泰反，寬與虐反，信與違反，敏與怠反，惠與賊反。以張之務外好高，未必不以堂堂爲恭，以無拒爲寬，以色取爲信，以卒遽爲敏，以慢令爲惠，則五者之效茫茫然矣。此造就之深意，因病之良藥，與他章五美四惡同是一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錄曰：聖門之教，以求仁爲的；而七十子之所學，必以仁道爲歸。以曾子之吾日三省，與子游之學道愛人，其視子張不啻陪履之相去矣。若以後世交友觀之，不非毀則忮尅，孰肯箴其病而藥之哉。此可見以友輔仁之實，不虛美，不隱惡，責其所難，救其所失。其爲道至重，而爲人至親。故終焉。

《西漢書》：董仲舒少修，奮志勤學。下帷講誦，弟子傳道者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景帝時爲博士，後爲江都相，事易正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粵王勾踐與大夫泄浦種蠡謀，伐吳滅之，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此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奧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錄曰：先儒謂仲舒有儒者氣象。愚竊謂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何也。樊遲，聖門高第，尚麓鄙近利。夫子告以先難後獲，終未能達。如仲舒三策《明君》、《兩相》、《驕主》，難不如獲，未嘗有愠見之色。設以賈誼比之，便見有海吝之意。此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無當

之虛言，乃踐履之實事，管晏羞與爲伍矣。其下帷講讀，庶幾時習之悅，學士師尊，無忝朋來之樂。然則豈非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乎。雖坐杏墻之側，與諸子並驅亦無愧矣。

《東漢書》：黃憲年十四，荀叔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閔所，曰：子國有顏子，盜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現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因難得而測矣。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很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錄曰：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門，其殆庶幾。此，愚於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取之也。

弘道錄卷之九

弘道錄卷之十

仁

朋友之仁

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嫖嫫，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見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中生意勃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河南程珦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于此。故顥之言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

聖字於伊川未悟，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取其善，開發人類如此。

錄曰：孔顏之所樂，龍德而正中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胸次悠然，直與萬物上下同流，可得而測度之乎。茂叔之所希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藹然如和風，皓然如皎月，可得而矯揉之乎。是殆天之所授，以開萬世道學之傳。其所得於觀感者，不但吟風弄月；他日傍花隨柳，均是一道理。此，聖人所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妙，非泛然言語文字比也。

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六經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錄曰：孔門之徒，顏子居四科之首。當時稱為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也。是數者，非伯淳之優為也。歟觀其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固未嘗遷怒貳過也。充養有道，見於聲容，望之崇深，弗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測之誠欸，弗敢措也。何嘗妄言妄動乎！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又豈非若無若虛耶。此其於諸儒之中，獨得

其粹而無以異也。

伊川先生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安定先生，問以顏子所好何學著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桎亡。然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安定得其文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師事之，力行好古，安貧守節。此書無所不讀，其學必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嘗言爲士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爲天地間一蠹，

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錄曰：濂溪之所尋者，仲尼、顏子所樂何事也。安定之所問者，顏子所好何學也。可見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爲之依歸。此有宋一代道學之傳度越前古，而世道之隆，風俗之美所由關也。

橫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好古力行，爲關中學者宗師。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飽；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

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伊川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一人而已。

錄曰：二程天資明備，故一見濂溪、安定，聞孔顏樂處，如目斯睹，如手斯指，無伺念慮思索。此其明睿所照，渾然而無迹也。橫渠大槩，有苦心極力之效，無優游不迫之意，命意措詞不能渾然無迹。故觀其言者如若未能暢然，見後方始無惑。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觀諸龜山反覆辯難於前，朱子又爲委曲著論於後，《西銘》至今盛行，可見當時豈惟以文會友，而以友輔仁，於此益可見矣。

康節先生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

樹功名，堅若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必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康節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號安樂先生。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嚮慕。每相飭曰：母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堯夫人之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然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共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

錄曰：愚觀古人德器成就，或得之

於天資之純，或充之於學力之富，或溼之於風俗之美。先生三者具備，此所以挺然間出千載之下一人而已。

龜山先生楊時天資夷曠，造詣深遠。自幼穎異，德器夙成，積於中者純粹而淵宏，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寬大能容物，初不見其涯涘。又不爲崖異絕俗之行，溼蓄益廣，不敢輕自肆也。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豫章先生羅從彥性明而脩，行完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詣其極，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潛思力行，以身任重。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

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充然自得，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皆此類也。

延平先生李侗姿稟勁特，氣象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以爲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千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

發心中節。當時學者亟稱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

錄曰：三先生者，程朱之正傳，後學之矜式。其言論氣象，表表師法，不獨當時為然，百世之下，同此良心，則同此至德，是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

晦庵先生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父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推明聖賢遺意，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不遠數百里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終日儼然端坐，討論典則。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然充其

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道之正統在於是矣。

錄曰：此，文公學問之淵源也。以韋齋為之父，所以成之者遠；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為之師，所以助之者深。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先生之所自得，始終造道不越乎。此自秦漢以來千數百餘年所僅見也。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存之也，虛而誠；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有方；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而沈潛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學不待講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

意。

錄曰：此，文公道德之成就也。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惟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而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取之，左右逢其源。大哉。先生斯其至矣。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統系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張而不

紊。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蓋自漢以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彷彿未有真知的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千百家，而註疏專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無以踰於今之傳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詞順，百千萬世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有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學者利其簡便，側僻固陋，自以爲悟其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先生力排之。教人以《大學》、

《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爲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功豈下孟子乎。萬世學者玩其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時極深研幾，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月不息，惟日孳孳而不已者，當何如也。此其至仁盛德，無間賢愚大小少長貴賤，周徧懇至而莫與之爲伍也。

南軒先生張栻生有異質，穎悟夙成。父忠獻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

遊胡仁仲之門。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之旨告之，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胡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造既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常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

害孔棘，其禍至於夷狄其人，丘陵其墟，係縲其君臣，蕩覆其社稷，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至其末也，以便安為上策，和議為得計，甘心事仇，降志左社，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當時朝廷之上，君臣之間，豈皆喪心病狂之徒。而敬夫父子爭之益力，為之愈奮。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偽，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辯，身體而力察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於世而已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時學禁益嚴，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修《讀書記》，以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為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道，將何所始。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首次曰

師道，曰教法，曰聖人。而辯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焉。其《衍義》一書，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君臣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為章句，或問以折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故以明道術，辯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為齊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錄曰：愚觀二書之義，而私竊比之以著斯錄也。其引用先聖先賢，迄於當今作者嘉言善行，一准《大學衍義》而以錄，曰起例，參之已見至不主，故常不膠訓詁。此又不韙之愚

意也。夫當道學大明之時，家誦人習，而主於故常不如無錄乎。矧義理無窮，人心有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膠於訓詁，自畫其進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後生敢不黽俛，思以企及乎哉。就有道而正，竊於真文公三嘆。

鶴山先生魏了翁自少英悟絕出，人稱神童。時方諱言道學，既登進士，值韓侂胄史彌遠相繼柄用，遂力辭詔命，築室白鶴山，以所聞於輔廉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其為學也，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術藝之細，以推乎興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至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以為聖賢之書，由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顛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子祖述發明。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矧

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僞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先生蓋有憂之，故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載》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錄曰：愚觀鶴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蓋尤不忍言焉。攻口耳之筌蹄，則傳註有所弗視，取仕進之捷徑，則名物若罔聞，知其失不知抵於何所而後已也。前此尚有存心講學，一時聚而非之。迄今廖廖無聞，卒莫之怪，而惟日趨於淺近卑陋。其陷溺人心，虧損治道，非淺淺也。魏氏之憂，孰能惕然悚懼乎。此錄之所以孳孳而不息也。

元許魯齋先生衡弘毅出於天性，自得河洛之學於雪齋姚樞之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時南北未。一世祖得聞帝王之道，實先生啓之，儒道賴以不墜。故世祖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力辭執政任胄監其教也。始於小學，以及四書，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人皆化之，父以是訓其子，兄以是勗其弟。且不止各因其材，又隨其所至而漸進之，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化也。以是凡及門者，恩同父子，能自立爲世用矣。又言：爲學，治生爲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防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錄曰：昔人有比仲平於子雲介甫者，豈其然哉。彼時與事，皆非若二

人者，何也。子雲之時，天無二日，而莽之匿情可測也。如是而爲逢萌譙玄，亦云可矣。神宗之世，民無二王，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如是而曰內華外夷，斯其嚴矣。衡生四海分裂之時，目擊奸邪誤國之事，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蹈劇秦之轍乎。觀其自建元以來，十被召旨，卒不肯枉尺直尋，力辭中書，以就大學，未嘗干以僭王猾夏之議，而惟孳孳，與人爲善之心蓋可識矣。若衡者，其亦辛中之不幸，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

國朝薛文清公瑄，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及長剛方正大，處已接物不詭隨屈撓。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拳拳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孟子之後，道不成，只是性不明。故其學心印濂洛，

神會洙泗，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若夫風靈之樂，鳶魚之詠，獨知自詣，舉目可見，真可與點爾同遊吟弄同適也。及乎辭受取與，仕止久速，光明峻潔，魯齋之後，未見其倫。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

錄曰：國朝理學之儒，自汪環谷、趙考古、宋潛溪、方正學，而後有薛文清、吳康齋、楊文懿、丘文莊。至成化間，彬彬輩出，若羅一峰、章楓山、黃未軒、莊定山、賀醫間，又有胡敬齋，鄒立齋、陳白沙、陳布衣、周翠渠、張東白，其時可謂盛矣。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所自，道統所歸。其沒也，亦未見其傳授所指，派業所分。若周、程、張、朱、何、王、金、許意者，道學大明，人自分朱陸，家自為游揚，抑滅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今觀敬軒倦倦以復性為要，自一心一身推之萬

事萬物，而復約之以歸於一，可謂得聖學之本矣。故特錄之，俾有志者循是而入，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

弘道錄卷之十

弘道錄卷之十一

義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各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寧，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必有參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同，充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決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迺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之衆漠然不相干攝，安保四海之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

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錄曰：此中之一義，折之愈精而不亂，探之愈深而不窮，求之愈親而不費，參之愈約而不繁者，與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明文思與濬哲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為一塗。相去之間，所爭毫末，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其憂道之主，用功之切，後世明君賢臣所當熟察也。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錄曰：此陳謨第一言，舜禹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舜自側微至於徵庸，歷試至於居攝，歸格至於陟方，其間若七政之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自而易易乎。至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父，胼胝之勞成於弗子，八年之勤鰥於靡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救於覆轍耶。是故

旨酒之惡，慾克也；分陰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已克也；左繩右矩，治克也；一饋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也。自勞心焦思，以至於吾無間然者，何莫非難事耶。嗚呼。艱則治，不艱則亂；艱則安，不艱則危。他日夫子吃緊而言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吁，可不慮哉。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錄曰：皐陶之意，盡其愈勤而愈密耶。未克艱者，心也，而所以盡之其萬幾乎。今夫天一晝夜之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交错，五行之聚散，何啻其萬分耶。猶之於君也。一日二日之間，由復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褻御以至夷狄蠻貊，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天下之盛衰，何啻其萬殊耶。然皆係于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

理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是故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必使幾之。在我者無一髮之私，無毫釐之差。是雖紛紜膠轕，萬有不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錄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天者，喬者，飛者，潛者。峙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闊，磅礴深厚，無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所以匡。用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遠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迺於天地之間，而虞廷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咏嘆，為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失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錄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腹心益見其可親。非但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耳目不明，則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內有聰明之實，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為人。苟無是，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然。是故有股肱，然後能翼，然後能為有耳目，然後能明，然後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不云乎，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錄曰：面從豈為臣之得已哉。設若

刀鋸在前，鼻鑊在後，猶之可也。然且決術於立談之頃，逢君於指顧之間，惟知其言而莫予違，而不顧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後言豈人君之樂從哉。或者因人轉移，隨事納約，猶之可也。然且要結於私交之際，指釁於庭論之間，甚者拾已往之緒餘，證在已之曲說，吁，一至此也。蓋由為君者不尊弼直之義，為臣者不敬臣鄰之職，而爾汝之間偏聽獨任，豈知朝廷者衆人之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奚以一人之向背而決萬事之是非乎。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錄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鱗，犯忌諱，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也。戒哉，儆戒無虞者，廣廈之下，細旂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後，所以致

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來王，不曰兵堅甲利，而曰任賢去邪，一志齊慮。益之志可以見矣。其來有苗之格而動天心之屆，豈偶然之故哉。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錄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蓋唐虞之際，有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克滿于廷。湯之時，聿求元聖，而且五就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讓國，與推亡固存之所由異。而反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軌也歟。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錄曰：此可見相道之隆重，而湯之自任亦不可誣也。不徒曰聖，而曰元聖；不徒曰德，而曰一德。蓋與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曰：與之同力，俾作神主。豈若後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於君道

亦尋常卑近而已。無怪乎其自聖也。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之乎。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錄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已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

而天下疏，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三聘之及而猶囂囂自得者，尹非不恭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此三聘之禮，誠哉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之際可不慎哉。

又曰：尹何以樂堯舜之道耶。堯舜之道，性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人而亡。人惟不自重也，於貧賤戚戚焉。貧賤而已，耳飯糗茹草何物乎。於富貴汲汲焉。富貴而已，耳木石鹿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執中，而非義非道辦之何精；莫難於有天下而不與，而一介千駟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下，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視之何親；莫先於加志窮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任之何切。是豈虛談假設以欺世盜名哉。厥後孟夫子庶幾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即三辭往聘之心也；曰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即天下弗視之心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誰之心也；曰得志澤加于民，達則兼善天下，即自任之重之心也。奈何戰國之不三代，惠宣之不成湯，祇見三宿出晝，而未聞三聘入疆也。可慨夫。

《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錄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險舉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變革者，有若丹而胥溺者，有若旱而共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得其相，則豈惟瞑眩厥疾終膏盲吾憂矣，豈惟自傷厥足終袒裼吾懼矣。此錄之深意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錄曰：木從繩者，規矩方圓之至也；后從諫者，聖人人倫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負荷，不墜厥緒，

端賴於此。唐之太宗嘗舉以訓太子，庶幾可與言者。他日又曰：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嗚呼，斯木也，其諸異乎從繩之木也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錄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贊易也。乾，為天，為君，為上，為冠，為首；坤，為地，為臣，為下，為履，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於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贊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之，人歸之，吾寧含章焉，吾寧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處己之光大，御物之貞順，德福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稱西伯陰行善者，可不待難而自釋矣。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錄曰：愚觀夷齊之諫，至今凜凜，猶

有生氣，然卒不能已。於伐紂之師，則義士之言果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間也。夫苟興周矣，苟勝殷矣，不期而會矣，上帝臨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誼，實在也，於此而無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幾於息；君之分，不幾於亡乎。故不得已而爭之。爭非能止殷之亡，所以存殷之心；亦非能遏周之興，所以扶周之理也。豈非天地間不可泯沒，不可漸盡之元氣歟。或以為匹夫不可奪志，其君之所許，夷齊之所不許，則其道狹矣。

《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錄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陣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後，言何復歟。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敦典庸禮，不命德討

罪。受既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聽息，而萬物之靈蔑矣。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則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無越志乎。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錄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為氣象，於湯而有光也。夫商政之舊，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傳道所在不可一日無，商容禮法所存不可一日廢，比干直道所係不可一日誦，百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疏。散財非私恩也，所以富天下也。大賚非博施也，所以富善人也。此所以萬姓而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錄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為氣象，視古為無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入政厚生，則民食不可後。敦明信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平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令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錄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而為萬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而一言蔽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之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見矣，而何以學周禮者之紛紜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斯可矣。按其駿，索其斑，非善學者之意。此錄止及於周官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佐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

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錄曰：此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夫官，虛器也；人，實用也。所謂惟其人者，則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此造士之標準也。其進于是，則必功崇業廣，不驕不侈。作德日休，居寵思危，此大臣之體段也。至於推賢讓能，舉能其官，則是官之職治，永永而無斃矣。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之。後世有作不可尚矣。

《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錄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內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

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報者，非其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聖人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爵必稱其德，祿必稱其功，置必當其賢，生必當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必當其善，奪必當其罪，廢必稱其辜，誅必切其過，人自求之，非己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而振起九有，不廢精神而馳驅一世。若乃爵之祿之隨其所好，當廢當奪私其所憎，則是亂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馱也。本以詔王，而反以速禍，將安所用於天官乎。此宰天下之第一義，不可以不知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錄曰：八刑而必及於造言、亂民者。夫言必及義，非所謂之造也。惟夫讒佞邪慝之徒，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所公非也而是之，而人之好為不

義者入之而難解，則天下被其害矣。《詩》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也。行而有常，非所謂亂也。惟夫行險僥倖之輩，蔑棄綱常，以圖非望之，及悖亂物，則以速稱心之謀，而民之善為虺蜴者，從之而莫痊，則率土罹其禍矣。《詩》所謂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者也，此上世之所必誅也。

《檀兮》：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錄曰：君何以必有犯乎。蓋君之一心，萬幾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進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係。故謂之犯也。臣何以必有方乎。蓋臣之從君死生，所以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事雖至廣而力則難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上。不得已各司其事，乃吉凶榮辱所關。故謂之方也。夫左右者，職也；無隱者，必也。以有方對無隱，職雖各異，而犯則相同。然則自諉無官守，無言責，與繩

人以出位，皆非也。豈服勤之道哉。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錄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益于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背之源，壽命脩短之根，德福廣狹之驗。自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忘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迪哲之道。蓋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必胥訓告，胥教誨，略其怨詈詛祝之愚，而惟反己自責，

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然也；豈惟後賢後王，萬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嗚呼發之，所以深致其嘆息興起之意云。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詠以教之。其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歸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藟，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一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響，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錄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裏。觀其一字一義，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未盡，真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之語。且不以直陳於前，而使人諷詠於其側，賢於法語之言矣。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以王之幼冲，血氣尚未定也，而瞽矇奉之，則官人私侍遠矣。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而朝夕陳之，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者不必遠其聲

色而聲色自遠，不必絕其遊畋而遊畋自絕，不必輟洗止輦而自不覺其入之深，不必犯顏諫諍而自不覺其聽之熟。三伐守成之令主，豈易得哉。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免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網，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

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錄曰：尚論古人惓惓忠愛其君，至于周成蔑以加矣。然觀其所以為戒者，一則卷阿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歌為戒，非有絕切之意，矢詩不多，非有急迫之言。先之以歌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之聖賢言不廢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然優游厭飫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儆戒乎何有。

弘道卷之十一

- ①「惟」原作「推」，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②「婦」原作「歸」，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③「殆」原作「治」，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④「其」原作「以」，據《十三經注疏》改。

弘道錄卷之十二

義

君臣之義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命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保奉同三祭三咤。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異日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其答拜稱名，皆是未踰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君臣》：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恭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愚觀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其東人懷之也，則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商民於此

蓋已知明德惟馨。親見聖哲之人，不啻其感興也。正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人。故命以從政而啓其見賢思齊之心。成王所以待君陳至矣，非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屢之孝友之。君陳，審如是，君臣之道狹矣。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忍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禍。

錄曰：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忿疾之際，或失則迎

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患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必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伺爾勿辟；予曰宥，奚伺爾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勤。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於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愚觀保釐之命，非止為殷之頑民也。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即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若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即位必有告命之詞，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豈以留相天子。或史闕之歟，未可知也。其曰愷殷頑民者，原其始也。曰商俗殷士者，周人每事監殷，豈但告命之詞哉。其作詩皆曰：殷士膚敏，有商孫子，是也。其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乃為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愷殷為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皆註者不達經文大旨，徒以愷殷頑民洛邑一方

為主意，遂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非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也。惟泥於一偏，故凡註四方無虞，以康四海，澤潤生民，四夷咸賴處，殊增窒礙，讀者所當致思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干何其訓。

錄曰：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哉。夫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鄭子臧之驕冠，楚得臣之纓玉，皆以惡終也。不特此爾。甘食之性，妖艷之風，沉湎之慾，黷貨之情，勢所必至。弟以詞命之重，不得以狎昵叅之，故祇以服美為言耳。嗚呼，三代且然，況後世乎。此不伎不求，所以難乎其選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

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臣觀先朝之時，非無車轍馬跡也。而公私之途，嘗分為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已私之奉也。公固不得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二者常並行而不悖，故不至於亂也。夫子不云乎，仲步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五教五典混為一途，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咨孰與之圖，文武之謨孰與之紹

哉。聖人列之於經，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綱紀之不可缺，其旨深矣。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所與，朝夕遊宴，左右進退之不離也。其屬有祭，僕所與供祀隸，僕所與寢興戎，僕所與御戎

齊，僕所與掌輅，得其人，則薰陶漸染，納於善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瞽，惑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宦寺，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獻諛啓寵，崇貨納賂。此於三代之時，史臣逆知其端，雖以命伯冏，實以訓萬世也。豈待亂本已成，而後其弊方彰乎。

又曰：二篇之書，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詞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以感動王也。今觀一則曰厥后自聖，二則曰惟貨其吉。茲二言者，受病之根也。夫穆王豈曠曠於人下者哉。其馳騁放肆必以堯舜陟方自居，拒諫飾非必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遑寢處必以文武憂勤自解，然後悉意行之而無所忌憚矣。侈心既生，國誰與足。此《呂刑》一書始終以贖罪為言，當時之重貨可知矣。而倦倦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便辟側媚戒其耳目，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冏聽之可以為解乎。其將自任

乎。吾不得而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先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饗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饗，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以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饗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師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錄曰：此幽王與弒之漸也。夫履霜堅冰，由非一日，穆之於康一再世耳。文武之澤方隆，太平之基不墜，蕞爾大戎何足畏哉，而不知蜂蠆之毒，釀成滔天之禍。宗周淪陷，實肇於此。《國語》之托始，亦猶夫子之意也。以是為防，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遂致靖康之禍者；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率貽厓山之憂者。孟子不云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諸耀德不觀兵之謂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

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饗，王流于彘。

錄曰：夫利何以能畢王室乎。周之興也，一則曰散鹿臺之財，二則曰發鉅橋之粟，而海內向風，幾致刑措，民到于今稱之。及其衰也，曰惟貨其吉，曰惟訖于富，而王人漸微幾於列國。至此下堂見諸侯矣。芮伯之言切近之殷鑒歟。雖然後之大聖大賢，若子罕言利，曾子以義為利，孟子何必曰利。其意合，其旨同，以世降道，陵人懷私欲，乃有良夫，其人信哉。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所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未若頭會箕歛之竟亡也。

《詩》：凡伯刺厲王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

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錄曰：夫所謂之反者，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常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瘵者反也。方難也，方蹶也，方虐也，方儕也，天之怒未久也。憲憲也，泄泄也，謔謔也，躑躑也，始之意怠玩悅從也。蓋人之常情，無深長之見遠大之謀，其心自以無復，聖人未見可畏，方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使能輔之以嚴憚，匡之以正直，則必

有以格其妄誕之心、輕躁之習，辭輯而憚，庶幾有瘳爾。惟夫小人不以大言欺之，則以諛言毗之。夫是，其心始放，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然後詭隨無良之人入，而寇虐無畏之行作，善人不得有所為，而民之愁苦極矣。此原其始而言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陷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美。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曩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寬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錄曰：此要其終而言也。夫仁暴之相去遠矣。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未流遂至於奭然內曩，蜩蟴沸美。孔子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是時法度世臣，自周召而下，茅與凡，芮與祭，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號不得不深，痛不得不切。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千古之下，寧不再三嗟嘆。

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作詩美之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

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汨。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早寇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家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本也。夫視民如傷，文祖之實心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之實事也。以實心求實事，安得不兢兢業業，如

惓如焚乎。此見先王不以常數為解，不以冥漠為辭，而必以身當之，然後鞠哉庶正，疚哉冢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一有懈怠之心，吾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安能以定衆正乎。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數之言，宋神宗天變不足畏之說，皆其自悞，非人悞之也。嗚呼。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遇災而知懼者不旋踵也。此蹶然顛撥與勃然中興不可同語也矣。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流，民喜之而作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政也。夫有憂勤惕厲之心，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小雅》之先，六月功之首也。斯錄之。及鴻鴈義之最也，與民亦勞止，蝸蟾沸美者異矣。

大夫刺幽王曰：王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罔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誰號斯言，有倫有眷。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莞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被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盜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兩。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以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愬愬。眇眇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嗚矣富人，哀此惛獨。

錄曰：《板》、《蕩》之所謂憂，謹告之時也，此詩之所謂憂，忘予之時也。《桑柔》之所謂滅，亂生之日也；此詩之所謂滅，傾城之日也。蓋厲惟貪暴，至幽復以淫德極之，此所以局天踏地而若無所容乎。抑此詩既以褒姒犯其人，又以臣僕犯其諱，尚不以誹謗妖言罪之，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未可必也。奈何輻敗輪折，竟莫之止。天之仁愛卒無以勝人之昏惑也，豈不哀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家萃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衰今之人，胡憚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耦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菜。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宣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導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錄曰：按周禮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未有所謂相臣也。幽王於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非相臣。而何以皇父一人而變亂成法，遂致日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焉。蓋幽王昏德不振，加災於小民，致土木私興而不息，羣臣朋比以相從，國之危亡能幾何哉。嗚呼。厲王之時，典刑未廢；幽王之世，一老不遺。厲王

之時，專利在己；幽王之世，封殖自人。此王身致亂雖同，而王室存亡各異歟。

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憫宗社之傾覆，徬徨不忍去，作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錄曰：夫子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東遷之變，非小變也。以天王則被弑，以臣子則被辱，以社稷則被殘，以宗廟則被毀，自開闢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而當時付之不問，君安於事仇，臣安於忍耻，天地閉而不知闢，人心亡而不知啓。彼豈不睹黍之離離，而謂我何求哉。蓋以傷王政之不綱，懼天討之遂廢，是以欲進而不能前也。其知我者，謂我見黍離而感嘆，睹官廟而興

悲；不知我者，謂我以一大夫而冒膺存亡之運，過計宗社之規，思欲爲其所難爲，效其所難效。故曰：謂我何求。然其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故復呼天而嘆，其其嘆非爲己求非出位。吾夫子刪《詩》之時，深契其意，故亦云然，以見《春秋》之不可已，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其旨深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作《春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矣。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餼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何

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哉。正次王，王次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僭之者不韙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

弘道錄卷之十二

①「商」原作「商」，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十三

義

君臣之義

《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錄曰：此有漢四百二十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元功之次不及錄之，遂使新城之名泯泯以至於今也。惜哉。

又曰：漢昭烈之不能混一也，宜哉。

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比萬世之大計，天下之大幾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俱為不敵也。邦能名羽為賊，而備不能聲操之罪，何耶。夫君與后義相等倫。方操弑伏后之時，備果能倡明大義，傳檄天下，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興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斂手者幾希矣。此祖孫之一轍也。不知出此，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為言。嗚呼，密之云，然豈為人上之語哉。然則三國之董異於新城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當時法正號為能正諫，孔明號為知大體，顧乃昧於機會，徒以漢賊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之修綱目，明書殺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之遺恨哉！

《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錄曰：夫所謂規摹弘遠者，蓋鑒于秦與新之失得也。夫寬於簡，天之道也。秦之興禁密若不容，新之興更制若不及。至於衡石程書，不違暇寐，此於天下之事無復漏網之虞矣，而不知天之道不若是之鎖鎖也。今夫天洪者，纖者，高者，下者，無乎不容，然而未嘗爽其則也。人君法天以為道操者，縱者，予者，奪者，亦無乎不有，然而未嘗枉其度也。秦罷封建，新限王田，計較於錙銖毫釐之間，而不知土崩瓦裂無伺寸寸而解也。太史公亦以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善觀人者矣。

文帝二年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

匡朕之不逮。

錄曰：此直言極諫之始。於是賈山上疏，名曰至言。然而不錄者，山之言。謂之直可也，謂之至則未也。其借秦為喻，彼以為殷鑒，而不知帝之敬天勤民，愛人惜費，廣言路，崇譙讓，杜興作，却貢獻，其本心也。即位未幾已可槩見山之所喻，皆非帝之所短也。何必孳孳以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為言哉。又何必以周養千八背國之民，秦受千八百國之養為言哉。當時廷臣溺於秦之忌諱，一旦睹此，遂為之瞽名曰至言。以愚觀之，帝之所短在於不能止至善，乃安於卑近，忽於賢聖。此非小失也。《傳》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所以興起天下萬世至深切矣。惑於黃老清淨，而不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怪乎馳騁射獵以為娛，擊兔伐狐以為樂哉。苟得伊傳問召之徒，與之坐而論道，吾見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筮龜，安在修之于家而壞於天子

之廷乎。凡所以為此者，皆鄙夫之事而非聖賢之觀也。雖然上之所求者賢也，下之所應者騎也。山不能為醇儒而欲其知王道哉。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錄曰：文帝一時而有二賈。洛陽之賈，非潁川之賈比也。不惟其言皆當時之切要，其摭摘秦事中漢之膏肓。故詳錄之。雖然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猶且哂之。大廷甫臨，遽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未免動之以禮，未善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錄曰：厥後晁錯、主父偃之議皆本於此，特以景帝不善而致亂，武帝善用而致效，其實生之論也。夫文帝可爲之時也，去分封未遠，大國之王老者已耄，弱者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誠以此時潛分七國之勢，默奪諸侯之權，此不勞餘力也。失此不爲，卒致破斧缺折之勞。然則芒刀斃髀之踰，豈年少而迂哉。大抵漢之草創，未有若封建之倉卒者。《周禮》有大小宗之議，有祖禰廟之別，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別子百世爲大夫，然則衆建諸侯斯其常分也。安有身為王者，

支庶爲匹夫，富者五十城，或七十城，貧者無立錫之地。此非但勢不通，亦理之所必無也。以帝之明孝博愛不能講求其故，幸而生者開其端不竟其說，絳灌又從而非之。然則士之不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問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而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而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相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錄曰：此愚所謂中漢膏肓之病不可救藥者也。夫以古之人所以必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必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必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豈好爲是紛紜哉。誠以商俗靡靡，餘風未殄，雖當重熙累洽之後，不忘敝化奢麗之非。一則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二則曰驕淫矜倖，將由惡終。而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三聖賢保釐一方，然後知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之難也。漢之興也，始以馬上得，終以力筆治，襲秦雜霸無乎不有。甚者牽於黃老，安得不動生之痛又哉。苟有成康之心，求懋德克勤之老，以資其垂拱，仰成之功，猶恐夜以繼日，坐而待二之無及，而紛紛以年少初學目之，幾行而不長太息乎。

笮子曰：禮義廉耻，是謂曰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笮子愚人也，則可笮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爲寒心哉。奏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

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錄曰：此爲國之切務，萬制之下所當深思也。夫筦子，吾徒所羞稱也，尚知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何以堂堂聖人之徒反不知國乃滅亡之道乎。夫姦人之幾幸，自古而已然也。寵利之所在，威權之所歸，若蠅之無翼而趨，蟻之不約而赴，而况人君號招附翼之乎。由是蕩然無復界限羞惡之心，而萬物之靈反蚊蚋之不若矣。其所以必至於滅亡者，蓋以國之所以爲國者人，而其兩以爲人者心。古之聖人所以必於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正欲人心，截然歸之乎正，曉然齊之乎一，而後道洽政治，膏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苟使無執守維持之道，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人欲肆而天理滅，國之喪亡無日矣。此西都經制不立，必致王莽之禍，而

後誼之言始驗。然則管子豈真愚人也哉。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豈故不用哉。然而曰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

錄曰：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亟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亟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此所謂術，即取舍之謂也。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惟恐傷人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者，惟恐不

傷人也。原其初，豈誠性惡哉。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此爲治者汲汲於審所尚也。夫以好惡形於中，而後取舍定於內。聖人所以心溥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者，誠以好惡之不可殉也。所好或私于一，天下靡然趨之；所惡或陷於偏，天下忽然向之。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使帝誠有所釋，以更制則善，以立法則順，亦何所憚而不爲哉。雖然讓者其事也，老者其心也，心不在於作爲，則祇見吾之多事矣。

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疆而已。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錄曰：此天人首策也。其曰勉疆去者，即《中庸》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也。自漢以來，學者鮮能知之，以舒之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所得於勉疆者甚多也。故大廷之際首以為對，非若後世摭拾陳言不切於實學者比也。而帝方且天縱椎略，思欲為誇古邁今之務，區區勉疆行道，彼豈甘心效之哉。抑以賈董而遇漢之文武，董之勉強可行於柔克之君，而生之通達宜施於大略之主。奈何天不曲成，投非所入，徒使百世之下誦其言，思其人，論其世，惜其主，吁嗟慨乎！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祀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錄曰：自秦而後，心學漸滅殆盡。仲舒舉以為言，誠漢庭之指南也。惜乎君以多慾，臣以正心投之，猶轅之北而望其車之南，夫是而莫之省也。有宋隆興，藝祖方知此論，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斯人也，可與之論正心，以正朝廷也。而有宋一代之治，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物殖。仲舒

之言孰謂果無驗耶。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錄曰：此二策也。夫以人主之尊至，廛再問，則其意可知矣。舒不能變易其說，益以尊所聞，行所知，為言白黑，薰猶何相若哉。此其所以悠然可想，非若杜欽谷永之徒挾其私智，遲其詐說。然則一言而可知，何待再廛而後變耶。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授

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政用夏之忠。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錄曰：此三策也。夫舒之所陳，堯舜三代相傳之道也。帝之所好，權術功利文辭之言也。而丞相所奏罷，則又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也。斯三者豈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哉。必欲棄百家尊孔氏，盍不用仲舒之策乎。勉強學問，行其所知，則異端邪辟之害日遠，而高明光大之效日臻矣。舍真儒而遠之，而莊助、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並居左右，安在其崇此抑彼耶，然則帝之所謂儒可知矣。時帝方招致大學儒者，常曰吾欲云云。

而汲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時公卿皆爲黯懼，至有數黯者。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諱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錄曰：武帝能容黯而不能容顏異者，以名利之交勝也。夫嘉唐虞，樂殷周者，豈正言之可諱哉，非樂而取之不得已也。穹奢侈，極嗜慾者，豈交征之可辭哉，非刑而威之不可得也。是故多慾之言，雖存于其心，而反唇之譏，實害于其政。此或誅或否之所以異也。

征和四年^②，皇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日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富民也。

錄曰：輪臺罪己之詔與奉天罪己之詔，同乎。曰：不同也。武帝之悔發于本心，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③。故能一洗舊染之汙，以就維新之化也。德宗之悟賴於陸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亦能反亂而爲治，易危而爲安也。自古言之動物，聲之感人，未有若斯之速者，信乎。風雲霜露，變化莫測，日月交蝕，光輝難掩。後之王者，其可忽哉。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錄曰：有商賢聖之君，所以六七作者以其舊勞于外也。有周盈成之主，所以善繼述者亦以所其無逸也。蓋中人之情，不見可欲，則不能動所

好，不見可憎，則不能逗所惡，帝雖高材好學，使不興於閭閻，安能知民事艱難，吏治得失，而中興侔德商周乎。此非但生於憂患而玉汝于成，天心益可見矣。

時丙吉、魏相並爲丞相。相好觀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椽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吉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爲之語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後之相者，莫能及焉。

錄曰：漢自蕭曹以後，所置丞相多舊故功臣及材官。武夫目不及文藝，口不談詩書，而去孫弘之徒，又反曲學阿世。獨魏相起自賢良高弟，以嚴毅稱，遭際孝宣，遂能白去副封，諫止征伐，收霍氏之權，遏淫天之勢。向使賈董之徒遭際如此，豈負於漢哉。惜乎。我躬不閱我

後，反行其儀。是以君子恒患言之不立，不患德之無鄰。非特丙魏之有聲，抑亦賈董之吐氣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書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陵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錄曰：麒麟閣之次，蓋以擁立之功爲最。而所以圖繪之意，則以四夷賓服。而思股肱之美，初不以蘇武之節操爲之優劣也。若以爲誇示中國人才之盛，則武帝之時殫心竭慮，往往求泛駕之馬、跣踵之士，其所以爲使絕域之計至矣。而李陵、衛律紛紛降虜，求其一九年而不變節者，獨一子卿而已，固足以嘆中國人才之衰也。使武生還於世宗之朝，必特以不次之位，奈何白鴈書遲，黑頭變早。此武之危會，非漢之得策，矧

又呼韓邪之方難耶。經生舉業之論，類非聞道之言，不可以爲訓。

成帝爲太子，幸酒樂燕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不哀，元帝大恨，附馬都尉史丹免冠謝，上意乃解。及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侯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感悟，因謂丹曰：吾病浸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及即位。元延中，故槐里令未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故，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錄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而不知果孰為得失也。夫漢世之禍始于成帝，王氏之篡成于張禹。苟無史丹之諫，必將易無斷之君，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果行朱雲之言，必將斬佞人之首，王之為王亦未可知也。惜乎！丹也諫行，雲也折檻。其行者，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其折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此則得失之所以分也。

《東漢書》：南陽鄧禹杖策追光武，及於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姑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

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齋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完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錄曰：夫人誰不願垂功名於竹帛哉。亢旱為災，則神龍困涸；網罟不除，則瑞麟罹殃；文叔不舉，則南陽草莽爾，何以能效其尺寸耶。今觀鄧禹之齡甫踰弱冠，乃能洞曉大計，直欲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非草草一介之夫可比。至於在德厚薄之言，又默契仁者無敵之旨。然則生之遠來，豈真欲仕乎。將益信龍興而雲從，麟至而瑞應矣。其為元功不亦宜乎。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雍兵衆。光武乃遣偏將軍今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

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功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無為郡縣所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錄曰：帝之敕馮異也，不曰戒。鄧禹之大而一意平定安集，此可見為民父母之心也。夫以仁暴之不敵，而馮鄧之一體，禹之不微之運其矯枉。蓋有時而當然，且能不失其真，正是可為人主之嘉尚矣。若北宋本以安石、童惇、蔡卞之徒而致亂，高宗中興，復任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不以為過。此則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是而不足責矣。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焉。以椒房之親，

獨不與焉。

錄曰：愚觀雲臺諸將，其謀謨氣象，似不及西京元功，而能成蓋世之名，何也。蓋高帝善將將，光武善將兵。豁達大用者，將將之術也；才明勇略者，將兵之本也。是故背水之陣，雖高帝不能知，而昆陽之戰，光武所由取勝。借著之謀，非張良不能決，而聚米之畫，光武見於目中。使高帝而逢，寇鄧未必遽收桑榆之功。光武而御，韓彭未必能成垓下之績。此兩漢之將，逢時遇主各有不同，而其成功則一者也。

弘道錄卷之十三

- ①「不」原缺，據文義補。
- ②「年」原缺，據文義補。
- ③「善」原作「喜」，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十四

義

君臣之義

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①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②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③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④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⑤先帝稱之曰能，^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⑦，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⑧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⑨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復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右仕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⑩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⑪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⑫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錄曰：亮之忠貞而可少哉。夫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此昭烈臨終之命，未免殉之於時也。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陛下，此武侯卓絕之見，斷然殉之以義也。以董、袁、曹、馬之徒接跡於前，而有二表之自誓。譬則妖捨枉矢之交流而景星瞠乎其貫出也，頑冥淫毒之騰作而日月煥然其大明也。其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不但家人骨肉之相語，而實後主存亡之所關也。曰親賢臣，遠小人，亦不但切近殷鑒之當慮，而實萬世治亂之所由也。曰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又不但生前至計之所望，而實死後漢業之所終也。故曰：孔明三代人物，管仲、樂毅不足論矣。

《後出師表》^⑮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

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所未解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⑯，然喪趙雲、陽群等。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⑰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當何以圖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乎。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錄曰：亮以操之用兵髣髴孫吳，而二表所陳無一奇謀秘策，獨以兵法乘勞為今之計。亮豈未之思耶。夫有不自滿假之成湯而後鳴條之師可措，有無貳爾心之武王而後膺揚之

勇可施。以禪為君而亮為輔，以叡為敵而懿為臣，譬則備而引之者堯也，羊而牧之者狼也，豈可以為理哉。然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堂堂大義不可不聞於天下也。故一則曰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二則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心已知其無能為矣。此其堂堂侃侃，又非狐媚狗趨僥倖成功者比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

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衆棄而後如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甘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情，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奸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施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也，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錄曰：自漢以後，中更六朝，南北又歷兩晉。而隋君臣大義視之如繫匏，漢落，而諍臣司直杜口削迹久矣。有唐龍興，闢乾揭日始知為君不易，而大寶一箴復見敷陳，亦可謂難得矣。雖然偃與蘊古同時事主，謝以頌諛，張以諷切。雖一時賞賚相同，而他日威刑竟異。此大明無私、天下為公之難，而使人以應言、以行之不可得歟。

《通鑑》：太宗益親魏徵，徵自以爲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饗尊

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

錄曰：魏公之學，出于河汾者也；而其言無一於身心，何歟。稷契皋陶，豈徒君臣協心，俱饗尊榮而已哉。上而父父子子，下而兄兄弟弟，內而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故能安饗榮名，萬古不替。太宗之世，父子易常，兄弟違序，夫婦亂倫。祇於賞罰進退之間，科條號令之設，天資英敏偶不能紊。故徵得而叙論之。此正張蘊古所謂民畏其威，未懷其德者也。何足以語唐虞三代乎。其所謂忠良之道，亦君臣徒取美名。觀者當辨其真可也。

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今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

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姓之任哉。

錄曰：徵之說善矣。惜乎無以及於聖功之本也。心之官則思，心何啻十思耶。矧乎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數限之哉。惟於不睹不聞之前，幽獨隱微之際，一以守之，靜以持之。蓋一則無始，無始則物不能；間靜則無擾，無擾則心恒有。主雖千慮必得，而又何暇於十耶。夫見可欲者，耳目之官也，思知足者，心之官也。既見可欲，則已交於物矣。物交物而後措之於思，能不為所引者幾何哉。此古人格心之業易，而徵十思之效難。

徵曰：臣奉侍帷幄，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並訪珍怪，此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

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此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而棄，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遠裔，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卒無亡去；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千載休期，時難再得。

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爲屏幃，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錄曰：何謂始敬勝怠也。義勝慾也。何謂漸怠勝敬也。慾勝義也。夫周武、唐宗其初何以異耶，而卒不同者漸也。雖然徵之說切中萬世君人之病，帝既錄付史館以彰君臣大義，而旋復違之屏幃几席，不殊於昔時黃金廐馬，失笑於他日。然則不但漸不克，終亦已頓忘其初矣。

上思佐命功，乃命工圖畫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忠勝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郟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譙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凡二十四人。

錄曰：凌煙之圖繪而不及裴寂、劉文靖，何也。季布漢之仇也而反赦之，丁公漢之恩也而反誅之。英主之所見，夫豈殊哉。是故王魏仇也，忠於主，則雲龍並美，裴劉恩也，背於義，則圖繪為羞。觀此寧不知所向乎。

玄宗初年，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山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伐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錄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玄宗初政之時，其鋒銳矣，其心未可知也。崇能先事以格其心，使不正者率由于正，庶幾無鮮終之悔。今觀其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近宦戚與政等，皆一時用人行政之失，而格心之要曾無片言及之。且要說者約，其必可施行而後言之，亦異乎責難於君者矣。厥後尊倖邊臣，專寵女艷，恣權宦戚，縱意奢侈，至於亡國，鮮不蹈崇之言果何益哉。以是知大賢一言似迂其實切，崇進十事似切而實迂。刑部尚書宋璟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世為中

國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痛哭而死。時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時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此焉。

錄曰：愚觀宋廣平，可謂大臣也已矣。敬憚於二張，降心於思最，痛哭於靈筌，難致於毛仲數者，皆大臣之事也。使其遇三代之主，其得為伊周之匹乎。曰：未也。伊尹曰咸有一德，周公曰思兼三王，其所期何如也。璟之設施，止於復貞觀之舊而已。是故立仗之馬未幾復斥，而優人之譖旋踵輒行，功業不終，其以比與。若乃擇人任官，犯顏正諫，皆彼相之可為，以是槩璟淺乎未矣。

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

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以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錄曰：玄宗左右以相韓休爲瘦，則必以相林甫爲肥可知矣。夫帝之瘦，非以天下也。以艷色不足視于目，聲音不足聽于耳，便佞不足使令于前也。一旦而得太真之豐艷，祿山之傾巧，霓裳羽衣之妖淫，則悠然適意，能不心廣體胖乎。卒之流蕩忘返，劫遷播越，當不減而自瘁矣。然則臨鏡之嘆，所以兆聞鈴之悲乎。故君子曰：貌瘦天下肥者，虛名也。與貌肥天下瘦者，實禍也。

帝千秋節，君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先帝有言：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興邦建業第一，選文備武第二，報國復

興第三，盡命報國第四，去古樸，進新美第五。以此五卷備患，名爲《千秋金鑑錄》。願陛下莫以色姿爲樂。後當亡國喪邦可宜正己而治，思古證今可也。錄，上賜書褒美。

錄曰：按《金鑑錄》，九齡就中書，焚藁不傳于世，付于韓宋二婿。之後，此錄一千年之外方布人間。今得而讀之，淵哉。斯言皎如日月。蓋不但識一祿山，而當時共禍之人，齡皆識之。豈徒鑒於興亡，而實精於物理。所謂別物如鑑者，真如是，非泛然謂之錄也。其曰：安祿山者，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鷓鴣之精，脅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鷗之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又曰：匪兇匪虎，東傾西舉，妖舞精語，宮室禾黍。又曰：陛下治國，日久仁心漸希，忠諫爲仇，諂佞相守，羊鯉浮游。羊謂國忠，鯉謂林甫。椰榆並進，國破家亡，悔當思舊。又曰：主上淚灑巴山，艱行蜀道，恩已變仇，方慕愚。直時開元極

盛，天寶未終，齡何以預知蜀道之難，靈武之易耶。乃不特照人之形而實照人之心，不但一時得失而實兩世興亡乎。雖然以齡而觀後世，所謂妖舞精語亦屢矣。安得齡之先見而與之論興亡乎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拒之，乃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聞奏。朝廷知祿山反，惟聞河北郡縣皆望風而靡。上囂然嘆息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嚮應者。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聖人之為此言以風示天下，恒恐其隨風而靡也。明皇之世，好諛悅色，禮義信掃地盡矣。如是而嘆，無一人義士，豈不謬哉。以是知三綱之大，四維之

重，不可一日無之，而唐虞之風動，豈無當之臆談哉。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祿山大怒，並履謙尚之，比死罵不虛口。

錄曰：愚觀顏氏二公，夫豈但決死生于危迫之際哉。蓋以立有唐三百年，君臣之綱也。夫自晉陽啓釁，劉裴反隋，天授興周唐，臣從諛，有國百餘年來，曾不知伏節死義爲何物也。聞二公之舉事，若從天降，若從地出。故曰：吾不知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雖以身銜舌誅，而芬

芳暢達，光輝宣著，跨敝隋而挽虐周也。豈不盛哉。

張巡起兵拒祿山，令狐潮圍之於雍丘四十餘日。時聞玄宗已幸蜀，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漸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錄曰：巡之舍生取義而豈徒哉。夫識見定，而後中有主。中有主，而後事可濟，功可成。人倫盡時，天理自見。是故聞大唐之光復，未聞賊運之克昌；聞張許之若生，未聞令狐之不死。孰謂倉卒造次之際，而非從容中道之時乎！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

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錄曰：愚觀厲鬼之言，果可信乎。夫彭生伯有一人之辜也，睢陽完節萬世之事也。其力可屈，其志不可屈；其身可隕，其氣不可隕。忠魂義魄雖不可以視聽，而豬兒之反刃朝，義之操戈若鬼神使之者，安知其非厲耶。唐能復其故物耳，固不能加戮於安史之軀也，然則厲鬼之言果不可信耶。

德宗建申二年，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

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四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衆。

錄曰：夫汾陽之出處，將以係天下之安危也。胡爲乎不以媚嫉，則以讒間。朝恩牽之於前，元振引之於後，而子儀曾無芥蒂，何耶。《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大來，吉亨。夫以肅代之世，君子所不利也。尚賴一人之命兼萬方之威，得以成其濟否之志，小往大來也。出則有命，無咎不出，則包畜承順。

是以欲閑則閑，俾散則散，安往而不自得哉。是故安史之亂，則一出也，吐蕃之寇，則再出也；懷恩之難，則又再出；回紇之危，則又再出。向使忽於苞桑之戒，牽於邪濫之羞，知安而不知危，知利而不知害，則身殆而國隨以亡，豈大人之吉亨乎。

興元元年改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陸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乃上疏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睹朗曜。迺下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土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怒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叙，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烝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

谷。自今中外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赦下，人心大悅。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錄曰：《渙》之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曰：渙汗其大號。誠以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喻。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極，則益不臻，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德宗徒知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而不知人心感動，賊不足平。危難則思進忠言，禍平則追仇讜論。此所以雖能奔其机而得所願，終不能泮其群而就光大也。惜哉。

陸贄極論裴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忘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書奏，上不悅。贄每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無所恤。

錄曰：夫人豈忍負天子哉。上驕則下諂，君忌則臣佞。斯天子之自負也，亦豈願負所學哉。以剖剋為上策，以聚斂為得計，斯所學之自悞也。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所學，所以學，為聖與賢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所責難也；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期待也。君苛刻而已以忠愛，君猜忌而已以欺誠，豈故為是桷鑿耶。在我者誠如是也。孟子不云乎，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負所學者，真穿窬之不足矣，而為天子者，亦豈可誨人以負之耶。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及朱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問。立斬之。

錄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時朱泚盜京師，懷光反咸

陽，險而又儉，苟不堅一其心，則方寸亂矣，安能往有功乎。非惟不能顧家併與，其國亡之矣。厥後賜第供帳，迎導列懸，何啻疇昔之家乎哉。矧有若憲若愬者在賊，雖欲不善遇之，曷得而傾之哉。

憲宗元和三年，裴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細務皆自決之。上在藩邸，心知其非，及即位擢宰相，推心委之。垪亦竭誠輔佐。嘗問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穆宗即位，嘗見愛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為右拾遺。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為之改容，蓋知其以筆諫也。

錄曰：唐自太宗以來諫者多矣，未有深探其本，若裴垪之先正其心，公權之心正筆正者。然而憲宗卒不能正其終，穆宗亦不能正其始，何也。曰：心者，理而已矣。器雖具于人，而理實出于天，非學無以明之也。是以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致知，及於

意誠心正。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裴柳能開其端而不能竟其說，憲穆徒聞其論而莫能覺其非。無惑乎。仙而不人，荒而不蠱。心何為哉。長太息而已。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其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篡弑之漸，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簫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能正其終，致陛下莫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蕡之直言，譬如日食而鼓而馳而走，雖與天懸

絕，亦見其不能已而已焉。故錄之，以志唐祚之告終也。

弘道錄卷之十四

- ①「之士」原作「我士」，據通行本改。
- ②「殊」原缺，據通行本補。
- ③據《三國志·諸葛亮傳》「侍中」後，尚有「侍郎」兩字。
- ④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先帝」二字前，尚有「是以」二字。
- ⑤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該句之前尚有「試用於昔日」一句。
- ⑥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該句首尚有「是以」兩字。
- ⑦「人」原缺，據通行本改。
- ⑧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一段：「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恒、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降，可計日而待也。」
- ⑨「臣」原作「望」，據通行本改。
- ⑩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與復漢室，還都于舊都。」一段。
- ⑪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 ⑫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一句：「臣不勝受恩感激。」
- ⑬本《後出師表》是為摘錄本，與通行本相比，有省略。
- ⑭「耳」原作「可」，據通行本改。
- ⑮「四」原作「日」，據通行本改。

弘道錄卷之十五

義

君臣之義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因注意將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復免所過征税，許令招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襲，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

下之所致也。

錄曰：愚觀宋祖之大略有五：知人，一也；善任，二也；推誠，三也；厚撫，四也；至於筦榷之利悉委諸將，恣其貿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韃虜之擾，南有交趾之通，諸司筦榷之利，入經制者非所當論，而東南番舶所計不貲，特議國者以為導利而不言，明法者以為開邊而不講，殊不知人情，利一而害十，尚猶不顧。今海不揚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往一來，如趨熟路，故閩諺以為海熟，此非虛語也。番夷資其貨利，中國反無所處，愚竊以為未之思也。夫利盡東海者，鹽也。鹽之外復有千章之木，萬斛之辛。兩廣軍門見資其用具有舊規，盍不量移閩浙之間，置封樁之庫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羨餘之利，以攄西北之憂，亦可也。何獨以為忌諱而不言哉。舍此不務而區區於告奸抑奪之間，以增攘臂穿窬之餌，非所謂之大計也。太宗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

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嘉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亦當簽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錄曰：人王之用在於賞罰，人臣之用在於獻替。太宗可謂達於治矣。然以所行之事觀之，豈盡然耶。夫多遜之於趙普，不並立者也。帝苟愛普則先去多遜，縱使貪戀賞罰一出於已，夫誰曰不然。乃使交構以傾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則不但飾喜怒之具無，乃決得失之幾乎。自柴禹湯告變之後，今日賞告隸之功，明日議堂吏之獄，大小臣工豈無達當世之務者，而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曾是以爲協於道乎，又不但以崇高自恃而已也。

李沆爲人自少器度宏遠，父丙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嘗侍曲宴，

太宗日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錄曰：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嘆文靖之風烈也。夫封還猶美事，補綴亦盛典，而況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見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于中者也。且劉氏何爲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寧不思耶。而賦性警敏通曉書翰，于政之漸肇基于此。沆之先見，豈惟陰却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綸之旨。他日李迪之不肯從諛，楊億之不從草制，是皆聞風而起者。孰謂一時之舉措不足，以關一伐之得失耶。

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

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錄曰：自萋斐之風熾，而交亂之禍成，更未有如密啓之爲害也。夫善欺者莫如指鹿爲馬，善佞者莫如指鳥爲鸞。然尚有鹿之可指，鳥之可稽，情雖罔上，理或可通。至於密封之進，其始也，潛蹤秘跡，既無人知；其竟也，出此入彼，憑何執証。奚翅以薰爲猶，變白爲黑乎。矧乎真宗之世，王欽若丁謂之徒接踵于朝。其所以論沆者，正以謂若待之爾。不知由君子觀之，所處者光天化日之下，猶恐一毫之暗昧，肯自居於阿私之地耶。惟夫小人之心則不然，其處已非便則利，其待人非怨則尅。利，非佞莫進；忌，非讒莫入。讒與佞，人之所深惡也。於是假托隱密之名，以售其奸深之術。然必脅人主有不可辨之微怒，而窺其心有不可白之隱情。君臣之間，自謂投膠於漆，無踰此者。至乃加之以封識，表之以函章，蝮腸虎翼，隨其所指，而欺天罔人，無乎不至，復何

所忌憚乎。由是聽不得不偏，信不得不獨，豈惟人暗罹其禍，而朝廷明被其撓矣。此李沆之論，萬代所瞻仰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爲志，嘗從容爲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錄曰：《大雅》稱：無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謂也。其道允執厥中，惟精惟一之傳也。是故存于心而爲天德，達于政而爲王道。若書傳所陳敬天勤民，與夫治人事神，皆其實事，何得爲無跡歟。其曰非有跡者，迺茫昧無根之言，荒唐不經之語。惜乎。齊賢開端不竟，徒以爲非常之報，而不知典謨訓誥萬世經常之理，非有索隱，行怪希世絕儉，祇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厥後神道設教之言，果符此論。遂至矯誣飾詐，無所不至，而道之津岸邈乎，遠矣。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

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錄曰：琦之知無不爲。孟子曰：先得之。其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釋一者曰：大臣之計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豈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則不足與有爲矣。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爲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錄曰：愚觀閻羅包老之論，由古及今未之有見，亦未之前聞也。然必本於人心，合乎天理。枉者吾所必錯，直者猶能伸之；實者吾所必究，誣者猶能訐之。未有不論是非，罔分曲直，任意肆志而爲逋逃之淵藪也。設若陰府果有閻羅見存，必使善者超昇，惡者墜墮。不然，天亦得而罪之，况人乎哉。近世有以風力自居，迺悍然不顧，冥然罔覺，傍視己側，若皆無人，不旋踵隨，亦云亡然，則不但上帝之譴責，難避閻羅之誅耳。其於關節不到，何盡之有。

趙抃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移梓州路轉運使，尋改益州。西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身先帥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以自隨，爲政簡易，稱是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

愠。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其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子胤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錄曰：趙清獻之得道也，豈刀圭鉛汞之力哉。乃寡慾養心之助，清操絕俗之徵。夫人不可以不知也。今夫煉形如稿木，脫屣若飄風，孰不曰得道也，而不知無益於人倫世教，徒取偷生苟免。故君子不由也。曷若遺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聲，內外無間。若清獻者，天地有盡而英爽無窮，宜乎以爲不可及也。

魯宗道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及入中書，屢有獻替。時明肅太后臨朝，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兮請立劉氏七廟，后以問，輔臣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伺。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乘輿。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后遞命輦後。輔政七年，剛正疾惡，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薛奎繼參政事，性亦剛介，不苟合，遇事敢言。后謁太廟欲被服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及臨崩，帝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乎。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

錄曰：史魚之秉直，既歿而後聞；宗道之骨鯁，生前而顯著。矧執政之與，諫官不相爲謀，孰有稱魚頭參政者耶。然則明肅之過武曌，蓋萬萬矣。雖然二公之諫不費辭說而引義切當，幽冥死生實共賴之。豈本朝之家法有以開之乎，不然何以言之之俱危也。

傳堯俞十歲能文，石介晏殊皆奇之，曰：子精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材也。王安石復與之善甫新法，不便

皆極論之。及蔡確之貶，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臺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願陛下於此聽之如蚊蟲過耳，無使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後由諫官補郡，法令有未安者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之守法而已。復拜中書侍郎。神宗與太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錄曰：夫所謂金玉君子者，蓋本衛風淇澳，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釋之者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衛武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自是而後，矜而或爭，群而或黨，豹虎荆棘之場，魑魅蠻髦之俗，君子祇爲之砥礪錯石，又安能追琢其童，金玉其相乎哉。蓋不但可觀成德，其於世之升降，道之汗隆槩

乎盡矣。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切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在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寬。帝深納之。

錄曰：先正朱熹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處，是其次弟，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嗚呼。觀熹所言，則諫院所陳，乃其自得之歟。夫三，達德聖人入道之門也。至於不憂不惑不懼，未嘗不倦倦焉。光之所得於天可以為不厚乎哉，肆力於學可以為不篤乎哉。若夫三事五規，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為之根本。《中庸》不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光之存誠有自也已。

及哲宗立，以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宗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時兩官虛己以德，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無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

葛食少事多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錄曰：呂獻可之將卒也，手書屬司馬公，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司馬公之將卒也，折簡與呂公著，曰：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二公之正終略相同者，由其所存之合一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至是鞠躬盡瘁而後已矣。一息尚存，殉國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諄諄如夢中語耶！

熙寧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

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憚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錄曰：以帝之搖奪而有弼之正言，譬則聾者而尚提其耳，瞽者而尚責其明。然猶不廢錄者，時有不同，理無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當恤。一人之喜怒不可憑，而百官萬民之喜怒可憑。一時之用舍不可信，而天下後世之用舍可信。若以爲無益而遂棄之，則萬古如長夜矣。

王安石執政，皆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內適。司馬光亦詣經筵，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此人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

受其禍。迺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數十餘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辯，大姦得路，辟陰彙進，賢者盡去，則亂由是生。臣竊憂之。悞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錄曰：君子之立言也，而可忽哉。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四言者，曲盡安石之底蘊，天下萬世莫能掩矣。然則安計其聽與不聽，行與不行哉。若祇稱其先見，則李師中亦預識之，不但獻可而已然也。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孰，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蓋又先於呂誨矣。

范純仁奏：安石掎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

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行均稅法於六路，復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掎克，生靈斂怨生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上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不聽。純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至是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錄曰：新法言多矣，未有若純仁之親切也。且以牧之之言何爲而發乎。蓋秦之用鞅，即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即鞅之學術也。其曰：論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即石之執拗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見聞，即石之違衆自異也。孳孳爲利，至於剥

民之膏，盡民之力，民之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故以牧之之論秦者而論石，卒以蠹國叛道，民不樂生，而夷狄之禍亦不旋踵，其與亡秦之轍相去無幾噫。可恨哉。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每風沙霾，躄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加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值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乃繪爲圖奏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曰：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兩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久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

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謹呼相賀。俠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爲書獻之。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錄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俠可謂出位矣。夫言有好惡之異，圖據見聞之真。俠也，其人寧辭檢討之任而就監門之官，其志蓋可知而言非孟浪也。死者在於斯須，故不吝百方以助效；焚者在於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已寢不能寐，猶迷而不復，何耶。卒使英州之芳流於後世，汴州之禍慘於當時。君子要不可以微職拒之也。

徽宗時，陳禾爲右正言，童貫與黃經臣、盧航表裏爲姦。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吾任言責，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怙寵弄權之罪。論表未終，帝拂

衣起。禾引帝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錄曰：聞補袞闕矣，未聞落帝裾也。落帝裾可錄歟。宋之禍始於安石、惠卿，終於童貫、王黼袞職，至是滅裂破碎，雖有仲山甫之臣莫之能措矣。

李若水爲吏部侍郎，欽宗再如。金師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其人爲狗輩，金人曳出繫之仆于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嘆曰：天無二日，吾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但親老恐驚徐言之可也。及議立，張邦昌復召若水計事，因歷數罵之，監軍搥破其唇，至裂頸斷舌而死，時年三

十五。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劉幹爲資政殿學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必欲之。及京師陷，幹至金營。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幹于城南壽聖院，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歸書片紙言其事，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南岡上，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錄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劉資政，民到于今稱之。下視邦昌、劉豫不啻唾去之矣，何足言幾。

弘道錄卷之十五

弘道錄卷之十六

義

君臣之義

高宗紹興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錄曰：綱之言英哲也，豈無所見哉。就帝之初服觀之，寇戎方將，奮然請往，可以爲英矣；決機倉卒，定昇式微，可以爲哲矣。惜乎中人之性溺於宴安，逢君之徒志於苟且，有綱之賢而不能竟其用，有張韓劉岳之將而莫能畢其功，以至於汪黃、秦檜小人之徒匿意恣情，無所不至，而不知高光數主椰榆於地下久矣。孰謂綱

非先見乎哉。

及綱至行在，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僞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脩德。翌日班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

錄曰：宋高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夫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固，漢高之大略；而誅韋斬關以謀匡復，亦唐玄之英武也。宋室之仇，一時縱未可復，盍不曰邦昌机上肉乎。夫邦昌之罪上通於天，其汙蠱我斧，宸腥穢

①「也」原作「地」，據文義改。

我朝，寧跡其惡，逆犬彘且猶不堪，何吝吾之一刃耶。十事之中，此為最要，乃上下名分所關，生民綱紀所賴。帝秘而不發，將何待耶。可以見畏懦不君之甚。雖以綱之爭執，亦不過止於投篡，固未能聲其罪於天下也。不旋踵間，劉豫蹈其故轍，偃然南面坐，命其子以伐宋國，異於誅韋滅項者矣。此南宋之所以終於無震也。

李綱又言曰：今國勢不違靖康間，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

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朝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以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錄曰：愚觀兩河之議而經制招討之建，宋之興復在於目中矣。以綱南人而堂堂大義出於風氣之外，豈非一大機會乎。曾未幾何黃潛善、汪

伯彥力排綱去，而招撫經制司遂廢，車駕益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始不可為矣。

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以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明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議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於

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並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得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

錄曰：澤之二疏大意與綱同。蓋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亦可復，耻亦可雪。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終非我有。不惟河南終非我有，而淮甸亦復騷然。退而渡江，退而航海，所必至矣。此澤之憂憤，不至於死不已也。嗚呼。汪黃之罪可勝誅乎。此高宗之始悞一也。

建炎四年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世忠得命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生爲。親提騎兵以當敵，伐木爲柵，

自斷歸路。正行間，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軍。世忠給良臣云詔，乃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陳，設伏二十餘所。良臣至金師，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移屯對。聶兒孛堇聞之大喜，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旻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舉武功第一。

及帝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羣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謀報國。及張浚視師鎮江，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

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

錄曰：愚觀岳飛之言，乃其效用之實，初非大言以欺人也。其破楊么，水寇攻水寇，既以成功之速，則今之以叛將攻叛臣，寧不易為力耶。苟使如帝之言，中興之事一以委之，其燭計見效必不遠矣。乃阻於奸檜。請詣都督，檜豈不知浚之忌乎。而卒以忤間，亦以憂沮，是後復請則無及矣。雖則媚嫉之可厭抑，豈天敗之無成與。此高宗之再悞一也。

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

兀術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術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錄曰：愚觀高宗之世，可與有為之時三。建炎之初，河朔未叛，人心未離，李綱在內，宗澤在外。當是時也，以守則可固，以攻則可取，可以光復舊物也。甫其中也，諸將立功，帝親視師江上，趙鼎、張浚為政，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多，一時人望，號為小

元祐。及其末也，金人敗鄆城，敗朱仙，敗順昌，自燕以南號令不行。兀術乃嘆曰：自我起兵未有如今日者。飛亦大喜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此何等氣象也。奈何帝之本心不欲二帝之還，恐奸大位，託為權奸之誤。於是不待狡兔高鳥之盡，而先為烹狗藏弓之謀，天下大事，從此去矣。愚故備錄諸將於前，總而論之於後，以為萬世之犬戒云。

岳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擒滅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時飲酒能至數斗，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劫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夜卒有取民一縷束芻者，立斬以徇。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號凍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

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要，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錄曰：愚觀岳武穆以爲罕見其儔。何也。蓋古之名將，自孫、吳、韓、彭、英、衛、李、郭而下，可數也。然孫乃賣友，吳乃殺妻，韓乃假王，英乃背主，儀乃窮奢，他無足論。近代若張魏公有富平之敗，韓郡王有江上之奔，張伯英心術全殊，劉平叔馭軍無法，惟武穆不忘。周同張所是爲信友，却吳玠之姝是爲遠色，母有痼疾，藥餌必躬是爲悅親，旗賜精忠，膚存報國是爲獲上，大倫根於天性，每事不忘忠孝是爲誠身。其馭

軍也，五事克全，百戰無敵，而且憐憫於民力，無秋毫之犯。方之於古，殆方叔吉甫之儔而未能舉宣王之功者，天不祚宋，無徒多怨於時君季輔也。

胡銓上疏曰：臣按王倫本一押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就今虜決可和，天下後世將謂陛下何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只如頃者

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較之前日萬萬不侔。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此魯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天下之虛名，誠以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辭皆欲食倫之肉。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君爲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几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切謂檜與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此曹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稿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爾，安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錄曰：此疏如嚴霜烈日，乃天地之正氣。百世之下時誦一翻，凜然猶澹菴之在目。況當其時，奸邪醜虜寧不奪其氣而折其心，然後知立言。君子與日月同光，乾坤同久，其功豈

小補哉。却金人百萬之師，增中國有人之嘆，雖百挫辱之，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可泯滅也。豈非南朝二百年一大快耶！

理宗隆興七年，起復劉珙宣撫荆襄，不拜，疏曰：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臣謂今日有其形而未盡其實。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漢諸葛，此有實無形者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不能忘敵，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聞，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議。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臣竊痛之。何謂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周宣王任賢使能，哀矜鰥寡。采芑之任，將車攻之簡，徒政事之大，無過四者。夫治平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而在於

人君一身。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一念之積湛然於方寸之中，則見善必明，是非判然於前。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是而今非，人有始賢而後否。願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爲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爲智，如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蒙正臣之直氣，若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嘆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竊寵，甚至倚托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氣阻，利害罔聞，此求賢之實未盡也。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財賦之所驅，上司之所迫，苟迹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給文引以追呼。至於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此卹民之實未盡也。將有培克豐己媵下媚上者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此用將之實未盡也。古之養士有推車釃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故勇於公，戰聞敵，則奮其主。將有投醪之惠，吮疽之恩，愛之

如子弟，扞之如手足。今則不然，刻剝之，勞役之，故傾來招兵無一應募。近聞馬軍移屯建康，道路愁嘆，語流四方，生亡卒怨讟之心，沮三軍勇說之氣，此養兵之實未盡也。如此民窮財乏，兵怨將驕，必有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

錄曰：愚觀忠肅之言，乃季宋之通，患中主之頹風，六陵之積弊，匪直以警孝宗也。異時元氣不固，四肢隨沒，大命亦旋以去矣。至於金革之例，往往師相大臣假託以奸大位戀大權，自非伏羲之臣、神明之胄，孰能七詔七辭者哉。故錄，以終覆讐之義，討賊之心。外此皆浩嘆之日矣。哀哉。

文天祥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一揮而成。帝拔爲第一。考官

王應麟奏曰：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諸蠻有衆萬人，其友止之。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益王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厓山破，天祥至京。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死足矣。臨刑從容曰：吾事畢矣。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筆斷曰：宋亡節義之臣，自文天祥而下，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昂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太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墨、常州太守姚崱、察訪趙與宰、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與張世傑、陸秀夫、陳文龍，皆其章著者，其餘尚多有之。

錄曰：豫章有言：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晁董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觀有宋王安石決壞六經，廉耻道喪，而北宋之亡，伏節者鮮。周程張朱

講明道，學義理，而南宋之滅死義者多，明效彰然著矣。然則愚之立志孳孳不息者，豈真好辯哉，不得已也。觀者詳之。

張世傑少由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時方危急，徵勤王，多不赴，獨世傑提所部兵入衛。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許。宋既納款，世傑痛忿，率所部兵去臨安，次於定海。元使都統卞彪說降，世傑斷彪舌磔之，以死自誓，遂從二王入福州。端宗立，以爲樞密副使。帝昺立，復拜少傅，封越國公。以碭州不可居，徙居新會之厓山。張弘範襲厓山，或謂世傑曰：元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弘

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俄而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覆，遂溺死焉。

陸秀夫三歲從其鄉人孟先生學，獨指以爲非凡兒，長登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至幕中，擢參議官。時邊事急，諸多亡者，惟秀夫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元入，宋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遂相與立益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悉心贊之，無不曲盡。時君臣播越，庶事疎略，每朝會儼然正笏，如治朝儀。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盡浥左右，無不悲動。端宗崩，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

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以爲國耶。乃與衆復立衛王。以秀夫爲左丞相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所興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不輟。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仗劍驅妻子入海，遂以身負王赴海死。

錄曰：愚觀世傑之自溺與秀夫之負帝俱溺，未嘗不浩然而嘆也。嗟乎！乘桴之嘆，傷時之悲也，而今果見其人乎哉。時全蜀破壞，刑襄失守，四海無措躬之地，獨仗區區二三君子懷忠負義，不至於此不已也。卒斃而得其正，其亦異乎汨羅鴟革者歟。

陳文龍，俊卿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咸淳五年，廷對第一。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拜監察御史。襄陽被圍，似道日恣淫樂，陽請督師而陰使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諫。時王爚與陳宜中

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復疏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挾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至叅知政事。益王立爲閩廣宣撫使。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賫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曰：諸君特畏死，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迎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納款，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餓至杭而死。

錄曰：天祥、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豈其節義之獨聞歟。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幸而一二君子

乃心許國，文章氣節表率一世。當是時也，內則有死之心，外亦無生之樂，此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矧夫少成天性，壯學自然，故一則自少時志於俎豆，未至者非夫；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未知生能不死。二者同是一道，則同是一命矣。

弘道錄卷之十六

弘道錄卷之十七

義

君臣之義

《御製文集》：大明諭中原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每有冠履倒置之嘆。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本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安食足。控弦執矢，目視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不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

錄曰：此我皇祖繼天立極，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或者及以同符漢祖為言。夫秦誠暴矣，分封三代千有餘年，猶吾中國也。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猶吾人民也。豈若元之腥膻污穢、侏離左衽者哉。雖曰威滅六國法制，黔首其視，決壞禮義，瀆亂人倫，又有間矣。自吾夫子內華外夷，撥亂反正之後，二千有餘年而大義復伸。讀斯文而不祇肅仰嘆者，嗚呼鮮矣。

《名臣錄》：明祖初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股肱心膂之臣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顓顓焉。尊主庇民為心者，中山武寧王徐達其首也，次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次岐陽武靖王李文忠，次寧

河武順王鄧愈，次東歐襄武王湯和，次黔寧昭靖王沐英。尚書彭韶述贊曰：天眷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羣雄，翼我洪武。反狄陰山，雪耻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莫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常遇春贊曰：長材偉貌，猛如彪虎。手提椎埋，早歸真主。強漢偽吳，席捲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於通，血食千古。李文忠贊曰：勳戚之曹，一世人豪。淹貫羣籍，曾是六韜。甲裳盡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兼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爲爾勞。庸建上公，以國於曹。追王廟食，沒膺寵褒。鄧愈贊曰：惟我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旗之初。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吊民禮士，慰彼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爲徒。湯和贊曰：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奄舉甌閩。摧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

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崇元首，李鄧其倫。沐英贊曰：於惟昭靖，早育潛宮。智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闔寄攸崇，西南底定。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命弗通。一鼓平之，莫不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錄曰：先之下中原之檄者，華夷之大限，天人之順理，所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也。繼之以六王之贊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天地閉而復闢，日月晦而復明，中華屯而復泰，人類雜而復分。唐虞三代以來，未嘗有之大亂，亦未嘗有之大治也。故以終君臣之義焉。至於嘉言善行可以範世者，列於其左右。

王文端公直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屢典春闈，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怠。及位冢宰，益加謙慎。時罷廷臣，薦舉人才，專屬吏部。公留意

拔擢，委任部屬。及御史出巡，必令慎選。自是振肅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頓息。劉文安公嘗謂：公始焉，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膺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焉，履道德之選，至師傅。此三地位，公論皆以爲堪之而無異辭。且當其時，雄辭大冊之鼓動於聽聞，甄賢拔俗之各伸其績效，雍容調堂、儀範羣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羨遐思，不容泯也。

王忠肅公翱端方強毅，清白儉約，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事無巨細，一經陟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不改於舊，公餘退食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之地耶。李文達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劉文安又曰：公出而撫治於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廣，摧沮豪俠，寧帖蠻僚。西若關陝，羌戎服

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懾其義。獾狽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鉅防，召正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任遇無改，不惟服其經略之大，而處事亦無滲漏故也。

王端毅公恕歷事五朝，正色危言，辯別邪正。嘗知楊州，民爲立石頌德。撫鄖陽，會襄陽盜起，召公勦殺。劉千金等大師欲縱兵搜山，公不可，榜諭流民復業，爲建生祠繪像事之。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凡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於天下。及撫南畿，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具言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召災殄。詔收捕下獄，中外稱快，謂有回天之力。轉南京兵部尚書，時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公爲論救，有旨令致仕。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裁仰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無敢以私。于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

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皆海內人望，引而置之當路，以弼成弘治之化。天下之人至今稱三原者猶未已也。

馬端肅公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初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陞福建按察使，遇鎮守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固原土夷滿四倡亂，公爲都御史生擒之。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各聚衆劫掠，殺敵官軍，其鋒甚銳，悉以計除之。尋常節制三邊北虜，深入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擒斬數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遷兵部侍郎，適遼東有警，公以諳練戎務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陳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建州女直叛，命公復往，適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己過。太監汪直復恃寵倖功，陰主鉞議，因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鉞遂厚賂傾公。汪還誣奏公妄啓邊隙，遂坐謫。戍直敗，詔

復撫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遷兵部尚書，哈密反覆爲變，公謂：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漢兵襲殺，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勢甚猖獗，京城戒嚴，上親召至內殿，咨以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朔官軍，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吏黜有備，即時遠遁。轉吏部尚書。弘治年間孝皇御煖閣召公面諭，天下諸凡國務咸得稽察，仍命中官扶翊下階。是歲大考，各省官敵知去不職一千餘員，無異議。正德改元，懇求謝政。自公去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索矣乎。韓忠定公文風骨王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黽勉忠益。爲戶部尚書，陳革弊七事：一開中引鹽之弊，二興販私鹽之弊，三賤賣官鹽之弊，四買補殘鹽之弊，五夾帶殘鹽之弊，六越境

賣鹽之弊，七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並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及藁暨、劉瑾依、憑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每以夜爲日，荒湛無度，因而盜弄威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孝皇，深以宗社爲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守正。被害，直道勁節，丕振中外。劉閣老健嘗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

劉忠宣公大夏得君尤重。弘治中爲兵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孝皇有大政，每召二人面議，曰：事有不可，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與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與

前代斜封墨勅相去不多。今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大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下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己也。特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恕不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己。

戴恭簡公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爲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官者一，考天下官者再。弘治乙丑，與劉大夏面議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親知，故有是賜。且

命不必朝謝，恐他大臣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及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拆，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其見重有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風采凝定，不妄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辯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爲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初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力辭不就，後皆以政事爲世名卿。故實疑清望之士，往往不樂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冰蘖之操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而貪殘矯僞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本，發於心源，賁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然不見其迹，自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也。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累其子孫，蓋至死不亂云。

錄曰：愚觀文端公而下，其典刑風範往往相似，而祿位名壽大抵亦同。然愚嘗求之。李獻吉有云：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比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王公恕、河州王公竑、單縣秦公紘、封丘黃公紱、巍然輩出，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關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大順以前則殊矣。時興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客劉公大夏、洪洞韓公文、鈞陽馬公文舟、靈寶許公進、陽曲周公經、盧氏耿公裕、金陵倪公岳、安福張公敷華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跡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歆滿盛，公卿欽遜。正

德以來，遂靡靡難睹，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矣，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足為篤論云。

都御史顧公佐性嚴守法，剛稜不撓，舉正嫉邪，吏民畏服。為應天府尹，勳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然比之包孝肅。宣宗嘗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楊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任御史及按察司獨著風采。楊榮曰：嘗為京尹，政清弊革。上喜，乃陞右都御史，憲度嚴明，奏黜不肖二十餘人，下至吏卒悚惕凜凜，未嘗口毀譽人。且暮東朝房小憩，獨處小夾室，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雖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惛伏彈壓之實焉。

秦襄毅公紘剛毅廉介，威望素著。為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校尉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憲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

狀。上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巨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後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及為左都御史，風采益峻，人謂有顧佐之風。尚書王公竑賦性正直剛毅，一毫不能詭隨於人。為給事中，值正統己巳之變，王振專權誤國，致乘輿播遷。郕王初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罪狀，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呵：各官起去。竑遂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奸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毆馬順以死。及虜入寇直犯京師，命董師禦之，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卒官兵部尚書。

尚書黃公紱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也。智巧所避，毅然肩之。為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及任湖廣布政，僧繼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回鄉掃墓，實以逃生耳，乃令武昌府計留之。居無幾果敗，檻

車送京誅之。後爲左都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貴得人。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所上奏議及政蹟並所著詩文，悉棄不留。至如江南食鹽殘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爲戶部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便之。不容口比之，自章嘉矣。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

都御史軒公輓爲監察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爲按察使，布袍蔬食，同僚多不能堪。及陞都御史，清操愈厲。南京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云。

都御史楊公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桎梏年久，多死於臭腐，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筭。王忠肅公薦知嘉興府，在任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

然。滿九載陞浙江按察使，一時憲綱爲之振舉。初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浩繁，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尋陞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寺多占民間地土，悉奪還之，權貴斂跡。爲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不苟與人合。人亦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焉。

錄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棖也，慾焉得剛。釋之者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若數公者寧非其人乎哉。大明麗空邪枉屏塞，高大光明之氣充滿宇宙，豈無至大至剛直養無害者出於其間。此其所以斷然配義與道而無一毫委靡餒飲之私也。嗚呼盛哉。

李文毅公時勉，少負大志，勤於問學，窮性命道德之奧。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讀。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陳十五事，皆中時病。有旨允十四事而行之。洪熙改元，復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面奏。上怒，命武士

撲以金爪十六七，脇肋之骨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尋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着，醫用挺柱，而斷骨忽自接，人以爲忠誠所感，遂卧病一月而愈。宣德元年冬，駕幸萬歲山，召問以激怒先帝之由，詢至數四，始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事尚有，何以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稿在否。對曰：已焚矣。遂得宥。

劉忠愍公球，正統中任翰林經筵講官，惻惻於開導啓迪，議論慷慨，不阿比權貴，平居憂時之心恒切。值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爲慮。已而麓川不靖實，王振操柄之初，逞其私怒，大舉兵伐之。公上章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麓川再叛，再發兵征討，公復陳十事。其一言：陛下宜親政務，權柄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衛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公畫此謀，誣爲朋

黨。陛前猝去，卒斃於錦衣獄。

鍾恭愍公同，景泰間拜監察御史。先是正統中皇太子已立，至是建議者欲易之。同憤其議，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大略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遂大忤。旨下錦衣衛獄，死焉。

錄曰：三公同心一德者也，或死或不死。死者完節於一時，遊神於八表，與日月爭光，宇宙生色。不死者，神為之呵護，鬼為之被除，掩瑕於尺璧，完玷於白圭。甫未踰時，褒顯闡揚，又非若幽隱冥漠為厲為魅者可比，皆足為萬世之榮也。

于肅愍公謙少秉大志。弱冠登進士，授御史，正色敢言，超拜兵部侍郎，年方三十，歷河南、山西巡撫一十八年，始回理部事。正統己巳，北虜酋也仙入寇。時太監王振擅權，勸上親征。公與尚書鄺埜請留不聽，車駕幸狼山，土木倉卒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屬車北狩，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

報大慟。聖烈皇太后知公名，進兵部

尚書。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所留老弱單敝，一時搔動，事端萬緒，公運用一心，百萬生聚，九廟社稷倚為安危，擁立景皇帝，遙尊英廟為太上皇。於是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降也，先遂為其用，盡以細大告之，因為嚮導奉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廩備具，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已遂，堅持固守之議。簡親信及戚畹重臣環衛宮闕，以強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等監守九門，盡令郭外携挈入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誓以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忠義難得，事機一失，死亡立至，衆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

十月之朔也，先復入關傳言送駕還京，

長驅直前，我軍堅不為動，虜知有備稍自引却。喜寧嫉也，先邀府部重臣出城議和，併邀金帛等物計以百萬，將因媒孽釁端。廷議莫能決。公曰：今日計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奉駕就寬燥地，與虜營離隔，乃砲擊其營。虜死砲下不可勝計，始大沮宵遁。

錄曰：我明景皇帝過於宋高宗遠矣。觀基施為氣象，雖出於一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然能堅心立志不為少變始也。納王竑之說而馬順就誅，繼乃殉林聰之謀而王振歿入，繼又直葉盛之論而扈從失律者，追討無遺，較之耿南仲、黃潛善、汪伯彥，既無所與其謀。視彼罷李綱以謝金人之師，罷宗澤以褫忠義之氣，罷岳飛以快奸諛之心者大有間矣。此商文毅公縷言：景皇帝大有社稷之功。為是故歟。至於于公之死，亦春秋之義，以報知主於地下。故一則曰留一腔子，二則曰留一腔子，夫豈不知也哉。向使有一毫顧戀之心，則

昔之善謀皆為瓦裂，必不能照然明白。嗚呼。君臣之間可謂義矣。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剥民，蠹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他郡，王將軍自懲以文其過。公雖知覺，然逆謀未露，且屢疏罪狀，匿不得聞，惟密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輅、參議陳洪謨、副使許達先後協謀，峙糧備兵，布官要害，內以防其舉動，外以戢其黨輿。會南昌人張儀備告御史蕭淮，淮乃暴上其狀，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遂反。己卯六月十四日，因生辰宴，各官入謝，濠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祖宗法令，誰敢有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反。一時官屬駭愕。獨許忠節公達反覆辯

論，以為不可，且厲聲曰：我輩方面大臣，何得如此。濠怒曰：許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遂喝令縛二公曳出。達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嘗有先發後聞之謀，為人所沮。許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遂偕遇害。死之日，烈日方熾，奄忽陰暄慘淡，軍民無大小皆泣。事聞贈官賜謚，命有司立廟並祀，額曰：旌忠。

錄曰：愚觀二公之死，上以振千古不繼之英風，下以作百代不泯之生氣；前以遏淫人不臣之顯禍，後以却朋奸不測之隱謀。豈曰小補之哉。始公之仕也，當太平全盛之治，孰不曰保無虞害，豈期禍起內藩，變生親屏。惟公毅然當之。蓋其生也，如無生。故七疏以擣其裏，百方以剪其翼。其死也，如無死。故正言以奇其禍，嫚罵以賊其行。從容慷慨之義，兼而有之。此其可重一也。武皇御極，群邪迭興矯誣，淫黷之行不可以藥，人莫不腐心疾首。

自聞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語，凜凜乎秋霜烈日，然後思亂之心從革，激烈之氣益伸，死孝死忠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其可重二也。漢之中葉有七國之變，唐亦有漁陽之兵，皆流毒延禍。及寧庶之亂，其謀不為不深，惡不為不稔，五旬而舉之，原其所自，漢無一人死難。唐至二十四郡之後，始有顏氏之子罵賊不屈，豈如今日頸血濺其汗輪，奮聲奪其偽命，慘愴而陰雲變色，叱詈而伏雪騰空，君子已先期其必殄矣。此其可重三也。大熟底平王國克正，天道既明而復蔽，皇路既開而復窒，忠良之慮禍亦幾矣。然卒無金甌之玷者，正以人心難易，則雖有懿羿操莽將亦徒然，而况么魔虫鼠之孽哉。此其可重四也。四者，不違天，不後幾，不失已，不憤事。故曰非小補也。觀者不可不知。

弘道錄卷之十七

弘道錄卷之十八

義

父子之義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錄曰：夫所謂之定者，《孝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以父子之間，思嘗掩義，人但知有愛而不知有敬。至是始知主敬之道，而父子之分截然矣。此秦俗慈子嗜利，不同禽獸無幾者，真後世大亂之道也。

《史記》：堯時洪水滔天，四岳舉鯀治水。無功，鯀乃殛死。舜既即位，舉禹使續父業。

錄曰：唐虞盛時，非特禪授出於至公，至於功過亦不相掩也。夫鯀，罪人也。罪人之裔同朝，且不可矧代父乎。禹，孝子也。痛父之心委質且不堪，况續業乎。蓋舜之殛鯀，與

鯀之被殛，出於天下之至公，施者不以為怨，受者不以為仇也。及其舉禹使續父業，亦合於人心之至順，舉者不以為嫌，代者不以為歉也。設有一毫之私心，則君臣父子之間皆有所窒礙矣。又豈得為義乎。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錄曰：鯀之廢以方命圯族，禹之興以敏給克勤。然則旨酒可惡，人道亦可捐乎；寸陰可惜，辛壬亦可吝乎。此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禮·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錄曰：親何必以有隱乎。蓋父子之道天性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親雖有過，子能幹之，親之失即子之得也。是故舜之父本頑也，能左右之，而頑化為慈，何必犯哉。禹之父本凶也，能左右之，而功掩其過，何必直哉。若徒事掩藏其惡，以至於亡國敗家，非左右就養

無方之義也。

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錄曰：愚觀抗世子法於伯禽，乃千古之至妙也。世子之立雖幼君也，師保傅之設雖尊臣也，臣可以責君乎，將徒嚴坐揖之禮而實無嚴憚之義，若乃伯禽之於魯亦世子也，師保傅所得專也。故成王不可撻，伯禽則無嫌矣。豈惟伯禽無嫌，雖成王亦莫得而嫌之也。受撻雖禽，而所撻則王，將不猛省而奮發耶。吾而不改其過，則人不已其撻。其過有限，其撻無窮，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及其久也，撻者免，而過者化。人但知終為令主，而不知所入之深，豈非至妙至妙乎。故仲尼曰：周公優為之。所以深許之也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

錄曰：三代以上，禮樂為實行。三代以下，禮樂為虛文。太子，天下之本。禮樂，太子之本也。太子而恭敬溫文，則君人無怠惰慘刻矣。君人無怠惰慘刻，則朝廷無乖張拂戾矣。朝廷無乖張拂戾，則天下無渙散危亡矣。其豫養而夙儲之端，乃在於是，所以優入治安之域而不覺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錄曰：師保傅之設，其重如此。後世乃以為兼官，或虛隆其禮，或徒存其名，或任匪其人，或職非其事，皆

非周公之本意也。又安所望於教世子之法哉。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賦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視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良元，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錄曰：愚觀成周立法之善，未有若世子之詳著審辯，讀者可為之踴躍也。以世子生於深宮之中，出於萬

人之上，孰敢與之齒，亦孰從而齒之。然而生必有所自，統必有所承，出必有所先，世子與人同也。雖世子與人同，孰能使知其所同哉。若夫衆人徒知己之有父而不知父之道，雖尊不易；徒知己之有君而不知君之道，雖貴不移；徒知己之有長而不知長之道，雖崇高不變。一齒讓之間而纖悉必盡天下，其猶指諸掌乎。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極其歸美而無外也。

《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竦焉，實而仰，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勃焉，實而俯，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

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錄曰：此伯禽之捷，不但訓成王，亦以訓康叔也。夫家人有嚴君者，嚴主敬，君主義，敬義立，而親親之道不孤矣。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易子而教之也。易子而教，所以全其父子之恩也。此君子哉。商子不傷恩，不失義而能澤及十世，豈非威如終吉之明驗歟。彼秦俗之諛語，漢法之傷恩，婦子嘻嘻失家之節，何怪乎覆亂之相尋也。

《國語》：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錄曰：密康公之母何其篤於愛子，而昧於事君乎。夫堂上之與膝下，雖親疏不同，至於心之無二則一也。果若人言以謀子，則善矣。以謀王，則吾不知也。姦國之大惡，人之大戾也。如其義，則雖祁祁如雲不以爲瀆；如其非義，一褻姦足以滅宗

周，安在其爲三女乎。顧以爲粲而效之王，王之美，密之惡乎。

《左傳》：桓公二年，取郟鼎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紕、紘、紝，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錄曰：臧哀伯之有後，其諸臧僖伯之勸乎。夫觀魚以崇靡其過小，章

賂以誨亂其過大，羽父之視華督一間耳。宋之亂既成，魯之賊安討乎。正其詞以歸獄，桓罪蓋爲之魁，而車中之禍特反乎爾已，遂致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徒紛紛無所底止。豈非作法於貪乎。嗚呼。臧氏之子可謂無負於魯矣。厥後諸臧之孫，有急病讓夷者，有逐去東門者，有號爲聖人者，內史之談豈虛語哉。然後知尚德立言，雖不見用，亦不可廢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蜡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石蜡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蜡，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錄曰：蜡庶幾可與亂矣。夫僻與溺

均之為戮也。公既僻矣，磻或溺焉。有王者起，其何能淑，則向之正諫果何益哉。桓立而蜡老，厚死而石安，蜡庶幾可與亂矣。使漢之霍光知此，明告於帝曰：顯實與聞乎弑。然後正淳于之罪，停少女之婚，霍之宗未滅也。而卒以胥溺，豈非不學之故與。故曰：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此之謂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錄曰：獻公之不慈，夫人得而誅之也。而獻公之不孝，人莫得而誅之

也。父子相繼以為世者也。故天之所與，必先定其配偶，正其嗣續。所謂其類維何，室家之壺。何也而顧可瀆乎哉。甚哉，恭世子之不幸也。烝者，禽獸之道也，天諉之聚塵焉，所以資人之庖割也。矧為萬物之靈，而又賢其秀者乎。天下固鮮無父之國，而亦其有無母之人歟。惑於驪姬，猶可言也。烝於齊姜，不可言也。世子蓋籌之矣。天所以誅不孝者以懲不祿，則我何敢愛其死哉。此無所逃而待烹。申生乃所為恭，而自言己志，其在所後也夫。

公使寺人披伐瀾，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錄曰：重耳庶幾可與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衛太子之傳，石德乃教以矯節，收充等繫獄，豈非讐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踰垣而奔翟，何害其行乎患難哉。

晉襄公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錄曰：靈公之謀趙盾，蓋不待驟諫之日，而在於頓首之聞乎。夫君而頓首，其臣跪脆甚矣。為盾者盍不思所以自反乎。損私家之權，歸公室之政，昧於進退存亡之道，是以動而有悔也。或曰：晉靈公之無道也，宣子苟退，不幾於喪乎。諸葛武侯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料。此義不明，顧乃紛紛藉藉，若鉏麈之觸槐提，彌明之死大桑間，靈輒之倒戟其迹，似吝其咎，又安可逃乎。

周内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穀生蔑，蔑生速，速生羯，羯生饗，是爲僖子。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莊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錄曰：此公子，慶父之後也，而曰能補過，以著教也。夫仁者，必有後世之道也。有子考無咎，蠱之道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正此意歟。合而觀之，可見聖人公天下之善。

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不敢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

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子服，它之字，蔑之子也。

錄曰：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歸語王曰：季孟其嘗處魯乎，敬恪恭儉。臣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其上下無隙，何任弗堪，所以爲令聞長世也。其言正與此合。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其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錄曰：觀儀休之罷紆與敬姜之效績，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男女之別在內與外，而興亡之戒在淫與貪。在位以不貪爲寶，居家以不淫爲寶。以儀之相不可有爭利之嫌，以母之守不可懷宴安之毒。若文伯者，外無奉公之節，內有多愆之愆，亡無日矣。母不惟可聽，而又可信，家人之表表乎。謚爲敬姜，有由然矣。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己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己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及郤子伐齊，師勝而返。

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爲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錄曰：愚觀會之訓變，乃知諸宗之存亡有以哉。夫狐趙冀卻欒范晉，所謂大宗也。族大則盈生，盈生則驕至，驕至則怨集，所謂可畏不可恃者。矧又益之以喜怒哉。是故穿之弑君，不在於桃林之攻，而在於河曲之戰。卻之亡身，不在於胥童之謀，而在於夫人之辱。武子見之熟矣。使爲盾者不狗輕肆之謀，以遏其驕寵之性，下官之難未可知也。爲獻者不崇怨愆之心，以抑其克伐之意，三卻之辜亦未可知也。智哉。隨武子乎，訓其子必以敬讓。敬，德之聚也；讓，禮之崇也。能敬則必不肆，能讓則必不伐。他日鄢陵之反，從容順正，而丐鞅之嗣令名周全。其視狐趙欒卻又何如哉。

魏獻子謂成鱒曰：吾與戊也，縣人其

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及梗陽人有獄，其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入使坐，魏子曰：吾聞諸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對曰：或賜一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之。

錄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魏戊可謂能用諫矣。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獻子可謂能用入矣。微辭詭說，使言者無忌，聽者易入。二子可謂能用言矣。然則，何嫌之可避，而惓惓於成鱒之間耶。善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內既足，何假於賄乎。此其作法於貪無怪乎。從獸無厭，以取栢櫛之貶，

不得謂之忠也。

《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錄曰：伯魚之對有五善，而遠其子不與存焉。嘗獨立者，其時閑而適，仰不愧，俯不忤也。趨者，其禮矜而莊，無狎恩，無恃愛也。詩、禮，公物也。未者，知而不欺，無怠惰，無傲慢也。無以者，寬而有容，無責善，無賊恩也。至於退而學，則彬彬矣。即其無，以異之間而大有異者存乎其中，惜乎陳亢之見無以及此也。始以私意窺，終以寸益喜，使千載之下不能不遺恨於魚得，非亢之過歟。大全以伯魚之質稟少劣，故聖人止以是教。若使天質穎悟，則顏曾所

至，伯魚亦可至。此語似非然也。

《家語》：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而坐執燭，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而呼，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也。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錄曰：夫所謂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者，蓋以言乎。生理之本全也，則何但啓予足，啓予手而已哉。自三省以至於寢疾，自傳習以至於一貫，自避席以至於執燭而待，苟有一毫不得其正，不可為之全歸也。不然，則上帝所降之衷顧輕於父母所遺之體乎。是故必易簣而後吾知免夫也。若徒使弟子開衾而視，抑未矣。

《小學》：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

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賈術，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錄曰：孔子之嬉戲也，常陳俎豆設禮容，本於生知。孟子之嬉戲也，亦設俎豆揖讓進退，本於學。知此大聖大賢之分。定於為兒之時者然也。

《通鑑》：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

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城之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猛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而死。

錄曰：安陵之辭縮高，不愈於侯嬴之教信陵乎。夫幸其父，從君之令，以取大位，匹夫猶尚羞之。矧教其臣叛君之命，以求勝名，侯生甘為之哉。王之為傭，姬之為嫖，亥之為剽，鄙之為豚，無忌之為慙，皆嬴之賊有以啓之也。假令無忌遂以篡逆，嬴可從諛，亥可加功，姬可兒戲，鄙可袖手乎。以是知王者不作其亂有如此者，而必誅無赦之刑，豈聖人之過計哉。

齊淖齒之亂，潛王出奔，王孫賈從之。已而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

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錄曰：王孫賈之母何如孟嘗君乎。平時盜一國之名，寵安危闔，闢惟己所制。矧於國破君亡，曾是而不加之意哉。而卒殺淖齒，立襄王，保莒城，以拒燕者，皆母之義有以激之也。然則爲文者可以愧死矣。或曰：潛欲去文，文奔魏，故無及也。愚曰：夫潛而有是哉。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而乃見文。夫潛而有是哉，則母之言若固有以啓之也。

弘道錄卷之十八

弘道錄卷之十九

義

父子之義

《西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占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錄曰：誼之疏，可謂深明其未然矣。夫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及周之衰，教化陵夷，道之廢也久矣。不獨秦已然也。以帝之賢而不能用誼之說，君子之所深惜也。故錄以存之。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太子，廢置主后，驕寵愛弟，幾乎不蹈秦之故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使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錄曰：愚觀秦漢之際，刑家之桎，而乃有石氏之禮法，可以見人心之天矣。使若人者以傳太子，以訓諸侯王，若伯禽抗世子之法，則漢世之俗庶幾有瘳乎。奈之何徒見躬行之不費，而不知非由清靜玄妙之虛文；徒厭儒術之紛華，而不知本乃性分固有之實用。乃以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則給事之官，錢穀之職，其於國家之益能幾何哉。誼之痛哭，良有以也。錄之。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母闕氏教誨其子甚有法度。日磾奉母進孝道。武帝聞而嘉之，詔圖其像於甘泉宮。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泣，然後去。及日磾長子爲武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

錄曰：以愚觀於日磾之事，乃知夷狄之有親，不如諸夏之亡也。夫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不祀者，原同平括之淫乎莊姬也。康叔之裔，祀融之墟而盡滅者，公子頑之通乎君母也。矧於殿廷何地，官人何人可與之狎而若罔聞乎。碑與光，均之不學者也。豈其光之無術而碑之有識哉。斷與不斷，忍與不忍而已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斯言也，可以不學而識。

韋賢與子玄成俱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之間曰：遺子黃金，不如一經。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號稱大

儒，徵爲博士，詔授帝詩。故宣帝之時，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在位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玄成尤謙遜下士。兄弘爲太常丞，當嗣，及賢病篤，家以玄成，上有詔引拜，玄成辭避，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弘東海太守。初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爲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及元帝即位，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錄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賢耄老當柄居位，五年得遂乞骸，其時以爲美談。况望有所建白耶。玄成在位七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而文采過之。夫以家相之任，上位天地，下育萬物，如以文而已矣。乃學士之選也。此所以終漢之世相業無聞，非遠巡自保，則因循故事。無惑乎，治道之

止於斯也。

《史記》：太史公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闕，禮樂衰，孔子脩《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

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不墮先人所言，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詩》《書》隱約，欲遂其志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術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

錄曰：按遷自叙曰：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秦滅古文，明堂金

匱石室玉板圖籍散亂。漢興，更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百年之間，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相續纂其職。夫固有所受也，然猶憤發於黨禍，而成百三十篇之書。矧於後學而敢面墻乎哉。及班氏繼作，盡用其文，至後杜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詔許於三館惜書，尚書給筆札繕寫。而溫公通鑑，文公綱目，胡安國春秋傳，學徒暨乃子厥婿皆同纂校。嗚呼，何其盛哉。今或志可勉而力之所建已不能勉，才可強而書之所載已不可強，已可信而人之所好已不可信，則亦徒志而已。君子不可徒羨古人之才美，又不可甘蹈今人之自畫，於可勉而勉之，可備而備之，可信而信之，則亦庶幾乎一家之冗說矣。

劉向三子，伋、賜皆好學，惟歆最知名。父子俱好古，受詔領校祕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卒，歆復領五經，終父前業，

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傳》多古字古言，學者訓故而已。至是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復湛靖有謀，博見疆志，過絕於人。嘗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列，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錄曰：班固贊曰：仲尼稱材難，自後綴文之士，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之，益與觀。固所言與向前後所上封事，忠精懇篤，天胡不祐之乎。而卒以空言，殆天所廢，非人所能也。

子駿改名，應讖為師，市寵於□□□愧云。

《東漢書》：鄭玄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出為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袞豫之域，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彼數公懿德，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宿素衰落。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將隱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咨爾瑩瑩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錄曰：愚觀康成生前所疏，難不啻百餘萬言。臨末憤憤，徒以所好群

書卒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自嘆西方日暮，祇以其意戒子，未嘗求知於人也。及益思赴北海之難，身隕祚微，益不足恃。而所注十三經及諸論述，後世卒無寸遺。孔子不云：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其終身無紱冕之情，有讓爵之高，亦非溢旨。比之馬融羞曲士之節，終以奢樂恣性，嘗附成讖，不可同日語也。

班彪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自司馬遷著《史記》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上書告固私作國史，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

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文撰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錄曰：愚觀班馬之述作，皆有所祖。潛精研思，無足多者，獨以顯宗之峻刻，不惟赦固及身之裁，而反假以制作之柄。此千古以來未之聞也。抑孔子作《春秋》，丘明述《國語》，皆當時之事，所當避諱，矧所遭皆季世，若必以爲罪，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故觀於壺遂難。司馬遷之言，君子蓋不可以不慎也。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若，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

錄曰：以援之謹飭而不免身後之謗，何耶。夫援以壯時欲就邊郡田牧，蓋未為得志也。故其舊志，自謂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誰能奪之。及其致身於人，便為分限，雖欲馬革裹尸，甘心瞑目，豈能盡如所願耶。既有請行之言，又為據鞍之態，讒人從而媒孽之，此其求全之毀，尚類於刻鵠之事，向非朱勃之論，不幾於畫虎者耶。將益信，謹飭之，尚有未盡，而輕俠之安所為可乎。

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

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子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不足以供養。今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復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錄曰：范滂之母，人謂歡其義也。愚以爲不得已而為是言也。苟使愛惜其死，將何益哉。蓋若辭之曰：人生脩短，自有義命。顏回為善，於爾何如。有命自天，不為道已。豈不達哉。至於李、杜生與同難，死何足方。若乃名之一字始末禍端，尤不當以爲言也。所竊喜者，仲博有子龍舒、克男。仁者有後，不為廢絕。不然以未發白之齡而罹短命之

苦，豈惟行道出涕，其萬世痛絕也乎。

《晉書》：王裒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聘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錄曰：王祥孝矣，及其為三公也，魏置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梗然，曾不若剖冰求鯉之堅且篤也。孟宗賢矣，及其為大夫也，吳孫綝廢亮反為告於廟而行之，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且從也。然則終身不西向者，豈徒誦哀哀父母而能然哉。

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兒子曰

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錄曰：昶之命子，若預爲渾設也。夫沈默渾深四者，皆謙厚不伐之旨也。是故願其如海焉，納百川而未見其盈也；願其如河焉，涉萬里而未見其止也。以昶之謹厚而後有渾與濟之洪雅，使能充之於功名之際，則為有道之士；弘之於容人之量，則成長者之風，豈不益賢乎哉。借

其徇於流俗，狃於愧恨，既不免時人之譏；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則頓失命名之義矣。嗟夫。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主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錄曰：唐太宗之教太子，可謂至矣。惜其於君之道，槩乎其未之聞也。

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上古聖人所以徹上徹下，由內以及於外，由家以至於朝廷，然後為無弊也。今觀自君體建親以至閱武脩文，莫不畢陳。又自細微過失以及事功顯迹，悉皆無隱，可謂至再至三，而未嘗一及於刑家之道。帝豈智不及此哉。武墨之禍，蓋反巢刺之刃；家事之言，速報脅父之謀耳，豈惟訓誥而有遺，兼通識記而無奈。是以古之君子必務正心誠意，慎微謹獨，未嘗一念之或苟然，後及於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此其帝之所獨闕，而唐之所深禍歟。

鄭善果父誠，母崔氏，嚴明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誠為周大將軍，討尉遲迴戰死，善果襲父爵。及為魯郡太守，每出廳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即還涕泣不食。善果伏於床下，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殉國。汝自童子襲茅土至方伯，案可妄加嗔

怒，墮於公政，內墜家風，外虧天子之法，何面目見汝先君。善果由是克己，號為清吏。

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凡居仕宦，人有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財貨充積，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廩祿，則善矣。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汝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錄曰：鄭善果之母談虎而色變，蓋有所傷之也，故其詞也烈。崔玄暉之母見賢而思齊，夫有所受之也，故其詞也溫。二子卒皆以清白聞。信乎陰教之不虛也。而玄暉遂能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較之善果晚節蓋有間矣。

韓休子七人，浩、洽、洪、泐、澁、渾、洄，皆有學，尚節義籍，甚於時。安祿山反，皆陷賊逼，以官不受，出奔行在，為賊所擒。浩、洪、渾皆遇害。肅宗以大

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泐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洄終國子祭酒，澁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澁性節儉，居嘗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敢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輒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澁，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幼時已有美名，晚節益峻其家範，訓飾子弟甚嚴。故貞元間，言家法者曰：韓氏、穆氏云。

穆寧子四人贊、質、貞、賞。世以儒聞，而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過平原見顏真卿。及聞祿山反，即遺真卿書以其子，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我可以從公死也。既而真卿過河見肅宗，問狀異之將，以為諫議大夫。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太子

右庶子，及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爲縉紳所仰。贊最孝謹，質強直，員工文詞，賞尚節義，俱有令譽而和粹，當時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醜醐；賞爲乳腐，寧平居。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九鼎，非吾養也。

錄曰：休，一代元臣，其家法峻整，有自來也。寧儒而已，何至與韓氏並稱耶。蓋節義之在天地間，匹夫之於王公一也。是故有歲寒之澹蕩，而後有春融之敷華。休之許國以義，寧之許友以死，凜凜乎立身大節，可以爲柯幹，可以爲巖石。他日和之爲羹鼎，調之爲鹽梅。無惑乎。皆以珍珠目之也。然則當時之說，豈無謂哉。

弘道錄卷之十九

弘道錄卷之二十

義

父子之義

《宋史》：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長太祖，次匡濟、光義、光美、匡贊。太祖即位，尊爲皇太后，拜於堂上，衆皆稱賀，后獨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億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錄曰：后常目擊五代之亂，至室家母子不能相保，故有是諭。雖然《大禹陳謨》首以克艱爲言，后蓋不惟知母道而又知君道也。以是爲訓，宋之一代所以外無呂王武韋之禍，而內有高曹向孟之賢，皆后之壺範有以啓之於前也。然則史稱昭憲垂裕

之功，其可少哉。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防守，亟趨入宮。后問端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錄曰：自金匱背盟之後，甫傳真宗，即有繼恩之變，賴呂端而免。再傳仁宗，復有允恭之奸，賴王曾而免。其變者，國家危疑之運也；其免者，立國忠厚之功也。是時宋德昌隆，君子道長，故大臣得以行其志，而小人無所容其謀。苟爲不然，繼恩豈

不能排闥而出，而肯甘心就鎖乎。若乃平立不拜，誠非獲已，既不能如周書顧命，則不免於捲簾審視矣。

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光獻太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神宗崩，哲宗立，宣仁高太后臨朝聽政，於是散遣脩京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都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任他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之際，其婦姑之間，可謂善繼善述者也。夫光獻有欲為之志而未為，至宣仁而成就之；光獻有已為之事而可法，至宣仁而遵述之。設使紹熙崇寧之君皆能若是，何害於紹述乎。惜乎，名則

是而實則非也。苟有人心，將何面目見二后於地下。

及太后崩，哲宗改元紹聖。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帝深納之，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怨仇矣。

錄曰：王安石之流禍慘矣。論者徒知歸罪於變法之端，而不知實禍於紹述之政。夫紹述，美政也。文武周公豈惟八百年之福祚，抑且千萬世之顯稱，人皆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謂之善繼善述，則其一字之間而有無窮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夫仁者之祚垂於無窮，而戾者之氣未必隨泯。設使仁考有後，而神宗嗣孤，夷狄之禍未必然也。今以一宣仁救之而不足，一章惇壞之而有餘，則以哲宗為之子也。崔鷗、陳瓘千言而不入，鄧洵武

一言而快意，則又以徽宗為之子也。嗚呼。周家傳位季歷以及昌，而天命之永固，神宗傳位哲宗以至佶，而國事之日非，豈非繼志述事之相同，而創業垂統之不善歟。

寶禹鈞五子儀、儼、侃、僖，皆相繼登科，號為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逮宋建隆元年，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寶儀清介重厚，非斯人不可。即日拜為學士，後屢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及卒，閔然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蓋惜其未大用也。儼尤為才俊，善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太祖謂侍臣曰：近朝卿士寶儼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譎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倘有操尚可嘉也。

錄曰：愚觀寶氏之在宋初，其變面事譬則有可責，其義方訓子則有可稱。雖然有五星聚奎，而後一代之

人物可齊；無五代亂離，而後五子之出處可必。人情世道大抵而然，君子未可以厚非之也。

陳省華與妻馮氏性嚴毅，治家有法，子堯叟、堯佐、堯咨居常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比客至，兄弟常立侍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辯多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及貴讀書不輟。初從種放於終南山，陳搏謂省華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一如搏言。及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堯咨以氣節自任。君子謂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有宋以來，言家法者不能及云。

錄曰：愚觀陳氏，一時不惟可稱，而中子貴壽尤有可驗。雖然以自驗而黽勉則可以自負，而夸毗則不可。

蓋貴與壽，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亦有不

可必者，如顏子短命，曾參寡祿，冉閔無階，而萬世之下莫不尊之，以其德耳。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以是歸息於棲神之域，庶幾無忝於夙興夜寐之心矣。

呂公著二子希哲、希純，少從雋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及長復從二程、張載遊，聞見益廣，遂絕意進取，不事科舉，學以僥倖利祿。王安石將實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及申公作相，二弟公綽公弼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申公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其母聞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講讀。乃除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正心誠意爲主，若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與希純世濟其美，樂易簡

儉，終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錄曰：史稱呂申公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有愧於從祖。愚特以爲無忝於正獻。何也。文穆之時，大道爲公，不當以遠嫌爲辭。申公之時，大道既隱，人當以亦黨自懼，以是爲防他日。林希尚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嗚呼。孟子不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希哲以之回視雱與嬉輩真腐鼠之不若歟。

洪皓三子适、遵、邁。适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嘆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天之報也。宜加升擢。遂除。适敕令所刪定官，遵秘書正字。後三年，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及皓歸，忤秦檜，三子皆外補。皓謫英州，适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适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日，擢居相位。遵

爲資政殿學士，邁爲端明殿學士。邁之文學尤高，其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哉。

錄曰：洪忠宣豈比於蘇長孺哉。武之時，中國全盛，匈奴恃其桀敖而已。皓之時，華夷倒置，必死無生。若非天之所報，又安能有其家乎。特以檜之惡甚於犬羊，其毒逋於醜虜，虜能容忍於異域，檜不能得侍於同朝，帝能加擢於一時，顧不能保全於異日。惟天不可爲，卒之有子以顯其世，有文以華其國。雖不得秉政於生前，亦登相位於身後。觀於史臣，亦憐憐曰：忠義之報，有由然夫。

胡安國三子寅、宏、寧。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見中原淪沒，黎民涂炭，常若痛切於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正安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

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寅號致堂本弟猶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宏號五峰，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安國之傳《春秋》也，寧脩纂檢討，盡出其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錄曰：人稱康侯如大冬嚴霜，其子豈歲寒能凋者乎。所上之章，凜凜如出一轍。蓋由其家學，一以《春秋》為準的也。父職總裁，子備檢討，家庭之間宛然史局。若溫公與康侯者，蓋不多見。雖不仕，猶仕也。至於父子並列儒宗，豈不美哉。蔡元定二子淵、沈，皆躬耕不仕。始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

處，父子相對惟以道理自相怡悅。沈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爲師。自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常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說，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以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牽合傳會，自然之數蝕焉。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西山賈氏以爲與三聖之易同

功者是也。

錄曰：愚觀數公之子，惟九峰之傳獨得其宗。其所著《洪範皇極》，蓋以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其作書集傳也，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此所以卓冠群倫，而從祀夫子廟庭，不亦宜乎。

李舜臣三子心傳、道傳、性傳。舜臣傳學力行，多所著述。父子各秉史才，遷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事，必謹書之。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可拘常法。他所筆削，多類此。心傳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端平三年上書言致早之由，曰：和羅

增多而民怨。曰：籍費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道傳明於河洛之學，嘗訪求從學朱熹之門者與之講習，盡得其遺書而讀之，篤於踐履，卧榻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慎獨如此。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性傳嘗進對，有崇尚道學，未遇其實之言。帝曰：實者何。對曰：在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又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

錄曰：愚觀李氏一門，三子造詣略同，《宋史》列於儒林可無愧也。而乃分為四處，心傳、道傳總歸一卷亦可也，而乃殊於二門。若此者，可以見十羊九牧，前後不倫，欲無繁冗不可得矣。而元定之子沉從祀廟庭，不為列傳，子抗反為之，然則祇為官

爵而已。故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唐璘拜監察御史臺史，且至惶駭趨避。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為大人憂。母曰：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就職，首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將覆。陛下謂此何時尚。縱慾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押暱戚豎；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民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季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罪，蓋指賈似道也。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贓吏為守臣。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子方再見，皆母指教之也。

《元史》：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

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恤。俾吾追踪陵母，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世祖嘆曰：天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錄曰：宋唐璘與元天福，其母教戒同也，而其功業則異。璘立臺僅百日，雖曰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宋至是已無可爲矣。縱使子方復出，誰能救之乎。天福當世祖之際，諫行言聽，不惟整攝臺綱，無一蛇二首之患，且能復立按察，有摺服豪右之功。然則璘非駭也，大厦將傾，有不勝其任之憂；福非烈也，元運方隆，無自貽伊戚之患。母之一喜一懼，而世道一污一隆，從可知矣。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母却烈氏有賢操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嘗奏：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事，宰相之資也。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

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及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者，皆朝貢請吏。初爲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適後圃閱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遂深自克責。一日侍宴，英宗強以數卮。既歸，母戒曰：天子強汝飲，當益戒懼，無酣於酒。每事督訓。故人謂拜住之賢，母之教也。

錄曰：木華黎，元之四傑也。四世而有安童，又再世而得拜住。乃有所畏者，三祖孫奕世無忝，孰謂夷運而能若是哉。揆厥所由其母，閑之維，則收其放心，無寧沉湎之所致也。自是而後不能及矣。

《皇明名臣錄》：景泰中，禮部郎中章綸、給事中林聰、御史鍾同、大理卿廖莊因災異陳言。是時太上皇別居南宮，憲皇帝易儲爲王，兩宮疏隔，嫌隙

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言者。綸特陳脩德彌災十四事，內悖孝義，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其册封，恭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每月朔望及歲旦，宜率群臣朝見，以極尊崇之道。又欲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知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彌矣。忤旨錮禁。先是景泰三年，朝廷初請易儲，事下廷議，舉朝大小臣工持疑，未敢發，聰獨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與鍾同、廖莊前後諫議相同，雖不能阻止，而人服數臣之義，天命卒無改云。

錄曰：臣觀諸臣之義，凜凜乎《春秋》大旨，當今萬世之攸賴者也。夫蒯瞶出奔，輒未嘗廢；隱公攝位，桓乃嗣立。

英廟初還之時，憲皇方鼎盛也。何以易爲哉。矧景皇帝儲嗣况瘁，后亦荐更當是時也。正宜納鍾同、章綸之說，直林聰、廖莊之論，加禮於太上，復儲

於東宮，則名正言順，異日奪門之變，未可知也。曾未踰時，應天順人。英廟既晦而復光，憲皇既廢而反正，傳至我皇上億萬載，無疆之休。當時諸臣之議，寧不明白正大矣乎。乃知我明大統之傳，建天地，揭日月，未可斯須違越者也。

《燕對錄》：弘治十八年五月，上不豫，司禮監宣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同入乾清宮，至御榻，上着便服坐，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至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若。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

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錄曰：臣觀孝皇垂絕之命，其從容委曲，始終詳盡，比之周書顧命，異世同揆。至若曰：朕為祖宗守法，不敢怠荒。尤萬世臣子深思痛念，至今在於人心所不能忘也。但以好逸之言，真如末命所諭，而後劉瑾、朱寧、江彬之徒紛紜瞽惑，尚賴在天之靈旋起旋滅，無能久禍，其貽謀不亦遠乎。

祭酒宋公訥稟性純誠，動以矩矱，不妄言笑。會建大學成，中外貢入，學徒日夥，教泥不行，於是擢為祭酒，所以提契鏟礮不遺餘力，橫經發難，擊菹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於家。一日有疾，上遣中使問諭，召其子麟還京侍養。至是麟等懇請還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及病革乃歸。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錄曰：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聖人所以勉學者，未聞不宿於家也。以

為風雲氣少，兒女情多，然則必須鐵石心腸而後可耶。雖然以若人而在師保之位，不患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與宦官宮妾之時多。此所以道能信主，忠可身行。闕子復為司業，豈尋常兒女子者可比耶。

《尹直瑣綴錄》：尚書何文肅公喬新，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何文淵。昔任温州知府，不受遺金，人為立卻金館，至今猶存。及文肅公初第進士，使淮西，巢令閔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卻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在閩時，市舶內臣死，鎮守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不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長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嘗因薦已贖以犀帶銀器，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武慙而退。及致仕，楊宣慰遣使致金幣為壽，並獻文梓，可為壽具者一無所納。或勸之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其廉蓋素性然也。

錄曰：昔人有言：臣之清，不如臣

之父者。今亦有言：何之清，不如何之子者。愚則以清白士大夫美德，至父子奕世相傳，雖出黽勉，亦所當向若，徒以為過。情矯激，則世無全人矣。錄之。

天順初，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怙寵擅權。監察御史楊瑄劾之。既而彗孛疊見，一勢益張。公約十三道連名，極論有私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下錦衣獄文，致其死。會京城大風雨雹，拔木壞屋，走下馬牌於正陽郊外，始得末減，謫戍遼東，遇赦還職。時二凶尚在，或謂宜詣謝，方可無事。公不肯，復戍廣西。及二凶誅，方始復官。

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初，逆瑾當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先皇安居深宮，遠絕遊幸，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講讀詩書。復疏：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又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

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豫防。意在瑾也。於是瑾怒，喚源面斥，矯詔杖責，遣戍肅州。

錄曰：愚觀謫戍之命，一之已甚，未聞再而無悔者也。不韙之言，父已罹辜，未聞子復蹈之者也。惟有父子鐵石之心，而後有前後筮龜之論。楊氏可謂不沒矣。此其大風雨雹，亦可以見天心仁愛之至也。

弘道錄卷之二十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義

夫婦之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錄曰：魯莊公即位二十有二年，壽三十六也，而始聘於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樓，舉之牽，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牙慶父之奸可以無作矣。奈之何桓方飭伯，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為大顧，憧憧於違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

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為義，而孟子行權之為大。

《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錄曰：以記禮次之者，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今能立而言權。於是，有娶於同姓而謂之吳孟子者，有悖於直信而涕出女吳者，有忽於辭腆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偕老而鶉鵲不若者，皆萬世之罪人也。

《詩》：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錄曰：或以此為姜里拘幽之日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

烈矣。然臣罪當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內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寘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譖方盛，而閔天之謀未行歟。卒之無可奈何，而付之於浩嘆，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耶。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錄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雖有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己也。况夫逋逝之藪刑人，如不克者乎。及夫既見而悅，則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為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

愛，契闊之情，其憂其樂所關微矣。衛之婦人以其君子行役於外，而思念之曰：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錄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知之者鮮矣。夫爾我相形，而後忮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子之於親，以婦見誅，忮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貪莫甚矣。衛之為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夫匹婦尚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彝，途人堯舜，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歟。

婦人為夫所棄，作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

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錄曰：愚觀棄婦之詞，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誠之委曲，措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容宴樂其新昏也。矧於被棄之時，心志悖戾，言語不倫，既乏代筆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事暗君。其曰黽勉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葑菲芣蓄者，器使之恩也；

曰涇濁渭清者，反己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效用矣，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已。是詩也，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則，有去而復顧之情，孰謂一婦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錄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係於雞鳴昧旦。夫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係於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離矣。此安靜和好，所關甚大；而有洸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錄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然則知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若《靜女》《溱洧》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緇衣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錄曰：愚觀是詩義明詞順。蓋古者宮壺之中，不但閨門淑女，如傅姆師氏，莫不有儆戒之道，諷誦之詞焉。故其詩曰：雞既明矣，會朝之人既

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乎。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且以分矣，尚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於朝者，候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為憎乎。此於上下措詞文順理直，故常存之以備參考。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錄曰：如是則必無，匪雞則鳴之，愆亦遠於脫簪待罪之責矣。錄之。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宴起，亂之興。

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係於齊。以其時考之，蓋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即姜后之所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雅》歟。不然何庶予子憎方以為懼，而顛倒裳衣顧以為常歟。然不可考也。

《春秋》：魯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於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於齊，則為夫人矣。而曰卒，王姬卒，何也。蓋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之掃耻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哀哉乎王姬，而與之敵體乎。天王自同於鳥獸也，而豈知匹婦之不可奪志哉。甫於歸而即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遭回，不勝忸怩之心。而姜氏乘剛淫逼，矧當自竄之日，有人心

者不若是愬，遂奄然而長逝耶。《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王姬有焉。然則鳥中之凰，珠中之璧不得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吾夫子表而出之，所以遏淫欲存貞行，以愧當時，勸後世之意切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未矣。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五，齊侯葬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鄆。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鄆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為後世勸。錄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

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間。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己，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之殯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伏節守義之美，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為葬而示之恩其然，豈其然乎。

《傳》：齊侯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文，是猶加忍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香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錄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執劫於鄰國也；父不能保其子，

而倚仗於強援也。夫五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為妻，則何必於更室。若俱以辭婚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紛紛以為病也。然則，忽者奈何。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所謂自求多福者如此。忽處鄭莊之世，三綱絕矣，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何況甘於交質，狃於狄勝，徒以婚齊為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婚，何也。蓋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懦疏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必通無所見，惟其怠惰而不能操慮，迂闊而不近事情，是以甘為人下而不辭也。詩人譏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歟。

《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

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錄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於厚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歟。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錄曰：愚觀黃鵠之歌，其旨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詞，是真能守禮義之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為之感動，而況於人乎。此妾

婦之中正，禮道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晏，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對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日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樊姬之力也。

錄曰：姬之不食禽獸肉也，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考

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能。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安可不顧名節，自甘身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爲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錄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凡君無再娶之義，恐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失節之婦哉。梁王驕姿不道，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之無制，相之無術，而徒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何高，則王行何卑乎。

《漢書》：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左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

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每誦《詩》及窈窕淑女，女師之篇，必三復之。進見容止，輒依古禮。其後趙飛燕有寵，嬌妬，譖訴云：「挾邪詛祝。上考問，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錄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妬寵怙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靚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效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

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團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之大節，籌之何許，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則不免於質之勝文，君子不能不為之深惜也。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後莽篡，后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錄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歟。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是以釀醞保護，以成其亂。及至篡國滅劉代漢，而後握璽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為愈

也。

《東漢書》：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為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錄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係於時之進退存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問關百戰，求帝於藪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戚姬，親如意，據虜之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極其至也，乃有人彘之詐焉，有鴟鳩之毒焉，有滅宗之禍焉，有易姓之謀焉。槩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絕於天不可得而禱也。當時漢廷大臣未能堅守噓血之盟，矧責以《春秋》之義哉。此義不明，是以不傳之呂而篡之新，

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值玉莽篡，棄絕交宦。建武中，徵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為郡功曹，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耕於野，聞賓至，釋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怪而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嘔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錄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貧賤之交，人所難忘，而彼此相形間，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焉，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況於世態乎。必若而人自斬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累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務，馬融儒者，絳帳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焉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娉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

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軌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錄曰：規與妻何如琰與邕乎。規之耻不與黨，妻之奮不失身，媲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九年，進為夫人；伏后弒，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

罪，仲母詒女之愆，皆不可道矣。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①「亦」原作「赤」，據文義改。

②「安」原作「女」，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墉城，衍表請離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諷之孫女，見其主亦自奮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懵昧顛惑，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瑕釁；如二女者，乃珎中之璧，壺中之冰。衍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急急離婚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玉全有。如此水較之排墻填殺，真同瓦石，安在其衆中珠玉耶。清談之

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二日罷朝退居宮中，嘗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曰：爲誰。上曰：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徵之辱也，廼心之不純也。后之賀，非心之格也，廼名之可喜也。使誠知純心要矣，則必不以是喜。知用賢急焉，亦必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后，則徵有以報文德之遇；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解田舍之憾矣。

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

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顯名，何也。蓋唐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功也。故人人不以爲諱，親疏不以爲瀆，召則骨鯁綱紀之臣變爲脂韋唯喏之行，何況閨門之淑女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遂與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

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命族，何必武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老僚。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勣涇渭猶未分也。明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群臣、百官斃乎危矣。然則謂勣為上所重，當進者果何人哉。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下猶知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若勣而先入，則佳兒佳婦之言諉於不聞，天理人心不幾於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君子不能不錄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分兵略定諸縣。時侃為頃城合，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

守，力不足則死之，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廷中曰：合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者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狗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登城。婦身自爨以饗衆報賊曰：頃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合。先是萬年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合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敵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慷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愚觀唐史之志烈女，皆無倫眷，獨此志紀述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當世耶。侃亦殉人者，爾而能轉禍為福，使二十四郡聞之，寧不唾死乎哉。蓋不但一烈婦，而三女子將擲揄之不置矣。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宮。帝為穎王，穆宗以賜王，嗣位妃，陰為助畫，進號才人，有寵狀，織頤頗類。帝每畋苑中，妃必從，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李德裕不予。帝稍惑方士，言：我取不死，後寢不豫，膚澤消禱。妃切憂之，帝曰：脫如有不諱，汝將奈何。泣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悉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御中，雖常妬才人者，至是皆義之，為之感動。

錄曰：殉葬非古，畋獵非懿。而錄之者以唐氏一代世無閨則，而耽溺異術，尤所當鑒，非獨為才人，幸乃以為刑于惜也。

《宋史》：包繆妻崔氏，拯之子婦也。繆早卒，遺一穉。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役，執澣濯之事，幸奚。况敢汗家乎。生爲包氏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後穉亦卒。崔母呂自荊州來，欲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者非爲子也，爲舅姑也。今舅沒，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荊州，儻不義見迫，必終於尺組之下矣。遂偕去，母懼其義，卒不敢奪。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緹，以奉包祀。

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者，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其嚴如此，而獨不爲其婦慮乎哉。胡爲乎，而使左右嘗之耶。夫以拯之婦而有呂之迫左右之間，然有以來之也。刑于者，可不務慎乎。

崔不寧不貳其操，且能密撫其媵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婦之義哉。天於孝肅，亦可謂有知矣。

傅察妻趙氏，抃之女也。察，堯俞從子，自幼嗜學，恬於勢利，年十八舉進士，尚未廷試。蔡京誘以附己，遣子儻與術士數輩踵至，將妻以女，拒不答；強邀相見，不從。後竟爲清獻公婿。識者已知其器識未易量也。及爲兵部員外郎，使金時，虜已渝盟，或勸無急遽曰：啣命以出，聞難而止，如君命何。遂行。遇幹離不領兵至，使拜不肯。時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父母聞之，必大戚。幸記吾言，以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小紓其亡窮之悲也。遂遇害。及彥等歸，皆能道察不屈狀，拳拳狗義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埒也。察辭京而婿抃，既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殉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擇配之嚴；知愛

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迫之可比也。

呂祉妻吳氏。祉辟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以昭。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報，欲以爲都統，命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能服衆。又曰：張俊、楊沂中如何。曰：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君爲念哉。浚竟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以祉參謀軍事。瓊與德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遣中使押賜鞍馬，祉拜賜，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與妻孥對泣訣別。既至，諭瓊等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况小嫌乎。當力爲辯之，保無他

慮。瓊等感泣。稍定，復密奏罷之，其書吏漏語，瓊令人遮所遣郵置，盡得所言，大怒。適朝廷以張浚爲淮西宣撫，楊沂中制置，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曰：諸軍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曰。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其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錄曰：忌之爲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族，賢而忠臣烈士，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罹其害者。苟使檜能容飛，則浚必不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必皆左；事不皆左，則禍未必速成，而瓊之叛，祉之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之帛，其奸檜促命之符乎。雖然浚亦當自盡以謝祉，而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尚望其能恢復耶。蓋不待符離之潰，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爲矣。

陳寅妻杜氏，寅寶謨閣待制成之子，以恩補官，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

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留其三子，並圍門口指悉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會進與寅素不相協，諸將復忌其功，至是求援甚急，不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飲藥自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以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推官賈子坤、知文州劉銳、金州通判蹇彝、黎州通判何充舉家皆死之。充之被俘也，虜設帟幄環坐，而虛其賓席使坐，充曰：吾三世食祿，爲趙氏死不憾。及死，充妻陳氏東望再拜曰：臣夫婦可以對趙氏無愧矣。

錄曰：寅之父以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髮被緇，以自汗辱。而寅獨能奮勇以殺賊，雖力屈致死，亦

足以爲威之光矣。矧同時，如賈如劉，如蹇如何，闔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舉而列於朝端，托以心膂，必能變弱爲強，轉危爲安，無難事矣。乃皆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既無援兵捍將，又多忌尅徒，以血膏粉堞，何裨國事乎。故天下有道，則英雄皆登實用；天下無道，而豪傑反以無家。觀此而不痛哭流涕者，幾希矣。

趙昂發妻雍氏。昂發以上舍登第，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其迎降，昂發憤氣填胸目視，林不敢復言。已而林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守城，權皆歸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晨起書九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

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於從容堂。昂發初爲此堂，嘗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至是卒蹈之云。

錄曰：愚觀趙昂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皆莫諭其意也。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于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木綿庵，秦檜之一德裕天，馨香汗穢，相去何萬萬乎。嗚呼。天下有道，則爲斯干之頌；天下無道，則爲土木之殃。曷若此堂而爲青史增光也乎。

謝枋得妻李氏。枋得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自奮以忠義。元兵東下，以沿江察訪使、江東提刑知信州。明年，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枋得以兵逆之，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遂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寧，麻衣躡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尚書留夢炎復薦之。

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曰：斷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今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望哉。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得病，夢炎使醫持藥雜米，引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邪。棄之於地，不食而死。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當枋得兵敗逃人閩中，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錄曰：史稱枋得崎嶇以全臣節，哀哉乎，完節之難也。夫既自知不可應聘者，二而力辭，數君子矣。豈復知尚有友道之責也歟。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是也。嗚呼。此可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而天下之寶自當爲天下惜之也。

《元史》：余闕妻蔣氏、妾耶卜氏、耶律氏。闕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保障也。至是陳友諒、趙普勝等合兵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力屈城陷，乃引刀自剄。蔣氏與妾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得臣年十八，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爲。溺死於後園之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士，亦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爲義兵萬戶，全家自刎。郡守韓建方卧疾，罵賊不屈，一家被害。於時百姓壯者畢登城，自捐其階曰：寧死無降也。同死者千餘人，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辛苦，嘗戰遇矢石交下，士以盾避，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爭用命。稍暇，率諸生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錄曰：夫人宋傳作耶卜氏，《元史》作耶律氏，死節記作蔣氏。《安慶誌》據公孫宗烈云：公有妾耶卜氏、

耶律氏，公夫人實蔣氏，妻與妾義無殊也。夫以忠臣烈婦，奇男貞女，粹於一門，固足多矣。而館甥門婿，武夫走卒，及民間丁壯，同時效死，何耶。蓋以偽漢之興，非弔伐之主，而忠宣之許，有睢陽之風。天故付公之完節，以明大義，然後明敵之焉。賊，以見大統之有所歸也。以為胡運未亡者誤矣。

皇明《蘇伯衡雙節傳略》云：王氏志清與胡氏守貞者，錢塘縣民胡宗信妻并姊也。宗信甫生，值父母歿，諸兄又相繼物故，宗信方弱小，其姊恐不能樹立，私念己之嫁，或早或晚，無所加損，誠令得撫弱弟，雖後嫁庸何傷，遂留，經紀其家政。無何宗信亦歿，有子貢纔二歲。姊曰：嗟呼，我終不可以嫁矣。且吾弟在日，尚以其小弱也而弗忍，況今亡乎。若委之而去，誰當恤孤者。志清亦無他志，於是兩人相向哭泣，誓死守存，卧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姊妹，志清則終身以其事姑之禮事之。貧無以為生，每日開門鬻書得錢，

粗足薪米鹽。輒闔戶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夜分。如此者十有九年，略無間言。及守貞年六十而卒，志清乃率貢行三年喪。

錄曰：鄧伯道之嗜義也。君子曰：絕於天也。天可絕乎。是姪不可以獨存也。魯義姑之免禍也。君子曰：徼於倖也。倖可徼乎。是子不可以獨棄也。孰若貞而不字者乎。貞而不字，則無天可絕，無倖可徼，而純於為義矣。此匹婦之志，他人莫可與奪。而里巷民俗之風，聖人曾得而棄之哉。

《闕里誌》：孔氏名媛，字德卿，宣聖五十八代孫，宿州分教諭之仲女，性姿聰，麗女紅，經史無不通。年十八嫁曲阜王綸，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期未有出，而綸感時疫沉綿殆危，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妙無依，吾目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母^①我恨，我必不負君也。綸遂歿。媛一慟頓絕，甫甦即於綸所自縊。姑最愛媛，

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卒，痛不獲已。汝何苦獨不念我之衰老，而頓增予痛乎。媛哽咽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姑令家人防守，媛計莫遂。且多方開慰，詒以食飲，如常俟。綸葬有日，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日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必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①『母』原作『母』，今據文意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義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焉，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富貴，得貢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暴，辭恣强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至義盡，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僂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蓄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無他，啓賢能敬故也。羿距啓之子於大河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因。苟有殷伊尹，

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啓之業，內有五子偕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逸而邦本逋，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而不為之浩嘆者，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於荒。今爾顛隳，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俾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灾，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灾，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

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遜。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者，微子欲決去就之幾也。其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者，箕子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其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遜者，箕子自言在己當如是，非謂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以獻於先王，蓋箕子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子，紂庶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去之，則先王何所望乎。宗子若必喪亡，在長嗣而不去，則血脉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初不顧其行與遜也。若乃比干，雖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非嗣，可死則死耳，又何必謀之於先耶。《集註》疑比干獨無所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嗚呼其言，豈其言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天棗^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②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今予^③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翼汝奭。其濟。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錄曰：愚觀君奭之書，未嘗不起而三嘆。且以召為弟也，而曰君奭。周為兄也，而曰予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棗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非有一毫之私心也。是故，以君則冲乎，弗可弗念也；以業則泮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可弗諶也；以命則

赫乎，弗可弗永也。弗有耇老，尚有浮簿乎。宋哲宗之時，光公著為政大防純仁，為臣宣仁。一旦崩棄，至召惇卞，用之大亂天下，宋業以殞，天命以去。今讀者為之流涕，則讀君奭之書而不增嘆也者幾希矣。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爾其戒哉。惟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

錄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父乎。流言之辟，止於口，過而且脅於管，故囚之。囚之，其祀可絕與。不惟不念舊惡，而且錄為卿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左傳》：魯莊公無適嗣，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①之，生子般，以愛欲立，問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於黨氏立開，是為閔公。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是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

錄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邾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官，而赅焉。夫邾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於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無惑乎禍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慶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疊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錄曰：《春秋》譏世卿，子魚世為左師，其可少哉。商之先也，不忍飛鳥之羅，而今乃以人代畜；大旱雲霓之望，而今乃以威脅衆。夫子責宰我使民戰慄之言，與伯益贊禹益脩文德之化，子魚之諫，其諸聖賢之遺範歟。惜乎，不足以語之也。

宣公^⑤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⑥。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是以取貴乎春秋。

錄曰：叔盼豈不誠廉士哉。襄仲之弑君，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盼苟有季友之權，去牙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僖亦可也。既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為寇仇之役，亦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

貴餘富之樂，盼之超於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皆請討之，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身，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于天，下絕于人，中棄于

同盟，非若宣之弒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詞者比也。爲時者，盍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天子，以報太子之辜。正在宮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顯惡。於是天討幾張而復閉，人欲益肆而難收，而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惜乎，當時無以此義責之。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

意。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諸樊之子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弒僚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樊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爲尊也。故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爲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也。啓光之篡者，僚實爲之，而吳之大夫、國人亦不能無罪焉。或以札不受，讓國所致，則過矣。抑壽夢之欲傳位季札。非若周之至德也。夢始僭王欲札，而行王季文王之事。此札之所深懼，但其意隱微而不露，人皆不

知，而札獨知之，寧不屢遁其跡乎。吾夫子特賢季札，其意隱而不發者，蓋為是也。

札死，夫子書墓曰：嗚呼。此延陵季子之墓。意正如此。

晉邢侯與雍子急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其義也夫。

錄曰：昔叔向之諫其母，母曰：懼生龍蛇。又曰：狼子野心，何羊舌氏之不幸。若此乎，惟狼故貪，惟蛇故驚，而尚未誨其淫。至雍子之禍，三者備矣。盼雖欲減惡乎，受其減哉。

《前漢書》：朱虛侯劉章以諸呂擅權用

事，忿劉氏不得職。嘗入待宴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疆。

錄曰：武侯悉誅唐宗室，而吕后不殺朱虛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則吕氏亦可謂無策矣。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以兵強吕，而不知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可奪，而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吕氏至是亦無策矣。

《後漢書》：光武與兄劉縯威名益盛，新市平林諸將陰勸更始除之。適部將劉縯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遂收縯，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因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避而已。又不敢為縯服，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

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德澤。秀深納之。

錄曰：《坎》之初六曰：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縯好俠輕舉，當寇攘之世，習坎者也。叔雖同符高祖，柔道未立，上無應援，豈能出伯升於險，其死固有以也。然其兆本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秀既剛中之才，異為塞淵之輔，尚往有功，是以其言易入，秀之深納，亦有以也。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卒之赤心效順，大樹褒功，豈非維心之亨乎。

劉紆者，宣帝曾孫。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後光武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顯宗徵為執金吾，兼屯騎校尉；肅宗以為長樂少府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

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錄曰：是時朝廷方厲謙讓之實，友于之行干本支，達于天下；欲不為義人，其舍其視，斗粟尺帛之謠遠矣。錄之。

杜林與弟成俱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末盜起，客居河西。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欲令強起，遂稱病篤，意雖相望，方務優容，乃出令曰：杜伯林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日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不屈節。後成物故，乃聽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於路，將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

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之，徵拜為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後皇太子疆乞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特受賞賜。卒為大司空，稱任職相。趙孝、趙禮兄弟恭遜篤行。遭天下亂，

人相食，禮為賊所得，將烹，孝乃自縛詣賊，推讓就烹，眾異之，遂不害。卿里服其義，州群辟召，皆不應。永平中，顯宗聞其名，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長樂衛尉，復徵弟禮亦為御史中丞。帝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兄弟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孝後無子，拜禮兩子為郎。

錄曰：愚觀杜林始以賊亂，致命於囂，終以賊剽，遇賢於道。至趙氏二子在須臾，當是時，豈知貴為王傅。爵齒公孤，與夫人官昇食耶。陽之義，彊之謙，一時聞風興起。雖曰人之所信，而實天之所助也。不然彼刺客、餓莩者流，寧肯甘心效義耶。而卒以不沒，此真罕見其儔者矣。

《晉書》：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揀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

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錄曰：攸之痛，千古莫不以為然也。而史稱攸預加纏繫，絕其奔走，豈慈父仁人之用心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愚以為皆非情實。按攸為石勒所獲，濱死者再矣。至勒過泗水，攸乃砍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則必有追逐之兵物色之。及以意度之，子大姪小，子之識者多，故繫之；姪之識者少，故存之。一則以緩追兵，一則以絕物色，非但義而已矣。至卒以無嗣，或然之天數，亦君子之不幸與。以是繩攸，人莫肯為義矣。此錄之意也。

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留不去，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

衮亦無恙。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勒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妻皆宦族，及適衮，棄華麗，共安貧苦。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或斬其墓栢，叩頭泣涕，謝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鄉黨州郡交舉孝廉清白異行，皆不降志，號爲異行。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謀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衆曰：今日之主，非君而誰。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①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及賊至，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時人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庾異行乎。

錄曰：愚觀晉之靡俗，而有衮之異行，豈惟明愧八王，幽慚裴衛，無亦生耻元規，死羞叔預者歟。夫以一疾而知歲寒之松栢，與更八王而不識板蕩之忠臣者，何天淵也。衆皆貴盛，父獨守貧，與慾而無厭，貪而無止者，何懸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輕薄造難，淺謀起釁者，又何逕庭耶。幽顯不易，執事勒恪，與懷鳩相加，凶逆自恣者，又何南北耶。是知鬼魅離離而陽德丕顯，汗穢籍籍而昭明介爾，不有叔褒，何有晉之日月乎。

《南史》：謝弘微童幼端審，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峻司空琰弟二子也，於弘微本總親，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遺財祿秩，一不關與。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及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

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後混以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謝氏絕婚，改適琅琊王，以混家事委之。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公主執義守節，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主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錄曰：愚觀烏衣巷之遊，真所謂芝蘭玉樹，焜耀當時。若叔源之識鑒，康樂之才美，宣遠之清悟，宣明之傑濟，然皆不得其死，獨微子無間然。其故何耶。《易》之《小過》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諸子非不才義豐辦，然皆剛躁負氣恃才，而持操不篤，違理過當，是以凶也。若微子性既嚴正，行復脩謹，其事所

後踰於所生，誠敬，內通神明，外憚言笑，不妄廉耻，寡爭正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也。安往而不得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 ①『業』原作『樂』，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②『永』原作『衣』，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③『今予』原作『令子』，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④『從』原作『說』，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⑤『公』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 ⑥『卒』原作『率』，據《十三經注疏》改。
- ⑦『刑侯』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 ⑧『咸』原作『人』，據《晉書》改。
- ⑨『輟』原作『輒』，據《晉書》改。
- ⑩『無』原作『與』，據《晉書》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義

昆弟之義

《唐書》：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爲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文帝知二子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議者方晋二陸。大業中，累官祕書郎。煬帝時，世基得君，貴盛，妻妾服御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操。宇文化及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入唐，爲弘文館學士。時已老，屢乞骸，不聽。太宗重之，以其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又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年八十一。

錄曰：愚觀二虞氏，一顯於隋，一奮於唐。顯於隋者，若春花吐艷，焜耀一時，故時方二陸，非不具美也。奮於唐者，若晚菊含葩，馨香四達，故世稱五絕，莫之與京也。夫人際遇不同，而本末迥異，有如此者。然則人豈可以窮通蚤莫二其心哉。

崔邠，字處仁，兄弟六人，鄆、郾、郇、鄆、鄆，同時至三品，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父無，四世總麻同爨，當時治家者咸推其法。邠以鯁亮知名，憲宗器之，爲太常卿。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弟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邠子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科格，褒黜必當，寒遠時無留才。素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居家怡然，子弟化之。鄆左金吾衛大將軍，卒于家，不與李訓之亂，人以爲積善報也。鄆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所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即其里，爲

德星社云。

錄曰：柳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何可一日無哉。觀於崔氏而可見矣。人可忽於範世自負，聯翩顯盛，從而淫逞於富貴哉。德星之文，將不曜矣。

小學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

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錄曰：史稱公綽仁而有勇，仲郢方嚴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此居官之法也。而脩身正家之法，史不具備錄之。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灾己，辱先喪家。其夫尤大者五，宜深誌之。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錄曰：柳氏世有規範，若此篇者，不論長幼，無間窮達，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未可以為小，學莫之省也。

《宋史》：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及太宗登祚，策試進士，齊賢乃在選

中。有司失於掄擇，真諸下第。帝不悅，故一榜書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錄曰：宋祖以齊賢留相太宗，乃真德實意。當時，太宗私意未起，因心尚存，故一榜盡賜及第，可謂載錫之光矣。及其私意一萌，齊賢乃在所略，趙普再薦，始得大用，觀其曰：陛下若進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遂大悅。然則秦王之謀，齊賢與聞，亦可見矣。嗚呼。齊賢其負藝祖哉。矧如王溥依違前代，取容本朝，而欲望其盡忠匡救，胡可得乎。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日。自陳崇以來，數世未嘗分異，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以教誨之，詔旌爲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同居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卿里率化。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衆，嘗苦乏食。淳化中，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

旭全受，而糶可邀若價，旭曰：朝廷以旭家衆，軫其乏食，貸以公廩，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嘆獎。

錄曰：競之與旭，猶帝之與美也；昉之於鴻，猶美之於昭也。一家之中，崇爲之長，昉爲之繼，昉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心，未嘗自異，奈之何國法反不如家法之善，遺命反不若遺謀之遠乎。究而論之，其本在於不競粟利始也。夫自一芥至於萬鍾，一室至於天下，古一聖賢所以競競業業，不敢肆然者，正以預養是心，無致見利而忘義也。是故區區一江州而有長幼七百日之陳，堂堂大天下而無一弟二姪之宋。帝之嘉嘆一人，而甘於負謗萬世，其不知類也已。

葛官弟密奕世儒學，以道義聞。真宗時，上太平雅頌十篇，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以惠政聞，擢南劍州。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謂歲不登，宮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官曰：天地所

產，敢爲功乎。卒不言，徙知秀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瀆上，以征往來間；有婚喪趨期者多不克，官命悉除之。卒官太子賓客。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密爲光州推官，豪李新殺人，嫁禍於邑民葛華，密得其情出之，亦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子書思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之，官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及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義類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皆不待年，人咸高之，卒謚曰：清孝。子勝仲，儒林有傳，孫立方，曾孫邨，五世登科，三世掌辭命，邨遂相光寧二宗。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有如此。

錄曰：愚觀葛氏一門，父祖子孫及於昆弟，何其澤之遠哉。或仕而舍要投閑，或權而正己守法，或父子簪紱相高，或兄弟薦引相尚，至於清孝之謚、儒林之稱，皆前古所未有，而五世科第，三世絲綸，亦近代所罕。何蓋不但王氏之三槐而已。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兄弟皆優文學，名擅天下。寶元中，庠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爲相儒雅，練習故事，遇事輒辯別是非；與呂夷簡論數不同，乃出知揚州。范仲淹去任，帝問章得象誰可代得，象薦祁。帝雅意在痒，復召爲參知政事。爲人天資忠厚，嘗曰：挾詐恃明，殘人矜才，吾不爲也。卒謚元獻。仁宗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祁謚景元，尤能文，善議論，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咸平、天聖間，兄弟文雅，節操友愛，著聞于時，自宋以來不多見也。

蘇軾與弟轍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仁宗讀策，退而喜曰：朕今日南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幼師父洵爲又，既而得之於天戰，嘗自謂：作文如行窟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此書，得吾心矣。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矣。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故論者謂其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其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王安石初議青苗，數語柅之，自是不復及，若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

息矣。皆其寡言鮮慾，素有以服其心故也。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此見之。二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尤罕見云。

錄曰：愚觀大宋以大科取士，一舉而得二宋；又一舉而得二蘇，何其盛歟。自預以異日爲相之望，非區區一資半級可以見。宋朝待士之厚，須材之篤，過於漢唐，諸君遠甚；而數子者寧諶己私而不敢背公，彗，寧忤權臣而不敢欺朝廷，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可謂得以道殉身之義矣。雖或相或否，而其體段已具，無害乎其所謂大臣也。至於成敗利銳，又何足較哉。

王安石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帝以安石之故，特詔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之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

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之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啣之。

錄曰：帝之問安國，即所以問安石也。安石探帝之情兼於二秦，故假權寵以濟其私；安國鑒兄之失，蔽於群佞，故飭正詞以明其惑。不然，王氏幾無人矣。以雱之疾戾，欲梟韓琦、富弼之首，而卒奪其魄，天之降鑒亦孔昭乎。雖不能見悅於帝，而實不自絕於天。後世不以安石病安國，則較然矣。

曾鞏少孤，弟布與肇皆受學於鞏。爲

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肇幼自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年，類多善政。及布得政，自熙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與兄不合。布因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之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之，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果得政，布與肇俱不免。

錄曰：自一宋、二蘇有名，當時若金陵之王，南豐之曾，文學行能略不相遠，君子未可以差殊觀也。一心術之偏，寵祿之奪，遂致一邪一正，若隔天淵；一薰一蕕，若分二器，其遺臭直至於今。豈非以其誣陷正人，

排斥忠義，專務引用凶邪，以爲固位取寵之計哉。抑王氏昆弟之於新政，始終區別之將浼焉。徽宗既相蔡京，旋復相布，肇實爲草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嗚呼，盍不於是時明其是非，以爲去就乎。既以居外，乃始移書，或已晚矣。宜乎，布之不能從也。

呂祖儉、祖泰，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祖謙卒，祖儉監明州。《倉部法》半年不上爲違限，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誣趙汝愚，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曾未踰時，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悉許之去。至於李祥老誠篤，實衆聽所孚者。今又斥逐，臣恐天下視以爲戒。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莫難於論災異，然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

罪也。比者左右暫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當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豈矯激，自取罪戾，實以士氣頹靡，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有旨安置韶州，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以恩禮則深於子，然坐視群少之爲，不能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嘗言：因世變有所挫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祖泰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博，徧遊江湖，交當世知名士。祖儉安置遠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未敢

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祖泰乃上言論佗胄有無君之心。道學者，自古所恃以爲國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天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特童孺之師，躐致宰輔；蘇師旦，平江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佗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佗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挾私狂妄，杖之百發，配欽州。

錄曰：真文公嘗稱大愚有成公之風，然猶一大府丞也。至泰然韋布之末耳，無官守，無言責，而甘履危機何歟。宋轍既南，明離不復，奸邪疊興，然未有若佗胄之時者也。自僞學之說興，公然以放僻邪侈爲人之真情，廉潔好脩乃僞情耳。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說，是殆甚於指鹿爲馬之奸，慘於焚書坑儒之禍。人人得而誅之，况世得中原文獻之傳者

乎。抑呂許公、韓魏公之在仁宗朝，皆居相位，有盛名，至其子孫邪正之分不啻若此；呂雖屢竄屢逐，馨香百倍；而韓之元凶極醜，遺臭萬年，君子不能不爲之長太息也。

陸九齡兄弟六人，父賀，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齡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和樂，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敬夫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

地，弗措也。弟九韶學亦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

錄曰：愚觀陸氏家規之切，閨範之嚴，後世鑿鑿，可以遵而行之。張公藝忍之一字，昔見其所未盡；此則道學之益，不可徒以累世義居目之也。

史彌鞏，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未仕避謙，謂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嘗應詔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亦非陛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時有鄧若水者，亦上言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

濟王當繼大位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臣民，彌遠不利其立，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弑皇孫曾。未半年，竟殞於湖。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已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者，今或疑其有；昔之謂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天白日而受此污辱乎。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者也。

錄曰：濟王之冤若水，訟之可也，彌鞏以弟而訟兄可乎。有宋盛時，呂端至鎖繼恩而立真宗，當是時也，豈不忌太子英明，如史新恩之慮乎，然而卒不能易者，金匱之盟未寒，玉葉之分匪遠，人不得以遠間親，新聞舊也。理宗之世，有五國城之釁於前，有十世孫之嫌於後，天下之事譬之傳舍，寓處者不以為恩，居停者翻以爲福，祇爲權奸靡漫而已，而公義直道，未可謂秦無人。然而卒不能有

所救藥者，彼方以攘臂爲得，援立爲恩，何暇徐行後長而爲泰伯季子之事乎，則亦無怪乎其然也已矣。

曹友聞、友諒，武惠王十二世孫也。兄弟俱有大志，尋師取友，不遠千里。登寶慶二年進士，辟天水軍教授。天水被圍，友聞與守臣張維紆民厲戰，兵退，制置使旌之。自是弟友諒及萬各以武略知名。檄守仙人關，又捍七方關。元兵入大安，統制何進敗死，友聞與萬各率所部，間道斬其將，檄知天水軍。復與友諒往來督戰有功，換武翼大夫，御前都統制。時趙彥呐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授武德大夫，驍騎大將軍，萬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明年，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不從，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

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友聞遣統制楊大全擊後隊，總管夏用擊中隊，呂嗣德擊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西軍素以綿蓑代鐵甲，經雨濡濕不能舉，元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並全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師還過戰地，嘆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

錄曰：宋事至此，雖有智者莫能爲矣。向也，自似道之開邊；釁也，元人固嘗躡階成而擾興沔，穿金房以瞰襄樊矣。尚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當是之時，猶未以航海爲意也。及乎友聞既死，全蜀長驅，長江之險，虜得其勝，順流直擣，何所恃哉。是故，不至於天涯海角不已也。惟不能見幾於始，故無以自善於終。然則，人君豈可不以

奸邪誤國爲戒乎。此曹氏兄弟上不愧武惠，下無忝所生，死有重於泰山，關於宗社，不可以常戰目之也。

元王、元伯與兄宣伯，四世不異釁，家人百餘口無間言。宣伯卒，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宜主。元伯曰：姪，宗子也。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諸婦亦各聚一室爲女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至幼稚，亦相與共乳一婦；值歸寧留其子，衆婦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

錄曰：吏書江州陳氏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亦不食。此未必然。今故削之。然則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爲抱哺，自是實事也。錄之。

《闕里誌》：孔諒，字崇伯，宣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鳳，母王氏，生六子，諒其長也，次評、證、論、謹、診。諒撫愛之尤篤，平居一飯必共案，出入必聯轡，弗至則停筋，立馬以俟，無倦容。親朋至者，命酌呼諸弟以次酬勸。講論典

墳，賡唱詩句，亶亶數百言，可聽可愛，諸弟薰而良善者多。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者，亦足矣。鄒魯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爲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爲位哭之，私謚曰敦友。

錄曰：孔子曰：朋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攸宜。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者矣。此錄之。終也。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①「吏」疑爲「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錄曰：夫所謂之泰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為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誣，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然不詳於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諂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

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醜蕪；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錄曰：兌之為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象為朋友講習，其道為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商兌未寧，故又遜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牽於和兌之吉，狃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盛傷消，小人衆而君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不可不兢兢而懼也。聖人著於詞曰：孚于剝，有厲。吁，不可為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愆忒。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錄曰：此皇極敷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道統之傳者，在是不可以泛然目之也。彝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而不可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之一定也；範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箕子莫之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萬世為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禮運》：昔者仲尼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

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是謂小康。

錄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必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爲治者也。禮樂之治，大用之則爲大同，小用之則爲小康。大同者，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千萬世爲一日。小康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也。吾其爲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哉。或疑以爲非夫

子之言，則過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錄曰：孔子之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胸中，反覆於念慮，必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日又語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大則爲唐虞，次則爲三代，非小措置而已。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最切。萬世之下，不可以虛文視之也。故以繼四聖之後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彝倫，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雖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違舍。爾之急行，違脂其車。一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一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一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己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錄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朋友也。其詩或如清風，或如飄風。蓋天下有道，人皆好德，而夙夜匪懈，譬則天高日朗，自不覺其暢然也。天下無道，爲鬼爲蜮，而讒口交張，譬則波蕩風靡，亦不覺其

異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以謂能興觀者如此。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錄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九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已歸過於己，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益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伯之使秦，以召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蓋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

爲同寮故也。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蔑歟。衰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室，立長之議既大，賴秦之心方堅。賈季一召公子樂，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歟。六年，晉狐射姑殺陽處父，出奔。傅以爲侵官，又以爲漏言，皆非是。嗚呼。不聞蒞蕘之言，卒起令狐之禍，重疊疊難，晉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囁囁，正以爲盾也。惜乎無以語之。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歟。夫伯，晉之正卿，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及荀伯之諫，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寮友之情，進退皆無所據矣。使士會拘于小節，不知自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正固之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

《易》曰：未感害也。其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爲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爲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敗，鮑叔不以爲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耻，知其不差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藺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遂爲刎頸之交。

錄曰：自管、鮑、廉、藺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爲美談也。然觀其所論，廼在血氣用事之間，非有道德仁義之美。所謂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孫、龐、范、魏、蘇、張之徒，往往折脅則足，甘心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又爲之聚怨酬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報施不稱，不免閔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爲之謝過不賢，未有不爲里閭之羞者。然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倜儻之策，不肯仕宦任職，以其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爲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錄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號則不可也。曷不曰：天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爾，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也。苟不為利，秦之貪何由塞；不有害，諸侯之救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否，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却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述作乎。要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醇乎醇者也，連與兩生大醇而小疵。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錄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泯之良心與。虎狼暴矣，食人而號，欲生之德，無乎不有也，特不勝其慾焉耳。商君之始也，豈遽欲為虐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慾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動孝公，而饗目前之大利。至於身之大患，亦較然明矣。則雖正言而何誅哉。惜乎，良之說

有未盡也。夫鞅之廢井田，開阡陌，其罪上通于天，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乎。雖擢髮不足以數之，豈諤諤而可盡耶。雖然良無足怪，蘇氏號為賢者，以車裂為，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東漢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諷語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光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得不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爲嚴陵瀨焉。

錄曰：愚觀嚴光所以不可留者有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觀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效己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言。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矧乃變姓名，漁澤中乎。若是着羊裘，誠有心矣。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然則，故人之招，招諫議，故人其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侯霸何為者哉。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絕。與責子絕長者同

義，而謂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妻，帝尚不難於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薛居州，獨能相助為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不過書名雲臺一世之士，而釣臺崔巍萬世之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陵之謂乎。

廉范與洛陽慶鴻初為刎頸交，人稱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後融為州所舉，案徵下獄，范乃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盡心勤勞。後又辟公府，會薛漢坐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其尸。侯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與楚謀反。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世居邊郡，廣田地，積財粟，悉

散以賑宗族朋友。值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適廬江椽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之，命從騎與之馬，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所歸。或謂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爾。遂牽馬造門，果然，因謝而歸之。

錄曰：史稱廉范以氣俠立名，觀其賑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更延其寵。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袴之事，人或能之，故不列云。

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

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伯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錄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啓心沃心之益。一旦規模楷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又君子之所深幸，興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之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詞說興，故亦以言旨衰。而為之謠者，雖曰出於偶然，其殆莫之為而為也歟。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郭林宗、宗慈、巴蕭、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錄曰：八元八凱，身尊道高，顧厨俊及，身誦道喪，何懸絕之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於一，而賢能為實用；季世，政出於二，而才藝為忌端。《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况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顏淵等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當時不以為異，後世不以為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廉耻互相維持，則顧厨俊及之名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

淑、陳寔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錄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矧一時闔豎寧不竦然屏氣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所威者天下之威，所福者天下之福，由朝廷達於天下，

夫誰曰不然。時皇德不綱，宦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予奪廢置與朝廷曾不相及，則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下也。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拔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徇同儔，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潸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于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殛，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汙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道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旨

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張國祥校

①「居」原作「君」，據《十三經注疏》改。

②「王」原作「三」，據《十三經注疏》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晉書》：王哀家貧躬耕，諸生有爲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囑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囑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安丘令以爲詣己也，整衣出迎。哀至，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哀之不受門人囑也，由其不受門人之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

也，由其不向西面之坐始也。不然，勞役不恤，人必以爲迂；整衣不答，人必以爲簡。雖然以節行著聞之徒，而親爲擔飯負草之舉。然則曰不囑者，是乃所以深囑之歟。

《唐書》：秦王世民以海內寢平，銳情經術，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元、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最、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共一十八人並兼文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伺朝謁之暇，討論經典文籍，與議天下事，或至夜分。使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錄曰：孟子之時，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萬章又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則封之。此非有所為也。預講而宿，難之何哉。以唐之天下，皆太宗之功，欲其如舜之不與，固亦難矣。惜乎，諸賢並進，曾無一及於

桃應、萬章者。公暇之所討，夜分之所論，非富貴之筌蹄，則功名之膾炙。以是知大聖大賢平日所以處，人倫大變必有素定。初非偶得，所以預講而宿難者，非其迂濶不情，而實則鑿鑿可據。夫豈瀛州之選所能與哉。

及即位，又置弘文館，娶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與討古今，道所以成敗，日昃夜艾，未嘗少怠。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錄曰：湯克夏，嘗修文德矣，曰聖敬日躋也，而未聞置弘文之館也。周克殷，亦敷文教矣，曰彝倫攸叙也，而未聞聚四庫之書也。唐以方輿之運，矧其君有邁世之資，使能加意於聖敬，黽勉於彝倫。而不為口耳見聞之學，則貞觀之治，豈直如斯而已哉。大抵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誇多

鬪靡者，經生之學也；守約施博者，帝王之學也。然則兩言為有餘矣，其於二十餘萬卷乎何有。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稱之曰：先生。後隱居潁陽，肅宗立，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以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屢欲以為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錄曰：肅宗以泌為賓友不可乎，正良娣之后，辨建寧之誣，敦太上之禮，建功臣之議，井井乎開導切磋之義。使帝未即位之先，泌苟早至，其施為氣象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惜乎，心之未純，信之未篤。衡山之還無幾，觀察之命旋出，以泌之賢，卒不免於未議。此其功名之際，不可不持無欲自得之心也。

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

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至是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仍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錄曰：此與以柳易播同，不錄。此何以錄。鄭之使，不得已；劉之貶，不得已也。以北斗以南一人，視元和以下，八子則固有不同矣。此其所以異也。

韓愈《爭臣論》：或問：諫大夫陽城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五年矣。在位不為不久，聞天下得失不為不熟，天子待之不為不加，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愈非以為直而加於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能聞而改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

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誼累日，不止聞者寒懼，而城聲色愈厲。帝大怒，詔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然帝意欲遂相延齡，城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錄曰：愈之盡言，非訐直也。朋友有責善之義，麗澤有商兌之益。雖衆人所不敢言，而愈言之。《易》曰：介疾有喜。此韓子之意人固不得而測也。城之不言，亦非不言也。利害有切於朝廷，得失有關於君德，必舉世不敢言而後言之。《易》曰：括囊無咎。此陽子之意，人亦不得而窺也。天下之事，孰有大於置相者乎。以一廬杞顛沛危亡社稷，幾於不隕，而延齡旋復蹈之，賴城而已，其功豈止於一人之適，一事之間乎。設使朝拜官而夕奏疏，非惟忠告之義不顯，而含章之美終無成矣。此歐公之論，余無取乎爾也。

蕭穎士與李華同年相善。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華為監察御史，名聞一

時。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父喪不詣。林甫至故人舍，邀之，反哭于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弔之，乃去，怒其不下已。服闋，調廣陵參軍。裴耀卿、張均、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述，嘗薦以自代，召詣史館，而林甫方擅威福，遂不屈免官。及祿山寵恣，穎士陰

精思，便能至矣。愕然而服。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性。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守睢陽，有薄巡者言其降賊，翰序城守事迹，撰列傳以上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

語柳并曰：亂不久矣。託疾遊太室山，卒免於難。生平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其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爲知人。又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

錄曰：世稱蕭李齊名，豈徒文與才擅。若蕭之不屈於林甫，李之見疾於國忠，翰惓惓表暴張巡許遠之忠，班班然節義之徒也。特所擬吊《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者自能品題，而雜置梵皮，以希聲譽，何視之不廣耶。

重，尚然許，每慕汲默爲人。楊國忠支

《宋史》：張忠定與寇忠愍，布衣交也。

其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擬過之。初作《含元殿賦》，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作《吊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迂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他日穎士讀之，稱工，問誰可及，曰：君加

寇兄事張，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爲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張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錄曰：詠之譏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準之，欲人懷惠已，非無我之公，而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矜其功，在外則自伐其望。功名所在，切然動情，豈惟不附孫奭之論。而且迎合朱能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孤注之讒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囂然自得，平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乎。

唐介爲御史。當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庭，伯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力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并劾彥博，帝怒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等言也。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朝中士大夫各以詩送行，獨待制李師中頗爲

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直聲動於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錄曰：愚觀子房之事，師中之詩，蓋不惟直聲動於天下，而主上寬仁之德可傳後世，大臣服義之美可法縉紳。自此以後，則車蓋之怨，蟄龍之誣，紛紜疊出，逐致矛盾終身。一往不返，而朋友之義，君臣之德，大臣之量，胥失之矣。

歐陽脩《朋黨論》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寸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

子則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錄曰：脩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比和同兩詞而已。至孟子反發善與利之說，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夫徒同類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辯，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資粹美。惜無學問爲之開導，是以邪正無辨。慶曆、嘉祐之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互進迭爲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兜，以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爲神宗，王章蔡呂之徒朋淫黨奸，孳孳爲利，而大亂作矣。斯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歟。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相得甚歡。當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皆自以爲莫及也。嘗曰：吾與子生同志，

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夫既相約，而後死者又必爲志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略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也。

錄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之間，天下之是非淆矣。至今百世之後，如言君實、景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無妄矣，動而健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悖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則生同傳，死同誌，民至于今稱之；一則面相若，皆二公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士、田翟、田晝議論慷慨，以

氣節相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論之，惇抵其罪，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晝迎諸途，浩見之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錄曰：晝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必以是存於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繫於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光天蓋宇，萬彙明熙，豈故效蚤之鳴，螿之韻哉。不得已，而地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議之淺深，非有所爲也。以真哲二朝皆崇劉后，而明肅卒以正終，崇恩斃於自盡，志完今果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況於真不死乎。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為彼善，又不可以此時而同彼時也。

安定先生胡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掇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

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剗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錄曰：錄安定者，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以明體適用之學。當是之時，人材日盛，國運日隆，風俗日淳，德業日厚，未必不由明師賢傳有以先之勞之也。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成德尤著。絢爲人氣

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庶幾似之。又曰：質夫沛然。籲才器可大任，所造尤深，所得尤粹。胸中閱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良佐英果明決，強力不倦，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酢德宇粹然，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招使肆業，盡棄所學而學焉。繹與焞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大鈞強明直諒，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大臨深潛縝密，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

剛爲侂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何事不可爲，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大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溪以來，一人而已。是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菴揚其波，駸駸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術，敦風化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焉。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屏山先生劉子翬，忠顯公幹之子，憤父死難，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歡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菴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之言告晦菴，俾佩之終身，後卒爲儒宗。

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平生危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夜以繼

日。聞涪陵譙定受學于頤，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力田以奉其親，從遊者益衆，日與學者訓，接以爲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晦菴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爲多。

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之道。晦菴得道統之正，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所托以其子，不惟傳道受業之功，而實兼宗主依歸之意。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子羽以爲之所，後遂爲堂。堂闕里與東魯並稱，可以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情，視今以爲何如哉。

晦庵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黃榦、李

燾、劉燾、劉炳、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庵妻以女。及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死無憾矣。遂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燾初告以曾子之旨，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故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子也。燾又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燾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周易解說》、《雲莊外藁·續藁》行世。炳從學，一以講道明理爲心。晦庵釋《四書》及傳《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其間，多所是正。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略》。終謚文安，學者稱陸堂先生。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無所不讀。朱子嘉其篤

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子也。自少尤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淳少習舉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人事業。」因授以《近思錄》，淳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晦庵至漳，淳請受教，爲學益力。晦庵曰：「吾南來，喜得淳。後沒，尤追思之。」爲人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方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法

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財募操畚，入曰：「聞王欲爲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及國，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李軌弘範注

之乘。○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姪。○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揚雄撰虞翻注

鷹萃于林，獺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衆禽。○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白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②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①「一」原缺，據《新唐書》補。

②後文有缺。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益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皆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厓異，一時英偉草莽之士皆歸心焉。自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乎時忿懣之心渙然冰釋。故晦翁嘗言：學如伯恭，

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自宋南渡後，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於其始，而後何玉、金許諸儒輩出，奮於其間，以至本朝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太祖嘗稱四先生而不名，彬彬乎，郁郁乎。而婺實呂公倡道之邦，不可以不著也。錄之。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語錄》，並《經世正蒙》諸書，曰：此孔孟正脉也。遂深涵其義，既長，辯折益精。登西山絕頂，啖菹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排擊，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求，

即往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日衆，士子莫不樞趨聽講，有名士雖挾才簡傲，亦瑞服謁拜，執禮甚恭。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喜釋四書，及爲《易經傳》、《通鑑綱目》，皆與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之起。藁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喪，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故陳蔡不能移，匡人不能奪，叔孫武叔不能毀，司馬桓魋不能害，而况一時之浮議，諸人之私論哉。雖然

竊以比之，今時大不同也。何也。宋季人心尚在，士風尤存，其排抵承望者有限也。是以士子尚知摳衣趨席，心服謁拜。今之人心澆極，士氣薄甚，其揶揄非笑者無窮也。尚安往而非困境涸轍，可憎可畏之途哉。觀者又當辯矣。

陳同父亮才氣超邁，議論風尤存丈，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下五論，不報，退居永康，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開極言時事，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咀之踰垣而避，覲不悅，大臣亦惡其直，交沮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復渡江而歸，所學益博。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氏。嘗自謂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盜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

智勇，開拓萬古之胸襟，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錄曰：愚觀天下之理勢，枉不極，則伸不大。宋自光寧以來，議切道學，幾於無所容矣。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而戒，謹恐懼之說，祇爲欺世。若陳賈林、栗京鏗、胡統、沈繼祖、劉三傑、何澹、劉德秀之徒，駕言醜抵，攘臂肆志，至投竄迫逐，殆無虛日，吾道至此可謂枉之極矣。然豈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揭然特立。不旋踵間，理宗者出，崇尚道學，旌獎儒風，不獨周程張朱之表揚，而且蔡呂諸賢之作氣。然後知雲雷交發而日月倍明，蛇虎為妖而鳳麟益顯，真有以推倒二世之狂軌，開拓萬古之人心，如同父者豈但一日之長而已哉。

《元史》：草廬先生吳澄自幼穎悟，及長知用力聖賢之學，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時詔求賢，御史程鉅夫舉至京師，請置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

學者。行省採元明善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真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亦曰：先生，天下士也。至大元年，召爲監丞。先是許文正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命諸生以次受業，晨起燃燭，堂王日昃，退燕居之至。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直至夜分，雖寒暑不易。爲教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爲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然冰釋。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以下其亨也，朱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孰爲今日之貞乎。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錄曰：愚觀元之立國，未聞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徒以魯齋、草廬二公上以帝王之道聞于其君，下以儒先之說淑諸其人，僅能延百年之命脉而已，非有繼往聖開來學之大制，作大氣運也。其著悅以元亨利貞喻今古道統，愚意邵子《皇極經世》之論更爲切近。以草廬言之，其時其事殆天之冬乎，未可以爲天地交也。

《皇明名臣錄》：潛溪先生宋濂幼從游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侍講學士黃公潛。洪武初，由布衣召入，授太子經奉書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進德脩業，以副天下之望。太祖覽書喜悅，賜書寵答，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未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時在朝，若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饗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悉皆論次紀述。至上欲俾參大政，固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

與人交，和易任真，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內誠外恕，一出於正。常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予晚得天台方生，其爲人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也。

錄曰：宋潛溪之堅辭大政也，有以哉。夫明與行，未能兼得也。以教太子淑人心，立國制，闡遺文，沛然而有餘；以參大政歉然而不足，時不同也。而遜志之相處，若陰爲他日綱常倫理計者。想其平居之議論，門牆之講習，決非抽黃對白，繙詞繪句。而凡朝政之得失，國運之否泰，儲貳之負荷，憂患之隱伏，所不能見之，行者必昭晰不遺。以是而後能卓然無負於聖祖之義，則當時執政者所未能及也。正學先生方孝孺，受學於潛溪之門，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

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究，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及長，徧交名士，如蘇伯衡、胡翰輩，劘切研究，鈎深致遠，淹貫經史。自脩身刑家，以至於國動可師表。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故列所當勉之目，爲二十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爲警戒。謂：化民必自正家如故。又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謂：今之學者，習前聞之弊，竊成說爲文辭。雜者佛爲該博，志氣污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故嘗奮然而起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其所自視，直欲上接夷齊，下揖于逢，殺身取義，至死而不顧焉。

錄曰：伊周之所以事君，何也。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太甲賢，又反之管蔡。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孔孟之所以爲學，何也。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故不爲苟避也。先輩之講，如與今時何以異哉，而能身體力行之者鮮矣。是可遺而弗錄乎。

王忠文公禕，與宋潛溪同游柳文肅、黃文獻之門。一時交友贊之者，若胡教授翰曰：勃平山出水湧，與黃如出一律。清江胡御史行簡曰：源委雖出黃公，其深造自得過之。潛溪則曰：幼時所爲幅程廣而運化宏，光焰燁燁起諸公間，譬之構厦屋者，掄材甚多，而基緒亦以廣矣。及踰弱齡，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譬之臺閣已建，程礎駢列，觚稜高騫，而氣象益以沈雄。及乎年踰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而愈深，味之而弗竭，譬之堂庀嚴邃，左俎豆而右琴瑟，鴻儒鉅公，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其間，而間巷韋布之士，欲望其餘光而不可得也。故公之謀略，運于帷幄，功業顯于治

民，文章用于垂憲，道學見於格君，忠義著于死事。噫是可以論公矣。比以厄於胡孽一事論之，公之全不專是云。錄曰：愚觀明朝亦起淮右，所用多彬彬文學之士，與販繒屠狗者異。然皆吾浙之英，而不狗鄉土，與南陽近親，亦不相睥其間，乃有如華川之死節，正學之狗義。視彼隨何周昌之徒，何萬萬也。摧原其故，蓋以當道學大明之後，所興起於孳儒，文獻之徵，與漢初菽於秦習者大相懸絕。然則雖國勢搶攘之初，而師友講習之助，學問淵源之益，端不可無也。錄之。

康齋先生吳與弼弱冠見侯洛淵源錄，心慕道之。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日玩經書，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居鄉動必以禮，四方朱學者却其束脩不受，善于啓迪，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勵學者四，人須以聖爲志，學須以道爲至，進脩不可躐等，必

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讀《論語》竟造博文約禮，《孟子》則求放心充四端，《中庸》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馴至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先程而鄙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之也。嘗嘆：諸書箋註之繁，無能直截上達。故不輕於著述。天順初，忠國公石亨薦于朝，命行人齎勅書束帛造其廬。既至，授春坊諭德，固辭不拜。引見文華殿，懇辭以老，英宗皇帝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錄曰：愚觀康齋之出處，蓋有不得已者焉。夫孔子歷聘，孟子傳食，至聞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喟然嘆息。夫豈不欲如伊如呂，俾大君有忘勢之美。在我遂三聘之樂乎，不得已也。享，何人也。以職則掌兵，非求賢之任；以勢則柄權，非安意之誠，以時則亢龍，非沉晦之日；以德則耄老，非和衷之任，苟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今觀勅諭之言，始之誠意，終

之恩禮，輝耀浹洽，光明俊偉。弼愈有榮，其視官職真猶弊蹠。君臣朋友之間，可謂兩全矣。

白沙先生陳獻章從吳康齋學。康齋教人多舉伊洛成語，白沙未有得也。歸築一臺，名曰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原，人罕見其面。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所謂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又累年始有所得，曰：吾自此以後，此心乃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其教，人必先靜坐，以養其善端。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不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時，爲己者信之詩文。輩末習著達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意，氣象將日

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自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又語門人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于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攬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敬齋先生胡居仁從康齋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心於內，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端莊凝重，履繩蹈矩，與人交，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其詩曰：謹獨切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四方及門者衆，築書屋曰禮吾，曰南國監。後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得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

於禪，騁詞失於於，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乎。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麗澤相會于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取《易》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

錄曰：陳胡亦公之從康齋也，一則以舉伊洛成語爲未以得，一則從事於敬以得心學之正。然愚觀楊月湖答林緝熙書中云：白沙好作隱語。所云康齋多舉成語教人，白沙惟求自得。夫伊洛成語，亦伊洛所自得者。後之人必欲以自得教人，恐又生出一弊。又曰：白沙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然則今之學者，欲求自得，以何為主。曰：以敬為主。以何爲事。曰：居業爲事。見之真，求之篤，不患不居之安，資之深。既能免憚學之累，亦不致末流之失。苟取之，左右逢其源，而又何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耶。學者不可不知。

一峰先生羅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麟鳳，惡人見之如蛇蝎；見一饑寒凍餒，則傾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初爲翰林脩撰，會大學士李賢之喪，朝廷援例起復，臺諫皆不敢言，倫私告以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必欲聖朝準富弼、劉珙。故李終喪，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退居金牛山，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亦知敬仰。所交皆當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錄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有由然哉。國家元氣，自列聖培養，以至於成化盛矣。是故乾德開寶在前而有不在温飽之王曾，慶曆元祐

在後而有獨不戴花之君實。惟不在温飽也，而後正色立朝隨之；惟獨不戴花也，而後孤忠自許隨之。倫豈易得者哉。狀元魁選，何代無之。屈指之間，曾不多見。而文達一疏，尤見愛人以德，今世以姑息，豈非今古之一暢耶。此其高官顯爵固不若，青天白日之尤所難及也。

楓山先生章懋自少識趣高遠，讀書學問，與人交恂恂如也。時在朝，羅一峰、莊孔暘、黃仲昭、賀克恭、陸克深、謝元吉、鄭克脩咸好古慕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致君於唐虞之盛，一時氣衆頓覺一新。未幾，因元夕張燈公與莊、黃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爲本，忤旨斥外，聲望赫然，京師稱三君子，與羅通號翰林四諫。公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務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飭。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

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夫^③。又須心小。必有涵有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錄曰：自康齋力辭儲弼之任，於是白沙不以檢職為榮，一峰不以元魁為愛，而翰林四諫、三君子之名昭著於天下矣。至於賀吉士亦聞風而起，抗疏解官，此何等時也。上有仁明之君，下多真諒之臣，然果何為而得之哉。正由平日窮理涵養之功。故立心廣大，不以外物為意；操存精密，亦不以自足為心。然則所謂狂妄者不能黽勉以副之耳，豈人能待之以薄乎。錄者詳之。

張元禎撰陳選先生墓表曰：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則何可議哉。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齋。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平生言

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居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故謂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宦轍所至，無不感動。巡江西，至今稱頌，南畿河南，提學切切感慕，廣東尤切怙恃。去之日，庶道擁留，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故公名滿天下，無間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云。

錄曰：夫所謂人不能以薄待之者，陳公士賢之謂也。公致位未極，入朝無妬忌之行，而四方有公是之心，若張東白正直忠厚，恬然退處，垂三十年，出而際遇。孝皇所勸者正學，所講者正傳。祇因優寵眷注，簡在帝帝心，而人遂忌之。然則康齋諸公，誠不可無也。以朋友切切悵悵，義莫有難於此，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①「八」原作「入」，據文意改。

②「康」原缺，據後文補。

③「夫」疑作「大」。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錄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曰恭，乃所以懋於己；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錄曰：盛德大業，其果興於讓乎。觀諸堯舜之禪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祇以舜讓于德，弗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明白，不足

以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錄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錄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不淆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又立太乙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者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錄曰：上古之時，君勅而臣颺，君庸而臣載，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饗賓客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

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古今相傳，以為賓興盛典，而我明尤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故願為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望天下之士，必如王曾司馬君實；為之士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日必如明道希文。然後知朝廷作養真德實意，非惓惓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

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馭馭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錄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啓處，所以覺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也。將母來諗，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若以為章使臣之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何獨惓焉。於是耶，抑祇曼焉而已耶。

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

驅，周爰咨詢。

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臣也。夫堯思日孳，舜日不遑暇，區區為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假，禹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靡及則虛，虛則日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徧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諏也；亮采惠疇，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臧不從，不臧復用，若小旻之所譏者；有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伯之所刺者。嗚呼，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饔，是用孝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爲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後示我周行，不爲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後將母來諗，不爲浪說，進賢如不

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爲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兄弟，不爲飾詞；請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神之聽之，不爲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戩穀罄宜，不爲蹈襲之詞；日升日恒，岡陵松柏，不爲諛妄之語。以安定爲天福，天與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爲神福，神與君氣相屬也；以質實爲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曰：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諂也。處者，安樂其心，式燕以衍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

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重鎧，范增舉玦，是不慈而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淇淇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錄曰：蓼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篤親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

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兮昭兮，受言曩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即設，一朝疇之。

錄曰：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而不忍子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藥飲賓客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錄曰：《小雅》之有《菁莪》，猶《大雅》之有《棫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筐篚之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情。采叔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袞衣之盛。此章之錫，仁賢為寶，故假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揚舟，猶其曰寤寐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錄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

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民樂矣。其於樂胥之義，有所發明。若但以為語詞，何不言樂，只乎況詩中樂，只甚多而樂胥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錄曰：關關雎鳩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廐，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當如鴛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奉有節，顧乃以莖之抹之起興乎，其不類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魚

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錄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則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得以饗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錄曰：此武王選鎬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

若惠王以后之鞶鑑予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紆者異矣。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王策命之詞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錄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王室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虎者，光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史遷作燕世家，叙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未見疆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

一召虎之幸也。《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家法也。夫自周衰，覲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衆之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況衆人乎。此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孔而下拜矣。茲錄不及，何也。桓蓋假之者也。其假仁假義假信，又假禮之名焉。雖以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惑之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蓋禮乃為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念，謙遜不違的道理

做出的。觀吾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何等氣象也。若無謙遜不違之真心，做來做去，雖有許多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所譏，當時豈不號為有禮，而大根本大節目斯須亡矣。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見有許多謙讓，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此為國以禮之實事。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自處，自愧自慊，感嘆不置，而又何暇於爭耶。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錄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未嘗以爲諂，乃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爲泛常，獨吾夫子違衆拜下，故嘗嘆其不如諸夏之無。至如欲存告朔之餼羊，雖以子貢之徒且猶不然，豈非人以爲諂者乎。他日，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亦非為魯也。觀者詳之。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末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躒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錄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錄此章者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毫不敢越，一步不敢違也。豈非萬世之大閑乎。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

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慙色。齊侯將設饗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向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粝。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錄曰：或問曰：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則何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矣。自今觀之，裔俘之卻，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侏儒之拒，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饗禮之罷，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必以君子之道輔弼其君。誠於所謀，則必具文武之備周旋其事。以至盟會之詞，

真心實事，凜然可畏；其始終施為氣象，無一不本於人情，合於大道，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必不能。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①「違」原作「是」，據《十三經注疏》改。
②「進」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丞相蕭何語，何奇之，為言之，王以為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漢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受命，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類如此。夫以溺冠毀儒輕士善罵，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說，甘兒戲之事，則人人未必改觀，諸將未必皆服，而王亦未以為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術，祇在於一時轉移之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母亦當時之所罕也。錄之。

漢王既為天子，乃悉去秦苛儀，法為簡

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進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愚觀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孰謂鳳翹麟角不見於秉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矧炎漢之典，不階尺土與肇基王跡者全殊，溺冠慢儒與積功累仁者迥別，寬

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為之子，無惑乎其不違；世祖為之孫，烏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已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請太息於絳灌，而文學之議不逮於魯邸，殊不知所招者，非公孫弘則倪寬、主父偃，非公孫卿則壺遂、司馬遷。設以數公副二帝之選，創一代之制，亦不過叔孫之濫觴耳，安能建禮樂之本乎。然則兩生者非但魯之表表，其漢之麟鳳不可再見者歟。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高帝喜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

錄曰：帝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是。稱善叔孫通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觀其氣象，則便，無放勳重華之底至，亦豈如皇王烝哉之齊信者乎。

高后八年九月己酉，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倉、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正后琅琊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勿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諸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

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錄曰：愚觀迎代之禮，而知大漢之氣象，猶為可觀乎。夫迎帝者勃也，讓帝者文也，故知君之不可以強也。居中者弘也，居外者代也，故知子之不可以徒也。即夕入未央宮，還坐前殿，故知始之不可以不正也。奉高帝宗廟，諸侯萬民皆以為宜，故知統之不可以不大也。此春秋之義也。至霍光之時，遣宗正，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封為武陽侯，後即帝位，則雖有東向之讓三，南向之讓再，將安施乎。此其文愈多而禮愈窒，氣象尤不侔矣。帝既即位，值絳侯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錄曰：此賢君必恭儉禮下，與霍光

驂乘而宣帝苦刺在背者異矣。惜其臣袁盎不能充廣允恭克讓之旨，反以驕主為言。俾其君真有堯舜之資，而未勝韓彭之俗，終不免於逮繫戮辱，未必不自袁盎之言啓之也。嗟夫，以帝之至誠馭下，勃之重厚久聞，始之莊敬如此，終之自殘如彼，尚何後世君臣欲其終始無負，不亦遠乎。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錄曰：小畜之卦也，以乾之剛健而為柔巽所畜，聖人係之。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猶上下交而後事功成也。以帝操制作之柄而安於謙讓未遑，生秉有為之資而惑於年少生事，豈非天未欲平治天下歟。然君子以懿文德者，蓋道德經綸之業，非一朝一

夕之故。孔子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苟生安於此義，益務沉晦潛韜之行，以期於厚積遠施，則豈無大畜。尚賢之君以武去帝，殆不多也。奈何以二十方餘之年多為痛哭自傷之狀，懷沙鵬鳥之賦，無乃太促乎。此生之所短，非人之所疾也。

誼《治安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士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使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輸之司

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不受刑。

錄曰：誼之言至是有驗，帝亦深納之矣。蓋不曰：吳公治行，天下第一歟。苟以前之所陳，責之吳公，不效，則罪其所舉，漢廷之禮未必若是之草創也。時去古未遠，周禮之作，用必有能述之者。厥後正朔或更，

服色差辯，而官名禮樂不可復見於後世，豈非千古之至恨，而絳灌不可道之大罪歟。

甲屠嘉爲相時，鄧通方愛，賞賜累鉅萬，寵幸無與比。嘉嘗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錄曰：愚觀申屠嘉之事，而嘆漢廷之禮，猶可言也。夫弄臣者，人主權寵之所歸也。請託出於其門，關節在於其口，大臣苟有不振，望風俯首者多矣。矧於蹶張之夫，非咸有一德之輔而能正朝廷之禮，遏不臣之心，帝豈終於未遑者哉。至董賢冒

三公之位，絕炎統之傳，上下為之甘心，安能持節召乎。此時學校雖興，辟雍雖作，不可與言禮矣。

武帝時，大將軍青貴幸，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錄曰：此可見帝之良心，即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非有所勉強安排也。推此心而充之，可以事上帝矣。惜乎，不能凡事致曲而弘之，忌湯之嫉，帝之心隨喪矣。此漢唐以下之通患，所謂允恭克讓者安得不寥寥無聞也歟。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觀樂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錄曰：武帝之初，嘗舉趙綰、王臧矣，以太后不悅儒術而罷也。又嘗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矣，以相如辭賦臯朔詼諧而止也。至是欲導民以禮，爲天下先，此正申公力行之時也。弘奈何復置博士弟子，文學掌故，雖多，亦奚以爲乎。使當是時賈誼尚存，以其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之言道之，則必有不凡之建，非但太初之制作而已。惜乎，長沙不返，曲學斯興，徒使公孫卿壺遂之徒得行其議，而造端託始之論，顧爲長說也。嗟夫。

《禮書》曰：武帝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辯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

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

錄曰：愚觀武帝之世，儒術之言，何其謬哉。漢興至是已及百年，黎民醇厚，幾至刑措。雖兩生復起，可與有為之時也，尚何人各為說耶。是時徐樂、倪寬亦可謂知言矣。樂之言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寬之言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王振之。帝惟多慾之故，以是咨起不就，歷十餘年。而夏時之正，秦俗之繆翻然改革，亦可見雄材大略，其與紛紛制作不可同年語也。

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斯會薄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治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歐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錄曰：以吉之疏終焉者，天下將治，則禮樂為實用；天下將衰，則禮樂為虛文。以帝之褒王成，賞黃霸，綜効名實，何有於還舊禮明王制哉。而顧謝之曰：迂。至成帝之時，乃建雖辟，設庠序，陳揖讓衣冠，則何益哉。以是知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願治之本體；而禮文騷屑，元氣不存者，漸衰之末務。

《綱目》：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也。

錄曰：平帝元始四年，嘗起辟雍矣。不錄。此何以錄。光武有志於興復古禮，內建學校，外徵處士，皆西京未暇為者。且于干戈倥偬之際，寇盜縱橫之時，則固可嘉矣。抑帝少與嚴光同學，及物色而至，必非常人，人亦敬信服之，何不以教太學乎。一君一師，媲美同德，宜無不可

留矣。而廼拜為諫議，吾不知一代師表何若人歟。以愚視之，蓋無有出於光之右者矣。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一篇冠。

錄曰：漢叔孫之制禮，君子不能無遺憾也。褒復慕之，晝夜研精，寢則懷筆札，行則習文書。及其措之制作，又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非叔孫之文，乃時王之制也。夫禮之大原，出于天，具于人心，聖人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褒既沉吟專思，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其毋不敬乎，儼若思乎，安定詞乎。讖乎讖乎，不可以為典矣。

《唐書·禮樂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

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鄉射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間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

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錄曰：愚觀歐陽子之論，萬古之至言也。夫先王制禮，以其所躬行實踐措之，以辨上下，定民志，又以其會極歸極發之，以事天地，和萬民；本於身心性情之間，以立節文體用之，則安得不出子一而何有於不達也。自秦以下，無天德以爲之本，王道以爲之用，其於節文，遺則罔知，攸措甚者登降之，不知尊卑之無序；其愈趨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慚德多矣。又安能建中和之極，而使禮樂刑政不出於二哉。此古今判渙之原，禮樂盛衰之始，爲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通鑑》：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錄曰：夫子嘗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夫以武之應天順人，又得周公制禮作樂，尚有未盡善之嘆。帝雖能除隋之亂，尚多慚德，改治之美，僅可小康。封德彝從而諂諛，至于禮樂不及政刑，武功優於文德，是何心歟。德彝失言，折而貽笑於千古之下矣。

六年秋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之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錄曰：愚讀《易》之《中孚》，而觀王

魏之出處，未嘗不喟然嘆也。夫隱非負荷之器，而徵珪事之，所謂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一旦幡然改圖，明以投明，斷以資斷，所謂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安得不盡心所事乎。向使不遇英主，不過俘虜之賤而已，所謂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徵蓋不能不恣其嫵媚也，豈非君子之幸乎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本名秦王破陳樂，更名曰七德舞是也。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太宗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使睹其故主，能不傷乎。瑀謝不及。時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故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錄曰：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太宗庶幾與人與衆者矣。徵不推明其意，而輒俛首不觀。○乎，孟子之

導，齊王者歟。

十二年，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又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曰：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可得聞歟。□

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或曰：太厚。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彥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錄曰：觀易之吉凶消長，可以知諫詳之進退得失也。漢屈群策，高祖以大度臨之，其所用於漢者，即其所棄於楚者也。《易》曰：東鄰之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祀，實受其福。其漢祖之謂乎。唐懲隋亂，太宗以重賞徵之，其盡忠於唐者，即其諛佞於隋者也。《易》曰：不遇其祖，遇其妣；不父其君，遇其臣。其太宗之謂乎。然重賜之間，不可以繼，惟以至公處之，無我臨之，庶幾無始勤終怠之弊矣。抑太宗之世，君臣宴會，不以盤樂怠傲自安，惟以用諫脩文相厲，可謂能知自強者矣。此貞觀之治，所以煥然可觀也。錄之。

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中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錄曰：以生日陪劬勞者，人子愛慕之情也；因生日致頌濤者，臣子忠愛之願也。唐之此禮未爲過舉，但說與乾曜未嘗發於本心之誠，特因上之宴賜，故效此以容悅耳，非若天寶祝君之懇至也。及明年二月，復令百官選勝行樂，又近於流連荒亡

者矣。當今禮以義起，尊為萬壽聖節，而特罷選勝行樂，得其中矣。

肅宗即位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將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錄曰：目金鑑之後，唐之宗社板蕩矣。勉以宗尚文聖，勉為氣象，當與人殊。其尊朝廷，特智時月之間，非有範圍周旋之可使。帝因是而知承運之不可苟，幾微之不可忽，加勉以大任，時舉而抨彈之，奮其乾斷以折武夫悍將之氣，不使褊裨得凌主帥，節度廢立得由軍士，異日藩鎮之禍不知是也。徒務姑息為恩，不知漸不可長獨，一李勉如唐室何。故觀上之特原，而知唐之不振矣。惜哉。

《舊唐書》：德宗尊郭子儀為不師，號尚父，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合兵之任，鼎定相承，上以

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篳庶纘，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具官汾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動高今古，名聳夷狄，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

錄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尚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當之而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逆虜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于一方則可，加于天下則未也。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七月，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囚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塚，不較。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

不利不聽。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增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

錄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夫子書朝子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之間，朱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絕書，人不絕談，莫非讓德之美，反己之實。此所以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者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子繫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①「下」原缺，據文義補。

弘道錄卷之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宋記》：太祖皇帝常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臧吏棄市，未嘗容貫。

錄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廉耻，人主所以鼓動維持。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蓋不細也。至於臧吏，尤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終宋之世，雖臣下有罪，苟非臧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而斃，受戮而辜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錄曰：帝之室慾，非古人之多慾者。其岸幘跣足，一時之偶耳，索冠斂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儀本以厚重見推，豈肯陷其君於無禮哉。其卻立不進，庶幾自重之義。嗚呼。君臣之間，兩得之矣。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錄曰：鹿鳴之宴，賓興之盛典也。瓊林之宴，俊造之殊恩也。我朝名恩榮宴，特異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稱賀致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當稱賀，則又非常禮之可比也。

《言行錄》：仁宗天聖四年，侍講胡瑗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

習為。閣門奏，准令就舟，次習之，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錄曰：今時朝見之禮，俱赴鴻臚寺習儀，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著於典章。若瑗之破例，又可以見人主聖德優容，無所不至，而盛時氣象，亦略可占矣。錄之。

《列傳》：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覲，許有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苟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也，禍福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

錄曰：當仁宗之相弼也，嘗有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今觀肩輿至殿，坐語毋拜，所謂禮也。諫則必行，言則必聽，所謂誠

也。以帝之初，政如日方升，而弼之者，成如著方決。誠哉，對病之藥，立效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轉沛然之勢而為默然之應，虛禮雖隆，推誠未至。觀於二帝之間，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祐元年，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政事，時年八十一矣。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其人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日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西兕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至是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禮，令班宰相。上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古今罕以為比。時公對上泰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却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至去。及程正叔為侍講，以師道自居，每侍上

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或謂正叔曰：君視潞公何如。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錄曰：孟子曰：曾子師也，父死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以潞公而當正叔之任，必不肯廢坐講之禮；以正叔而居潞公之位，又豈能易敬慎之常乎。

蘇軾為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尺，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錄曰：程頤之議坐講也，凜乎其正；蘇軾之見便殿也，懽乎其遇。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豈不美哉。

《禮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詔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命中丞劉溫叟、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補闕賈黃中、員外

郎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蓋一時彌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勅不就。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皞始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爲禮閣，新編六十卷。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初，文彥博又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習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

錄曰：愚觀史之微意雖未露，而爲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亂，雖以禪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實。太宗當興國之運，昆從多致慙阻，何有盡善盡美之圖。真宗彌文之制，不滿者多矣。至於仁宗當積德百年之餘，正制禮作樂之

日。且帝之所稟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愛，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恒敬恒愛。又非他君可以彷彿其萬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舊，無著述之體，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篤於好學，嘗因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況其他者乎。或曰：使魯兩生遭逢其時，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禮與天地同序，至樂與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誠，盡己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兩生雖能守魯之禮義，然豈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述者哉。而況於宋興人主之學惟務博覽，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可以同日語哉。然則仁宗之所好，亦不過器數之末而已。無怪乎，不能副所望也。朱熹乞脩三禮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

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葺，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之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

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侯，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錄曰：以宋子之疏終焉者，宋自中葉，濂、洛、關、閩諸賢輩出。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曰：優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存其數，祝史之事也。張子曰：禮所以持性。禮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朱子曰：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嗚呼。斯數言者，豈非制作之本歟。苟使群哲得其位，行其道，宋

之一代禮樂必有以參於先代者，奈何徒自修之于下，未見達之在上。而王呂章蔡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師相之位，擅制作之權，致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之苦。雖然尚有學徒可集，及門可托，較以今之勢利併與，學徒及門無聞焉。而甘心毛穎，自相對局，其爲蜜落，又何雪什伯乎。

《皇明詔令》：洪武五年，詔曰：朕聞三皇立極，五帝遵教。蓋未備之時，宜君人示其所以。三代循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祐護，得正帝位。朕本草芥之士，失習聖經，况推強撫順二十餘年，常無寧居，一槩粗疏。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鄉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到後，敢有不遵者，問擬如律。

錄曰：聖祖此詔，其賢于馬上之習乎。夫商君棄禮義，捐廉耻，流禍穢

於千古。漢自三章之約，曾無片言及之。陸賈時時稱說，則謝曰：安事；賈生痛哭流涕，則謙曰：不遑，未見以禮義風俗措一言發一令者。此所以終漢之世，襲秦雜霸，無由變革，豈若大明麗天，頽俗沒地，斯民丕變，天下大同者哉。臣幸躬逢其盛。錄之。

《聖政記》：國初時，御臣以禮，常賜參政。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召集江南宿儒議禮，命爲總裁。又賜學士宋濂飲親賦辭一章。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及濂致仕，贈以衣三襲，因問：卿今年幾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初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佇想久，及至，大喜，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遂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咨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嘆曰：純臣哉。及甘露降，上召公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

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錄曰：此又賢於溺冠慢儒者。夫東園綺里，漢不能致；而浙之四儒，明祖首招致之。矧當塗之陶，其所造濂洛關閩之學，與四先生當亦不殊。此所以光有四海，無復腥膻污穢之氣象，正由禮貌名儒遠追皇王聖帝之遺風也。嗚呼，盛哉。

永樂中，吏部尚書蹇義歷少師九載，戶部尚書夏原吉陟少保，亦經三考，皆賜勅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既賜宴禮部，又親宴之別殿，各賜銀章一顆，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扈從巡邊。既還，上念二臣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禮益厚。

錄曰：自示我周行之後，孰不以燕私為親昵，為優禮，為特恩，孰有繩愆糾繆者哉。唐太宗之丹霄殿、玄武門，不足多矣。夫以二公之結知，聖皇任以心膂，信如著龜，勢利不能

奪，讒間不能媒，所謂淑人君子，心如結兮者。觀其不以私惠歸德，務相引翼，果於從善，又可見上下交而為泰之時矣。錄之。

《名臣錄》：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壽九十八，既已階榮祿大夫，復因御史梁昉之請，憲宗皇帝親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先是公由松江訓導，以禮自居，薦為太常博士。宣德中，陞考功員外郎，轉太常少卿。正統三年，遷吏部左侍郎，復陞是職，前後歷任有聲。雖權右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贊禮，惟帕一方，亦不較。景泰改元，至京，時閣老陳循公主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能善終。

錄曰：愚觀文靖起自校職，卒登台鼎。其始也，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未聞有補天浴日之才華也。其終也，清慎有聲，端重簡默而已，亦

未有旋乾轉坤之功業也。蓋由祖宗列聖愛惜人才，得以長久，自效一時。雖無赫赫之名，久後常懷不盡之意，故能使巨璫致敬，內閣懇留。若斯人者，豈一朝一夕而致然哉。卒之百年上壽，元宰上卿。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其諸文靖公之謂夫。

弘治乙丑，武宗嗣位，恭上兩宮尊號，爰下優老之讓，覃恩天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隆璽書，遣行人備繒帛酒餼加賜，存問于時，儀文繁縟，寵靈煥赫，蓋異數也。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天順勵精，暨於成化，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拂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初，特起為執法秉政，復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殆今，敦龐碩大，著書玩易，閱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餘啖動履，強健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

而獨巍然以存，信乎天下之大老也。

錄曰：儲柴墟之壽，三原曰：惟魏文靖公與公名位德誼相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文靖似不及。愚謂：人惟名德相高而已。魏有門生如陳閣老勸之少留，毅然不變，非惟不為所染，其所料鑿鑿無爽。當今之世而有若人乎哉。然則，功與言當在第二義也。

嘉靖初，勅諭致仕大學士謝遷：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粵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蜚聲翰苑，譽望彌隆。逮我孝皇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慎守彝章，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顧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寔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謁誠悃。武皇之初，協心匡弼其殿，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直道難容，告老而歸，

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躋七秋，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惟卿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特遣行人賁勅存問，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於天下，則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

錄曰：今上嗣位之初，不遑他務，首遣行人賁勅存問洛陽劉公、洪洞韓公、餘姚謝公，一時元老，蓋三焉。錄止謝公者，以親手捧綸音，躬行大禮，目擊其盛，非口耳傳聞之比。故備錄之，以終百代君臣之禮之式。

弘道錄卷之三十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禮

父子之禮

《虞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錄曰：漢高帝之時，嘗賞家令矣。以太公之迎擁篲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也。又嘗幸新豐矣，以太公之樂箕踞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也。而不知乃咸丘蒙之說也。夫父子之分，本於天地自然之叙，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禮，由於系屬維持之故，後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該乎君臣之禮，君臣之禮不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擁篲為敬者，曾知所謂祇載見者乎；以箕踞為樂者，曾見所謂夔夔齋慄者乎。所謂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間，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明辯也。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錄曰：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舜既為天子矣，何不尊瞽瞍而以為帝也。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雖不尊瞽瞍為帝，亦未聞稱堯而以為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禮，至周始備，似未可依舜以為據。而皇伯之號，自宋始有，尤不當准濮以為法。要之，天叙天秩不可改也。繼統承祧不可後也。其所以不可後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並立並行，而自不相害不相悖也。苟徒以尊親為重，而不以統緒為尊，是不知舜繼堯之大也。徒以所後為重，而奪其私親之恩，是不知尊瞽瞍之至也。其失在於不善觀為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為真父而不可易，而不知其不必真也。亦不善觀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言，遂以為真子而不可改，而不知其不必改也。故皆有所不達也。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錄曰：或問曰：舜未嘗尊瞽瞍也，何以曰宗廟饗之也。亦未嘗傳子也，何以曰子孫保之也。曰：此大聖人之心，人所不能窺度者也。夫瞽瞍無與於帝之統者也，尊之，則未必能饗矣。商均未及於薦之天者也，傳之，則未必能保矣。尊瞽瞍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饗瞽瞍以天子之禮，饗之至也。故曰：宗廟饗之也。虞斯封於虞，胡公封於陳，大聖人之後，封之至也。故曰：子孫保之也。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錄曰：劉氏註曰：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之說。三王家天下，則鯀當為祖，亦不當郊耳。曰：此愚所謂並立並行，不害不悖者也。夫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此純乎統承之義，蓋以官天下言也。而為天子父，

瞽瞍之尊固自若也，初未嘗併廢其所親也。至於夏之郊鯀者，禹立功本於孝，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殷薦之上帝，故不得不以鯀配，蓋以家天下言也。矧鯀之治水多歷年所，有鯀而後有禹，則今之東漸西被，豈敢忘所自哉。然而鯀之名，亦自若也，初未嘗推尊以為帝也。此二帝三王之禮，萬世施行而無弊者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訓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禮無豐于昵。

錄曰：按高宗以上，祖丁傳南庚，南庚傳陽甲，乃祖丁之子。自是歷盤庚、小辛、小乙三傳，皆祖丁之子，兄終弟及。惟高宗乃小乙之子繼立，則祖己之訓有自也。彤者，繹而祭之名也。向祭於宗，而又祭於禩，迺小乙也。於是而有雉雉之異，天所警於武丁至矣。其曰：罔非天胤，即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也。曰：典禮無豐于昵，即不得顧私親之義

也。夫高宗親承嫡嗣，紹有父服，惟陽甲盤更小辛在上，一豐于昵，即有變徵。矧於後世，可不思哉，可不思哉。

《禮》：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錄曰：此常行之事而曰不敢有加焉者，蓋人子之心無窮，或至於太過，則反不能及矣。宋孝宗之事高宗，父子處於一室，既同寢聯榻，復截竹爲筒，空其間，置金彈一丸，時復往來，以通安否，則近於兒女子之態，文武之所不敢加焉者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

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恐失之可，能謂子矣。

錄曰：以公之擅制作而曰行無專制，事無由己，何也。蓋禮樂者，朝廷之事也，已可得而專也。志行者，存歿之規也，非己之可專也。人惟三年無改，而後萬世不易。凡有一日之專，則非終身之慕矣。此家與國之異同，人子所當知也。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云：我將我饗，維羊維牛，維天其祐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

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錄曰：愚觀明堂之饗，不但崇以虛禮，而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此嚴父配天之實也。天者尊而不可尚，故曰：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所以法之，不一而足。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未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後世明堂郊祀，間亦能行，而紛紛聚訟，治效不古。此則崇之以虛禮，不若隆之以實事之爲愈也。

又云：敢問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

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錄曰：此教敬教愛，萬世人子之規範也。夫嚴父配天，莫大之典，未易稱也。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未易法也。而不知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其分至嚴而未之或違也，其道至高而莫之與間也。能循循於言行、政事、容止、進退之間，而所以儀式刑者，不外是矣。《詩》不云乎，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有事於尊祖配天者，當以此為法。

《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黻辰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篋席，黻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東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黻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嘑，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朝門俟。

錄曰：此天王之即位，天下萬世敦乎。其禮夫子法之，以作《春秋》也。夫天王承天受命，與諸侯何萬萬也。而體元居，正大一統，正五始，則諸侯至於天子一也。故《春秋》書元年公即位，其成康周召之遺法。歟後世若漢武帝、唐太宗知有顧命而不知虎賁干戈，迎自南門，示以臨君大寶之禮；周勃、狄仁傑知迎太子而不知作冊度陳寶玉，命以率循大卞之法；至於宋太祖之崩，官人私侍，皆不得聞而啓千萬古之疑，又豈所以燮和天下之人也哉。若乃納君拒父兄攝子，逐往往稱于比戈，納賂招賄，較之斯禮，何啻徑庭耶。

《冠義》：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錄曰：子之於親，日必三朝，服必三年。而親之於子，冠必三加，所以禮其子也。故冠雖有異，代士與諸侯同一阼也。季武子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乃冠于衛成公之廟，則非禮也。以爲敬大國之命，則可以爲嘉；魯襄之成，則不可也。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率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不濟。見若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志在子。若無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錄曰：愚觀晉諸大夫之言，乃知當時之尚禮也。夫冠者，禮之始也。矧文子幼而無父，弱而未立，所以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尤與其他不同，而驕侈縱佚，勢所必至。諸君子既能爲之請，以復其爵邑，可謂協恭之義矣。苟責善之言不聞，忠順之行未備，何以儷美於先子哉。有欒范獻子黽勉於前，有成季張老申重於後，佳哉。禮之範乎。文子之有立，非偶然矣。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錄曰：此春秋第一義也。夫三代之治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禮，非自天造也，非自地出也，緣乎人情而已。禘者，從乎帝者也。吉禘于莊公，其義何居；用致夫人，其禮安在。所謂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之

所貶深矣。哀姜僭亂從諛，以尊祀其夫，然後僖公背義徇情，以崇致其母，君臣不以為非，舉國莫知其是。故夫子他日又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斯言所由以發，寧獨為季氏之八佾哉。讀者必合而觀，然後知聖心所存之深意。而胡傳以致生者為義，蓋不察于此也。

《儀禮經傳》：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寡人願有言。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脩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錄曰：此一節言父敬其子之禮，以下子敬其父之禮。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是成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人，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錄曰：此極言其禮之至也。夫鷄初鳴，咸盥漱者，凡民之行也。成身成名者，君子之事也。推而至於天道不已，至誠無息。蓋父子之道，天道

也。天以至善加於父，而後及於其子。是父子之性，即天性也。君子盡性與天地參，則盡父之道。盡父之道，天道不外是矣。是真能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也。故既曰孝子，又曰仁人，如是而後為父子之禮之至。而偃履著綦，應唯敬對，非所論矣。

又曰：《中庸》論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又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說皆本孔子對哀公之言而然。此聖神功化之極，至德淵微之妙。宜乎哀公愚冥而自失，聞言而勿罪也。可嘆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錄曰：愚觀成周之制，而有以窺見無違之旨也。夫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此生事之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死葬之禮

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祭之禮也。及其衰也，大夫用禮樂，陪臣執國命，而生事不以禮矣。視桓楹而設撥，歌雍詩以徹饌，而葬祭不以禮矣。然豈下而遷之，故其言如此。又曰：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臨三日，皆釋服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哭臨宮殿中。嗚呼。此久以薄為其道之說，而不知父母之喪，自始至終哀傷慘怛，出於自然，非有所矯擗造作而為之者。帝既深明於彼，未見於此。加以景帝天資近薄，而竇后亦好黃老言，由上至下，由君至臣，皆以其說為，至當不易之道，萬世難變之法。於是斷然行之，人惟不審其故，徒歸罪於景帝，不知當時景帝於心無所不安，設有孟子者出於其時，與之深論性善之本原，而後及於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之論，則雖有遺詔在上，景帝亦必有所不安於心，萬一或能改之。嗚呼。

是安可及哉。故愚備錄之，以見聖賢之與異端關乎世道之切。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兩京藩臣多驕放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能脩。獻王之行母薨，喪服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之，曰：河間王良喪太后，服終三年，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

錄曰：惠王，景帝之元孫也。漢至此以日易月，凡四世矣。惠王獨能行之，終漢之世，所僅見也。錄之。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禮

父子之禮

《晉史》：文帝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入，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臣等以為陛下宜勅御府易服，內者改造，大官復膳，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虛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

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簾席橐，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惟陛下察納愚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

錄曰：按文帝之喪，國內服三日者，未禫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漢魏，既葬除喪者，已禫代之制也。然而不過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則帝所存者亦如心喪耳。初未嘗斬哀三年也，而孚等何惓惓若是乎。蓋方是時，清議不行，縱酒昏酣，輕蔑禮法，親死不悲，一旦有如帝者悲哀之情、痛

戚之意，雖未純乎古禮，已足以傾駭國之觀瞻矣。又曰：孔子抑宰予之問，蓋禮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禫代。晉之喪，雖未除魏之禫，則已受其玄袞赤舄之輝煌，聲名文物之布置，鐘鼓玉帛之交錯。雖欲弗用，誰其舍之。必欲如晉武者，恪共臣節，誓死無二，然後避居倚廬，簾衣藁食，敦曾閔之風，薄宰予之行，夫誰得而奪之。不然以承運嗣興之初，詭乏食稻衣錦之事，吾誰欺，欺天乎。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乎愈。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錄曰：中領軍之言，其千載之一機乎。時魏已革故，晉方鼎新，稽康、阮籍之風不可聞於末季，而况於新國乎。使以是議聞於武帝，將必聽

從，著為定制，列於禮官，通於天下，雖未能盡復先王之舊，必不至於流俗之弊也。惜乎，傅玄之慮，無以及此。遂至王何錮俗，江左承流，非惟不能行三年之喪，且以期功不廢絲竹。此則諸臣不得以辭其責也。

泰治四年三月，晉太后王氏殂，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錄曰：后，王肅之女也。誦詩論語，尤善喪禮。故武帝云：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則帝之所習聞遠矣。與竇后、景帝崇尚黃老而薄儒行者，可以同日語乎。

《魏史》：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

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進一粥。

錄曰：帝之哀毀，實天性使然，非有勉强矯飭於其間也。以爲欲自賢於萬代者，非是。

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

錄曰：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魏文之言，雖未達禮之通旨而已，暗合禮之遺意也。迫於累表，惜哉。

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精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

錄曰：此即夫有所受之之意，國家舉措動輒不能如意者，專以此等議論也。苟非豪傑之主，孰能不惑哉。

魏主又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意不淪。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

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請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唾嫌而已。

錄曰：此尤可見達於人情，明於大體，非草草率意競情者比。雖古之英君，何以過之。

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耶。

錄曰：三年之喪，人子大閑，不可追而悔也。四時之禮，國家常事，可以補而及也。帝可謂不惑於緩急者矣。

祕書丞李彪又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耳。魏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

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錄曰：後世以金革之例，行於無事之時。雖儒者不能免，豈非魏文之罪人歟。

太尉丕等又曰：魏家改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

錄曰：此帝所以斷然能用夏變夷也。諸臣得無愧哉。得無愧哉。

又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能無傷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金冊之旨，群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若不許，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聖心，請從衰服。

錄曰：魏之金冊，即漢之遺詔也。

冊稱瑜月而葬，葬而即吉，即詔以日易月之文也。然而或行或否者，特以至性不同，故事事各異耳。魏文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不由明師之傳，賢傅之習，而能慕人倫之高跡，行曠古之遺行。觀其屢問屢答之詞，足以盡破群臣百官之惑。如此則何喪禮之不可行哉。惜乎。馮后威非一朝之積，殃有由來之漸，有孫如此，其忍負之，而反鳩其父耶。愚竊怪帝之英達明敏不能燭父之奸，蓋魏方懲崔浩之禍，專以隱覆為容，既無董狐之書，終鮮耳提之命，至《通鑑》始考天象，微露其詞，《綱目》直書其事。嗟乎，已無及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患隱而患不知，不患微而患不明。其不恤顧忌，幽艱畢達，蓋為是也。遂使恩非所恩，厚非所厚。上下數千百年，祇此一時一事，而遭遇若此，豈非達禮之至恨至恨者哉。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祥祭于廟，有司上言卜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

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帽。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一月禫祭始服衮冕。冬至祀園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縣而不作，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錄曰：按十四年庚午九月，魏太后馮氏殂；十五年辛未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十一月魏主禫祭，遂服衮冕，遷新主于廟。然則凡五月而已，非古禮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之制也。

後周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

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錄曰：胡氏曰：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天下之義也。愚意不然。夫所以紛紛不一，議論聚訟者，正以欲率天下之人，共為三年之喪也。夫人心不同，親疏各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自不同也。必欲溥天率土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上古堯舜。若漢文帝、宋仁宗未有如此者，矧於母后之私親乎。此周高祖不廢詞，不責備，求以自盡其哀而已。君子未可以輕議之也。若乃遊幸興師之事，愚無取焉。

《唐史》：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

嘆曰：高祖圍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乃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錄曰：上皇以能滅突厥爲付託得人，何其無人心哉。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故突厥士馬嘗資其力。其始也，蓋腹心之托，指臂之援也，一旦恃中國之強，空漠南之地。君臣父子之間，自以爲永無外患，而不知蕭牆之內，其患反深於戎狄也。使上皇念其舊恩，諭帝以興滅繼絕，盍亦還其故土，反其旄倪，如孟子置君而後去之，則夷夏之冠履既分，大唐之恩威懋著，天之祚唐，當不如是也。不知此義，一旋踵間，子孫亦頗凶殘，若將報施之間耳。然則上皇今日之喜，能不爲君子異日之嘆乎。

七年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

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錄曰：太宗以漢祖爲妄自矜大，其然乎。夫突厥，上皇嘗服事之，其分懸絕者矣。今而胡越一家，蓋不但反臣其所事，帝之矜大又何如哉。帝嘗以子路負米不及爲恨，何至假胡越以爲樂乎。《詩》有之：儻爾籩豆，飲酒之孺。必如是，而後可盡天倫之樂，否則皆矜大之事也。

《宋史》：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爲祕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

及宸妃李氏薨，呂夷簡爲首相，奏：禮宜從厚。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聞。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有詔鑿宮城垣以出長，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

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後太后崩，荆王元儼爲帝言：陛下，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爲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斂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錄曰：先正有言：自章獻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又曰：仲淹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曉。其故何也。蓋保護之功人所難言，而掬育之恩昊天罔極。故夷簡極言禮宜隆重，所以默定其始也。若方仲兮請立七廟，謁太廟，欲被袞冕，漸不可長。故仲淹極諫禮宜從殺，所以預謹其終也。設使二公如在英宗之時，必有任濮廟之議者，而聚訟之事或可免矣。以爲其力居多，其論難曉者，或在于此。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

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距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司馬光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

遊並封太夫人，放之古今爲宜稱。□□□□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敬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

錄曰：孟懿子嘗問孝，孔子告以無違於禮。滕文公問喪，孟子告以自盡其哀。聖賢之言，本之人心而易見，原之天理而易明，不爲分別太著之詞，不立矯世異俗之論。故聽之者不見其忿戾而難從，由之者不覺其阻忤而難入。此其所以著之簡冊，萬世而無弊也。若宋之濮議，所以聚訟於當時，貽禍於後世者，誠以諸賢著論太分，矯枉過正，不能如聖

賢含弘光大，渾厚而不露也。自今觀之，司馬光、王珪之言正矣，然喪服大紀之云不爲無據，不沒父母之名不爲無典，而改稱皇伯之號無徵不信，不信難遽從也。歐陽脩、韓琦之言得矣，然萬代帝王之統誠不可忽，本宗百世之傳誠不可貳，而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灼然可信，可信難遽改也。甲是乙非，彼可此不，故其要在於自盡其心而已。苟使英宗上思藝祖萬世不拔之基，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昨所守者一人一事，今所主者萬國九州，是知天子者莫大之尊，雖欲憐憐顧其私親不可得也。次思仁宗拔之衆庶之中，置之億兆之上，昔所從者溫清定省，今所事者郊廟社稷，是知一身者萬幾之本，雖欲切切懷其顧復，亦不可得也。今帝之本心未明，所言窒礙，爾以爲光有天下先帝之德，彼以爲倫序當立應得之分，爾以爲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彼以爲親以子貴宜從極典。是故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無俟人言。

而援立之策，繼統之義，感而懷之，則有餘；爭而論之，則不足。及其終也，愈爭而愈窮，愈改而愈失。誠千古不決之義，未定之疑，由不能師法大聖大賢以正人心故也。而今豈可及哉。

孝宗即位，尊高宗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同居德壽宮。至日，孝宗服袍履步出祥義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皇麾謝再三，仍令左右扶掖以還。既而顧侍臣謂曰：今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錄曰：夫所謂付託得人者，蓋上而宗廟社稷，下而土地人民，不但繼志述事而已。唐之太宗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義也，其當時負託之重乎。孝宗果能銳意恢復，倚張浚如長城，料敵勢非秦檜，奮然以金爲無禮，和爲非計，信乎得其人矣。惜乎，卧薪徒切，嘗膽難終。符離之敗奪於前，思退之奸沮於後，雖有發強之心，而無興復之效。君子所以嘆成功之難得也。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於文德殿，遂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爲常。乾道七年，太上皇壽七十，上一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太上皇壽增八十，加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行大慶禮，大赦其餘。每歲從幸聚景園、玉津園、四聖觀，不一而足，極其崇奉焉。

永新劉氏曰：孝宗之奉高宗，考諸史冊，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倦，可謂子道無虧矣。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己以不資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爲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為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歟。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其善爲有所感而不爲之尚

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爲善者乎；如其善爲有所勉而不爲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爲善者乎；如其善爲有所懲而不爲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爲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群然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

錄曰：愚觀高孝二朝，天倫之樂達於終始。蓋自隆興乾道以至於淳熙，中間二十有五年，不但尊尊親親，父父子子，一人承順而已，而且得萬國之歡心。想其典章文物之盛，揖讓進退之儀，為何如也。亦不但身為太上，子爲天子，至尊無對而已，而且獲八十之上壽。想其駝顏鶴髮之隆鍾，黃耇台背之鄭重，又何如也。自堯舜禹揖遜之後，果見有若人否乎。意者高宗之禪受出於至公，無我之心，故天之報利，極其壽考福祿之盛。孝宗之盛德出於尋常萬萬之上，故禮之降重非比。常人窺測之心以爲感而能孝，勉而能孝，懲而能孝者，非迂即忌。嗚呼。此

紛紛禍亂，後世莫能免夫。

太上皇帝崩，帝號慟擗踴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夏四月，附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宰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

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斐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繼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絰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錄曰：此孝宗篤於大統之誼，蓋不以一毫私親間易其心。故史臣贊之，以爲帝之所謂孝，其無愧焉。愚嘗考之，紹興十三年，秀王常喪矣，命解官行服，此未即位之先也。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張氏又喪矣，成服于後苑，此已即位之後也。然則未嘗更易其名而以爲伯。至於理宗追尊其本生父希堧以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此又未嘗加以尊號而爲帝者。彼濮議者，本朝尚不依以爲定，况後世乎。徒以群英聚訟，人各自賢，固不若道學大明，人心反正之爲上也。觀者不可不知。

《元史》：廉希憲至元初，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所廬之地，聞號痛聲不絕，竟不忍言。

錄曰：元乃夷之風也。金革之例不當爲然，矧喪制尚未定乎，而能悉心古禮，一意終喪，蓋情可奪而夷不可以不變也。夫孝可通于神明，有不能感於僚友乎哉。若乃未學軍旅之事，而甘心金革之例，此又希憲之罪人也。

國朝胡居仁自幼至孝。父病，劇爲嘗糞苦甜。時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踴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襄事之儀并祠堂，月朔之薦，四時

之祭，悉遵古禮。識者知其特立獨行，而不識者每非笑之。然縉紳間知先生實，自茲始推其意。雖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對如賓，一棹梳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事兄盡友，外歸每迓於門，有疾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無倦；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亶亶，人亦往往樂從之。

錄曰：曾子曰：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有如胡之主敬，而不篤于親親者乎。以為知先生必自茲始，蓋亦惟知其粗者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禮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

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錄曰：以昏義先之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微詞奧義，惓惓於一鴈。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俱有鴈贄，所以敬慎重正，不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鴈親迎尚不能及，則是未配而輕祖，未交而薄婦，惜于知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甚不可也。故錄以存其義焉。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離》再索，皆以一陽處二陰之間。堯將使舜出震繼離，故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必有義矣。

《易·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

如其娣之袂良。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為本，婦以德為重。惟不德，則徒以瑳玼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妬忌，曾莫之耻也。故觀其君之袂，不如娣之袂，則知商道之所以興；觀席寵佑侈，服美于人，則知殷俗之所以亡，不特是也。宋太祖戒永寧公主勿衣貼繡，鋪翠襦，而趙飛燕至，以金飾其履，幾何其克終也哉。

《詩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錄曰：堯之釐降，舜之懲庸也。文之嘉止，天之受命也。於是為之造舟，為之輿梁焉。此可見其威儀氣象卓乎一代之制，而遂秉天子之禮矣。厥後魯秉周禮，哀公以一冕為重，而不知造舟之為光；以千乘為尊，而不知倪天之難得。此所以勤夫子愀然之對，而卒無不顯之光也歟。

《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紵，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居，歸寧父母。

錄曰：夫所謂之天妹者，非以其崇高富貴而不可踰也。正以其已富而能勤，已貴而能儉，以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後世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與葛之覃兮者異矣；若鼎鑄玉石，珠塊金鑠，則與服之無斃者異矣；若大夫跋跲，我心則憂，則與言告師氏者異矣；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則與歸寧父母者異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錄曰：諸侯之女而曰百兩將之，非誇也，所以著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

王姬之車而曰曷不肅雝，非譽也，所以見文王太姒內治之化也。夫冕而親迎，反不能敬以將之者，挾也；祚以著代，反不能和以承之者，戾也。婚姻之道，莫不善於有所挾，莫不祥於有所戾。泰以陰順之德，席崇高之勢，而能卑以自牧，所謂肅也。歸妹以少艾之資，屈於長男之下，而能動以相說。所謂雝也。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所以至今嘆美而無斃也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錄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迓皆百兩者，蓋內子之職，小君之分，以上則嗣續妣祖，以貴則敵體諸侯。婚姻之禮備，然後貞女至，而內治成。《召南》之詩，以鵲巢為首，言君

夫人者，民所瞻仰，不可不謹。以是為防，猶有翟芘以朝。如衛莊姜而不可見答者，有大車檻檻；如王大夫而不敢奔者，其去鵲巢之風，亦何遠哉。

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詩曰：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錄曰：愚觀親迎之禮，迺齊魯之自壞，非天下之不由也。夫韓亦諸侯也，而執禮周旋若是，君子曰：猶夫古也。此外，則俟我于著矣，充耳以素矣。凡以齊俗霸政之餘習也。魯守禮義之國，而容履綸之來逆，其逆與否，在紀不可以責，在我有可以辭也。以周公之裔而不若蹶父之子，此夫子之所深嘆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小雅》：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鷗，辰彼

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錄曰：《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聖人所以貴於男女之感者，本以令德來教也。世恣於趨色，恣於長顏，如舜華，則思之；旨蓄御冬，則棄之。是故德音莫違，曾幾何哉。綠兮絲兮，則治之；威儀棣棣，則忽之。是故我思古人，曾若是哉。聖人以關雎行於一家，桃夭施於一國，車牽達於天下，使知以義。合者惟以德成，而高山景行，又足以徹乎上下。凡為國者未有不求賢以自輔，為道者未有不求友以輔仁也。此山澤之至益，咸亨之孔道，虛受之微意，景行之良心也。孰謂燕爾新昏，而徒為歌舞笑傲乎。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

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受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錄曰：以特性終之者，天地別，剛柔錯；男女猶，禽獸作。於是有女惑男，若鄭國之詩者；於是有無章別，若聚鹿之風者；於是有不親御，若終風之行者；於是有不從男，若雄狐之綏者；於是有私出疆，若樊筍之刺者；於是有智不帥，若車中之斃者；於是有自尊大，若稱制之為

者；於是有不親饋，若西內之遷者，皆禮之大悖也。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錄曰：東萊呂氏云：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至隱公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為衆仲者蓋甲告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果然歟，曰非也。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是故天冠地履之分，禮先樂後之文，斷斷乎不可以易也。隱以庶長而奉宗廟，考惠公配孟子者，禮也。乃狗人之好考，妾之官，冠履置矣。所謂妄說人者也。為衆仲者，宜申告以妾庶長幼之序，二本耦嫡之非，先名正言順，而後禮樂可興也。乃狗公之見，陳羽之數，先後紊矣。所謂辭費者也。雖以是羽獻於群廟，已紊周公之制，而無救於亂亡之原，况責其末流之弊乎。察總功而問齒

決，君臣上下舉不知務，宜乎有讒而不見，有亂而不知也。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氏傳曰：伯姬賢孝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傳曰：一女子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二傳皆非經義。錄曰：穆姜致女於宋，入而賦綠衣，何其德也。及其淫於宣伯，占而遇隨筮，又何慝也。《詩》云：無非無議。以○○○而勤大夫之辱，有非議矣。《書》曰：惟家之索。以君饗臣，而母出于房，牝雞晨矣。而壞墮之逼，東宮之禍，胥此焉肇。然則非以賢伯姬，以謹魯亂也。聖人之意深哉。

《列女傳》：伯姬嫁于恭公，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

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禮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錄曰：夫人之辭傅母也，其然豈其然乎。恭公死，夫人未亡人爾。斷鼻，既非正中自經，恐汗溝瀆。傅母不至，可辭以禮矣。死復何恨哉，復何恨哉。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公遊於琅琊，孟姬從焉。馬奔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

錄曰：孟姬可謂知禮矣。夫禮不可斯須去身也。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而可受立車之載耶。雖然孝公琅琊之行，夫人從之，其春而省耕乎，夏而省斂乎，抑從獸而荒，樂酒而亡乎。姬如審此，必不待馬奔車碎，野處倉卒，而優游於門內之職矣。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過，其妻使使者吊之於路。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其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其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吾何依哉。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殖之妻，貞而知禮。

錄曰：杞梁妻非華孟姬比也。夫往役，義也；游觀，非義也。故伯兮之

執旻，與雄雉之貽阻，皆非婦人之所得爲也。其崩城不爲異，變俗不爲多者，以皆內誠之所感也。嗚呼。從容執禮，無敢自遂，謂之貞而有禮，信乎其然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俗。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錄曰：敬姜之饗，與穆姜之饗，可同日語哉。匹配生民之始，重宗廟而謀於宗老，所以合二姓之好也。《易》曰：閑有家，悔亡。其敬姜之謂夫。是故言不及外朝，智也；室必及守龜，信也；饗不及宗臣，禮也；勞不忘所事，義也；言不忘舅姑，仁也。其曰：謀而不犯，曰：度於法，君子之深許哉。

《儀禮經傳》：魯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事夫有五。平旦

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其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士也，二室不亦宜乎。且婦有七去，妬正爲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則棄之，行可乎。遂不聽。宋公聞之，爲表其廬，號曰：禮宗。

錄曰：魯與宋，禮義之國也。故若師若宗，真可爲閨門之範，官闈之式，後世禮教所由取則也。錄之。

《小學》曰：委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

夫。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異日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錄曰：冀缺之耨與龐公之耕，有以異乎。夫冀缺以名屈者也，龐公以身屈者也。以身屈者，退而無止；以名屈者，進而可伸。此其所以異也。夫呂甥之難，誰則不聞，然而未廣也。射鈎之事，可以法矣。季一言而受上賞，缺三晉而正卿位，文公之權審乎。

《漢書》：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帝幸上林，后與夫人從，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却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而起，盎因前進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立后，夫人乃妾爾，孰可與同坐。階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錄曰：愚觀漢之草創，不獨朝廷之上，君臣之間，其宮闈之內，多有粗率此類可見，後代亦無此矣。

東漢和熹鄧皇后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每有會，諸姬貴人相競飾麗，簪珥光采，袿裳鮮明，后獨尚素質，裝服無飾，深自抑損。其衣色有與陰后同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錄曰：觀此，則非但無慎夫人之事，而馬后大練之風將行於上下矣。錄之。

班昭爲曹世叔妻，號大家，博學高才，動止有禮，節行法度全備，作《女訓》七篇，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典從第六，和叔娣第七。其略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床

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其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若此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有也。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疆爲貴，女以弱爲美。脩身莫若敬，避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有四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

整齊，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爲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祭祀，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伎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俠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

錄曰：記禮之言，陰陽剛柔之大義也；女訓之言，內外周旋之曲折也。故詳錄其詞，以爲門內之知禮者告焉。或曰：昭之時，權歸女主。女訓之言，不能格正，而尚與外事，豈

敬慎之道，婦順之德乎。蓋常觀之《易》矣，《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此之謂也。是故兄王臣也，反註誤而被刑，剛失位而不中也。妹妾婦也，反得時而褒，顯柔而得中也。以先幽困，而後道顯揚，小過亨也。踵兄之成書，利貞也。作訓七篇，裨諸女勛勉，不宜上，宜下也。然而后方以六五稱制，在上廼能大善相遇，豈非所謂大吉者哉。彖傳之言，若有爲而發也。觀者詳之。

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博賢無不通。鄉里慕其高，多欲女之，鴻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之具，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始行婦禮。

錄曰：珪嘗爲魏王泰師矣。帝曰：事珪如事我。泰可拜，主獨可挾乎。珪不能正泰之失，而能成主之美，異乎房杜之壺則矣。

德宗建中六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賓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娣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錄曰：自南平下嫁之後，公主已異前代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矧世俗承襲，未易遽改。今始定之，可謂善矣。唐室世席女寵，善媒奇禍，太平安樂，紛紛覆轍，至是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則雖欲不執禮，胡可得哉。抑德宗始却有司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及唐安之逝，又罪公輔，以其費甚微過朕。求名何其先後之不倫耶。豈其定禮之時，國家多故，造塔之日，侈心復萌乎。好禮不終良有以也。

《宋史》：哲宗孟皇后，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元之孫，閤門祇候在之女。元祐七年，宣仁太后諭宰執曰：孟氏子年十六，教以女儀，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

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世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伯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后復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

錄曰：此有宋一代，典禮冠於百王，超於唐漢，以淑女之好逑，爲朝廷之正嫡。且上有至仁之母主之，下命衆大之臣相之，肆今六禮之行，何其鄭重耶。曾未踰時，一介小臣，得以讒間。至章敦主計於前，郝隨釀禍于後，帝雖知其壞德行而猶惑之，豈真前日之重內助，今日之崇外奸，每

與后相反耶。抑將有夷禍，故顛倒錯亂而不自知耶。幽王廢申后而戎伐于周，襄王黜翟后而敗亡于鄭，自古殷鑒如此，君子盍觀。其始之備禮，則知其中之寡恩。中之寡恩，又安知末之免禍乎哉。成敗真不可以論人也。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每燕賓客，皆一時賢士，主必親視饗膳。及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報乃可，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後居其夫之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

錄曰：按宋朝家法，仁宗以姪事姑，主獨不能以婦事舅乎。然則荆國之

守禮，帝固有以先之也。以舅姑降爲兄弟行者，三代以上未之前聞，惟夫人所行何如耳。觀者不可不知。

《伊川文集》：二程先公珦，母夫人侯氏事舅姑孝謹，與公相待如賓，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制，必稟而後行。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存視常均，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凡公有所怒，必爲之解。惟諸子有過，則不掩，曰：子之所以不肖，由母蔽其過而不知也。其教之不少假借如此。纔數歲，行而或踣，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而行，寧至踣乎。飲食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教使然也。夫人七八歲時，誦詩女子不夜出，自是不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詞章，見有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錄曰：伊川傳家人曰：人之處家在

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威如為吉。又《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常正之道。世人以媠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斯言皆為夫人設也。故由前而觀，則哲婦賢母之令著；由後而觀，則壺範女則之懿彰。不可以無錄也。

《名臣錄》：辛次膺清脩介持，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友元司馬文正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僕妾以下，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實白金，却之。崎嶇亂離，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上面諭：卿廉聲著聞，皆言聞中不受俸祿。次膺奏：臣為貧而仕，豈有辭祿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太上曰：使人人如卿，何患不太平耶。

錄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語岳飛嘗言，太上亦既知之，特不能用。若乃簡穆之起，本自書生，其動必以□。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禮

昆弟之禮

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錄曰：所以謂之常常者，相繼之義也。彼漢景之於梁王警蹕旂常，縱不驕恣不可繼矣。所以謂之源源者，不竭之義也。彼唐玄之於五王連枕共被，縱使至親有時竭矣。覲聘者，朝廷之禮也。接見者，手足之親也。不及貢則燕私之情洽，不以政，則非辟之干遠，而後得以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孟子其善探聖人者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錄曰：夫弟者，第也，出于天而自然

有次叙。是故兄之齒隨行，弟之齒燕行，一定而可紊乎。彼有疾棄其長者，或以權，或以寵，或以利。大而國之君，小而有家之子，一踰其分，未有不滅亡者。孟子以不能不為發之，與長者折枝同意，皆所以開人心自然之天。拯季世亂忘之弊，不可以不察也。

《小雅》：燕兄弟之樂，歌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邊豆，飲酒之飶。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錄曰：《鹿鳴》、《四牡》、《皇華》之後而繼以《棠棣》者，以周召王室之所仰，人心之所賴也。聖人不以變廢常，不以義勝恩，不以一時之所遇而

易萬世之所重，其公而愛之心皎然，青天白日不可掩也。脩然雨露霜雪，無非教也。故曰：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是故和樂且孺者，父母不可間，矧他人乎。和樂且湛者，妻孥尚不可先，矧外物乎。此所以雖流言之變，管蔡之辜，曾不若後世遂廢懿親之重，不信兄弟之親也。今去周公之世數千百年，為之歌棠棣，莫不因心發見，孰謂當其筵受之，几有不能感動者哉。蓋不待垂涕淚，而越人已無不化矣。

又燕兄弟親戚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彼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錄曰：愚觀此詩一篇之中而三緯具備，真足以感人於舞窮也。夫鵲鴿小物也，而飛鳴行搖，曾是親切，而有味乎。薦蘿小草也，而纏綿依附，曾是固結，而可解乎。蓋由聖人因心體物，遇兄弟之急難，則不暇束髮。彼有秦人視越人者，則鵲鴿乎。何有於兄弟之相依，則心誠求之。彼有教猱升木者，則薦蘿又何如哉。此學詩之大義，為禮之大本，不可以不察也。

又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酌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敦功既堅，四鍬既鈞，含矢既鈞，序賓以賢。敦兮既句，既挾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錄曰：為此詩者，其知禮之至乎。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周家世德忠厚，內親九族，外事黃耆，皆由於自然，不事勉強，豈妄說人乎。筵几雖陳，不為過設；侍御雖多，不為過勞；飲食雖盛，不為過腆，豈辭費乎。獻酬而後禮交，禮交而後樂備，樂備而後射以觀德，豈踰節乎。揖讓而升，下而飲，以賢而序賓，以爭而君子，豈侵侮乎。養耆老以相引翼，介景福而饗壽祺，邦家有光，君臣有慶，豈好狎乎。有此數者，故曰：知禮之至也。

父兄之答行葦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

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錄曰：此其曰：鳧鷖既醉，至今頌太平者必以首稱何也。蓋《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之所包者廣，故曰昭明有融；德之所具者身，故曰威儀類善；人之所聚者順，故曰景命百祿；義之所和者利，故曰祚胤孫子。是數者人情之至願，君德之至純。然必和氣周旋，而人心歡悅。故首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可以見王者之高致，父兄之盛節。萬世之下，固不能外之，以為頌禱也。嗚呼。至是而周家八百年之基固矣。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消，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淥，公尸來燕

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錄曰：鄭氏疏云：謂之公尸者，天子以卿言諸侯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祭則為尸，故云公尸。然則非周召畢榮之徒，不能任也。此時上有守成之君，下有弼直之臣，以己則齊明盛服，以人則肅雝秉德，以儀則至治馨香，以物則玉帛交錯。公尸安則神明無不安，公尸宜則神明無不宜。是以洋洋然而愛樂，熏熏然而和悅，皆太平之效，至治之休也。不然，酒清殽馨，夫誰不有，而何獨稱鳧鷖既醉乎。

公尸之答鳧鷖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意。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

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也。

錄曰：泰之時，所憂者不但怠荒而已，其所最憂者作聰明而亂舊章，以辯言而亂舊政，拂其耆長而任新進，棄其芻蕘而召寵利，皆足以為顯顯令德之累，秩秩德音之蠹也。是詩一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則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夫能由舊章，則有典則之可依，成憲之可度。由群匹，則有老成之可任，孝德之可憑。如是而民人不宜，天祿不永，紀綱不垂於當時，令名不傳於後代，吾未之信也。抑公尸而為此言，信非周召畢榮之徒而能若是哉。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其悖亂僭差，各有所自其始也。莊公可禘，則哀姜亦可致也。哀姜可致，則僖公亦

可躋也。是以古先聖王慎而重之，如不得已，一失則入于夷狄，再失則入於禽獸，可不慎歟。若夏公弗忌之論，夷狄禽獸之道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所來撫余一人。余雖欲於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又奸先王之禮。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錄曰：晉侯之使鞏朔，鞏朔之為齊捷，獻利也。王之使單襄，單襄之為晉侯，命義也。伐齊貪利，故責晉以義。王之不見莊伯，有由然矣。而又何以宴而私賄為哉。以為若孩提焉，本欲其正，而投之乎梨栗棗柿，

是未可知也。以為若戲術焉，本與之嬉，而加以正顏作色，亦未可知也。何為而有此哉。是時，單襄公在廷，王孫滿在位定，雖欲如兒戲，其如二臣何哉。雖然王孫蘇之復難，劉康公之微，戎定之本心喪矣。欲不如兒戲，不可得也。

《後漢書》：光武以東海王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虛之懸，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宮室，禮樂事事殊異。至永平元年，王病，明帝遣中常侍將太醫視疾，又詔沛、濟南、淮陽王詣魯，絡繹不絕。及薨，上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宮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

追惟王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儉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錄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以冢器當陽，帝以次嫡易位，猶損賴初之益者也。既讓于尊，尤能損己，而不自以為功。帝復居尊得正，追惟王執謙約，務從儉損，深得虛中善應，與唐世稱讓皇帝者，不可同日語也。此其大善之吉，蔑以加矣。

及肅宗尊禮東平王，踰於前世，諸王亦莫與比。建初七年來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復以王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寶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不名。蒼既至，升殿乃

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之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省覽愈褒貴焉。及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錄曰：范曄論曰：孔子稱貧而樂，富而好禮。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眩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固憲王之志哉。錄之。

《魏書》：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忠義，坐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羹一飯而聚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幃，為寢息之所，各就休偃，還共談笑。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嘗日暮參問。椿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子姪羅列階下，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每出，或日斜不至，不敢先飯。還，然後共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津為四州，椿在京，每四時嘉味，輒因

使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錄曰：史稱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言色恂恂，出于至誠，恭德慎行，為世師範。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余曰：不然。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福且貴焉，耻也。古之人所以不恃其遺慶而果於遺安者，非無意也。以播之家世，當元魏盛時，行義致身，奉公結主，夫誰曰不然。至孝文以後，君日以冲，政日以廢，女主擅權，賊臣竊柄，四海囂然，魏已不國矣。播於斯時，脩然遠覽，覺積慶之不足憑，而遺危之有可痛，並辭台鼎之貴，若漢之廣受，誰能奪之乎。迨至朱氏興弒君沉母，扇毒萬類，蓋已不可免矣。故椿津之禍，不獨慘於世隆誣構之時，而大著於元顯入洛之

日；不獨危於節閔詔下之後，而並肇於孝莊侍中之前。然則，恭德慎行，徒貽楷範之名，而席權世寵，深為明哲之戒乎。

博陵崔挺三世同居，門有禮讓，與弟振推讓田宅，怡然不釋。子孝芬、孝暉、孝演、孝直、孝政。兄弟孝義慈厚，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既亡，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錄曰：楊播之敦讓，然而不有其家者，以其世席權寵也。崔挺之慈厚，然而率保其宗者，以其世乏津要也。故曰：可畏不可恃也。君子何幸而

遇，邦有道，士大夫有禮，則風操高亮重於朝野。若能以士大夫之禮，反正無道之邦，又何忠諒弼直之不足賴哉。觀者各適其當而已。

《隋書》：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通嘆曰：賢哉，凝也。御家以四教，文行忠信。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非禮不動，殆終身焉。聖人之書必備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與人不受遺，非其力不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唐貞觀初，太宗精脩治具，房杜魏王之徒播厥師施，文中子之制作將以大行。凝嘆曰：大哉，兄之述乎。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而不利焉。

錄曰：凝之所見，其達於通之所擬乎。何以知其然也。夫龍門顯矣，

太平十二策之獻，未能盡如吾意，則不若守禮，終身之為高續經賢矣。致治不世出之，主未能悉用吾言，則不若述而藏之。之為得此，其所以房杜諸公並尊而不足，長孫一人尼之而有餘，固不若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與無往不利之為達也。

《唐史》：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錄曰：陸贄有言：道合天，謂之皇；德配地，謂之帝。皆至尊之殊號，極大之美名，不可以虛拘，矧可以飾讓乎。帝廣因心之愛，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此天叙天秩之不可亂，由之可也。至以遜位之私情，而輕無上之大號，受之者惶恐而不安，加之者悖理而可笑，非所以為重，實所以為褻，未可為後世法也。

宋傳：李柬之、肅之、承之、及之，皆丞相迪子。承之生而孤，肅之鞠育誨導，

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及遷龍圖直學士，懇辭乞以授兄，曰：臣少鞠於兄，且其爲待制十稔矣。帝曰：卿兄弟禮愛，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稱職，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兼東宮侍讀，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即退。英宗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以禮開導。甫神宗登祚，東之即日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勅王珪叙其事。子孝基亦位官僚，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凡就閑十年，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稱美，以比漢廷二疏。弟孝達進對，神宗問起居狀，並嘆以爲度越常人遠矣。

錄曰：胡明仲以二疏之去，知太子之不足恃，未可以爲然也。至於東

之父子，豈非誠然乎哉。神宗殉意自好，甫臨大政，即納安石之說，恣變亂之謀，而通曉國典之君子寧無措意乎哉。厥後孝壽孝稱同一，昆季未免，爲章惇起獄，京卞任權，有媿於禮愛多矣。此帝所以嘆其度越常人也。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之。嘗爲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謝良佐教授秦州，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大鈞居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襄事，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於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習之。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施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振起頹俗，在公之力。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獨善其身之所爲，豈以望於公哉。弼深謝之。

錄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藍田之社約，至今猶有。耿光者以黃爲之父也。其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者，莫過於戒淺薄也。而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可以相因而舉。苟於帷簿之間，行有所虧，則凡鄉間之內，言皆罔信。雖欲正五尺之童，且猶不得，何況堂堂之元宰乎。抑關中之俗，自周以來，號爲邃古，而橫渠之教，頗亦有聞。呂氏數公殆門牆之巨擘也，其於禮學乎何有。此又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景泰辛未，值上皇回鑾，廷議迎復之禮，率以虜人變詐不測爲辭，祇欲遣一車兩馬迎之。時給事中林聰上言：今者虜酋也。先畏天悔過，祇奉鑾輿。迎復之禮，當用鹵簿大

駕。會禮部尚書胡濙出一簡與侍郎葉盛言，內閣高學士穀所示大率，皆懇切而言：皇上之於太上，誼則君臣，親則兄弟，迎復皆宜從厚。欲以簡進，庶知人心崇重之意，靡間朝野。吏部尚書王直亦贊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者，宜以上聞。獨王文以爲此匿名文書類耳。事將寢，聰毅然上奏：王直、胡濙皆腹心大臣，事關大體，當公論，不宜私言。於是以其簡進，而上皇迎復之禮率得如儀，皆聰之力云。

錄曰：周子云：天下勢而已，此重則彼輕，自然之理也。聖人治天下，必使彼此無偏重之勢，人已無向背之情。聰惟有此議，而後儲議隨之。向使在廷，人人若此，必不如南內之錮，東駕之更，於是正監國之權，明攝位之誼。既可免，他日奪門之患，亦可迨異時邴戾之辜矣。其於君臣兄弟，何待禮失而求諸野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爲天子而友匹夫也。

錄曰：天地之氣，起于子，交會于午；帝王之運，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堯之興也，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是乃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含，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蓋雖同德齊聖，實天運氣數而然。後世安敢希其萬一耶。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於是二老幡然來歸，而文王之化已不啻蹶然興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發，援之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貳心之勉，決之乎帝也；叩馬之諫，奉之乎天也。蓋太公以天下爲己任，伯夷以君臣爲己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何必較其同與異乎。然則二老跡雖迥異，實則同歸，不可能岐二分也。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錄曰：周武王既尊太公爲師，而又

號曰尚父，其事之也，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與舜為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怠，則夙夜祇懼，罔敢不迪，故吉也。怠者，慢易放肆之萌也。怠勝敬，則狎侮五行，厭棄三正，故滅也。義者，裁度制事之本也。義勝欲，則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故從也。慾者，人心危殆之端也。慾勝義，則沉湎冒色。力行無度，故凶也。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載之乎丹書。而止曰黃帝顛頊者，乃錯舉以見義，宜乎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

《詩小雅》：燕朋友之樂歌：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錄曰：《詩》云：鳥鳴嚶嚶，而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可見非困窮之比，寂寞之倫。猶其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皆所以喻于朝廷之

上者也。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古人動必稱神明，以見無人已私意於其間，若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此君子者，仁義以為儷，道德以為鄰，心志之相許，建諸天地也。同心協力，以康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肝膽之相照，質諸鬼神也。一言以出，天下同其利，一行以立，萬民共其休，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太平之美垂於永久。其不然者，則殘民害物，妬賢嫉能，朝廷天下亦壞亂隨之矣。此朋友之倫，關乎世道最切，非但爾汝之間聲諾相聞而已。

伐木許許，醕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醕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錄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古人敦篤之行每如此，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故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極盡在我，無遺而已矣。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歌美之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錄曰：吉甫尊為元帥，親為世臣，且懋建征伐之功，以據獫狁之難，必有奇謀祕計之士人，則參謀，出則副乘，此將相之事也。而乃歸之張仲，何哉。蓋孝友者，六行之首，八刑之先。國之命官，以此保民，家之立法，以此艾後。故君牙之有政，即張仲之令猷，而吉甫之交懽，乃詩人之樂道。嗚呼。以飲御而進賢，則無驕恣放縱之意；以魚鼈而為禮，安在窮奢極欲之非。一燕而三美併焉，謂之多祉，不亦宜乎。

《大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遷遷。其未醉止，感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倅。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反耻。式勿從謂，舞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錄曰：序以此為飲酒悔過而作，以愚觀衛武公史之所載，與詩之所陳，截然不同，豈其既失而後改者歟。君子曰：秦之穆公，聖人所深許也。然則歌賓筵之詩，而不知自反者，真斯人之不若歟。

《論語》：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錄曰：愚聞諸張子曰：晏嬰智矣，

而不知仲尼，然而反稱其善。何耶。夫子之交也，道義而已矣，故惟主久而能敬。後世之交也，勢利而已矣。故一於趨以求知。然則命也者，夫子真罕言也，孰謂張子而不知耶。璩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

錄曰：按夫子之友，衛有伯玉，齊有晏嬰，鄭有子產，皆得位得國者也。其使人於孔子，不曰通交際，達命令，乃惟以寡過為言，可以見古人之道義切磋，雖一介之使，未嘗以富貴利達而動其心，而伯玉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人不間於其使者之言矣。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錄曰：人須是此意存於其中。不以此意存於其中，則有饋為厚，無饋為薄。充此類，雖舜受堯之天下，亦上下相通之義。苟非歸格于藝祖用特，何所施其敬耶。若以百官牛羊倉廩為重，使己僕僕，爾丞拜也。斯

乃子思之所不悅，而謂舜與夫子為之乎。

《孟子》：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右，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乎。

錄曰：愚觀古之聖賢，以道自重，蓋不但子思為然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不可。若賢者，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不可以不慎者，觀於此而可見矣。

孟獻于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錄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資其勢者也。一富一貧，乃見交情，此利其有者也。故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夫是而可謂之友乎。此義不明，而後富者日驕，貧者日詔，勢利益盛，道義益微。孟子發為是論，所以立輔仁之範，闢諛佞之門，不可以不知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班，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錄曰：惠公之事無可考，然能辯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則亦非常人矣。抑周道衰伐木廢，國君、大夫尚能崇彼抑此，師資友益，以為美談，豈非孔門道德足以感人乎。過此，蓋寥寥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

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錄曰：晉平公之為君也，錮樂盈，囚叔向，耽淫蠱之疾，作虜祈之官，惑以喪志，無能為已。特於賢者，尚知禮貌，恭遜之間，進退疾徐之際，周旋執禮，儼然猶存。故君子亦不以人而廢之也。

《通鑑》：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則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錄曰：古之王者，尚必有師子夏，聖門高第，未足為辱。若田子方段干木，則吾不知也。雖然以一僭竊之後，而能知此，亦足多矣。厥後，魏侯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亦至。區區梁國之小，而致大賢之再為國者，可不務作于前耶。惜乎，矯名干寵，富貴驕人，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無惑乎，終于僭竊而已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思，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由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錄曰：孟子之時，沈同嘗以其私問

矣，未聞樂毅之名也。太史公又謂：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然則涓人馬首之說，果孰為之。是時，仁義之禍棘矣，利慾之害熾矣，孟子以其命世之才，而為超卓之論。若果二事並觀，可以見賓師之重，長老之稱，不為徒然。至於燕昭樂毅孳孳為利，仁義罔聞，其君臣之不終，端可見矣。其所謂不奪不廢，尤足垂訓。蓋其始也，出乎彼，入乎此。故其終也，出乎爾，反乎爾。然則，遺親後君，靡不然矣。此豈一隗一辛所能知乎。嗚呼，後世乃有自比之者，則其所見亦小矣哉。

《西漢書》：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以立五教之典，則至治之成法。周衰，孔子之言不用而道不行。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七十子之徒，散遊四方，大者為師傅，小者為隳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及秦并天下，燔詩書，殺儒士，六學於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遂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夫涉起匹夫，歐謫戍以立號，不滿歲而亡，然而搢紳先生往焉，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高皇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哉。至孝武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位宰相封侯，於是即丞相府，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之。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賀與屈氂壞以為馬廐奴婢室焉。

錄曰：吾儒於天地間，大之則繼往聖，開來學，次之亦崇治化，興太平。此禮不可一日廢也。區區陳涉亦能知之，惜乎大漢之興，不能崇重，致使賈董之徒不能張施於其間，而公孫弘掠美於其後。史故歷數興慨太息於其間者，豈盡無意歟，其所感嘆深矣。讀者詳之。

漢初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惠帝為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以禮聘子真，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患眾，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筮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楊雄少從游學，至仕宦，數為在位顯者稱道其德。適杜陵李疆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錄曰：漢承秦後，始以焚書坑儒，終以輕士謾罵，幾於無士無友矣。有太子者出一卑詞求之，而峨冠博帶，彬彬都雅，復見漢廷，可見友道之不

終絕與。厥後子真、君平流風餘韻，被于當時。孟子不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其諸若人之謂也歟。

曹參爲齊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膠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因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盡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錄曰：參不但相齊，以相天下，亦此道也。此可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不皆好臣其所教也，豈不賢於後世哉。

衛青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錄曰：汲黯不拜衛青，所恃者何耶。蓋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凡所以卑奉之者，慾也。黯惟無慾，故面折而不爲過，犯義而不爲辱。君且直之，而況於臣乎。或曰：黯常願出入禁闈，豈其無慾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黯之行達矣。其在內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閭，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隗囂使援往觀，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蹕警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雒陽，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錄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耶。夫王僚重鎧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荆軻匕見，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然則帝豈故為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品之人，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決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蓋援之擇君，出于本心。專意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不可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虜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迺德客耳，其於慙諂乎何有。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①「人」疑作「入」。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門冠帶之人，不過觀聽之美。所謂人倫孝弟，無所關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堂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錄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然後有儒佛，乃何為者哉。帝知崇儒養老，而又事佛乎，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儒之貴不

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蚺蜈蚣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虛寂滅，即心見性，自然惠覺，安在其四十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少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愛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

錄曰：愚觀肅宗之論二子，蓋不但言語文字之間，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駰前奏記數十，指

切長短，至憲不能容，而能潔身遠引，所謂即鹿無虞，幾不如舍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至吏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

陳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爲之語曰：膠漆目謂堅，不如雷與陳。

錄曰：愚觀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較耳，遐哉邈乎。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能及矣。

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爲聖童。更始元年，以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到任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

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到椽，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備採錄，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

錄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逃，觀諸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遁也。時大寒朋來，延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中正之節者也。卒能使龍丘感動，願得備錄。孔子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其斯長孫之謂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邴原相友，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度虛館以候，既往與語，唯於

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而成。邑遂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相待，而不使知來者，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讓，不復爭擾。鄰有牛暴田，爲牽著涼處，自爲飲食，子主大慙，若犯嚴刑，禮讓移於海表。黃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詔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歆爲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寧澡身浴德，遭亂弗迷，臨治弗屈，可謂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至死不變者也。其

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不可同日而語矣。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於新野，回謂備曰：此間有諸葛孔明，其人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始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欲見，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詣亮於隆中，凡三顧乃得見。

錄曰：《蹇》之上六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時權御已移，漢祚將傾，險難之極也。玄德冒險而起，危塞窮蹇，又無倚賴，苟非剛明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豈能出於蹇乎。故其象為大善之吉，其占為利見大人。三顧之禮，有由然哉。然則所以勸備者，雖由於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於初矣，豈偶然之故哉。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四方之志，蓋授《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

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略，上不能用，遂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六經，贊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通等咸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及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錄曰：按東臯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貞觀初，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及叔達撰《隋史》，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

太尉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其後君集果誅。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遺之，無足怪矣。至樵作《通志》，顧亦之循其舊，不為立傳，果何為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錄之。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蠲焉。勃興糾侈，袂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錄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內而閨門之內、蕭牆之間，不能無慚德焉。此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焉者，而挾策

負素，固不若鳶飛魚躍之妙矣。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

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禮皆前後稱名惶恐。

錄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

以王珪為魏王師，則先拜；以玄齡為太子師，則又先拜。至是著為定式，俾其子孫世守之，奈何不旋踵而忽亡，其故何歟。彼三師之設，肇自周公，內有元聖之德，外抗伯禽之法，則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凡拜揖進退之間，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術耳，何足貴哉。蓋不但旋踵之間，可以廷辱師傅；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此錄之意也。

高士廉都督益州，為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學校粲然復興。有朱桃椎者，隱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鎮益。聞而召見，遺以衣眼，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夏

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苦履，置於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為鬻米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見。議者以為焦光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每令官僚存問。以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至是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錄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平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廉頑立懦，苟非加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子至貴，不能顯其化。此褒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

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一老李元爽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賡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社祁公衍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沛國朱貫、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暇日為睢陽五老會，賦詩酬和，恰然相得，形於繪事，以紀其盛。元豐中，潞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皆以道自

重，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獨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請入會，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珣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聖院。溫公又為真率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竚瞻堂，塑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錄曰：洛陽，天下之中，鳧鷖既醉之風，不知幾及見矣。數老者，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楷範也。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錄之。

《宋名臣錄》：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

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程門之立雪，千古以為美談也歟。

《列傳》：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峰，一見奇之，許以文著，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性復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為我佻介乎。又深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將荐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辰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予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然以先生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

俾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錄曰：萬章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又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又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峰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况其他者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明王直撰《李時勉贈行序》云：正統十二年，祭酒李先生乞骸致仕，六館諸生俛然，若無所依。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至是無可奈何。乃言於上，取其平日行事為十題，良工繪圖諸在廷，各識以言。及行，太學師生送者，凡二千餘人，諸教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宣然前導。遠近觀者塞路，一時道傍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亦為之罷市，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有為之泣下者，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未見其比。俾後世傳之，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

錄曰：宋臣有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衣冠禮樂填街塞市，何其盛也。至明年己巳之變，兵甲壯士彌山滿谷，又何其憊也。誠使正人者珍重信任，留之闕廷將，姦人可杜，邪謀可塞。奈何首木方除，乞骸遂篤，至諸生無可奈何。嗚呼。觀此一詞，則伏闕叫，闔所由以起，而訖於權奸

不得不為虛禮之文，以光先生也。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而識者實懷憂國之嘆焉。此又不可不知。

《明臣錄》：尚書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流輩方務舉業，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輒有老成風格。然屢試不第，將絕意仕進，不復應舉。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知非凡鳥，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遂中第三，會試第一，入試大廷，狀元及弟。先是由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卜華伯亦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徐武功性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及入翰林，凡有作，即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為匏庵先生。

錄曰：夫禮也者，起也；起者，作興之謂也。時文定久需於次，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遣於尋常者，蓋萬萬也。故勃然而頭角崢嶸焉。而際會異然，則禮之於士，其可少哉，其可少哉。

布衣陳真晟，漳州龍溪人，本出海濱，

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流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期薦有司。至福州，閩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所也。為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莆人雖多儒家，自布衣而學術始淳。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至今猶傳之云。

錄曰：李文毅之贈送，弟子所以崇其師也。吳文定之敦遣，師所以隆其弟子也。若夫陳剩夫之從好，非師非弟，所以自待也。三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①『陳』原缺，據後文補。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智

君臣之智

《家語》：孔子稱堯曰：其智如神。

錄曰：《繫辭》曰：神而明之。夫萬事也，萬物也，出於天也。夫苟出於天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理無形也，未可以為神也。具衆理，宰萬事，係於人也。夫苟係於人也，疑之而可言，擬之而可動，心有覺也。此所以為神也，非所以疑擬於杳冥之鬼神也。

《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錄曰：堯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能及，不可測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無過不及也。若乃曲徇己見，必人以難從，則不可謂之用。傾駭聽聞，示人以難及，則不可

謂之邇。拒諫飾非，以察為明，則不可謂之好。優柔不斷，讒佞不分，則不可謂之執。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又安在隱惡而揚善乎。斯皆智之賊也，過與不及之故也。故聖人不由焉。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

錄曰：夫所惡不知務者，若唐德宗猜忌刻剝，以剛明自任，而忘受欺於盧杞趙贊之謂也。然則何如而後能察之哉。夫虞庭之法具在也，其所以教之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察之者，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而尤致慎於巧言令色，則雖有祀贊百輩，何所容哉。此四凶不能危舜，而一祀足以亂唐。孟子之言吃緊而不可忽也。

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錄曰：禹之智，鯀之所謂不智也。夫父子之道，天性也，一以率性而利，一以穿鑿而害。未至於聖者，可不勉哉。今天下之鑿者，非獨於鯀也，或苛察自在，或壅闕自賢，或躁急自用，或刻薄自恣，或僥倖自多，奚啻其一端乎。孟子發為行所無事之說，於世道極有益，未可以行水小事言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錄曰：湯何以謂之勇智乎。夫禪受以文，革命以武。然非內秉剛明之德，何以知一日之間，天命已絕，果能上應天心，下順民心乎。而猶曰：已，日乃孚者，湯恐後世以台為口實也，然其實人心喜悅。未占有

孚而猶曰：革，言三就者，仲虺作誥，以解湯之惑也。不然，雖以咨嗟涕滂，如莽之金縢自陳千鬲，如操之下令，而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果何益哉。

萬章問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於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錄曰：夫所謂之智者，乃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謂也。然仁可勉強，智不可勉強。此三代以下，論人物者，不能純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

晏子之徒亦在所錄也。故觀於四智二賢之論，則知當時所以為之惓惓焉者，亦必有其道矣。觀者詳之。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金，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授之以政。

錄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傳》曰：天地不交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也。桓當否極之後，蹶然興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非得先幾之士，同心之言，何由聽信之乎。牙之推賢讓能，無暱

比之私；桓之諫行言聽，有剛明之德，齊國之亨，夫是之由也。

桓公與管仲坐而問曰：昔吾先君築室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士凍餒，戒車待優，游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為此若何。對曰：昔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縛本肇末，勸之以賞罰，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公曰：為之若何。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錄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為卦：火在天上，其明及遠，萬物之衆，無不照見。此桓公、管仲坐而論道之時也。

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今夫工使處就官府，審其四時，辨其攻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使處就市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今夫農使處就田野，察其四時，權節其用，及寒繫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病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暮從事於田野。是三者，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

錄曰：此不易之定論，豈惟一國為然，一人一家莫不然也。上失其道，民失其義，士甘於游衍，農奪於末技，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不亡，幸矣。此仲所以深慮也。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公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錄曰：此魯作三軍所由起也，智者在於善觀而已矣。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安矣，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有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爲旅，鄉爲人帥之。五鄉爲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人帥之。春以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錄曰：此內政而寓軍令，徒以仲之設心，外則一以欺人，內則急以疆己。惓惓焉，惟以得志爲事。夫是而君子不由也。若乃先王聯屬其民，寓兵於農之法，大率類此。嗚呼。齊一國也，仲一人也，以三萬人橫行天下，誅無道，屏王室，莫之能禦，何況堂堂之天下乎。夫是而不可不措之思也。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無受其資，而重爲之幣，類於諸侯，則曰鄰親我矣。四鄰大親，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西，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鄰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遂征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錄曰：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故就其開悅君心，纖微畢照，則可見其明智而有餘；究其反覆傾險，立心措志，則又見其光大之不足。君子可不務帝王之大智，以正己而格物乎。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於遯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錄曰：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與同正相反，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分也。蓋同之言，利害不分，是非莫辨，惟上之言而莫予違，是故言之可聽，聽之可入。和之言，祇求無背於理，不求無背於言，誰能無叛於道，不能無叛於迹，必不肯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是故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入。要之，進無面從，退無後言者，和也；以利害為從違，得失為進退者，同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人上者，可不察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二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踴者，故對曰：踴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及晏子在晉，公與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公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吾敢違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錄曰：智哉，晏子仲乎，卻慶氏殿鄙六十弗受，一也；與季札言，納邑與政，二也；辭宅卒復其舊，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雖眩美輪奐，以奸私寵，焉知他日不變革改，毀以盡公論乎。故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以齊之多難，崔慶亂於前，樂鮑踵於後，晏獨端委植立而不可變者，讓為之懿也。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蘊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

魯饑，臧文仲言於桓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

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心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錄曰：葵丘之會曰：毋遏糴。遏糴者，五霸之所戒也。於是有文仲之請，齊人之與焉。何以今之世，反不然乎。彼胡越尚猶一家，以秦人而視楚人之肥瘠，不敢若是忽，而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胡為乎閉之糴乎。夫常平社倉，其制遠矣。三年耕，九年積，亦云邈矣。而預備倉，今之要務。募民既曰無策，和糴亦未盡善。勸借者不得已，而一行贓罰紙割，未能盡知無已，俾其有無，自相兼濟，何得以當官威，令參預乎其間耶。且如一府一郡，所產幾何，出自本土，非由外來，猶之可也。四通八達之道，豐年尚且資之。纔一壅闕，四路風

聞，市井又從而關之，小民又從而訛之，來者阻絕，居者騰湧，安得而不坐索高價耶。惟其無阻，人各趨利，不分遠邇，不伺號招，自然遠來，民心至愚而神，索價高下，不約而同。又況我之可得而止者，皆出於其塗之人，而未出於塗者尚多也。民之所仰而糴者，多未出於塗之家而已，出於塗者尚少也。曾是而不反思之乎。此移民移果所以有限，而自謂盡心者，亦未嘗得也。

臧武仲多智，時號爲聖人。邾庶其以漆間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武子謂紇曰：子盍詰盜。武子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也。是賞盜焉，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錄曰：夫子嘗告季孫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言與紇正相合，孰謂武子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莒僕，而後有季孫之賞庶其；有桓公之納郟鼎，而後有陽虎之竊寶玉。誨盜之驗，如影隨響，人可不務洗濯其心乎。以紇之智，足以服季孫外盜之言，孰不敬信，而內寵之私，孰可殉之。雖然以甲從已，則讚；犯門斬關，則誣。紇以正論，而宿以憾施，言之禍人，一至此夫。

奉穆公納晉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師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辭。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於曲沃，是爲文公。文公元年，王室有亂，襄王出居於鄭，秦穆公帥於河上，將以納王勇，犯言於文公曰：永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於周，取王弟叔帶於溫，殺之。

錄曰：《蠱》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然則授璧請亡，豈得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鑒矣。彖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蠱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齊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則求諸侯，莫如勤王，豈無徵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諸亡人子犯之謂乎。

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魏，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詞。公曰：可矣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晉雖伯國，天意興之，而猶藉以先焉。其是之謂夫。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邵毅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公從之，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又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

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錄曰：愚觀成子志而有文，豈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讓三獲曰文，有天下者可不務哉。徒以其霸而廢其文，乃攘取高位以饜異寵。今之視之，習不若腐鼠，其視衰也，為何如哉。

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錄曰：《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晉侯本以陰柔之質，詭而不正，而能任剛陽之臣，觀其立政制治，豈非大有為之才乎。故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君臣父子之間，令聞長世，所謂承以德者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倡，族

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乎。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弊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錄曰：愚觀子產之治，鄭國乃知井田、學校。當時，皆可復也。夫鄭與魯與滕等也，其自稱國小而偪，族大寵多，初非臆說也。一旦取我田疇而伍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非鹵莽也。又取我衣冠而褚之，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弊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王井田教化之遺風也。其始欲殺之者，習寵枯勢之為也；其終欲嗣之者，心悅誠服之公也。然則田疇之殖者，誰耶。子弟之誨者，誰耶。蓋已寢寢乎回心

向道之俗矣。此有子、孟子未為空言，而子產能見之行事，人豈可以弱小而自畫耶。觀者詳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乎。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錄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見當時議論之合也。而操刃製錦之說，至今千古，膾炙人口，人可不務學乎。錄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

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錄曰：愚觀鄭之詞命，其膾炙人口者，若晉徵朝論幣獻，捷晉讓壞垣辭楚公子，以至爭承讓陣，立駟對苑獻子對士景伯，其詞具在也。至今讀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開明，而况親聆聲咳者乎。信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詞可不待潤色耶。

裨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竽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錄曰：校人之譏曰：孰謂子產智。然則其卻裨諶，獨非智與智。故以祝史為末，自強為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於未然乎，有國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與命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弘道錄卷之三十八

智

君臣之智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錄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之廣，兆民之衆，親之為同胞，視之為吾與，皆相之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尚多也。富視其所與，所不與者尚多也。以論三晉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下之相必如秦晉，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孫黎民，視彼

五有之氣象，萬萬不侔矣。後之欲論相者，盍舉以為法。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言，愛一嘔一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錄曰：昭侯於是乎，失言矣。夫彤弓、昭弓受言藏之，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袴雖鮮，不以加諸人，況於其弊者哉。若夫一嘔一笑，所關至重，怒而故嘔，喜而故笑，人主之喜怒，將國關焉，而豈弊袴之比乎。徒知舉措之不費，不察身心之遠圖，偶存愛利之私情，而競左右之臆說，未足以語智也。

《史記》：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反漢王入滎陽，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錄曰：此蕭何之功所以第一，漢之天下，根抵於是乎定矣。彼責其不

收博士掌故之書，無案之詞也。

初項羽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至是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謠解，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然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沛公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錄曰：此蕭何所以必用韓信，不在於追亡之日，而在於王漢之始，破秦滅項，立漢定楚，胸中已有成筭，何其無忝於相國哉。

漢王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曰：今東卿故，天下豈非項羽乎。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曰：不如也。信曰：項王之為人也，暗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有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劄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歸東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斯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三十餘萬，唯蜀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錄曰：愚觀韓信之所養，乃知赴赴武夫公侯服心，信不誣也。夫玉汝於成在天，不可得而知也。以信之窮困受辱，體膚之餓，拂亂之爲，亦已多矣，焉能不動其心哉。是故惟不甘匹夫之勇，而後知三秦可破；

惟不屑婦人之仁，而後知項羽可敵；惟不沒養民致賢之言，而後知丞相可事；惟不棄設壇拜將之禮，而後知漢王可臣。如是而不聽信計，則吾不知也。

張良爲韓報仇，乃徂擊始皇。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能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彊忍，下取之。父又曰：履我。良因長跪，父以足受履，笑曰：孺子可教。與之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再後五日早平。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再後五日復早來。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授以編書，曰：讀此爲王者師。後十年見我，濟比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旦日觀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常習讀誦之。

錄曰：張良之於豫讓其始，豈相遠哉。世珍暴興，晝剽巷奪，專諸曹沫

之戈聶政，荆軻之七藉聞於時，以相如之賢，猶欲五步之內，血濺秦王，其風聲氣息，所由來遠矣。天厭人夷，圯上者出，以爲漢馭除。然後子房能知沉計忍辱，善藏其用，卒以智稱。是故由前而觀子房，如未煨之鋼，未操之毋，豈能免於徒割；由後而觀子房，如處女之軀，脫免之矩，不可胃於羈勒矣。

良素多病，相從沛公，入關嘗導引，不食穀。及天下已定，封爲留侯，乃辭去。漢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錄曰：自聖賢之世遠，而後君子進退出處之間，廢情而任術也。嗚呼。可以慨諸，可以慨諸。夫伊之訓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爻曰：亢龍有悔。此聖賢之學也。退而囂囂自得，與赤烏几几，此聖賢之道也。自三顧至於反政，自居攝至於告老，何莫非斯道也。三代往

矣，權謀功利之學，所志者何事。往
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故創見子房之事，以為希曠超絕，真
若脫履邁世者，而不知其用智任術，
亦已多矣。何者。蓋黃石之說曰：
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嗚
呼。斯言也，雖不全合聖人之旨要，
亦不可以無道拒之。視彼韓、彭、周
勃大有間乎，設使不遇其人，吾見博
浪之謀，迂於謝病之策，其去殂臨將
不遠矣。

帝置酒洛陽南宮，謂羣臣曰：「徹侯諸
將毋敢隱，朕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
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
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
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

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錄曰：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物而無情。然則非無心也，以
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何人不可
有哉。亦非無情也，以一人之情爲
千萬人之情。何物不可用哉。漢高
雖不幾於聖人，而一時之功用，天爲
之以清，地爲之以寧，苟非豁達大
度，從善如流，胸合於廓然太公，物
來順應，安能事事而周之，人人而察
之乎。若乃自賊以爲智而不合衆
心，自用以爲善而不通衆志，此乃天
之所棄，非但人之所禽也。

高后崩，呂祿、呂產欲爲亂，而憚絳侯、
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
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
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
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
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錄曰：人皆謂太尉之問非是，或爲
之危，或爲之幸。但據紙上之陳言，

□□□□□尉必先爲之所，而後
問也。□□□□□曰：以酈寄之
給說，即此而知其然也。夫陳涉一
匹夫耳，其將起也，猶預使人叢祠中
呼曰：陳涉王，然後人皆從之。矧
平勃之智也，所恃者六軍而已。况
又未敢訟言誅之，則人安知順逆之
所向哉。一左袒之問，而逆順判然，
其可見矣。然後人皆知呂氏之當
誅，劉氏之當正，前後左右紛紛乎其
解體矣，豈非交驩相結之深計歟。

文帝即位，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
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王
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
智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
之，平專爲丞相。」

錄曰：平之言，真宰相職也。帝已知之矣，獨不能責其實乎；責其實，獨不思得其人乎。惜乎帝之明智，無以及此也。嘗求其故矣。高宗恭默思道，所務者，學也。學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謂求有益於得也。文帝玄默化民，所慕者，老也。老故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謂求無益於得也。是故武夫捍將、材官蹶張之徒，而臨以質美之主，其施為氣象反拜下風而仰餘光，何以責其坐而論道乎。然則咸有一德，與夫思兼三王，非故為是，表異也。不如是，不足以佐天子正中國而撫四夷也。

陳平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章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衆陽圍，三也；攝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錄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者，一時之事也。所謂一將之智，則有餘也。代天弘仁，變理陰陽者，不世之事也。所謂萬乘之才，則不足也。此

帝之論相，徒有其名而無實者也。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飭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牧。故能逐北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以法繩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尚坐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錄曰：帝之思頗牧而以為將也，獨不思周召而以為相乎。頗牧之為

將，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匈奴不敢近塞而已。周召之為相也，越裳氏重譯而獻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則將相之功，果孰愈乎。夫股肱惟臣，良臣惟聖，三代之所以賓服四夷，用此道也。文帝不思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顧區區於趙代之所聞，雖日拊髀，果何益哉。此所以雖聞陳平之言，無異馮唐之論，未足為大智也。

武帝時，汲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錄曰：此武帝異日托孤，所以獨得其人也。夫知之真，而後任之篤，甯愈之愚。王陵之戇，苟非真知，孰能有濟乎。不愚不戇，見害則避，見利則趨，而又何待於招之使來，麾之使去耶。唐太宗惟不知蕭瑀李勣之

真，故寄命之際，取其才智，而略其節行。然則弘式倪寬之流，莊助已易而畜之矣。其於社稷乎何有。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察群臣惟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盡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及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盡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當，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錄曰：帝之任光，蓋得於助之論黯，可以見知人之明矣。夫托六尺之孤者，光之忠厚小心，刀能辨之矣。苟無廢昌之變，立宣之權，光不爲全人乎。設使汲黯而當其時，遭其事，吾知尚不能客人之過，其能容己之過乎。碯與磳之事，其所優爲之者矣。矧於淮南復謀，而妻子獨不能窒其

慾耶。帝有以知光，而光不能副帝，此又黯之罪人也。

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爲后，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立爲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乃令人詐爲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錄曰：人皆謂慧者不壽，豈壽者不慧乎。其所得於天，有厚而清者，有清而薄者。自明誠，謂之性；自誠明，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得其厚而清者，故悠久無疆也。琉璃之爲寶，非不瑩然白也；冰玉之爲器，非不皎然明也。然得其清

而薄者，故觸之即碎也。是其明雖同，而誠則異，此漢昭之所以止於是乎。

自武帝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以來，吏民獨推趙廣漢，天性聰明，精於吏職，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鐵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又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

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恩。其發奸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錄曰：愚聞諸先正，仁可過，智不可過。告訐之俗，鈎距之情，智之過也。智之過，不得謂之好問用中，隱惡而揚善矣。况加以專屬疆壯，蠶氣見事風生乎。此正自取殺身之道，非其智如神之謂也。

《東漢書》：竇融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名姓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而遣長史劉綯奉書詣雒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

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錄曰：融之歸向，去幽就明也。帝之明見，料事多中也。有融之明，而後有帝之見。《屯》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竇融以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光武以之。此所以終漢之世，令名無窮。彼隗囂者，所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不旋踵而亡滅也。然則不但帝之明見萬里，而聖人已明告萬世矣。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語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並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

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

錄曰：明非，人主聖德耶。然有斤斤之明，有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大明當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嘗屑屑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渚，情狀必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能舍之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之所以辨於吏牘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搆之，乃令王霸募人於市，將以擊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使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跪曰：冰堅可渡。官

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因謂曰：安吾衆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屬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錄曰：此當與白蛇相應，不當以白魚為比，則神靈之祐庶幾稱矣。

又曰：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於危迫，其幾間不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設使踵候吏之言，將不前阻水乎。前乎李陵虜不敢逼，後乎趙雲一身俱膽，皆以此也。若謂預知冰合，以決天瑞，則霸非所及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八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三國志》：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畝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德操為冰鑑。故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

錄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以易而得也。人徒見黨人戮辱，以為仁賢之禍，而不知顧厨俊及，乃長清德之風。至孔明能知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斯非龍德而隱者乎。又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終

日乾乾者乎。又曰：愒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往。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夕惕若厲者乎。當時謂之卧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作新久錮之氣。而時務之識，其好還標榜之稱也歟。

備詣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土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若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經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屬，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①「王」原作「三」，今據上下文改。

②「牛」下原有「一」字，疑衍。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錄曰：愚觀孔明之告玄德，與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同一見也。而不能恢復帝業，何耶。蓋高祖之時，三傑並用，其禽魏取代，仆趙脇燕，東擊齊，南滅楚，皆信之功也。觀其言曰：多多益善，則與刺顏良誅文醜者，大有間矣。今發蹤指示，固斯人也；擊兔伐狐，亦斯人也，世豈能並濟哉。加以操之用兵，彷彿孫吳，而區區之蜀，終老雲喪，誰能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達，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嘆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

以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錄曰：古之學何為乎。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所以為誠也，為信也。今之學何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學之所以為欺也，為詐也。是故孫權未勸之前，良心未鑿，天理尚存，何能見其刮目。呂蒙既學之後，役智任數，呈功計能，非復吳下阿蒙矣。然則非子明之受益，乃雲長之當損乎。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

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一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錄曰：愚觀破虜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成功一葦，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為恩，而反以為誚，如是尚可釋琮而不擊乎。來而不取，反為人借，以借者為短，則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權之為漢賊也。至其巧於用詭，以襲關羽，不啻掩人之盜，以為勝於子敬，克其類於穿窬之事，猶可為之，何怪乎稱說天命，媚於瞞賊乎。

《晉書》：杜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滢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

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餘，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錄曰：夫智名勇功，人誰不慕，而欲識之哉。《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名，喪厥功。人惟智量淺狹，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吳之役，其造謀定議，發跡指示者，預也。諸將徒能得走獸耳。故嘗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非其驕貴之靡，乃由博學多通，耽思經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勞不施耳。而安不忘危之一言，足以超于衆見，豈徒濬與渾之不如，華與詭亦莫能及矣。安能終損，立功立言之本歟。嗚呼，可以法矣。《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

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錄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其此之謂與弓工輪扁。至今猶且稱之，以其言之曲盡，而達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則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見，殆王魏之不若歟。太宗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問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獨非好問用中之比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

以上通也。上曰：善。

錄曰：離之爲卦也，明兩作，故爲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爲幽暗之象。此兼聽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爲訓，猶有信楊國忠，以成天寶之難；信盧杞，以啓建中之亂；信李訓鄭注，以致甘露之變者。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之廣，一日萬幾，雖後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上意，唯物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

盡己意。

錄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規鑒歟。夫不明而喜察，後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而惟憑己之可否，則是非亂矣；善惡不可以一人決，而惟恣己之好惡，則善惡惑矣；功罪不可以一人斷，而惟私己之與奪，則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諉，而責成於人，猶可言也；以苛細自任，而動疑於物，不可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無窮；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己有不便，而令百司執奏，則己無偏重之患矣；人有未知，而能選賢任能，則人無廢事之憂矣。此貞觀之治，庶幾可稱。後之人君，其諸念之哉。

房玄齡明達吏事，濟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

晦能斷，二人深相得，同心殉國。故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錄曰：愚觀唐之房杜，與漢之良平不同，足未見其躡，耳未見其附，而史稱善謀。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視漢之高祖，其豁達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之神采英發，舉世皆拜下風，使為房杜者畫一策，則挾為己長，運一籌，則伐為己有，如良平之自見，豈能始終其業哉。今上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君臣朋友之間，豈非善藏其用者哉。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捷，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遠，臨難不改

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瀉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錄曰：帝之始也，欲聞己過，而及群臣；其終也，遍舉群臣，而忘己過。至他日之評魏武，乃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嗚呼。合而觀之，可以見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諛說哉。

德宗詔郭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賤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卑。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

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寶難曰：君以兵請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負於君，而爲此乎。用濟乃止。

錄曰：宋岳飛之班師，與郭令公之躍馬，其意正同。而老儒經生或責以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復，而後聽命。其歟用濟之謀，何以異哉。

《宋史》：太祖皇帝未嘗爲學，晚好讀書，然性豁達，不事矯飾。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如不爲之，而使臣下無間言哉。

錄曰：《虞書》之人心惟危，非與慾也。《中庸》之不睹不聞，戒與慎也。帝之胸次，可與玩於千仞高明之上，

夫何間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書言，尚為憎耻，矧於飾，非文過者乎，後世無能及矣。

太宗勤於爲學，每臨朝後觀書，自己自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等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徧是書耳。

錄曰：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竊以爲經生亦當體認性情，傳求理趣。至於誇多鬥靡，徒勞而無益也。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讀，而又能行，繼世之後，所當取法。乃脩《太平御覽》之書，支離破碎，無裨實用。雖日進三卷，果何益哉。宜乎田錫之不取也。

田錫耿介寡合，多智好禮。嘗奏：舊有御覽，但分門事類，無益聖心。臣請別爲御覽。又集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置宸座之側，庶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其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

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詞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也。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覽經史子集，取其語要，輒用進獻。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錄曰：愚觀漢宋二祖，皆未嘗爲學，而能不失帝王之範圍；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學，而反不免後世之譏議。何也。豈非所務於博聞強記，而不切近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詞字畫，而不關於誠意正心乎。真宗徒能嘆美田錫，以爲天奪之速，不能盡力章疏，以收直諫之功，何況一屏風之置哉，雖別爲御覽，亦從然矣。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

語》二十篇也。常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錄曰：趙忠獻之讀《論語》，可謂侈然自負矣。然不知虎兕出柙，玉毀櫝中，是誰之過，所以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李文靖之讀《論語》，可謂歉然自損矣。然實能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嗚呼。若人也，其所先見謂之智，其所不欺謂之仁，兼以終身誦之，謂之勇。觀於聖言，豈非不憂不惑不懼者歟。

及沆爲相，王旦乃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嘆曰：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不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錄曰：自《商書》聿求元聖之後，孰有稱聖相者哉。沆之先智，洞若筮龜，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沆應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爲無口匏。弟維乘間爲言，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及下，有司皆得見之。若邦國大事，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勳，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未能也。

錄曰：愚觀沆之所言，莫不曲盡後生之情狀。其稱籠罩，乃外示虛文，中無實意，果於世俗之態，極爲親切，乃知聖相之智無不知也。然則人豈可僥倖於市童之憐，而甘心於識者之鄙耶。

陳恕久領三司，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之。

錄曰：恕以心計任職，本無足列。然帝之侈心，彼窺之已熟。使恕而在，天書之詳，必不肯為，且不足以望之矣。錄之。

曹彬克江南，歸蕭然，行李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勸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還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

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誥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錄曰：彬之智識，而可少哉。以馬援而有梁松之謗，以王濬而有周浚之書。君子居功之際，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彼拔劍擊柱，攘臂奮拳，尚不能止，區區使相，曾無足介。《詩》不云乎：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彬之與美，可謂交相得矣。

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一郡囂然。公訪於市肆，乃歸，明人言之，遂詠其人，即日帖然，論人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獻勝。又方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衆始出，忽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呼萬歲，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某亦莫能措也。其智略，大率類此。常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

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錄曰：自孟子言：穿鑿之後，忠定之言，吃緊已乎。夫智不可鑿，亦不可窮。不順則鑿，不流則窮。循理為順，不竭為流。是故止訛之術，斷之聚也；攬轡之呼，敏之輿也；不斷不敏，智之賊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步不可行，矧天下大事乎。故曰：忠定之言，可謂吃緊矣。

契丹寇澶州，帝大駭，以問寇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聞之懼，有欲退者，準止之。令候駕起，帝亦難之，將還內。準懇留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復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若揚為不知者，乃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

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勝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澶州。

錄曰：我明己巳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賴子肅愍之言而止，二事孰為難易耶。以愚觀之，澶淵之寇，宋之袞職，無闕廟社莫安；正統之變，乘輿越在草莽，朝野震動，從違之間，危亡反掌。然當其時，王欽若、徐有貞固自在也。以二公之智，何不亟去之，而使皆得以媒孽其後，何耶。夫智臨之君，黑白易分；甘臨之主，邪正難辨。一旦狃於安富，則驕侈生；忘其禍亂，則釁孽萌。此景德正統之時，諛於二公之正議，其事獲伸於前，而譴禍亦隨於後也。聖人係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君子其可忽哉，其可避哉。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

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大尉受國恩，今日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廷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錄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遼遠。至契丹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砦，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普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即引去，倘佯無鬥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

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兵。至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況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盍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防大事。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葉急於此。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弘道錄卷之四十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婿也。及爲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號稱得人，皆殊之力也。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

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錄曰：愚觀范仲淹，其起也，一書生耳；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嗚呼。此張詠所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變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別也。觀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爲三班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

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及儂智高叛，帝以爲憂，青時爲樞副，上表請行，遂進宣撫，至廣南。初鈐轄陳曙失律，兵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斬曙。於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以爲未即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屍有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勅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爲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錄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發幾貴速，轉移貴捷，變無常形，施

無常露。至於不貪僥倖，不忘戮辱，不冒無妄，又皆達者之事。有將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終於不免矣。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能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錄曰：昔者畢仲游受知於光，貽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

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

以宋之中葉，太平全盛，天下無事，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繼體，初未

嘗有所損也。而國用不足，至郊恩未敷，以初立好勝之君，豈不動心乎。

帝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

能無不足；不求盈，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為慮，求足為心者，雖百計

爭之，我之說益遠，彼之論益親。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

也。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

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

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

萬全計。因授飛陳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

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

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以飛克中

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

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

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所以靖康中，以蠟書冒圍

募，河北兵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

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

分路並進，山峇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

於度外。然則飛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也。苟有如高光者，納蕭何之

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為元功乎。

徒負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比，君子祇當咎諸公之幸與不幸，不必責帝與諸臣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

相得甚驩，及命下，史館校勘喻樗門之曰：二人且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

以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

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樗言。

錄曰：愚觀喻子材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蕭蕘而曹顯，丙先而魏後，

房謀而杜斷，崇變而景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是以道義流

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世之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蹇

蹇，矢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檜之厚貌，輟加深信，則

未必忘己之義，無我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小嫌，而

成爾汝之不協。子材之言，不為無徵矣。錄之。

韓世忠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湖山，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能見其面。初得疾，勅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間關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易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徇檜，以圖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所規畫器仗，精絕過人，知人善獎，部曲繼秉節旄卧家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錄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為智，在君子獨以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踐之卧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勛之恣意陳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為君者不以雪耻除凶為心，為相

者反以讎功忌能為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為脂韋之臣，竊圖苟全，豈得已哉。雖以抵排和議，悉皆空言無施。然則列聖在天之靈，果知乎哉，不知乎哉。

劉錡順昌之戰，募曹成等二人，遣作間事，遇敵佯令墜馬，果被執。兀術問：錡何如人。對曰：太平邊帥，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兀術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術不信，錡遂進軍。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兀術，精兵尚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術俟其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兀術披白袍，棄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戴鐵兜牟，號鐵浮圖，錡以檜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又有拐子馬，號長勝軍，至是亦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特以智計先定，不為諸將所惑，屢勝所驕，而能以寡禦衆，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意欲捐

燕以南棄之，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錄曰：兵法曰：為將者，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而智為之首。此劉錡所以有順昌之捷，而祿者猶為之踴躍也。此時和議已成，譬則落場之文，略有可觀。外此，皆權合之境矣，復何機會之有。

汪立信自為沿江招討大使，在江陵即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不宜抽減，曰：為今之計有三：宜盡出內郡之兵，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

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
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書，
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
以危法廢之。及似道喪師還，又召爲
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授江上諸
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撫立
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
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
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
鬼。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顏，嘆息
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
此。」

錄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必，非人
也。時沿江之策，已爲下計，譬之焦
頭爛額，不可斯須緩者。此而爲狂，
無乃真喪其心乎。雖然似道非喪心
者，特以迷於鳩毒，稔於貫盈，至是
已非人矣。天將假鄭虎臣之手，以
彰賣國之惡，故不得不至此也。」

《皇明名臣錄》：誠意伯劉基慷慨多
智，攻於天文。時寓杭，適遊西湖，有
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以爲

慶雲，分韻賦詩，公獨縱飲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
我當輔之。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公又
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
能之耶。果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
陵，陳時務十八策。會陳氏入寇，或謀
以城降，或以鐘山有王氣，欲奔據之。
公獨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
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
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
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
之，斬獲無筭。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
明王，公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爲。
不拜，陳天命所在。上感悟，乃定征伐
之計。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
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及後，屢欲
用以爲相，辭曰：「宰相，國之重任。譬
如易柱，必得大才，然後可；若束小木
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非不自知，但疾
惡太深，又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
上由是益重公，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
曰：「吾之子房也。嘗著書，恐不及見，

以貽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故公
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
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
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重如
此。」

錄曰：楊文懿公有言：「子房之策不
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辯，符檄未見。
擅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
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
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
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愚獨
以公之辭宰相不居，鑿鑿乎，則哲之
智。世以爲無踰於公，而公自視歉
然，其過人遠矣，非挾智任術者比
也。」

永樂宣德間，名臣稱三楊：文貞西楊，
文敏東楊，文定南楊。東楊天資明敏，
有果斷之才。每朝廷事，使中官來閣
下議，必曰：「東楊先生在否。或知不
在，即回。然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或執以不可行者，已而卒斷於東楊，灼
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
審錄重囚，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

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嘆服。時主上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陽之才，未嘗一日離左右，几密謨至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東楊嘗語夏太常仲昭曰：吾見人

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大。凡事君自有體，進諫亦有方。譬若上讀千文，云：天地玄紅，未可便言。安知不以嘗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再，或有所詢，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云：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其智大率類此。及李時勉又曰：西楊先生未仕時，與楚府教授吳由翁草逆交。由翁爲余言：先生博學有智，端敏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及居禁近，參掌機務，公平廣大，寬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一毫私己。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獨無一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

論人才賢否，解翻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輕重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大臣宰相之事，於此見之。

錄曰：愚觀三楊之遭際，無異前代。以今目錄之所書，有房杜推讓之風，水東之所記，有平勃自牖之勢；文集之所序，有韓范居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業，智哉若人也已。錄之。

平江伯陳瑄周旋有智略。靖難，師至江北，瑄知天命有歸，率舟師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漕洲所經海島，夷人畏憚，悉避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無敢譁，人兩便之。既建北京，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艇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外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開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湮鑿，

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又沿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導淺夫，沿堤鑿井、樹木以便行。凡慮爲之周，而事爲之果。

錄曰：愚觀是時，南北未通，天乃篤生異人於大江之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嗚呼，始以平江封，終以濟川顯。《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斯言當不誣矣。而廟祀至會，血食不廢，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進士，選庶吉士曾榮等二十八人，公自陳願進學其間。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歷官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凡二十二年。沉敏多智，爲人謙恭，言苦不出口，而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凡所猷爲，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己尤善記憶，有奸民以斷理數事嘗公者，

曰：汝於某事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吏於稅糧有所欺隱，必曰：某年撥其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初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屢遣官催迫，未能就緒。公至詢父老，皆云蘇

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奏行南京，鑄送鐵斛，於是出入均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推一人總之，名曰總

收定與加耗各有定則，除撥運外，自羨存積在倉，號曰餘米。至次年，各照加減徵收，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聽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

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數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錄曰：王文恪公論都御史何鑑曰：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理之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贏縮，一視其人。若文襄者，真其人哉。故每每舉之，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小公私懸罄，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及當何公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採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物，時議濬。吳松白茅港方以費無所出，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所謂以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與。此文襄之智，至今猶思之也。

知蘇州府况鐘，初由小吏事尚書呂震，

震薦其才，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鐘乃舉左春坊張宗璉。仁廟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外郡下僚，鐘何乃舉朕官官。士奇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不意遽爲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鐘知宗璉，亦可謂賢矣。蓋已有嚮用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大郡，繁劇難治，擢爲知府。至即黜屬官貪暴五人，庸懦十餘人，遂與周巡檢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舟船之費，羨餘皆爲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此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於民。遇災旱，輒發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其惠利及於貧困者無窮。至九載滿去，闔郡民扣闥

乞留，至八萬餘人，遂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競立祠祀之。

錄曰：前此蘇松民俗，大户不出加耗者，其此類歟。時上有仁廟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鐘之智惠，若鴻毛之遇順風耳。不然，以一小吏而干，朝廷薦舉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厘八萬扣關之人，朝議方且從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智

父子之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錄曰：此大聖之獨見，度越於千古。其所以傳賢而不傳子者，決於此矣。夫危微之間，所淨毫末，乃聖愚之所由分也。開明之性，近於道心，然不能純乎天理，則其發之於言，必不能已於辯訟也。可見聖人折理欲於毫芒之間，苟有毫釐之不至，未有不以開明為睿，辯訟為才者，而況於苗之頑，子之惡乎。以是為典，後世猶有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盡出於己之下者。然則，朱也，其超乎萬人之上矣。

《史記》：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中行，季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

后賢，時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乃立紂。

錄曰：帝乙之事，商家之不幸，抑天命之當終也。夫太史之爭，天下之正法也。是時紂母賢而子尚少，帝乙寧知其亡國而預易之耶。後世若扶蘇、楊勇之事，實人謀之不臧也。抑商以一微子不能立而棄之，而周乃更泰伯、伯邑考，皆舍長而立其次，豈非天命之有在耶。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錄曰：升之為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虛邑無所疑

阻，以至於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乏異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饗於岐山，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好。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錄曰：此大賢之言，切中夫人之病，萬世不可易也。夫堯子開明，舜子

讓德，苟非至聖，孰能舍此而立彼乎，而況後世之溺愛者乎。苟無一定之限而人焉，是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卜，雖古人不廢無，亦權之不得已耳，非智之得也。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敢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錄曰：介推之棄綿上也，不智於晉之啓南陽歟。夫溫之難，天未厭周，子帶上悖不蒸，亡將無日，秦伯以爲

功矣。文乃攘爲己有，異於乞醯一聞耳，乃若崎嶇草昧，一十九年之間，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介祿而弗及，王章而可求哉。雖然隱者其身也，顯者其名也。君子哉，介子歟。不然披以仇，須以竊，豈真可無言歟。言，則寺而豎矣，宜乎介子之不言也。

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母曰：深山太澤，實生蛟龍。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反於難。及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其母曰：子靈之妻，役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焉，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錄曰：愚觀羊舌氏之母，其智有足多，未可以其姑而少之也。夫上有聖世，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有用世克明德端，此乎係也，而况殺天敗子，曰國亡家之人乎。禮世有刑人不娶，吟可謂不能斷矣。其博識多聞，乃其糠粃焉耳。是以君子必務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一毫不苟，一事不可缺，嗣是而及於胤毓，未有不善者矣。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卿，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没平公軍無秕政。

錄曰：愚觀祁奚之言，與今寒士之教子何以異哉。自少而壯而冠，形

容曲盡，人之善爲嗣令，一至此哉。今人見一子弟，若琬琰，若瑚璉，然夫誰不愛曰慕之，而不知其優游涵養，切磋琢磨，乃心何如其惓惓也。幸而如午至樂無紀，又幸而如奚至公無嫌，此父子之間，恩如天地，明如日月，何但一軍尉哉。抑觀晉之盛時，若趙文子孤也，而成物滋備；范文子蒙也，而敬讓聿崇。及其衰也，長如伯魯，而一詞無措；疆如智瑤，而五賢凌人，於此可驗。匪特家運是關，國祚實繇之矣。矧今天下一統，賢才大同，而可不務預養乎。

《通鑑》：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欲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命之曰：謹識之。二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一辭，求其簡，已亡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錄曰：趙簡子豈賢於智宣子乎。宵之拾，恤之置，何其禍福之霄壤也。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

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以宵之狼在面，瑤之狠在心，豈不能須而得之歟。三家分晉，勢不並立，乃剛復自用，陷於不義，亡何日乎。是故鞅之簡，三年而後問，所謂需於郊，利用恒也；恤之水，三版而後決，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也。古人之備難至矣，禍福之自求審矣。

秦伐趙，趙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曰：復有言長安君爲質者，必唾其面。左師觸龍於是願見太后，盛氣而需之入，徐趨而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復曰：食得母衰乎。曰：恃粥耳。后不和之色稍解，乃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后笑曰：婦人共甚。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

爲之計深遠。常聞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位，祭祀則祝之，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以爲子孫相繼爲主也耶。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今媼尊長安君，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有不諱，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爲質於齊，齊乃出師，秦爲之退。

錄曰：左師之悟后，與四皓之安劉，伊川並載程傳，果然乎。曰：不然也。夫左師之諫，從容不迫，出於愛憊之間，始終不外其良心。此所謂納約自牖，以通其一念之蔽者也。吕后以澤而劫良，故良以四皓而劫帝。此所謂濡有衣袂，以濟其一時之急者也。嗚呼。安有身居大位，而使天下之人延頸願爲太子死死者

哉。故帝之從善若轉圜，天資之美也。泛應多謬悞，不學之過也。

《列女傳》：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兒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錄曰：甚矣，叔敖之母之聽之聰也。夫始見之詞，未必其可喜也。一變之間，氣度自不俟矣。其陰德之報，未可必然。而聖善之智，古所未有，益以信君子之立心，不可殘民害物。一蛇恐再，況於恣人行暴乎。趙將馬服君奢之妻，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爲將，其母言於王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曰：始妾事

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吾計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括既行，趙兵果敗，括死軍覆。以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錄曰：括之不可使將也，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所不知者君耳。是時六國以其游魂殘喘，自取覆亡。故先失其是非之本心，且不勝欲速，無暇反而顧之耳。此孟子所以深嘆於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漢書》：棠邑侯陳嬰之母。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有恩人，稱爲長者。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嬰。嬰謝不能，強立之，欲以爲王。其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其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

祥，不如以兵屬人，事苟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項氏敗，嬰後歸漢，果以功封棠邑侯。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凡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逮封漢王，遂以兵屬之。時項羽與漢爲敵，計得陵母，輒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其母，欲以招陵。既而，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畢，伏劍而死。陵後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

錄曰：范增於是乎，可愧矣。夫項羽之不可輔，婦人女子皆知之矣。悲夫七十餘年之老，其生也餒於陳母，而亡也忍於王嬪乎。使增能勸羽踐入關之約，存鴻溝之界，則不絕項氏之祀；明天亡之意，迴舞劍之戈，則亦不失項伯之封。二者胥失之，豈其智弗若歟。雖然二母之見，順而易；范增之事，逆而難。君子丁艱難亢會之際，其亦幸而爲二子

用，成賢母之名；不幸而爲范增，徒歸天下之惡哉。

《史記》：鼂錯爲人隋直刻深。文帝時以上便宜，擢爲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文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太子善錯計策，及既位，以爲內史，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不便，常以計欲誅錯，不遂，以此愈益貴，遷爲御史大夫，悉求請諸侯之罪過，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曰：上初即位，爾爲疏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嗟乎，劉氏安，而鼂氏安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錄曰：愚觀《史記》所稱智囊有二，然各有所蔽。樗里子蔽於胡沂，晁錯蔽於袁盎，豈其好智不好學歟。雖然錯之欲削諸侯，庶幾國爾忘身

之義，翻身受戮，爲天下笑。疾之親重，卒能全軀以歸於渭南章臺之中，漢景帝反不及秦昭王，亦明矣。若乃錯父之見，其將晚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之母，生五男，皆至二千石，人曰：萬石嚴嫗。延年爲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號曰屠任。其母常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太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十餘事，下御史案驗，遂得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錄曰：嗟嘆嚴母之不可古若也。夫胎教之與三遷，乃古之賢母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嚴母果能密察延年之所存，養其不中，抑其大過，必使童而習之，長者之風純如也；壯而行之，哀矜之情咸若也。

苟心之無忍，雖賞之不殘，烏有號稱屠伯而可全身者哉。實受除墓之慘，虛傳賢智之名，嚴母之不古若也。悲夫。

京兆尹隽不疑之母慈明善教。不疑爲京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言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言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使，嚴而不殘。君子謂是母也，可謂永錫爾類者矣。

錄曰：愚觀不疑之母，異於延年之母也。夫教貴乎豫也。不疑不辯亡金，固非屠伯之比；母慈明善教，亦無除墓之憂。子善其名，母貽其慶，豈非既明且哲乎。

《後漢書》：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有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長，有知人之明，舉孝廉，爲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財，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迂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錄曰：觀光，則趙廣漢之鈎距，與張敞之絮舜，有所不由矣。此天性之明，智不待教者也。錄之。

《晉書》：陶侃父丹，母湛氏。丹仕吳，爲揚武將軍，湛爲側室，生侃。而陶氏貧幼，績以資，使交結勝己。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至徹所，卧薪自剄，給其馬。甫侃監源梁於潯陽，以一坩鮓遺，母封還責之曰：爾以官物遺，非惟不能益，反以增吾憂矣。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薦於廬江太守張夔，夔辟之。後以軍功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備威儀迎母，鄉里榮之。

周顛父浚，母李氏，字絡秀。浚爲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嘗出獵遇雨，止李氏家，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聞貴人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側室，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遂許之。生覲及嵩、謨三子，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推胤華宗，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如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錄曰：愚觀陶士行、周伯仁之母，可謂敏而達矣。且同出於微，爲側室，固不係於世類也。特以剪髮與治具之事，或頗疑之。夫一髮之微，寧值幾何，而能樂飲極歡，一女之弱，倉卒無幾，而兼屠宰畢備乎。豈其賢聲素聞，雖至剄髮無靳，精辦素著，

雖兼數人不辭，而後遂以為實事乎。若乃降精嵩嶽，著名屏翰，雖乃人謀，實天意存焉，不可得而測度之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①「嚴」原作「顏」，據文義改。
②「嚴」原作「顏」，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四十二

智

父子之智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但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遂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托孤之命未行，托勣之言先入，是所以教其諂一。蓋帝本挾數任術，長於任人，而不閑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膂，即他日之仇讎；今日之智計，即他日之禍本。自以為得，而不知勣也者，既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為社稷之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乃以去

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廟社稷，不可以不錄也。

睿宗元年，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辭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太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饗天下之福乎。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錄曰：人皆曰：廬陵王之復辟，唐之天下一再造也。而不知造於平王隆基之為太子也。夫震，長子也。若乃建成與承乾及陳王忠，皆庸劣無似，所謂震索索，視矍矍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至於中宗昏愚尤甚，始則其心受辱而不顧，俛首廢棄而不耻，終則生於憂患而不知，制於妻孥而不恤，所謂震逐泥未光者也。以及於玄宗赫然奮怒震驚，羣枉之

心發摠，積陰之氣神堯。故物不失其舊，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喪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觀於出乃見。

權臯者，唐相德輿父也。以才名表署安祿山從事，陰察安有異志，然畏其猜虐，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適祿山使獻俘京師，回過福昌，尉仲謨，臯從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稱疾亟召謨，謨至，假為哀哭，手自殯襲。既逸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其母初不知，聞之慟哭，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乃微服匿跡，候其母於淇門，奉之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採訪使高適表為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臯又變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士君子如李華、柳識皆仰臯之德，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德輿四歲能詩，七歲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韓洄辟從事，試秘書省，後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

無外飾，醞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時人以為宗匠焉。

錄曰：愚觀權臯之陷虜窟，可謂無策矣，而能卒保其身，以奉其親，蓋不寧完節全名，抑且慶鍾後裔。韓洄、王定常評臯可為宰輔、師保，卒非空言。父子貞文孝德，羽儀朝行，豈非明哲之君子乎。

符令奇子璘初為盧龍神將，會幽州亂，奔昭義，田悅拒命，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日，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不行，吾死壘尸逆地，云何。璘與父嚙臂別，時朝廷遣馬璪討悅，璘降璪，悅怒切責罵以忘義背主，旦夕且死。令奇曰：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遂遇害。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復表父冤，加左散騎常侍、戶部尚書。

錄曰：此事與權臯等，矧令奇真死，

臯尚假耳。而史不列卓行，豈以其子不在相位耶。錄之。

《宋史》：曹璨、曹瑋，皆彬之子也。璨沉毅多智，彬以為類己，特鍾愛焉，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傳》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及彬疾，真宗臨視，明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优劣，對曰：璨不如瑋。後瑋有功，與彬同配饗廟廷。彬，太祖；瑋，仁宗，知子莫如父云。

錄曰：彬之右瑋也，豈預期其不附丁謂歟。是故寧為寇黨，無為謂黨。寇黨雖罪猶榮，以其無忝所生也。謂黨雖貴猶戮，以其有覩面目也。蓋不惟國之禎祿，其邦之司直已乎。

瑋常規趙元昊，知其必叛，謂樞密王巖曰：在陝西日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博易，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從事

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得策。又從而殺之，邊人誰肯爲我用者。德明從之。瑋因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而觀之，真英物也，他日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甚勉之，駿時未以爲然，後始嘆其明識。

錄曰：此不但璨之不如瑋，駿亦未爲得也。彬可謂始終不負所舉矣。

向敏中父瑀躬親教督，不假顏色，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長，姿表瓌碩，豈弟多智，曉民政，善理繁劇，居大任三十年，人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罹變故，終不得謝。嘗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謂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大喜，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門闌寂然，竟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望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勳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其智略慎重，類如此。子五人，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亮子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後累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餘孫並顯。

錄曰：宋之后族，或以仁，或以智，或以勇。仁而不濫，智而不傲，勇而不亂。是故彬之清介無伐，是不濫也；敏中豈弟多智，是不傲也；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是不亂也。不知尚此，而惟色之求，幾何望其伉儷之益，嗣續之賢哉。

呂夷簡與子公著俱拜司空平章事，宋興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呂氏居其二，士艷其榮。夷簡父蒙亨，即蒙正弟也。祥符間，真宗封太山，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由是知名。公著自少即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智識

深敏，遇事善決，苟利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言，便覺己語爲煩。其爲人所重如此。

錄曰：愚觀呂許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觀其一言之決，雖筮龜不如，正所謂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者也。至止獻公，雖曰：人才不欺，如權衡稱物，然未能燭計見效，猶所謂包承包羞者。此人事關於天道，而興衰得失判然見矣。

蘇洵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職，子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又《木假山記》曰：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

乎其間。且其孽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拆，不傷不腐，不破拆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而又有感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錄曰：史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斯言豈其然哉。觀老泉之所以逆料其子，終身不差毫末，而三峰之說，比喻親切，千古之下可想見一門之內，父子之間，智識非尋常可比，豈草草知其子者同日語哉。

歐陽脩幼喪父，母韓國夫人鄭氏親誨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其書字，謂之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限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語脩服之終身，凡斷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平居教他子弟，亦以此語之。

錄曰：歐陽氏之父，非有所求也，盡己之心焉耳。其母亦非有所爲也，明父之志焉耳。此其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冥冥之中，所謂陰德莫過於此。故不必明其報應，而但服之終身，尤可爲知者道也。

劉安世母有賢名，及安世除諫官，尚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不可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以爲殿上虎。

錄曰：愚觀安世之事，而嘆死生有

命，君子不可以不安也。以敦卞之威權，而濟之以凶虐，人爲之甘心者衆矣。不惟嶺表不能死人，而指教數四，或將到而先斃，或數驛而赦原，後世聞之，祇增一嘆。若有使之然者，向使母預憂禍患，則直道不顯。直道不顯，母子之賢，無由而彰。此其蓄縮退汗，固不若明目張膽之得以無忤也。

尹焞母陳氏。焞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乞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對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英宗即位，拜住爲相，乃言於上，遣使求之，集以憂還。中丞趙世安乘間爲請曰：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外任，以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其去，有如此。

錄曰：愚觀女士讀書通大義，則有之矣。至《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徒尚猶難之，矧女子乎。史傳文仲守衡，汲夫婦從，以未有子爲禱於南

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楊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又奚待夢卜之或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常情。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撫育如兒，夜卧同相，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有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父，特封爲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利濟，永爲多福吉哉。

錄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蓋不鑒於齊，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携撫育，無以異於繼體

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疇昔之情。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禰其祖，不惟遠於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弊，又安得下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天章綸渙，不可以不錄也。

《陳沂畜德錄》：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錄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互分彼此，參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切於情而難遏。漢祖狃於謀臣之見，莫能逃其範圍。明宗得乎天性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下，斯可以觀。

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有功亦不遽徙，就秩增異。如此，則有材者

爭自奮勵，緩急得其死力。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動。既而三京收復，金兵新破，三閩增秩。又蹙額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城數十，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庶幾伸縮由己，機出於心。朝廷不能用。後二十年，河南果爲金守，沿邊諸郡權勢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未幾洛師亦敗，朝論始服其先見云。

錄曰：愚觀二人當光寧危險之朝，韓史用事之日，更歷黨禍，閉門著述，自少至老，未嘗去書。嘗論韓非李斯，皆有苟卿之才，以其富貴利惠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守其身，不苟希合，士可不自重哉。又曰：外之得以室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未得貞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以聲色而不能入，投以寶貨而不能中，扇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觀之，豈

不為一代明哲之士。惜乎，無及于用也。錄之。

《遼史》：義宗倍，阿保機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為太子。及太祖崩，倍知皇太后欲安德光，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曰：大元帥功德高大，中外攸屬，宜主社稷。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命王繼遠選建南京碑，倍復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乃自忖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大伯之名。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端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陶安之使不絕。

錄曰：遼太子倍可謂能知自好矣。惜乎，慕泰伯之名而不求其志，竊季子之跡而不得其意。小山之詩，幾於怨懟；領鎮之意，切於近名；東

丹之姓，忽於忘本。被明宗者，父叛子逆，安在其慕華而懷化乎，亦不過行乎夷狄而已。

弘道錄卷之四十二

①本節前尚有兩節與前重複，今刪，本節疑有缺失。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智

夫婦之智

《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錄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豈惟繆哉，其誕也甚矣。夫《論語》而後《家語》，亦可徵矣，何為狎侮若是哉。徵在之賢聖自任，上古未之聞也。乃謂之野合而生，至云疑其父墓處，母諱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或曰：遷之時，《家語》未嘗出。然

則《鄭氏通志》、《家語》出矣。雖知正馬遷之失，而未能及徵在之事，則猶夫故也。錄之。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錄曰：愚觀孔門女，女何惓惓於縲紲刑戮乎。蓋婦道從人者也。其吉凶榮辱，終身以之，所仰望於良人至切也。故惟願執手偕老，而深懼中道有乖，雖聖人不得不為之動慮也。以是為訓，魯猶有殺妻求將者，有戲婦受金者，孰謂二子之事，不可為後世之法哉。

《列女傳》：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祖褐裸程，安能汙我。故油油然與之處。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

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能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謚宜為惠，門人從之，莫能竄一字。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義，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魯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賞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

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錄曰：愚觀刑於之化，不獨文王已然，大夫之家亦然也。柳下之謚，雖門人莫能移；黔婁之樂，雖曾子有未達。彼博學大儒，曾不如匹夫匹婦之見乎。其所觀感者，深矣，智乎哉，二婦乎。其令德求教者乎，雖有富貴不足多也。

陶大夫答子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敬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為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共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

陶，家富國貧，軍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卒終天年。

錄曰：愚觀答子之妻，其有道者乎。夫唯聖人，而後能知盜。非聖人，則雖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尚不能知，而況於匹夫匹婦乎。夫盜，非必人伐之也，夫人而自伐也。今天下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富者，幾何人哉。竊恐齊人猶尚羞之，何況答子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之戒也。

樂羊子之妻者。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錄曰：樂羊子之學，不見經傳。若

以為聖賢之學，必造誠篤之地，若以為世俗之學，必成精確之風，古人孳孳不息，其勤勵有如此。然則今人玩棄日月，自甘面墻者，真匹婦之不如歟。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敗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子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莫敖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狗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鄔，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

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

錄曰：愚觀鄧曼之言，蓋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且能知社稷為重，君為輕。夫是而言，必有中也。夫禎祥妖孽，動乎四體，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莫敖之舉趾，楚武之心蕩，其禍必矣。奈何楚子之弗察也。羅之伐，隨之盟，祇以自速其亡耳。善乎，宋光獻太后曰：得之，則南面受賀；不諧，則萬里生靈所係。嗚呼。苟有先事之諫，或將緩於滅鄧之禍矣。曾謂鄧曼之智，而弗及乎此。

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餐，而加璧焉。文公受餐返璧。三年晉師伐曹，克之三月，丙午入，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日獻狀令無入僖負覆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錄曰：愚觀蜉蝣之詠，而知曹國之亡，豈非以其玩細娛，而忘遠慮乎。饋餐置璧，所謂遠慮也。薄觀駢脅，所謂細娛也。時小人道長，氣燄繁盛，而君子道消，夫婦食貧。外之威儀服美，雖楚楚而可愛，而內之羞惡是非，實則亡之已久。此其匹夫匹婦殷勤繾綣而不舍也。後之鑒焉者，慎無以國之大計，而為人私報焉，則得矣。

《漢書》：高祖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餘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錄曰：帝之興劉，悉資于羣策之力，而其安劉，乃出於獨見之明，帝豈不能預料而先事圖之歟。惠帝之懦弱，而吳楚之衆大，韓彭之捐謝，而大漢之孤榮，不有雋后，其何能淑，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乃

若北軍之典，不難于子弟之親；平勃之智，多見於股肱之日，后亦豈不能曲防，而每事從之歟。國難之方張，而王室之新定，嚶噲之解禍，而產祿之盛強，若匪元功，必生他變。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皆帝后之智也。

昌邑王賀即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世安謀，欲廢賀，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錄曰：愚觀敞妻之言，而嘆昌邑狂詩無謀之甚也。夫廢立，何事也，丞相，何官也。大將軍可使人傳道其言，敞夫人可與人參互其語。且當國助危疑之際，敞身居相位，不居政府，而居相家，設有如宋昌、張武者，

在昌邑之側，則光之計必不得行；光之計不行，敞延年無譙類矣。然則敞夫人幸而中，夏侯勝不幸而中耳。其於智也，何有。馮昭儀者，右將軍奉世之女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鬥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獨當熊而立。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大嗟嘆，以此益重重焉。

錄曰：此炎祚當微之兆，漢嗣將絕之徵，不足為昭儀重，實可為當時惜也。夫垂堂之訓，千金之子尚然夢熊之祥，斯干之詩可驗，未聞狎猛獸以為樂，當熊立而無懼者也。夫熊可夢也，不可見也，無故而逸出，枉其兆矣。不旋踵間，趙昭儀者出，雖毓育不殊，而禎祥屢闕，豈非熊逸之明驗歟。

《東漢書》：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因大旱，言者歸咎寡恩之故。有司

復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取媚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嘆息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報曰：吾反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管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毋違逆也。帝乃止。

錄曰：愚觀明德之固遜，蓋以深懲既往之事也。夫明珠薏苡虛名之累耳，先帝豈真不明耶。懲於匿情求名，故不得以疑似忘之。襲爵列王，實事之驗耳，當時豈誠不思耶。戒

於黃霧四塞，故不得以常事忽之。厥後明帝守此，遂於雲臺之繪，亦省椒房之親，夫婦母子之間，一體而無違矣。

和熹鄧皇后年五歲，祖母太夫人愛之，親爲剪髮，年高目瞑，誤傷其額，流血不言，左右怪之，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之意，故忍之耳。十二通《論語》諸書，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家人號曰：諸生。及長選入宮，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嘗有疾，帝令母兄入親醫藥，后言宮禁至重不願。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汝反以爲憂乎。是時方國貢獻兢求珍異之物，自后正位中宮，悉令禁絕。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及爲太后，有幸人吉成枉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后以先帝待之有恩，呼見覈實，果御者所爲，莫不嘆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悉罷諸祠官。又微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教學經書，躬自監誥，如永平故

事，以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備束脩，不觸憲綱也。

錄曰：人謂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至使嗣主側目斂衽，直士懷懣逢戮。然而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亦可謂明矣。至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佞黨進。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君子固不可一肯而絕天下之母也。錄之。

《三國志》：破虜將軍吳氏，孫堅妻也。堅少輕狡，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而以取禍乎。遂許爲婚，生男，即策與權也。策嘗以功曹魏騰忤意，將殺之。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賢士，拾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裨益。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將遣之。周瑜詣夫

人曰：今吳承父兄之資，統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子乎。夫人曰：公瑾議是，遂不敢乎。尊稱太后，薨復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從此處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妻徐氏明慧，兼曉卜筮。時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吏媯覽欲爲報讎，翊左右亦欲爲逆。適諸縣令長會遇，翊將爲東道生，語徐氏卜之，徐言卦不能嘉，可須異日，翊不聽，乃大會賓客，因被酒，遂爲左右逆者所殺。覽入居府中，悉取嬪妾，復欲逼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潛使親信語舊將孫高、傅嬰，復密呼侍養二十餘人，潛伏併謀。至期祭畢，除服薰衣，別施帷帳，以伺覽，遣人請之，無復疑慮，遂盛飾而入，徐出迎覽，纔下拜即呼，高嬰等出，執殺覽。徐返縗經，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驚駭以爲神異。

錄曰：策之欲殺魏騰，即權之忌殺盛憲也。徐之卜止其夫，即吳之苦諫其男也。策幸而聽於未禍之先，

翊不幸而忽於將傾之際，致使母之智略獲伸，哀榮終始，而妻之明慧徒切，卒以喪亡悲夫。雖然以一女流而機變權譎，不屈不撓，非惟報夫之讎，且能全婦之節，正《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告，夫子凶者也。徐氏之筮，蓋明乎此。

《晉書》：華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不協，及立爲太子，抱毗頭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英，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禮宜憂戚，今反喜，何以能久。及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殆不爾，此舉不過以誅爽耳。然則敞無出乎。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英謂從子祐曰：鐘士季何故西出。祐

曰：將爲滅蜀也。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叅軍，英憂曰：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不許。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智如此。

錄曰：愚觀辛氏之婦，非但料事多中而已。其所言魏立之立，得失之大權也；曹爽之誅，禪代之大幾也；鍾會之亂，治忽之大務也。君臣上下，內外親疎之間，若燭炤而分其黑白，權衡而察其輕重，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反有所不逮焉。嗚呼。是可以閨門之彥求之乎。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嘗夫婦並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

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淪女，亦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也。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錄曰：以昶之淵識而有渾，以琰之鑒裁而有濟。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可謂盛矣。王氏之興，不亦宜乎。渾弟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夫早亡，一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子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韡亦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故人莫肯與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

爾知其一，未知其二。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後果爲宣帝所誅。植任至南安太守。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寓書戒之，俾含垢忍辱，當至三公，預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後亦有名海內。其人知之鑒如此。

錄曰：愚觀嚴氏之母，其德慧術智，豈尋常所可及哉。其料何鄧之敗，匪但專門管輅常言：鄧之筋不束骨，此爲鬼躁；何之血不華色，此爲鬼幽是也。而器長虞之才，豈伊文士潁川庚純常嘆傳咸之文，近乎詩人之作是已。一則斷之以理，一則察之以行。然果何以得此哉。正以在己者存之乎疢疾，故在天者玉之乎成人。蓋不但孤臣孽子，而寡妻貞婦，亦莫不然矣。

劉殷妻張氏。殷博通經史，倜儻有濟持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鄉黨親族莫不稱之。司空齊王攸僻爲椽，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時

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耶。殷有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此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始宣子並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甫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生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十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錄曰：古以孝廉舉人，故感董錫粟之事見本傳，今不錄。紛紛簡冊不足勤也。而宣子之達識，至正婚姻於交談之間。此真聽言觀行之美，愛女者取以爲法可也。至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此尤所當法

云。

《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后。真宗崩，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帝與太后同御承明殿，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未嘗妄有改作，內外賜與有節。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豈此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鈞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錄曰：宋母后臨朝稱制始此，而錄之何也。《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是時以帝則疚矣，以太子則冲矣，苟無后之明智，天下孰從而理乎。帝之深重，良有以也。始出臨朝，向無故事，苟效漢唐覆轍，宋室何由而政乎。后之所為，不可誣也。今居正而不失為下之體，承天而不違時行之道。方仲弓請立

劉氏廟，則拒之；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則絕之。他如劫漕臣之羨餘，易上方之器用，從宰執之深慮，加官殯之恩禮，皆國家大事故，亦不得而外之也。

仁宗曹皇后性明智，頗涉經史，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時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特，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從火，陰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帝貸其死，后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英宗方四歲，后拊鞠周盡，迨立爲嗣，贊策居多。帝夜暴崩，后悉斂諸門鑰實於前，召太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未嘗出己意。

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錄曰：明肅之臨朝，有意於干政也。故內有周懷政、楊崇勳、楊懷告之亂，外有丁請、錢惟演、曹利用之謀。苟無王曾之正色，未見其善始令終也。光憲之臨朝，無意於攬權也。故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以己意，雖無韓琦之危言，未見其貪戀權勢也。以是相傳爲法。

英宗高皇后仁明有智。神宗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悉出太后，不調大農一錢。帝不豫，宰執王珪等入問疾，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誦《論語》。乃令見珪等，是日策爲皇太子。及蔡確貶，后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帝所書，出示王珪。珪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

惑地，吾逐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從父遵裕坐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業得報，驚悸徹旦，不能寐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宋用臣既斥，朴乳媪入言，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當斬汝。自是內降遂絕。及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試言九年間，會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曰：日前往事，先帝追悔，每每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錄曰：愚觀宋宣仁太后臨沒格言，可為三復流涕也。因考北魏馮太

后，俱以祖母臨朝，而宣仁有十善，馮后有十罪。何謂十善，仁明一也，慈烈二也，任賢三也，敬故四也，除苛政五也，罷新法六也，安內境七也，戢邊地八也，不受正衙朝賀九也，絕外家私恩十也。是孰非可思者乎。何謂十罪，擅權一也，稱制二也，失行三也，私寵四也，鵷君五也，專殺六也，忌主英敏七也，盛寒閉主不食八也，聽宦官譖九也，杖主數十也。是孰非可恨者乎。然而一下社飯未寒，力排旁午，一則金冊告蠲，哀毀不息者。良由魏用夏變夷，故抑切烝烝之懷，宋將變于夷，故不啻擾擾之惑。雖則人事之失，亦天運使之然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諄諄，而帝聽之藐藐，其智者之謂夫，調戲之謂失。

《宋名臣錄》：富鄭公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也。弼初遊場屋，穆脩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弼父言官耀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亟

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即議婚。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爲呂文穆公門客，一日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何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無忝於晏氏云。

錄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龍騏驎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迹而薄其徒。卒之鸞鳳並耀，冰玉交輝，棟梁媲美，家國天下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智

昆弟之智

《孟子》：萬章問曰：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孟子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錄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本。權非大聖人有所不用，智非大聖人有所不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其心方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非真智不足也，為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

而王室初定，頑民尚多，其心詎忍薄其親耶，故始以監殷，終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為是以安王室耳。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予而不予，以致痴兒之慚忿，信虛讓之詞；當決而不決，以致喋血之大變者，其仁與智胥失之矣。

《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錄曰：《書》云：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所謂外晦其明也。自靖人，自獻於先生，所謂內守其正也。此古之聖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人之眩其智識而中實不足者，不可同日語矣。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叫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錄曰：愚觀隱桓之事，譬之嬰兒嬉戲，投之菓，而三與之，三取之，可為千古之一笑也。夫大義之不明，與

幾事之不密，均之為不智也。惠公元妃卒，則聲與仲皆妾也。而掌上之文，所當略。矧公薨，又無治命，則隱與桓皆庶也，而慕義之名，所當遠此義也。既不能然，則不免小人之窺伺，尤當倡明大義，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順，本拔源塞，則羽父之惡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幾也，二者皆失，而猶怡然不見其禍，吾不知隱公之為心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胡傳亦曰：猶辯之，弗早辯也，其何能淑也夫。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季，字也，蔡侯之弟。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乃歸奔喪，無怨心，以賢而字之。

錄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隱公也。予如無予，奪如無奪者，穆公也。可以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可以取則取，可以舍則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賢智之也。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於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亂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錄曰：臧文仲以宋罪己而興，其然乎。夫大水之徵，君弑之象也。與其罪己而獲虛名，孰若反躬而道實禍乎。夫通而無禮，亂之首也；虜而諱惡，忌之媒也。閔之自侮自伐，故天降之辜，如影之從響，非有心恤民之謂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錄曰：愚觀王孫滿之智，足以有爲；然而不爲者，不自強也。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楚爲無道，僭替諸華，蛇豕之心，虎狼之威，夫豈不聞之。苟周之君臣誠能貴德尊士，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楚方心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矯命，毛蘇亂邦，僭殺奸戮，辱孔甚矣。雖能獲自外之口，無以奮自強之謀，卒至子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亦可見矣。

伍尚弟員，奢之子也。楚平王執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王使召之，尚謂員曰：爾適吾，我將歸死，吾智不

逮。爾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爾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錄曰：員之倒行而逆施，固未嘗無憾也。至於無極，吾不知其所責何也。夫新臺之玷，青蠅之汙，小弁之怨，殄瘁之憂，稔惡至此，亦云極矣。胡爲乎。又以其子才，而督之報乎，欲絕禍本，而祇以長之費之，亡無日矣。知其有吳而爲之鼓其興，知其有禍而爲之扇其瀾，員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無免父之召，或可緩伐楚之謀；無棠君之奔，未必速子胥之去。天之好還，理之從響，莫可以知其然也。

《通鑑》：田單者，齊宗人子也，爲臨淄市掾。燕人攻安平，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以鐵籠得免，遂犇即墨。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

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爲將以拒燕。

錄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此孟子一言已決，何俟諸說之紛紛也。夫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泯王耳，亦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泯王，求其所以代泯王者，亦不爲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至燕爲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璧之鄉鄰有訟者，舍其心之所冤，而持其陰之所重，則經歲累年而不決，必待劫而反之，而後可理也。厥後田單復齊之所有，而不驚燕之所入，而後燕齊之禍息。是可以爲智，初不在於鐵籠之計也。

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瑤將立以爲後，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乃別其族於太史，自爲輔氏。

錄曰：哲哉，智果乎。其論瑤也，若決著龜，奈何宣子之不察也。夫仁道不明久矣，以盧之令令，而謂之美且仁，則瑤之賢不可謂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也，則桀非不巧文辯慧，紂非不強毅果敢，狄非不美鬚長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宮長萬非不技藝畢給也。是以仲尼之門無道五賢之事者，而惟仁以爲之本。不仁，則百姓不足續爲。是故歟以三家分晉之時，人心亡矣。又可居下流哉。果之別族爲輔氏，惡天下之惡歸之也。

《漢書》：劉德者，休侯富之子也。少

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名之曰：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遷大中大夫，復爲宗正雜案上官。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敢娶，畏盛滿也。常責蓋長公主起居無狀，恨之。公主孫譚遮德，自言侍御，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復爲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賜爵關內侯，又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爲人性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錄曰：《大學》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戊固悖矣，禮亦未爲得也。不旋踵而延壽遂亡，此悖入之患也。富之自歸京師，不兢闢國，可謂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知吉凶禍福之端，乃忠信驕泰之別，從古聖賢決之已熟，不但老氏而然也。

漢宣帝元康五年，元帝爲太子，疏廣爲

太傅，受爲少傅，從昆弟子也。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一日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而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土，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錄曰：二疏之翻然辭位，蓋懲霍光之事。其不治產業，亦以顯禹雲山之覆轍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張安

世；後乎此者，有王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爲預知太子之不足恃，則二子無是心也。

又曰：蕭望之豈可與疏比哉。望之以韓延壽代己爲，馮翊有能名，以爲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而二人者方且以子孫之益過生怨爲慮，又肯與人相訐哉。其恭顯陷之，亦與延壽一聞耳，非帝得而爲之也。

馮野王父奉世爲有將軍光祿勳，野王復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寵故也。及遷大鴻臚，出爲上郡太守，治行稱第一。弟立亦爲平原太守，又代爲上郡，在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與弟遂參皆知名當世，更治五部，所居輒二最迹。

錄曰：愚觀君卿兄弟，人皆謂賢於泊郡，愚尚謂拙於謀身。何耶。其曰：人皆以寵貴，我獨以賤者，以兄

弟皆王舅，不得備樞機也。嗚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時乎。殆於時，不爲五侯，則爲丁傅，何可以智稱耶。時王綱紊矣，逢萌梅福，猶懼浼已，矧可以濡滯乎。此唐之武攸緒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王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謂賓客曰：文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即而嘆曰：凡殖則產，責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錄曰：愚觀馬况之論，而嘆大材欲遇良工之難也。蓋援生於新莽之時，天下無所往矣。是故出則爲紀唐，處則爲龔鮑。自分其老且窮也，豈惟援知之，况亦知之，向非南陽龍興，不終於邊郡田牧乎。嗟呼，鄧林之產撲不徒生，藍田之實價充增重，卒之身為將相，名垂竹帛；女為元

妃，德冠後宮，其成就之晚，豈尋常乎哉。故士不可以遲速觀之，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烈，不可以不自重也。

《後漢書》：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恩爲人，美須頰，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王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乃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侍，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乞上印綬，退就藩國。優詔不許，復辭懇切，五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守，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二十萬，布十萬匹。

錄曰：夫自周室既往，姬召亦衰。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顧乃率任外戚。然則母之親屬，俞於久之同氣乎。凡此皆之，其所親愛好樂而辟焉者。由是身不脩而

家不齊，國不可得而治，天下不可得而平，而禍亂交作矣。聖人戒之於前，西漢蹈之於後。僅而改弦易轍，章和以後漸如昔矣。

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趙伯英妻也，賢而有智。固既策罷，文姬知不免禍，悲曰：李氏滅矣。直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固有少子燮，乃密謀藏之。頃之難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節。因君執義，今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遂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灾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並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得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今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

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錄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慧，可同日語哉。哲以自固曰智，聰以悅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質禍不爲不深，姬之慮禍不爲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燮者，豈惟世載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路史：堯在位七十載，民不作忒，鷓鴣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錄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堯之為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羣生遂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緒以四時為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為田，是以民不作忒，四靈以為畜；是以鷓鴣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上古聖神所以配天饗帝

為三才之主，而萬世人君者所當取法也。

《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垂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所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錄曰：以三重言者，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所以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述堯舜，故有是懼，而有德無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取信於一時，而實有譽於天下。至今動而萬世為道，言而萬世為法，行而萬世為則，

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後若綿蕞之禮，希闊之制，武墨之字，新經之文，其與六事不相干攝，一時雖能愚人耳目，瞽人心志，實未能譽於天下，故不旋踵併與俱亡。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苟有制作之權，則不得不任其責矣。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錄曰：此論超出今古。蓋兵與食，古今論者多矣，孰云敢去之乎，至夫子與子貢直窮到底。其為是言也，豈無微而不信哉。觀於秦隋之世，蓋可驗矣。秦自商鞅以來，滅棄信義，專務富強，始皇更為不拔之基，安所不得已而去哉。然而匹夫一呼，有死而已，何能立也。隋承六朝之後，自誇強盛過於前代，又安所不得已哉。其貯洛口食，聽民自取，可

謂足食，亦徒然也。直至三章約法，民始獲其更生，獄囚來歸，民始不知逃死，信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雖然兵與食所共賴之，生與死所共知也。信則不相賴，不相知，故他日喫緊。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軌，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嗚呼，知夫人之不可以行，則民之不可以立者，在是矣。

《外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暵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而爲心，是以泣之。

錄曰：此可見民無信不立也。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上下一于信也。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者，不信民弗從也。雖曰朝覲訟獄謳歌，不歸舜之于，而歸禹較之。黎民於變，四吉風動，則有間矣。此三代以後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心腹之中也。

孟子曰：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錄曰：夫湯之於禹，又有間矣。其曰：天與人歸，要其終而言也。苟征伐之始，無以其信于民，將何自解於天下後世乎。《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孟子之言，張本於此。其視戰國之君行所不義，殺所不辜，無以取信於天下，而徒棘一時之欲者，可同日語哉。

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錄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釋之者。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愚以爲尹之始放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之私者，自茲言始也。夫爲相而竊主之權，以擁蔽其君者，豈特秦之斯高爲然哉。羿與浞之事，可鑒矣。是時太甲以尹任天下之重，自謂縱欲，

未必遽亡。伊尹乃以相，亦罔終之，言戒之，所以深拆其私，而破其所恃。設使莽操炎懿之徒，處之將何如哉。乃知聖賢之心，真能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洞然昭著而無疑也，豈不爲可信哉。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

錄曰：此伊尹反政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之私者也。夫作聰明，亂舊章，以寵利居成功，豈特孝公商鞅之徒爲然哉。矯誣上天，與簡賢附勢，桀之事可鑒也。矧伊尹以阿衡之重，而擅反正之間，苟有一毫寵利之心，則將何所不至哉。而不如其囂囂自得之心，與向之耕於野者，何異也。功甫成而身即退，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而下亦無負於百姓。是以青天白日昭其忠正，天地鬼神攝其光明，古今天下服其胸次。夫以蔡澤之徒，尚知四時之序，何獨他人爲不然耶。若商鞅不免於車裂，五王不免於竄殛，若此者尚多

也，豐非伊尹之罪人歟。

《說命》：王寶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似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錄曰：高宗何以有是夢乎。至誠之心，與天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慮之所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抑何以有是象乎。實理之籍，無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發，克肖之自由，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其道在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苟有一毫之機枯，微示於外，片言之先入，纔動於中，則人得以窺其釁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變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術。宋神宗志在稽古有為，而王安石得以濟其奸。二君之任相，自以為賢，於夢卜而不知，投之者神矣。然後知恭默思道之心，真與天地參而鬼神通。不然，若鄧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光武，而能取

信於後世者幾希矣。

《周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大熟。

錄曰：張子有言：志與氣，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流言起，氣一之動志也；天心感應，而雷風作，志一之動氣也。可以見三代盛時，君臣胥契，其孚心實意達於上下，譬則陰陽動靜，互為其根，未達者一間耳。後世陰盛陽微，天地不交，上下睽離，若漢之靈帝，因黃巾之亂而赦黨人；宋之徽宗，以慧星之變而釋碑禁，無亦後矣。所謂蹶

趨而動其心者，又何惑乎視天而夢夢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錄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之者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夫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則人何待要質於我哉。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我何待要質於人哉。古之為邦者如此。世衰道降，君不信其臣，奚啻鄰國乎；父不信其子，奚啻他人乎。於是要質、會盟之事，紛然見矣。夫子作《春秋》，以信為人君之大寶，故首書盟蔑，將謂後之君臣，執此之固，堅如金石；守此之確，貞如四時。於以嚴彼此之心，齊上下之志，全始終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然則魯之隱公果能篤於信乎。夫利害動於中，則公私判於外；偽心存於始，則背意見於終。隱方假讓以為義，故飾許以為信。觀其首為于蔑之盟，而

後有伐邾之舉，則其情可見矣。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
此之謂歟。

《左傳》：鄭武、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
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
於周。王崩，周人將卑虢公政。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
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
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蘋蘩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
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
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蘋》，
《雅》有《行葦》、《河》^②酌，昭忠信也。

錄曰：夫《采芣》、《采蘋》、《行葦》、
《河》^③酌，皆周詩也。及其末也，子
不信其父，而《小弁》作焉；婦不信
其夫，而《白華》作焉。彼幽王宜白
者，肌體骨肉之親也，而彼廢此弑，
安在其王子狐鄭子忽哉。此所以紛
紛交質，而又翻覆交惡。左氏之言，

亦以嘆傾否之異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
侯束牲或書而不歃血，一明天子之禁，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
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錄曰：以後命勞齊桓者，宰孔也；
以先歸遇晉侯者，亦幸孔也。始也，
畏天子之威；終也，明天子之禁，何
乃以為可無會也。孟子曰：恭者不
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
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孔以王朝之
臣，雖不如仲之得政，亦嘗究桓之用
心。是故實怒少姬北之南，貴楚實
伐山戎，而乃北圖燕。矧茲會也，大
足以厭人之耳目，快人之心志，而不
知孔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也。是以
古之聖人，惟務脩德慎獨，雖三分天

下有其二，而尚以服事殷。嗚呼，周
之至德，尚何有於人之後言也失。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
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
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
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
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
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
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
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
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
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
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
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
曹子可售，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
之盟始焉。

錄曰：此魯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
之，信歟。曰：非也。管仲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夫自長勺之
戰，曹劌鄙肉食之謀，齊幾不振。及
失北杏之會，桓公及四國之微，魯未

可平，管仲之見，朱之伸也。夫魯，宗國也，齊弑其君，泆其夫人。柯之會，莊公以為生不如死，其羞惡之盟歟。假魯以是討齊，雖醜顏於諸侯之上，將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劇謀之鄙也。手劍者，匹夫之勇也；汶陽者，蹴爾之食也。舉國由其術中，君臣莫知大計，捐區區之小利，竊赫赫之顯名。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豈非管子之術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錄曰：文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為，晉安得取王之四邑哉。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邾、莒，有人心者不若是忍，何忍更分其所有哉。原無背叛之罪，其守者為王守也。上失其道而迫之，叛王以從覆，哀哉乎原伯歟。使為文公者正王畿之，則反諸侯之侵。如是伐

而示之，信貫日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術，所謂巧於用禍，非明於約信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宮，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錄曰：葵丘之會，諸侯求牲載書而不歆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詞之畢也。踐土之盟，鄭衛交訟而已者，文之貪得無厭，不顧其王之削也。然則口血未乾之時，人各以其心為心矣，安在其同獎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玄孫乎。合而觀之，可以見一霸不如一霸矣。

晉悼公四年，魏絳為司馬，無終子使其臣孟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夷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德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動，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魏絳以五利和諸戎狄，何獨斯時之不然耶。夫晉，今山西之地也。其國即承宣之司也。當時號曰莫強，於今一方之藩輔耳。絳雖號曰善謀，於今一介之陪臣耳。然而邊郡之患大矣。其貪非無終之倫，禍非棄陳之比，得失非獲戎棄華之儔也。歲歲而擾之，將何時而可已；在在而驅之，將何地而獲終，其利與害，又何可指而數哉。故貴貨易土，夷狄同情，穡人成功，邊鄙共賴，豈特絳言為然乎。與其糜不貲之費，以養徒守之兵，曷若循先代之故，而效和戎之績哉。羊犬之羣，必有所主。為今之計，何不

遣一介通事之臣，於三廬統會之地，約之以信，懷之以恩，啖之以利，我仍舊邊以為界，使彼遠去，以隨俗。每年於某月日，某邊交會，至期嚴其守備，謹其斥候，示之以威，不使有輕視中國之意。其他月日，不許輒近邊塞，潛伏河套，令被酋豪，伸其號令，使一帶沿邊之民俱得休息，候我兵威全盛，食足信孚，徐議遠征，若成祖之宣威沙漠，可也；大漢之勒功燕然，亦可也，豈非至要之策乎。失此不務，而乃因循卒歲，度日為功，至於或輟兵，或守備，漫無足憑，此乃不終日之計，豈帝王不戰而屈人之兵乎。腐朽餘年，無由獻納，故因魏絳之請，錄此以著意云。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虢之會，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徒，猶諸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錄曰：東萊呂氏稱趙文子談笑，而當衷甲之變，豈真知文子哉，而不知信以為之主，夫是而莫之懼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子木之好利求逞，死亡將至，不寧同列知之，武亦知之熟矣。故曰：單斃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雖退然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口，然而弭兵息民，與楚氛甚惡，何遠也。得志棄信，與犯而不較，何先也。武之內志定而建之志未定，晉之信可憑而楚之駕難憑，曾是而能動其心哉。惜乎，猶有未純。又欲因宋以守病，

而致死以倍楚。此所以雖獲一時之令名，而乏千古之道義，同歸於餒而已，終不免於血氣之病也。

晉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夫以事君也，獲一城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率義不爽，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錄曰：《春秋》無義戰，圍鼓之役，其義戰歟。義人者，人恒義之；信人者，人恒信之。偽會齊師，信於何

有；假道鮮虞，義亦何居，滅肥甚矣。其可再耶。逢君之惡，而乃責人之叛；喜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勒兵小試乎。對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三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侈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蓋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嚴，王已盡觀之矣，盍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實，是不智也。以姬寵廢軍令，是無勇也。試以婦人等於兒戲，是不嚴也。信爲君人之大寶，小試且然，況大事乎。此而徇人，不可以爲信也。或曰：禮不齒君之路馬。寵姬，非路馬比也，而違令擅殺，豈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武非惡，夫笑而慢法特惡，夫

醉而強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威齊服晉，顯名諸侯。然則雖非貴德，其能尊士也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

①「食」原作「長」，據《十三經注疏》改。

②「洞」、「洄」原本皆錯，據《詩經·大雅》改爲「洞」。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智

朋友之智

《論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自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為仁。其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若其英銳之資，未必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啓之。而賜也，誠能反躬自詣，從事於仰鑽瞻忽，欲罷不能之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顧，以其資稟所造就而言，夫苟造就而已矣。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哉。故天子再言弗如也，若終於賜而已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弗及矣。有所弗得，得則弗膺弗失矣。積而至於無所於擇，無乎弗得。此聞一知十，有不期然。學者未至於是，但能黽免於擇善服膺之間，則顏子之地位，斯可及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錄曰：孔子嘗以回賜並言，蓋二子資相近也，習相遠也。回之近道，在於能擇，而無所不說，非但天資之故，乃其學之至也。賜不受命，而不能擇，然億則屢中，乃天資之合，非其明之至也。此命，非貧富貴賤之命，即天命謂性之命。而屢空貨殖，皆其餘事耳。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錄曰：此方信而忽疑，非其積學功

至，乃擇焉不精之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淵同道，一以貫之也。是故禮樂文物，古今事變，可以多學而識之，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以多學識之也。於此而擇之於初，則無此疑矣。夫子告子貢一貫，與曾子同，而先之以多學，與曾子異。蓋曾子務守約，子貢務施博。約，故不言而解；博，故方信忽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錄曰：愚觀子貢之智，不但何敢望回，而又何敢望參乎。夫顏惟一善服膺，至於知十，則裕如矣。曾惟忠恕自勉，至於一貫，則洞然矣。曾子非借學者以明道也，乃本諸心而無慊也。錯諸躬而有據也，措諸詞而不跲也。夫忠與恕無二道，猶一與貫無二物也。而一之貫萬，何從而致之，亦何由而得之。善學者必有肆力之地矣。惟盡已可勉，惟及人

可能，而一則不可勉矣，貫則不可能矣。及其至也，人已混為一途，天人合為一道。不期於一而一者，吾心也；不期於貫而貫者，萬事也。此不惟善學夫子，而又善教門人；不惟善教門人，而又善教萬世。若苟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雖與之千言而不足，豈一言而有餘哉。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國，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公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淮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

風風乎。大而婉，除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訖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濤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錄曰：《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季子棄室而耕，所養素定，而太伯在天之靈，陰有以通其微。故其未聞樂之先，如嶰谷未改，葭莩未動，希聲既鮮，知音實希。及其既聞樂之後，如九漪既通，百川時至，條理脈絡，豁然貫通，知其若興若亡，若美若盛，若勤若憂，若大若細，若深而廣，若底而至，以極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後已焉。豈其句句而歌之，字字而辯之乎。蓋以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夫子不云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其平日誦說，向往欣慕愛樂，何啻汲汲。一旦聞之，自有不覺其心融之妙，而嘆息之深也。嗚呼。今之誦《詩》三百，尚不若工歌一言，則以不思而不能通之故也。夫子嘆雖多，亦奚以為；然則雖觀，亦奚以為哉。季札在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

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席，子產獻紵衣焉，謂之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越父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錄曰：夫所謂博雅君子者，非但能知己往之故也，將來之事，亦莫不

知。以其靜虛財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要皆自無慾中來也。自今觀之，若齊之晏嬰，鄭之子產，衛之伯玉，晉之叔向，皆當代殊絕人物。而豹也，武與起與舒也，鮪與荆與朝也，又皆從政之表表者。吳雖遠於中國，季實邇於仁賢，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茲非其人耶。使其濫於一國之名，寵淫於當時之富貴，不得英賢而友之，何以令名傳於今乎。雖然尚有聖如夫子，嘗聆馨咳，而言游在魯，曾無為札一介，則所以卒於一國之士也。

《通鑑》：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於是懼。復見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朋織簣，立則仗鍾，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

心，士卒無生之氣間，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錄曰：燭哉，魯仲連乎，何其切中夫人之心也。以樂毅之賢，而怠於莒與即墨，矧其他者乎。是故古之聖賢憂勤惕厲之意，所以常存天之理，而不敢死己之心，亦惟恐堅敵之志，而懈己之防也。其是故歟。

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錄曰：魯連之肆志，不已泰乎。肆非賢者所願也。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至於夫婦、長幼、朋友無不得焉，則世烏可輕，志烏可肆哉。奈何當連之世，以諸侯帝秦，忘君臣之義；以燕會讓國，背父子之仁；以君王后自嫁，汙夫婦之禮；以惠

文立少于，亂長幼之序；以孫龐蘇張之徒紛紜友，復失朋友之信。連之欲蹈東海，凡以此耳。蓋不待天下士，而中人之資，已知其不可為矣。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其賢，遣使秦黃金束帛聘之。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九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以病退，其友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錄曰：愚觀子順之猷為智識，其諸異乎人者歟。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此孔氏之家法也。秦之暴，不啻燕火，而燎之原也。不可撲遏，矧可逝濯乎。六國之君，不啻燕雀，而處之堂也，不可瞬息，矧可

久安乎。其料天下不出廿年，盡為秦者，非數也，理也，非子順則不可與言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東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乃君之水也，使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齊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錄曰：客之諫嬰，賢於戊之諫文遠矣。彼鷄鳴狗盜之流，何足齒錄。孰憶有如客者，史亦竟失其名哉。後世若眉鳩金埒之徒，非惟君子之所耻。客苟有知，寧不擲掄於地下耶。

《漢書》：曹參微時，與蕭何友善，後為將相有隙。及聞何薨，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

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錄曰：愚觀漢功臣之際，其智與否，乃吉凶所由殊也。夫以蕭曹而視韓彭，猶韓彭而視絳灌也。史稱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以與淮陰侯俱。又曰：韓信已破趙，為相國，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高密。夫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則屬，曰從則從，曾無芥蒂。信一旦失王顧，鬱鬱不得志，至羞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惶惚，

亦能不伎不求，是以何用而不藏也。

又曰：使參若在，呂氏可以無王，劉氏得以不危乎。曰：黃石之說曰：陰計外泄者敗。是時惠帝懦弱，而呂氏方捷，陰盛陽微，大《易》所謂澤滅木者也。使參不戒棟撓之凶，而蹈過涉之咎，其能有濟乎。然則非不知醇酒之廢事，天下之有憂也。與其泄而敗，孰若遜而吉乎。厥後突因賈壽之語，遂成滅呂之功，參答之力也。史更班馬錄參而舍突，豈非缺乎。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造之，不請直入，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上相，食萬戶，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與相結。平

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錄曰：陳平六出奇計，自負己智，而猶出陸賈之下，何也。是時慮禍及己，當局而迷，故不若傍觀者之親切也。雖然此說自生發之，而南宋書生一反之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其智識正相似，孰意二生先後一律耶。而其意，則如陰陽晝^②夜，薰猶冰炭之不相及。故其效，亦有安危利鈍，吉凶存亡之所攸分，爲天下者可不念經。

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紀墨，胸臆約結，故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

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錄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即大農之職也。敞之於邑，可謂知當務之爲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大言矣。錄之。

須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須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目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爲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遂爲議郎，遷諫大夫。

錄曰：時寶尚爲吏，而終身之智端肇於此矣。何也。夫豺狼尚矣，而

城狐之戒不可忽也。謂不兢杜穉季事。黎藿採矣，而猛獸之冤不可沒也。謂寸書救鄭崇下獄事。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孫，豈非明智之士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①「帝」原作「帝」。
②「晝」原作「書」，今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智

朋友之智

《後漢書》：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語：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後終於家，諸儒為之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錄曰：愚勸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也。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擅恣，故俗遂以危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然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若林慮者，智能自全，道無絕物，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真可謂自拔於流欲者矣。錄之。

徐穉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然為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太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延熹二年，上書桓帝薦穉，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不至。又常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徒步到於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皆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使茅容輕騎驕之，及於塗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惶寧處乎。

錄曰：《遜》之上九曰：肥遜無不

利。釋之者云：肥者，寬裕自得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乃為善也。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何往而不利哉。斯言為釋設也。彼諸人者，既知玩世簡傲，不就徵辟，乃不能飄然遠引，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自取黨禍，甘心戮辱，則所謂係遯有疾厲者也。曾是而得為智乎。

郭太博通墳藉，善談論，美音制。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與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真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為人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錄曰：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王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

錄曰：愚觀孟敏，蓋質美未學者也。由質美，故無牽滯之悔，而遇事能決；由未學，故有不虞之失，而意見殊分。勸令就學，則彬彬矣。此君子成人之美，而誘掖獎勸之不可無也。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

不為窮達易節，蔡邕自擬，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郭林宗見而奇之。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庸人，家貧，傭為漆工。居二年，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與荀爽、橋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共公車徵，蟠獨不赴，人咸勸之，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及大駕西遷，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錄曰：史稱申屠蟠見幾，豈惟幾哉。其見道也，審矣。夫以非訐朝政，而致公卿之折節；以污穢朝廷，而成一己之高尚，此何等事哉。《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正此謂也。以

蟠之稟氣玄妙，性敏心通，故能始則確然，免於疑論，繼則悠然，成其遠圖，正《易》所謂嘉遯貞吉者也，終全高志，不亦宜乎。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劭。常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從兄靖俱有高明，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錄曰：愚觀許劭月旦之評，與季野春秋之鑒，何其不相及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聖人之酬世御物，蓋如此。彼既以太丘爲難周，仲舉爲少通，裁量審矣，而何已之不暇顧也。以操之狡猾多

智，尚未逢時，及其末也，一鷄肋而不可容，其能免禍幸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晉書》：皇甫謐沈靜寡慾，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經學聖真之論》。或勸以脩名廣交，謐謂：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安貧躬稼，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夫一人死，而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詔

敦逼，謐上疏自稱草莽，臣就弟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錄曰：哲哉，玄晏子乎。蓋不唯得以行乎。貧賤且能周於疾，免於亂世，其學起於清虛，志存於禮法，既非流俗可方，而視富貴如浮雲，亦非若人可比。玄守之論，達於死生，有足觀者。錄之。

韋忠慷慨好學，閉門脩己，不交當世。裴顧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顧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舡中彈琴。翰初不相識，就循言譚，大相欽悅，且問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人謂之見幾。

錄曰：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見幾於未動之先，所謂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若山之未雲，水之未波，不可及也。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懼禍於既見之後，所謂險德避難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緩也。孟子不云，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豈非明智之士歟。

顏含裁智爲衆所推。與鄧攸深交，嘗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爲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禮，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

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雅德乎。其邪重行實，抑絕浮僞，類如此。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甚。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遇含，欲爲之筮。辭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常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後年老遜位，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床帳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辭，一無所受。

錄曰：愚觀世之虛望隆而實德病，與夫諂諛集而降禮尊者，豈獨一馬祖思哉。故如含者勤兄於既沒之餘，未足爲的；而議導於方柄之日，確然可準。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稱豪傑乎哉。

《唐書》：婁師德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因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

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帥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罷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智之。

錄曰：仁傑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師德，何也。《易》稱或默或語，而又曰：二人同心。夫妻狄，乃心王室，本無異也。然而一則好面折廷爭，知無不言；一則以哩面不拭，始終自負，其語默各有異也。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存，實同金石。此仁傑之於師德，始雖汎，而終乃服也。亦何害其爲同哉。

裴行儉有知人之何。前進士王勳，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托。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路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

之器。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溺南海，照鄰赴潁水，寶王反誅，炯終盈川令，勳、味道皆典選，悉如行儉之言。

錄曰：孔子以瑚璉許子貢，若所謂器識是已。文王以棫櫨譽鬻士，若所謂才藝是已。然必金玉其相，而後追琢其章。若彼瓦缶，雖有絢然之飾，豈廟堂之器哉。以賈誼之雋類，君子猶病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况四傑乎。故君子益自貴重，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

《宋史》：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來謁，閹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玄，後一月而詠卒。

錄曰：此與元伯巨卿相似，乃誠之

相感，無乎不至。故心之相照，無乎或違。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矧如霖之靜處三十年乎。其不爲物誘，而能脫屣富貴，又可見矣。

畢仲游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最深。時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顧惜乎。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忌，以游其間，殆猶轉石而求溺也。

錄曰：史傳巢谷與三蘇同鄉，素與

之遊，甫昆弟同朝顯貴，未嘗一來會。及相繼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有眉山獨步訪兩蘇，於是相驚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竊謂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責善爲重。而責善之道，明哲爲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資其直諫之益，未必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僭耳之跡，不見於史冊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輒誇卓行之尤異，此錄舍元脩而叙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邵伯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與司馬光、一程諸名公交，以是入聞父教，出事諸公，所聞日博，而尤孰當口之務。神宗崩，哲宗立，蔡確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時光已卒，子康當詣闕，恕召詣河陽。伯溫謂：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又出光門下，逐作書，如

恕言。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連日夜論，確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太

防謂康素以伯溫可托，請以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誨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常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遂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適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

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初雍嘗曰：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錄曰：愚觀康節，不但知興衰於既往，實能驗理亂於將來。其子伯溫，不但無忝於其父，實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觀之，元祐重臣，胼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闔門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動而有悔，而名亦墮，出而殉人，而已先喪。陷仇怨，則人情可惜；甘泆認，則物理全乖。盍若奮身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耶。進於聖門，可謂先覺，是賢智者不惑，不得以氣數之學者累之也。

《近思錄》：張橫渠問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

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錄曰：愚觀定性一書，乃知先生深造獨得，而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則無將迎，無內外，合動靜，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反覆辯証，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故又以喜怒哀言。若乃直指所由進之路，則自忘怒，觀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覺自然，大戒在於自私自用智，與顏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靜安慮，子思之誠明謂性，孟子之以利爲本，周子之明通公溥，無乎不盡。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著述而後爲成書也哉。陸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志寢室。及總角，與止異，凡兒見者敬之，

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進士，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

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聽之有泣下者。

錄曰：愚觀朱陸之學，所以異者，良由資稟之不同也。九淵自三四歲時，已窮究天地之所際，則其長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則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學。然則二夫子之所長，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聖門，曾子之才魯，子貢之質敏，然同歸于一貫者，有夫子爲之點化也。時聖人不作，諸子各立門牆，而無統會依歸之所，是以紛紛異同，矧及門者從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子思傳于仲尼，未嘗偏廢，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爲公，智慮其不切於己也，不必異己；學慮其無補於人也，不必爲人。使當時莫得而議，後世無得而非，茲非所謂大同者

哉。愚恐後之議者，愈繁愈遠，斯錄，所以弘道，故不可不著。

《水東日記》：明吳思庵先生訥，常言世俗淺學，談及後進，輒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蓋言其破碎摘裂，祇如往來羣坐偶語，無有一高智識關鍵也。先生嘗熟《世家》，自少警敏，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嘗從其先君子遊宦四方，閱歷既廣，退而況潛含養三四十年，所以其學博而核，其氣剛而大，其識卓而明，所著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尤多所闡明。

錄曰：公蓋起於薦舉，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視昔張程朱陸大不侔矣。然則，學者其可不猛省乎。此錄之所以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弘道錄卷之四十八

信

君臣之信

《漢書》：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錄曰：楚懷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懷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強暴之辱，所謂過涉滅頂，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稷而並執演，觀其愧怍之態，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

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者也。夫是而有異也。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錄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者，約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今觀漢庭之論，紛紛不一，婁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意，殊不知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瓴之勢。雖欲

①「輒」原作「兩」。

②「畫」原作「書」，今據文義改。

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則金城之固，寧比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於壺漿之薄。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拔百世之鼎乎。

文帝初封代王，諸呂既誅，大臣相與謀議，迎立代王。群臣張武等皆曰：漢大臣，故高帝時將帥，習兵多謀，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謂得之。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卒滅諸呂。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錄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決信於宋昌之片詞，張武等固不逮也。其却太尉之請，詞意確然，益足以見

其存心之篤矣。孰謂區區代邸，而有斯人哉，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張武等官，不過九卿，又足以表王者之無私矣。豈其獨惜朱虛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與居之心乎。然則，公言終有負，而請問者不可以責矣。

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誚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錄曰：孔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逋誅之一物耳。雖微堂堂萬乘，亦孰不諱側室之言乎。借使不諱，孰不矜誇中國之盛，兵甲之強乎。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于帝，帝以完名恣于己。其出言，本于吾心，非有所勉強，真可以貫金石而及豚魚，矧夷狄蠻貊猶夫人者耶。其中心悅而誠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豈由于勉強哉。子張徒能書諸紳，而不能見諸行，帝之天資賂合，雖無參前倚衡之功，而實有明效大驗之著。可見聖人立言於天地間，若化工之顯於物，無伺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

矣。

又遺匈奴單于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頃遺朕書，願復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其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義，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錄曰：愚觀帝之與匈奴約，豈如《春秋》要質鬼神，刑牲歃血者哉。其誠信出於本心，如書中所言，譬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華夷一体，百世之後，見此一日也，豈不盛哉。

上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之。時張釋之爲廷尉，奏以此人犯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亦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之。

錄曰：人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患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過。臯陶曰在辟，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於己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墨鼻不已，至於炮烙，炮烙不已，至於劓剔者，豈皆無法哉。漢自三章之後，至文帝除肉刑，除收拏相坐，除誹謗妖言，其心於愛民之本者矣。犯蹕盜環，一時之怒，私也；罰金棄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終以情撓法，帝可謂天地日月矣。過此，若張杜鄧寧之流，專以人主之

意指爲獄，則當時之爲君者，從可知矣。嗚呼。長陵抔土，臣子所不忍聞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釋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倪寬，武帝時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既治民事，乃觀農桑，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至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竟，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惟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後積官至御史大夫。

錄曰：寬本儒生，其治民，謂之儒則可。謂之法則未也。何也。當今直指之官，以假貸爲防，一書殿最輒不可易，況以軍興從事乎。漢之罔疏禁闕，尚猶及見此等風俗。此等風俗，賢於季世遠矣。非其人之溫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檜之尤，狡滑之雄，何處無之，而能大家牛車，小家擔負，果孰使之哉。乃

知信愛孚於刑辟，儒官伉於俗吏，不可以不錄也。

宣帝時，張安世、杜延年並列九卿，二人忠信自著，謹慎周密，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即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故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大將軍滅後，獨能保固終始，天下稱之。

錄曰：自夫子犁牛駢角之踰，往往論人者不當，係於世類大賢且然，矧安世、延年乎。而論者必曰：天道好還，蓋淺之也。天豈屑屑於其間

哉。已爲不善，則天下後世曰不善之人也；已爲善，則天下後世皆曰善人也，豈不益可信哉。不睹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見其能觀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謹厚，正吾夫子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然則聖人之論大旨高，此又可見。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郡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許。延壽欲更之，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問以謠俗，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及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有欺負之者，輒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入卧傳舍，閉閣思

過；令丞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傳相責讓，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翕然，莫不轉相飭厲不敢犯。於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錄曰：愚觀延壽似有意於移風易俗，使吏民回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終。何耶。先儒有言，凡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氣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純任德性。嗚呼。斯言也，不但延壽爲然，趙蓋與楊莫不然也。漢廷至此，元氣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學之戒，未免傷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許，不知正吾夫子之所惡也。嗚呼，惜哉。

趙克國時，先零諸羌叛。宣帝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自言：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雖數挑，不肯輕

動，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伺虜謀解散，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開，克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送，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璽書報從克國計焉。罕開竟不煩兵而下。

錄曰：愚觀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專，在己自信之篤，往往以威信服人，不肯輕試者，爲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而尚孚于他議，今觀將軍度羌虜何如，彼一時也，武賢奏七月出兵，此一時也。使無確然之見定於胸中，詔進則進，詔止則止，所謂弟子輿尸者也。爲君相者不信爲將之方略，而以人言參乎其中，有利不知，有益不恤，所謂師或輿尸者也。上下俱凶，彼此不信，其能成功鮮矣。後世所當深戒也。

《東漢書》：初宛人李通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及班彪避難天水，隗囂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

數世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衆，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到，欲以感之。及諸將勸帝即位，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

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錄曰：讖記之說，先儒疑之是矣。若歆之迎合好名，通之附會好事，非堂堂之議，敦篤之諭也。益不觀彪之著論乎，闡道談命，察理識時，其言鑿鑿，可信確乎。不拔東漢受命於此焉。判當不必彊華之言，建武爲有光矣。惜乎，諸將之不能也。雖然今進有尤來大捨、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隗囂、公孫述、竇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順人心。帝之崇信，將以濟一時之權也。及天下既定，則當如武王之敬受丹書，箕子之敷陳洪範，孰不曰萬世帝王之大計乎。廼亦狗區區已往之說，至以決定武功，剖斷祀典，則惑矣。此所以來鄭興之譏也。郭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漁陽都尉，世祖即位，轉爲漁陽太守。時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民多猾惡，寇賊克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加。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叛亡趙寵召吳等數百人，其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調伋爲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錄曰：郭細侯諸兒之約，何如魏文侯虞人之期乎。夫虞人之期，遊畋之樂耳，雨不雨，往不往，不足論也。天下初平，盜名竊據者不可勝計，仗吾之恩信，有以懷狹之耳，有如言出而隨食焉，事異而輒更焉。小事且然，況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無妄往，吉。其諸細侯所

以得志也乎。

張綱以高第爲御史。明帝朝，遣八使巡行天下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效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疑條其無君之心，十有五事。書奏，冀大怒，欲事以法。時廣陵賊張嬰衆數萬，殺刺史二千石，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錄曰：羽之刺顏良，其張良之擊始皇乎。惜乎，無以借著之，說告之者。夫良之不欲立六國後，即操之禽羽而破玄德也。良之爲韓報仇，即羽之從備以興復漢室也。而英雄無用武之地，雖誓與共死，其徒死乎。果能以己之信義，致操之感動，與之共力滅袁而降表，以迎劉備，不其有庸乎。以是報效曹劉，庶幾兩得之也，而區區刺一顏良抑末矣。

及曹操南擊劉表，表卒，子琮嗣，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或勸攻琮，荆

州可得。備曰：劉荆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去過襄陽州，人多歸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至不得行，日纔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兵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及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與別駕張松忖璋不足有爲，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以問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可資大業。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失。今不取，終爲人利耳。備始以爲然。留亮及關羽守荆州，而自將步卒入益州。

錄曰：照烈之取荆益，先儒論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嫂溺，授之以

手者，權也。釋之者曰：真正而固也，諒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知義，以小較大，可以知權。自兩漢之興，不階尺土，然未有若昭烈之困者也；群雄並爭，盜據攘竊，亦未有若昭烈之時者也。何也。蓋立國必有分土，若沛公已為漢王，劉秀已為蕭王，此公土也。既而得隴，尚猶望蜀，備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敗下邳，無尺寸之益，圖王者顧如是乎。至於表之據荊，焉之據益，非分土也，不過乘時攘竊之耳。矧又皆不祿，然豈終為么孽之資，奸雄之糜乎。若乃臨亡之托，乃區區小信，非識時務俊傑之言也。故孔明一則曰：天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又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如是尚未喻耶，徒以授受之小嫌，而忘天下之大故。借使聲其違父棄命，亡國降虜，不孝之罪，莫此為大。當時何得而辭，後世何得而議，必不懷劉璋資給之恩，而養虎遺患，抗吭拊背之說，俱可免

矣。一時失於見幾，後終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八

弘道錄卷之四十九

信

君臣之信

《晉書》：羊祜之鎮襄陽，緩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其降者後欲去，皆聽之。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專務以德信懷吳，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或出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悅服。與吳鎮軍大將軍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咨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錄曰：召伯之布政甘棠，與羊祜之墮淚峴山，同乎，異乎。蓋微君子必不能幽以燭之也。夫晉自滅蜀之後，未嘗一日而忘于吳，張悌所謂彼之得志，我之憂也。而可為其所愚耶。遠則陳氏之厚施，近則呂蒙之示信，可以為殷鑒矣。為吳人者，自宜卧薪嘗膽，寢甲枕戈，以保祖宗之基業，尚猶不暇，乃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則是由于其術中而不自知也。嗚呼。暴不可也，德豈誠哉。醇酒之醉未醒，伐吳之計屢上。其曰：吳人更立賢主，則難圖也。吁，是果德耶，信耶。不過謀臣之略，以亂敵之所為而已。雖然視彼徒木立信，所過無不殘滅者，因為有間。向非祜，則預之功不立。祜，其人傑也哉。

《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還，至期來詣京師。至次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皆無人督帥，如期自詣

朝堂，無有一人亡匿者，上乃皆赦之。

錄曰：《易·無妄》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聖人之意，蓋謂人君之治天下，當以大公至正處之，至誠極信御之。若其虛心妄意，譎道詐術，以徼倖於萬一，矯揉於一時者，不可暫試，其可遂用哉。唐之太宗，脇父起兵，推刃同氣，所殺無辜甚衆，而盧祖尚張蘊古之冤，尤為可憫，乃縱囚而赦之，縱且不可，而況於赦乎。此以民命為兒戲，律令為狙玩，祇以資千古之一笑而已。夫死人之所至，難而甚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而不至；又安知其自詣者，非其贖代之者耶。帝勇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間，更孰有如蘊古者哉，以贖而為真，以偽而為誠，以戲而為法，以死而為生，雖百縱之無益也。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況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而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干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錄曰：帝以徵疏比韋弦，善矣。然不知韋之平，弦之直者，其体自正乎。抑矯揉之，而後能乎。則徵之疏有所未盡，何也。蓋表端而影自正，源潔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誠信，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患待下之情，未能盡實耶。苟為不然，今日雖以為君子，他日未必不

為小人。此太宗之世未能純於三代，君子小人紛紜反覆，皆由君心未盡誠信故也。徵知顧影而不求直木，與自比韋弦而不切平直之義，夫何殊哉。

上謂王珪曰：卿^①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②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錄曰：明主之世，人皆服義，故論定可試。庸暗之朝，是非混淆，故浮議沸騰。是時君臣相得，正猶手足腹心，必待之以持行，資之以舉動，以是施於耳目焉。有不得其真者乎。然則王珪之論，雖欲不確，烏得而不確。

天后信重狄梁公，群臣莫能及，嘗謂之

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后每屈意從之。嘗問：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錄曰：狄門之桃李，萬物之光輝也。後世之桃李，春風之爛熳也。觀其所薦，則其篤棊之功，信可尚矣。

張九齡以姚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謫，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一日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終不應，元之懼，趨出。及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郎

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錄曰：此林甫、國忠之漸也。夫君子之心美，歸于上，惟恐權出於己，小人之心欺，肆於衆，惟恐權攬於君。郎吏雖卑，不云上應列宿乎。以是為煩於元之則可，於他人則否矣。且元之三瀆不告，力士一言如響，至使朝廷之公言，反為省中之私語，欲人不弄權，其可得哉。一語默之間，可以知其必無終矣。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

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錄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為王衍果知石勒歟，則九齡之言，無足怪也；以王衍不知石勒歟，則祿山之枉，猶可疑也。夫既識石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耶。是時乾坤已變，屯難將作，天故奪其聰明，瞽其心志。如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不然，豈既不識祿山，又不知思明乎。縱使昏暗而然，不應如是之顛倒也。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錄曰：九齡前後之言，判若筮龜，帝不惟不信而反疑之。然則李腹之劍，非其自弄，帝弄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嘗，帝嘗之也。雖然，為小人之所愚在於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後。目前者如腥膻污穢，當時掩鼻已多；身後者如藥石針砭，萬世擊節不置。此不徒下蜀中之淚，而至今高曲江之風也歟。

代宗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兵圍涇陽。時僕固懷恩死，二虜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郭子儀使牙將李元瓚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不若挺身往說，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弟也，執弓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損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

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復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共飲，遺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葛羅帥衆追之，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共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

錄曰：愚觀子儀是舉，非特誠信使然，可以見其氣吞華夷，量包中外者歟，與區區免胄見虜者異矣。

韓愈為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日，愈往視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為文以告，約其盡三日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刺史則選材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暴風雷起湫中，數日淵水盡涸，徒於舊湫之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延湊，詔愈宣撫。既行，衆

皆危之。愈至，延湊嚴兵逐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善。廷湊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之，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錄曰：《易·中孚》曰：信及豚魚。又曰：利涉大川，乃化邦也。夫魚，宴然罔覺之物也，孚信能感於魚，則何事不可濟，何物不可化哉。雖以

蹈水火可也，雖以臨不測亦可也。故曰：利涉大川也。當是時，廷湊雖矯悍不道，不過亦若人爾，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謹然聽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人可不自勉乎。抑蘇子有言：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可能者，天也，其不可能者，人也。其言益備，故併錄之。

《宋史》：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五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鬥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有功，典禁衛兵，一日晚朝畢，因與飲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卿等不

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祖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錄曰：陳橋之事變，起於倉卒，五代相襲之舊也。兵權之釋，患銷於未然，大宋不拔之基也。《易》曰：夫，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彖曰：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亂極矣，循環損益，天故篤生大有作為之君，又得出

乎其類之臣，剛明果決，乾道盛備，陰柔消滅。故能顯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義，進退之幾。其至誠孚信，既非挾詐任術，而渙汗大號，亦非陰謀譎計。此所以異於躡足拊耳，誅醜夷滅。而宋之家法，光於漢唐，非此之謂乎。

趙普爲相，以天下爲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嘗薦人爲官，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小臣當遷官，以素惡其人，不與晉，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爲不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由是怒甚，起入宮，亦復隨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篤信，類如此。

錄曰：補綴舊牘，盛時之事也。普可謂無負於薦賢矣。何獨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斷之乎。是時藝祖當乾，

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動，利害未萌，故能盡忠所事。及再相之後，私心已動，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喪爲愛惡也。雖然，若以他人觀之，惟存好惡，罔敢異同，豈有再三之瀆，補綴之章乎。若普者善，非能悟帝，廼帝能悟普也。

吳越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信任不疑。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視事，命徒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曰：帝之歸俶，其懲于鉉之論煜歟。他人之軒睡，既不能容，在己之獨覺，又不可信，徒徇君臣之憤惑，而無明炳之遠圖，一旦如有鉉者，則帝之辭屈矣。以此示信。至於異日，尚留而弗遣，則二帝量之淺深，德之厚薄，又可見矣。

王文正公爲相，上益親信，言無不從，凡大臣奏請，必問王且以爲何如，然後施行。且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每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且奏，無不俞允焉。

錄曰：真宗之信王且，豈誠心與直道歟。始也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且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且之言乎。以爲近密則可，以爲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臨歿之悔耶。觀者當默識之。

《名臣錄》：張忠定公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既至，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慰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其見信任如此。嘗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

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仝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王沂公嘗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杜祁公平生直諒，忠信取重天下。嘗曰：衍歷年多，任事久，上爲君上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既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問。始琦爲樞副，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門曰：諫議曾看否。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

錄曰：三公者，國之著蔡，時之柱石

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然則，君子可不益自勉哉。益自勉哉。

弘道錄卷之四十九

①「卿」原作「鄉」，據文義改。

②「共」原作「供」，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

信

君臣之信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薦富弼。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而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賂焉。遂往。

錄曰：史稱帝剛斷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責輔相，以北事責富弼，以西事責仲淹，帝之斷有餘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懷祿者多，狗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

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弼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說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昔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下離叛，故契丹師勝。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兵精馬壯，法令脩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錄曰：始契丹之報聘也，擇無敢遂行者。雖鄭公毅然請往，而歐陽公上章留之，豈非天下之至難乎。及鄭公之既至也，虜未見可畏者，雖反覆數百言，未嘗有以難之，又安見其至難哉。蓋不難於夷狄，而難於信

義。中國之所倚仗，惟信與義，可以攝服夷狄之心。舍此而論強弱，較勝負，非君子之所敢知也。然則今之韃靼，豈皆無一毫之人心乎。抑無信義以結之乎。若苟開誠布公，啖以利害，曉以榮辱，雖未能盡如吾意，亦不至如斯之背戾也。然則爲國者何憚而不爲乎。

富弼復如契丹，特和親、增幣二儀。及誓書往至，不復議婚，專欲增幣，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古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聲色俱厲，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錄曰：景德之誓書一，慶曆之誓書

二；景德之和好近，慶曆之和好遠。以仁宗之世，略不如漢，謀不如唐，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誠信以爭。二字之獻納，華夷之際，亦可觀矣。雖然有帝之謙光，而爭納字不爲過；有帝之節儉，而增歲幣不爲侈；有帝之天性仁愛，而弭患息兵不爲虛文。不然，口受之詞，與臨發之言尚有異同，何況異日之史筆乎。此又不可不知。

時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種世衡建議：延安東有故寬州廢壘，請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及成，賜名青澗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問世衡名，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

命。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兄弟親信用事，欲謀間之。有僧王光信者趨勇，習知蕃部道路，奏以爲三班借職，乃爲間書，使遺其貴人，喻以早歸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誅死，使其臣李文貴報言，許以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仲淹，諭以朝廷，開納德意，縱使還報。自是元昊請降，遂稱臣如舊。

錄曰：愚觀种氏，本出放後，初無聞於時也，而其後世遂爲名將。要其立功，青澗奴訛爲始，野利剛浪爲終。其始也，臨不測之淵，冒不虞之險；其終也，以前日之信，立後日之謀。今之爲邊帥者，可不知所務乎。或曰：世衡之時，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寬仁大度，將非公正明信，則雖欲決策於一時，且不能，况望馳聲於後代乎。此又不可不察。

司馬光爲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大言者耳。誠心自

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實得無知乎。及居政府，凡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錄曰：人何以不可對人言乎。蓋人者，對己之稱，己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哉。今之欲欺人者，雖百計言飾，然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昧者，是必支離涵忍，欲言而趨趨也。《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又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于人者乎。其所以釐革宿弊，勇罷新法，皆其自信中來也。雖天下祚宋，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介拜參知政事，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變，近臣

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折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錄曰：愚觀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聲滿天下；終也，直道滿朝廷。士之生斯世爲斯民，雖微賤，亦思自副，矧貴重乎。雖一命，必思自效，矧相業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間，同是無負而已。

常安民主信爲治，至人不忍欺。與安惇同俺，惇深奸，常毀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耶。安民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當貴輸我。故安民常曰：處厚若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謝，寧復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耳。後惇子坐誅，果如其言。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尤竊憂之，貽書呂公若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見

幾微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夫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竇五王，皆前世已然之禍，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兩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其言歷歷皆驗。又言：呂惠卿賤性深險，今過闕必稱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後請對果然，帝正色不答，時論快之。又嘗極論章惇、蔡確、曾布。時蔡京之惡未著，人多未信，安民獨言：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章前後至數十百上，皆確論也。

錄曰：夫筮龜藥石，世並珍異者。蓋藥石能治已然之疾，而筮龜能決將來之禍。無筮龜，則藥石無所措其手；無藥石，則筮龜不能信其用，要在夫人之決計何如耳。宋之天下，譬則人之一身，始焉，不信平和

之劑，妄投藥餌，率意不顧，以致內而腹心，外而四肢，莫不尪然病也。中焉，力施救治之方，百計愛護，思欲挽回，是以上而眉宇，懽而顏色，莫不蚤然喜也。終焉，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於是病加於小愈，患生於怠惰，而膏之上，肓之下，瞶然不可解矣。此安民之言，信若筮龜。然而不能用者，國之元氣。關於運之盛衰，人之死生係於命之脩短。有如宣仁者，天若祚之，以眉壽終之，以至公永無社飯之虞，何至調戲之患。則雖有百狼千虎，將見天高日升，不能恣其咆哮也。惜乎。元祐淪亡，紹聖繼作，中朝列為荆棘，人類化為鴟鴞。《詩》不云乎：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其言不□可信，而尤可痛也。

楊邦乂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信愛，居無事時，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脩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之大節，非一時適然也。初攝溧陽，號

令明信。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①又立獄囚趙明於庭，以誠信結而遣之。翌日，明果悉里中豪健擒賊，討平之。時通判建康，金兵渡江，杜克下令城守，邦又信之。明日克遁，金陵空，無兵，知府陳邦光^②出城迎虜，克先降，惟邦又不屈，大呼：我豈降虜者耶。邦光啓兀術言：邦又素有疾。遣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祿，寡嫂狐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寧不念比。邦又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不兩立，吾信無疑矣。兀術置酒，召降者飲，邦又及階，以首觸柱礎，曰：我豈與犬豕同醉飽乎。明日，邦光復諭之曰：事無可奈何，願少回意，徒爲死，無益也。邦又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劉團練取幅紙示之曰：無多言，爲趙氏即書死字，爲我即書活字。於是取筆書死字，劉猶未信，又刺血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又明日復咨問，邦又大罵，裂襟以示，虜

始信，遂過害，相與剖腹，取其心而視之。

錄曰：愚觀宗澤之憤，杜克之暴，邦光之降，邦人之剖，皆汪黃用事，君德不剛之所到也。而金陵王氣所萃，非江浙一隅可比。帝已失之東隅，庶幾收之桑榆，而縮手無策，坐待啗亡，然猶延數世之脉者。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城可破，而幅紙不可破；將可虜，而血書不可虜。向使忠襄不作，胥於夷狄矣。而能立誠示信，凌天貫日，庶幾猶生，尚賴不沒。

岳飛受命討楊公，而張浚都督。會朝廷詔還防秋，浚召飛，欲候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解散，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先是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遣使招諭其黨，黃佐既至，附佐背曰：子知逆順立功封侯，豈足道哉。至是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遣歸湖中，欽又說全琮、劉詵來降，公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帝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預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乃急擊之，賊奔港中，復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遂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浚歡曰：岳侯神筭也。初公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爲讖而信之。

錄曰：人皆謂岳侯神筭，愚竊以爲飛之自信也。其言曰：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觀以水寇攻水寇，是其智；果八日而捷，是其信；招

之能來，推之能去，俾其心服，是其仁；欲犯我者，除是飛來，是其勇；無俟來年別議，必欲都督少留，是其嚴。智故不困，信故不爽，仁故不殺，勇故不懼，嚴故不惑。回視富平之役，符離之師，真兒戲爾。以親服神筭之人，他日督府之議，竟致面違心否，況其他乎。是可以爲浚惜，而不足爲飛病也。吁，可嘆哉。

楊存中爲人忠謹，高宗爲康王，開大元帥府，即親信之。時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令頃刻去側。及南渡江，駐蹕江浙，存中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擢爲御前統軍，進神武中軍統制。俊復欲留置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在殿巖，凡二十五載。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帝如建康，詔爲御營宿衛，復使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又曰：朕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

撫綏之，過於子弟。曩於趙密之代，不安寢者三夕。於是出入四十餘年。至孝宗尤信重之，呼爲郡王而不名。

錄曰：愚觀中興諸將，岳最危，楊最密。危者，如波濤汹涌，雷霆奮迅，始終不失其正，故天下後世重之。密者，如指之在臂，臂之在身，東西惟命所使，故當時人主悅之。觀秦檜殺岳飛，佯爲不聞，而趙密代存中，迺爲不寢。帝之存心厚薄，於此分矣，非與國人交止于信也。

《皇明名臣錄》：李文達公賢，爲人忠信嚴密，處俺友恒，惇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氣。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英廟獨承寵遇，憲廟繼統，信任日篤。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人爲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且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歉不信。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又舉耿九疇爲都御史，軒輓爲尚書禾成。耿爲石亨所排，軒亦以權貴侵官，托疾去，公屢

言于上而還之。年富亦爲石彪所誣反，亨敗，力言富可大用，起爲戶部尚書。會缺禮部侍郎，有近習求薦陞，上問：何如。封曰：不知其人。臣所知，惟學士李紹可。因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寅緣求進。如用經請，面召吏部諭之，庶幾士類知警。時冢宰王翱以老成可馬，馬昂以儀表，皆爲上所眷。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文則委王，武則委馬。至御前，疇咨既已，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人卒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錄曰：愚觀英廟之時，讒邪接踵。幸而天心厭亂，曹石之徒，上實不堪，乃返其所美之威福，而與吾柄執之。公亦深戒甘露之變，懲黨禁之禍，不爲徼倖長亂之事。以是讒言不行，信任益篤，終能成輔相太平之功。後世既不能鑒于已然，又不能戒于將然，徒恃激切之行，冀成回天之功，非惟不信，而反害之。蓋以此也，讀者不可不察。

都御史韓雍爲人洞達凱爽，有信義，敢

於有爲，篤於自任。成化乙酉，兩廣弗靖，與都督趙公輔受命往征，二人相推相信，深謀密議，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初議欲分江西兵由虔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越臨戎，專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又欲誘脩仁、荔、浦、猛、狃，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自平。公謂：奉詞致討，貴乎名正。誘而殺之，信義虧矣。乃分遣左右爲二十五哨，而公與太監、總兵及廣西總兵歐信等領中峭，尅日進討。彌月，而脩仁、荔浦平。乃移師潯州，乘勝而進，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遂謹呼，卒以尅滅。蓋公以應變決策爲之主，信賞必罰爲之輔，一惟至公無

私，宜其成功甚速而至大也。

錄曰：《傳》有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達乎順，斯乃所以成功也。然則如韓公者，其一時之人傑也歟。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

- ①「邦」原作「拜」，今據文義改。
- ②「光」原作「免」，今據文義改。
- ③「畫」原作「晝」，今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一

信

父子之信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錄曰：此舜之心，斷斷乎以親爲必可信，而無一毫之疑者也。彼賊於父子之恩者，皆由其始之不信。是故玄宗疑睿宗之害己，而後王琚之言易入；肅宗疑明皇之得衆，而後輔國之譖始行。了翁復申之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始之所見，即中之所疑也。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欣。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錄曰：此商周之鼻祖，史記於詩乎，據果可信乎。曰：非然也。詩者以意逆志而已矣。夫有匹配之賢，而后有嗣續之賢，此天地之常經，生民之至理也。古者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仁而威，惠而信。帝乃四妃，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生稷；次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又次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又次姬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夫以聖德如高辛，而四妃爲之配，其生聖子，乃理之必然。而玄鳥之祥，履武之異，適然有之，非謂全無人道。一旦卵其卵，跡其跡，而遂生子也。彼作詩者，在於措詞之善，乃加天命二字，及曲爲形容名棄之意，而有隘巷寒冰，牛羊腓字之說。此作詩之常事，不可以文害義也。豈可從而附會之。舍聖德之高辛以爲之父，而孜孜以神怪不經之論加於萬世之聖人，其失在於不達詩之本旨

故也。夫儒者以窮理為務，誦《詩》三百，且猶不達，何怪乎佛老荒唐之說乎。若佛氏洞脅而生，馨香滿室，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生而頭白之類，茲錄以傳信，故不可無辯。

《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下卯，子同生。

錄曰：自《小弁》之怨作，而父子之道乖，夫子之作《春秋》，蓋傷之也。然則雖以魯事，而實非為魯也。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誠哉，未乎。《左傳》雖然，吾夫子別嫌明疑之意，斯吳至矣。夫夫婦別，而後父子親。桓之昏惑，與文姜之敗度，千古所未聞也。史書九月丁卯，昭其實也。《詩》稱展我甥兮，著其微也。以是為防他口。公尚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然則非所以明與子之法，防奪正之事《胡傳》，將以正魯桓身後之惡，定千古不決之疑。其為世教慮，方始切矣。

魯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陳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錄曰：夫周室何以東遷，幽王何以見弑，而《春秋》何以作歟，皆世子之莫定也。本一搖，而其禍至於丘墟其社，禾黍其宮，夷戮其身，尚猶未悟，一再傳而有子克之難，至於子頹之禍，又惠王之身鑒也。反國未幾，復有叔帶之萌，吾不知惠王獨何心歟。推原其故，皆以昧於《大學》之道，所謂好樂不是其正，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也。身之不脩，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雖以明信在人，至其卒也，尚不敢發喪告哀，失父子之親；戎伐王城，虧兄弟之義；天王出居于鄭，蔑君臣之禮，皆惠王有以啓之也。向微桓公管仲，惠之不為幽幾希矣，周將何遷乎。吾夫子特書許之，蓋為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區區一人之位是關也。《左傳》：穎考叔，穎谷封人也。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而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

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洩洩。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錄曰：愚觀穎考叔之能昭於大信也。夫匹夫之誓，示之諒也，君子之要，約之義也。故一言而開莊公之惑。或曰：悔者，信與疑之間也。不悔，則不能因其所明而導之。

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魯桓公絕幸愛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曰：周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

錄曰：愚觀季友之生，天實厭亂，非以為桓也。夫桓莊之不君，文哀之

不婦，般閔之屢弑，二叔之長亂，魯已無魯，不但岌岌也。使無賢者生於其間，周公之祀不其墜乎。其有文在手者，指其掌也。天意若曰：友者昌，弗友者亡，繼般與閔，友之道也。不然，季亦淫人之裔，何德于天乎。其立僖以定魯，乃以弭禍而存桃也。卜筮之意，深哉。

成風聞成季之繇而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錄曰：僖公之立，果人乎，抑天乎。曰：天也。夫彭生之禍，文姜致之也，絕于天一矣。哀姜之入，宗廟厭之也，絕于天二矣。以至孟任之奔，而即有圍人犇之釁，天絕之三矣。子開之立，而又有卜齮田之奪，天絕之四矣。風氏之繼姜以有後，猶薄氏之繼呂而代立也，豈非天實為之歟。

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獻公將薨，謂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及薨，奚齊立里

克，謂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於是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息。又立卓子，克復弑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錄曰：尾生信矣，而與女子私，則非正也。然則君子何以與荀息哉。與荀息，所以甚里克也。夫克之傳申生，名正言順，非若息之傳奚齊也。優施一言而中立，與死者復生而不愧，相去何懸絕哉。向使克能守正不惑，以免申生於難，此其上也。若守死無二，以與太子共斃，亦其次也。既甘心矣，復覩其面，而徒朝弑一君焉，暮弑一君焉。若克者，吾不知為何惠公不能明正其罪，尚以廢興為辭。然則晉之刑政，又何如也。故夫子復累惠公。累惠公，亦以其里克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

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錄曰：孟子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子華立為太子，則既受命於天，為質於諸侯，而鄭之君位確乎有定。子蘭之生，方且將信將疑，矧又群公子之多乎。乃以奸鄭見殺，遂致紛紛竄逐。而子臧之出奔，子士之酖毒。子瑕子愈之早卒無愛，然後石癸之說行，而孔將三人之計定，大宮之立盟，而靈襄數世之大興矣。豈非天之所啓乎。後世蒼龍據腹之祥，雖不同侔。嗚呼，蘭也，其馨龍也，其天矣乎。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將立，莫知所從，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詣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鬥韋龜屬成然焉。

錄曰：愚觀共王之事，未嘗不嘆。父背子違，不信己而信神，不擇人而擇鬼，不為明顯暴白之事，而徇幽隱難知之謀也。文堯舜之天受之者以行，與事示之也。未聞當璧而壓之紐也，彼巴姬何為者哉。其愛惡之情，未必不寓於埋璧之際。而或當或否，豈非教之以篡乎。上有篡者，下必有翼之者矣。此楚之所以為楚，而五子者始終以弑立，果孰為神之所擇乎。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相協。晉韓康子聘于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饗衛國，主其杜稷。以示史朝，曰：元饗，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將不列於宗，不可

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錄曰：愚觀福善禍淫，天道未嘗爽也。以宣姜之亂，孟縶之疾，天蓋奪其嗣矣。然而康叔之祀不可廢也，姬德之傳不可泯也。雖無烝鉏之夢，史朝之筮，能已於子元之立耶。雖然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衛之諸臣，可謂從善者矣。卒以公孟安於居，不以長而為嫌，靈公利於侯，不以庶而見奪。夫子於衛襄公，書卒書葬，其以此歟。不然紛紛禍亂，將不但傳之所陳而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錄曰：稱騫之孝，而必本於父母昆弟者，蓋騫之母，猶夫舜之母也，騫之弟，猶夫舜之弟也。父慈而母否，則人間於其母；兄愛而弟否，則人間於其弟。此舜母不免於罵，象弟

不免於敖也。騫以至恩篤之，以威言動之，於是父回其遺母之心，母返其單于之念，三子各依其親，而騫始無間于人人矣。此孔門之實行，不可以莫之辯也。

《漢書》：高祖姓劉氏，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頰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極，極則反也。三代之盛，至於定鼎洛邑，宅中圖大，陽道極矣，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故東遷之變生焉。五霸之興，至於三家分晉，六國合縱，陰道極矣，所謂龍戰于野者也。故秦并之禍作焉。陰陽俱困，天地之道，艱脆殆甚，故雀而生麟，馬而生角，皆以賤易貴，以小易大之徵也。天地之意，與其擇體於貴人，孰若擇體

於匹夫。蓋匹夫之托体，太公劉媪猶可言也。貴人之托体，不韋春申不可言也。則其夢與神遇，而雷電晦冥者，不猶巨人之跡，玄鳥之祥乎。漢之受命，於斯信矣。

薄姬，文帝母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錄曰：媪之所夢，應天啓運之兆也。姬之所夢，輔世長民之符也。秦與漢二代之興廢也，媪與姬，一朝之始末也。故各有天命之徵焉。《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者，以此不然，已以爲類而天下陰之，我以為愛而人實憎之，幾何不爲隱之血，彘之肉乎。

雋不疑之爲京兆尹也，有男子，乘黃犢

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乎。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稱之。自不疑之後，趙廣漢亦爲京兆，嘗言：禁姦止邪，於我庶幾，至於決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矣。

錄曰：唐德宗時，有詐稱帝母沈氏者，與此皆坐誣罔。惟宋高宗時，詐爲永福公主，帝受而不疑，寵莫加焉。後雖爲韋太后所發，亦縱其自竄，而不求治，則帝之悔也，甚矣。此成方遂之獄，不可無雋不疑之見也。

于定國之父于公自爲縣史，決獄平羅

文法者，未嘗有所恨焉。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寡無子，欲嫁之，終不肯，姑以爲累，反自縊死。姑女告吏驗治，孝婦自誣服獄，具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者，卜筮其故，于公曰：其勿卜筮，咎在此也。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冢，因表其墓，天乃立大雨，郡中以此敬信于公，爲立生祠。定國少學法於父，亦爲獄史，以林高遷及爲廷尉，甚見信用，決疑平法，務在哀矜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始于公閭門壞，里中父老欲共治之，公曰：必令高大，可容駟馬高蓋。我昔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復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至今人以其言爲可信云。

錄曰：張釋之之無冤民，文帝之仁也。于定國之民不冤，宣帝之明也。其曰：陰德有關，子孫當興者，亦君相造命使然也。觀者當信諸此。

《後漢書》：廬江毛義少苦節，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竊鄙之，自恨其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公府徵聘俱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則，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汝南薛包好學篤行，母死，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信而還之。

錄曰：史稱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後能感於人，遂以成名於後世，受祿致禮於當時。斯可謂能顯親也。錄之。

陸績爲掾，其母治家有法。適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嚴，其母自吳遠顧，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績，績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訐其故，微聞母遠來，不得見，故悲耳。因問何以知之，

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今所餉羹，非母莫能調和，是以知之。

蔡順少孤，養母以孝聞。順嘗出求薪，有客率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痛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錄曰：愚觀陸母之餉美，與蔡母之噬指，可以驗天性之至信也。夫中饋家之所尚，庸体子之所同。惟所尚，故無終食之間，敢違其親，惟所同，故一舉足之際，不敢忘乎母。非若他人，必待孚而後信者比也。

弘道錄卷之五十一

弘道錄卷之五十二

信

父子之信

《唐書》：太宗文武大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始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因採其言命之，名曰世民云。

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漢高至唐，五百餘年矣。中更晉、宋、齊、梁、陳，篡弒者六七，作朝廷無百年之運，四海有瓜分之擾。至隋甫能一之，然亦以篡始，必以篡終。皇矣之鑒，欲致者屢矣。此濟世安民之言，確然可信，不必徵諸異人，而實本於理數也。

貞觀十七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

勸與褚遂良定策，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有飛雉十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晉文公時，有侂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授太子賓客。

錄曰：良豈不知晉王之小字哉。飛雉之集，太子之瑞也。晉王，名治，小字雉奴，顧謂告秦明德迂矣哉。此天與之信，不待諄諄然命之也。

天后時，睿宗爲皇嗣，公卿希復得見，太常工人安金藏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內腸，褫桑楮紵之，閱夕而蘇，乃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

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之，以爲弗及也。景雲時，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鑿其名於太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庭。

錄曰：安金藏、雷海清，皆工人也。或能伸父子之大信於酷焰炎灼之時，或能抱君臣之至痛於凶虐滔天之日。視死如歸，乃其素耳。顧乃絕而復蘇，裂而復續，至名鑄秦華，勞配闕廷，古今以來罕所聞也。

《宋史》：太祖姓趙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母杜氏生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實始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錄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

出於丐養。嗚呼，至此極矣。天故篤生宋祖，以定萬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異，受命之符，蓋不期然而然者，豈不較然爲可信哉。

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及陳橋之變，遣楚昭輔汴慰安家人，報曰：檢點已作天子。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錄曰：人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陰蓄不臣之志，豈其然哉。蓋點檢之言，中外聞之已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宗之時，太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故觀杜后之言，有據而喜，詳唐祖之意，有挾而懼。

及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光義、光美，以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

首曰：敢不如教。就命於榻前爲約誓，書之，藏於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錄曰：后之一言，遂貽兩世太平之福。苟唐之初年，而有此誓，何至喋血禁庭乎。惜乎，鄙夫以其患得患失之心，而害萬世大公至正之論，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于信史，而叢於小說。故錄。亦削趙普，以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英宗初即位，皇太后同聽政，兩宮有違言，傅堯愈頗間，內侍任守忠等共爲讒間，乃上疏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無他，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遂逐守忠等，而太后還政，懽然母子如初。

錄曰：韓之言危，當時人皆知之；傳之言密，一時或不知之。蓋以違言出於讒間，讒間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較毫釐之小節，終於棄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釋破釜之疑。苟非金玉之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

觀者詳之。

孫傳爲人篤信守法，嘗對上言：祖宗法惠民，熙寧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爲確論。後欽宗詣金營，以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復索太子，傳留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殺之，以其首併送虜營，曰：宦者欲竊太子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其亂者以獻。苟尚不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拊膺太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虜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時方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吾已分死國，以全吾信。汝來何益。揮使亟去。子亦泣曰：大人信以狗國，兒復何言。遂以留守付王時雍而去。

錄曰：下官之難死者衆矣，而卒能存孤者，膺代之也。幸而康王猶在，苟天不憖遺，宋其不祀乎。然而無肯承其事者，天厭奸邪已極。若使除舊布新，以啓藝祖之傳祚，而後紹述之踪始滅。紹述之踪滅，而惠姦

之政亦熄矣。

高宗母韋氏，位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初，遙尊爲宣和皇后，後加尊爲皇太后。帝嘗泣諭輔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宜立誓信，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適金遣蕭毅來議和，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爲虛文。及命何鑄、曹勛報謝，復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所感動。鑄等至金國再三懇請，金主始允。

錄曰：帝之本心，於是畢露矣。乃責之以迎還二聖，恢復中原，千言萬語，不過一長說耳。何者。愛博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見父兮生我，而莫知三十一人之衆，則與一子一母者孰親。且以貌類將種，失其煦煦之恩，則與膚體相連者

孰切。苟父兄如在，不過一王爵而已，其與父天母地，握乾履坤，臣妾億兆，指揮萬乘者孰得。京師已復，不過一南面而已，其與笑傲湖山，忘情險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雖至親如敵，體不以為念，何者毋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鑑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奪之哉。是以君子貴於擴充四端，莫使其一有所蔽。而繼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斯言直似為帝而設，乃知聖賢預已定之於前，豈後人千言萬語所能彷彿哉。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泣謂高宗曰：吾老矣。切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有其比。昔者姦臣肆為謗誣。建炎初，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先后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高宗悚然，乃詔重脩。

錄曰：宜仁之知隆祐，如歲寒松柏，遇變而莫能改也。隆祐之便宣仁，

如大冬嚴雪見晁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婦，而不負如是之姑，此天所憫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也。嗚呼，生稱女中堯舜，沒為被謗，宣仁京與惇之罪，可勝誅哉。朱墨之史，惜乎晚矣。

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元祐中，祖禹脩神宗實錄，大書王安石之過，安石婿蔡卞惡之，坐謫，死嶺表。至是高宗亟詔重脩神哲兩朝實錄，乃召祖禹之子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書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一史皆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先是宣仁太后崩，中外汹汹，人懷顧望，莫敢發。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

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此輩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后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辯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怡然無事矣。又曰：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陛下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於聖心矣。章累上不報，至是始信其言云。

錄曰：愚觀朱墨之史，不獨宣仁之幸，抑亦范氏之幸也。其父以實錄詆誣連貶而死，其子乃辯正所詆，別白而書，使一時之事，如日之閉於重陰而復光也。一家之中，猶稿之噓於煨燼而復爇也。此可見天理人

心，至足憑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定者一時，昭著者萬世，人豈可甘心一時而忽棄萬世乎。

陳瓘爲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曾布使客諭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恩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省布，布大怒，遂除名竄袁州。正彙在杭，復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乃執送京師，下開封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鞠，聞其辭，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又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

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至是宰相命凶人石慄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始告曰：朝廷令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教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耶。慄始慚退。

錄曰：充之所脩，南與北異代也，瓘之所著，京與卞同時也。然則國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廟堂可略，而草野不可略；一時之凶威可畏，而萬世之公論難泯。君子之所可信者，惟此而已。若乃父信其子，令投書以決其去；子信其父，願得書以正其奸，寧舍郊恩而不忍違其父，寧坐誣罔而不忍誣其子。斯固人情之至，而實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紀人無愧也已。

趙鼎自潮徙置吉陽軍，子汾力已侍行，公不許曰：紹聖初，呂大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

從。既至處，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恤。汝幼，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令汝護喪歸，則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及至，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會降旨本軍，月具存亡申省。至是乃復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死我，不爾禍及一家。自書墓誌並除拜年月，仍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汾護喪歸。守臣章傑知平時中外士大夫與公簡牘往來，今適會葬，必携酒釀，可爲奇貨。亟遣下縣兵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縣尉翁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盡焚篋中書，及方刀之屬。比官兵至，無所得。檜之憾猶未已，諷御史徐嘉論汾與宗室知泉州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鼎與子之言，無不信云。

錄曰：愚觀趙忠簡臨末之言，果可

信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天地尚可塞，山河獨不可壯乎。惜乎，不能順受其正也。死人之大命也，縲紲桎梏，與夫巖墻溝瀆，顧吾審處之何如耳。苟得其正，則雖縲紲不為罪，桎梏不為辱，不得其正，則與巖墻溝瀆相等。胡為乎而以不食死也。家，外物，易得也；身，在己，難得也。與其顧吾之一家，寧惜吾之一身。檜雖凶焰可畏，而吾身在有餘，安知不如章傑之捕，今衿之獄乎。抑微仲與昇憐憐顧息其子，曾不若田畫之責鄒浩，豈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縱飲之與不汗，非嶺海之外能生死人也。

《御製文集》：洪武十一年，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時太祖皇帝以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以傳信，特自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庶無疑惑。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灾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

妣五十有九而亡。魂悠悠而無有，志落魄而快伴，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疆。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已而仍復業於皇任，方三載而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陽，思親綯舊，終日慷慨，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崑崙，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乎井徑，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暫星高而月輝滄海，鐘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

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願時時而來饗。

錄曰：臣伏讀聖祖皇陵之詞，非但直述艱難，明昌運，乃有深意存于其間，不可以不察也。夫皇堂之秀，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且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極其改作，何所不可哉。而不知智者明於將然，不若驗於已然。地道雖悠，遠而難知，人事則易見也。親體雖幽微而難測，事業則可知也。皇堂未葬之先，江北一布衣而已，故睿筆所書，不啻其如彼也。皇堂已葬之後，淮泗一真龍也，故神功所就，不啻其若此也。可不求其故哉。夫謀而後獲，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遷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為王跡所由，矧於身歿之後耶。且地道以靜為本，親體以安為大，龍氣之潛藏，不在乎小與大也，福德之聚會，不在乎遠與近也。使於此而

距人之謀，違天之道，固知人君雖有造命之本，地道終鮮安靜之福，子心雖極尊崇之意，親體不免震動之虞。以此而方彼，孰得而孰失哉。此聖祖言雖直筆，意實悠遠。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崇信而勿失也。

《名臣錄》：倪尚書岳歷官兩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謙亦官南京禮部尚書，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嶽，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爲嶽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並爲學士，謚爲文，所著《青谿藁》與《文僖集》並行於世，世所難得。後有疾，猶手書薦藁。既殆，強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數語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歿信乎，非群生旅喪者比也。

韓尚書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以文名，後歷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賜勅褒問，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

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於九喪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時人莫不以爲可信云。

錄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偉人，不偶然者。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二

弘道錄卷之五十三

信

夫婦之信

《堯典》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錄曰：愚觀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上也，忽焉者，衽席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衆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者，聖人之獨也。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必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必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妬忌遠也；必動靜不違，而內外洽也。此玄德升聞，即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耶。不然，何以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詩·南國》：彼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

貞信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詩以絕其人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錄曰：女子何乃是擢乎。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夫美如桃夭而不冶，貞如堅石而不移。貞女之自守，必待嫵婉之求也。奈之何知德者希，強暴者衆乎。惟士亦然，氣如白虹而不劇，精神見於山川而不華。君子之抱道，必待明良之會也。奈之何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乎。夫是而有此懼，又有此訴也。觀之傳說之胥靡，管仲之請囚，叔向之縲紲，王魏之反讎，何期不照至於獄乎。此人材困頓之憂，女子強暴之懼，萬古所同然也。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

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作詩送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錄曰：《易》之《歸妹》曰：眇能視。以夫人之賢，而遇莊公之暴，自明者觀之，幾欲抉目而去其翳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暴與否安在哉。又曰：利幽人之貞。以莊姜之無寵，而遭州吁之篡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織其豚也，而乃終小君之位，逆與否又安在哉。是知貞可以格天，順可以得人。《易》有信及豚魚，《詩》有我心匪石，昭貞順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錄曰：貞與天通，人而不由也，則可以知其人。信與鬼合，父而不達也，則可以知其父。蓋膚體血肉之可同者，人也，人則易見；聲響志氣之所感者，天也，天則難知。宜乎父母欲

奪而嫁之也。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及江水大至，王聞，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敢犯約，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錄曰：婦人從一而終。一者，非必一人也，凡一端一節，一約一信，皆是。王既約以符矣，符不至，姜之命索盡乎，何為其不諒我之心也。然則其死與不死，存乎忘與不忘之間。此君子所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設若可存可亡，可召可棄，則豈君子之謂哉。

《漢書》：呂后父呂公者，善相人，見高祖狀貌，敬信之，曰：相人多矣，無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托爲箕箒。妾呂媪怒曰：公始奇此女，云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妄許季

乎。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季，是爲呂后，生惠帝、魯元公主。嘗與兩子居田中，有老父過，請飲，后因舖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貢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狀，乃追及老父。老父復曰：卿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

後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父訓，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女弟也。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吉不可言。后叔父咳常言：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脩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興。先太傅禹亦嘆：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蒙福。至是后選入宮爲貴人。及陰后漸疏，見后容寵日盛，遂造巫蠱，欲以爲害，屬帝寢疾。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盡誠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我甘心誓死。即欲飲藥，宮人趙

玉者固止之，詒言上疾已愈，后信之。明日帝果瘳。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帝屬意，語有司曰：鄧貴人德冠後宮，宜立之。是爲皇后。

錄曰：帝王之興，必有天數。矧二后敵體至尊，又皆君臨稱制，故於天意，亟有徵驗，非區區掖庭之寵可比也。卒以內助之奇中，益堅沛公之素心，而外道之邪謀，適啓鄧氏之隆盛，天道益可信矣。錄之。

陳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與其載于地而生，寧載於義而死。且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因欲自殺，其父母懼，遂使卒養其姑。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高其義，貴其信，使使

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錄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孝婦一戍妻耳，自漢至今，傳之幾千百年。向無信義，豈不與草木同腐哉。一時之榮枯甚微，萬世之大寶實重。嗚呼。以是坊民猶有食君之言，負己之諾，背人之約，如《詩》所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

沛郡劉長卿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文夫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誓信。宗婦相與愍之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至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代不替，男以忠顯，女以貞稱。《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沛相王吉上其奏，朝廷旌之，號曰：行義桓嫠。

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詐稱病篤，采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

其刃，勅衛甚嚴，遂之。郭氏采，偽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同穴，而不免逼迫，以至于此，素情不信，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見，相對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

錄曰：二女皆出名家，表儀斯世。爽迺不信其女，自貽伊戚，吁可惜哉。采之不改初誓，真有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之風。雖然與其相共談笑，偽爲歡悅之色，寧若豫刑其耳，以彰信於未然乎。觀者詳之。

《魏書》：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窻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彊迎令女歸。時文窻爲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

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錄曰：義理之在人心，達人鉅公與婦人女子宜乎有間而反相戾，何也。道上之汙，梁指者甘之，沸鼎之羹，垂涎者饜之，若乃山下之泉，其清自若也。太羹之味，其質猶存也。匹夫匹婦之心，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百官朝著之間，曾不若弁髦上梗然。此君子所以深嘆也。錄之不能已也。

《晉書》：虞忠妻，孫氏權族孫女也。忠亡，誓不改節，撫孤潭。童幼，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叛，率衆討之，孫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尅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慮。仍盡發其家童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爲軍資，遂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遣使吊祭，賜謚曰定。

錄曰：婦之有謚，古未之聞也。以孫之純行不爽，謚之曰定，誠無負矣。蓋惟其效夫也誠，故其教子也篤，守節之也堅，故其享壽之也久。孔子不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其定夫人之謂歟。

《唐書》：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問婚者請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錄曰：匹配之道，非惟夫擇婦，婦亦擇夫。及其至也，莫不有一定之分。《詩》所謂天作之合者也。晉隋之際，巧藝如堵，畫屏之雀，比之貫虱，特易易耳，而卒中雙目，乃神堯之

主，固知天所一定，非人力所強求也。其後長孫后之圖婚，因以知太穆之奇子，二帝二后媲美，同德追視，連交二捷，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且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但自今已往，尚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錄曰：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此權謀之言也。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此術數之言也。若夫，君子之心當安求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二代之所以本支百世，用此道也。帝所為不義之事，不辜之戮，何啻其

多，天所以報之者一間耳。以帝之英明剛斷，料事於未然，特一宮中親屬，不可推而得之耶。假令復生壯者，寧免於聚塵之耻乎。君子與其計利害之大小，不若論義理之得失。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徒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配，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後生八子，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及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誥有女，擇所宜歸，會誥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誥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直汙家。適有以應肉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誥嗟異，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合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瘖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誥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卿妻

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公。柳玘嘗曰：今勢利之徒，拾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錄曰：《恒》之為卦也，聖人久於其道，先之以誠，繼之以直信，終則有始，是以其道大亨也。《咸》之為卦也，君子以虛受人，得其正而相感，量其女而求配，有感必通，是其道亦亨也。方魏民之罹變也，豈暇計女福之豐哉。然而長女長男之情，未嘗易也。一旦剛柔皆應，而子姓蕃衍，夫不待求而得之矣。及韋氏之擇婿也，亦豈論族人之哂哉。然而篤實誠慤之義，真有見也。一且安說而應，而為賢公卿妻，又豈伺卜而知之哉。可以見古人，動必以誠，事必以信，而天之施報，亦不可誣矣。豈區區勢利之所可及乎。

《宋史》：周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劉鋹據五嶺，昭州乃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中途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

煨燼，復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進士出身。太平興國二年，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北走時，不暇與荃別，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益親蚕織，躬碓舂，以給朝夕。開寶其羊，南漢平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凡二十有六年，而渭始還故里，與荃相見。時人嗟異之。二子皆畢婚娶。朱昂著其事，傳以爲信。

錄曰：愚觀莫荃之事，而嘆秦漢間之俗之悖也。夫蘇秦之婦，一炊尚難，買臣之妻，信宿不待，矧於二十六年之久，二子孩幼之別乎。宋德方興嶺表，夷風丕變，亦不至如位高金，多前驅擁彗，而闢人以治道者。嗚呼，可謂賢矣。

理宗謝皇后，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黑醫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嘗躬親汲飪。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

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諸父擲伯不可，曰：即奉詔，當厚奉資裝。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祥，乃應詔，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

錄曰：《詩》有云：艷妻煽方，處甚矣。女寵之爲禍，本也。彼宋朝家法所以遠過漢唐者，豈非外戚不預政而然哉。自賈涉女有殊色，雖奪於衆議，未能正位中宮，而衽席之愛，孰能奪之乎。於是似道由司倉，小吏赴對大廷，旋即軍中拜爲右相，蓋由鴆毒之害生於其心，而虎狼之威害於其政，卒致趙社丘墟，謝后俘虜，而帝之顛骨，亦不能保。其名固賈其禍，實真左右竊語之言。與擲伯辭婚之意，鑿鑿乎爲可信矣。

《言行錄》：黃龜年未弟時，家貧，自處湛如。及應鄉舉，有考官李朝旌職本

縣尉，見龜年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果與薦，尉喜甚，願妻以女。後龜年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輿視，相遇於道，龜年哭之，使人道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携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甲，當結好昇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龜年垂淚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若遂吾志，秋毫自贖，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別。

錄曰：劉廷式、黃龜年皆不以登第負其初心者，彼富易交，貴易妻，已先喪矣。何以責人乎。檜之四疏，誠非忘自責也。彼常同詹大方者希。檜之意以爲趣操不正，附麗匪人，則時事可知矣。

陳讓《邵武府誌》：黃氏，名淑，字致柔，建寧縣三溪人。幼通經史，能詩文，詞翰俱美，適同邑進士王防。防爲

泗州戶曹，卒，黃絜其柩回，哀毀骨立。服除，親戚問議改適，黃聞之曰：何面目見王司戶乎。不從。竟憂鬱以死。臨終，囑其妾曰：吾所爲詩，不忍棄，其以殉。妾適以藁，置柩中，其父拾其餘，尚百篇，內有詠竹者，云：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錄曰：自愚觀《周南》詩南有喬木一篇，凡云不可，蓋八木嘗不嘆貞女之自信，而人亦敬信之也。彼後世，蔡文姬、李易庵、失貞淑寧有此乎。此詩，黃氏所自作，苟殉，人請將安信乎。然則爲士者，雖有作，或未能盡信也。嗚呼。可不慎哉。

《嘉禾誌》：含香、晚翠者，明芳洲張黃門寧之二妾也。少婉婉，相信愛，皆以良家子事公。公歿，主母以年皆妙，將遣之。結誓共守，各剪髮以見志，遂不敢言。自是寒幌孤樓，窮年兀兀。公復四海空囊，身後家益落，茹荼食蘖，不知老之將至。家人鮮得見其面。又公女恒清爲指揮姚麟妻，早寡，亦以誓

守。杓是君子曰：詩有云：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此之謂與。嘉靖中，詔旌表雙節云。

錄曰：愚觀君臣夫婦之際，皆以義合。二妾所以信公，以公嘗信於君也。公平生審諤自將，致英廟益信任，而爲權奸側目。時宰擠排，自後愍愍，終身不復求售。然則二妾者安忍事主而不盡其年哉。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三

弘道錄卷之五十四

信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弱小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愚意不然。夫古之聖賢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當道者，必因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其誘掖獎勵之美。孟子之論叢棘有以也，而况幼冲之君乎。《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幼冲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柔弱未固，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

之，則遏而邪。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廣其施溥，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惡也，而遽沸戾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遏抑之。則蒙者之心愈見其不通束縛拘執，殆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而不吝矣。聖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養蒙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者可為，曰：將以啖汝。既而悔之，迺買猪肉以食之。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雖有一言之戲，迺施於手足之親，使為周公者遽然正其顏色，嚴其詞命，以為不當封，又不當戲，則成王一言之間，未見其不可，而惟畏吾之拘迫，切吾之嚴憚，其心必轉而向之於他矣。故曰：成之，迺所以將順之。且使其戲言之失，泯然不見其迹，然後吾之言油然而入人之深矣。豈不君臣俱美耶。後世迺有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

周公又何有焉。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己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錄曰：夫筮龜無當，而子魚有智。鑿鑿乎，其言之可信也。夫伯雖以力，然亦有道焉，曰愛衆睦親之仁，曰排難息爭之義，曰聲盛致志之勇，曰度德量力之智。襄公乍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甚矣；始盟而肆圍城之慘，不義甚矣；創伯而被執伐之辱，無勇甚矣；屢敗而無反己之心，不智甚矣。無是數者，吾不知襄公何以求長於諸侯耶。今有市井不逞

之徒，其囂囂武斷四鄰，若無人也。或今日訟一人，明日又訟一人，幸勝則欣然自滿，不勝不反諸己，乃隔別而求勝焉。然而縲紲矣，刑罰矣，身無完膚矣，猶未足以為懲也，必至於大戮而後已焉。朱襄之禍，何異是哉。以是為鑒，筮龜不足憑矣。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是為宣姜。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命往諸齊，使盜待于莘，而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先往，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國人哀之，為之賦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遐有害。

錄曰：古人於處死之際，必擇一善以為成名之地，後世則胥亡而已耳。漢之衛太子、史皇孫，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均之一死也，人得而議之。衛之役壽，晉之申生，

民到于今稱之，豈非能擇死乎。或曰：君子貞而不諒，二子之爭，諒而不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然不諒不果，紆兄而奪之食，其去數子能幾何哉。能幾何哉。

《檀兮》：石祁子之父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人謂之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錄曰：孝弟，順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是也。彼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己，謀人而不謀神，何俟啓籥見書，而後知三龜之不從哉。

《漢書》：高后欲立諸呂昆弟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弟刑白馬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噓血盟，諸

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錄曰：剪桐之信與噓血之盟，何以異乎。叔虞手足之親，分封者制也，故周公當有以成之。諸呂邪妮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陵當有以止之。此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平勃蓋不足言也。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岸崩，盡壓殺卧者百餘人，少君獨脫不死，從其家之長安，自卜數日當爲侯。時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旬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加以厚賜，

仍賜弟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於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錄曰：愚觀漢世大學不明，舍天子之元子、衆子而不教，乃獨教此二人，真可謂不知類也已。彼絳灌者，何所而不爲己謀哉。始也，懼禍之及，終也，畏命之亡。況此所出，古今罕聞，一旦得志，惕懼若此，何況寢寢奕世之權寵耶。莽所由來之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宋史》：王安石執政，王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案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言，不足以應天變。神宗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

條具，朕謂不應阻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與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神宗又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以對。

錄曰：自古乖戾之臣，或能期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天下，而不能欺同氣。苟其兄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雖太華不之見。其大臣又曰：左右近習多小人，壅閉其君。豈不曉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信，豈天奪其本心，如所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者哉。

不然以老待弼，非惟無以副之，而以弟叛兄，反謂益當自信，縱使迷惑，何至顛到之若是耶。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文顏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闕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錄曰：行實之所狀，陟降進退，作止語默，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聖賢傳統，師友淵源，所不係於其因心之論也。然則潞公能題之，顧不能序之。何歟。二夫子之在當時，媲美同德，譬則圭璋瑚

璣，肆無貳價，而玉人異其品題，世將反不信矣。回視安禮之訟安石，可以同日語哉。

王庠，弟序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夢易嘗攝興州，改四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部刺史恨其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鏹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肅皇后姑也，哀毀憤切。庠謂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方許歸葬，相與勉之。遂閉戶窮經史，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宰相書，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又以經說寄蘇軾曰：二帝三王之時，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薦之應制科，遂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下弟竟歸。大觀中，行舍法，復以庠應詔，辭曰：昔以母中年求侍養，今母老乃奉詔，豈本心乎。迺以序升朝，贈父

官，始克葬。至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大司成考定天下第一，詔旌其門。太后嘗欲官庠，輒以遜序。後庠卒，孝宗謚曰賢節。

錄曰：甚矣，晚節之難也。以庠之篤信好學，不輕仕進，悅親信友，不干榮祿，或議其暮年隱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庠廼貴戚之巨擘，始之淬勵，遍交名賢，願以顯親之名；卒之浮沉，無所建立，遂以成己之志。其居第之華縟，恩命之輝煌，蓋亦不得已，非可以偉元之行、仲車之節責之也。觀者不可不知。

理宗，幼名與莒，弟與芮，潛龍時，日者嘗言二子極貴，人未之信也。時史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竝惡之，丞相念欲有所置，會沂靖王宮無後，欲借是，陰以爲備。有相府館客余天錫，性謹愿，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至是告歸鄉試，謂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抵越之西門，天大雨，門左有全保長，因過避雨，保長具鷄，忝甚肅須，曳引二子待立，天錫異

而門之，全曰：此吾外孫也。天錫憶丞相所屬，且其班行良是，就以告，彌遠遂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婣黨送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踰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家。未幾召嗣沂王，迄即帝位，即理宗也。

錄曰：愚觀余天錫、鄭清之皆以學究而致位台鼎，趙與莒、趙與芮本以齊民而升聞至尊。是時八柄之重，九五之貴在於呼吸掌握轉移進退之間，朝廷不預聞也，母后不預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爾。如此奸據安得不深，信計安得不密，擁寵安得不尊，而師相又安敢復制，儲極又安敢復恃乎。《易》有不密害成，《詩》有耳屬於垣，蓋言權也。

《通誌》：明嘉魚李承芳，字茂卿，號東嶠，弟承箕，字世卿，號大崖。二人清脩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能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

孟遺旨。少時，其父指鄉人孔御史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愛此耳。及長爲庠生，厭科舉之業，所司迫蹙，就試，遂同占鄉書。嘗閱先儒註脚，以爲破裂聖經，曰：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類而無忌憚者，莫甚於今之師帥。必將一切盡廢去之。求老師宿儒，如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然後爲得也。拜大理評事，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世之俯仰，負此官矣。遂謝病歸。世卿嘗一赴會試，歸而不遠千里從陳白沙遊，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躍然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繫，而道存者乎。遂歸，絕意進取，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陡階級，徑造本真，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及銘白沙之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

之，天飛淵淪。君子以爲其所自見也。

錄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憤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蓋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謂理也，義也。若二公者，非所謂卓然自信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耶。

弘道錄卷之五十四

①「期」原作「欺」，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五

信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聞于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當此之時，口不設，言乎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

《大學傳》曰：與國人交，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為之表帥，有大顛閔夭散宜生南宮括為之左右，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為之服從。苟根柢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佞僥。苟且貪戾罔極之事，而以服事殷，亦虛文矣。故不曰朋，而曰國人，蓋以三分

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孔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所賴以踐履篤實，成始成終者。苟為不然，則性與天道不過口耳之傳。躬行君子未為允蹈之學，而以我為異，以我為隱，以我為有知，以我為多學，紛紛然矣。惟信也，故無言如天，無輒如地，兩端不以為竭，四教不以為煩。語而難顯，默而難藏，果而確而已矣。厥後以萬世為士，其崇德報功，亦惟在是。然則，豈非聖志之所立乎。

又論弟子之職，曰：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錄曰：弟子之職，未志於學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皆大人之事。然一則曰謹而信，一則曰主忠信，無相別，何也。蓋學與時習，悅與朋來，皆夫人性分中事，由初學以至入聖，一也。人惟不察乎此，或於初學之士，間以謹信為務，至大人之事，便

以信為末節，友為戲弄，不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外乎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然則君子豈可不務忠信，以為之本乎。

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

錄曰：從古有言信，萬事之根柢也。何獨惓惓於朋友歟。蓋父子天性，兄弟懿親，君臣義合，夫婦形交，皆有截然之定分，心志不容於不同，言行不容於不顧。至於朋友，東西南北之人，一旦聚首，無骨肉之親，無天定之分，其中之所底，意之所從，未可必然。苟非信以存乎其間，其勢未有如君臣之不可逃，夫婦之不可反，父子兄弟之不可離者。衷之不恤，握手何知；言之不顧，拍肩徒若，又不啻如谷風之所怨，鬼蜮之所譏矣。然而至要至要者，莫如約信而合其宜。苟不合於宜，則固有所謂死黨者，有所謂市交者，有所謂尾生白公之行者。三子在於聖門，守

約莫如參，篤信莫如商，務本莫如若，信道立矣。有朋之樂，宜其如此，學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錄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欲得之於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嗚呼，知子羔之賊，則知夫子之說矣。

告樊須曰：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嫁。

錄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聖人未嘗廢情也。無情者，不得其辭，亦未嘗任情也。然此豈須之所可及哉。雖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伊尹躬耕，周公明農，跡也。推其心，則樂堯舜之道，與兼三王之事。是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嘗不用情乎。天無烈風迅雨，海不揚

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何嘗不好信乎。吾儒所以配天享地，不與區區四民同者，正惟在此。以是為訓，猶有陳良之徒陳相，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

《左傳》：季札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禮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

錄曰：徐君欲劍之意，未露也，札以心而知之。即壽夢立札之意，亦未露也，札亦以心而知之。其繫非劍也，將以明己之信也。是故心不可倍，則國之不可受，斷然明矣。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比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

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母或自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昔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敢私布之。韓子辭玉，私覲於子產，且以拜賜。

錄曰：此與國人交，止于信也。可見見古人雖一物之微，一事之小，不肯背信負約。而後世或以爲無害也，不旋踵，害亦隨之。然則得玉而失諸侯，春秋之時則已然矣。而能如韓子之不吝改過，果何人歟。錄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錄曰：韓愈氏嘗作頌曰：在周之興，憲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蓋以惜之乎既往也。又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蓋又惜之乎方來也。然以君子之自處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者，鄭人之遊于鄉校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周王之德於衛巫也。故以僑之時而論執政則可，以厲之時而議監謗則不可。不思其可不可而獨計其毀不毀。則亦徒然而已。此又不可不知。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

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九州名山大川，所以出財用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不問，又無功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愞。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

錄曰：柳下惠，和者也，何其言之鑿鑿，不爲雷同耶。夫海鳥不知，其失者小，不知而不問，其失者大。矧堂堂執政，國之瞻望，民之從違係焉，將必至於遂非，文過終於不聞，有之矣。可以見古之從政者，虛襟樂善，心平氣和，無一毫穿鑿自用之私。或以爲非仁。且知而不知，能受盡言，知過必改，其爲智也夫，其爲信也夫。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客也。下宮之難，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

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吾徐死耳。無何，免而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詒以告，發師攻之。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既不能死，與我謀匿孤，今又賣之。抱而呼，請活之，不許，并殺杵臼，諸將以爲喜。然真孤兒乃在，嬰與俱匿。後十五年，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且以實告。乃召見之。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厥曰：昔者之難，屠岸賈爲之。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徧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於是嬰乃辭武

曰：昔我不死，以立趙氏後。今子既立，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武號泣固請曰：願苦筋骨，以報于至死。而子忍棄我乎。嬰曰：不可。彼以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

錄曰：愚觀程嬰、杵臼之立信，不愈於里克荀息之事君乎。夫信匪徒不愧其言之難，而能始終允濟之尚。申生未斃之前，荀息尊爲大臣，里克親爲太傅，非若二子爲之客也。使二臣者黽勉同心，圖惟其所難，分任其所易，躬奉太子以出，如嬰之存孤，可也。申生之不亡，里克不爲之所，此克之大罪也。身親待命於朝，如白之自誣，亦可也。既不能，然以奚齊卓子者，更出迭入爲變易之計。此正嬰之所謂難者，其幾在於一索，有不俟於再弑，亦明矣。嗚呼，呱呱者一孤也，堂堂者君子也。信其難，則斷者復續；信其易，則生者復死。觀於四子可見矣。若乃下報之說，大抵春秋之士，不足深論。

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云：聖有謨勳，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而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錄曰：愚觀叔向之事，而嘆如登之難，如崩之易也。夫十世宥之者，勸賢之道也；子孫保之者，垂統之事也。以羊舌氏之族，一叔向文之而不足，一叔虎敗之而有餘，可畏不可

恃明矣。雖以祁奚之言，暫道一身之辱，而伯石復殞其宗，安在其十世宥乎。是以君子兢兢業業，已雖有善，亦不足恃，而况淫慝之裔，寵利之宗乎。今觀二子之釁，皆起於中冓之言。史雖不明其波及，苟欲善其宗者，舍淫慝無人以鑒于殷也。

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之，從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錄曰：思觀古人之好善，真若不及，而嘆今人之自棄而不務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貌之不足恃也，尚矣，且然明之。欲見叔向，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而竟以善觀見稱，

知人見取。想其下堂之頃，執手之間，其樂為何如哉。周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所獲何啻一雉耶。有妻如是，亦足樂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犯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又有甚於使椒舉娶於申公。申公亡，謂舉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句。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錄曰：聲子之論楚才，與李斯之諫

逐客，詞意正相同也。夫我有材，我當憐之；我之不憐，他人攘之，其往事可懼也。懲往事，所以戒將來乎。盡能復，今日之伍舉；而平不能愛，他日之伍奢。一旦子胥出奔闔閭謀楚，吳人所用之材，即歸生所諷之旨，晉復轉而移之於他矣。始知班荆道故，雖友義之不廢，而惜材愛物，尤為國之當先。庶幾非面交心否之徒，而實鑒聽讒近色之禍矣。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始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仗，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錄曰：愚觀昔人之立志，一何銳也；今人之操心，一何憊也。夫一亡一興，若彼其不侔也。爾亡之，我心興之，曷如不亡乎。時之不可人意，事之不得如已，彼此籌之熟矣。自今觀之，無忌之譖，不可回矣；伍奢之死，不可藥矣。舉族喪亡，懿親爲戮，孝子慈孫之心何其迫切哉。使包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復也。及乎郢已入矣，仇已反矣，楚之宗社不可改也。王之草莽不可常也，忠臣義士之心，又何其篤至哉。使子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興也。此其信誓之照昭，建立之表表，存諸中者已先定矣。乃若舍胡雷同，因人成事，此碌碌庸人之所爲，而謂子胥申包爲之歟。

《史記》：蘇武、李陵俱爲侍中朝相，又善。陵後降匈奴，武被拘留不屈，徒北海，廩食不繼，至握野鼠食之，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與之約曰：羝羊甌得歸。陵感此約誓，乃置酒謂曰：

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謝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帥封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自效，誠甘樂之，請勿復言。遂相與樂飲。數日又曰：自分已死，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其誠信，喟然嘆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作詩曰：弩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武答曰：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錄曰：愚觀李陵蘇武，其始不相遠也，其終一爲名臣，一爲降虜。爲名臣，圖形麟臺；爲降虜，甘心草莽。然則今之樂，孰愈後之樂乎。故節操者，天地之大閑，富貴者，人生之朝露爾。雖然陵自取也，馬遷之傳，寧不愧於心歟。遷之薄忠義，有由然矣。嗚呼。羝可乳也，腐不可生也。不遷之痛，而武之說陵，益不足與言者矣。

《後漢書》：山陽范式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元伯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

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及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仕郡爲功曹，元伯忽遘疾而卒，式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哉。式恍然覺寤，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錄曰：元伯歿之所感，其巨卿存之所期乎。夫存歿有二道，誠神無異理。是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誠也；體物而不可遺，神也。惟誠故神，惟神故應。巫祝亦然。凡鬼之效靈，神之尅應，皆吾一氣之精英，一身之原衛振攝運動乎其間，彼

感此應，不期然而然耳。向使巨卿千里之約，一旦有違，則元伯冥冥之中，必相睽異。范母鷄黍之設，戾乎其子，則臨窆撫棺之言，絕乎其望矣。傳曰：無徵不信。中孚曰：初九虞吉。其金鄉汝南之謂乎。

朱暉父岑，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及爲帝，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爲郎，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拔用厲行，士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挹暉擘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甚，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平生未曾相聞，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同郡陳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因交善哀之。甫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召之。其信義若此。

錄曰：自光武嚴光奮乎其上，而山

陽汝南興于其下，岑與暉亦聞風而起者也。過此，則絕交之論作矣。君子可觀世變哉。

蔡邕作《正交論》，以廣朱穆之志。其略曰：正人無淫朋，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谷風棄予之怨作，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疾淺薄而雋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有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己所以交人。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終。後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而善道之。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違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其怨矣。昔子夏性寬，故夫子告以拒人，子張性褊，故訓之以容衆。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穀梁子曰：心志不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固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信其善而併其惡也。

錄曰：朱公叔絕交之論，以矯時之偷薄，不得已而有言也。蔡伯喈嘆卓之言，以感人之遇己得已，而亦言之乎。然則黜邪併照之義，將忘之耶。故又曰：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走將從夫孤。斯言益以信然。

《魏書》：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乃崔浩以史事被收，允將與同罪，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其爲

之。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臯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誅。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錄曰：高伯恭之不負翟黑子，信也，而不知信以近義爲尚，因以可依爲宗。翟之贖貨辜恩，背義辱命，戮之首也，罪之魁也。是故首實死，不首亦死，何乃不能括囊，而間寸於崔鑒公孫質耶。浩之私欲，汶公愛憎蔽直，人之禍也，天之刑也。是故刊布死，不刊亦死，又胡不能見幾，而祇異於閔湛郝欒耶。蓋允雅信佛道，而不得孔子爲之依歸，未免所信，或

非其正。設有不幸，景穆之請不行，太武之暴不息，吾見其殄瘁而已。故宗欽曰：允也，其聖。余曰：允也，其愚。

《唐書》：吳兢、張說同領史職，相蓋監脩《則天實錄》，兢直書魏元忠爲相面奏：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諸張深怒之，乃譖元忠云后老矣，不若狹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之獄，將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詔太子相王及宰臣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聞元忠言，召。說將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弩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遂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曰：陛下視之在廷，猶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他日

更引對如前，元忠遂得免死。至是時史見之，說陰祈改竄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循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錄曰：愚觀古人立信，至以數字相凜，尚堅意不從，矧非禮之請託乎。是故君子之處世，必期無愧於心。無愧於心，而後無求於人。說既生負宋璟之慚死，兼姚崇之累具，仰有所愧，俯有所作多矣。縱能祈一兢之陰改，其能逃萬世之陽責乎。嗚呼。由前而言，則爲勢；由後而言，則爲利。勢與利，其能確然不惑者鮮矣，豈獨一說乎哉。

李華篤信元德秀、蕭穎士、劉迅之爲人，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使當廢興去就一生

一死間，乃見其節。德秀以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錄曰：愚觀古人尚友之道，至人各爲品。後世則靡曼而已。夫以朋友之道，上彌參贊，中理經綸，下兼述作，非區區藝能詞章之間而已。以紫芝之獨行，直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揖其氣象，三代以前之人物也。茂挺之勁節，夷狄猶欲師之，矧中國乎。捷卿之家學，皇王之道盡矣，況後世乎。華之篤信，良有以也。

弘道錄卷之五十五

①「根」原作「恨」，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六^①

信

朋友之信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第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從游，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後調治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既歎群賢凋喪，猶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服其賢，使小文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

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錄曰：元城之從溫公，可謂屢躓屢踣矣，而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於地下。何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苟非誠信相爲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爲利祿所動，權勢所移者也。厥後李光以師禮安世，舉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正此意也。故曰：不誠無物，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於人者哉，不信於人而能信於地下者哉。嗚呼，可謂無負聖門之訓者矣。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皆氣古行高，磨礪鏤切，相期以天下之重。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一切指爲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爲變，而守之益堅，自躬行於其家，以達於州閭，人卒信之。於是父尤皆歸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者，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

也。

錄曰：是時閩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迺天啓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

謝良佐切己篤信，見二程受學。一日明道謂之曰：諸君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若躬措諸行。後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已久，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得箇矜字。伊川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近思者矣。又曰：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將來就上面做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却工夫氣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

挫折。

錄曰：矜之罪過，何以見其大乎。禹，大聖人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顏，大賢人也，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人惟自淺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長自許，惟自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祇見自己有餘，此學者大病，終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嗚呼，上蔡之學所以高明，剛正人所難及者，正惟在此。學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

朱光庭初授學於胡安定，告以爲學之本在於主忠信，遂終身行之。後師二程，衆方驚異，光庭獨信不疑，篤學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稟凜循史之風。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公揆者，可謂惓惓服膺而弗失之者矣。

劉絢自髫鬢時師事二程。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伊川亦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蓋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與李籲志向如一。自二程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二子有力焉。

呂太鈞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如悉次爲圖籍，令可見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以爲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認；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否，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亦復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問他疑甚。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故篤信也。

錄曰：自孔門教人之後，至是學者方知聖人之道，而心嚮往之。苟非篤信力行，即所謂口耳之學，無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遽變，尚能終身行之乎。此在道學之門，至為切要，而孔曾商若惓惓於《論語》者，復得見矣。錄之。

楊萬里初見張忠獻，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服其教終身，至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淳熙十二年地震，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謂本原者。遷東宮侍讀，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熙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至有無異指鹿為馬之言。孝宗不悅曰：萬里視朕為何

如主。出知筠州，韓侂胄用事，欲罔羅四方名士，嘗築南園，屬為之記，許以掖垣，解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僭權益甚，至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啓釁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姦臣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

錄曰：張忠獻之於誠齋，猶范文正之於橫渠也。古人成就後學，每母如此。向使揭之於齋，而不能信之於己，將不徒然矣乎。今觀應詔所陳，懇懇乎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旨。監國之疏，切切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言。至於權奸之挽已，邪伎之誤國，雖至於死，尚甘心焉，豈非斃而後已者乎。誠齋之名，端不負矣。

何基篤信。黃幹以父伯焚為臨川縣丞，時幹適知絲事，伯美見其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

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狗人而少變也。凡所讀，必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如比。及王栢為弟子，高明勁識，弘論英辨，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錄曰：孔子曰：篤信好學。釋之者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傳，所以不失其本也。嗚呼，西河之旨，親得大聖之宗者也，而其徒駸駸失之，矧經偽學之

厲禁乎哉。此其所以謹之又謹，十往不變，以待其定也。

王相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文瀚兄弟皆及其門。栢少慕諸葛爲人，號長嘯二喩。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特敬之道。更以魯齋。或語何基得熹之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中心信向，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文，後天是統體奇偶之文。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詩，容或有存，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退

《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夫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錄曰：王會之之反身徇理，可謂學也確矣。而卒以章明卓識稱者，豈非愚必明，柔必強乎。其著書特多，問辨特富，非無所本也。是以學者貴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該博矣。雖然長嘯亦主靜，徒也。不主靜，則不能致遠。而研精理性，與立志居敬，一而二也夫。

《元史》：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嘗問爲學之方，栢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時宋事已不可爲，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所謂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守其本者。信乎自在，至與

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嘗謂：劉恕外紀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春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書，聖人筆削無得而加也。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輒加訓釋，以裁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得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

錄曰：仁山之論道，原其愚之論小司馬乎。太史公明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貞奈何復補之乎。

由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媧氏、燧人氏、盤古氏、紛紜不一，皆貞之作俑也。至胡五峰雙峰號為儒者，復舛錯繆戾，何怪秦博士、梁武帝耶。至少微家塾並載盤古等六氏於前，伏羲等八氏於後，總一十四氏，不知孰為三皇，孰為五帝。今當一切削去，以前編為定，可也。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今來見而猶夫人，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其讀《詩》，有《名物鈔》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司馬光卒。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為，

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來受。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貌瘠加損。或問曰：豈食不足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錄曰：愚觀許白雲之所憂竊，與今同夫是而不膠於古，不流於俗。蓋膠於古，則熒惑之變，不但大侵而已；流於俗，則吳楚之災，未必切身而已。而不知儒者之心，視天地萬物，中國四夷，未之有間，而天道人

事，皆吾學問中之所當究。初非應舉之文，科目之士所能知也。其傷中國，距夷狄，默與於治忽幾微之間；而所以扶世道，振元綱，又切于洞究釋老之旨。此所以足任正學之重，而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也。

皇明初，趙考古搗謙系出宋秦王六世孫，公烜入元，累世不仕。先生遠宗洙泗，近取關間，信道敦篤。洪武初，聘至京師，歸而築考古臺，作《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大闡六經百氏，自謂有精義人神之妙，時人未之許也。惟宋景濂命子仲珩受其學，與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輔、同郡唐愚士信以為然，吏部侍郎侯庸事以師禮。復起至京，廷臣咸謂海外聖學未聞，宜用真儒往教，遂授瓊州府學教授。既至，作瓊臺布學範，傳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成書，隨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雖蠻夷荷戈執戟之徒，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之士不以梯山航海為憚，若三山鄭尚賓，合肥王仲迪，莆田朱伯紹，鳳陽孫仲嶽，瓊臺吳文祥，皆宗之。

丘文莊公濬信之尤篤，蓋瓊州自考古之後，始知聖學。文莊始以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作《學的》。又《綱目》以正統爲主，如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家禮》雖得崇本執實之意，而儀節闕略，作《家禮儀節》。《大學衍義》尚缺治國平天下，乃采經傳子史，附以己意，作《衍義》。補四書之著，迺其大者。在太學，一遵李忠文公遺矩，而綜理微密。人謂忠文莫及。在大位，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預脩英廟實錄，奮然以于謙被誣之事爲言，衆始信之，方得從實書其功最。吏部考察以多黜爲公，黜者况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及半載，徒信人言，未必皆實。上深然之。會吏部上當黜者幾二千人，勅凡未及三載，及雖經三考，非爲貪暴實跡者，俱勿黜。蓋信公言也。

錄曰：愚觀趙考古以先朝系屬自秘，入元不仕，其所著書，自以爲精義入神之妙，人亦未之許也。苟非大明當空，崇重真儒，闡揚道學，安能盡信之乎。自是薄海內外咸與同文，不旋踵間，有文莊者出，深悟篤信，推而驗之身心，措之事業，以裨我皇明之治。正以見勝國不得與于斯文，而薄海內外藹然文明，氣象豈無自歟。

弘道錄卷之五十六

① 本書原卷前卷後有的未標明卷數，現統一補全。

② 「仔」原作「子」，今據文義改。

③ 「刪」原作「剛」，今據文義改。

（鄭鵬程點校）

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鄭鵬程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二五冊

目録

001	抱朴子内篇	一
002	抱朴子外篇	九一
003	劉子	一九〇
004	素履子	二五〇
005	無能子	二五七
006	太平兩同書	二六九
007	意林	二七七
008	伊川擊壤集	三二八
009	勿齋先生文集	四二六
010	弘道録	四四四